玛莎·鲁特

神圣殿堂前的雄狮

M. R. 加里斯 著　成 铎 译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á'i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玛莎·鲁特

神圣殿堂前的雄狮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á'i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致 丹尼尔和南希·乔丹

目　录

序言　V

第一部分　开端

第一章　开端　1

第二章　成长和学习　10

第三章　事业　15

第四章　意外事故　31

第二部分　搜寻丝线

第五章　改变　34

第六章　转变之风　51

第七章　家乡的新挑战　66

第八章　南美洲　80

第九章　山的另一侧　95

第十章　重返故乡　105

第十一章　短途旅行　108

第十二章　迷茫与确认　112

第十三章　创造机会　126

第十四章　墨西哥和危地马拉　129

第十五章　考验与重大转变　136

第三部分　编织宏图

第十六章　开始旅行　147

第十七章　重回日本　153

第十八章　中国　157

第十九章　香港　171
第二十章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岛　175
第二十一章　南非　184
第二十二章　通往巴勒斯坦之路　189
第二十三章　灵性中心海法　195
第二十四章　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　207
第二十五章　瑞士及周边邻国　216
第二十六章　王室成员　228
第二十七章　坚持　235
第二十八章　不列颠群岛　241
第二十九章　伊比利亚半岛和斯图加特　248
第三十章　德国及其北部国家　251
第三十一章　向北出发　260
第三十二章　1927 年夏天　268
第三十三章　回到巴尔干半岛　273
第三十四章　保加利亚和君士坦丁堡　279
第三十五章　希腊、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　284
第三十六章　1928 年夏天　292
第三十七章　德国的大学　297
第三十八章　巴尔干半岛陌生的一面　306
第三十九章　土耳其和罗马尼亚的巴尔奇克　312
第四十章　重访海法——发现大马士革　320
第四十一章　伊拉克和伊朗　324
第四十二章　波斯的中心　332
第四十三章　1930 年，印度和缅甸　343
第四十四章　重返远东地区和夏威夷　349
第四十五章　回到故土　358
第四十六章　改变节奏　374
第四十七章　阿德里安堡——神秘的土地　383
第四十八章　欧洲的新努力与新胜利　389
第四十九章　加快步伐　400

第五十章　云雀回乡　406

第四部分　锦上添花
第五十一章　人与自然之灾难　427
第五十二章　印度——不可能的任务　440
第五十三章　澳大拉西亚——结束工作　460
第五十四章　云雀飞向天国　468
第五十五章　尾声　479

注释　487
地名索引　533
总索引　546

序　言

同许多书一样，这本玛莎·鲁特传记的问世最初源于一项 xi
微小的任务。1976 年，巴哈伊信托出版社准备汇编一系列巴哈伊信仰早期著名信徒的简介，我受邀撰写玛莎·鲁特的介绍。1977 年春天，我开始了这项工作。当时，我只知道玛莎·鲁特去过一些地方旅行，发表了许多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演讲，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女士。

然而，当我开始调查研究时，我很快发现，玛莎·鲁特在我心中的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那虚弱的身躯里蕴藏着一个虔诚和崇高的灵魂。6 月份，我完成了这篇介绍文章。此时，我之前头脑中的那幅画面——一位亲切的小妇人四处传播巴哈伊教义——完全消失了。相反，我无比震撼于她的那些全球旅行经历，与政府、教育界和文化界领袖的交往，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写作和演讲，所有这些都需要超凡的精力和毅力。七页纸是文章篇幅的上限，然而，寥寥七页纸很难概括玛莎的活动和灵性——最后，文章扩展到了九页，玛莎的传导生涯压缩在了这九页纸中。

后来，这些人物简介汇编提交讨论，编辑们建议我考虑就玛莎·鲁特这个主题写一本书。1980 年初，我开始了第一步工作。当时我竟然天真地以为，我可以在十八个月内完成这项工作。尽管我对玛莎的工作有了基本的了解，不过随着调查的深入，玛莎的活动范围之广却让我始料未及。

与之前的那篇文章相比，这本书调查和研究所采取的方式大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二者都以已出版资料为依据。我向全世界的巴哈伊机构和个人写信咨询信息，在从冰岛到印度的报

纸上刊登告示询问数据，最终，我获得了一些宝贵的历史资料。
xii 遗憾的是，在我着手调查的时候，与玛莎同龄的人都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不过，有些人在小的时候见过当时那位已经年长的玛莎·鲁特，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片段。

随着工作的进行，各种档案材料、私人信函、回忆录，以及玛莎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著作已经堆积如小山，而玛莎的生活图景也开始铺展开来。最后，这本书的厚度扩展至原先预想的两倍。为了涵盖玛莎在家乡和各个国家发生的事件和旅行经历，我不得不概述许多事件，省略许多经历，并且避免描述玛莎多年来发展的友谊。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从宏观上绘制这幅图画。这样，读者可以对玛莎无比的虔诚、牺牲和成就有所了解。

从 1915 年起，几乎每一年都可以将玛莎·鲁特的生活编辑成一本小册子，其中的许多年甚至可以写成足本的书。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市的巴哈伊国家文物馆收藏着一些来自玛莎和关于玛莎的信函集，不过这些资料还不可以提供给研究者。这些文献，再加上已经获得的那些材料，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它们可以帮助公众对玛莎的奉献和成就有更深的了解。

在很多情况下，演讲、旅行和事件的日期可以确切获得，但是有些时候日期却很模糊。尽管如此，模糊日期的跨度不是很大，不至于引起读者的误解。

鉴于玛莎的旅行覆盖全世界，如果按照当地语言拼写城市名字，读者很难找到玛莎的位置，为此，本书的地名以西方英语国家出版的地图集和地名词典通用的拼写为准。这样，本书也就没有采用大多数巴哈伊出版物中波斯和阿拉伯地名的翻译方法。

这部长篇巨著的问世得益于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和贡献。在此，我要感谢一些人，他们给我提供了许多信息，虽然书中没有直接采用，但却有助于我勾勒出某个时期或者某次事

件的完整图画。当这项工作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有几个人给我写信，为我提供了一些可能的信息来源。感谢罗杰·怀特（Roger White）给我提供了无数的线索，并且为我介绍了特拉维夫市亚历克斯·阿伦森（Alex Aronson）教授；感谢弗朗西丝·范·杜森（Frances Van Deusen）带我去伦敦会见了梅贺朗吉兹·芒斯夫（Meherangiz Munsiff）；感谢帕特比·拉曼（Pattabi Raman）医生为我指明了去火奴鲁鲁寻找杜安·特罗克塞尔（Duane Troxel）医生的途径；感谢玛尔齐耶·盖尔（Marzieh Gail）为我推荐了海法的玛丽昂·霍夫曼（Marion Hofman）；感谢从印度来访的雷蒙德·约翰医生把莫妮拉·苏海里（Monira Sohaili）带到威尔梅特。此外，我还要感谢米尔德丽德·莫塔海德（Mildred Mottahedeh）为我提供了一笔珍贵的历史资料，她用生动的语言为我描绘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关于玛莎·鲁特的画面。 *xiii*

本书采用了一些人的材料，我对这些人致以诚挚的感激：戈尔·艾顿（Gol Aidun）、亚历克斯·阿伦森、理查德·圣巴布·贝克（Richard St. Barbe Baker，谥号）、安妮塔·约阿斯·查普曼（Anita Ioas Chapman）、乔伊斯·达尔（Joyce Dahl）、弗吉尼亚·格雷格（Virginia Gregg）、简·格罗弗（Jane Grover）、巴希亚·久利克（Bahia Gulick）、玛丽昂·霍夫曼、巴希叶·伊马尼（Bahiyyih Imani）、齐克鲁拉·哈德姆（Dhikru'llah Khadem）、梅尔万·科索洛夫（Merwan Khosrove）、梅贺朗吉兹·芒斯夫、Y．A．拉法特（Y. A. Rafaat）、莫妮拉·苏海里、洛娜·塔斯克（Lorna Tasker）、米丽娅姆·威纳（Miriam Wiener）、阿齐兹·亚兹迪（Aziz Yazdi）。我要特别感谢玛莎·加曼，当时她正在为另一部关于玛莎·鲁特的作品搜集材料，她慷慨地拿出了所有的材料与我分享，这些材料中包括瓦莱拉·艾伦（Valera Allen）、伊迪丝·卡朋特（Edith Carpenter）、露西·豪尔（Lucy Hall）和弗吉尼亚·奥本松（Virginia Orbison）等人的回忆录。此外，我还要感谢亚历山德拉女修道院院长，即前奥地利大公夫人，出嫁之前为罗马

尼亚的伊莱亚娜（Ileana）公主。

有些人为我提供了一些特殊的材料，它们极大地促进了我的工作进展。因此，我要感谢唐纳德·金尼（Donald Kinney），他替罗伊·威廉（Roy Wilhelm）保管大量书信长达三十年之久，他拿出了这些书信供我使用；感谢多丽丝·麦凯（Doris McKay）给我写了一封封长信，讲述了玛莎·鲁特的历史；感谢巴希叶·温克勒（Bahiyyih Winckler）提供的磁带，里面记载了玛莎多年来的经历和辛酸喜乐故事，此外，还有几包玛莎寄给兰德尔一家的信件。

我要特别感谢杜安·特罗克塞尔医生，他在夏威夷巴哈伊国家文物馆花费了无数的时间进行调查工作，最后整理出了一份关于玛莎最后那段日子的丰富且动人的史料。不过，由于篇幅的原因，本书只采用了其中的一部分。杜安·特罗克塞尔医生将这些材料整理、编号、总结和归类，然后一包一包地送给我，其中还包括一些玛莎珍贵纪念品的照片，以及其他一些具有重
xiv 要历史价值的照片。我在工作初期的时候就收到了这些关于玛莎临终前的史料；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发现这些故事也为玛莎早年的经历增添了一份辛酸和伟大，而这份辛酸和伟大一直持续到玛莎去世。

我还要感谢宾夕法尼亚州剑桥斯普林斯的一些人，其中包括贝德克斯（Bedeux）一家，他们亲切地允许我探访和拍照鲁特一家位于迈因街和戴尔街的房子；特尔玛（Thelma）和艾里斯·史密斯夫妇（Iris Smith）回忆了玛莎及其家人的故事；乔治娅·金（Georgia King）在采访中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遗产协会的耶提夫·普林（Yetive Pulling）和爱德华·莱德里克（Edward Lederick）给予了我不同寻常的帮助和热切的回应，他们提供了一些信息和照片。另外，我还要感谢埃丁伯勒州立学院的莱德里克教授，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能够使用微缩胶片。

还有其他一些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我提供了巨大的帮

助：理查德·格罗弗（Richard Grover）；菲莉斯·波特·古杰尔（Phyllis Porter Gudger）；特里尔·海斯（Terrill Hayes）；R．肯特·琼斯（R. Kent Jones）和斯图亚特·凯特里奇（Stuart Ketteredge），两人都是世界语学者；丹尼尔·麦克拉克伦（Daniel MacLachlan）；丹尼斯·洛皮阿克（Dennis Ropiac）；海伦·申顿（Helen Shenton）；海伦（Helen）和托马斯·索萨（Thomas Sousa）夫妇；弗朗西丝·沃辛顿（Frances Worthington），他提供了文献索引。

在此，我还要提到一些图书馆和馆员：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古德尔图书馆咨询处，后者为我的无数问题提供了精确的答案；宾夕法尼亚州埃丁伯勒镇埃丁伯勒州立学院的巴伦-福尼斯图书馆允许我使用《剑桥斯普林斯企业》杂志的微缩胶片；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罗伯特·弗罗斯特图书馆允许我使用微缩胶片仪器，并且提供了其他一些帮助；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卡内基图书馆允许我在西宾夕法尼亚阅览室使用微缩胶片和仪器，并提供了一些匹兹堡的照片；俄亥俄州奥伯林市奥伯林图书档案馆的加特鲁德·雅各布（Gertrude Jacob）为我的工作进行了漫长的调查研究，并且为我准备了一些照片；肯特州立大学图书馆提供了玛丽王后和伊莱亚娜公主，以及一些王宫的照片。我还要感谢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市巴哈伊国家文物馆的档案员罗杰·达尔，他为我搜集了无数箱子的文件、照片和剪报。

我感谢奥地利、德国、夏威夷和冰岛的总灵理会为我寄送 xv
材料；感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巴哈伊总灵理会为我寄送照片和其他文件；感谢美国巴哈伊总灵理会延长我使用档案的期限；感谢《巴哈伊新闻》提供了一幅日本第一位巴哈伊的照片；感谢以色列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的音像部和文物馆。

我还要感谢世界正义院为 1919 年 1 月 10 日阿博都-巴哈致玛莎·鲁特的信函提供权威的翻译。

我要特别感谢贝蒂·J．费希尔（Betty J. Fisher）博士和理

查德·希尔（Richard Hill）这两位编辑，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艰辛，也分享了收获。

我感谢所有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人，然而在这份感谢名单当中，我把家人放在了最后，我要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激和爱：致女儿莱斯莉·加里斯·科皮特（Leslie Garis Kopit），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阅读我的书稿，并且从评论家和编辑的角度评价了我的作品；致儿子布鲁克斯（Brooks），他不断帮我标注、复印和邮寄材料；致儿子多尔顿（Dalton），他对搜集的材料进行了详细的归类。我突然间意识到，我已故的丈夫罗杰·加里斯（Roger Garis）也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在我们结婚的这些年里，他作为一名作家为我树立了一个自律的榜样——他每天都坐在打字机前，不管是否有灵感，这个榜样具有无穷的价值。在公公霍华德·R. 加里斯（Howard R. Garis）跟我们一起居住的十三年里，这个家庭习惯不断得到加强；他每天早上八点就会准时坐在书房的打字机前。这些年来，我亲眼见证了这些牢固的习惯，而正是这些习惯支撑着我完成了这项漫长且繁重的工作，我非常感谢我在无意中获得的这些习惯。

最后，我向玛莎·鲁特致以最深的感谢，这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和一次学习的机会。

第一部分　开端

第一章　开端

3

19 世纪和 20 世纪更迭之际，美国国内一派繁荣景象，美国国民深深地陶醉在这种氛围之中。他们充满自信，富有闯劲，在他们看来，一切皆有可能。这是一片充满活力、崇尚冒险、纯洁天真的国度。

此时的美国仍然是一个保守的国家，人们遵循着传统的生活方式。科技的发展并没有改变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煤油和煤气是房屋的照明原料；马车是人们的代步工具；裙撑和高跟纽扣鞋是时尚女士的最爱；一捆柴火要花费两美元；福音传道者涌入城镇，宣扬救赎之说；伊利铁路公司向货轮发起了冲击；城市中铺设了电车轨道；远洋轮船满载着移民、商人和游客，定期往返于各个海域。

当时，年轻的女子要么已经结婚，要么正在琢磨自己的婚姻；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园艺、刺绣和家政。然而，有一位女子却不一样，她跟司机并排坐在一辆实验汽车里，汽车飞速地穿行在法国乡镇，他们正在测量汽车的最高时速。那一年是 1902 年，这位女子就是玛莎·鲁特（Martha Root）。

玛莎·鲁特的家乡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西北角的剑桥斯普林斯，她有许多亲戚，他们居住在剑桥斯普林斯的各个街道和村落，他们有些做生意，有些在当地开商铺，有些管理农场。但是，玛莎却远离故土，奔走他乡。她天生喜欢冒险，经常从一座乡镇走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大洲迁至另一个大洲。但是，她不

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四处旅行，她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旅途中的任何信息都是她的素材，经她整理后刊登在报纸上。她报道的内容十分广泛，比如赛车、住过的私人小旅馆、时尚、法国
4 厨师、园艺等。一切都跟她的工作有关，一切都是她的兴趣所在。这就是她全部的生活，这种生活给她带来快乐，满足了她的好奇心。

玛莎虽然离开了家乡，但是她并没有放下家乡。她热爱自己的家人，热爱亲友，热爱家乡的小镇。每逢合适的机会，她就会回到故乡“斯普林斯镇”。可以说，她独自一人承担起了家乡的对外联络工作，但凡有机会，她就会撰写关于小镇的文章。可惜，她的好心并不是每次都能换来好报。当亲友和镇上居民认可她的成就时，他们就如海洋般把她推到波浪的浪尖；而当她的信仰同他们的固有观念发生冲突时，他们就把她摔到谷底。

这位出身普通家庭，后来成为了一位记者和冒险家的女士是谁？这位听到了巴哈欧拉信仰，从此学习巴哈欧拉信仰，恪守巴哈欧拉教义，并向全世界宣扬巴哈欧拉教义的女士是谁？是什么力量促使她出色地为圣道服务，死后获得了巴哈伊信仰最高荣誉——圣辅的称号？为什么她对巴哈欧拉教义有如此强烈的回应？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她历经千辛万苦，翻越雪山，不惧革命斗争，不顾瘟疫、滑坡和地震，不管风吹日晒，心中却饱含着对全人类的爱！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在不停地驱使她到人生地不熟的偏远地区传导，直到生命的尽头？

玛莎的父亲是提摩太·T．鲁特（Timothy T. Root），大家都管他叫 T．T．。父亲对玛莎的影响非常大，玛莎的身上体现了鲁特家族的许多特点。T. T. 鲁特是西尔韦斯特·鲁特（Sylvester Root）之子。1818 年，西尔韦斯特·鲁特同兄弟丹尼尔（Daniel Root）一起在如今的宾夕法尼亚州克劳福德县剑桥斯普林斯镇买下了一块地。他们跟另外一个家族——伯查德（Birchard）家族是这里最早的居民。

他们祖先的名字起初为鲁茨（Roote 或 Rootes），最早来自

法国诺曼底，即塞纳河下游，后来搬迁至英格兰的剑桥。（1903年，玛莎给祖居地附近的一座桥照了一张相。此桥横跨一条河，桥身刻有“剑桥”字样。玛莎的这张照片在剑桥斯普林斯镇格外受欢迎。）在英格兰的巴德比镇，鲁特五兄弟中有三位兄弟离开了英格兰。他们当时极度厌恶战争，不愿意武力对抗查尔斯一世（Charles Ⅰ）以及克伦威尔（Cromwell）议会军队中的天主教徒，于是随同一批清教徒移居国外。1640年，他们乘船来到了美国。其中一位兄弟的后代现居住在俄亥俄州的马里斯维尔县，玛莎·鲁特的出生地离此不远。另外一位托马斯·鲁特（Thomas Root），起初定居在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西部，后来移居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镇，玛莎的祖父西尔韦斯特·鲁特就是他的后代。

5

鲁特家族的其他一些成员则去了纽约州的布法罗城，其中有一名成员在一座富裕而著名的教堂里担任牧师。后来，他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来到了城市最偏远的地方传教。当时，他的观念并不为人所接受，甚至一度遭到了石头和西红柿的袭击。但是，他弄来了一把街头管风琴，组建了一支唱诗班，通过这种方式，他跟城镇里的底层人群打成了一片，然后向他们进行传教活动。他不断给穷人和受忽视的人群提供援助，给予他们力量。

生活在布法罗城的鲁特家族分支中出现了一位名叫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1845～1937年）的人，他是麦金利（McKinley）总统时期的战务部长，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时期的国务卿，并且是191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以表彰他为和平而做出的国际仲裁。1923年玛莎在日本受到威胁时，他的家族同玛莎的关系才进入公众的视野。

鲁特家族的家底殷实，拥有农场主、织布工和制革工，“在当地的政治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同样致力于“促进教堂的发展，将富有的居民、殷实的农场主和经验丰富的制造商同教会团结起来。他们大多数都是清教徒，恪守禁欲苦行，

保持道德良知”。[1]

玛莎的伯祖父丹尼尔·鲁特在马萨诸塞州的梅德尔菲尔德镇给一位名为约翰·梅特卡夫（John Metcalf）的制革工当学
6 徒。当时他的一位朋友詹姆斯·伯查德（James Birchard）正在西部旅行，这位朋友来消息说，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有一块特别好的林地，价格也很合适，让丹尔尼和弟弟西尔韦斯特过去购地。1818 年，丹尼尔时年二十五岁，西尔韦斯特二十一岁，兄弟俩一同出发了。当他们走了约五百英里时，西尔韦斯特不幸染病，只好原路返回。他告诉丹尼尔，如果价格合适，就买下此地，他会付一半的价钱。

丹尼尔购买了此地，然后向东返回，于 1818 年 9 月 9 日同苏珊娜·彻奇（Susannah Church）完婚。同年 11 月，丹尼尔同妻子苏珊娜再次往西走，准备在那儿定居。他们乘牛车一直走到了纽约州的奥尔巴尼镇，此时拉车的牛群已经损耗殆尽，于是他们买了一队马匹，继续前行。他们所经之处全是原始道路，只能根据树干上刻的路标识别方向。六个月后，他们抵达了目的地，即现在的剑桥斯普林斯镇东南三英里处。

很快，西尔韦斯特也加入进来。他帮助哥哥清理土地，并建造了一座木屋。三年之后，哥哥携全家乘坐拉尔夫·斯诺雪橇车，长途跋涉返回马萨诸塞州，为西尔韦斯特筹备婚礼。1824 年 10 月 5 日，西尔韦斯特与默茜·托马斯（Mercy Thomas）结婚，同年 11 月，这对新婚夫妇起程向西，当时新娘二十岁，新郎二十七岁。

11 月份，地面已经覆盖了积雪，牛车拉着箱型雪橇朝宾夕法尼亚州出发了，雪橇上坐着新郎和新娘。有时，他们在路上一整天都找不到一座房子，看不到一个人影。默茜·鲁特（Mercy Root）结婚时收到了一把黑色的小摇椅作为结婚礼物，这把摇椅跟嫁妆和家具什物一起装在牛车上，一路上，她都坐在这把摇椅上。后来，她的孩子都管这把摇椅叫做“母亲的黑椅子”。[2]

这对新婚夫妇一直和丹尼尔夫妇住在一起，直到自己的土

地整理出来，房子建造完毕。房子很快建好了，建筑材料主要是橡木和栗木，此外还有一些枫木和山毛榉木材。

在当时，西尔韦斯特的木屋比普通木屋宽敞许多。普通的房屋只有一间房间，用幕布隔出一间食品储物间。而他的房屋 7
不仅有一间客厅和卧室，还有一间隔间作为食品储物间。壁炉整整占据了一侧房屋，烟囱用石头和泥土建造。房顶盖的是红橡木屋顶板，二点五英尺长，三分之一英寸厚，六英寸宽，用木梢钉牢。默茜•鲁特的橱柜是在木头上钻孔，将木钉嵌入孔内，最后在木钉上搭上一些木板就可以了。他们的卧室里有一张带脚轮的矮床，四到五平方英尺，白天可以推到大床底下。

在这座木屋里，西尔韦斯特和默茜夫妇一共生育了六个孩子：玛莎、萨莉（Sallie）、哈莫尼（Harmony）、比尔斯（Beals）、贾斯汀（Justin）和莫顿（Morton）。1837 年，他们在农场建造了一座更大的木屋。1837 年 9 月 13 日，提摩太 • T．鲁特在那里降生了。随后，妹妹露西（Lucy）也在那里出生。这样，这一家人总共有了八个孩子。

西尔韦斯特和丹尼尔两兄弟跟自己的一大家子一起，不断开垦周边的土地，在土地上耕种。他们在当地建造了一座教堂，西尔韦斯特担任执事。慢慢地，这里出现了一座小镇的雏形，最初叫做罗克代尔，后来改名韦南戈、剑桥伯勒，最后定名为剑桥斯普林斯。

1868 年元旦，提摩太 • T．鲁特和来自纽约州谢尔曼镇的南希 • 哈特（Nancy Hart）结婚，该镇位于剑桥伯勒以北约四十英里处。南希是一个热心的女人，虽然年仅二十一岁，却能承担起家庭主妇的责任，熟练地操持家务。夫妇两人都是浸信会的虔诚信徒。

由于 T．T．鲁特的兴趣所致，他偶尔会带着全家离开宾夕法尼亚州。他有一些亲戚住在俄亥俄州的马里斯维尔县 [1847 年，一位名叫提摩太 • 鲁茨（Timothy Route）的人和他的妻子玛丽（Mary）买下了这里]。T．T．打算在那里寻找发财的机会。

他在威斯康星州买了一块林地，并且在俄亥俄州做木材生意。1872 年 8 月 10 日，在俄亥俄州马里斯维尔县里奇伍德镇的短暂居住期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玛莎·路易丝（出生证明上写的是“玛蒂（Mattie）”）出生了。她的两个哥哥克拉伦斯（Clarence Root）和克劳德（Claude Root）分别出生于 1869 年 6 月和 1871 年 5 月。

他们在俄亥俄州居住的时间很短，很快，他们全家又返回
8 剑桥伯勒了。在剑桥伯勒，他们住进了一座宽敞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木屋，木屋有许多大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起伏的牧场和田野，还有一些牲口棚，里面养着许多奶牛和马匹。这座木屋位于锡特勒山的顶部，即现在的迈因街所经地。在这里，玛蒂度过了她的儿童期、少女期和青春期，念完了小学、高中和大学。这里是她的家。如今，这座房子的前面仍有一块花岗岩块，上面刻着“鲁特”的字样，而这座房子一直被人称作 T. T. 鲁特农场。

T. T. 鲁特农场，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剑桥斯普林斯镇迈因街，房屋前方有一块标石。从少女时代至职业初期，玛莎·鲁特生活在这里。

剑桥伯勒最初是罗克代尔地区的一部分，坐落在阿勒格尼山区，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小镇。它位于拉贝夫城堡原址的附近，后者于 1753 年由法国人建造。法国人曾在这里建造了一系列的城堡，起点为一座名叫普雷斯克岛的城堡，终点为俄亥俄河的迪尤肯城堡。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二十一岁那年代表弗吉尼亚州州长丁威迪（Dinwiddie）赴该地调查法国人建造城堡的意图。华盛顿向州长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的结尾提到了一些独木舟，它们在春天的时候负责往河下游运送军队：“五十只桦木舟，一百七十只松木舟，还有许多正在建造之中。”[3]

9

约翰·布朗（John Brown）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当年生活的地方离剑桥伯勒不到十英里远。遗产协会记载了小镇的历史，当地居民至今对小镇的过去痴迷不已。

小镇有一位名叫 D．H．格雷（D. H. Gray）的医生，他在自家的土地上发现了一口泉水，泉水中含有一些成分具有治疗功效。经检测发现，格雷医生发现的这口泉水中富含铁盐，后来又陆续发现其他一些泉水，里面富含氧化锂、氧化镁和碘化物。但是，促使小镇改头换面，成为水疗之乡的还得归功于格雷医生发现的这口含铁盐的泉水。格雷医生曾带一名病人到阿肯色州的温泉城，利用温泉给病人治病，不过他后来发现，自家的温泉跟温泉城的温泉具有同样的治疗功效。

玛莎记得小时候上学，这位雪白头发的医生经常来到教堂，邀请大家品尝他的泉水，并向大家讲解泉水的功效。玛莎曾这样描绘他：“一位高高瘦瘦的男人，他的眼神似乎告诉你，他在不断地思考。”格雷医生把一段竹竿插进地里，一股泉水就顺着竹竿汩汩冒出来，于是大伙就用杯子接水喝。小孩们在那儿推推闹闹，悄悄地嬉骂：“怪老头！”[4] 他们觉得格雷医生有点古怪，但是，他们还是经常来这里喝泉水。

1884 年以后，病人不断拜访格雷医生，在那里住上一两个星期，很显然，泉水对他们的病情非常有疗效，他们也积极对

外宣传格雷医生的泉水疗法。很快，格雷医生开始出售自家的泉水，一美分一杯。后来，小镇附近建造了一些槌球场，泉水的价格也随之上涨，十美分一杯。此后，小镇名声大振，夏季的时候，超过三百人在这里排队买这股神奇的泉水。据说这股泉水具有多种治疗功效，可以舒缓胃部，是酗酒的人消除酒精伤害的最佳良药。

由于这口神奇的泉水，造访小镇的游客络绎不绝。从此，这座偏远的小镇变成了一处疗养胜地。小镇建造了一些酒店，
10 配套有高级餐厅和豪华设施，哪怕最挑剔的客人的要求也能够满足。小镇里最大、最豪华的酒店当属骑士酒店，它地处山顶，可容纳六百位客人，有人认为它是全美国设施最完备的酒店。[5] 河滨酒店位于法国人港湾，可容纳三百位客人，客房宽敞舒适。T．T．鲁特与人合伙建造了一座高尔夫球场，那里至今仍是许多体育爱好者的热衷之地。后来，小型宾馆和家庭旅馆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彻底改变了小镇的面貌。

1898 年，剑桥伯勒镇更名为剑桥斯普林斯。由于游客可以在这里打猎，在附近的湖泊河流中钓鱼，此外还有几座高尔夫球场，并且路面平坦适合马车行驶，很快，在伊利铁路公司的赞助下，这座小镇成为了一座疗养休闲村。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每到夏季，总有数千游客蜂拥而至，其中大多数人为中高阶层的度假者。据一名早期居民回忆说，当时若要进出小镇，则必须从人群中挤过。[6] 在体育休赛期，大批职业运动员都会云集骑士酒店。1903 年，由于去往剑桥斯普林斯的私人有轨电车的数量猛增，伊利铁路公司不得不增修了一条铁道，以供停车之用。

1904 年 4 月，在骑士酒店举办了一场国际象棋比赛，比赛邀请了八位顶尖的欧洲选手。这些选手在白宫受到了接见，并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亲自颁发奖杯，此次赛事的重要性从中可见一斑。比赛中，F．J．马歇尔（F. J. Marshall）的一着棋极具历史意义，开创了国际象棋开局让棋法的新走法，后人称作

剑桥斯普林斯走法，该叫法一直沿用至今。

各种各样人群的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玛莎那颗渴求和敏感的心灵。这位未来的汽车爱好者和世界旅行家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剑桥斯普林斯的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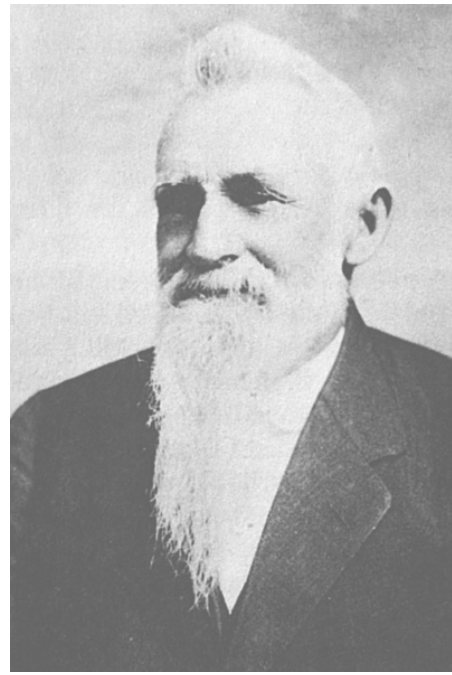
11

第二章　成长和学习

虽然玛蒂（玛莎的昵称）家乡的环境非常特殊，但是她从小生活在一个典型的农村家庭中。母亲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还烧得一手好菜；母亲自己织布、补衣服、缝衣服、做刺绣。数年之后，这些针线品传遍了全球，有些地方甚至连母亲自己都没听说过。玛莎的一家人相亲相爱，与亲戚朋友也相处得格外融洽。

玛莎喜欢自己的母亲，喜欢她的风趣。然而，玛莎和父亲之间却有着更深的感情。T．T．鲁特是一位企业家，他经营着一座奶牛场，为当地的居民提供牛奶。他还跟一位朋友合办了一家大理石厂。此外，他还拥有一家奶酪厂，经营着一桩木材生意，建造并销售了大量的房屋。他还是河滨酒店的赞助人，这座酒店再配上几座高尔夫球场，使得这里一直成为人们的休闲胜地。

据当地居民描述，T．T．在金钱上十分节制，甚至有些抠门。但是父亲的爱意和宽容让玛莎受益匪浅，玛莎对父亲只有赞美和感激之情。即便当地居民的描述属实，即父亲确实非常节俭，他们依然是一个美好的家庭，充满了简单的快乐。父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垂钓者，他的成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他钓到了一条长五十四英寸，重四十一磅的大梭鱼，创下了当时的记录。这条大鱼后来经过装裱，挂在埃丁伯勒镇附近一座沿湖的房子里做墙饰。父亲举着战利品的照片则挂在了伊利市际火车站。在当时，T．T．鲁特若要去宾夕法尼亚州凯恩市或谢菲尔德市
12 的湖泊和河流中钓鱼，当地报纸都会刊登相关的报道。有一次，他第一天就钓到了一百零一条鳟鱼。他真是一位热衷钓鱼的人。



T．T．鲁特（玛莎的父亲和知己）

玛莎描述说，父亲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的智慧超乎常人，调解纠纷的能力出众，当地居民但凡有纠纷，都会找父亲帮忙调解。父亲通常会把纠纷双方叫到一起，凭借着他高超的调解能力，纠纷双方最终总能化干戈为玉帛。这样，纠纷双方的友谊不损，还能省下一笔官司费用。

“上帝赐予了父亲极具风趣的幽默感”，玛莎写道，“生活中的不快他总能一笑而过……每个人都有烦心事，但是父亲没有，从来没有！”玛莎曾经跟一个朋友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男人，她可以与他完全融洽相处：“父亲和我总是心会意 13
通。”这位朋友回答说：“嗯，谁都可以和你的父亲相处得很好，他就是一位天使！”[1]

T．T．鲁特从不谈论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他的身体力行却深深地影响着自己的孩子。同自己的父亲一样，他也是浸信

会的一名执事，他的言论具有很大的分量。

玛莎 • 鲁特从小深爱着父亲，崇拜父亲，一直到 1922 年父亲去世。玛莎说，最开始她很害羞，如果这位“亲爱的父亲”送给她一个玩偶或一美分零花钱，她连谢谢都不敢张口说。但是父亲从不因此责骂她。不过有一天，玛莎学会了“我就不”这句话，并迫不及待地用在了父亲的身上。[2]

那天晚上，饭前祈祷完毕后，父亲让玛蒂把门关上。玛蒂回答道：“我就不！”[3] 父亲听完后非常震惊，于是把玛蒂关进房间，不许她吃晚饭。这件事情玛蒂至今记忆犹新。多年后玛蒂回忆说，受到父亲的谴责是最令她伤心难过的事情。她心里清楚，她十分想让父亲高兴，渴望获得父亲的赞许。

在小的时候，玛蒂拥有一头金色的头发，后来慢慢地变成深褐色。她的脸部轮廓十分清晰，一双蓝灰色的大眼睛格外惹人喜爱。她用这双眼睛审视着外面的世界，眼神中充满着爱和好奇心。她的笑容灿烂迷人，即使历经沧桑，少年俊美不再，脸上的笑容依然不减。

在玛蒂的成长阶段，她极易染上一些致命的疾病。因此，母亲在她的脖子上系了一个小包，里面装有阿魏胶（一种产自东方的橡胶树脂），可以驱除疾病。在寒冷的季节，母亲还会给她围上一条法兰绒围巾，以免喉咙疼痛。

与所有孩子一样，玛蒂也要干家务活：每逢星期六，她要擦拭熏黑的煤油灯，熨衣服。她还参加了钢琴课程。而且，她喜欢体育运动，热衷社交聚会。玛蒂与人相处很融洽，结识了许多好朋友。她最好的朋友是隔壁的一个女孩。玛蒂和邻居的
14 家由一道栅栏隔开，这两个女孩约定，如果双方吵架，有意和解的那个人必须坐在栅栏上，而玛蒂总是第一个坐上栅栏。多年后，这位朋友谈起玛莎时说：“她是我见过最完美的人。”[4]

但是，玛蒂并没有秉承母亲的持家天分，她既不喜欢缝纫，也不喜欢织布、做饭。唯有在二十一岁那年，她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尤宁城为朋友们做了一顿美味佳肴，多年后她还对此津津

乐道：“我做过牡蛎炖汤，那真美味呀！”[5]

玛蒂喜欢阅读，爱好写作。她的思维渴望畅游未知的世界。在她十四岁的时候，她已经赚了一大笔稿费，足够前往纽约州和加拿大交界处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对于大多数十四岁的女孩来说，她们想要的可能是一件漂亮的新裙子，或者一双新鞋。然而，玛蒂却选择了旅行，从中也可以看出她人生的方向。

1889 年 6 月 13 日，距十七岁的生日还有两个月，玛莎·路易丝·鲁特从剑桥伯勒高中毕业，获得了满载荣誉的毕业证书。在高中阶段，玛莎完成了大量的课程：正字学、阅读、写作、心算、笔算、地理、文法、美国历史、生理与保健、教学论、修辞学、公民政府、簿记、文学、哲学、通史、自然地理、拉丁语、代数、几何等，并且道德品质一直保持优良。

玛蒂的正式教育本应该到此结束。在 1889 年，几乎没有女孩进大学，而玛蒂的两个哥哥克拉伦斯和克劳德也无意继续学习。但是玛蒂却渴望继续学习。父母同意了她的决定，并帮她选择了米德维尔镇附近的阿勒格尼学院。不过，玛蒂本人并不满意这所学院，于是趁母亲进城之际，她撒娇似地赖在父亲的膝盖上，说服了父亲同意她去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这是一所著名的文理学院，她的表哥西德尼·哈特即将于 9 月份在这 15
所学校入学。玛蒂说，如果周末不回家，她就参加辩论和演讲比赛，或者创作故事。“我只希望你陪伴着我，但是你选择了上大学。不过只要哪里适合你，你就去哪里吧。”[6] 父亲的眼中充满了泪水，亲了女儿一下，然后匆匆离开了房间。很明显，T．T．鲁特不希望女儿离开他，不想让小鸟离开自己的窠巢。

从 1889 年 9 月至 1894 年 6 月，玛蒂在奥伯林学院上了五年学。前两年是预科，第三年以新生的身份入学，这种身份的学生不用选学院的必修课程。玛蒂向来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她自己选择学习科目，只挑选自己最喜欢的课程。由于她对语言十分感兴趣，于是制订了一个包括多种语言的学习计划，有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德语。她还选修了英语课程，其中包

玛莎·鲁特（前排左一）与艾丽奥文学社团成员，后者是一个女生文学社团。1894 年，奥伯林学院。

括文学、演讲、修辞学。此外，她还抽时间学习心理学、数学和圣经。正是由于当年扎实的语言训练，在此后的语言学习中，玛蒂获益匪浅。

16 1893 年，玛蒂进入了学院的文学圈，成为了艾丽奥文学社团的一员，艾丽奥是一个古老的文学社团，专门为女生开办。玛蒂的两张学生时期的照片出现在了学院刊物《嗨—噢—嗨》上面。照片中玛蒂的头发盘在头顶，身着一件高领长裙，袖子为泡泡袖。她的表情是轻松、沉思和内省的。

1894 年，玛蒂的名字更改为玛莎。此后，玛莎这个名字出现在了学院的刊物和 1895 年（即玛莎毕业的那一年）的班级名册上。但是，毕业后的玛莎并没有选择留在已经生活了五年的奥伯林学院，而是决定进入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在芝加哥大学，玛莎住进了比彻女生宿舍，在此继续她的学业。大学期间，她发表了一些文学方面的论文，并于 1895 年获得了学士学位。这一次，玛莎又获得了一张令人羡慕的毕业证书，虽然没有剑桥伯勒高中毕业证书那般大，但是，它却足以体现玛莎不俗的成就。

第三章　事业

17

鲁特一家人正在发生变化。玛莎的两位哥哥已经搬到剑桥斯普林斯的商业区。克拉伦斯开办了一家屠宰场，克劳德则开始经营房地产和保险业务。兄弟两人均已成家，各自需要供养自己的家庭。

T．T．鲁特认为，此时是离开这座宽敞的维多利亚式农舍，离开屋外高大的松树，离开门前那块刻有标记的石碑的时候了。他要为妻子和女儿建造一座更紧凑的小房子。最终，他在距街四分之三英里处建造了一座黄褐色的砖房，非常别致，曲形的门廊，白色的廊柱十分显眼。房子虽然小了，但是它仍然格外优雅迷人，并且正好位于迈因街和戴尔街交接的角上。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一座漂亮的房子，拥有无与伦比的美丽。玛莎在这座房子里并没有住多久，因为此时的她在事业上已经跃跃欲试了。

六年的学校生活，只有寒暑假回家，玛莎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和习惯。她深爱着自己的家庭，但同时她又是一个独立的人，满怀着好奇心，渴望去全世界旅行。1889 年，在高中毕业之后与进入大学之前的那段时间里，玛莎就已经完成首次欧洲之旅。在受过良好的教育之后，玛莎已经准备好在世界的上空展翅高飞了。剑桥斯普林斯只是供她休憩的港湾，而不是囚禁她一辈子的牢笼。

玛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尤宁城的一所学校教书，并且连续两年担任尤宁城高中的校长。工作的第一年，玛莎与伯特（Burt）一家人住在一起，他们是鲁特家族的老朋友。[1]

当时，伯特家族几乎成了玛莎的第二个家。露西•伯特（Lucy Burt）和她的兄弟们跟玛莎情同手足。玛莎曾带着年幼的莫尔•伯

18

鲁特家族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剑桥斯普林斯镇迈因街和戴尔街交接的角上的房子，房子建于玛莎的两个哥哥结婚之后。从那之后，玛莎不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多。

特（Merle Burt）到纽约看世界奇观；玛莎曾教过弗兰克 • 伯特跳舞。多年以后，莫尔成为了一名医生，当他得知玛莎背部犯疼的时候，他在欧洲给玛莎写信说，如果他在玛莎的身边，他就会卷起地毯，打开留声机，与她在房间里跳舞，他的手臂一定会好好托着她的腰。他说这是治疗背疼的最好方法。伯特一家人一直跟玛莎保持着联系，告诉她家里的一切情况。

玛莎担任校长期间，她必须主持学校的晨间祈祷，这对于她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带领大家祈祷太难了”，她跟一个朋友说，“虽然我每次来到房间都会祈祷，但是让我带领大家祈祷就很困难”。[2]

然而，教师或者教育行政人员的角色并不能完全满足玛莎。她觉得受到拘束，她渴望丰富多彩的生活。于是她前往了匹兹堡。凭借着古典文学的深厚积淀，玛莎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地将它们展示出来，使自己成为了一位出色的演讲家。

19 当时，莎士比亚的作品深受美国公众的喜爱，玛莎同样也

是痴迷不已。她根据莎士比亚的戏剧写了一系列有关戏剧的讲稿，并加以润色。1900 年冬季，在帝国演讲社的支持下，玛莎不断出现在匹兹堡和费城市区和郊区的一些著名娱乐场所，包括礼堂、俱乐部、学校和教堂。剑桥斯普林斯当地的报纸报道说："《匹兹堡快报》称鲁特女士为一位独特的舞台表演家……"[3] 2 月 16 日，玛莎在卡内基演讲厅举办一场关于《奥赛罗》的演讲，据记载，此次演讲居然预售出四百多张门票。《威尼斯商人》是玛莎另外一个代表作，深受人们的追捧。

玛莎总是热心为家乡作贡献。3 月 10 日，她在浸信会教堂举办了一场莎士比亚作品演讲和表演，以此为图书馆筹集经费。当地居民的反响十分热烈，附近的居民蜂拥而至，聆听玛莎如何改编戏剧《奥赛罗》，并探讨嫉妒是如何产生悲剧的。当时大厅里挤满了观众，甚至还有许多观众没有座位，只好等候在门外。外界的评论对此也是赞不绝口。

第二天，玛莎离开了剑桥斯普林斯，乘火车向东，准备在纽约州和纽约市继续演讲。一个月后，玛莎才返回匹兹堡。接下来，她打算暑假回到剑桥斯普林斯，跟家人待在一起。

演讲之余，玛莎还进行写作。5 月，《匹兹堡快报》上刊登了玛莎的一篇短篇小说。[4] 小说故事情节紧凑，讲述了一个即将结婚的新娘在结婚仪式开始前的几分钟突然认识到，自己的事业比婚姻重要。数年后，这位女士在自己的音乐事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对恋人亦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小说的标题《剑桥斯普林斯的浪漫》令读者十分好奇：玛莎的爱情观能够融入当今社会吗？玛莎的想法是不是天方夜谭？她的朋友是否经历过感情的不忠？时至今日，这篇小说仍能引起人们的讨论和想象。

当地报纸高度赞扬了玛莎在文学方面所做的努力，评论的 *20*
结尾说："玛莎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女性。我们很自豪地称呼她'我们的玛莎'。剑桥斯普林斯能有这样一位天才，我们无比自豪。"[5] 作为一位演说家兼表演家，玛莎已经获得了不菲的声誉。而现在，

她作为一位作家，再次得到了人们的赞美。

1900 年，玛莎开始了她的新闻事业。那年夏天，她代替别人担任《匹兹堡编年电讯》社会专栏的编辑。在当时阶层分明的社会，社会专栏是都市报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些富人名士的行踪每天都在报纸上刊登。星期日报纸的版面十分精美，图片丰富。这些影印版的图片内容多是关于房地产、马球比赛、疗养胜地之旅，还附带了一些社交聚会和俱乐部活动的具体信息。玛莎此前从未在新闻行业中拜师学艺，但是她仍然承担起了社会专栏的编辑一职。尽管玛莎的家庭在当地声望极高，却不失为一个朴素的家庭，此外，她接受了多年的大学教育，并且拥有丰富的旅行经历，这一切给予了玛莎足够的资本来面对这个崭新的世界。她一直担任《匹兹堡编年电讯》社会专栏的编辑，直至 9 月结束。同年秋季，她回到了《匹兹堡快报》，担任一个临时职位。从此，玛莎开始了她的新闻事业。

玛莎的活动范围覆盖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这是一块生机勃勃的土地，一处繁华的交通枢纽。阿勒格尼河和莫农格希拉河在此汇合，注入下游巨大的俄亥俄河。这两条河的上游被蕴藏着丰富煤矿资源的山峦重重包围。城市得天独厚的条件吸引了众多精英，这些人后来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的面貌。造船商、煤矿开采商、企业家、发明家和银行家纷纷慕名而来，其中包括金融和工业巨亨安德鲁 • 卡内基。随后，铁路修建起来了，钢铁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煤矿也得到了开采，以供这些行业正常运转。很快，城市原始的清新自然之美荡然无存，匹兹堡被黑色尘土层层覆盖，成为了一座“煤烟城市”。

当时的美国，人们仍然过着朴素的传统生活。人们用马匹和轻便马车投递邮件；驿站马车在乡村小镇穿行；夏季有草车
21 夜游，冬季有雪橇旅行，不时在朋友家中稍作停留，欢乐的聚会给人们增添了几分社交乐趣。大型的野餐和教堂的晚餐聚会是不同年龄人群共同欢聚的方式。电话线路刚开始铺设，谁家要是装了电话简直就是天大的新闻（在斯普林斯只有十一户人

19 世纪和 20 世纪更迭之际，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一处街景。1900 年，玛莎在此开始了她的新闻生涯。

家装了电话）。

匹兹堡，这座充满活力、奋斗进取、敢于创新、能量无限的城市正带领着美国远离乡村生活。安德鲁·卡内基、梅隆家族、弗里克家族、发明火车空气制动器的乔治·威斯汀豪斯、匹兹堡平板玻璃公司、亨氏食品公司纷纷涌现——匹兹堡这座河滨 *22*
城市的经济正在迅猛发展。正是由于这些企业的大量金钱投入，匹兹堡的文化活动也愈发丰富多彩。安德鲁·卡内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之后，慷慨投身慈善事业，许多学校、大学、剧院、

电影院、博物馆都是出自他的捐赠。

匹兹堡是一个工业和银行业中心，它吸引着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们。在这里，豪华的酒店纷纷拔地而起。1909 年 12 月，阿勒格尼直辖市迫于无奈，并入了匹兹堡市，从此，这座“钢铁之城”成为了美国的第六大城市。

玛莎经常阅读匹兹堡的新闻报纸，那时最常见的新闻标题大多是关于波尔战争的报道、舒曼·海因克（Schumann-Heink）演唱《罗恩格林》的通告、布思·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结婚的消息、纽约芝加哥路易斯铁路推出通往南达科塔、科罗拉多、亚利桑那的路线，以及德克萨斯州低价出售油田的消息。此外，玛莎还阅读了 H．G．威尔斯（H. G. Wells）新出版的《世界大战》，以及海伦·凯勒首篇发表在《居家淑女杂志》上的文章。

匹兹堡的电影院里众星云集，电影种类繁多，每一份报纸都占用大幅版面刊登电影的消息。在巡演艺人界，诞生了众多顶级的滑稽演员和音乐表演家，后来这些人在早期的电影界获得了不菲的声誉，普里姆罗斯（Primrose）和德克斯塔德（Dockstader）当属其中的佼佼者。在匹兹堡，玛莎有写不完的东西，但是，这些娱乐只是她痴迷城市生活的部分原因。

不久后，玛莎离开了《匹兹堡快报》，加入了《匹兹堡新闻》。1901 年，她接管了女性版块，负责编辑地方性、全国性和世界性的趣闻。在某期报纸的文艺版块中，刊登了《维多利亚女王》、《雷卡米埃夫人的魅力之谜》、《匹兹堡小姐之观察》（相当于一本礼仪教育指南）、《匹兹堡女性如何训练声音》等文章，
23 还有一些关于食谱的文章，以及玛莎·鲁特主持的一个访谈录（采访对象是匹兹堡的一位女学者，这位女学者当时正在编写 19 世纪匹兹堡历史[6]）。这是一个漂亮的版块，而功劳毫无疑问归于编辑玛莎。虽然玛莎整天泡在报纸堆中，也感受到了大城市报纸的勃勃生机，但是她从未接手社会重大新闻的报道。最初，她只是一名普通的专栏作家和编辑。

在《匹兹堡新闻》和《匹兹堡快报》工作期间，玛莎的主

要任务是编辑和写作。1901 年 6 月，玛莎再次离开岗位，这次她选择了《匹兹堡生活索引》。《匹兹堡生活索引》是一份周刊，主要报道匹兹堡及其周边发生的社会新闻。它还刊登富豪们举办大型活动的报道。

当时，汽车逐渐成为有钱人生活的重要消费品，而汽车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只有有钱人才玩得起。任何有关汽车的新鲜创意都会成为新闻的焦点，给沉闷的社会新闻增添几分乐趣。玛莎 • L. 鲁特成为了《匹兹堡生活索引》杂志汽车版块的编辑，并提供了大量的新闻材料。多年后玛莎回忆说，当时她在匹兹堡看到了第一辆汽车，于是她一路跟踪，一直跟到车库。回去后她向主编建议，《匹兹堡生活索引》杂志应该开辟汽车版块，由她负责。后来她确实做到了。

在当时，汽车散发着一种浪漫的气息。每一辆汽车的特点都截然不同，它们主要依靠蒸气、电力和汽油驱动。它们的名字也具有传奇色彩，诸如拉夫乔伊、皮尔利斯、帕卡德、洛克莫比尔、海恩斯 • 阿珀森、皮尔斯 • 阿罗、温顿房车、多斯–阿–多斯、德迪昂 • 布托、潘哈德等。此外，还有一些个人的作品，甚至没有任何制造商的标志。

玛莎对汽车非常入迷。她的第一篇汽车文章出现在 6 月 29 日那一期的杂志上，讲述了汽车的“马棚”。在当时，汽车已经不需马匹驱动，但是汽车存放的地方仍叫做“马棚”，而不是“车库”。玛莎不仅描写汽车的外形和装饰，还评估不同汽车的机械性能、运行状况和驾驶感受。发掘汽车路线、路况报道、防车胎融化实验，以及任何与汽车有关的传奇故事占据了杂志 24
很大的版面。时尚也是汽车爱好者的宠爱。每个星期，大量版面都会刊载一些跟汽车有关的华丽图片和有趣文字。

玛莎在《匹兹堡生活索引》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短篇小说，故事情节极富想象力，结局也活泼有趣。[7] 她还写过许多专题文章，每一篇都占据了数个版面，其中包括一篇描写亨特俱乐部的文章，以及一篇关于麦迪逊广

场花园举行的汽车展的报道。玛莎最有意思和最具历史意义的报道当属《纽约市至布法罗城汽车耐力测试》。1901 年 9 月 9 日，八十一辆汽车从纽约市的第五大道和第五十八大街出发。此事被誉为“美国汽车历史上最伟大的盛事”。人们沿路设定了路标，并在地图上标示出每一处旅游点（当时还没有发行旅行地图）。这些汽车爱好者都是汽车历史上的先驱人物。

当时，四十四辆汽车已经抵达了纽约州罗切斯特市。不过，此时传来了麦金利总统遇刺的噩耗，八天后，即 9 月 14 日，总统不幸身亡。于是，所有汽车上的编号都被撤销，原本将在布法罗城尼亚加拉广场举行的盛大入场仪式也取消了，所有汽车改变原定路线进入布法罗城，以示尊重。人们脱下帽子，向离世的总统表示哀悼，空气中弥漫着沉重的气氛：“芝加哥和纽约的代表团与布法罗城的代表会面，所有人都无比悲痛。人们手拉着手，没有人高声言语，只是低声地诉说着这场灾难。”[8] 伊莱休·鲁特格外悲伤，他当时是美国政府的高级内阁成员，主持了西奥多·罗斯福接任麦金利总统的就职仪式，约翰·黑兹尔（John Hazel）则主持了宣誓仪式。对于喜欢冒险的这些汽车爱好者来说，这件事情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汽车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机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玛莎与父亲有着无数可以分享的东西。当 T. T. 来匹兹堡看望女儿时，“汽车殿堂”专门准备了一辆德迪昂汽车供他们使用。一位朋
25 友驾车载着 T. T. 在宽阔的大马路上行驶，带着他观赏各处名胜。玛莎也陪同父亲去卡内基图书馆和卡内基博物馆，他们后来还参观了刚建成的博览大楼，海因茨腌菜公司、中国庙宇和其他一些建筑。有时候，玛莎的母亲也会造访匹兹堡，同女儿生活两个星期，看看女儿在繁忙城市中的编辑生活。

《匹兹堡生活索引》杂志为了感谢玛莎编辑，购买了一辆哥伦比亚电动汽车供玛莎使用。玛莎非常热爱这份工作，然而她并不满足于此，她希望在杂志上呈现更多丰富多彩的内容。玛莎找到了荷美邮轮公司，愿意以发表在《匹兹堡生活索引》

杂志上的文章作为交换，换取欧洲旅行的费用。玛莎的想法得到了该公司的同意。之后，玛莎向主编提议，准许她前往欧洲，从巴黎向杂志发回报道，并指出派驻海外通讯员会给杂志带来声望。

1902 年 3 月 15 日，玛莎乘坐史特丹号汽轮前往欧洲。4 月 19 日，玛莎的首篇文章刊登在了《匹兹堡生活索引》杂志上，总共四页，描述了船员、餐厅、散步甲板、舱位、厨师，以及轮船的机械性能等情况，还附带了大量的图片。在船上期间，玛莎跟许多人一样饱受晕船的折磨，耗费很多时间与这个魔鬼作斗争。

在船上时，玛莎经常同一名美国乘客逗笑取乐，还给他取了一个绰号“亨利王子”，因为他跟刚刚访问美国的德国王子亨利长得实在太像了。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乘客，他告诉玛莎许多关于海洋旅行的建议，并且一路上照顾玛莎。这件事情给玛莎的旅程增添了一丝轻松和愉悦。

根据玛莎的描写，船上的乘客可谓各种各样：

> 有一位刚从美国巡演归来的著名钢琴家；一位携妻环游世界的荷兰上校；一位舌头硬得发直、说话结结巴巴的青年贵族。坐在青年贵族旁边的是“亨利王子（绰号）”，他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他的政治讨论总能激起同桌普通民众的热烈反响。美国游客中最有名的人物当属“战神鲍勃”埃文斯（Evans，海军英雄）的一位远亲，他待人友善，结识了许多朋友。[9]

26

在玛莎的文章中，她公开抨击了男性主宰的世界，这也是她最尖锐的一个评论：

> 吸烟室里面的陈设特别舒适，人们可以围坐在火炉旁谈笑嬉闹。但是，吸烟室是为男士准备的。偶尔有女士受邀进入，她们十分羡慕男士的待遇，可以享受这般舒适。男

> 人是自私的，假如轮船果真发生不测，可以肯定的是，给万物之灵人类准备的吸烟室将是整艘轮船最坚实的部分。[10]

玛莎经由滨海布洛涅市抵达巴黎，她在后来的文章中称滨海布洛涅市为“法国的大西洋城”。玛莎与朋友们没有预订任何酒店，于是选择圣彼得堡酒店办理了入住登记。但是很快，她就离开了熟悉的伙伴，独自一人寻找住宿的地方。她打算同法国人住在一起，这样可以学习法语，亲身融入到法国文化中。玛莎出行都是乘坐公共汽车，每当她发现法语有些吃力时，她就把问题写在纸条上，并且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的答案。玛莎发现，匹兹堡和巴黎的公共汽车司机一样，他们完全不在乎能否把你送到目的地。但是玛莎每次都能随心所欲地到达任何地方。

拉丁人居住的区域离博物馆不远，玛莎在那里找到了一家私人小旅馆，可以为客人提供膳食，法语是这里唯一的交流语言。玛莎同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客人一起住在王子先生街十四号，阿里奥（Alliou）夫人经营着这家小旅馆。令玛莎高兴的是，阿里奥先生是一名图书管理员，他每天都会把最新的报刊杂志带回家，把它们别出心裁地摆放在客厅里。当时，这些杂志是玛莎学习法国文化的重要资源。

在这里，二十九岁的玛莎·路易丝·鲁特开始搜集各种信息，
27 整理自己的想法，然后写成文章寄回美国。她写了大量的文章，全面深入地记录了杜伊勒里宫花园、雕塑、汽车爱好者的时尚潮流等方面的内容。玛莎写过一篇关于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的感人报道。玛莎在戏剧《茶花女》中观看过她的表演，这也是玛莎看到过的最精彩的表演，尤其是那幕死亡的场景令玛莎战栗不已。这就是无与伦比的莎拉呈现给人们的艺术。

作为一位汽车编辑，玛莎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巴黎观察汽车。她将潘哈德·勒瓦塞汽车称作“马路上的贵族”。[11] 玛莎一直希望进入汽车行业，但是该怎么做呢？据玛莎说，在法国，汽车的地位高于任何事物，新闻记者的权力大于任何人物。然而，

由于玛莎是一位女性，她面临着极大的阻碍。在法国还从未有过女性报道体育或者汽车的先例，因此，玛莎算得上是一位拓荒者。

玛莎与美国汽车行业的许多重要人士有着交往，匹兹堡的一名新闻主编曾向巴黎的美国记者协会主席阿尔杰农·多尔蒂（Algernon Dougherty）引荐玛莎。多尔蒂先生放下自己的工作，亲自带着玛莎会见各种重要人物，并向她提供大量重要的信息。他还送给玛莎几张私人名片，以此向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士推荐玛莎，名片的背面写着："她是我们的一员，希望尽一切努力给予她帮助。"[12] 玛莎也确实获得了不少帮助。虽然当时官僚主义和暗箱操作之风盛行，玛莎依然可以渗透到法国汽车行业的内部。

有一项活动与"纽约市至布法罗城汽车耐力测试"类似，即一组车队从巴黎出发，前往尼斯。在这次活动中，两辆美国汽车抢尽了风头。玛莎报道了此次活动，并撰写了其他一些与汽车相关的文章。有一个场景玛莎觉得特别有趣：一名警察发现一个出租车司机开车不认真，于是把汽车拦下来，自己跳上驾驶座把车开到了警察局。

玛莎的文章记录了汽车设计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人们给汽车安装了挡风玻璃，这样可以减小风力，还可以防止虫子吹到乘客的脸上。她还描写了临时车篷，有些是帆布，有些是油布，*28*
可以有效防止雨水的侵袭。4 月的巴黎不是天天阳光明媚，栗树已经开满了花朵。

毫无疑问，最令玛莎兴奋的一次经历当属乘坐伯格的汽车前往凡尔赛。哈特·O. 伯格（Hart O. Berg）先生是美国汽车俱乐部的成员，他设计了一辆十二马力的房车，在巴黎进行了组装。上路的那一天，伯格邀请玛莎参加汽车的速度测试。伯格与玛莎坐在汽车的前排，机械技师坐在后排。他们从香榭丽舍大街出发，时速约为二十英里。此次试乘描写当中有一部分令人难忘：

> 马车纷纷给灰狗汽车让道。汽车快速而敏捷地穿行在上千辆马车之中，犹如一只身手矫健的动物，所有的猎物都是它的囊中之物。
>
> 汽车从马路的一侧甩到另一侧，在擦到双座四轮马车或者快要撞上贫民区的时候，它又一拐方向，飞快地向前奔驰而去。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人都远远避之，但也有一些女士避之不及，吓得傻愣愣地站在原地，直到汽车绕身而过，她们才转过身来看车。司机紧紧地握着控制杆，稍有不慎，数十人将会在几秒钟之内被汽车撞倒。

玛莎在文章中记录了汽车加油的过程、汽车的造价，以及去往凡尔赛途中的美景。汽车的行驶速度非常快，她说这种感觉要远胜于“在布洛涅市闲逛”。“让我们兜风去吧。”他们穿上长外套，戴上护目眼镜（当时的汽车没有挡风玻璃，因此需要戴上护目眼镜）。他们尝试着将汽车的时速开到五十英里。“这
29 才叫体育。”玛莎写道。[13]

汽车轻而易举地爬上了第一道斜坡，玛莎一路欣赏着栗树花开的美景。但是，等汽车爬上山顶时，松树和花朵的香味便慢慢地飘散了：

> 汽车猛地一跃，开始往山下冲去。一阵强风紧紧地跟在我们身后，我们拼了命地跟它赛跑，最终我们艰难获胜。此刻我感受到了无限的力量和自由。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重获青春的浮士德，或者驾着飞机在空中飞翔的桑托斯-杜蒙（Santos-Dumont）（侨居法国的巴西航空先驱）。心头的兴奋真的难以言表！

汽车驶入凡尔赛宫，然后被拖进了一座宫殿的庭院里。汽车发动机的汽缸出了点问题。修好之后，他们再度起程。玛莎继续写道：

> 这一次，汽车全速冲下长长的斜坡，一股强风迎面袭来。

> 当汽车的速度达到最快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自己被压缩在空气里，紧接着被压缩在冰块中。我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前方的视线中出现了一股空气流。突然，前面出现一个黑色物体（另外一辆汽车），我们连忙避开，只听见空气中隐隐传来一声："谢谢你，女士！"此时，世界的尽头仿佛就在前方不远。直到汽车跑完了斜坡，我们才敢说话。司机说，如此快的速度，之前从未有过，确实需要超乎常人的胆量。[14]

终于创造时速五十英里的神奇速度了，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玛莎体验了一次未来之旅。她在一篇文章的末尾附上了伯格汽车的详细技术说明。测试结束后，伯格准备把自己的爱车运送回美国。

多年之后，还是那同一个玛莎，尽管旅行经历丰富，却不敢横穿马路，甚至低速驾车都紧张。可能她知道，现在开车的都像哈特·O. 伯格一样快，所以她害怕了。

法国之旅结束后，玛莎于 1902 年 5 月底返回匹兹堡。此后，她写了一系列有关当地富人的房屋和豪宅的文章。玛莎通过文字和图片，描绘了富豪们那些漂亮而壮观的花园和房屋。这些 *30*
文字和图片占据了《匹兹堡生活索引》杂志的大量篇幅。为了介绍匹兹堡一户家庭的岛上休闲胜地，她甚至跑去了古巴。从那时起，她开始关注富人的客厅，以及那些风景如画的草坪。

玛莎的写作对象从住宅跨越到汽车，然后跨越到竞技体育。她的文章内容不仅涵盖申利汽车拉力赛、高尔夫、马术比赛，以及再度流行的网球比赛，还包括摄影、艺术品收藏、博物馆和特别展览。通过这些实践，玛莎的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些文章也会占据大量版面，并附有精彩的图片。更重要的是，最后的署名是大大的"玛莎·L．鲁特"。

对于玛莎来说，"剑桥斯普林斯汽车往返旅行"是一场真正的考验。玛莎与保罗·汤森（Paul Townsend）夫妇及其小女

儿，还有爱德华·哈梅克（Edward Hamaker）先生共同完成了此次旅行。[15] 当时是 1902 年，试想在崎岖松软的土路上行驶一百二十八英里，并且很难找到车库，即使有也是非常破旧，要在这种情况下完成此次旅行，必须具备非同一般的勇气。与巴黎至凡尔赛汽车测试不同，他们并不是为了打破速度记录，然而，由于地形的特点和汽车的性能，此次旅行注定充满了风险。

仅仅懂得如何开车是远远不够的，司机还需具备其他一些技能。途中，玛莎乘坐的汽车丢失了一块部件，幸好在同行男士们的帮助下，找到附近的一家机械修理厂为他们重新制作了这块部件。汽车的轮胎穿了两个孔，汽化器也坏了，但是他们都顺利地处理了这些问题。一场暴雨过后，道路泥泞不堪，玛莎一行只好在路上暂住一宿。在旅行中，心情愉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非常轻松地就消除了此次意外带来的不快。他们采摘了一些秋麒麟草来装饰汽车，每逢泉水处就停下车来洗脸。星期天下午四点，他们抵达剑桥斯普林斯，而他们从匹兹堡出发的时间是星期六上午九点。

在家休憩两天之后，玛莎一行重新振作精神，准备起程返回匹兹堡。回程的路途虽然短了，但却更加复杂和危险。在途中，一座桥梁被洪水冲毁了，他们只好绕道而行。绕行的道路是一条原始的崎岖山路，根本不适合汽车行驶。道路上的沙子特别
31 深，汽车左摇右摆，顺着陡峭的山路冲下去。司机“呈半蹲状，使出浑身力气握住刹车闸。险情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人敢出声”。接下来发生了最惊险的一幕：

> 一个小男孩驾着一辆四轮单马轻便马车突然出现在一段陡坡的拐弯处，我们发现他的刹那，汽车几乎撞上了马匹。司机使出全身的力气把汽车的速度减了下来，但是这匹马向后退了几步之后，居然站在原地不动了。危急时刻，一位女士从车上跳下，把马引到路边，然后同小男孩一起牵住它。这样，汽车重新高速上路。[16]

不用说，从行驶中的车上跳下来，然后把马匹安静下来的那位女士应该是玛莎。否则，如果是汤森女士的话，玛莎应该会在文章中赞扬汤森女士一番。然而，困难并不就此结束。他们接下来要爬上一段二英里长的坡，更糟的是，路面上的沙子有八英寸深。沙子不停地蹭擦水旋塞，最后水旋塞松动，水箱里的水全部流出来了，引擎烧得红烫。“汤森先生镇定地告诉车内的人，赶紧下车……”[17] 于是车上的人都下来了，他们也因此耽误了一小时的行程。终于，水箱又重新注满了水，汽车随即轰鸣起来，艰难地向上爬坡。

据玛莎描述，车上所有人的脸都被太阳晒伤了，还长起了小水泡。但是最要命的还是身体的酸痛，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如此颠簸的山路上行驶过。她说：“这种感觉比在海上旅行时五脏六腑翻腾的滋味还要难受。”[18] 当时的汽车不光没有挡风玻璃和车篷，甚至连减震器都没有。

匹兹堡越来越近了，但是他们还要完成剩下的路程。

> 夜间高速行驶令人疲惫不堪。车上的人都寂静无声，汽车以每小时十三英里的速度在黑暗中穿行。道路曲曲折折，路宽只有二十五英尺。有一次，一块木板从地上弹起，撞上汽车，然后击中了汤森先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他的胳膊几乎麻木了。汽车像一头野兽在黑暗中摇晃前进，汤森先生不得不使出全身力气把握方向，全然顾不上脑袋剧烈的疼痛。夜间行驶会遇到大量的牲畜车队，还有数不清的铁路道口，这些都给汽车行驶带来了巨大威胁。[19]

32

然而，一路上的艰难险阻并未浇灭玛莎心头的热情。她唯一的遗憾就是旅行结束了。她说她的同伴也是这么认为。在1902年，要想经常乘坐汽车，则必须具备坚韧不拔和勇敢无畏这两种品质。毫无疑问，玛莎二者兼具。很难想象，这位大胆、敢于冒险的年轻女子到了后来却变得如此平淡、胆小和安静。

许多出版商都对玛莎的写作能力和精力赞不绝口，《匹兹

堡公报》甚至将玛莎从《匹兹堡生活索引》杂志挖走。（不过几年后，玛莎又回到了《匹兹堡生活索引》杂志。）1902 年 12 月 28 日，她在《匹兹堡公报》的第一篇文章《庸俗之都》发表，这是一篇关于阿尔伯特·哈伯德（Elbert Hubbard）的采访录，讲述了他在罗伊克罗夫特出版社工作的情况。罗伊克罗夫特出版社有点类似阿米什村落，自给自足，附近的居民被称做“罗伊克罗夫特人”，他们自己制造面包、衣服和食物。他们还有自己的教堂、学校、铁匠铺和印刷厂。这篇文章占据了两页的篇幅，并且附有精美的图片。后来，罗伊克罗夫特出版社还出版了一些巴哈伊作品，并向玛莎征稿，接待巴哈伊演讲者。

凭借着《匹兹堡公报》新闻编辑职位，玛莎再次踏上了欧洲之旅。1903 年 6 月 19 日，玛莎乘坐着白星航运公司的塞德里克号汽轮离开了纽约。[20] 她在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生活了两个月，并报道了在爱尔兰举办的“戈登·贝内特国际汽车大奖赛”，玛莎成为了首位报道这项激烈赛事的女记者。她游览了不列颠群岛，然后写成文字报道。闲暇之余，她还去英格兰寻访自己的祖先。

33 对于玛莎来说，她的职业生涯早期是一个发现、消遣、探险和反省的时期。随着她不断地经历各种地域文化，学习各种新的或旧的风俗习惯，玛莎的阅历逐渐地积累起来，她的文章也更加丰富多彩地呈现在匹兹堡的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上。这些经历也为她将来不朽的事业做了铺垫。

第四章　意外事故 34

1902 年，玛莎三十岁。她是一位性情温和、自然质朴、平易近人、待人友善的人。她的身上蕴藏着一股力量，但从不咄咄逼人；她有决心，但绝不是野心；她胆大却又心细；她的好奇心永远无法满足。女性在这个男性主宰的世界里生存非常艰难，然而玛莎却保持了完好的女性特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赢得了同事们的赞美。玛莎在男士中非常受欢迎，无论她到哪个国家，总有一些男士不厌其烦地帮助她。在各种社交场合，她的身边总不乏异性相伴。但是，玛莎却不允许爱情之花绽放，她只与他们保持纯洁的友情关系，因为婚姻还不在她的计划之内。她劝退了许多认真的求婚者，她知道自己无法实现婚姻的最基本期望。

1896 年，当时玛莎二十四岁。有一次，她骑着自行车从一段坡上冲下来，车速非常快，猛然撞上了一块石头，玛莎被狠狠地摔在了地上，伤势十分严重。玛莎被送进医院进行手术。手术过后，玛莎不幸丧失了生育能力。此事对玛莎的影响特别大，并改变了她人生的方向。这件事情只有玛莎最亲密的朋友知道。后来，人们对于玛莎丧失生育能力一事还有另外一些谣传。

这次事故给玛莎的生命笼罩上了浓浓的阴影。如果早年没有遭受这种创伤，玛莎应该活得更长，忍受的痛苦更少。毫无疑问，这次手术是导致玛莎不信任医生的根源所在，她强烈拒绝任何国家的任何一家医院，即使身患重病也不踏入医院大门。

这次打击几乎摧毁了玛莎。但是，她恢复过来了，所有的痛苦都烟消云散。她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乐趣，并结识了许多男 35
性朋友，不过，与他们仅仅是朋友关系。一旦玛莎调整好自己后，

她绝不会沉陷于过去，整天怨天尤人，而是昂首向前，精彩地活好每一天。

作为一位女记者，玛莎的声名大振，工作的范围也扩大了。由于玛莎在圣路易斯博览会开幕之际短暂地去过两三次，因此在1904年，她受邀担任《匹兹堡公报》的特派记者，负责报道此次博览会。但是玛莎并不把自己局限在《匹兹堡公报》，她同时还向各家报刊杂志发表自己创作的故事，在圣路易斯的闲暇之余做一些跟杂志相关的工作。同往常一样，玛莎的文章依然那么生动，图片还是那么精彩。

当时，T．T．鲁特担任市议会主席，玛莎也经常在周末时造访剑桥斯普林斯，因此，“鲁特”这个名字频频出现在报纸《剑桥斯普林斯企业》上面。“城市改善协会”成立后，它的第一项商业活动就是邀请匹兹堡的玛莎·鲁特女士做一次有关“改善城镇”的演讲。

> 鲁特女士是一位从我们家乡走出去的女孩，她现在担任《匹兹堡公报》的编辑。她游历广泛，观察细致。对于我们城镇发展的关键问题，她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想法……此外，鲁特女士还参加了圣路易斯博览会，因此在演讲中，她将会为我们讲述一些博览会的故事。[1]

玛莎演讲的预告刊登在了报纸上。她提前几天来到了家乡做实地考察。最初，演讲的地点设在浸会教堂的礼堂里，后来由于洪水的原因，改在了卫理公会教堂。超过五百人来听玛莎的演讲，主礼堂和主日学校的教室里都挤满了人。

报纸大量报道了此次演讲，电台也播放了此次演讲。玛莎向全世界宣扬剑桥斯普林斯的美名，这座城镇焕发出了新的活
36 力。玛莎还给当地居民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演讲结束后，玛莎离开了家乡和家人，于1904年4月匆匆赶往圣路易斯博览会，将在那里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工作。

鲁特家族并不是聚居一地，而是分散各地。西尔韦斯特和

丹尼尔各自有了一个大家庭，他们的孙辈加起来总共有十四人。这些孙辈们就是玛莎堂兄弟姐妹，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结婚，有些已经为人父母了。鲁特家族中的女性在结婚后随丈夫的姓，因此在鲁特家族的家谱中包含着许多其他的姓氏，其中包括：霍普金斯（Hopkins）、霍奇基斯（Hotchkiss）、劳夫（Rauf）、罗克韦尔（Rockwell）、舍伍德（Sherwood）、斯坦福（Stanford）、斯特森（Stetson）、什鲁布（Shrubb）、托马斯（Thomas），他们都是宾夕法尼亚州鲁特家族的分支。

1905 年 7 月 12 日，鲁特家族首次举行了一次家族团聚活动。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团聚所有家族成员，大家相互认识。此次活动还选出了团聚活动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活动的具体细节：T. T. 鲁特担任主席，莫顿 • 鲁特（Morton Root）担任副主席，威尔 • 鲁特（Will Root）担任秘书长，露西 • 鲁特、乔治 • 斯特森（George Stetson）夫人、艾拉 • 斯坦福（Ella Stanford）女士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没有任命财务主管。

此次团聚活动还准备了一场音乐表演，以及鲁特家族的历史回顾。玛莎在活动上发言说，让子子孙孙牢记家族的根源，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共有七十位亲戚参加了此次活动，分别来自美国的东部和中西部，他们之中有医生、教育家、牧师和律师。鲁特家族聚在一起非常开心。这次团聚活动后来发展成了一年一度的盛事，大家精心策划，共同分享愉悦。

第二部分 搜寻丝线

39

第五章　改变

玛莎继续在匹兹堡从事着写作和编辑的工作。她的每一篇文章下面都出现了“玛莎·鲁特”的署名，四英寸见长，用优美的爱德华字体打印出来。有一天时机到来，她从一家报纸换到了另一家报纸。1905 年中期，她离开了《匹兹堡快报》，来到了《匹兹堡邮报》，再次成为了一位社会和宗教版块的编辑。

然而，接下来的生活却出乎了玛莎的意料。她偏离了既定的生活轨道，转而走上了一条闻所未闻，从未涉及的道路。这是一条通往新世界的道路。当时，她没有意识到，她已经走到了生活的转折点，即将踏上一条截然不同的生活之路。

1908 年，世界各宗派在匹兹堡举办了一场宗教大会。玛莎负责报道此次大会。当时跟她在一起的有尤宁城的露西·伯特·斯蒂夫、梅尔·伯特的妻子，还有两位来自剑桥斯普林斯的表姐。大会结束后，许多人在“儿童餐厅”（第一家开出纽约市之外的连锁店）欢聚一堂，玛莎跟自己的朋友也在其中，她们坐在一张很大的桌子旁。

餐厅特别拥挤，几乎找不到座位。一名来自纽约名叫罗伊·威廉（Roy Wilhelm）的男子坐在了玛莎的旁边。这名男子从事咖啡生意，信仰巴哈伊教。他刚从巴勒斯坦的阿卡和海法回来，在卡尔迈勒山下拜访了巴哈伊圣地。此人后来清楚地描述了第一次与玛莎见面的情景：

我出差来到了匹兹堡，由于误了酒店的晚饭时间，他们告诉我到附近的一家儿童餐厅就餐。但是在那个时间点，居然还是那么挤，真是出乎意料……领班的女服务员好不 40
容易在餐厅的里端为我找到了一个座位，旁边是四位年轻的女士。很快我就发现，原来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宗教大会之类的活动，出席者大多为女性。我在无意间听到其中一名女士说，一些异教徒得不到上帝的指引，迷失了自己，真是太可惜了之类的话。旁边的另外一名女士兴致勃勃地拾起这个话题继续说，她相信存在一个造物主，指引所有人，不让任何灵魂“迷失”。她的话刚讲完，我就感觉到一阵沉寂，当时我迫切地想要插话进去，但是感觉压力太大，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等到她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我须站起身给她们让道。于是，我借这个机会跟她们说，刚才我无意间听到了她们的谈话，我想就谈话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

罗伊·C. 威廉，一位早期巴哈伊。他于1908年向玛莎·鲁特介绍了巴哈伊信仰。

她们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说了约有两分钟，说到我
41 跟母亲刚从中东回来，在那里拜访了一些其他宗教的领袖，他们也在祈祷，他们为人和蔼亲切，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现在都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上帝唯一”和“人类一体”之类的话。

我的这番话深深地吸引了“玛莎·鲁特”这位“《匹兹堡邮报》社会和宗教栏目编辑”，她甚至还送给我一张名片。遗憾的是，最先说话的那位女士对此并不感兴趣……回到纽约后，我寄给玛莎一本巴哈伊圣作，同时附上了一张便条。很快，我收到了玛莎充满感激的回复。但是我后来得知，玛莎把书借给别人了，自己却没有阅读！几个月后，我再次给玛莎写信，告诉她我刚好路过匹兹堡，如果她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的经纪人，我可以在火车出发前抽空见她。后来，我跟她在“农夫餐厅”见面了，相谈了两个小时左右。她兴致勃勃地听着我讲，还提出了许多睿智的问题。回到纽约后，我再次给她寄送了一本圣作。这次她认真地阅读了这本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接下来与年迈却精神矍铄的父亲，另外一个可能是朋友，一起去纽约参加了一场大会。从那时起，她对巴哈伊信仰的兴趣与日俱增。她在匹兹堡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我后来也跟这些朋友见了面。这种聚会逐渐变成了巴哈伊集会。[1]

在与罗伊·威廉见面和就巴哈伊信仰进行讨论后，玛莎真的开始阅读巴哈伊圣作了。但是，玛莎不想别人看到她阅读这些书。她把第一本圣作放在了一家药店的柜台上，药商的妻子找到了这本书，读完后竟然成为了一名巴哈伊。

玛莎后来回想起那些日子，她说：

将近一年，我不断收到威廉先生送给我的巴哈伊圣作，但我从未翻阅。我觉得不阅读有点浪费，于是就把它们邮

寄给一些见神论者领袖、思想开放的人群，以及有着“奇怪的”宗教信仰的匹兹堡人。[2]

尽管玛莎在早期排斥巴哈伊信仰，但是慢慢地，她开始认真地研究巴哈伊信仰，包括它的教义、宣言和前景等。

美国早期的许多巴哈伊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即：独立思考的能力、愿意探究新的想法、对固守已有信仰的人无所畏惧、 42
拥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旅行、探求新天启的真理。玛莎具有所有这些特质。玛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纽约、华盛顿和芝加哥旅行，与当地的巴哈伊共同探讨新天启及其意义。作为一位女记者，玛莎想首先全面了解巴哈伊信仰，然后才会全身心地拥抱这个如此重要的信仰。

桑顿·蔡斯（Thornton Chase）是第一位美国巴哈伊，1847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镇。他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担任陆军上尉，曾就读于美国布朗大学。他身材高大，面容俊朗，说话时的低沉嗓音格外悦耳，给人一种庄重的感觉。他的保险事业做得非常成功，自己游遍美国。他的公司在芝加哥设有办事处，而他正是在芝加哥接触到了巴哈伊信仰。1894 年，他在芝加哥成为了一名巴哈伊。

桑顿·蔡斯和另外一位早期的信徒亚瑟·阿格纽（Arthur Agnew）经常在芝加哥市门罗和拉塞尔大街上的金博尔餐厅见面。他们两个人与其他一些人每次坐在一张固定的桌上，一起谈论巴哈伊信仰。从中午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这张桌子就是他们的。而这段时间一过，一群律师继续占用这张桌子。律师们称这些巴哈伊为“圣人”，称自己为“罪人”。后来这家餐厅叫做“圣人和罪人之地”。

据阿格纽先生描述，当时芝加哥的一名巴哈伊加特鲁德·布依凯玛（Gertrude Buikema）女士带着玛莎去餐厅跟桑顿·蔡斯见面。他们在那张著名的桌上谈了数个小时，直到那些“罪人”进来他们才离开。数年后，玛莎告诉亚瑟·阿格纽，那天与桑

顿·蔡斯的谈话是她接受巴哈伊信仰的垫脚石。[3] 经过几个月时间的集中研究和冷静思考，玛莎于 1909 年在匹兹堡成为了一位巴哈伊。我们不知道她做出这个决定的具体日期，只知道大概是在那年春末。

巴哈伊天启中究竟有什么内容？竟足以让玛莎·路易丝·鲁特中断自己的事业，改变人生的方向？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在玛莎的头脑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玛莎运
43 用大学六年所学的知识，以及在工作中获得的经验，不断研究巴哈伊信仰。她开始思考巴哈伊信仰最基本天启的意义，竭尽全力证明它的真伪。她同时也督促别人这样做。

1909 年 9 月 26 日，玛莎在《匹兹堡邮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内容丰富，介绍了巴哈伊信仰的历史和教义。从这篇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巴哈伊教义特别强调宗教同源，这一点深深地打动了玛莎。宗教同源的主题也贯穿了玛莎接下来的一生。她引用巴哈欧拉的话："我们只希求全世界安宁与各民族幸福……所有的国家必须团结在同一个信仰下，所有的人必须情同兄弟姐妹；人类之子间的友爱与团结的纽带必须加强；宗教间的分歧必须消除，种族间的差异必须摒弃……"[4]

宗教同源的思想深深地吸引着玛莎，她在文章中称："巴哈伊天启承认每个（早期）宗教的根源都是同等神圣的……犹如同一个'太阳'发出的光芒……"[5] 在写到这个进步的天启时她解释道，上帝不断地向人间派遣使者，更新永恒不变的精神教义，给下一个时代带去新的社会教义。这些神圣的教育者同世人生活在一起，给他们带去生活准则，而世人必须遵守这些准则。每一个时代使者的名字都不一样，从历史上看，祂们总是遭到绝大多数人的辱骂和迫害。祂们的世间生活不断遭受宗教和世俗权威的非难、折磨和诋毁，因为这些权威势力相信，如果某位神圣教育者宣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就会威胁到他们在政府和教会的地位。然而，迫害和死亡无法摧毁教义，在这些圣人离世后，祂们带来的教义就会在世间繁荣。正如琐罗亚

斯德、亚伯拉罕、摩西、佛陀、穆罕默德和基督，大量追随者将祂们的教义在世间传播，这些降示世人的话语让人们代代相传。基督曾告诫世人警惕伪先知，但是祂同时说过，我们可以从先知的成果中判断真伪。玛莎也在不断研习巴孛（巴哈伊信 44
仰的先知和先驱）和巴哈欧拉（巴哈伊信仰的先知和创始人）的圣作，从祂们的圣作中判断祂们宣言的真实性。

1844 年，圣经学者认为这一年基督会再次降临人世，而正是这一年，伊朗的设拉子出现了一位灵性和智力出众的年轻人，祂声称自己为“巴孛”，阿拉伯语是“门”的意思。这位年轻人的使命就是为“上帝显示者”的降临做好准备。根据伊斯兰历法，伊历 1260 年（公元 1844 年）正好是第十二位伊斯兰伊玛目降世的日期。其他许多宗教也有应允者降世的预言，时间也正好是 1844 年。

为了寻求真相，玛莎查阅了《旧约》和《新约》，里面记载了大量关于基督降世的预言。她阅读了应验周期的开始和结束，完全沉浸在巴哈伊信仰的历史中。[6] 她在文章中写道，巴哈欧拉的出现应验了巴孛关于“上帝显示者”降临的预言。“巴哈欧拉（上帝的荣耀）”这个称号是巴孛赐予祂的，祂正好应验了圣经中的预言。巴哈欧拉是最新的上帝显示者，祂曾经被关在德黑兰西亚查尔监狱的一个黑暗的地牢里。祂遭人掷石，被施以笞刑，戴上了镣铐，最终还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最初被逐放到巴格达，祂在那里写下了第一部圣作；接着被流放到君士坦丁堡和阿德里安堡；最后被关押在巴勒斯坦海岸附近瘟疫肆虐的阿卡监狱。人们以为，至大监狱阿卡将会尘封巴哈欧拉的声音，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巴哈欧拉的圣作从阿卡监狱传到了全世界君王的手中。

玛莎根据巴哈伊信仰早期历史的描述，编录了两万多名巴哈伊追随者在伊朗惨遭迫害的历史。这些新生信仰的追随者们遭受了各种刁钻刻毒手段的迫害，迫害者想尽各种极端方法，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死在了狂热的穆斯

林手上。他们的遭遇与早期基督教信徒一模一样。

玛莎在文章中回答了人们关于巴哈伊信仰经常问的问题，
45 这些问题也曾是玛莎的疑问：为什么美国人之前没有听说过巴哈伊信仰？巴哈伊相信耶稣基督吗？玛莎解释说，作为一位巴哈伊，必须承认过去所有的宗教和先知。她引用一名巴哈伊的话说："毫无疑问，巴哈伊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不接受基督，他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巴哈伊。" 玛莎补充道，巴哈伊信仰不是一种新的宗教，而是一种"复兴的宗教"，[7] 巴哈欧拉带给世人的灵性指引与过去所有神圣先知的灵性指引没有区别，他们都为我们铺好了通往上帝之爱和人性的道路。

巴哈伊教义的简单和崇高令玛莎格外吃惊。巴哈伊圣作中描述的事件在历史上都是有据可查的，玛莎用自己理智的头脑思考着这些教义的实用性，圣作中蕴含的美及其神圣的本质深深地打动着玛莎。为了向读者阐释巴哈伊信仰的实用性，玛莎列举了一些巴哈欧拉的社会教义：全民享有教育机会、创造世界辅助语、建立世界联邦——所有的教义均旨在实现人类一体、上帝唯一、宗教同源。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玛莎不停地写作和讲演，她要向世界上所有角落的人们传播巴哈伊的其他教义，即消除一切形式的偏见、男女平等、建立世界货币体系、科学与宗教和谐发展、消除极端贫富差距、裁军和阻止战争，这些教义是人类当下发展阶段所最需的。巴哈欧拉在宣布这些原则时说，这些原则的传播依靠的是人道主义组织和政府，而不是宗教机构。巴哈伊相信，巴哈欧拉的圣作是通向一个团结世界的垫脚石，为上帝天国（自有记载的宗教历史之初上帝就已允诺世人）在世间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些教义看似不切实际，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每一步的行动却是实际可行的。

巴哈伊原则和历史，以及巴哈欧拉的圣作让玛莎感触良多。
46 就像罗伊·威廉和桑顿·蔡斯为玛莎打开了一个新的灵性世界一样，玛莎也迫不及待地想跟自己的读者分享天启的意义。除了以上两位指引者之外，玛莎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指引者——

阿博都-巴哈。

1892 年巴哈欧拉升天后，祂的儿子“阿巴斯 • 埃芬迪”成为了圣约中心，“阿巴斯 • 埃芬迪”后来更名为“阿博都-巴哈”，即“荣耀之仆”。整个巴哈伊世界都接受阿博都-巴哈的指引，巴哈欧拉圣作的阐释权也归于祂。阿博都-巴哈曾跟随父亲遭到驱逐，一起关押在阿卡监狱。

1909 年（同年玛莎 • 鲁特皈依巴哈伊信仰）阿博都-巴哈仍然生活在阿卡，而此前祂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名政治犯关押在阿卡监狱。西方的媒体，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媒体，大量报道阿博都-巴哈的地位和圣作。在此之前，这些媒体曾连续数年报道巴哈伊和早期巴孛追随者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与此相关的系列事件。西方媒体还报道了大量其他的内容，包括巴孛遭到驱逐以及在伊朗的大不里士殉教、巴哈欧拉被关押、巴哈欧拉的宣言，以及巴哈伊对巴哈欧拉无比崇敬的爱，他们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阿卡朝圣，渴望一睹上帝显示者的荣光。[8]

自 1893 年巴哈伊信仰在美国公开传播以来，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美国的好几个城市都已经有了巴哈伊的踪影。1898 年，第一批西方朝圣者前往阿卡朝圣，并且获许同阿博都-巴哈见面。按照法律严格来讲，只要他们身处阿卡狱城，这些朝圣者的身份就是被关押的犯人，但是他们却幸福地沉浸在阿博都-巴哈爱的阳光和灵性世界中，而这种幸福在外面的世界早已销声匿迹。

这批朝圣者回国后，他们将自己的经历讲述给那些渴求的朋友们。在这些朋友当中，有些当时就接受了巴哈伊信仰，有些则亲自前往东方，欲探究巴哈欧拉宣言的真伪，并感受巴哈伊信仰的灵性芬芳。

玛莎在美国能够拥有罗伊 • 威廉和桑顿 • 蔡斯两位先辈的指导，这是她莫大的财富。罗伊 • 威廉和桑顿 • 蔡斯都见过最完美的典范和上帝先知之子阿博都-巴哈，他们同坐一席，亲耳 47
聆听着阿博都-巴哈向他们传导荣耀和完美的教义。1908 年罗伊 • 威廉与玛莎在匹兹堡的儿童餐厅见面时，他刚从阿卡回来。

但是，他不是以巴哈伊的身份去的，而是给自己的巴哈伊母亲做个伴，因为他担心母亲独自一人在那个异国他乡的中东城市受到欺负，没有他的保护很危险。罗伊·威廉是一名保守的生意人，做事情很有计划，他去海法丝毫没有改变母亲信仰的意图。然而，等他回来之后，他却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巴哈伊，坚定地相信巴哈伊教义。桑顿·蔡斯是美国的第一位巴哈伊，他也在1907年去海法拜见过阿博都-巴哈。在那里，他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满意的解答，任何疑惑都消除了。

罗伊·威廉和桑顿·蔡斯这些人不仅拥有敏锐的灵性，而且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他们的生意也做得格外成功。他们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依靠的是正直诚实的品格和崇高的道德准则。他们工作勤勉刻苦，成功地把经商和为巴哈伊信仰服务高度地结合了起来。他们不仅取得了世俗的成就，而且还取得了灵性的成就。玛莎决心以他们为榜样，为自己制定目标，一定要做出一番卓越的事业来。她对巴哈伊信仰的灵性指引充满着敬畏和赞叹，她的生活重心也因与巴哈伊信仰的邂逅而发生改变。从此，玛莎与巴哈伊信仰结下了不解之缘。

新闻搜集占据了玛莎的全部工作时间，但是在工作之余，玛莎开始越来越关注巴哈伊信仰。玛莎曾经给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市的海伦·古多尔（Helen Goodall）写过一封信，从此信中我们可以对玛莎当时的情况略知一二。古多尔夫人带着自己的女儿艾拉·古多尔·库珀（Ella Goddall Cooper）于1908年前往巴勒斯坦拜访巴哈伊信仰的圣地，并记录了此次经历。下面这封信写于1909年，写信人地址为：匹兹堡市科尔塔特广场223号。这是玛莎作为一名巴哈伊的第一份交流记录：

亲爱的古多尔夫人：

48 我是一名巴哈伊。纽约华尔街104号的罗伊·C. 威廉先生在1909年1月23日（即在农夫餐厅的那次长时间谈话，作者注）向我传导了巴哈伊天启。我们于1909年8月29

日在匹兹堡市成立了灵理会，宾夕法尼亚州威尔金斯堡市丽贝卡街432号的埃塞尔·汉纳（Ethel Hanna）女士担任秘书。

玛莎接下来让古多尔夫人联系汉纳女士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刚刚结婚，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贝弗利市。汉纳女士觉得自己的这个朋友可能会对巴哈伊信仰产生兴趣。罗伊之前告诉过玛莎，古多尔夫人的家境十分优裕，因此玛莎建议古多尔夫人亲自登门拜访这个朋友，不然的话，如果这个朋友家境贫穷，她就可能不愿意去富人家里。玛莎还提到，汉纳女士来自牙买加，匹兹堡“巴哈伊小组”的五位成员中还有两位也来自这个国家。玛莎给古多尔夫人写信说：“我知道你一定会跟米勒夫人相处得很好，因为你是一名巴哈伊。”玛莎还告诉古多尔夫人，《匹兹堡邮报》已经刊登了一篇她的文章，内容关于巴哈伊天启，她准备送给古多尔夫人一份。上述这封信由玛莎亲笔写成，信纸为蓝色，信的末尾还附上了玛莎的签名“玛莎·L. 鲁特（《匹兹堡邮报》编辑）”。[9] 从此，玛莎把自己的工作和服务巴哈伊信仰结合在了一起，她要将巴哈伊同全世界人们联系起来，为了这个目标，她奋斗了将近三十年的余生。

玛莎的文章在《匹兹堡邮报》上一经刊登，她就购买几百份报纸样本。在三位朋友的帮助下，她把这些报纸邮寄到全美国，乃至全世界。有些样本送给了她的巴哈伊朋友，希望它们可以在当地用作传播刊物；有些样本送给了阿卡的阿博都-巴哈以及其他对此感兴趣的人士。

此时，玛莎的生命已经开启了新的篇章。玛莎首篇巴哈伊信仰的文章获得发表，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样的成就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

同过去一样，但凡出现新的天启，固有信仰的守卫者总是不分是非，千方百计地阻挠新信仰教义的传播。不过，玛莎对 49
此已经早有准备，因此她在处理此类问题的时候总是得心应手。有一次，罗伊·威廉准备在匹兹堡酒店发表一次演讲，当时一

个刚从伊朗回来的传教士走进场内，要求跟鲁特女士交谈。玛莎把他带到隔壁的一间房间，她发现此人不怀好意，欲破坏演讲现场，于是她坚决要求此人离开会场。这样，这次演讲按原计划顺利进行，没有受到丝毫干扰。

在玛莎成为巴哈伊的那一年，美国和加拿大的巴哈伊在芝加哥举办了首届全国大会。玛莎总是热衷于投身到各种活动的核心工作，因此很快她就参与到了这次全国大会的筹备工作。从 1911 年起，只要她在美国，她就担任匹兹堡的代表或者预备代表。1914 年，匹兹堡没有代表参加，但是大会还是给玛莎送去了特别的问候。

鲁特家族并不太在意玛莎的“新宗教”。1910 年，玛莎的父亲陪她一起去纽约参加了全国大会，父亲并没有强烈反对女儿与巴哈伊信仰有关联。其他家人对此也是不屑一顾，他们没有丝毫的兴趣同玛莎一起探求巴哈欧拉的宣言。

在玛莎早期的巴哈伊生涯里，对她触动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阿博都-巴哈访问美国。1908 年，土耳其青年革命推翻了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Abdu'l-Hamid），释放了全部的宗教和政治犯人，其中就包括阿博都-巴哈。在历经了几乎四十年的压迫与囚禁生活之后，祂终于重获自由。1909 年，苏丹遭到废黜，“大暗杀”统治也宣告结束。

在那一年，阿博都-巴哈将巴孛的骨灰安葬在了卡尔迈勒山上新建的陵殿里，从此结束了骨灰四处转移、东躲西藏之苦。同时，这也为巴哈伊提供了一个新的朝圣地点，即巴孛陵殿，全世界的游客都可以聚集于此。

50 此时，教长（巴哈伊这样亲切地称呼阿博都-巴哈）已经将目光投向了西方。祂从埃及出发，前往伦敦和巴黎，一路上吸引了宗教和世俗团体的极大关注。1912 年 3 月 25 日，祂乘坐塞德里克号汽轮从那不勒斯出发，于 4 月 11 日抵达纽约。此次访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祂来到美国的消息传遍了全国，记者和摄像师争先采访祂，纷纷刊登祂的言论。各家报纸大量宣传祂

的到来。据一家报纸报道，阿博都-巴哈此次访美有两个目的：其一，祂想作为一名普通的游客游览美国的风光；其二，说服更多的人努力创建世界和平。祂的美国之行并不是让人们皈依巴哈伊信仰。[10]

阿博都-巴哈生命的每一刻都在传导巴哈欧拉的团结教义，因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祂从未想过哪怕短暂地停下工作，以游客的身份到处观光。阿博都-巴哈在美国四处奔波，给无数的观众发表演讲，不论观众人数是多是少，演讲的内容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等话题。在祂的演讲中，祂总能把一些问题同相应的解决方案清晰明了地呈现给听众，因此，听众们会不自觉地开始关注巴哈伊信仰的基本教义，还有许多人会进行更深一步的探寻。在一座基督教唯一神教派教堂，祂声称自己此行的目的是，“在东西方连接起团结之纽带，搭建起共识之桥梁，让上帝之爱普降全世界……”祂还向巴哈伊“阐明了巴哈欧拉天启和教义的基本原则”。祂希望巴哈伊也能向美国人民传导教义，让这些教义注入“他们的头脑、心灵和生命”。[11]

那些冷漠的记者们几乎都放下了自己的轻浮和质疑，深深地被阿博都-巴哈的才能、智慧、灵性和热情所感动。他们自己也做了一些调查和思考，没有发现阿博都-巴哈半点虚假之意。他们都很喜欢阿博都-巴哈，祂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祂不停地在全美国的农场、教堂、俱乐部、大学和礼堂发表演讲，而祂的每一次出现都会以大标题的形式见诸报端。《纽约晚邮报》的一名编辑如此写道：

51

> 不要嘲笑阿博都·阿巴斯（即阿博都-巴哈，译注），祂是一位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总是受到人们的嘲笑。但是嘲笑过后，世界又会拥抱和采纳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经过吸收，又构成了世界的经络。
>
> 阿博都的观点是，所有的宗教其实是一样的，它们来自同一个源泉……

> 阿博都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当代的事物和古代的事物同等优秀。因此，这位留着白胡子，裹着白头巾的人，不论祂是在百老汇还是在阿卡的一间温馨的房间里，祂都是我们熟悉的那位领袖……
>
> ……有一名宗教教师的观点同阿博都非常相似，他甚至说："没有犹太人或希腊人之分，没有束缚和自由之分，没有男性或女性之分。"……阿博都是一位神秘的东方人，祂赞成妇女参与选举，同时还喜欢百老汇。祂无愧于报纸上的报道。[12]

除了记者之外，许多巴哈伊也在等待阿博都-巴哈的出现，希望一睹为快。阿博都-巴哈没有让他们失望，祂将自己的灵魂，以及对人类和世界无限真挚的爱，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玛莎也在等待之列，她也想亲眼目睹阿博都-巴哈，借此机会证实从阿卡回来的人们所言是否真实。玛莎尽量参加阿博都-巴哈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任何一场演讲。她还同自己的朋友露西·伯特跟随阿博都-巴哈到达了芝加哥。5 月 1 日，阿博都-巴哈在那里为巴哈伊灵曦堂举行了奠基仪式。同任何巴哈伊或非巴哈伊一样，玛莎被祂的言语、态度、灵性和天启深深地感染。祂的言谈举止中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和能量，驱散了灵性之人心中的全部消极情绪。祂用自己的热情和活力向人们传播着振奋人心的正确观念，努力为世界和平铺就道路。

按照计划，教长将在费城举行一次演讲。费城是雷维尔家族的所在地，他们虔诚地为巴哈伊信仰服务。然而，玛莎希望阿博都-巴哈也能造访宾夕法尼亚州的另一端，即匹兹堡市。5 月 7 日，玛莎如愿安排了阿博都-巴哈在匹兹堡的见面会，此时
52 距教长来到美国还不到一个月。抵达匹兹堡之后，阿博都-巴哈下榻在申利酒店，祂在自己的房间里接见了来访的朋友。到了晚上，大约有四百名观众聚集在申利酒店大堂观看祂的演讲。演讲结束后，祂还会见了一些学者和教育家。

《匹兹堡邮报》并没有对阿博都-巴哈进行深度访谈，也没有通栏大标题。相反，报纸对此次谈话只做了一个简要的报道，还附上了祂的照片，不过却把祂的地址误写为“波斯德黑兰”。尽管如此，这篇文章还是强调了祂为世界和平、男女平等和人类一体所做的努力。

匹兹堡是安德鲁·卡内基的故乡，他那数百万美元的捐款极大地丰富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包括建造了大量的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及其他难以数计的慈善项目。从巴哈伊的教义中，安德鲁·卡内基看到了解决世界问题的道德与和平之道。于是，他主动提出捐赠一大笔钱，在芝加哥附近建造一座巴哈伊灵曦堂。但是，不管是建造一座建筑还是其他活动，只有巴哈伊成员才有资格向巴哈伊信仰捐赠财物，因此教长没有接受安德鲁·卡内基的捐赠。不过，卡内基先生后来确实收到了教长的一封邀请信，并受到了教长的拜访。

次日早晨，即 5 月 8 日，阿博都-巴哈离开了匹兹堡，继续祂在美国的伟大之旅。到 1912 年 12 月 5 日离开美国之时，祂已经穿越了美国的东西海岸，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州，几乎每一个重要城市和村落都有祂的足迹。祂在教堂、福利机构、礼堂、酒店大堂、犹太教堂、大学均发表过演讲，祂到处向人们传播团结与和平的天启。祂跟人们讨论男女平等、经济、历史和宗教等话题，并告诉人们怎样将这些话题融入到个人生活中去。

在阿博都-巴哈访美期间，玛莎与教长有过两次私人交谈。其中一次是在匹兹堡，当时教长送给了她一朵白色的玫瑰，这是玛莎最喜爱的花，此外还赠给了她一瓶玫瑰香精。当教长将玛莎的头靠在自己的肩上，给她的灵性注满爱时，祂一定感受到了玛莎崇高的灵性，以及她为传播巴哈伊信仰所蕴藏的无限能量。 53

阿博都-巴哈还是一位出色的医生，能够安慰别人的痛苦。玛莎告诉教长说，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胸部长了一两个肿块，但是她又不想去看医生。教长建议她使用明矾（硫

酸铝），这种东西可以消除肿块。不过，教长并没有告诉玛莎药品的使用方法。结果玛莎冲服了明矾，而不是把它涂抹在感染处。玛莎的方法效果并不佳，过程也很痛苦。这种疗法她坚持了多久无人知晓，但是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她的病情确实得到了缓解。从四十岁开始，她不停地搜集信息，总结经验，为接下来服务信仰做好准备。她人生的第二次事业已经初见雏形。在此次美国之行中，教长的温和与智慧触动了玛莎生活的方方面面，祂预言了未来世界人类的团结，引导玛莎更加努力地为圣道服务。

如果工作允许，玛莎尽量随同阿博都-巴哈参加各种聚会。在这个过程中，玛莎逐渐加深了对巴哈伊天启的理解，知道如何在生活中付诸实践。6 月 29 日，罗伊·威廉在新泽西州西恩格尔伍德市的家中举办了一场名为“团结之宴”的户外野餐，他还特别邀请了玛莎·鲁特。这是玛莎最难忘的一次聚会，也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聚会。很多年后，玛莎每年都会记起这次“值得纪念的户外野餐”，它已经成了玛莎最美好的记忆。从那时起，每年的6月29日，不管玛莎身在何处，她都会腾出这一天的时间，做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重新回味 1912 年的那次聚会。玛莎经常给罗伊·威廉及其母亲写信，信中总不忘提起与阿博都-巴哈在一起的那次户外野餐，并感激他们邀请她参加。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情，那就是阿博都-巴哈离开纽约前夕，玛莎参加了祂的聚会。当时在场的还有瓦利奥拉·瓦尔加（Vali'u'llah Varqa），他是阿里-穆罕默德·瓦尔加（Ali-Muhammad Varqa）之子，鲁霍拉·瓦尔加（Ruh'u'llah Varqa）之兄。他的父亲和弟弟由于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宁死不屈，终于在伊朗同时殉道。父子俩的悲痛事迹为巴哈伊树立了一个深刻的榜样。
54 阿博都-巴哈向在场的朋友们讲述着这两位殉道者的故事，并把瓦利奥拉拉到自己的身边坐下。这对父子的故事如此感人，它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教长的记忆中了。当教长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祂“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静悄悄的客人们听到了祂的哭

泣声”。二十年后，玛莎造访了伊朗，她写下了瓦尔加家族的感人事迹，并称他们为“波斯的白玫瑰”。[13]

很快，阿博都-巴哈准备离开纽约，乘船前往欧洲。在回海法之前，祂计划在欧洲待几个星期，向那里的人们传播天启。离开纽约的前几天，祂一直跟巴哈伊们生活在一起，只接受了一两次外出邀请。祂教导这些巴哈伊们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巴哈伊，如何传播教义，如何让生活充满爱——不仅仅是容忍，更应该爱所有的人。祂的这番话加深了巴哈伊们的认识，教导他们要宽以待人，深化了巴哈伊天启的人性意义，并且鼓励巴哈伊们去发掘大多数人潜在的灵性。祂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为世界和平铺就道路，并鼓励巴哈伊以此为榜样。当祂踏上凯尔特号汽轮的时候，祂最后说了这样的话：“你们的努力是崇高的。你们要全心全意为圣道服务，也许有一天，你们的努力会点亮世界和平之灯……”[14]

1912 年 12 月 5 日，阿博都-巴哈乘船离开了纽约港，但是巴哈伊朋友对祂依然恋恋不舍，所有的人都深深地被祂感动。在这些人中，许多人的生命因阿博都-巴哈的到来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玛莎 • 鲁特就是其中之一。

阿博都-巴哈离开之后，玛莎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不过，她用满满当当的工作和巴哈伊活动填补了这种失落感。她开始给报纸写故事，写文章；走访亲戚；安抚患有哮喘的父亲；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因心脏病而行动不便的母亲。在教长离开后的几个月里，玛莎结识大量的巴哈伊朋友，同时，她还不忘传播巴哈伊信仰。

罗伊 • 威廉成为了玛莎最亲密的朋友。玛莎也非常喜欢罗伊的父母，他们简直亲如玛莎的父母。威廉夫人是一位热情活泼的妇女，遇事喜欢刨根问底，个性独立，喜欢冒险，恰似一个老年版的玛莎。

1913 年 8 月，这四个人（玛莎和威廉一家）经过精心计划，在新英格兰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汽车旅行。他们每个人都 55

罗伊·威廉（右）与父母J．O．和劳丽·威廉，玛莎称后者为她的第二位父母。

分配了相应的职责：罗伊是首席工程师，J．O．威廉先生负责传导，威廉夫人担任诗人兼厨师，玛莎担任领航员。他们还给驾驶的那辆汽车起了一个绰号“贵妇人”。这是一段纯真幸福的经历。他们抛下了城市的喧嚣和负担，把自己的灵魂浸润在大自然的美景中。他们享受着晚间的游泳和早晨的美味，四处拜访朋友，学会了相互理解和欣赏。

旅途中，罗伊不时蹦出的幽默令大家欢笑不止。每次遇到问题都是一段新冒险的开始。恐怕没有哪四个人能像玛莎、罗伊及其父母一样快乐幸福地在一起度过三十天，无任何嫌隙纷扰。这次旅行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他们把这份感情一直
56 延续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次经历真的太愉快了，玛莎和罗伊忍不住写了一篇关于此次旅行的文章，并且发表在《柯利尔》杂志上，这份杂志是当时美国最流行的周刊之一。这篇文章还附上了一些图片，包括满载四人的汽车、支撑起来的帐篷、旅行者的照片等。[15]

这种幸福的经历大大丰富了玛莎的早期巴哈伊生活。她现在已经拥有足够的信心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把自己的才能通过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示出来。在接下来的任务中，她会将这些才能发挥到极致。

第六章　转变之风

57

阿博都-巴哈的美国之行对玛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开始更加深入地研习巴哈伊圣作，从中获得生活的指引。然而，玛莎并不满足于此，从她成为一名巴哈伊之初，到新土地上传播巴哈伊信仰的想法就深深地吸引着她。1911 年，玛莎提议进行一次长期旅行传导，但是遭到了阿博都-巴哈的否定，因为一位女士独自一人旅行极其危险，特别是在中东。1912 年教长访问美国期间，玛莎通过罗伊·威廉再次向教长提交了一份世界传导旅行的计划，经过一番长时间的讨论后，教长勉强同意了这份计划，不过前提是玛莎在旅行期间必须照样拿到工资，因为祂不希望玛莎陷入经济困难。尽管如此，教长还是没有完全赞同玛莎的提议，祂真心地希望玛莎暂时留在匹兹堡。罗伊告诉玛莎：

> 从祂的说话中看得出，祂觉得你一旦踏上这条艰辛的旅行道路，前方的情况将会对你非常不利，就以波斯来说，甚至危险。祂还说，在那里的开销可能也会比你预想的多，因为现在的情况已经跟以前不同了。

作为玛莎的朋友，罗伊向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且还不忘调侃几句，缓解一下玛莎失落的心情：

> 玛莎，我也觉得创造条件去旅行实在太辛苦了，也不值当。我认为你要时刻准备着，机会来了就抓住，机会没来就躺着等。我觉得你的机会还没有到来，但是，我打心底知道它会到来的。[1]

58

1914 年，玛莎感觉时机已经成熟。她决定亲自去看看世界其他地方的巴哈伊是否真的遵循阿博都-巴哈的言行举止，看看巴哈伊信仰的准则是否改变了他们的为人处事。因此，她辞掉了报社的工作，联系了一些出版刊物发表自己的文章，开始准备自己的环球之旅。然而，当时的世界局势十分恶劣，各国之间紧张对峙，战争的阴霾正笼罩着全世界。

在当时，妇女独自旅行并不多见，尤其是在东方国家。甚至在欧洲这个现代和远古交汇之地，也不适合妇女独自旅行。

此时，护照成了玛莎旅行的新需要。她办理了自己的护照，以及一些目的地国家的签证。护照的签发日期为 1915 年 1 月 18 日，证件号码为 47702，由当时的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签字。护照上这样描写玛莎的身体状况："年龄：四十二岁；身高：五英尺三英寸；前额：高；眼睛：蓝灰色；鼻子：正常；嘴：紧实，大；下巴：方；头发：灰褐色；肤色：浅色；脸型：长。"[2] 护照还注明了玛莎此行的目的，即以报纸和杂志记者的身份游历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埃及、叙利亚（海法、阿卡、耶路撒冷）、印度、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锡兰等国。

虽然玛莎喜欢温暖的天气，但是她已经等不及天气转好。1915 年 1 月 30 日，正值隆冬时节，玛莎乘船离开了纽约，开始了她的首次环球之旅。

玛莎每到一处就会给朋友写信，但是我们对她此次旅行知道的并不多，特别是在欧洲的那一段旅行。我们没有找到她在热那亚、米兰、雅典或马德里的旅行记录，只是零星发现了一些有关当地事件的报道。在那些信件当中，好像只有中东和远东的信件保存了下来。玛莎途经了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然
59 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和第勒尼安海抵达那不勒斯，接着到达热那亚，她继续前行，抵达撒丁岛，最终于 3 月份在塞得港登岸。这一路上，玛莎还报道了在意大利发生的那场地震灾难。整个旅途中，她在埃及停留的时间最长。

旅途中，玛莎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并把它们做成了幻灯片，可以利用灯光投影观看。这在 1915 年来说可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但是事实证明，在接下来的年月里，这些幻灯片给玛莎的巡回演讲带来了极大的方便。[3]

玛莎在整个旅行中一直盼望着到达海法和阿卡，然后参观巴孛和巴哈欧拉的圣地，亲眼目睹阿博都-巴哈。此外，玛莎还身负一个专递员的任务，她要负责将罗伊·威廉价值两千美元的黄金转交给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在自己的农场种植了大量的小麦，然后将它们捐赠给那些病难和穷苦的人们。

但是，当玛莎到达埃及的塞得港之后，她发现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巴勒斯坦已经陷入了战火，正被德国和土耳其的军队占领。当局也不允许玛莎或者任何游客进入巴勒斯坦。人们不断从海法和叙利亚撤出，阿博都-巴哈也坚持让巴哈伊撤离。但是祂自己却留在了那里。[著名的巴哈伊传导者卢阿·格青杰（Lua Getsinger）最终也从海法撤到了埃及，但是那时已经入夏了。]

玛莎历尽了千辛万苦，最终却无法见到阿博都-巴哈。不过，她下定决心要完成专递员的任务。玛莎找到了美国驻埃及的总领事亚瑟·加雷尔斯（Arthur Garrels）寻求帮助。加雷尔斯先生走了一些关系，最终获许让别人代替玛莎携带黄金入境。加雷尔斯先生在希腊和日本均担任过外交工作，在以后的许多年里，玛莎从他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帮助。虽然玛莎完成了专递员的任务，但是命运弄人，旅行的目的地近在眼前，却又无法靠近，这让玛莎格外失望和难过。

虽然玛莎的心愿未遂，但是她在埃及也不是一无所获。1915 年 3 月 13 日，玛莎抵达了亚历山大市。在那里，她遇见了穆罕默德·赛义德（Muhammad Sa'id），这是玛莎离开美国后遇见的第一位巴哈伊。穆罕默德·赛义德在一所漂亮的政府学 60
校担任教师，可惜这所学校很快因为战争而被迫关闭。穆罕默德·赛义德去年暑假刚与阿博都-巴哈有过短暂的见面，因此，

玛莎从他那里得知有关阿博都-巴哈的第一手消息。然而，他在海法只待了两天就被阿博都-巴哈派送回来，大大缩短了他的逗留时间。他非常失望地离开了海法。然而就在他离开海法的第二天，奥地利大公遭到枪杀，战争随之即来。那时，穆罕默德·赛义德才恍然领悟到阿博都-巴哈的智慧和远见。若不是教长当初叫他离开，恐怕他现在就无法回家和工作了。

玛莎还与穆罕默德·赛义德的妻子和朋友见了面，并且同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特别的时光。当玛莎看到，一个来自美国的她和一个拥有古老的埃及血统的穆罕默德·赛义德能够走到一起，以巴哈伊的方式互相问候，并且通过巴哈伊信仰了解了彼此的目标和理想，她的内心无比愉悦。

穆罕默德·赛义德对玛莎说，自阿博都-巴哈访问美国和欧洲之后，巴哈伊们强烈建议教长不要回海法，他们担心教长会遭到生命危险或者牢狱之灾。但是教长告诉他们，在随同巴哈欧拉囚禁的那些年里，祂已经历了无数的折磨和斗争，同那些折磨和斗争相比，现在任凭敌人怎么对付祂，祂都能够承受。有些巴哈伊恳求说，巴哈伊信仰需要祂的存在，教长回答说："圣道自有捍卫者保护。"[4]

巴勒斯坦当时仍处在土耳其政府的统治枷锁之下，狂妄的总指挥官贾迈勒·帕夏（Jamal Pasha）扬言要在十字架上钉死阿博都-巴哈及其所有追随者。直到英国胜利，把土耳其人和德国人驱逐出去之后，教长才得以脱离险境，巴哈伊信仰才得到肯定和承认。阿博都-巴哈在战争岁月中自己种植小麦，供养普通大众，因此，祂被授予了爵位。

玛莎还得知，尽管海法遭遇了饥荒和灾难，还笼罩在大屠杀的阴影之中，但是阿博都-巴哈的处境仍很安全。据一个从海
61 法来的难民（不是巴哈伊）说，教长每天从卡尔迈勒山上下来，到海法鼓舞和安慰那里的人们。这个难民还告诉玛莎："他们很喜欢阿博都-巴哈，如果祂需要食物，他们哪怕爬着也要给祂送去。祂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们，不惧怕任何危险。"[5]

玛莎在埃及待了大约六个星期，她希望政治局势赶紧好转，这样可以获得进入海法的机会。与此同时，她在不停地观察和记录着周围的事情，这个世界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玛莎现在已经不再撰写有关社团、汽车、博物馆或者马术表演之类的报道了，她报道的重心转向了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

在埃及，除了与巴哈伊见面和交流经验之外，玛莎还担任了新闻记者的工作。她亲眼见过军队的备战情况，有一次，她看到五万殖民地军队、四万法国军队，以及数千英国军队列队穿过埃及的街道，乘船奔赴达达尼尔海峡。奇怪的是，报纸对此事却只字未提。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加速了各国的军事准备，此外，由于人们的宗教信仰相互冲突，犹太人的转移和安置也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玛莎在文章中写道，四到六千犹太人被奥斯曼帝国驱逐出巴勒斯坦，他们幸好得到了一艘美国战舰的相助。他们从雅法和海法撤离，然后被送到了亚历山大市，这真是美国战舰的一项善举。玛莎对此有一句名言："摩西获得了美名，因为祂带领孩子走出埃及，来到了以色列；田纳西号获得了美名，因为它把孩子们从以色列带回了埃及。"[6]

玛莎采访了一些犹太难民，报道了他们在离开巴勒斯坦之前的悲惨境地。她了解了这些年巴勒斯坦的政治局势，以及犹太人和压迫者之间的历史关系。一名商人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讲述了以色列的近代历史：

> "土耳其人直到最近才开始憎恨犹太人，因为他们惧怕犹太人如果建立国家后的潜在力量。德国人认为，犹太 62
> 人会对他们的商业发展造成威胁……犹太人移民到耶路撒冷有两个主要的目的：其一，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生活中心；其二，在这些分散的犹太社区中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

玛莎发现："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场全国性的灵性运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将会扼杀全国范围犹太人的灵性。"[7]她还报道

了耶路撒冷萧条的经济情况。由于石油减产，没有足够的资金保证必要的灌溉，当地的橙子产量大幅减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这场经济危机。这篇报道寄给了一家著名的美国杂志，玛莎还在旅行途中的时候，这篇报道就刊登出来了。

玛莎在埃及游历了大量的城镇，除了巴哈伊之外，她还与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进行交流。后来她逐渐意识到，同阿博都-巴哈见面的机会基本上已经无望了，于是她在4月24日乘船前往了印度。然而，玛莎不知道的是阿博都-巴哈的两封信已经在邮寄的途中，两封信的日期分别为4月20日和21日。其中一封信的内容如下：

> 赞美归于上帝，我们能够平安健康。到目前为止，道路仍被封锁。此时恰逢有人准备起程，故托他将此信转交与你。
>
> 转告所有朋友，我们身体健康，一切平安。此外，尽量带威廉先生的捐款来海法。我真诚地希望天降恩惠，上帝赐予你神佑。若不能来海法，请在塞得港将捐款转交给赛义德·贾瓦德（Siyyid Javad）或者阿迦·艾哈迈德·亚兹迪（Aqa Ahmad Yazdi），然后返回美国。

第二封信交给了同一个邮差，信中讲述了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

> 如果来海法，千万不要携带任何纸质材料，哪怕账本都不行。也不要携带任何书籍和手册，他们高度怀疑任何书写材料，哪怕是账本。你先去塞得港与阿迦·艾哈迈德·亚兹迪会面，从塞得港来海法。[8]

63

如果当初玛莎看到一丝希望，她都会留下。在她向印度出发之前，她完全不知道这两封充满鼓励的信件即将到来。

在接下来的旅行中，玛莎到达了红海，然后穿过亚丁湾和阿拉伯海，抵达印度的西海岸，最终在孟买停下来。对于

此次印度之旅，我们知之甚少。不过，玛莎至少给一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人就是梅尔万·科索洛夫（Merwan Khosrove）。他永远不会忘记玛莎对他人的影响力：

> 1915 年，孟买有幸迎来了玛莎·鲁特女士。当时我刚十几岁出头，在浦那的一所学校上学。我的父亲去孟买把鲁特女士接到了浦那，在浦那短暂停留之后，她再次回到孟买。虽然六十五年过去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当我在站台等待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见鲁特女士拿出一把梳子，然后开始梳理父亲蓬乱的头发。在那个时候，印度正处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那些“白人”看不起印度人，认为他们低人一等。当时车厢里共有两名印度人，他们都高兴地观望着这个场景。但是那个英印混血的火车售票员却显得格外诧异，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
> 父亲从孟买回来后，他告诉我说鲁特女士正需要一名翻译，准备让我去帮这个忙。我随后去了孟买，陪同鲁特女士同她的朋友见面。任何信徒见到她，都会恭恭敬敬地与她交流，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她的身上，完全忽略了我的翻译。这就是心与心的交流，不需要翻译。我之前还从未见过这样的灵性交流。
>
> 每次她与信徒见面，我总能感受到一股灵性的芬芳。她总是在不知不觉地与人交流。在她虚弱的身体中，蕴藏着一个纯洁的灵魂，她在我记忆中永远不会褪去。[9]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继续蔓延，暴动和骚乱在全世界范围内肆虐。玛莎时常怀疑自己的旅行能否继续下去。但是她还是离开了孟买，前往缅甸。她乘船抵达仰光，在那里停留了足 *64*
够长一段时间来了解战争的情况，然后，她去了曼德勒。玛莎此行收获颇丰，她见识到了曼德勒巴哈伊的活力和虔诚，这让她记忆深刻。她给罗伊·威廉写信说：“如果你认为我在匹兹堡服务圣道足够努力，那么你应该看看曼德勒的巴哈伊。”[10]

玛莎·鲁特（中间站立）与缅甸曼德勒的巴哈伊，1915 年 5 月 23 日。赛义德·穆斯塔法·鲁米一身黑色衣服站在玛莎旁边。

玛莎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而晚上有时直到凌晨一点才能睡觉。玛莎是第一位造访缅甸的美国女性巴哈伊。她居住在一个穆斯林家庭中，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他们是巴哈伊的朋友，也是“曼德勒最富裕的家庭”。玛莎在多个地方进行演讲，因此她总有源源不断的访客，这些人除了巴哈伊之外，还包括印度教教徒、穆斯林、拜火教教徒和佛教徒等。她在信中写道，有一位奥地利女伯爵也去了那里，“我们是那里唯一的两名女性，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11] 玛莎回到家乡后，她在《纽约太阳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地讲述了她在曼德勒的旅居生活：

> 为了让玛莎真实地体验缅甸人的生活，同时提供比客栈更舒适的条件，他们把玛莎安排在了曼德勒最富裕的一个家庭。这是一座穆斯林传统住宅，玛莎在一间闺房里安顿了下来，同主人最喜欢的妻子一家住在一起。主人解释说，他打算让玛莎分别同他的每个妻子在一起生活几天。
>
> 然而，为了避免这些东方妻子们心生嫉妒，玛莎拒绝了主人的好意，一直居住在最初安顿的那间精致的房子里。[12]

我们能够理解玛莎为什么不愿意给家里写信，说自己在一个穆斯林传统住宅的闺房里生活了十天。

据玛莎描述，主人是一位乐善好施的男人，他把自己三分之一的收入都用于慈善事业。主人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邀请了许多高官到家中与这位美国客人见面。玛莎虽然没有时间写作，没有时间独处（这些都是她非常渴望的事情），但是，她依然热爱着缅甸和这里人们。她觉得自己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天堂般快乐的时光。

有一天，缅甸的一个丛林地区发来了一封电报，这个地区 *66*
大约有五百名巴哈伊，都是非常穷困的人们。电报中写道：“诚邀美国客人。”[13] 按照他们制订的计划，丛林地区专程派来了一个人，负责带领玛莎以及随同赛义德·穆斯塔法·鲁米（Siyyid Mustafa）进入那个偏远的地区。然而，美国驻仰光领事对此坚

决反对，他指出在当时的战争时期去那个地方非常危险，于是否决了玛莎的这次旅行。

后来，这件事情还有一段有趣的花絮：玛莎回到仰光后，她发现“一名盲人摄影师从丛林地区赶到仰光来听玛莎的演讲。这个人冲洗了五百张玛莎的照片，说要把这些照片带回丛林地区，以此安慰他们的失望之情”。[14]

赛义德·穆斯塔法居住在缅甸曼德勒的巴哈伊中心。这里有一座大楼，大楼的绝大部分用作了学校，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英语和波斯语；此外，巴哈伊圣作的翻译工作也在这里进行。大楼的一层专门供孤儿和一些老年巴哈伊女性居住。当地的巴哈伊成员还成立了一项基金，用来资助那些病难、失业或者有其他需求的人。在这里，玛莎真实地体验到了巴哈伊的生活方式，而这正是玛莎此次旅行想要看到的。

玛莎在缅甸拜访了阿巴斯·阿里（Abbas Ali），此人曾负责建造和雕刻巴孛和巴哈欧拉的石棺。当时，他及其母亲和妻子都患上了疟疾，卧病在床。当玛莎见到他时，他的眼眶充盈着泪水。在以前，他总是第一个去车站迎接西方的游客，给他们做翻译。而如今他患病在身，没能去迎接第一位来到缅甸的美国女性巴哈伊，他心里十分难过。玛莎离开的第二天，阿巴斯·阿里就去世了。

玛莎的访客很多，每天超过四十个；此外，她还有繁重的演讲安排，其中包括一场给见神论者的演讲，因此，玛莎向穆斯塔法学习波斯语的计划也就化为了泡影。但是，哪怕再忙，玛莎也要抽出时间与缅甸人民分享自己的爱。她向这个新成立的巴哈伊中心捐赠了三棵小树苗，并且亲自帮忙种下。她还给阿巴斯·阿里的母亲赠送了十美元，帮助她缓解家里的困难。在缅甸，这可是一笔不菲的钱财，也是玛莎的倾囊财产。缅甸的朋友都切身感受到了玛莎的爱，同时也用自己的行动来回报
67 她的爱。每天，玛莎的床上总是洒满了茉莉花；她离开曼德勒的那天，七十五名新结识的朋友，其中有巴哈伊也有非巴哈伊，

一直送了她十英里路。

玛莎仍在苦苦等待时机，准备实现到达阿卡和海法的强烈愿望。如果战争局势持续恶化，大西洋无法通行的话，她就只能改道太平洋了。但是，不管穿越哪个大洋，她都决定要进行最后一搏。她认为，她或许可以穿过印度，然后在 8 月份到达塞得港。玛莎这样一个左右逢源的人，只要她想见哪个人或者想去哪个地方，她总能成功，但是这一次她却没能成功，她还是去不了海法。

玛莎只好回到仰光。在那里，她每天派发两份电报，从中了解战争的消息。玛莎很不适应这里的雨季，而且又害怕晕船，但她还是乘船穿过了“恐怖的孟加拉湾”，到达了印度东海岸的加尔各答市。“幸好只有两天的航程。”玛莎这样写到这次航行。[15]

即便沉浸在无处不在的东方文化之中，玛莎还是怀念自己的家乡和家人。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剑桥斯普林斯的消息了。她的旅程变化不定，很多信件很难如期送到她的手中。玛莎写道：“我渴望知道父母是否平安。我给他们发送电报，权当安慰我自己。”[16]

玛莎在 1915 年 6 月的第一个星期到达加尔各答市，然后继续往内陆走，抵达德里和阿格拉等地。由于当时战争局势正在持续恶化，她已经无法再回塞得港了。于是，玛莎转向日本。她提前给日本的阿格尼丝 • 亚历山大（Agnes Alexander）写了一封信，后者是当地的一名美国巴哈伊传导者。当玛莎抵达横滨的时候，她收到了亚历山大女士的来信，邀请她立刻去东京。

玛莎和阿格尼丝这两盏早期的巴哈伊信仰明灯，她们此前素未谋面，但是，玛莎知道阿格尼丝在去年 11 月份的时候就来到了日本传播巴哈欧拉信仰。经过几次通信往来之后，阿格尼丝 • 亚历山大就开始在日本等候着一位玛莎女士的到来。当时，阿格尼丝到海边住了几天，等她回来之后，发现玛莎已经到了，不过没让玛莎等多久。从那时起，她们开始了一份长久的灵性

阿格尼丝·B. 亚历山大，一位来自火奴鲁鲁的早期巴哈伊，后来成为一位圣辅。玛莎跟她在日本和中国有过许多共同的传导经历。

友谊。

阿格尼丝·亚历山大给玛莎安排了一间房间，她们俩住在同一栋屋子里。在那里，玛莎还专门腾出了一间房间，用来纪念阿博都-巴哈。后来，这里成为了东京的巴哈伊中心，以及每个星期五晚上巴哈伊讨论小组的聚集之地。这栋房子的名字叫做“九段上”。

69 这两位传导先驱一起在当地广泛地传播巴哈伊信仰。玛莎鼓励阿格尼丝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一些有关巴哈伊信仰的文章。此外，玛莎充满活力的文字也给阿格尼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格尼丝请求自己的朋友和熟人给玛莎安排讲座的时间和

玛莎·鲁特（前排左二）与日本第一位巴哈伊富田先生（前排左一），玛莎的同事阿格尼丝·亚历山大站在后排。这张照片拍摄于 1915 年 7 月，它是第一张日本巴哈伊的照片。

地点。阿格尼丝有一位朋友名叫田中女士，她是一名记者，曾在英语学校受过教育。田中女士是第一个在日本公布阿博都-巴哈照片的人。阿格尼丝感觉这是一个信号，田中女士将会成为第一个记述巴哈伊信仰的日本人。田中女士对玛莎进行了采访，并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内容关于玛莎以记者身份的环球之旅，以及她的巴哈伊生活。

阿格尼丝和玛莎都出现在了日本的第一张巴哈伊照片中。跟她们在一起的还有富田先生，他是第一位皈依巴哈伊信仰的日本人。

记者的身份为玛莎提供许多方便，而女性的身份有时候反而是一项优势。她第一次在日本采访了一名政府高官——大隈 *70*
首相。这次采访十分成功。她巧妙地回避了对日本人的任何指责，但同时又指出了日本持续膨胀的野心。玛莎在一篇文章中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大隈首相：

虽然首相已经七十八岁了，但是看起来不过五十五岁而已。他的体形保持得相当好，你可不要忘了，他在一次爆炸中失去了一条腿，现在还装着一条木腿。他每天早上都要练习一小时的击剑和瑞典式体操；他还是一个社团的主席，该社团声称人们可以活到一百二十五岁。

……首相才智过人，十分健谈。每当他谈得兴起的时候，我的翻译——我认为此人是东京最好的翻译——就会传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的思想太深邃了，我很难快速地向你传达他的意思。"[17]

幸好当场有一名教授帮忙提供了翻译工作。

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讲述了大正天皇和贞明皇后的加冕仪式，该仪式定于 11 月 7 日至 29 日举行。玛莎从大量的皇室服装中挑选了一些图案，然后在皇宫中根据选定的图案对衣服进行描绘和染色。玛莎详细生动地报道了这些传统仪式。她的文章成为了报纸争相报道的头条，它们算得上这件国际大事的内幕新闻。她的文章和图片在美国获得发表。玛莎开始了新一轮的写作、挣钱，以及体验新事物，她觉着这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刺激和充满挑战的生活方式。

7 月 31 日，玛莎乘船离开了横滨。在满洲短暂停留之后，轮船起程驶向夏威夷，这是她第一次来到这块号称太平洋之宝石的地方。

在夏威夷的三天里，玛莎以一名环球旅行记者的身份做了几个采访，还发表了一些演讲，详细讲述了犹太人逃难的故事。
71 她高度赞扬了夏威夷的新闻报纸在报道世界事件时的客观公正性。玛莎痛心地说，自从她离开美国之后，还没有看到哪家报纸能够客观地报道新闻，唯有在夏威夷。

1915 年 8 月 29 日，玛莎乘船抵达旧金山，她在那里受到了巴哈伊朋友的热烈欢迎，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德伊夫林（Frederick D'Evelyn）和海伦·古多尔。玛莎的父亲希望去旧金

山接她，只要妻子的健康保持稳定。在 1915 年，一位七十七岁高龄的老人从美国东海岸到达西海岸，那实在是一趟艰难的旅行。但是他是玛莎的父亲，他无所畏惧。父亲特别思念女儿，这是父女俩分开时间最长的一次，于是，父亲收拾行李，穿过美国本土，终于在西海岸见到了女儿。巴哈伊朋友热烈地欢迎了父女两人。至此以后，加利福尼亚州在玛莎的信中占据了一个特别的位置，她感激那里的人们对父亲的盛情。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环球之旅结束之际，玛莎感受到了巴哈伊信仰的深邃，认识到巴哈伊信仰可以引导人们走向世界和平。她见过东西方的巴哈伊，看到他们都怀有同一个目标，都为了实现人类一体而努力。在缅甸，她目睹了建立在巴哈伊信仰基础之上的完美生活方式，这是她旅行最想看到的景象，这幅景象打消了她心中的许多疑虑。回到美国本土后，玛莎总结了自己的经历，然后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继续奋斗。

72

第七章　家乡的新挑战

环球之旅结束后，玛莎回到了匹兹堡。她再一次在《匹兹堡生活索引》杂志担任编辑，重新回归到了以前的写作和旅行生活。此外，她还抽时间给卡内基理工学院工业系的外国学生授课。

这次环球旅行的经历已经成为了玛莎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她通过信件与全世界的新朋友们保持交流，其中有巴哈伊也有非巴哈伊朋友。从这些信件中，玛莎可以知道她曾经去过的那些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里的人们有什么消息。

此外，玛莎还加紧了巴哈伊传导活动。她每星期二在皮特堡酒店举行巴哈伊集会，给匹兹堡市所有女性团体的负责人和一些持开放态度的牧师写信："请允许我在你们的活动上发表巴哈伊演讲。"其中有二十个大型组织欣然同意了玛莎的请求，于是玛莎在这些组织中发表了演讲。不过，玛莎并不是偶一为之，她希望经常在这些组织中发表演讲。玛莎强调说："无论遭遇任何困难，我们总是快乐面对，哪怕最艰巨的考验，我们也能凭借无畏的勇气将它克服。"关于舍弃自我，她这样写道："基督的追随者们唯有完全舍弃自我才能复苏世界。你们必须时刻向上帝祈祷，传播上帝的教义。"[1] 在此期间，玛莎的生活哲学逐步形成，这种哲学也伴随着玛莎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每逢重要的节日，玛莎基本上是同家人一起度过。圣诞节仍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节日，那个时候，玛莎家族所有的亲戚都会齐聚一堂，玛莎尤其喜欢跟自己的侄子和侄女们玩耍。
73 每逢感恩节，玛莎的工作比平常更加繁忙，就只能留在匹兹堡，但是，她会在感恩节的前一个星期住在剑桥斯普林斯。有

玛莎陪在身边，玛莎的父母自然非常高兴。这对夫妇已经结婚四十八年，仍然真诚地忠于对方。在他们的迟暮之年，有玛莎的悉心照顾，老两口活得喜笑颜开。

1916 年 11 月 30 日感恩节的早上，提摩太·鲁特为妻子准备好了早餐，用盘子端到妻子面前。妻子啜吸着热汤，丈夫在卧室给壁炉生火。然后，妻子把一条毛巾裹在自己的肩上，静静地离开了人世。就这样，南希·哈特·鲁特——玛莎·路易丝亲爱的母亲——升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从此刻起，玛莎的生活开启了新的篇章。

时年四十四岁的玛莎不顾父亲的反对（可能是反对不够坚决），毅然辞去了《匹兹堡生活索引》的工作，回到了剑桥斯普林斯照看父亲。玛莎解释说，她不能让父亲一人孤独生活，父亲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剑桥斯普林斯，让他搬离这里很不合适。《匹兹堡星期日邮报》发表了一份长篇评论，赞扬了玛莎身为一位出色的记者、环球旅行家、巴哈伊，以及普通的个人，十六年来为匹兹堡新闻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评论最后一段写道：

> 她善于宣传，协助完成了难以数计的慈善项目。她每月写一封信，自己出资邮寄到十万名东方女性手中，这些信件中附带了大量的宗教剪报，以及女性运动与世界和平的报道。东方的报纸和杂志大量转载这些剪报……玛莎富有同情心，拥有无私的品格。她的朋友们希望，玛莎此次离开当地报纸只是暂时的。[2]

虽然剑桥斯普林斯的生活与以前大不相同，但是玛莎并没有闲下来。她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巴哈伊信仰和父亲。她继续写作，准备发表与巴哈伊信仰有关的文章。她还参加每年美国和 74
加拿大巴哈伊全国大会的筹备工作。此外，玛莎还在一所浸信会教堂的主日学校教书，玛莎的家人一直在这里参加礼拜。玛莎向下一代人传播着基督的教义，教导他们以基督为生活榜样。

在她看来，用基督教伦理和巴哈欧拉信仰丰富孩子们的生活，这二者并不冲突。基督是上帝的一位先知，祂为天启而生，而受难，而死，所有的巴哈伊都接受和崇敬祂的天启。剑桥斯普林斯的一个居民回忆说："玛莎是一位出色的教师。思维清晰、工作耐心，真的非常了不起。我从她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其他人也一样。我们都很尊敬她。"[3]

玛莎接触到巴哈欧拉天启以后，她如获至宝。她觉得自己必须要与好朋友们分享这块"至宝"。在她看来，传播巴哈欧拉天启的最佳场所就是浸信会教堂，玛莎此前由于各种缘由经常在此露面。父亲同意了玛莎的想法，便着手安排此事。不过父亲却遭到了教堂和礼堂的拒绝，他们不允许玛莎在此传播巴哈伊天启。但是，跟自己女儿一样，T．T．鲁特不会就此罢休。作为一名执事和顾问，T．T．鲁特为这所浸信会教堂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智慧，此外他还是教会最大的赞助人之一。他要求教堂把最大的礼堂租借给玛莎，否则他就收回自己的赞助资金。他对教堂的人说，玛莎有很重要的话要说，他们必须允许玛莎在此演讲。

牧师和执事最终妥协了，玛莎在那里举行了一场集会。集会当天，教堂座无虚席，玛莎向众人传播着巴哈欧拉信仰。不过，此次集会的结局却令人心寒。当时玛莎正在给大家讲述巴哈伊信仰，她说上帝不断派来使者，给人间带来启示，从诺亚、基督和穆罕默德，到今天的巴哈欧拉。突然，一个听众站起身来，激烈地反对玛莎。他走下过道，厉声指责玛莎"彻头彻尾地污蔑基督"，[4]说玛莎竟然拿一位不知来头的外国人顶替基督的先
75 知地位。教堂的成员也被玛莎的演讲激怒了。从此，玛莎的名字便从教堂记录中抹去。

玛莎悲痛，因为此事给父亲造成了莫大的伤害。父女俩回到家后，玛莎搂着父亲的脖子痛哭。玛莎后来说，她当时并不是为自己哭泣，而是觉得对不住父亲。

许多年后，玛莎回到了剑桥斯普林斯，重游故居。故居已

经易主。几个朋友与玛莎见了面，朋友中有一位执事。玛莎告诉这位执事，当年父亲遭到粗鲁对待，这深深地伤害了他的心，玛莎抱着父亲痛哭，而执事坐的位置恰好是当时父亲坐着的地方。执事觉得当时的人们可能还不能接受玛莎的那些观念。

那些观念让玛莎的兄弟及其妻子、亲戚格外尴尬，他们劝说 T．T．鲁特替女儿想点办法，阻止她传播那些荒唐的教义。但是玛莎只是一心祈祷，埋头工作，用更深的爱和更大的宽容对待嘲笑自己的人。

玛莎当时做了许多工作，包括在联盟学院担任兼职教师，那是一所专为年轻人开办的波兰学院。玛莎非常珍爱自己与学生和同事之间建立起来的友谊。玛莎回到剑桥斯普林斯后，她喜欢携朋友穿过几条林间小道，翻过一座山头，来到昔日的学院。据一名巴哈伊朋友回忆，她在 1936 年随玛莎走访了这所学院：

> 第一天清晨，玛莎带我去这所波兰学院，她曾在那里担任英语教师……学院坐落在一片林地中，周围多山。一座木桥横跨河谷，直通学院。迎接玛莎的朋友是一位校长，蓄着络腮胡子。校长解释说，今天是周末，所以校园里没有学生和教师。我们走在长廊里，长廊两侧的墙上挂着波兰英雄的画像，他们注视着我们。彼时彼景，犹如梦境。[5]

虽然遭到同镇居民的敌对和冷落，玛莎依然坚持行善。每 *76*
星期六晚，玛莎都会给父亲洗脚、按摩双脚、剪脚指甲，调理父亲身上的任何病痛。此外，她还给玛莎姑姑做同样的事情。玛莎的名字就是随姑姑起的。后来姑姑患上了癌症，玛莎每个星期都去照料她一次。

但凡有人患病，玛莎总会去看望病人，给他们带去一些食物或者小礼物。哪怕素不相识的人，她也会给予安慰。玛莎似乎具有第六感，总能发现哪里需要帮助，然后用适当的言语和行动替他人排忧解难。玛莎的爱犹如一剂良药，缓解了许多人的痛楚，反过来，玛莎也得到了这些人的拥护。细心的人发现，

在玛莎的身上，一种不俗且神秘的气质正在逐渐形成。后来，有人甚至问道：“玛莎到底从何而来？”[6]

除了父亲之外，家族的人没有谁给予玛莎爱的支持。只有侄女露丝，以及后来克劳德之女安娜对玛莎热情相待。有些家人甚至想把玛莎送进收容所，不过，父亲愤怒地驳回了这种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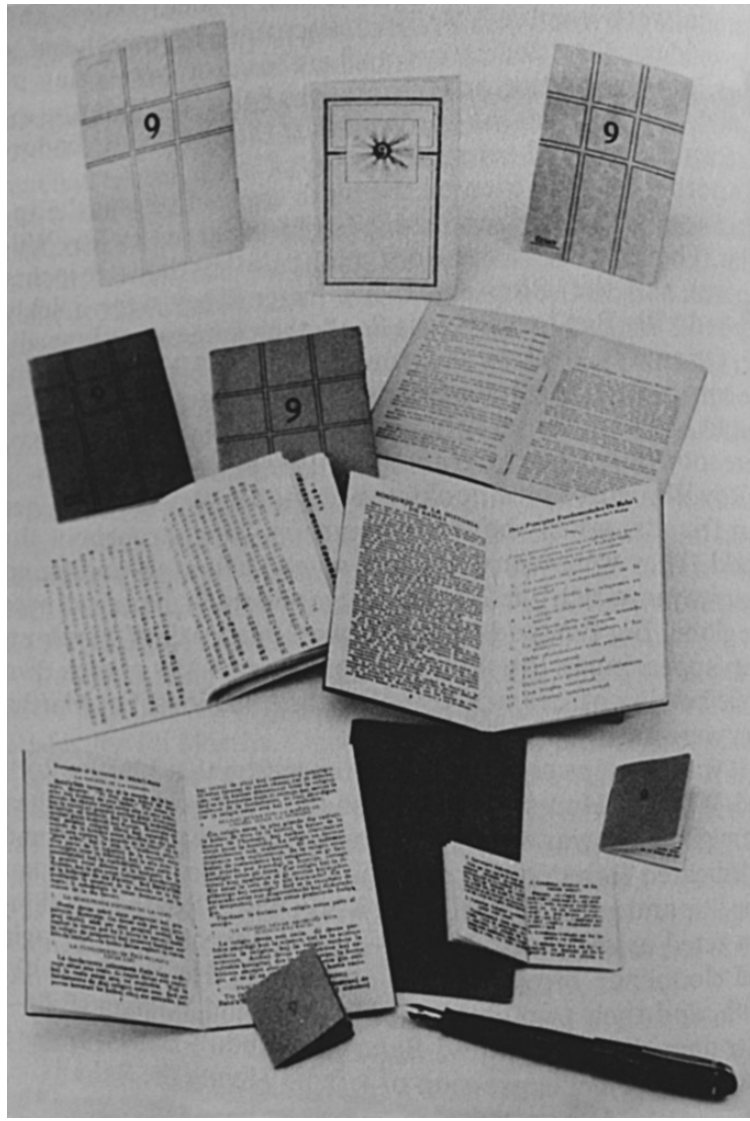
虽然剑桥斯普林斯的上空笼罩着乌云，但是其他地方的天空却愈发晴朗明亮。在那段时间里，玛莎的生活丰富，精神满足。她同许多巴哈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包括哈里·兰德尔一家以及阿格尼丝·帕森斯。这些友谊令玛莎获益匪浅。同样，那也是一段令玛莎兴奋和激动的时期，此时的她对巴哈伊信仰充满着憧憬。当时，美国和加拿大的巴哈伊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灵曦堂的建造工作，而从全世界的捐款来看，灵曦堂可以在 1917 年秋季动工。

1917 年 4 月 30 日，第九届巴哈伊全国大会在波士顿召开。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它将改变巴哈伊信仰的历史，对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玛莎·L. 鲁特担任此次大会的记者。

大会在波士顿的不伦瑞克酒店举行。会上宣读了五部神圣计划书简，这是阿博都-巴哈对美国巴哈伊传播教义的指示。参
77 加此次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美国的四个地区（东北、南部、中部及西部各州）和加拿大。代表们在大会上进行了热烈讨论，并且表现出强烈的忠诚和热情。这种忠诚和热情必将促进巴哈伊信仰的传播，正如玛莎报道：“用坚实而持久的行动将理想转化为现实。”[7]

第九届全国大会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罗伊·威廉发布了一本蓝色的传导小册子。这本册子共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袖珍本（不到两平方英寸），另一种体积稍大。此册一经发行，立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分别给这两种册子起了绰号“大本”和“小本”。最初，这本册子是作为里兹万节的小礼物而印刷的。该册子的初版印刷了一万五千本，很快销售一空。紧接着增印了七万五千本，同样快速售罄。此后，小册子又不断重印。

78



“小本”，一种不到两平方英寸的册子，“大本”稍大，内容为巴哈伊信仰基本教义。罗伊·威廉在1917年第九届巴哈伊全国大会上发行了这两本册子。玛莎·鲁特将它们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并且在环球旅行中经常用到它们。

在玛莎的环球传导之旅中，罗伊·威廉的蓝色小册子成为了她的贴身伴侣和最好的伙伴。这些小册子被翻译成各国的文字，进入了全世界的家家户户，不论贫富，不论家庭大小。“大本”和“小本”犹如天空中闪耀的双子星，散发着独特的光芒，帮助他人实现目标。它们是玛莎不可或缺的宝贝。[8]

波士顿大会为玛莎和威廉·亨利（哈里）·兰德尔的首次合作提供了契机。哈里·兰德尔是波士顿的一位贵族绅士、律师，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巴哈伊。他拥有两间办公室，一间负责自己的轮船公司，另外一间负责巴哈伊工作，鲁尚·威尔金森（Roushan Wilkinson）担任秘书。哈里·兰德尔能言善辩，思维清晰，优美的言辞格外打动人心。家中还有妻子露丝及两个孩子玛格丽特（Margaret）和威廉（比尔），后来，阿博都-巴哈给两个孩子分别起名为巴希叶和巴哈伊。在玛莎看来，这是一个巴哈伊生活的典范家庭。哈里同样也是卢利·马修斯（Loulie Mathews）的表兄。卢利曾在文章中写道，她在哈里的避暑别墅
79 附近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但是就是在那里，她重新认识了巴哈伊信仰，并且在身边人的鼓励下，最终成为了一名巴哈伊。[9]

玛莎和哈里彼此合作，共同完成了许多巴哈伊项目。两人经常擦出一些火花，但是这不是争执，这是兴奋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活力碰撞出来的火花。两人感情真挚，相互理解，工作上齐心协力，朋友们都称他们为“灵魂的伴侣”。[10] 这是玛莎一生中感情最深，最重要的一份友谊。玛莎后来谈及哈里时说，在他富裕的时候，他教导人们很多东西；而在他人生暮年，身患重病、物质贫乏的时候，他教导人们更多的东西。

玛莎不仅崇敬哈里，她还深爱着整个兰德尔家庭。她喜欢温文尔雅的露丝，喜欢两个孩子，后来还跟巴希叶建立起了珍贵的友谊。布朗（Brown）主教后来也成为了兰德尔家庭的一员，主教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幸遇难。在玛莎的信中，她一直把主教当成这个家庭的一份子。[11]

由于在巴哈伊委员会工作，玛莎便有机会到其他城市服务

圣道。1917 年 11 月 12 日，巴哈欧拉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玛莎担任宣传委员，从而有幸与阿格尼丝•帕森斯和主席约瑟夫•汉嫩（Joseph Hannen）一起合作，两人均来自华盛顿特区。虽然玛莎曾多次与两人见面，但是这是玛莎首次与他们直接合作。此次合作，玛莎和帕森斯夫人建立了深厚而恒久的友谊。

若说宣传工作，玛莎是最合适的人选。玛莎熟悉报社和通讯社的业务，此外，写作对于她来说简直易如反掌。但凡头脑闪过想法她便立即记录下来，然后在复印机上打印出来（这台复印机外形颇难看，但是很实用），最后发给美国和加拿大的灵理会和巴哈伊。

玛莎几乎从来不用电话，如遇急事就发电报。人们经常看到，一个西联盟公司的男童骑着自行车，停在玛莎的家门口，把一 *80*
封黄色信封交给主人。不过，偶尔的长途电话将是未来的趋势。

玛莎给阿格尼丝 • 帕森斯寄送了一份新闻样稿，讲述了巴哈欧拉的诞生和巴哈伊信仰的本质，以及这些事件的世界意义。她分别为各个巴哈伊社团制订了活动步骤，希望借此次纪念活动最大程度地宣传巴哈伊信仰。玛莎的想法非常明确，大家毫不犹豫地付诸了行动：

> 你可以直接去找总编，说你是阿博都-巴哈的朋友，然后请问他或者贵社的记者能否报道此次纪念活动。告诉他，如果他能顺利完成报道，你就不用另谋其他报社了。如果有一家大的报社愿意报道此事，则其他报社也会跟随报道。要详细地向报社介绍你们灵理会的活动内容——或者以文字的形式打印出来，然后你可以给他一本“大本”（罗伊编写的那本蓝册子），或者其他有关圣道的介绍资料。你也可以把那篇文章（玛莎附在信中的一篇文章）送给他。这样一来，每一家报纸的首页都不一样，故事也不会千篇一律。
>
> 美联社也会发表相关的报道，但是篇幅不会太长……

玛莎在信末还勉励大家："把你们的脸朝向巴哈欧拉吧！祈求祂的援助吧！要全力以赴，借助这次纪念活动将荣耀的巴哈伊信仰呈现在无数人的面前。"[12] 玛莎知道，唯有越多人知道巴哈伊信仰和世界团结的天启，世界才能越早实现和平。

除了参与新闻报道工作，玛莎还积极地投身到巴哈伊社团的另外一项工作，即尽早在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建成一座灵曦堂。玛莎同其他巴哈伊一起，四处筹集建造资金。艾伯特·希思·豪尔（Albert Heath Hall）来自明尼阿波利斯市，是一名律师。他时任巴哈伊灵曦堂执行委员会主席（1909—1914 年），负责
81 监督灵曦堂的建造工作。当时，人们通常称灵曦堂为"圣堂"。1916 年，他担任委员会的财务主管。艾伯特·希思·豪尔是玛莎的好朋友，非常崇敬玛莎。

玛莎给艾伯特·希思·豪尔寄了一张五十美元的支票，让他以公司的名义购买五十股金钟矿业股票，持股人为灵曦堂。如果股票获利，赢利资金归"圣堂基金"。 艾伯特·希思·豪尔回信道：

> 你的两封信已经收到。你的信念如山一般坚定不移，你的眼中只有圣道……
>
> 我会遵循你的指示，勿气馁，勿多言，只需与你一道祈祷……
>
> 你准备在 8 月的第一个星期去格林埃克吗？如果去的话，我打算去那儿见你。如果不去，我就在来或回的路上中途停留，我想亲眼见到你的容颜，亲自握着你的手。[13]

此外，艾伯特·希思·豪尔还在努力地创造财富，以此给巴哈伊信仰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他向蒙大拿地产做了一笔投资，几个月后转手出售，竟然赚取了一大笔资金。他给玛莎写信说，这些资金又可以为灵曦堂添砖加瓦了。

在剑桥斯普林斯生活期间，玛莎还抽空学习世界语。世界语是一种世界通用语言，由波兰的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

夫（Lazarus Ludwik Zamenhof）博士创造。早在 20 世纪初，人们就已经开始讨论世界通用语的想法了。自 1844 年 5 月 24 日安妮·埃尔斯沃思（Annie Ellsworth）发送人类第一封电报起，亦即巴孛宣布祂使命的第二天，世界通用语的需求变得愈发强烈。[14] 1900 年，有人强烈建议世界通用语应该借鉴汉语，因为汉语是一种符号语言，它甚至比约翰·马丁·施莱尔（Johann Martin Schleyer）创造的沃拉普克语还要优越。巴哈欧拉曾说过，必须创造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它要么是一种全新的语言，要么从已有的语言中选择。然而奇怪的是，没有人问过祂应该选用哪种语言，因此许多年来，人们都在煞费苦心地选择合适的语言。 82

1887 年，柴门霍夫博士创造了世界语，希望藉此促进国际交流与世界和平。Esperanto（世界语）就是“希望者”的意思。世界语具有声音优美的特点，音形一致，据说其语法可以在半小时内掌握，且很规则。此外，世界语表达精确、自由灵活、语言优美，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正因为这些特点，世界语吸引了大量的支持者。20 世纪上半叶，世界语的学习者已经遍布了全世界。

自从玛莎成为一名巴哈伊之后，她学习世界语的热情空前高涨。1910 年玛莎第一次接触世界语，1912 年她便开始学习世界语。当时恰逢阿博都-巴哈在美国，祂鼓励巴哈伊学习这种新语言。祂认为，即便世界语不是最后的语言方案，但是它至少可以传播世界和平的教义。

十岁的威妮弗雷德·萨克维尔·斯托纳（Winifred Sackville Stoner）是一位崭露头角的语言天才。她来自匹兹堡，是玛莎的第一位世界语教师。这位语言天才已经写了六本书，其中两本由世界语创作而成。她的母亲为她设计了一种游戏，通过这种游戏，她学会了八种语言，其中世界语的游戏叫做“西奥”（即“一切”的意思）。玛莎非常喜欢这种学习方式，她亲自尝试了这种游戏，然后将游戏规则打印出来，其中包括游戏步骤、

所需道具（一叠世界语卡片）、单词表和发音指南。玛莎复印了许多份游戏规则，分别寄给了美国和阿卡的朋友。[15]

阿格尼丝·亚历山大精通世界语，她和玛莎拜访过东京的许多世界语学者。1918 年，阿格尼丝造访美国。在巴哈伊全国大会结束后，她与玛莎一起在剑桥斯普林斯居住了一段时间。7 月中旬，缅因州埃利奥特镇格林埃克将举办一场世界语大会，玛莎想为此次大会做好准备。在那段时间里，玛莎的活力、自律和积极令阿格尼丝记忆犹新。每天早晨六点半，只要阿格尼
83 丝赖床不起，玛莎就去掀她的被窝，叫道："起床了，起床了，赶紧教我世界语。"[16] 每次阿格尼丝都不为所动。虽然阿格尼丝忠于信仰，但是她也必须服从身体的需要。玛莎也看得出来阿格尼丝的身体需要休息，她却假装没看见。最后，玛莎终于成为了一位出色的世界语学者。不过在她成为世界语专家之前，她就已经写了上百篇文章赞扬世界语的优点。

玛莎越来越忙，已经无暇顾及迈因街的大房子了。起初幸好有鲁特夫人替玛莎分担家务、做饭和招待客人，直到鲁特夫人身体不支。玛莎很少有空闲时光，写作、传导和照顾父亲占据了她绝大部分的生活。于是她决定卖掉父亲建造的这座房子，搬到市中心拱廊街的一座公寓里，离迈因街很远。

虽然玛莎不热衷做家务，但是她整齐干净，做事井井有条，具有优秀家庭主妇或者成功企业家潜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在拱廊街拥有许多会议室，每当会议室凌乱的时候，玛莎总会雇清洁女工把那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玛莎的这种友好和慷慨的举动受到退伍军人的大加赞赏，以后但凡玛莎准备举行大型集会，他们都非常愿意提供活动场地。

在家的时候，玛莎经常做早点。父亲非常喜欢吃薄煎饼，慢慢的，这种圆形的食物也成了玛莎的拿手活。他们的另一顿饭在饭馆吃。朋友们都记得玛莎陪着父亲的那个场景，父亲经常披着南希·鲁特的围巾保暖。

T．T．鲁特正一年一年变老，还患上了哮喘，不过身体状

况整体不错，整个人很精神。他一直热衷体育，玛莎经常陪他去宾夕法尼亚州的谢菲尔德镇，那里住着两家亲戚。在那里，T. T. 鲁特还取得了非常出色的钓鱼成绩。他们还去看电影、棒球和马戏团，凡是父亲喜欢看的，玛莎都会陪着他。在南希·鲁特患病期间，这些休闲娱乐都被搁置了。现在，有女儿陪在身边，父亲的生活又开始明亮、丰富多彩起来了。 *84*

虽然玛莎在剑桥斯普林斯已不再做关于巴哈伊信仰的公众演讲，但是她经常邀请一些知根知底的朋友到自己家里，大家一起讨论巴哈伊圣作和原则。玛莎从来没有忘记过传导，就像无法忘记呼吸一样。此外，她还与匹兹堡的巴哈伊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早期的巴哈伊思想独立，个性鲜明。（后来的巴哈伊亦是如此。）他们接受了巴哈欧拉的地位，皈依了巴哈伊信仰。但是在彼此相处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表现出以往的陋习，凡事不合己意，便公然指责对方。他们还不懂磋商之道。他们解决问题多是诉诸争执，很容易伤害对方感情；或者回避问题；或者很难适度、得体地用灵性的方式解决问题。

当时的灵理会还没有完全掌握磋商的艺术。巴哈伊社团经常滋生不和，根源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他们无法有效地解决某些问题，成员的个性过于强烈和突出。自傲和固执己见常常是不和的罪魁祸首。

1918 年，巴哈伊信仰在美国正处于起步阶段，此时距离阿博都-巴哈去美国不足六年。当时，匹兹堡的巴哈伊社团内部出现了分歧。在这种情况下，玛莎将自己的灵性悟觉投向了祈祷，希望通过祈祷为社团带来和谐。她找到了一篇非常好的祷文，即《海卡尔书简》（Surat'ul Hykl），觉得这是一把通往团结的钥匙。[17] 连续十九天，玛莎每天凌晨三点起床，一直祈祷至凌晨六点，为匹兹堡的巴哈伊社团祈求和平与和谐。确实，这篇祷文犹如一颗宝石，其光芒也在逐渐显现。

此外，全美国的巴哈伊社团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在全国大

会召开前夕曾出现过一个问题，各方就此僵持不下，严重影响了巴哈伊的和谐。当时玛莎负责全国大会的筹备工作，她知道这种不和谐因素的危害性，因此她竭尽全力改变这种现状，以
85 免破坏全国大会的气氛。玛莎向帕森斯夫人和其他朋友推荐了《海卡尔书简》：

> 芝加哥巴哈伊全国大会将于4月27日至30日举行。大会在即，《海卡尔书简》是实现巴哈伊团结的解决之道。我建议各灵理会成员均阅读此书，从4月16日到24日，连续九天，每天凌晨五点开始祈祷两个小时。我们以此寻求团结，将自己化为一艘巨轮，然后清空轮船里的杂物，这样才能满载巴哈欧拉的“知识”珍宝。拥有这种珍宝，“点滴就能照亮世界”。

玛莎将《海卡尔书简》全部誊写出来，然后寄给了九十五个灵理会。她还告诉阿格尼丝·帕森斯，“早晨的祈祷非常愉悦。如果我们都能够沉浸在晨祷这种短暂的美好中，那么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18]

收到玛莎信件的人中，究竟有多少人早起祈祷不得而知。不过，全国大会的气氛很不平静。大家情绪激动，唇枪舌剑，言辞激烈。按照计划，巴哈伊集会的地点定在科琳娜·特鲁（Corinne True）的家里，那里非常宽敞。然而，有一部分巴哈伊不同意这个地点，而另外一部分巴哈伊偏要坚持在那里。为了维护巴哈伊的团结，玛莎提议选择一个中立的地点，但是双方仍僵持不下。有些人对玛莎的提议感到愤怒，有个人甚至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抗议：这里是阿博都-巴哈曾经居住过的圣所，难道它还算不上神圣吗？玛莎怎么这么不识时务，不明事理？这里是独一无二的选择，她居然不知道？当时人们的情绪非常躁动，且久久未能平息。此外，现场之外的许多人也收到了许多信件，内容尖酸刻薄，全部是针对玛莎的提议。

玛莎总能化敌为友。克劳迪娅·科尔斯（Claudia Coles）曾

经尖锐地指责过玛莎，几年后，她却成为了玛莎最忠实的朋友，对玛莎关怀备至。在伦敦的时候，她还无微不至地照顾玛莎。

这些经历极大地促进了玛莎以及其他巴哈伊信仰追随者的 *86*
灵性成长。巴哈伊信仰在人们的心中不再朦胧，巴哈伊信仰的荣耀光辉正在逐渐显现。巴哈伊信仰不仅是某位先知提出的某种信仰，或者一套宗教律法，它还要求人们洗心革面，将和谐生活、和谐工作的信条付诸实践。世界和平需要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就像玛莎·鲁特。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玛莎将继续向世界传播人类团结的教义。

87

第八章　南美洲

以巴哈欧拉圣作和阿博都-巴哈致巴哈伊的启示为指导，积极投身行动，这是玛莎·鲁特的一贯作风。这也是所有人应该坚持的作风。许多人拥护巴哈欧拉圣作和阿博都-巴哈启示中的观点，但却指望别人付诸行动。而玛莎不一样，她总是身体力行。任何巴哈伊的计划和提案，只要情况允许，她都会将其融入自己的生活。她怀有迫切的服务愿望，她甚至等不到万事俱备时才开始传播巴哈伊信仰的工作。

玛莎的文字功底深厚，对她来说，将想法诉诸文字简直易如反掌。她经常给海法的阿博都-巴哈写信。1918 年 11 月 7 日，玛莎致信阿博都-巴哈，表明了自己环球传导的愿望。收到此信后，阿博都-巴哈十分欢喜。祂回复道："承蒙神圣巴哈欧拉的福佑，愿你如一只矫健的小鸟，孜孜不倦，激情满怀，传播天国的美妙旋律，奏响最华丽的乐章。"不仅如此，教长还给玛莎提出了许多指示，它们犹如大量兴奋剂注入了玛莎本已热情难抑的身躯。教长还说："世人都在等待着世界和平的召唤……你到世界各地传导实属明智之举，愿你如狮子般吼出上帝天国
88 的召唤。你将见证卓越的成就，你将得到上帝无上的确认。"[1] 这些话语好似一声声嘹亮的号角，鼓舞着玛莎。玛莎将圣人的话语转化成了个人行动，并得到许诺——她必将获得神圣援助和成功。现在，玛莎已经跃跃欲试。

欧洲的战火日渐平息。1918 年 11 月 11 日，恰逢巴哈欧拉生日前夕，各国停止敌对行动。1919 年 6 月 28 日，参战各国签订停战协议。正好同一天，"团结灵宴"在新泽西州西恩格尔伍德市的常青屋举行，该活动每年举办一次，纪念阿博都-巴哈

1912 年的美国之旅。1919 年的这次活动洋溢着团结和欢乐的气氛，玛莎写文章对此大加赞颂。[2]

1919 年的巴哈伊全国大会在纽约市的麦卡尔平酒店举行，大会宣读了阿博都-巴哈撰写的神圣计划书简。这些书简是各国和全球传导计划的纲领，详述了巴哈伊在未来几个世纪的任务和目标。对于许多巴哈伊来说，1919 年的全国大会让他们生平第一次有幸听到阿博都-巴哈给美国灵理会发布指示。这些书简对巴哈伊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尤其是玛莎，她从中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有一个故事经久不衰，那就是大会结束后，玛莎立刻不见了人影。原来她已经上楼，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她不想浪费片刻的时间，她要立刻将阿博都-巴哈的指示付诸实践，传播巴哈伊信仰。

两年前，阿博都-巴哈的一些书简首次出现在波士顿。而在当时，玛莎的母亲刚刚过世没几个月，玛莎正忙于安抚悲痛的父亲，因此无暇响应阿博都-巴哈的指示。现在，她再也无法压抑传播巴哈欧拉天启的愿望，她必须立即付诸行动。除了美国和加拿大，阿博都-巴哈还强烈建议巴哈伊到南美传播圣道。

她应该选择哪里？她怎么忍心离开父亲？在匹兹堡的时候，玛莎坚定地做出决定：去南美。虽然心中犹豫，顾虑重重，且恋恋不舍，她还是选择了离开。玛莎购买了 1919 年 6 月 21 日的船票，准备乘坐兰波特和霍尔特邮轮公司的阿尔巴号轮船，从纽约出发前往南美。

此时的玛莎正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是年迈的父亲，另一 *89*
方面是服务信仰，二者都需要玛莎的爱和时间。玛莎备受煎熬。她不愿离开年迈多病的父亲，但是她又必须遵循阿博都-巴哈的指示，不得不离开。

当时，剑桥斯普林斯居住着许多鲁特家族的亲戚，包括 T. T. 鲁特的兄弟姐妹，两个儿子也各自成家，此外还有一大堆堂亲，因此，玛莎肩上照顾父亲的担子轻了很多。然而，玛莎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父亲也鼓励她这样做，于是，她含泪

开始收拾行李。门铃响了，门口站着一个邻居，这位邻居准备为自己一位费城的亲戚租下玛莎的房子，趁玛莎外出的这几个月住进来。房客很乐意照看鲁特先生，并为他预留了房间和浴室，表示会待他像家人一样。现在，玛莎终于如愿以偿了。

早在 1915 年，玛莎就已经环游世界，考察了其他国家巴哈伊的生活状况。当时，她以记者的职业谋生。时隔四年，玛莎将开启首次巴哈伊信仰之旅，而接下来的这些环球旅行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从现在起，玛莎为自己未来的旅行定好了基调，为接下来二十多年的旅行规划好了蓝图。

玛莎赶在轮船起航前数天到达了纽约。在纽约的那几天里，她不分昼夜向人们发表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演讲。就在到达纽约的第二天晚上，玛莎认识了报业联盟的一位领导，该领导对玛莎的南美之旅非常感兴趣，并同意购买玛莎的文章，然后在一百多家报纸上发表。他还答应在这些报纸上同时发表一小篇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在玛莎面前，服务圣道的大门逐渐敞开。

然而，旅行伊始，玛莎就遭遇了难题。当时正好爆发了一场水手大罢工，6 月 21 日的轮船只好推迟。不过，这次罢工反而给玛莎带来了意外收获。她趁着那段时间去了一趟新泽西州西恩格尔伍德市，参加了当年的“团结灵宴”（纪念 1912 年阿博都-巴哈的美国之旅）。玛莎还造访了设计师路易斯·布儒瓦（Louis Bourgeois）的住宅，观看了他为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灵曦堂设计的模型。

90 阿尔巴号轮船仍然停靠在港口，船上乘客的情绪越来越焦躁。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形势一直没有好转。后来港口来了一批中国水手，准备替代那些罢工的水手。此时，对抗的氛围骤然升起。玛莎在轮船上写下了当时的情况：

> 轮船停靠在自由女神像附近……我们向那些拒绝出海的水手传播巴哈欧拉的天启，并且用阿博都-巴哈的观点向他们解释当今的经济情况。慢慢的，船上出现了友爱和同

情的气氛，这些水手还将一些蓝色的小册子带给了工会的人们。[3]

罢工终于结束了，玛莎心里格外欣慰。如果这次罢工持续时间再长一些，玛莎就只能取消此次旅行了，因为她肯定无法完成在剑桥斯普林斯全国大会上接受的指示任务。但是，“玛莎的心里坚信他们会起航的，因为阿博都-巴哈给予了她最明确的指引”。[4] 7 月 22 日，阿尔巴号轮船终于驶离纽约，整整耽误了一个月。

此次罢工也给玛莎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在此期间她不幸患病，身体极度乏力。究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于内心的焦虑，她担心自己能力不够，无法完成任务；此外，她的生活方式也跟其他乘客存在很大的差别，他们吸烟、喝酒、赌博，而玛莎却不喜欢这些，她也不喜欢运动。整整两天，玛莎一直被病痛折磨着。但是她不停地读着阿博都-巴哈的文字，以此缓解身体的痛苦：

> 当你们同陌生的外国人相处时，别拘泥于陈规陋习，以免让人觉得你冷漠无情……友好对待陌生人……让他们有宾至如归之感。去询问他们，怎样才能为他们效劳；要设法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快乐。要使你们遇到的人不用特别提示就知道，你们是巴哈伊信徒。[5]

阿博都-巴哈如是说，玛莎如是做。玛莎将临行前收到的礼物全部分给了船上的陌生人。她还祈祷上帝赐予自己更大的能力，让她更加明智和忠诚地为圣道服务。此刻，服务圣道的大门再次打开。

当时，船上举行了一系列体育比赛，所有男士都出钱买了奖品。于是玛莎也拿出了自己“最精致的服饰”，大约是一块披巾，按照日本的风格折叠起来，宛如一件艺术品，送给体育委员会作为奖品。这是唯一一件女士送的礼物。玛莎对他们说，

91

她不太懂体育，但是为了这次“大家庭活动”，她准备参加所有比赛项目，除了“重量级拳击比赛”。[6]

轮船离开纽约两天后，恰逢星期日，玛莎征得了船长同意，准备在当天晚上就巴哈伊信仰发表演讲。很快，一张大大的通知就贴在了轮船的公告板上。虽然大家之前都没有听说过巴哈伊信仰，但是所有的人都去观看了玛莎的演讲，只有少数天主教信徒没去。第一批进入演讲室的正是体育委员会的那些男士，他们为此次演讲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并且还带了自己的朋友过来。船长、事务长和一些高级船员也到场观看。

大海并不平静。在演讲过程中，玛莎必须紧紧抓住横杆才能站稳。整个演讲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一位主教站起身来反驳玛莎。玛莎写道：“他认为如果某个人是基督教徒，那么这个人就不可能再接受其他信仰。玛莎一点一点地回答他，结果，从那天晚上起，他们就友好相处了。他的反驳反而结下了一段友谊。”[7] 旅行刚开始时的这次演讲给大家带来了许多问题，玛莎逐一予以回答，从此，船上出现了一种相互信任的氛围，大家开始在甲板上安静地交谈。

玛莎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特长，此时也纷纷派上了用场。她曾经学过手相术，有一次，她给一名乘客看手相，“就是好玩而已”。[8] 然而，这件事情很快给她带来了新的收获。当时，许多乘客都找到玛莎，请求玛莎给他们看手相。船长指挥大家排好队，然后，他第一个伸出两只手掌让玛莎看。通过这件事情，玛莎结识了许多朋友。三天后，船长却当着大家的面公然质疑玛莎的手相术。他确信，如果玛莎再看一次他的手相，绝对会
92 跟第一次有出入。他挑衅玛莎说：“如果跟第一次一样，我就把这件事写入阿尔巴号轮船的日志中……在这些名人中，你是第一位穿行这些航海路线的巴哈伊，你在轮船的图书馆里放了许多书籍，大家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就可以完整地了解巴哈伊。”[9] 玛莎再一次给船长看了手相，结果跟第一次完全一致。对于玛莎和她的任务来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功。

在船上，乘客喝酒的量多而且持续时间长。酒吧就在玛莎客舱的隔壁，每天从早上六点一直开放到次日凌晨两点，就是为了尽可能满足乘客的酒瘾。与玛莎同舱的室友是一名扑克牌老手，每天晚上打牌至深夜。还有两只猴子，同玛莎一起住在客舱里。现在，玛莎才明白阿博都-巴哈在信中那句话的含义："愿你孜孜不倦，满怀激情……"[10]

有一次，玛莎跟平常一样走进吸烟室，准备向正在玩牌的室友说晚安。这时，其中的一名商人递给玛莎一杯香槟，希望玛莎为他的生日送上祝福。玛莎说了许多生日祝福语，但是婉言谢绝了香槟。这名商人为巴哈伊信仰敬了一杯香槟，并且向玛莎要了一本蓝色小册子。后来，这名商人与玛莎交谈过几次，内容都与巴哈伊信仰有关。

玛莎从不违背自己的原则或者生活习惯。虽然她周围的人行为复杂古怪，但是她是那里最受欢迎的人。毫无疑问，她也是船上最独特的女士。玛莎还经常参加各种庆典活动。有一次，船上举办了一场化装舞会，玛莎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位波斯妇女。船长还选择玛莎担任嘉宾，向大家颁发礼品。

乘务长建议玛莎给大家讲讲巴哈伊信仰对人们有何帮助，玛莎采纳了他的建议。由于船长不允许玛莎去中国水手的工作地点，于是她就托人将巴哈伊信仰的语录带给他们，其中包括阿博都-巴哈说过的那句："中国，中国，到中国去！"[11] 时间越来越近了，很快玛莎就要在南美传播巴哈伊信仰了，于是玛莎抓紧旅途中的时间，学习南美的主要宗教——天主教，这样她就可以从天主教的视角向当地的人们传播巴哈伊教义。

经过两个星期的海上航行，第一座南美城市帕拉市（现称贝 93
伦市）开始映入玛莎的眼帘，这座城市位于巴西的最北端，拥有十七万五千居民。从此，玛莎开始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探险之旅。沿着海岸线，许多城市都是乘客逗留的好去处，他们可以在这些地方下船，然后进行两小时的短途旅行，或者一整天的远足旅行。玛莎准备在巴伊亚州下船。巴伊亚州位于巴西东海岸，

阿博都-巴哈曾特别提到这个地方，并称其“潜力无穷”。[12] 玛莎的另一个目标是巴拿马，教长也曾特别提到，它位于南美洲的另一侧。要想到达这两个地方，困难重重，但是玛莎喜欢挑战。

在帕拉市，玛莎告别了同伴们，自己找到了当地的一家报社。这相当不容易，因为玛莎不会说葡萄牙语，她仅仅靠着手势和一些道具就找到了目的地。玛莎用“蹩脚”的法语向编辑和报社员工解释巴哈伊信仰。[13] 他们要求玛莎用英语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文章，介绍巴哈伊信仰，他们负责将这篇文章翻译成葡萄牙语。

这时，一名男子走进报社，报社的员工都“兴奋地跳了起来”。原来，据他们介绍，这名男子是帕拉市最优秀的律师，他会说英语。[14] 随后玛莎发现，这名男子几年前曾接待过自己的一位亲戚——伊莱休·鲁特。他将玛莎的文章翻译成了葡萄牙语，这是巴西人使用的语言。报社也同意发表这篇文章，并且答应发表玛莎以后的文章。玛莎将蓝色的小册子分发给了报社的员工，她成为了第一位访问帕拉市的巴哈伊。在男子驾车送玛莎回轮船的途中，玛莎才得知，他正是这艘轮船所属公司的律师。从此，玛莎和巴哈伊信仰又结识了一位新朋友。这就是玛莎踏上南美土地后第一天的生活。

有时候，下船停留的时间很短，而且很难上岸。在西亚拉（现称福塔莱萨），乘客要想登岸，就必须乘坐一种小型的帆船。这种小帆船在海浪中颠簸得非常厉害，随时都有进水的危险。但是玛莎还是决定冒这个险。玛莎穿着当时的那种长裙，随身带着一些蓝色小册子。海面的光线越来越暗，玛莎从阿尔巴号
94 轮船跳到一艘左右摇晃的帆船。她只恨暮色将近，只有两小时的时间去分发这些蓝色小册子和传播巴哈欧拉的天启。

尽管当时的南美人反感这些美国来的妇女只身走在街上，并且能看得出他们脸上的不悦，但是，玛莎还是坚持独自一人穿行在各个城市之中。她观察了船上的那些南美妇女，发现这里的社会约束和繁文缛节简直令人震惊。即便妇女单独旅行违

背了当地的社会禁忌，玛莎还是坚持完成她的使命。

阿尔巴号轮船在伯南布哥（现称累西腓市）做了停留。这里是南美第四大商业城市。从这里开始，轮船将顺着海岸线向下驶往巴伊亚州。但是在伯南布哥的时候，玛莎得知，巴伊亚州爆发了黄热病，港口已经关闭。如果玛莎现在下船，然后不顾黄热病，独自前往巴伊亚州，那么，她从伯南布哥到里约热内卢的船票只能作废，而且二者之间距离几百英里。问题还不止这些，“不仅如此，”玛莎说，“当时伯南布哥已经出现了四例黄热病，此外，那里还爆发了一场革命，数人被杀害，有轨电车被烧毁，桥梁被炸断……”[15]

四名美国商人原本打算在伯南布哥稍作停留，最后还是改变了主意。大家建议玛莎最好别下船，但是，阿博都-巴哈对巴伊亚州的提示一直回荡在她的脑中。玛莎在日记中写道：

> 玛莎纠结了一整天，最后倒在了客舱的床铺上。玛莎透过舷窗望着外面漆黑的夜，看见木星在天空明亮地闪着，沉稳坚定地守在自己的位置。突然，她站起身来，找人将自己的行李搬上了岸。她此前已经在两家轮船公司预订了船票。她打算乘坐巴西的轮船去巴伊亚州。虽然其他乘客认为不可思议，但是她还是决定冒一次险。[16]

虽然当地只说葡萄牙语，但是玛莎还是得知，有一名女商人正住在帕尔克酒店。玛莎向她呈递了名片，“在南美，折叠名片右边角代表不必拘礼的意思。”玛莎祈祷，如果她注定要 95
去巴伊亚州，那么就让她见到这名美国妇女吧，让她给予帮助。她们终于相见了。见面时，玛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名巴哈伊。”然后美国妇女问道：“那你知道我的表亲卢阿·格青杰吗？”[17] 从此，玛莎又结识了一名新朋友。

这位新朋友名叫莉莲·维加斯（Lillyan Vegas），玛莎称她为“Z 女士”。Z 女士随身带了一张帆布床，玛莎正好可以同

她暂住一晚，因为酒店已经没有房间了。当玛莎回到船上跟所有的乘客朋友道别时，她才发现，原来Z女士也很受他们的欢迎，他们都知道这名精明能干的成功商人。那些商人也都感慨玛莎能够遇到这样的福分。一些乘客还送给玛莎许多礼物，并且护送她回酒店。一路上，街道都是空空的，只有士兵守在那里。在玛莎离开前，船长又向玛莎要了许多蓝色小册子。

认识Z女士给玛莎带来了极大的帮助，特别是Z女士能够流利地说葡萄牙语。此前，玛莎准备为伯南布哥最大的一家报社撰写一篇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她费尽力气，磕磕巴巴地用法语跟报社交流。然而，认识Z女士之后，她带着玛莎同五家重要报社的主编见了面，用流利的葡萄牙语跟他们交流，并且如实地传递了玛莎的想法。看到大家互相理解，能够顺畅交流彼此的想法，玛莎突然强烈地感觉到一门世界通用语的重要性。他们采用了玛莎的所有文章，并且答应与玛莎合作。

8月16日，玛莎和Z女士乘坐伊塔布希号轮船，从伯南布哥出发驶往巴伊亚州。玛莎的第一个目的地已经触手可及。船上的乘客来自各个国家，在这两天的航程中，他们听到了上帝最近的信使巴哈欧拉，了解了通往世界和平的道路。玛莎还给那些去往美国的乘客写了罗伊·威廉的介绍信。

一天早上，一首东方圣歌的旋律飘进耳朵，玛莎循声而去，
96 发现一名阿拉伯人刚刚祈祷完毕。玛莎向他做了自我介绍。玛莎在翻译的帮助下得知，这名阿拉伯人居住在阿卡，经常与阿博都-巴哈一起进餐。他的父亲甚至还认识巴哈欧拉。玛莎送给他一本蓝色小册子，阿拉伯人还答应帮玛莎带一件礼物给阿博都-巴哈。

轮船在马塞约停留了六个小时。马塞约是一座拥有七万人的城市，在那里，她们有幸遇到了Z女士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用一艘小帆船将她们接到一辆汽车里，然后带着她们游览了这座城市。跟其他人一样，这位朋友非常支持玛莎的使命，他开车载着她们拜访了所有报社的主编。有些主编不在办公室，

他就带她们去主编的家中拜访。玛莎还写了两篇文章，内容关于国际盗窃案件，她觉得这样做可以加强自己与商界的联系。

鉴于黄热病肆虐，卢阿·格青杰的表亲 Z 女士不愿在巴伊亚州停留，转而前往里约热内卢。但是玛莎毫无畏惧，她下了轮船，登上一艘小船，飘荡在猛烈的暴风雨中。小船一路上遭遇暴风雨，玛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晕船的。大浪几乎吞没了小船，不过玛莎勇敢地面对眼前的情景。小船就像一块木头塞子，在大海中起起落落，等待合适的时机将乘客送上岸。

好像玛莎使了魔杖一般，两位说英语的传教士已经在那里等候玛莎了。他们将玛莎带到巴伊亚州的一家酒店，“就像紫罗兰在春天绽放般顺利”。[18] 他们还带着玛莎走访了一些在阿尔巴号轮船上认识的朋友，这些朋友与玛莎住的地方只有四个房间之隔。

玛莎终于抵达巴伊亚州。在 1919 年，这里的人口数量为二十八万，这座城市和这个州的名字都叫巴伊亚。随后，玛莎开始考察这里的风土人情，后来还向阿博都-巴哈递交了一份考察报告，内容包括当地的商业（巴西最富有的州之一）、宗教观念和倾向、知识追求等。这些信息不仅方便了玛莎在当地的旅行，而且还告诉了其他地方的巴哈伊这片年轻的国土需要什么，以及蕴藏着怎样的机遇。玛莎观察到：

> 葡萄牙人和巴西人天生优秀。如果巴哈伊来巴西，他们必须学习葡萄牙语（并不难学），还要学习拉丁人的社会习俗。南美人对待陌生人非常友善，等彼此熟悉后再开始谈生意。“耐心点，明天谈！”这是巴哈伊要学习的第一课。巴西人做任何事情节奏缓慢，讲究礼节。[19]

97

与其他人一样，许多传教士深受玛莎的吸引。在玛莎准备前往巴西内陆时，他们纷纷赶往玛莎下榻的南美洲酒店拜访玛莎。同他们接触后，玛莎得知，当地的土著人文盲程度特别高（百分之九十），而且缺乏医疗服务。有一位传教士告诉玛莎，

他赶了六天的路才看到医生。

妇女独自旅行违反了当地的社会习俗，这件事情一直令玛莎焦虑。她不断向别人征求意见，然后采纳那些支持者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旅行方式。有一个名叫S先生的美国商人非常敬重这些来自美国的妇女，他鼓励玛莎说："只要你是一名品行端正的妇女，你就会得到别人的尊重……"[20]

玛莎的身上具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品质，使得别人总是愿意帮助她。她在船上认识的一位朋友住在巴伊亚州，他每天向自己的名流朋友介绍玛莎。此外还有S先生，他经常安排玛莎同各家报纸的主编见面，并且亲自陪同她，担任她的翻译。

美国的巴哈伊送给了玛莎许多书籍，玛莎将这些书籍全部放在当地的图书馆，很快，这些书籍就得到人们的广泛阅读。玛莎的文章也开始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并载有阿博都-巴哈和玛莎的图像。一位朋友给玛莎照了相，以供报社使用。玛莎随身带了十二张教长的相片，但是玛莎却说："我应该带两百张。"[21]

许多人找到玛莎，请玛莎提供一些巴哈伊著作，他们愿意协助玛莎传播巴哈伊信仰。他们还款待玛莎，给她送花，赠送礼物。玛莎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们还送玛莎上船。"这些都归功于阿博都-巴哈。"玛莎这样说。[22] S先生还为玛莎写了一封介绍信，把她介绍给了正在里约热内卢的妻子和妹妹。玛莎临走前，S先生向她要了许多巴哈伊著作，并且成为了玛莎和巴哈伊信仰又一位忠实的朋友。

98 玛莎的身上总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有人猜测玛莎将会困在这里几个月，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她在巴伊亚州仅待了六天就离开了。玛莎乘坐的这艘轮船叫做伊塔苏西号，它经过了严格的消毒，最后在通过了严密的检查后才让放行。船上所有乘客的行李也经过了严格的消毒。玛莎开玩笑说："简直太夸张了，满世界都是硫磺的味道！"[23]

从巴伊亚到里约热内卢，这艘巴西的小轮船在大海上颠簸了四天，几乎所有乘客都晕船了。船上的餐厅只有玛莎一位女士。

巴西进入冬季后，海面风浪很大，气候也更加恶劣，又湿又冷。现在，玛莎的法语已经很流利了，她开始用法语与别人谈论巴哈伊信仰。她认识了一名来自库里蒂巴市的朋友，还送给他六本书，托他放在库里蒂巴市的图书馆。

最终，轮船抵达里约热内卢。果然，这是一片蕴藏着无价珍宝的地方。玛莎就像一名跑道上的选手，已经迫不及待准备奔跑了。她不停地往领事馆和报社奔波，与亲友见面，去图书馆赠书。她还不断地结识新的朋友，他们帮助玛莎翻译，安排交通工具，提供引荐之劳。玛莎的文章纷纷在报纸和杂志上出现，它们为巴哈伊信仰在将来的交流和探讨开辟了道路，因为巴哈伊这个词已经见诸报端了。玛莎在伯南布哥认识的那个美国商人朋友在里约热内卢有一些亲戚，这些亲戚为玛莎进入当地的社团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他们热情款待玛莎，自始至终帮助玛莎。

世界语使用者在里约热内卢十分活跃，他们或以个人，或以团体的形式发行着各种世界语期刊。跟大多数南美人一样，他们非常热情好客，不仅为玛莎举办了一场聚会，还邀请她做了一场演讲。玛莎发现，世界语在里约热内卢格外受欢迎，有一条街道甚至以“柴门霍夫博士”命名。[24] 在里约热内卢期间，玛莎前往巴西海军航空学校和巴西航空军事学校发表了演讲。

里约热内卢这座城市一直存在着世俗的一面，但是玛莎对其避而远之。不过，玛莎也从中为拓荒者找到了传导的方式。她详细描述了这座城市的潜力所在。她在一封私人推荐函中写 *99*
道：“果酱师只有做好了果酱，我们才需要建造罐头厂……”[25]

玛莎还建议印刷一些葡萄牙语的蓝色小册子，但不是西班牙语。因为西班牙语的小册子只在阿根廷的时候需要，并且哈里·兰德尔已经往那里寄送了五千册。玛莎希望在她赶到阿根廷时，这些册子就已经提前抵达了。

9 月 5 日，玛莎离开里约热内卢前往圣保罗，圣保罗被誉为南美的芝加哥。整个旅途“就像乘坐火车在天堂里行走了十二个小时，里面隐藏着无数未被挖掘的财富……”[26] 尽管圣保罗浸

染着商业的气息，但是它的美还是打动了玛莎的灵魂。花园围绕着商业区，里面生长着奇异的植物，还可以欣赏各种音乐会，可以看到小提琴手在杂货店演奏——所有这些都刺激着玛莎的艺术神经。

不过，圣保罗的物价很高。玛莎选定了一家旅馆，里面的客人大多不是南美人。她在五层找到了一间房间，没有电梯，价格却跟纽约一样高。虽然玛莎对葡萄牙语还是一无所知，她的法语却派上了用场。图书馆一直是玛莎的重点关注，她向图书馆赠送了大量的巴哈伊著作。然而，给玛莎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里约热内卢的图书馆。

玛莎乘坐火车离开了充满活力的圣保罗，前往桑托斯。玛莎现在行驶的这条铁路堪称一项工程奇迹，因为它穿越了一片无法穿越的森林，这令玛莎惊叹不已。玛莎不禁赞颂这项工程的技术和壮美："火车犹如一只小鸟盘旋在山腰，火车的上方和下方均是无尽的树林，异常壮观，令人惊叹，令人敬畏。"[27]

在桑托斯，玛莎再次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那里的人只会说葡萄牙语。这一次，玛莎不是依靠语言交流，而是自己阅读各种标示符号。玛莎喜欢巴西人，喜欢他们的礼貌，喜欢他们的修养，喜欢他们的体贴周到，他们了解一位单独旅行女士的需求。

桑托斯的见神论者在当地报纸上读到了玛莎的文章，深受巴哈伊信仰启示的鼓舞。他们希望玛莎去他们的社团发表演讲。遗憾的是，他们联系玛莎的那天，玛莎乘坐的轮船正准备起航，
100 因此演讲是不可能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派遣了一些成员亲自登门拜访玛莎。在这些成员中，有一位在 1914 年对巴哈伊信仰略有所闻，此后他一直希望进一步了解巴哈伊信仰。他根据自己有限的知识，给自己所在的社团写了一篇文章，并且做了一次演讲，内容都是关于巴哈伊天启。玛莎的文章让他大开眼界。他的灵魂在等待着，他渴望撰写巴哈伊信仰的文章，翻译巴哈伊著作，环游世界传播巴哈伊教义。

在桑托斯的三天时间里，玛莎发表了一些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在这片宝藏之地挖掘出了许多无价的珍宝。任何她接触过的人都对巴哈伊天启特别感兴趣，他们支持人类一体的教义。他们还计划发行五千册蓝色小册子，并且将它们翻译成葡萄牙语，由几名见神论者把关翻译质量。

此次与见神论者见面，玛莎收获颇丰。离开桑托斯时，这些新朋友送玛莎上船，然后轮船驶向了阿根廷。玛莎在旅途中似乎从未赶上过温暖惬意的天气。巴西的冬天一点也不仁慈，海上旅行令人痛苦不堪。湿冷冰冻的雨水，波浪掀天的海面，晕船简直就是家常便饭。玛莎发现自己“传播天启稍有懈怠”。[28] 但是每当这时，玛莎就会想起阿博都-巴哈告诉她要完成环球旅行这个未竟之志，鼓励她克服困难，传播天启，教长的话深深地激励着她。在一些热心人士的倡议下，轮船上还举办了一场集会，几乎每个人都参加了，大家的兴致都特别高。

玛莎随身携带的巴哈伊著作几乎全部发完，不过，哈里·兰德尔负责印刷的几千本小册子，“作为南美的爱之礼物”，已在运往阿根廷的途中，这批小册子可以满足玛莎听众的需求。大家只要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告诉玛莎，她就会把巴哈伊著作寄给他们。有一名法国男士说：“虽然我不太懂您说的话，但是我清楚您的生活，这就是我对巴哈伊信仰感兴趣的原因……”[29]

轮船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停留了十二个小时，玛莎在阿尔巴号轮船上认识的那名玩牌的室友就住在这里。玛莎找到 *101*
了这家家族企业的地址，然后，一辆汽车从那里将玛莎接到了室友的家中。这家人热情款待了玛莎，并且帮助玛莎把一些巴哈伊书籍赠送给当地的英语俱乐部和图书馆。他们还安排玛莎与一家报社的编辑见面，编辑采用了玛莎的一篇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随后，玛莎又起程离开了。

9 月 20 日，轮船抵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是一座西班牙语城市，玛莎找了个地方住下来，一直居住到 10 月 4 日。玛莎不放过任何与人交流的机会，交流对象有客房部的女服务

员、医生、教师、翻译、新闻编辑，这些人来自各不相同的宗教背景，从基督教科学派到天主教派都有。

玛莎具有一种神奇的品质，大家总是乐于帮助她，这也给玛莎在新的地方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两天连续下暴雨，一位著名的杂志编辑自愿带着玛莎的文章走访所有意大利语报社，而玛莎则负责走访英语报社。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总共有四百家报纸杂志，玛莎究竟走访了多少家，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根据玛莎自己的描述，所有她走访的报社都欣然赞同巴哈伊信仰，并且采用了玛莎的文章。玛莎得到这些报纸的好评，关于她的故事也随处可见。

同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见神论者也格外倾心巴哈伊信仰和这位忠实的信徒。他们热情十足地招呼和款待玛莎，为玛莎写介绍信，把她介绍给一些社会名流。他们向玛莎居住的小旅馆送了许多“精美的书籍、鲜花、蜡烛和剪报”。[30] 玛莎也礼尚往来，她给那些准备去美国的人写了一些介绍信。

玛莎在南美许多地方发表了演讲，这里也不例外。临走前，玛莎精心准备了一些演讲，内容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某些原则。她还认真研究了自己的演讲主题，与朋友们探讨了许多问题，特别是物质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经济问题。此外，还有男女平等、世界通用语、全民教育等问题，所有问题深深地吸引着这些心智敏锐、勇于探索的南美朋友们。

有一名男子深受巴哈伊教义的影响和鼓舞，在玛莎的居停期间，他为玛莎准备了一间装修完备的办公室，并且还配备了
102 电话。男子的忠诚和慷慨令玛莎格外感动，但是玛莎还是拒绝了他的好意，因为她此前已经在报纸上公布了另外一个地址，她必须去那里接待拜访的人群。他还提出，如果这里准备成立灵理会，他愿意租下一间礼堂，前三年费用由他出。如此热情的男子，这就是玛莎传播巴哈伊信仰的结果。

第九章　山的另一侧

103

自玛莎离开纽约港的数个星期里，她已经超额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她向数百人讲述了巴哈伊信仰，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撰写了许多文章，向当地的图书馆捐赠了许多巴哈伊著作，抵达了巴伊亚州。现在，她的第二个目标——巴拿马之旅——正摆在她的面前，并且此行的危险绝非巴伊亚州之旅可比。

但是玛莎不是懦弱之辈，她绝不会因为道路障碍、天气恶劣或者旅行工具这些困难而放弃目标。她准备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穿过安第斯山脉抵达南美洲西海岸，然后向北朝着巴拿马前进。若在平时，这趟旅行就已经够危险，更何况在冬季，危险和困难骤然增加。玛莎的朋友劝她打消这个念头，但均是无功而返。一家报纸的文章如是描写玛莎即将踏上的这段旅程："除非你觉得骑着一头温驯的骡子走在伍尔沃思大楼楼顶（当时世界最高建筑之一，作者注），并且是在楼顶积雪结冰的情况下，是一件轻松惬意的事情，那么你才不会惧怕在冬季穿过安第斯山脉。"[1] 许多画面浮现在玛莎的脑中，画面中全是冻僵的脸庞、手指和脚趾，但是玛莎心意已决，她要坚持实现阿博都-巴哈的愿望，将巴哈伊天启带到南美洲西海岸，带到巴拿马去。

玛莎的朋友纷纷给她送去礼物，其中包括书籍、水果、鲜花、午餐、晚餐和糖果等。还有朋友送给她厚厚的保暖内衣、羊毛套衫，甚至还有一件皮大衣（她后来送给了一个纽约亲戚）。此外，各个国家的朋友也给她送来食物。

不用说，玛莎又遇到了一位保护者，他是纽约的一位"商界能人"，正好随玛莎一队出发。他说"会尽一切努力帮助玛莎"。[2] 玛莎似乎总能左右逢源，大家都愿意帮助她，照顾她。

104

旅程开始了，先是乘坐火车，然后骑骡子。玛莎很幸运，火车上与她住同一个卧铺隔间的是一名年轻聪明的意大利女子，这名意大利女子的法语和西班牙语说得非常流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朋友十分牵挂玛莎，他们提前给自己的朋友发电报，告诉他们玛莎将要抵达的消息。哪怕是短暂的停留，也会有许多人前来迎接玛莎，玛莎也会用最珍贵的礼物回赠他们，那就是有关巴哈伊天启的书籍。

滑坡冲毁了前方的必经道路，不过，玛莎一行找到了另外一种交通工具。十七年前，玛莎正坐在伯格先生的汽车里，穿行在法国的村镇中测试车速，而十七年后，她却骑在了一头骡子的背上，正在穿越冰雪覆盖的安第斯山脉。玛莎在日记中记录了此次经历：

> 安第斯山脉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之一，主峰阿空加瓜山高二万三千三百英尺，因此，骑在骡背上行走在这“世界之巅”真叫人胆战心惊！你若在这些耸立的高峰上祈求至大圣名，似乎就能隐隐约约看到永恒者、不可知者的荣耀。这条古老的路径海拔一万零四百英尺，骡背上的人们就像一粒粒细小的黑点，粘附在气势宏伟的梯地上。这里除了骡队之外，没有任何人类的踪影。我们就像“无边无际森林中的一群蚂蚁”，在锯齿状的山峰上踽步而行，到处都是冰缝和冰冻的山洪。此时，每个人都觉得无比渺小，同时，一股奇妙的情谊也油然而生。幸运的是，阳光非常灿烂，刺骨的寒冷也不像大家之前想象的那样难受……
>
> 我们绕道走了一条隧道，大家在黑暗中摸索了一个多小时，跌跌撞撞，不断滑倒。我们骑乘的骡子也受到了惊吓，经常摔倒。在骡子走下隧道口的时候，玛莎紧紧地抓住鞍头，身体使劲往后靠，然后闭上眼睛为大家祈祷，“啊，上帝，
105 我们的庇护者！”一次又一次，骡队里总会传出一阵清晰响亮的声音，“小姐，你没事吧！”这是那个意大利女孩的声音。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每当写到这件事情，想起

这样的一个朋友，深情的眼泪总是禁不住夺眶而出……

走出隧道后，骡队沿着陡峭的斜坡向智利出发。此前那位男士在报道中称，这里的道路只有“一英尺”宽，不过玛莎终于看到，道路实际上连“一英尺”宽都不到——对于玛莎来说，这是迄今为止旅途最危险的部分。当玛莎看到男士们从骡背上下来，一直走到山腰时，她的心里真的无比开心。玛莎也照着男士们的方法，从骡背上下来，因为山路陡峭，有时候骡子会滑行一码左右的距离，很容易受惊。大家一起拉着导游的手，顺着斜坡往下走，有时候无法一步一步地走，就只能跑起来！暖暖的阳光融化了干冷的积雪，这样，大家刚好就能站得住脚。在这样高的海拔上，大家的呼吸都很急促，所以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也有人晕倒了，还有人患上了“高山病”，鼻子和耳朵都渗出血来。玛莎将自己所有的东西都送给了那些需要的人。[3]

玛莎·鲁特（左）在1919年穿越安第斯山脉。玛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南美之旅，全心全意遵循了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书简集》中的指示。

106 大家终于下完斜坡，成功抵达安第斯山脉的另一侧。玛莎、那位意大利朋友和纽约商人一致认为，这是他们生命中经历的最幸福的事件之一。后来，玛莎在描述此次安第斯山脉冬季之行时说：“当时我穿了三套羊毛内衣、两件羊毛衫、两件外套，还有一张船用毛毯，结果还是冻得要死。”[4]

玛莎向导游和海关官员赠送了一些巴哈伊小册子，然后登上了一辆火车。她已经从冰冷的山峰下来，走在了瓦尔帕莱索市的热带花果园中。从那时起，玛莎再一次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别人的生活中。玛莎身上的那种品质，那种让布宜诺斯艾利斯朋友入迷的品质，又一次在这座新的城市里展现出来：

> 这位纽约商人在瓦尔帕莱索市开了一家公司，公司的人都将玛莎当做一位真挚的朋友。他们帮助玛莎将行李通过海关，并派遣本公司的搬运工把行李搬到船上。他们还找到了一名送信员，这名送信男孩带着玛莎同见神论者见了面，随后，在他的带领下，玛莎还与纽约的一位贵宾共进了午餐。最后，三名男士用汽艇把玛莎送上了轮船。玛莎则向他们解释了巴哈伊圣道。[5]

玛莎原计划在瓦尔帕莱索市停留四天，但是，由于一场强烈暴风雨，她只能在此停留四个小时。玛莎一行在安第斯山脉绕道走隧道，也正是由于这一场暴雨。心惊胆颤的安第斯山脉之行结束后，玛莎承受了沉重的体力和情感负荷，按理说，她应该借这个短暂的停留，休息和恢复自己的体能，为下一段路程做好准备。然而这不是玛莎的风格。在这几个小时里，玛莎拜访了见神论学会的主席，并向他递交了一封推荐信。她把几篇文章托付给主席，请求他转交给瓦尔帕莱索市和圣地亚哥市（又一个因为时间原因而不得不放弃的城市）的报社。

玛莎在报告中不仅描述各个城市的自然景观和商业特征，还记录它们的人口和报纸数量。圣地亚哥市拥有三十万人口，十一家报纸。玛莎觉得应该将这些人口和报纸转化成巴哈伊天

启的传播媒介，而自己就是此事的促成者。因此，她不可以，也不允许自己停下来，哪怕是在瓦尔帕莱索市的那四个小时，或者在其他的地方。否则，她将错失许多机会。在她休息的时候，也许有一个人正在等待着，而这个人有可能成为一个积极热情的圣道传播者。每一个人就像一个容器，等待着生命之水的注入，而她就是那位女仆，时刻准备着给别人灌注这万能之水。这就是玛莎的使命，她身上所散发的热情、光芒和爱均来源于此。玛莎犹如一块磁石，紧紧地吸引着她的追寻者。玛莎觉得，“旅途中每认识一个人，都是一段长久友谊的开始。大家可以交流书信，互相赠送书籍。如果其他巴哈伊去南美旅行，或者有朋友去北美，都会受到热情接待”。[6] *107*

玛莎在旅途中经历了各种天气，各种遭遇，她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在船上的时候，玛莎不幸患上了严重的流感。但是，玛莎没舍得花时间休息和康复，她又继续开始传播巴哈欧拉信仰和教义。

> 流感就像一块阴影，它只会让人更加珍惜阳光。因此，玛莎离船上了岸，然后向报社的人阐述巴哈伊天启。紧接着，她不时地靠在灯柱上，等力气恢复后继续将自己拽回轮船……科金博市的报纸叫做《纵贯报》，安托法加斯塔市的报纸叫做《信使报》。[7]

玛莎在智利认识的新朋友总是与她一同上岸，担任她的翻译。轮船沿着海岸线的港口停靠，每到一座城市——伊基克、阿里卡，还有其他一些城市，总会出现这样的朋友帮助玛莎，他们为玛莎的文章联系报社。船上的乘客也像和平之鸽一样，为本国的报纸带去巴哈伊天启，这些国家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墨西哥、委内瑞拉、西班牙和巴拿马等。

这些乘客主要是短途旅行，因此他们腾不出足够的时间来听玛莎的演讲。不过，大家你传我、我传你，最终把巴哈伊天启传遍了轮船。玛莎散发完随身携带的巴哈伊书籍和小册子后，

自己掏出五十美元（在1919年，这算得上一笔小财富），购买
108 了一些刊登有自己文章的南美报纸和期刊。这些报纸和期刊基本上也都发光了。

轮船顺着南美洲西海岸线向北行驶，航行途中，玛莎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的基本规则和发音。她认为在南美，西班牙语比法语和世界语（当时仍处于初级阶段）更加管用。她还鼓励巴哈伊尽量多学习各种语言，直到一种主流的世界辅助语出现。

轮船将在秘鲁首都利马市附近停留三个小时，玛莎准备利用这段时间，拿着推荐信去跟一家报社的老板、一名议员和两名医生见面。从卡亚俄港口到利马市需要三十分钟的车程，此外，还要算上赶火车、联络和折返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玛莎怎样才能赶到目的地，与这些人会面，然后准时返回呢？

然而，玛莎胸有成竹地登上了有轨列车。仿佛玛莎触碰了神灯似的，两名会说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年轻人便出现在了玛莎面前。他们带着玛莎到了一家有名的酒店，想办法帮助玛莎与那些人取得联系。酒店经理给玛莎找了一把椅子坐下，然后让她给每一个联系人写一封信。经理向玛莎保证，他会把这些信，连同玛莎的介绍信、巴哈伊册子和一些报纸文章（专门留作此用的），送到每个联系人的手中，并且让这些东西派上用场。迎接玛莎的那两名年轻人也对巴哈伊信仰产生了兴趣，他们还将一些巴哈伊书籍邮寄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家中。

在船上的最后一天，大家邀请玛莎做一次演讲。一名墨西哥乘客担任演讲的翻译，这样，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乘客都能听到这些充满希望的话语。“船上充满了爱的温暖，大家都很感兴趣，每个人都很快乐。”这是一次世界人民的大聚会，他们会把这些希望的种子带回日本、西班牙、法国、德国、巴拿马、委内瑞拉，以及美国的艾奥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克拉荷马州和纽约州。“每个人都有所收获，并且对圣道有了大概的认识。”[8]

1919年10月25日，轮船抵达巴拿马。巴拿马连接着北美

洲和南美洲，汇通着东方和西方，当玛莎踏上这片土地时，她的第二个目标终于实现了。

每次到达新的地方，玛莎总是遵循着一套不变的传导方式： *109*
首先，玛莎出示证件和介绍信，然后翻译出现，障碍消除，天启之新曙光广受欢迎；接着，演讲的大门打开，热情的东道主受到天启和玛莎挚爱的感染，慷慨相助。

巴拿马也不例外。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玛莎在巴拿马采取了同样的方式传播巴哈欧拉天启。她出示自己的证件，然后走访各种场合，拜访各类人物，比如政府机关和医疗机构的首脑人物，而这些多亏了自己的证件。她的世界语和灵性使命的意识也派上了用场，帮助她与其他团体取得了联系。因此，几乎所有的出版机构、团体和协会都成了玛莎介绍巴哈伊信仰的渠道。

玛莎唯一没能去的地方就是位于帕拉伊索的麻风病人隔离区，距巴拿马不远。此处的风力很大，一些乘客准备登小船上岸，结果被大风卷入了海里，因此，其他乘客被迫返回轮船。但是，玛莎的心意却抵达了那里，她托人给那里带去了两本书籍和四盒糖果。

玛莎感受和意识到了巴拿马的独特之处，并预言："总有一天，有一个人会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山上建造一座伟大的大学。如果它能成为巴哈伊知识的中心，那该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9] 今天，在其中的一座山上，就屹立着一座巴哈伊灵曦堂，这座辉煌的建筑建成于 1972 年 4 月 29 日，它犹如一盏灵性和希望的灯塔，照亮着整个地区。终有一天，这座山将会成为一个知识中心，从而实现玛莎——第一位将巴哈欧拉天启带到巴拿马的巴哈伊——的愿望。

轮船再次起航，将在五天后到达哈瓦那（古巴首都）。在征得船长的允许后，玛莎在船上做了一次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演讲，这也是她整个航程中的唯一计划。玛莎从来不会坐等机会，她更愿意创造机会：

如果你心有胆怯，不敢向别人征求机会，那么你要记住，
110 对于任何圣道服务者来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铭记阿博都-巴哈说过的话，“像狮子般吼出上帝之言”，“像小鸟般唱出天国的美妙旋律”。伟大的心不会畏缩——世界已经为你做好准备！[10]

轮船在哈瓦那停留了一天两夜，这也给玛莎提供了播撒希望种子的时间。玛莎充分利用每一分钟，不停地与人联系，发表演讲。停留时间很快结束了，玛莎只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她甚至连衣服都顾不上脱就睡了，因为第二天一早轮船就要起航。但是，这段短暂的睡眠却“格外香甜，因为内心的歌声告诉她，圣灵已经将芬芳撒遍了哈瓦那”。[11]

很快，玛莎返回了美国。从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到华盛顿特区（她在这里待了三天），玛莎访问了沿海的各个主要城市，并拜访了各个城市的报社编辑。最后，玛莎终于在 1919 年 11 月 15 日回到了家乡，此时距她离开剑桥斯普林斯已经有五个月了。

此时的 T．T．鲁特已经八十二岁高龄，他一直坐在窗口，希望第一眼看到玛莎。父女重逢，他的心中格外喜悦。在玛莎离开的这些日子里，父亲的心里一直空荡荡的，直到女儿回来这一天。

玛莎·鲁特作为一位巴哈伊信仰的追随者，已经顺利完成了首次重要旅行的唯一目标，即传播巴哈欧拉教义。她完全服从阿博都-巴哈的神圣计划书简。南美洲就像一只容器，玛莎已经在里面播撒了种子。成千上万的头脑已经认识到了灵性，如果全人类都能遵循天启，那么灵性必将充满全世界。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旅行。玛莎为自己树立了传导模式，也为别人树立了传导榜样。后来，有一名巴哈伊感慨道，虽然自己和丈夫在南美传导数月，但是跟玛莎的成就比起来，简直就是微乎其微。在随后的许多年里，不仅这对夫妻，世界上其

他地方的许多巴哈伊也经常发出如此感慨。

玛莎并没有停下来休息，她开始总结和吸收旅途中所经历的一切——火车、轮船、公海、骡队、山峰、花园、报纸文章、 111
演讲，以及新结识的朋友。为了更好地掌握西班牙语，玛莎在回到剑桥斯普林斯后的第二天早晨，就进了一所高中学习西班牙语。她决定充分利用新朋友和熟人，用他们的语言与他们交流。

很快，玛莎就能阅读西班牙语的信件了，只不过写信的时候还是用英语。虽然玛莎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国土，但是玛莎不会抛弃他们不管，让他们独自在那片灵性的沙漠里流浪。她考虑到了他们的需求，并且予以回应：

> 一千本西班牙语巴哈伊册子已经邮寄至南美。玛莎写下了四百封信件。西班牙语朋友正在本国分发巴哈伊册子，葡萄牙语朋友正准备用葡萄牙语发行五千册巴哈伊册子。一些巴哈伊朋友阅读了旅行书信后，邮寄了价值五百美元的巴哈伊册子。其中有至少两名巴哈伊准备开始传导。一些虔诚的巴哈伊总共收到了一千个地址，他们负责给这些新朋友写信。[12]

就像自己的祖先一样，玛莎同样开辟了一块新的疆土，并将巴哈欧拉的灵性注入其中。这是巴哈伊信仰首次到达南美洲，同样也是首次有巴哈伊——这位无私和超然的巴哈伊，不畏重重的艰难险阻，内心唯一的动机就是传播巴哈欧拉天启——完成如此辉煌的壮举。

旅行期间，玛莎每到一个州或者城市，都会向阿博都-巴哈递交一份详细的当地报告，内容包括地理和文化环境；接收过巴哈伊著作的报社、图书馆和学校；她途中遇到的人；她发表演讲的地点。阿博都-巴哈甚为感动，并致信玛莎说：

> 很明显，天国的力量正在帮助你，上帝的慈目已经转向你，上天众灵正在援助你，圣灵的力量正在支持你。很快， 112

这项伟大的事情就会结出硕果，清清楚楚地展示在世人的眼前。

因此你要坚信，响应巴哈欧拉的号召、宣扬上帝之言和传播上帝的圣约，这些行动会影响任何一石一土，更不用说人类之子了……

简而言之，你是天国的先驱，圣约的使徒。你甘愿奉献自己，慈爱对待全世界的人。你正在播撒种子，将来这些种子必将结出累累硕果。你正在种植幼苗，将来这些树苗必将不断长叶、开花和结果，并日渐繁茂。[13]

第十章　重返故乡

113

剑桥斯普林斯的居民除了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人对 T. T. 鲁特的女儿仍心存怀疑，但是，玛莎的南美之旅为她在家乡赢得了名声。怀疑之余，乡亲们为她在新闻工作和演讲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广泛的旅行而感到自豪。玛莎并不是以一名游客的身份在南美洲零星走访一两个地点，相反，她融入了南美的生活，她在南美洲东西海岸线的多数城市做过演讲，她访问过编辑、商人和行政官员，因此，玛莎的观点经常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尊重。玛莎还受邀在商会发表演说，她是首位获得如此殊荣的女性。此事后来刊登在了当地报纸的头条。

在商会的演说中，玛莎解释了此次旅行的目的——传播巴哈伊信仰的教义，她还例举了男女平等和创造世界语等原则。玛莎向在座的听众讲述了许多与这些教义有关的逸闻趣事。除了教义，玛莎还向他们传递了一些具体且实用信息，比如南美的文化和经济生活状况。玛莎在演说中提到，英国控制着南美洲东海岸唯一的一条航运线，此外，英国还提高了航运费，以此压制美国的潜在竞争者。诸如此类的信息对于在座的商人，还包括一些企业家都非常有用。通信是现代商业的基础，关于通信玛莎写道：

> 东海岸唯一的一条通信电缆也由英国控制，电缆以纽约为起点，中途经由伦敦。本来一天之内可到达的信息往 114
> 往遭到有意拖延……要耽误六七天时间，并且信息严重不完整。伦敦比纽约先知道美国在南美新大陆的所有业务……不过，美国在西海岸也铺设了一条通信电缆。此外，巴西

> 最高法院最近做出决定，不允许英国垄断巴西的通信业务，因此，美国希望近期在东海岸再铺设一条通讯电缆。[1]

此外，玛莎还提到了采矿业。她特别说到南美的一名成功企业家，这名本土企业家花了一小笔资金购买了一座钒矿，由于他在交易的时候采用的是金币，而不是纸币，因此大获成功。不仅如此，玛莎还强调要多修铁路，特别是在与南美人交往的时候，要有耐心，态度亲和，不要随意挑剔指责，这样才能获得成功。

《企业》杂志报道："当地的居民看到，家乡终于出现了一位游历广泛、思想开明的女性。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2] 尽管如此，剑桥斯普林斯的居民并不认为玛莎的思想开明就是因为她具有灵性认知。他们觉得玛莎的才能用错了地方。

然而，镇上有一个人在认真地听玛莎的演讲。这个人就是露西·威尔逊（Lucy Wilson），她是玛莎校友阿方斯·威尔逊（Alphonse Wilson）的遗孀。阿方斯·威尔逊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里市行医，后来不幸突发疾病去世，断送了大好的医生前程。露西考察了许多地方，最终决定在威尔逊的家乡剑桥斯普林斯定居下来，并且以教授音乐课谋生。露西灵魂纯洁，灵性觉悟高，富有爱心和同情心。她后来成为了玛莎的朋友和伙伴，同时也成为了一名巴哈伊。

玛莎准备充分利用此次南美之旅的经历。1920 年，她将整个旅行过程写成了文字，并且集成册子油印出版。来自纽约的卡丽·瓦法·金尼（Carrie Vaffa Kinney）不惜耗费时间，帮助玛莎复印了上百本册子，这些册子将会送到世界各地的灵理会、旅行传导者、东方和南美洲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将在春季召开
115 的全国大会。玛莎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了一点费用。虽然玛莎自己承担出版的费用，她还是非常感激卡丽的巨大帮助。尽管这样，当艾拉·古多尔·库珀从加利福尼亚州来信，准备带一些册子到阿卡时，玛莎所剩已经不到十本了。

对于玛莎来说，春季本是一个繁忙的季节，然而，她却在此时遭遇了疾病。她不幸患上了严重的流感，除了写信，所有活动也只能就此中止。由于 T．T．鲁特的健康状况令人堪忧，玛莎只好缺席了 1920 年的全国大会。经一名代表建议，大会向玛莎拍发了一封充满爱和同情的电报，藉此安慰玛莎的缺席之憾。然而，玛莎仍然面临着新的挑战，考验着她的能力。

116

第十一章 短途旅行

1920 年 4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位优秀的波斯传导者吉纳卜-法迪勒-马赞达拉尼（Jinab-Fadil-i-Mazindarani）抵达美国，此人知识渊博，通晓巴哈伊信仰的历史和教义。全国传导委员会决定，在他长达一年的居停期间，争取让他在更多的地方施展才华。旅行的第一站是纽约州上区，主要目标是在肖托夸村组织一场巴哈伊演讲，这里是一个活跃的文化、教育和宗教思想集会中心，每年夏天有上千人聚集在此。

对于这位中东来客，初来乍到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连最起码的顺利抵达目的城市，以及联系那些对这位波斯发言人感兴趣的社团都困难重重。因此，他需要一个打前站的人，帮助他计划演讲安排，并且做好宣传工作。哈里·兰德尔觉得玛莎是这项任务的最合适人选，加上玛莎本人也喜欢此类活动。玛莎从波士顿乘坐火车一路抵达了纽约州布法罗城，在当时，这段旅程花了整整一天的功夫。玛莎所到之处，基本上都获得了成功，宣传工作也很顺利，最后，他们到达了纽约州的最西南角——肖托夸村。肖托夸村依湖傍水，风景优美。然而，要想在此安排一场巴哈伊演讲几乎不可能，成功还是遥不可及。

哈里·兰德尔、吉纳卜-法迪勒以及另外两位波斯朋友于 8 月 13 日抵达布法罗城的易洛魁酒店。他们的演讲大获成功，也因此争取到了更多的机会传播这个新兴的巴哈伊信仰。一位牧师向他们提供了自己的讲道坛，此外，扶轮社也邀请他们到俱乐部发表演讲。

在罗伊克罗夫特出版社那些老朋友的帮助下，玛莎在纽约
117 州东奥罗拉安排了一场演讲。演讲在罗伊克罗夫特教堂举行，

哈里·（威廉·H.）兰德尔，一位早期巴哈伊，玛莎的同事和挚友。

并且获得了巨大成功。鉴于此次的成功，他们后来再次受邀在主日礼拜时发表演讲。罗伊克罗夫特出版社的杂志（发行量五万）刊登了两次演讲的内容。

那是一个忙碌的礼拜日，巴哈伊的所有安排都集中在早晨礼拜时间，活动地点选在百合山谷，这里是美国最大的唯灵论者阵营。在当时，这些唯灵论者非常活跃，渴望探求真理。他们创办的两本杂志《全国唯灵论者》和《进步思想家》均宣传了此次活动。当时，礼堂的听众数量达到了三千人。吉纳卜-法迪勒发表了题为《巴哈伊之永生观》的演讲。[1] 玛莎一字不落地记录下了演讲的内容，她觉得每一位巴哈伊都应该学习这篇演讲。

哈里·兰德尔也发表了演讲，两人的演讲博得了听众的热烈反响，观众要求他们发表更多的演讲。因此，下午的原定计划也只好改变，两人再次发表了一次巴哈伊演讲。这一次，演讲地点选在了一座名叫森林神殿的圆形露天剧场，那里风景素

118 雅迷人，演讲的题目为《来世生命的新证据》。[2] 哈里·兰德尔和吉纳卜-法迪勒犹如磁石一般，紧紧地吸引着听众，两人铿锵有力和清晰易懂的演讲把听众带进自己的思想世界。听众邀请吉纳卜-法迪勒吟唱一首圣歌，但是吉纳卜-法迪勒却选择用波斯语朗诵一篇巴哈伊祷文，听众们听得寂静无声。

第二次肖托夸村（玛莎称之为新“耶利哥”）演讲的申请再次遭到拒绝。[3] 他们还是不能在那里举办演讲。哈里·兰德尔也与负责人交流过了，答复还是不行，因为这里接下来几个星期的演讲日程已经排得满满当当。玛莎不顾哈里的反对，坚持先去肖托夸村再说，不用担心负责人的话。吉纳卜-法迪勒一定要在那里发表演讲。玛莎感觉到阿博都-巴哈的精神正在鼓舞着他们前进。

到达肖托夸村之后，玛莎进到了一家酒店，准备拜访演讲组织委员会的主席文森特（Vincent）博士。不过，文森特博士当时并不在酒店。玛莎只好出酒店散散步，并在一路上祈祷。突然，眼前的路上出现了文森特博士，就是她要找的那位文森特博士，他曾在芝加哥大学教过玛莎。玛莎向他解释了此行的使命，结果所有阻碍立刻解除，他帮助玛莎一行安排了演讲时间。吉纳卜-法迪勒和哈里·兰德尔在一天中最好的时段，在肖托夸村的大礼堂里发表了演讲，台下的听众数量达到了四千人。这是一次彻底的成功，“演讲赢得了肖托夸村观众一阵又一阵的喝彩”。[4] 玛莎认为，除了 1912 年阿博都-巴哈访美之外，这是美国巴哈伊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詹姆斯镇（距肖托夸村一小时的电车车程），哈里·兰德尔向一家律师和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了一场启迪人心的演讲。[5] 这些人本来打算邀请一位政治人士，而非宗教人士，但是哈里很聪明，他用巴哈欧拉的灵性教义给大家解释了当今世界问题的解决之道，大家也深深地被哈里的智慧所折服。演讲过后，许多人都希望进一步了解巴哈伊信仰，这足以说明这些教义的影响力。

玛莎精心安排的这场传导旅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得益于每个人强烈的服务意愿，而且源于每个人不同特长的融合。据哈里·兰德尔之女巴希叶·温克勒回忆，父亲和玛莎之间的情谊深厚，彼此尊敬和欣赏：

> 他们两人在一起非常有意思，因为都是组织者，都拥有坚定的毅力和突出的能力，他们也相互开玩笑，但是玩笑过后，玛莎会继续自己的目标，然后父亲就会说，“好吧，让她去做吧。反正她已经决定要做了，你最好让她去做。”[6] *119*

正是哈里从玛莎的眼中看到了巨大的热情，他知道玛莎想要负责吉纳卜-法迪勒的旅行安排和宣传工作。于是，哈里建议玛莎提前三天先走，他与吉纳卜-法迪勒和其他几个人随后赶到。事实证明，这两位极富主见之人所制定的计划获得了完美的结局。

纽约州北部和西部之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数人对巴哈伊天启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玛莎也从中感受到了无比的愉悦，并且很快，玛莎又将获得新的机会，再次收获这种愉悦。

120

第十二章　迷茫与确认

1920年，巴哈伊遵照阿博都-巴哈给阿格尼丝·帕森斯下达的指示，决定在华盛顿特区举办一场“有色和白色人种团结大会”。[1]这将是美国乃至世界首场此类的大会，大会主要议题是“消除偏见”，这也是巴哈伊社团最早关注的问题之一。

巴哈伊认为，最普遍的偏见莫过于种族的偏见。巴哈欧拉告诉世界，世界和平只能通过团结实现，而不是偏见撒下的分裂之种。其子阿博都-巴哈同样强调，必须把白色人种和有色人种团结起来，他们犹如同一片海洋中的波浪，同一座花园里的花朵。[2]

此次亲善大会暂定于1920年12月举行。然而不幸的是，作为筹备委员会成员的玛莎，竟然与一些人产生了误解，而误解产生的直接原因竟然是她的服务之心过于迫切。

1920年10月1日，玛莎致信帕森斯夫人，说自己打算前往华盛顿数日，帮忙筹备亲善大会。当时T．T．鲁特疾病缠身，但是玛莎还是希望等父亲充分好转，这样她就能放心离开。此外，居住在同一镇上的姑姑露西也患病了，玛莎必须同时照顾两个人。不过，玛莎绝对信任阿博都-巴哈，确信祂会给父亲带去健康。她相信，“疾病只不过是一场对信仰的考验。”[3]

玛莎很清楚，帕森斯夫人为大会筹备工作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帕森斯夫人也要照看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有很严重的生理缺陷）和自己的丈夫，此外，她还要打理整个屋子。处
121 在首都华盛顿外交和社会聚光灯之下的帕森斯夫人强烈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玛莎渴望服务大会，希望大会有实质性地改观，“贡献一己之力，哪怕一砖一瓦”，消除帕森斯夫

人的忧虑，让她全心全意筹备亲善大会。[4]

10 月 11 日，玛莎和帕森斯夫人第二次联系，这一次帕森斯夫人收到了一封玛莎从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圣约翰市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祝福。我当速返华盛顿还是继续帮助法迪勒？回复皇家酒店。玛莎。”[5] 帕森斯夫人的回复是：继续帮助吉纳卜-法迪勒。

但是，由于交流不充分，别人还不知道玛莎的亲善大会计划，因此大家产生了天大的误会。结果，帕森斯感觉自己好像被大家抛弃了一样，必须独自承担大会的筹备工作，她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场误会源自蒙特利尔市，当时梅·麦克斯韦尔（May Maxwell）（加拿大最早的巴哈伊之一，她具有极高的灵性觉悟）要求玛莎跟随吉纳卜-法迪勒一道，以演讲者的身份参加传导旅行。这项计划与 8 月份的那场传导旅行类似，只是旅行地点改在了加拿大。吉纳卜-法迪勒和哈里·兰德尔都鼓励玛莎参加，哈里还打电话给帕森斯夫人，征求她的同意。

帕森斯夫人同意了哈里的请求，但是她并没有告诉他们，自己的内心是多么的不安，因为亲善大会的筹备工作此时正进入关键阶段。在前往加拿大的途中，玛莎从纽约给帕森斯夫人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在要事之际突然走开，心中十分挂念，但是她保证“会尽早回来，并尽力筹备亲善大会。我很难过让你失望了，没能立刻筹备大会。但是我在尽我所能，我们下星期可以加紧步伐准备。我祈求实现‘阿博都-巴哈的愿望’！”后来玛莎又给帕森斯夫人写了一封信解释此事，并在信中附上了梅·麦克斯韦尔来信的部分内容。玛莎在信中悲痛地说道：“我在纽约不停地哭泣……因为我很难过离开了你，然后去了加拿大。但是阿博都-巴哈说过，团结高于一切……”[6]

玛莎为了团结，遵照每个人的意愿行事，没想到结果却事与愿违，也给自己造成了极大的苦恼和迷茫。然而，梅·麦克斯韦尔在蒙特利尔市向玛莎提议加拿大之旅的时候，她并不知 122

梅·鲍尔斯·麦克斯韦尔，加拿大最早的巴哈伊之一。她要求玛莎·鲁特陪同吉纳卜-法迪勒在加拿大进行传导旅行，却无意中造成了第一届巴哈伊种族亲善大会推迟，该大会最终于 1921 年在华盛顿举行。

道亲善大会正在筹备当中。当梅•麦克斯韦尔得知帕森斯夫人的计划流产，大会推迟举行，以及后续工作将面临更大困难时，她给玛莎写了一封信，信中充满了悔痛之情：

> 想起帕森斯夫人和此次种族亲善大会，我仍然悲痛万分。现在，我必须缓解一下沉痛的心情。我在信中向你转述了她的夜间电报，但是你在回信中并没有提及此事，我希望你已经收到我的信件。从她的话语中我强烈地感觉到，你让她非常失望，而我是此件事情的导火索。这于你于我都是一场考验，我只希望并祈祷这是我的错。我知道，跟
> *123* 我一样，你和哈里以及整个传导委员会都清楚这次大会是当今美国最重要的大事。我相信，如果此次大会失败，流

> 血杀戮必将发生，因为教长已经在书简中告诫过我们，有色人种和白色人种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张过，革命动乱的意图从未如此强烈过，巴哈伊只有利用圣约的力量，平息这场毁灭世界之火……我们知道教长告诉过我们，只有巴哈伊才能改变现在这种局面。如果我对大会的推迟负有责任，哪怕是一丁点的责任，我不知道该如何承受如此罪过。我恳求你和哈里以及其他人慎重考虑，然后做出改变计划的决定，看清楚举办大会会不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很明显，在巴哈伊伟大事件的举办之际，在神圣力量的施展之际，黑暗势力必将步步阻挠，使出全部花言巧语的招数。[7]

尽管大家为亲善大会倾注了如此强烈的感情，大会最后还是推迟到了 1921 年春季，不过，这是一个积极的改变。当麦克斯韦尔的信件到来时，玛莎已经前往圣约翰市、蒙特利尔市、伦敦市和圣托马斯市准备演讲安排去了。

这次行程匆匆的旅行传导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圣约翰市的时候，玛莎在加拿大人俱乐部组织了一场晚宴，不过，这个俱乐部的讲台不允许任何与宗教和政治有关的讨论。因此，玛莎以教育讲座的名义组织了一场演讲，“从未如此彻底地讲述天启，每个人热烈喝彩，现场充满了爱、快乐和团结……”[8] 在玛莎的组织下，演讲的安排和宣传工作非常顺利。早在起程前往圣约翰市之前，玛莎就在蒙特利尔市向各家报社写了各种文章。这样，这些文章就能渗入当地民众，为巴哈伊再次回来传导打好基础。

每到一处，听众都乐于接受这些巴哈伊的演讲，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玛莎的准备工作，以及演讲者卓越的智慧和强烈 *124*
的慈悲之心。麦克斯韦尔夫人如此评价吉纳卜-法迪勒：

> 他从不与人争执，不管别人的观点如何错误……从不说别人是错误的……不管是跟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交谈，他总是首先找到彼此的共同点，同情并理解对方。[9]

很显然，帕森斯夫人已经原谅玛莎了，她还寄给玛莎一张五十美元的支票，以资助玛莎的开销。（玛莎的开销特别大，包括所有的交通费和膳宿费。）对于任何帮助，玛莎心中总是过意不去。不过哈里·兰德尔劝导玛莎说，她接受帮助没有任何不妥，因为她现在的经济来源甚为有限，此外与南美和东方保持联系的费用也相当高。

加拿大之旅中，不论到那里，玛莎都会向当地的报纸宣传即将到来的亲善大会，争取联系到更多的人。伊莱休·鲁特收到了大会邀请，他本人也十分赞同此次大会，只可惜他的外交日程不便，未能参加。不过，伊莱休向大会推荐了一位朋友，即 C．李·库克（C. Lee Cook）先生。玛莎还向纽约州克林顿县的一个亲戚送了一本《已答之问》和《巴黎谈话》。

在各个城市，巴哈伊总是想方设法向一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发表演讲，包括见神论者、世界语学者和其他宗教的一些成员。整个旅途，玛莎觉得圣约翰市之旅最富传奇色彩，她在那里强烈地感觉到了圣灵的力量。她觉得那些日子犹在天国一般。“正是圣约翰市人们的爱让此次旅行犹如天堂般快乐”，哈里·兰德尔补充道。

梅·麦克斯韦尔终于明白，亲善大会准备不力，玛莎并没有错，她是无辜的。另外，她还看到了玛莎身上的某些品质，正是这些品质让玛莎的服务与众不同：

> 玛莎太出名了，太受人喜爱了，她不需要别人的颂扬；而另一方面，她又太微不足道了，受不起别人的颂扬。不过，
> 125 加拿大的信徒们还是向她致以了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因为她孜孜不倦的服务鼓舞了他们，她在拓荒和新闻工作中展示出了卓越的才华，她也受到了报社的一致好评。玛莎通过自己的爱、服务和奉献，将口头之言变成了书面文字，经出版后，受益对象骤然从成百上升至成千。[10]

回到剑桥斯普林斯，玛莎停留了较长一段时间，直到确定

父亲的健康无大碍，她才出发前往俄亥俄州的代顿市和辛辛那提市、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每到一座城市，玛莎不停地组织聚会和讲座，还要负责宣传工作。玛莎的所作所为影响着当地人的灵性，也为后来的演讲者做好了铺垫。结果，玛莎在每一站都组织好几场讨论会，而不是一站一场。吉纳卜-法迪勒不管在哪里演讲，都取得了成功。1920 年 11 月，吉纳卜-法迪勒继续在明尼苏达州的主要城市发表演讲，不过，玛莎却在这个时候回到了剑桥斯普林斯。

玛莎回到了家中，因为她此前收到了艾尔弗雷德·伦特（Alfred Lunt）的来信，后者代表巴哈伊灵曦堂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任命玛莎为创意委员会主席，霍勒斯·霍利（Horace Holley）、D．J．汉科（D. J. Hanko）、芭芭拉·菲廷（Barbara Fitting）、爱德华·萨法·金尼（Edward Saffa Kinney）等人负责协助工作。此外，还有十一位创意委员会的成员遍布在美国各地。玛莎的任务就是鼓励这些人提出一些可行的创意，为威尔梅特灵曦堂的开工募集资金。

每一个人的任务都不轻松，同样，玛莎的任务也相当繁重。玛莎不停地工作，在她收到伦特先生来信的时候，她正在撰写四篇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另外，由于父亲的健康原因，她只好取消了堪萨斯州托皮卡市之行。她告诉帕森斯夫人：

> 刚获悉艾尔弗雷德·伦特来信，告知创意委员会一事，着实出乎我的意料。但若阿博都-巴哈相信我能有所作为，我必定全力以赴——但是，由于身负创意委员会事务，还要与你共同筹办大会，协助吉纳卜南部传导旅行，不知仅凭一己之力能否胜任。不过，只要需要，我一定全力去做。[11]

玛莎狠下决心，一定要完成任务。她找出了一台科罗纳打 *126*
字机，还有一台陈旧的复写器也派上了用场。经过无数遍祈祷之后，玛莎向创意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发送了信件。有些信件

写得非常有文采，其中一封格外能够激起人们的共鸣：

> 如果每位巴哈伊每天都能“虔诚祈祷”，恳求上帝降赐想法于灵曦堂；如果每位巴哈伊都像巴孛、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一样，“活着就是为了奉献”，把天国的理想在人间实现，那么，人间必将出现两个奇迹！首先，灵曦堂将在阿博都-巴哈到来前火速建成……还有，当人们提到巴哈伊的“心灵之城”时，他们会说，“这座城市不需要太阳，也不需要月亮的照射，因为它有巴哈欧拉（上帝之荣耀）的照耀，巴哈欧拉就是那盏明灯”。

在反思自己的做事风格时，玛莎补充说：“如果等到明天才开始行动，那也许已经晚了。”[12] 在另外一封信的末尾，她写道：

> 数家报社已向我约稿，邀请我撰写一些有关灵曦堂的文章，以及其他一些巴哈伊文章。因此，我在这封信上就不多花时间了——阿博都-巴哈会给予你指引。如果我的做事风格与你不符，敬请谅解。我跟你一样，都在“绞尽脑汁”为阿卜哈天国服务。承蒙圣爱与圣约！
>
> 愉悦的
> 玛莎[13]

《大瀑布（蒙太拿州）每日论坛报》1920 年 12 月 26 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引起了玛莎的注意，她觉得这篇文章太完美了，并且呼吁所有地方的报纸都应以此为榜样。玛莎还推荐了一张巴哈伊灵曦堂的设计图。

由于创意委员会工作的需要，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玛莎要么在纽约，要么在往返于纽约和家里的路上。如果 T．T．鲁特的身体允许，他还会陪女儿去纽约住两三天。要想把工作做好，
127 需要付出长期的专注努力，玛莎也曾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不相信阿博都-巴哈，认为祂给了我过重的负担，那么我应

该为这个想法而感到恐惧。”然而，玛莎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全国上下的委员会成员开始调动自己的创造活力，通过灵性的途径来募集资金。玛莎的一句话激励了他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我们有时候忘记了肩负的使命是多么的荣耀。”[14]玛莎不断地鼓舞他们，让他们看到希望，最终，整个创意委员会都行动起来了：

> 你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除非通过祈祷，并开始做一些事情。这样，你才能获得灵性认知和洞察力，最后，你的能力连你自己都惊叹不已。如果你的目标纯洁，全心全意为上天众灵服务，那么，阿博都-巴哈会通过你完成任务。

玛莎善于利用经验的力量，她会寻求一切可能的援助。于是，她给阿博都-巴哈发送了一封挂号信，恳求祂赐予每一位参与灵曦堂工作的人“福佑和确认”。[15]

创意委员会充分发挥了美国邮局的作用，他们将信息源源不断地发送到全国各地。玛莎要求委员会必须在 1921 年 4 月 23 日至 27 日巴哈伊全国大会召开之前完成报告。艾拉·库珀的兄长负责刻制印章；艺术家维多利亚·贝德基安（Victoria Bedekian）正在制作一件艺术品，准备翻制后在全国大会上出售。在这段时间里，玛莎也在忙着帮助一些委员筹备种族亲善大会（定于 1921 年 5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

玛莎的日子过得很充实。她在纽约负责创意委员会的通信联络工作，负责迎接南美来访的朋友，为利奥诺·霍尔萨普尔·阿姆斯特朗（Leonore Holsapple Armstrong）的南美拓荒之旅送行，她还能与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们共同工作。她说：“同哈里一起工作简直太愉快了！”[16] 2 月份，玛莎前往芝加哥，会 *128*
见了巴哈伊灵曦堂联合会执行委员会。3 月 18 日，创意委员会的工作结束，玛莎前往华盛顿一星期，协助筹备亲善大会。在玛莎·鲁特、阿格尼丝·帕森斯，以及玛丽亚姆·黑尼（Mariam Haney）、博伊尔（Boyle）夫人、加布丽埃勒·佩勒姆（Gabrielle

Pelham），尤其是路易斯·格雷戈里（Louis Gregory）的努力下，首届种族亲善大会粗见雏形。

玛莎在很多方面厉行简朴节约，但是在行李物品上花起钱来却毫不吝啬。她的行李箱里总是放着这样或那样的巴哈伊书籍，它们指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3 月份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她随身带了一架幻灯机（包括一千五百张幻灯片，总重将近五十磅）、一台科罗纳打字机（重约九磅）、一只手提箱，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零碎的物品。之前玛莎在帕森斯夫人的家中存放了一只大箱子，玛莎对帕森斯夫人说：“你肯定以为这是我出行一星期的行李，其实我只是带了许多巴哈伊幻灯片给你看，然后还带了打字机，可能会用上。”[17]

4 月初，玛莎需要重返华盛顿，她在这一路上做了一系列的讲座。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时，玛莎拜访了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后者是一位社会民主党成员和工人运动的代言人，当时正关押在监狱。玛莎是德布斯先生的热情拥护者，她还送给德布斯先生一些巴哈伊书籍，书中包含了巴哈伊关于商业和工人的观点。玛莎经常给德布斯及其弟弟写信，她还呼吁其他巴哈伊也这样做。德布斯用新鲜而强烈的声音为工人呼唤正义，然而，他的声音遭到了各种极端手段的镇压，最后，他被送进了监狱。[18] 玛莎向德布斯献出了同情之心和慈爱之手。在那趟旅行途中，玛莎还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市发表了三次演讲。此外，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她还在弗吉尼亚州的彼得斯堡市做了一场晚间讲座。

像这种旅行，玛莎总是买夜间的卧铺票，然后早晨特别早起来，换乘价格比较低的硬座车。玛莎在路上只吃一些简单的食物。虽然还是 4 月初，“天气已经很热了，非常舒服……”[19] 玛莎喜欢温暖的天气，而这一次旅行，她终于碰上了好天气。

玛莎迫切地希望努力工作，做好种族亲善大会的筹备工作。
129 她已经消除了过去的迷茫，并且越来越欣赏阿格尼丝·帕森斯。她渐渐发现，帕森斯夫人是一位能力出众、慷慨大方、和睦友

阿格尼丝·S. 帕森斯，一位来自华盛顿著名且富有的巴哈伊，阿博都-巴哈要求她筹备第一届巴哈伊种族亲善大会。帕森斯夫人在首都华盛顿的外交关系为玛莎打开了许多机会大门。

好的人。在一封致帕森斯夫人信的末尾，有一句话可以看出玛莎对帕森斯夫人的感情："你是如此亲切、温柔和善良，与你共事乃是巴哈欧拉赐予我的恩惠。"[20] 为了符合当时的礼节，玛莎仍称呼这位朋友、同事兼东道主为"帕森斯夫人"。直到阿博都-巴哈赐予帕森斯夫人"努尔"（灯的意思）这个称号后，玛莎才改叫"努尔"。

自 4 月份华盛顿创意委员会的工作结束，到芝加哥巴哈伊全国大会举办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玛莎回家住了一段日子，但是时间并不长。没过几天，玛莎又起程前往芝加哥，她准备在星期六的大会开幕之夜（1921 年 4 月 23 日）在那里发表一次重 *130*
要演讲。露西·威尔逊陪同朋友玛莎一起抵达芝加哥，她详细描述了当时玛莎的服装准备情况：

> 玛莎在公众演讲的时候特别喜欢穿白色的衣服。我第一次参加的巴哈伊全国大会在芝加哥举行……我记得玛莎

> 叫我去她的房间，让我帮她穿衣服——有人送给了她一束漂亮的粉红色玫瑰（她准备在那天晚上发表演讲）。我进去的时候玛莎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长袍，她让我将这些玫瑰花别在衣褶处——肩部一两朵，头发上一朵。她的头发棕褐色，又柔又轻，辫子像一圈花环盘在头上。[21]

演讲中，玛莎格外强调了南美之旅，这次旅行经历令加拿大和美国的巴哈伊惊叹不已。他们惊叹的原因，不仅在于玛莎在危险重重的旅途中表现出了勇者无畏的精神，而且这场旅行的意义非同一般。当人们为巴哈欧拉服务时，他们的生活就会与众不同，玛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玛莎历经了发烧、瘟疫的折磨，挺过了颠簸、暴风雨、风高浪急的大海和令人眩晕的山脊的考验，远离朋友，语言不通，在体能衰弱，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孑身一女子，独立完成了旅行。而当她返回家乡时，她结识了无数的朋友，积累了丰富的经历，而且完成了预定的目标。

在芝加哥活动期间，玛莎不幸染病，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但是，所谓的休息不外乎是在大会的间隙停止探访亲友而已。她住在酒店，仍然不停地给报社写文章，与记者交谈，帮助新人联络巴哈伊。

由于要做创意委员会报告，玛莎在芝加哥多待了一天。4 月 29 日凌晨五点，玛莎回到家中，发现父亲孤零零一人，并且还患上了流感，必须用手术刀在脖子上切口。看到年迈的父亲无人照料且饱受疾病之苦，玛莎格外悲痛。父亲不想影响到正在芝加哥的玛莎，尤其不愿意成为玛莎的负担，也不希望玛莎离开自己的工作。玛莎只能以关爱回报父亲。自她成人以后，她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父亲的关爱。

131 玛莎计划 5 月 5 日回华盛顿，但是心里还是放不下父亲。玛莎有一个表姐，当年她在阿勒格尼学院念书的时候同鲁特一家生活在一起，后来玛莎的父母还为她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玛莎在华盛顿筹备种族亲善大会的时候，表姐就邀请叔叔（玛

莎的父亲）去谢菲尔德市钓鳟鱼。但是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虽然行李都整理好了，启程的日子却只能一天一天往后推。

玛莎的行李也已经收拾妥当。此外，她还在各地的日报和星期日报纸上为大会做宣传，同时不断祈祷。她渴望艳阳高照的日子，这既是对天气的期盼，也是对未来的向往。玛莎坚信阿博都-巴哈会实现她的愿望。

一位名叫乔治·拉蒂默（George Latimer）的人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来到了剑桥斯普林斯，玛莎为他在联盟学院安排了一场演讲，玛莎也在演讲过程中向观众播放了幻灯片。玛莎在致阿格尼丝·帕森斯的一封信中恳求道："亲爱的帕森斯夫人啊，请为我的父亲念诵医治祷文吧，为他的幸福祈祷吧……如果这注定是一场无比重要的大会，那么我相信，在合适的时间，大门一定会向我打开，一切将按照阿博都-巴哈所愿进行。"[22]

但是天气一直不尽如人意。玛莎知道，只有雨停日出，父亲的病情才会好转，哮喘的疼痛才会缓解，这样他才能睡得着觉。玛莎向路易斯·格雷戈里发了一封快递信，信中鼓励他尽全力帮助筹办大会。在芝加哥的时候，玛莎就注意到了哈里·兰德尔出色的口才，因此，玛莎建议他在亲善大会开幕日主持其中的一场会议。

玛莎的难题越来越多。父亲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在另外一封致阿格尼丝·帕森斯的信中，玛莎描述了当时剑桥斯普林斯的情况：

> 父亲……病得十分厉害，哮喘病不断发作，高烧不止。如果丢下他一人不管，实在太罪过了。昨天晚上我不停地祈祷，父亲终于睡着了……他现在没法去谢菲尔德市的表姐家。我给他找了一个人，晚上过来陪他。亲戚和邻居都非常苛刻地指责我，说我不应该离开父亲。但是我觉得，如果此次大会无比重要，在我离开父亲的日子里，阿博都-巴哈一定会保佑父亲安宁幸福的……昨晚，剑桥斯普林斯 *132*
> 的表姐被一辆汽车碾过，差点丧命。我刚才去医院了，医

生说只有等到晚上才能知道表姐能否逃过一劫……

虽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故，我还是准备在星期五下午赶往华盛顿，这个决定也征得了父亲的同意。在我离开之前，我一定会倾尽全力帮助表姐。父亲太仁慈了，他说我必须离开——这是多么大的牺牲啊，我觉得在我离开的两周里，阿博都-巴哈一定会保佑父亲，让他舒适幸福地生活着。

玛莎在信末写道："我肯定会来的。等我来了之后，我一定会埋头苦干。"[23]

尽管出现了诸多事故，玛莎还是在星期五下午登上了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她决意要协助完成此次大会，因为这次大会是阿博都-巴哈向帕森斯夫人提议的。

此前所有的问题、推迟、迷茫和误解，都只能让大家更加感受到首届种族亲善大会成功带来的甘甜。此次大会是巴哈伊信仰在建设世界团结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壮举。大会于 1921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晚上开幕，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早上和晚上均安排了会议。参加此次大会的人员包括了参议员、教育家、神职人员和商人。一些黑人独奏家和合唱团为大会演奏了音乐，其中包括一名小提琴手，他是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孙子。大会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功，这是一次非凡的壮举，它为将来的大会提供了一份蓝图，标志着美国开始重新调整自身的价值观和态度。大会同时还获得了白色人种和有色人种积极和热烈的反响。[24]

在这三天里，华盛顿见证了不同种族的和睦相处。从此，巴哈伊开始共同努力，将种族亲善大会带到了美国的其他各地。大家的目标很明确：若要实现世界和平，则必须让所有人知道全人类和谐的重要性。

大会结束后不久，来自芝加哥的齐亚·巴格达迪（Zia Bagdadi）便前往海法拜访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肯定了此次团结大会的成功，并向他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然后，阿博都-巴哈让齐亚·巴格达迪看一篇报纸文章。巴格达迪先生回

133

答道：

> “我的主啊，这篇文章出自玛莎·鲁特女士之手，刊登在克利夫兰的一家报纸上。这篇文章还引用了阿博都-巴哈的一篇书简，书简大意是：只有白色人种和有色人种团结起来，才能避免流血冲突；只有通过巴哈伊教义，才能消除种族、政治和宗教的偏见……”

据巴格达迪先生的记载，阿博都-巴哈对此的回答是，祂担心更多的流血冲突将会发生。美国的敌人正在鼓动种族对立，制造巨大的隐患，因此，持续不断的种族分歧将会摧毁美国。祂呼吁巴哈伊集中全部力量，力图消除种族偏见，从而避免祂预言的这场灾难和毁灭的发生。[25]

从华盛顿回家的途中，玛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哈里斯堡市做了停留。在那里，她见到了自己的一位好朋友，后者担任州长的参谋。他们谈论了尤金·德布斯的情况，玛莎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做点什么。在玛莎看来，尤金·德布斯受到的待遇极其不公。

T．T．鲁特在家里得到了非常好的照顾。玛莎找了一名妇女在白天照料父亲，克劳德负责晚上陪父亲，克拉伦斯带他到自己家中吃饭。他的身体“已经好转，但是没有彻底好转”。[26]回到家后，玛莎每天同父亲说话，而且连续一个小时给他朗读文章。虽然父亲的体力日渐衰弱，玛莎还是希望尽量振奋他的精神。

自南美归来的这十八个月里，玛莎经历了人生中巨大的忍耐力考验，她一方面要尽孝心，另一方面还要为巴哈伊服务。然而，玛莎头脑中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忠于信仰。1919 年底，玛莎告诉阿博都-巴哈，除了家庭责任，向全世界传播巴哈欧拉信仰是她余生的全部工作。她已经尝试了许多传导方式，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将继续努力尝试，力图找到更有效的新方法向所有人传播巴哈欧拉信仰。

134

第十三章　创造机会

1921 年，玛莎正在剑桥斯普林斯享受着家的温暖。而就在此时，她决定撰写一本关于巴哈伊信仰的书籍或者大型册子。[1] 玛莎向世界各地的知名人士致信，概述了巴哈伊信仰的历史和基本原则，提到了建造巴哈伊灵曦堂的计划，还询问他们对于巴哈伊教义的看法：

> 此信旨在了解，您以及其他成功人士如何看待巴哈伊圣道作为一种解放人类灵性的工具。
>
> 您可否在信中阐述这些原则的作用如何？万分感激！您的言语——联合神圣创造思想之洋的无穷力量——必能帮助世间众人。上帝将赐予你机会，通过你实现这个普世计划。
>
> 谨致问候！
>
> 玛莎 · 鲁特

玛莎还将这封信寄给了全国各地的朋友，请求他们将此信转交给当地的名望人士。“你将得到圣灵的指引”，玛莎保证道。[2]

虽然不知道有多少人响应了玛莎的号召，宣扬巴哈伊原则的价值和作用，但是，上百人读过了玛莎的这封信，并对巴哈伊信仰略有了解。一些感兴趣的名人杰士还给玛莎回了信，来自布法罗城的奥尔顿 • H. 考尔斯（Alton H. Cowles）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回信道：

135

> 若巴哈伊信仰果真能促进新文明的出现，则天主教徒、

> 新教徒和犹太教徒只需此信仰足矣。让所有人接受同一个信仰，同一个上帝，同一条天国之路。它必将紧紧抓住所有美国人的心。[3]

在照顾父亲和同自身疾病作斗争的同时，玛莎完成了这项工作。玛莎早期饱受乳腺癌的折磨，然而在最近的九年里，病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这有可能得益于阿博都-巴哈的独特药方。不过，随着疾病位置的转移，玛莎的胸部和腹部开始疼痛。这一次，玛莎仍然没有看医生。有时候，由于疼痛难忍，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活动计划。她就像一名跑步选手，虽然暂时不在跑道上，但是永远时刻准备着。

1921 年 9 月，玛莎前往美国中西部地区，与当地的巴哈伊磋商在克利夫兰举办种族亲善大会的事宜。在克利夫兰，种族问题非常严重。玛莎在数个城市做了演讲，并且将幻灯片派上了用场，她觉得这些幻灯片非常管用。

回到家中后，玛莎负责晚上照看病重且神志不清的玛莎姑姑。最后玛莎自己也患病，疼痛难耐。玛莎写道：“这件事告诉我，如果决定要为圣道做点什么，那么要记住，美好的日子转瞬即逝。”[4]

阿格尼丝·帕森斯知道玛莎正遭受疾病之苦，却不知道玛莎患的是什么病。她向海法的阿博都-巴哈写信，恳求祂为玛莎祈祷。从玛莎致帕森斯夫人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玛莎对帕森斯夫人的感激之情，以及玛莎的病情已经好转：

> 亲爱的，你向阿博都-巴哈写信，恳求祂医治我，我真的感激不尽！今年夏天我备受煎熬，生了四次病，每次都疼痛难耐……我终于感觉好起来了，我也更加坚定不移地相信阿博都-巴哈。现在，我的生活完全不同了，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康复，能够去世界各地传播巴哈欧拉天启，直到我去世的那一天。[5]

136 在这段时期里，同时在露西·威尔逊的协助下，玛莎为剑桥斯普林斯的一名病重潦倒的男子举办了一场慈善活动。一家报纸的编辑刊登了这名男子不幸的遭遇，以期从读者那里筹募五十美元的捐款。可惜读者的反响不大，于是，玛莎和露西决定用自己方式筹集捐款。她们向商会借用了一些房间，将这些地方装扮漂亮。接着，她们向公众发出邀请，许多人也应邀而来。玛莎给观众播放了“一场旅行见闻纪录片，影片中既有快乐的画面，也有严肃的场景。此外，屏幕上还播放了许多快乐的灵性歌曲，大家可以跟着唱。露西……是一名出色的伴奏家，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名优秀的乐队指挥家，指挥着大家的歌声”。[6]

当然，这同时也是一次传导活动，只不过手段特别巧妙，虽然整场活动围绕着基督教的基调，但是活动却全程贯穿着许多巴哈伊场景和原则。玛莎从帕森斯夫人那里学到了如何“无声地开炮”。最后，捐款数目翻了一番，许多人都成为了巴哈伊信仰的朋友。玛莎后来回忆说，“天主教徒非常满意不久前的那次活动；长老会的牧师在上礼拜日的布道中提到了活动中的那种美妙氛围，并高度赞扬了此次慈善活动。”每到一处，玛莎都能感受到大家对她的感激之情，正是她为那名重病缠身的男子筹募了一笔捐款，从而为他创造了一个光明的前程。

在剑桥斯普林斯的这段日子里，玛莎打开了新的灵性发展之门，她向数百人传播了巴哈伊信仰。尽管如此，玛莎还需要更多的才智和忍耐力，特别是在应付身体病痛的时候。玛莎向家乡这个有限的地域倾注了难以计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她仍然在祈祷，希望获得更多服务圣道的机会。

第十四章　墨西哥和危地马拉

玛莎已经迫不及待准备行动了，她就像一位探险家，困在一片宁静的水域，只等变幻之风的到来。她觉得自己正怀揣着一块珍宝，而在其他地方，许多灵魂正迫切等待着这块珍宝。待自己的健康好转，以及父亲的身体状况良好之时，玛莎再次做好了旅行的准备。这一次，玛莎的目的地选在了墨西哥和中美洲。阿博都-巴哈如是说过这些地方："哪怕一缕生命气息拂过这里，这片土地也会结出丰硕的果实。"[1] 玛莎决意要为这片土地带去那一缕生命气息。

1921 年 10 月 25 日，玛莎登上了开往华盛顿特区的火车。抵达华盛顿之后，在梅森·里米（Mason Remey）的帮助下，玛莎办理好了护照。此外，玛莎还同阿格尼丝·帕森斯、玛丽亚姆·黑尼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待了几天，然后起程开始了她的多国之旅。

经过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时，玛莎不忘到联邦监狱探望尤金·德布斯。但是她必须向当局保证，不会发表有关此次采访的任何内容。玛莎称德布斯为"见过的最伟大的灵魂"。在至少一年时间里，玛莎每个星期都给德布斯先生写信，并送给他一些巴哈伊书籍。玛莎希望：

> 每一位巴哈伊都爱德布斯先生，并且以礼相待。人们之所以相信巴哈伊圣道，是因为巴哈伊的行动，而非空谈。德布斯先生为了人类一体的理想奉献自己一生。这个纯美灵魂的真诚、睿智、仁慈和力量可比肩林肯总统。我爱他的品格，并将他当做自己最亲爱的兄弟。[2]

第二天下午，即 10 月 30 日，玛莎在赶往田纳西州孟菲
138 斯市之前，在当地的一家酒店发表了一场演讲。此外，玛莎还在亨德森商学院发表了数次演讲。亨德森商学院是一所具有前瞻性的学校，该校致力于教授黑人学生一些专业技能，除此之外，还包括艺术和科学。几年前，路易斯·格雷戈里同样也在这所学校发表过演讲。这所学院是乔治·亨德森（George Henderson）教授心血的结晶，他本人担任学院的主任。同时，他还是一个多面手，既是一位天才演说家、音乐家，也是一位巴哈伊。阿博都-巴哈也注意到了他的工作，并致信给他，赞扬他的远见和努力。

玛莎继续西行，大约在 11 月 1 日抵达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在那里，玛莎受到了安娜·赖因克（Anna Reinke）的热情接待。这位昔日的牧羊女已经在奥斯汀市生活了九年，她在这里积极传播巴哈伊信仰。她现在是一名裁缝，技艺精湛，拥有一大批客户……“她的笑容就像点缀在房子周围的蓝色牵牛花一样可爱迷人。”[3]

在安娜的帮助下，玛莎开始按照熟悉的步骤向当地居民传播巴哈伊信仰。玛莎不停地给当地日报和星期日报纸撰写文章，每天在俱乐部、学校和学院发表演讲，而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在德克萨斯大学做的那次演讲，当时演讲的题目为《南美洲的机遇》。[4] 此次演讲中，观众的反响热烈，世界政治系的主任甚至请求玛莎留下来，邀请她再向世界政治系做一次演讲。第二次演讲依然很成功，礼堂里座无虚席。见神论者也为玛莎安排了两场演讲，甚至连“老妇人养老院联盟”都向玛莎发出了演讲邀请。

冒险总是伴随着玛莎。这一次，她准备前往一个名叫“蜂巢”的小地方，该地距奥斯汀市二十五英里，位于德克萨斯州山区，是安娜·赖因克成长的地方。在那里，玛莎借着星期六夜间舞会的机会，向牛仔们讲述了巴哈伊信仰。玛莎报道称：

> 十点半，德克萨斯吉格舞结束，这是一个绝好的传导时间。大家坐着休息，玛莎趁着这个机会向大家讲述了巴哈伊圣道的历史以及重要原则。赖因克女士则负责分发蓝色小册子。牛仔们都很感兴趣，并向玛莎表达了感激之情。此前还从未有人在这里做过演讲……[5]

玛莎觉得这些牛仔们不会惧怕宣扬巴哈伊信仰，因为这里的人们经受了西部开发之旅的磨难，他们具有无与伦比的勇气。玛莎这样描述通往蜂巢的那条道路：

> 道路上四处散布着直布罗陀岩石，犹如雪松树枝般常见。道路要么往上直通世界之巅，要么朝下直达无底深渊。从奥斯汀市来的一行人乘坐着一辆运货卡车，卡车上整整齐齐地堆满了干草。卡车走不动的时候，男士们就下车推车。有好几次，安娜让所有人都下车，步行走过那些“事故多发”的弯道。在德克萨斯州，什么东西都很大，即便是危险，一旦降临，非常巨大。[6]

在奥斯汀市停留了六天之后，玛莎准备起程前往墨西哥城。她写信说，虽然现在的墨西哥社会动荡，但是巴哈伊不能因此拒绝去墨西哥工作或传导。“你难道愿意在自己的床上等死吗？”玛莎引用别人的话。[7] 当然，玛莎不愿意这样做。玛莎一直在温习西班牙语，以期在墨西哥派上用场。她的西班牙语并不完全精准，但是她能够畅通无阻地与人交流，相当顺利地完成各项工作。如果需要使用精准的西班牙语，她就邀请一名翻译，以免在交流过程中出现误解。

玛莎在墨西哥不认识任何人。于是，她选择了上层人物作为传导的突破口。她第一个拜访的人就是墨西哥总统阿尔瓦罗•奥布雷贡（Alvara Obregon）。玛莎在文章中写道（她用第三人称称谓自己）：

> 一百多名士兵围守着官殿办公楼，整座办公楼与教堂广场一样长。玛莎向士兵解释说，她给墨西哥共和国的总统带来了巴哈欧拉关于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她还向士兵出示了几封推荐信……士兵带领玛莎见了一位又一位官员，
> 140 最后终于见到了总统的私人秘书。秘书的英语说得非常棒。玛莎向秘书阐述了巴哈欧拉关于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并委托他告知总统。有关巴哈欧拉的经济问题解决办法的谈论出现在 1919 年 12 月 31 日的《西方之星》杂志上，由艾尔弗雷德·E. 伦特撰文。玛莎还向总统赠送了《战争与和平汇编》、《致海牙书简》、一本蓝色小册子、一幅圣约中心——阿博都-巴哈的画像，以及其他一些书籍。[8]

在墨西哥的三个星期里，玛莎联络了多家报纸杂志的编辑，在许多教堂（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公立和私立学校，以及学院发表了演讲。尤其是那些见神论者，他们特别容易接受巴哈伊信仰。当时，墨西哥城举办了首届巴哈伊全国大会，玛莎受邀在会上做了两次发言。玛莎随身携带的小册子已经所剩无几了，因此她再次印刷了一千册。此外，玛莎还向图书馆赠送了大量的巴哈伊书籍。

在墨西哥各地旅行的过程中，玛莎不停地联络编辑，在各种组织机构发表演讲（其中包括妇女团体），以及结识新朋友。玛莎在普埃布拉州议员妻子以及韦拉克鲁斯州州长妻子的家中均暂住过。驻瓜达拉哈拉市的英国副领事曾担任英国驻巴勒斯坦部队的陆军上尉，并且与阿博都-巴哈有过一面之缘。

玛莎在墨西哥找到了一位巴哈伊，名叫C. P. 福雷斯特（C. P. Forest）。他此前在报纸上读过玛莎的文章，因此在玛莎离开的前一天，他专程上门拜访了玛莎。福雷斯特先生的造访令玛莎格外感动。他来自于巴勒斯坦，直到五年前才在纽约听说了巴哈伊信仰，从那时起，他便成为了一名巴哈伊，并开始在墨西哥以经商为生。此后，他再也没有跟巴哈伊联系过。此次玛莎

来到墨西哥，以及后续的宣传，对他来说无异于一场欢乐的节日。他已经隔离得太久，他太渴望与人进行灵性分享了。

由于行程的安排，玛莎不得不离开墨西哥。她准备从韦拉克鲁斯州出发，乘坐火车抵达墨西哥南部边境，然后进入中美洲。但是，由于中美洲的政治局势紧张，革命暴动一触即发，因此官员们都建议玛莎暂时留下。他们觉得太危险了，尤其玛莎还是一位女性。此外，如果一旦发生不测，很难获得及时援救。但是玛莎相信，阿博都-巴哈一定会为她派来援助之人。玛莎毫 *141*
不犹豫地做出了离开的决定。韦拉克鲁斯州的一名官员告诉她："到时候车上可能只有你一个人，但是我会找一位男士帮你买票。"[9]

晚上九点，玛莎穿过火车站站台，站台上空荡荡的，只有一名售票员。接着，玛莎登上了一辆空空的火车，车内连灯也没有。很快，另外一名妇女也上了火车，坐在玛莎的对面。这名妇女是德国人，英语说得非常流利。她正好也去危地马拉。一路上，她不仅是玛莎的快乐伙伴，同时也给玛莎提供了许多帮助。接着，许多其他乘客也陆续上火车，座位很快就满了，跟之前的预计完全相反。这些乘客中有墨西哥人、西班牙人、德国人和法国人。随行的还有四十名士兵，负责保护乘客的安全。由于局势的动荡，在晚上的时候，火车便停止运行，安安静静地停靠在城市中。

德国妇女的儿子正在边境线上迎接她。由于这名妇女的儿子与中美洲领事的情谊极深，领事在早上六点就起床，批准了玛莎的护照。否则，玛莎还要等上四天，然后只能独自一人前往中美洲。玛莎一行抵达危地马拉之后，这些新朋友替玛莎照看行李，帮助她通过海关，为她在危地马拉城预订上好的酒店，还邀请她到家中做客。阿博都-巴哈的诺言果然实现了。

危地马拉的气候宜人，风景如画，玛莎身心格外愉悦，而温暖的天气也正如玛莎所盼。动荡的政治局势已经波及到了人们的日常活动，但是玛莎依然看到了光明的未来，因为巴哈伊

信仰不仅在“拥有古老智慧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中，而且在移民之中也开始传播，等到政治局势稳定后，大批的移民将会涌入这座大城市。[10]

玛莎的第一步就是采访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卡洛斯·埃雷拉（Carlos Herrera）。她联系了当时的外交部长，向他阐述了巴哈伊教义，并送给他一些巴哈伊小册子。最终，采访总统的时间定在了星期一或星期二的下午两点半。星期一，玛莎如约而至，却被告知星期二再来。然而到了星期二，总统的政府已经被推翻了。玛莎记载下了政府无条件投降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142

> 星期一晚上革命爆发了！在城里，机关枪声整晚未停。五百名士兵包围了皇宫，总统埃雷拉被关押，其内阁成员被囚禁在城堡中。
>
> 不过，巴哈伊天启还是传播给了自由派。他们第二天就成立了政府，部分人还在政府就职。[11]

由于学校停课，玛莎只好放弃在学校演说。不过，玛莎觉得自己已经尝试了所有的重要传播途径。“我同每个政党的精英会过面，走访了图书馆，还采访了一些博爱无私的妇女和商人。”[12]

整整两个晚上，炮声不断。直到星期四早上，玛莎抵达港口，离开了这片西班牙语国度，乘船前往新奥尔良，从而结束了为期一个月（11 月 10 日至 12 月 9 日）的传导旅行。她顺利完成了预期的目标，心里格外高兴。美国南部的新奥尔良完全是一派欧洲的风情。玛莎走访了每一家报社和图书馆，向当地每一位新闻编辑和总编赠送了蓝色小册子，据玛莎报道，每个人都阅读了这本蓝色小册子。法语和意大利语译本的巴哈伊书籍也出现在了图书馆，以满足世界各地的文化需求。最后，一家著名的报纸《新奥尔良新闻》发表了一篇长文，讲述了玛莎的旅行经历，并介绍了巴哈伊信仰。后来，剑桥斯普林斯的报纸摘

取了这篇文章，刊登在报纸头版。[13]

在玛莎看来，与人联络和结交朋友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培养和启发他们。玛莎将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朋友列了一张单子，并简要介绍了每个人的情况。玛莎把这些名字发给一些巴哈伊朋友，让他们“认领”一个合适的朋友，相当于做笔友，然后向这些人传递巴哈伊的理念和信息。[14]

回首这次旅行，玛莎记得“最危险的时候莫过于 11 月 27 日晚上和 28 日白天”。12 月 15 日，玛莎回到家后才知道阿博都-巴哈已于 11 月 28 日离开了尘世。她的内心无比失落。不过，阿博都-巴哈选出了宝贵的继任者——圣护。圣护用行动为巴哈伊树立了榜样，还留下了珍贵的文字和语言。玛莎在致全国传导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说： *143*

> “亲爱的朋友们，以前，我们的钟爱者在阿卡与美国、墨西哥和世界各地的我们亲切交流，而今天，我们的钟爱者仍然在阿卜哈天国与我们交流。祂告诉过我们怎样与祂交流——通过“呀巴哈乌-拉卜哈 ”（上帝最荣耀）的力量。我们可以用一种最美好的方式告诉阿博都-巴哈和全世界人，我们多么地爱我们的圣约中心阿博都-巴哈——像祂一样去爱，像祂一样去服务，像祂一样去奉献，像祂一样去追求幸福……啊，我们可以愉悦阿博都-巴哈，我们可以为上天众灵带去喜悦！祂告诉过我们，‘祂的亘古恩泽撒满人间，祂的灵性的慈爱广施世界。祂赐予别人的一切，祂会一千倍地赐予你……不要盯着自己的缺点或能力，把脸朝向祂那无所不在的爱和仁慈。’ ”[15]

144

第十五章　考验与重大转变

剑桥斯普林斯热情迎接旅行归来的女儿，报纸在头版刊登了玛莎的故事，记录了玛莎在旅途中所遭遇的危险，以及她如何克服这些危险。家乡人们在赞赏之余，还被玛莎女士的勇气和精力所折服。然而，玛莎带给墨西哥和中美洲的那些灵性启示，却没有多少人问津，这里的人们对巴哈伊信仰的看法仍没有多大改变。

1921 年底发生了一件令玛莎喜悦的事情。圣诞节那天，哈丁（Harding）总统下令赦免尤金·德布斯。他终于从联邦监狱获释。此前，玛莎呼吁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和有权势的政府人员帮助尤金·德布斯，她的努力是否起到了作用不得而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玛莎的确为那些反对非正义的人们提供了巨大的援助。此外，玛莎还向上天祈祷，并且得到了应验。这是值得喜悦的一天。在释放后的数月里，德布斯先生号召大家关注巴哈伊信仰及其教义。他的号召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玛莎相信，他终有一天会皈依巴哈伊信仰的。

1922 年，那是充满重大变化的一年。阿博都-巴哈在《阿博都-巴哈遗嘱》中将巴哈伊信仰的领导权交给了祂年轻的外孙守基·阿芬第，也就是后来巴哈伊所称的圣护。守基·阿芬第肩上的担子无比重大。芒福特·米尔斯（Mountfort Mills）曾与罗伊·威廉一同受到召唤前往海法，同守基·阿芬第商讨一些事宜。米尔斯这样描述守基·阿芬第的工作任务："与这位年轻人面临的重大问题相比，政治家的那些复杂问题简直不值一提……没有人能够言说他的困难，真的太大了。"[1]

145 1922 年，那也是玛莎待在剑桥斯普林斯的最后一年。从此，

她的生活方式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1922 年的前几个月，玛莎同父亲待在一起，照看父亲，除此之外，还与两百名墨西哥的新朋友通信往来，并继续负责此前的国际新闻简报工作。她做了数场演讲，但地点都局限在美国东部的沿海地区。玛莎凭借着友谊和自身的努力，再次参与了巴哈伊全国大会的筹划工作。这将是阿博都-巴哈逝世后巴哈伊的首次集会。

在第十四届巴哈伊全国大会上，玛莎是主要的发言人之一。玛莎演讲的题目是《新时代传导者及其世界之旅》，这也是玛莎心之所向的一个主题。在演讲中，玛莎列举了许多坚贞不渝的信徒，其中包括历史上著名的女性解放者、波斯女诗人塔希丽（Tahirih），以及正在日本和朝鲜传导的巴哈伊传导者阿格尼丝·亚历山大。此外，玛莎还提到了巴哈伊所熟知的“心灵愉悦者”米尔扎·海达尔-阿里（Mirza Haydar-Ali），他因为传播巴哈欧拉天启而遭受了无数的磨难。巴哈欧拉曾写信给他：

> “我已听到你的哭泣，看到你的眼泪。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要记住，上帝永远不会背弃你，对此切勿怀疑。要有忍耐力，哪怕遭受了再大的折磨。切莫害怕！坚持上帝的圣道，像高山一样坚定不移。上帝把这些磨难变成了早晨的雨露，用来滋润祂的草地；祂把这些磨难变成了圣灯的灯芯，用来点亮整个天地。”[2]

玛莎似乎一直在为接下来的几年做准备，她为自己制定了目标，并提高了自己的标准。在演讲的结尾，玛莎提醒这些聚集在芝加哥的巴哈伊说，阿博都-巴哈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有人能够将巴哈欧拉天启带到中国去。上帝的援助一定会降临这个人。

第十四届巴哈伊全国大会是一次非同一般的机会，所有与会者都感受到了这一点。玛莎给哈里·兰德尔写信说：“这次大会是巴哈伊圣道力量创造的最伟大的团结奇迹。短短的几天在我看来却恍若一万年。”[3]

玛莎在灵性愉悦的同时，仍不失幽默。在回家的途中，玛莎遇到了一名旅行者，她这样描述他：

> 一名男子陪伴我乘坐了一整天火车。他是典型的德克萨斯绅士，六七英尺高，戴着一顶农场帽。他以为巴哈伊圣道具有某种“灵”之类的东西——他驯养了一些用于马球比赛的马，觉得可以用这种“灵”来调教这些马的“脾性”。他准备去纽约买一些书。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等他买完书之后，他肯定会滔滔不绝地把圣道在德克萨斯州传个遍，你完全不用再去德克萨斯州传导了。虽然他嘴上没说，但我能感觉到他是这种类型的人。[4]

回到剑桥斯普林斯之后，除了照料父亲，玛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居住在纽约州上区的朋友罗伊克罗夫特一家撰写一篇关于幸福的文章。玛莎决定，除了文章的起首段之外，其他部分全部摘自巴哈伊著作。这篇文章阐述了许多积极的巴哈伊思想，这些思想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给大家带去了欢乐。其中有一段写道：

> “当人们理解了神圣天启，所有的困难都会消失。当普世之灯点燃之时，阴影将不复存在。任何受普世之灯照亮的人将不再悲伤。他会意识到，他在这个世界只是短暂停留，他的生命是永恒的。一旦他认识到这个事实，他就永远不会重回黑暗。”[5]

5 月份，玛莎在剑桥斯普林斯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内容关于巴哈伊教义中的一些普世原则。商会是剑桥斯普林斯最好的地方，而这也正是每星期六演讲的所在地。当地报社对玛莎也非常友好，他们将玛莎的每一次演讲都刊登在报纸头版。《科学与宗教的和谐》、《来世生命的新证据》和《普及教育——获取知识的四种途径》等题目的演讲吸引了大量听众，引起了他们对巴哈伊教义的极大兴趣。[6] 这些演讲简短明了，讨论也很热

147

烈。玛莎还找了一些人帮忙，把这些会议室装饰一新，让它们看起来赏心悦目。

这些公众讨论带给了玛莎无比的愉悦。然而好景不长，有人开始对玛莎的行为产生不满，企图阻止她传播那些神圣崇高的思想。当时适逢商会主席和几名重要的商会成员不在镇上，于是长老会的牧师找到商会理事会，理事会的许多成员都是这个牧师所在教区的居民，他们讨论了玛莎女士的宗教观点，觉得这些观点充斥在她的演讲中。结果，商会理事会投票决定停止玛莎的演讲。

玛莎悲痛至极。这对她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也是针对巴哈伊信仰的一次打击。她给朋友写信说：

> 当然，我知道这些演讲在镇上引起了一场灵性运动。镇上的人们都兴奋起来了，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你们没有生活在小城镇里，所以你们很难想象。我的嫂子，甚至哥哥都向父亲游说，请求他劝我放弃演讲。所有这些批评让我非常苦恼，我都不愿意提起它们——那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不停地祈祷……希望天国众灵关注我们的小镇，赐予小镇圣灵的力量。我的心灵满是伤口。忽然间，巴哈欧拉拥抱着我，告诉我不用祈祷，因为我的祈祷已经应验了。天国众灵会赐予小镇圣灵的力量。我感觉好多了，已经平静下来。（商会秘书告诉我，那个星期六晚上我还可以去演讲，但以后就不允许了。）我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头发和外衣上别着一些白色的水仙花。那天晚上，整个商会如梦境般美丽，我的朋友们手里拿着许多束白色的水仙花，还有无数把笑靥花。每个星期，我都会带上地毯、幕布和帘子，用来装饰这个地方。这些聚会的每一个细节都洋溢着艺术气息，深得大家喜爱。聚会结束后，我们将鲜花送给每一个参加的人。这些不是一般的聚会，它们是圣灵后代的居住之所。我每天都努力研究我的演讲题目，我付出

的努力远不止发表的那些文章。

148 玛莎觉得巴哈欧拉对她的承诺已经应验了，她已经受到了巴哈欧拉的感召。她继续写道：“圣灵令人赞叹不已——我再也无法言说那些鲜活且充满创造力的启示，每个人都很幸福……每一个音符都是爱……”[7]

虽然演讲取消了，大家的兴趣仍然不减。许多人前来询问巴哈伊信仰的情况，并且开始阅读一些巴哈伊书籍。还有一些人建议另行举办聚会。镇上有一位非常有钱的妇女，“用罗伊的话说是一朵‘交际花’”，她每个星期发起一次讨论会，以巴哈欧拉《隐言经》中的选段作为讨论对象。此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灵性追求者。有一个人说：“如果这就是真理，那么教会也无法阻止。”[8]

但是，在礼拜日的圣经课上，却出现了许多敌对的言论，而且布道坛上的牧师们也不是那么友好。不仅如此，大街上还出现了这样的谈话：

> “你是不是改信玛莎女士的宗教了？”……“还没呢，不过我老婆和两个女儿都改信那个宗教了。”

只听见说话者放声大笑。然而，玛莎却笑不起来，反而很受伤。她把商会从名单上划掉，“最好再也别找它——所有巴哈伊演讲者都别找它。”[9]

玛莎开始在自己或者朋友的家中举办一些小型聚会，并慢慢演变成一种固定形式。后来，至少有一些人认识到玛莎并不危险；她还受邀给女童子军发表演讲。

可能是不断祈祷的缘故，玛莎似乎具有超强的直觉，与超现实世界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在玛莎遭受剑桥斯普林斯的挫败和不幸之际，她梦见了海伦·古多尔，海伦·古多尔在阿博都-巴哈升天后不久便去世了。玛莎将这个梦告诉了古多尔夫人的女儿艾拉·古多尔·库珀：

我把白色的头巾盖在脸上，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眼泪。身旁有个人看见了我流泪，她拿开白色头巾，温柔而坚定地对我说，不能让人们看到我哭泣。我必须永远幸福。这 149
个人就是你的母亲，但是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就慢慢消失了。于是，我就醒了过来……她的神情如此超然，脸上布满灿烂和幸福的笑容——她过着她曾说过的那种生活……这让我觉得很羞愧，我不应该为剑桥斯普林斯发生的事件感到悲伤。看到她，我感到无比的幸福……生命真是太奇妙了……灵性的诞生总是充满痛苦，剑桥斯普林斯的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10]

玛莎于 6 月份参加了在俄亥俄州厄巴纳市举办的斯韦登伯格大会，这是整个夏天最难忘的一件事。玛莎被大会的氛围深深感动，她觉得这里将是一片传播巴哈伊信仰的沃土。

然而，玛莎眼中的和平之地非格林埃克莫属，那是一座巴哈伊学校，位于缅因州的埃利奥特镇。自 1912 年阿博都-巴哈来到新英格兰地区走访了这座小镇之后，玛莎但凡有机会就来到这里。从 7 月到 8 月份，玛莎在那里住了整整七个星期，为当地的项目做宣传。她似乎要吸收小镇的所有精华，以供将来之需。小镇的工作安排也很适合玛莎，因为父亲鲁特先生与亲戚在度夏，他正沉浸在自己最喜爱的运动中，也就是教“当地的人们如何钓鱼”。[11]

8 月底，玛莎随威廉一家从缅因州到达新泽西州。在那里有一座“小木屋”，以前是威廉家的宅子，现在已经重新装修，转让给了新泽西州西恩格尔伍德市的巴哈伊。正当玛莎准备回家的时候，罗伊的父亲突然中风，失去了意识。他没能逃过这场疾病，最终在 10 月底去世。

回到剑桥斯普林斯之后，玛莎发现父亲的病情已经岌岌可危。从此，她坚守在家里，寸步不离剑桥斯普林斯，并且拒绝了任何需要出远门的邀请。10 月初，T．T．鲁特的支气管炎犯

了，在两个星期内恶化成了胸膜炎。玛莎只好取消在家中举办的聚会，父亲的病情是一部分原因，自己过于劳累是另外一部
150 分原因，她几乎每天晚上都熬夜照料父亲。医生向玛莎保证说，她父亲的病会慢慢好起来的，不必那么惊慌。玛莎给朋友写信，信中提到了父亲的情况，向他们表达了真挚的爱意，并且重温了在格林埃克的那段回忆。玛莎在致艾尔弗雷德·伦特的信中追忆道："我经常想起大家在苹果树下的那段美好时光，永远忘不了在那座别墅举办的宴会。与这些朋友聚在一起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啊！"[12]

10月底到11月初，T．T．鲁特的病情仍不见好转。1922年11月3日，提摩太·T．鲁特离开了人世，享年八十五岁。在西尔韦斯特和默茜·鲁特的八个孩子中，只有最小的女儿，也就是玛莎的姑姑露西仍还活着。另外一个姑姑玛莎，在玛莎的危地马拉之旅期间去世。当露西·威尔逊打电话给玛莎的那天下午，玛莎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感觉父亲即将去世。玛莎问露西晚上自己要不要回去，她知道父亲"那晚可能会去世"。[13]那晚，父亲正好在午夜前去世。

虽然葬礼选在浸信会教堂举行，T．T．鲁特生前曾是这座教堂的忠实赞助者，但是，玛莎还是邀请了镇上的其他三名新教牧师参加了葬礼。玛莎还邀请了一名天主教神父，尽管神父觉得帮不上什么忙，但在玛莎的恳求下，他还是来到了玛莎的家中，并且朗诵了几段祷文。浸信会牧师则诵读了两段巴哈伊祷文和其他一些文字，内容都是由玛莎选取。露西·威尔逊回忆说：

> 家人和朋友离开墓地后，玛莎仍在墓地徘徊，她将一朵玫瑰放在了坟头上——她似乎失去了人世间最深的感情。
>
> 突然间，我明白了那些年我为什么来到剑桥斯普林斯生活——就是在亲爱的玛莎悲伤的时候站在她的身边。玛莎作为一名巴哈伊，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她。

那天晚上她同我住在一起。第二天，玛莎说：“我要赶紧结束这里的事情，从今往后，我可以一心一意为巴哈欧拉圣道服务了……”[14]

玛莎为父亲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颂词，从中可以看出玛莎对父亲的爱与感激：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从不自以为是，从不忽略家中的细小礼节…… *151*

……父亲在孩子心中是什么形象，只有孩子才能告诉你。我和父亲之间的父女之情也是一笔神圣的财富……他心地纯洁，无私忘我。不管我犯任何错误，在他的眼中，我都是完美的。此外，他还是一个极其忠诚的人，一直如此……我从墓地回来后，走进他的房间，却再也无法向他表达敬意了！

但是，父亲的灵魂开始对我说话，他的脸上洋溢着同样的笑容，眨着眼睛，“我和你仍然在一起，我伴随着你旅行的每一天。你一定要完成你对我说过的那些事情，我会一直帮助你的，直到有一天我告诉你，教长来呼唤你了。”[15]

玛莎经常称父亲为一名了不起的巴哈伊，因为他甘愿独自生活，并且支持玛莎的巴哈伊工作。即使现在，他仍在鼓励玛莎。

玛莎准备结束家里的事情，并清理好个人财产。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玛莎不保留那些没用的东西。她给艾尔弗雷德·伦特写信说：“我不喜欢存东西，我觉得所有东西应该利用起来。”[16]

不过，事情一旦牵涉到法律，问题就复杂起来了。如果当事人怀有廉耻之心，那么事情就很容易解决。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玛莎的大哥经济实力雄厚，他利用一些刻薄卑劣的手段算计玛莎的二哥，然后独吞了大笔财产，不仅如此，他还不择手段地欺骗妹妹玛莎。

最开始，玛莎毫无防备之心，她听信了大哥克拉伦斯的建议，签字同意作为房产的共同持有人。然而事情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玛莎很快意识到自己失策了。克拉伦斯的欺骗行为令玛莎极为震惊，她通过邮件与几位知心的巴哈伊朋友商量
152 了这件事情。现在，玛莎处在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她想撒手不管这些事，但另一方面她又想伸张正义，更重要的是帮助大哥净化灵魂。她不希望大哥的此生，包括来世受到这种卑鄙可耻行径的玷污。虽然损失财产的数量不大，但是，那是玛莎旅行的资金以及克劳德女儿的教育费用。

不用说，玛莎最开始只能依靠祈祷，真挚而虔诚地祈祷。镇上的朋友也帮助玛莎，其中有些人在银行工作，还有一些人跟地产打交道。

在此关键时刻，玛莎不幸患上了严重的流感，高烧不止。医生不允许她离开自己的房间。但是，在这个时候，玛莎却看到了浓浓的亲情："我的哥哥克劳德经常来看我，负责为我送每一顿饭。我永远不会忘记克劳德对我的爱！"克劳德十七岁的女儿安娜也帮忙照料姑姑，安娜在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了一种超然的态度和可贵的智慧。安娜在提到遗产时说："即便克拉伦斯伯伯得到了遗产，我们没有遗产也能活得跟他一样好。"[17]

玛莎躺在病床上，还得应付物质世界的不快。然而就在此时，旅行计划逐渐在玛莎头脑中成形。在将来，中国会越来越重要。哈里·兰德尔写信给玛莎，告诉她休息好再出发，玛莎回复说："我不能在这里休息，我要在'工作中休息'。而传导是我最好的休息方式和最大的喜悦。"[18]

玛莎将会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不到自己的朋友，于是，她给他们写信，向他们表达了自己最深的爱和情谊。"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你们，"玛莎写信说，"我需要你们的力量——其实是你们在做这些工作，我只是你们的'安德鲁'。我感谢你们的爱、忠告，以及美妙的生活。"[19]

玛莎一直坚持为人必须正直，她的做法也得到了所有人的

支持。她的一位挚友洛根（Logan）博士是一名杰出的商人，还是一家银行的行长。这位朋友在得知克拉伦斯执行遗嘱时存在违规行为后，决定让克拉伦斯获得应有的严厉惩罚。真相曝光之后，克拉伦斯当着玛莎和克劳德的面，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出。在接下来的三天中，玛莎不知道盛怒之下的克拉伦斯会做出何种举动。

玛莎和朋友的祈祷终于得到了应验。克拉伦斯的怒气平息了，他准备正直做人，无微不至地照顾玛莎。玛莎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克拉伦斯正在向父亲靠齐。玛莎发现："他开 *153*
始去教堂……坐在父亲的座位上……把父亲给的钱存起来了。克拉伦斯的脑中没有宗教的概念，他从来没有受过圣灵的感应，宗教对他来说是一门未知的语言。"[20] 玛莎觉得，克拉伦斯太习惯于砍价了，这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也许这就是他欺骗玛莎和克劳德的原因吧。

不管当初克拉伦斯的意图何在，问题总归解决了。玛莎不顾哥哥的反对，请了一名最优秀的律师负责那些复杂的法律工作。家中的一切家具归玛莎所有，玛莎将这些家具平分给了两个哥哥。剩下的全部财产（农场、船，以及一些私人小物品）归其他人所有。看到亲戚们的过分贪婪和冷漠，玛莎愈发悲痛父亲的去世。玛莎此前想要父亲的那件驼毛衫，这是她唯一要求的一件物品，但是连这件物品也被别人拿走了。她于是向露西哭诉道："这种要求也算过分吗？"[21]

现在，玛莎从遗产中继承了一笔钱、一些房产（她必须为此支付抵押贷款），以及一处空地（不用支付抵押贷款）。玛莎指定表哥西德尼·哈特为自己的代理人，负责处理手头上的事情。西德尼·哈特在米德维尔镇附近经营一家立体幻灯机公司，此人绝对诚实，头脑聪慧，处事谨慎，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事实证明，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他出色地完成了玛莎交给他的任务。

如今，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挡玛莎传导的决心。她在世间已经无所牵挂，她决定抛开长久以来困扰她的焦虑，从此开始传

导工作。她说：“现在，我可以开始我真正的工作了。”[22]

在剑桥斯普林斯的最后几年，玛莎目睹了太多的偏见、贪婪和不公，这也大大消减了她的思乡情结，离开也不再那么痛苦。玛莎觉得今天离开之后，她可能再也见不到剑桥斯普林斯了。不过事实并不是完全如此，玛莎确实回来过，只是次数很少，逗留的时间也很短。

1922 年 12 月，五十岁的玛莎离开了宾夕法尼亚州剑桥斯普林斯的家乡，开始了她的环球之旅。

第三部分　编织宏图

第十六章　开始旅行

157

“噢！哪怕徒步而行，哪怕再大的艰难险阻，我都渴望我能去到这些地方，能在城镇、乡村、山岭、沙漠和海洋高声呼喊‘呀巴哈乌-拉卜哈（万荣者之荣耀啊！）’，传扬神圣的教义！遗憾的是，我无能为力了。为此我何其的痛苦！我恳求上帝让你们能成全我的心愿。”[1] 阿博都-巴哈的这番话道出了祂的痛惜之情，同时，这也是对巴哈伊的恳求。而正是阿博都-巴哈的这番话，为玛莎的生活指明了方向。阿博都-巴哈的告诫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祂的话语已经浸入她的身体，它们是玛莎的动力之源。在玛莎身处异乡遭遇悲伤的时候，她从这些话语中获得了莫大的慰藉。为了巴哈伊信仰，玛莎愿意竭尽所能，完成阿博都-巴哈未竟的愿望。在离开故乡剑桥斯普林斯之时，玛莎的目标已经十分明确。

玛莎最初计划穿越美国南部直抵旧金山，从旧金山乘船前往夏威夷。接着，她可以前往日本，最后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但居住的时间不确定。

然而，为了服从国家传导委员会的要求，玛莎只好取消了温暖的南部路线，改行美国北部的一条交通干道，并准备在一路上发表演说。北部路线的终点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考虑到天气因素，玛莎不是特别喜欢北部路线，她写道：“每年冬天我都冻得要死！”但是，只要能够更好地服务巴哈伊信仰，她愿意大方且愉快地接受任何指示。对此，玛莎解释说：“阿

博都-巴哈在六封书简中告诉我，要到世界各地去——所有的大洲，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我此生的目标就是圆满完成阿博都-巴哈在书简中交付给我的任务。”[2]

158 玛莎准备去华盛顿特区为环球之旅办理护照（她之前的护照在墨西哥被人偷了）。一路上，她走访了许多朋友，并且在匹兹堡、哈里斯堡、华盛顿、新泽西州西恩格尔伍德，以及纽约发表了数场演讲，其中，匹兹堡有四场。她的大多数行李已通过轮船运到了西雅图市，包括她的打字机、幻灯机，以及二百五十张幻灯片。

多年来，玛莎一直在世界各地搜集巴哈伊圣作，在这个过程中，玛莎写了数百封信件，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她用皮革将这些材料装订成六本厚厚的活页书，然后交给罗伊·威廉。所有材料均按字母顺序编排，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这些材料也算得上当时最权威的资料。

玛莎希望这些书能够卖出一百五十美元，这样，她就有钱在旅行中购买一些巴哈伊书籍。她将那些书交给了霍勒斯·霍利，他是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的成员，可以酌情使用这些书。她在南美、墨西哥和中美洲旅行中搜集的书籍则交给了科琳娜·特鲁，若有人准备去这些地方旅行，就可以将这些书籍送给他们。对于自己，玛莎说：“我只需带上那些关于巴哈伊信仰基本原则的神圣创造话语和阿博都-巴哈在美国的演讲录即可，这些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我集中精力学习这些材料，让其他人仔细学习其他材料吧——如果我有时间，我也会学习其他材料。”[3]

早在 4 月时，玛莎就已经把钱寄给了日本的阿格尼丝·亚历山大，托她印刷一些中文版本的蓝色小册子。然而令玛莎没有想到的是，她自己竟然是这些册子的首位使用者。玛莎将此次西北之旅的剩余工作交给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乔治·拉蒂
159 默，也就是玛莎的“经纪人”。[4]

1923 年，新年的第一道曙光照在了俄亥俄州阿克伦市一座

小旅馆的房间里。玛莎就住在这里，每晚一美元。她不分昼夜地写稿，为传导旅行做前期宣传；她还要为记者提供每次演讲的概要。玛莎总是在演讲之前就将这些概要寄给当地的朋友，除此之外，她还会附上一些阿博都-巴哈、灵曦堂建筑模型以及自己的照片。现在，玛莎除了为别人做宣传，也开始为自己做宣传，而这都是为了服务巴哈伊信仰。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玛莎结束了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纽约布法罗城的演讲。新年伊始，玛莎将从阿克伦市出发，在最寒冷的季节穿过威斯康星州到达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市。在德卢斯市，玛莎在四天时间里发表了十一场演讲。在这座城市，气温降到零下二十五摄氏度都不值一提，因此，离开是明智的选择。在她离开前，当地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四十摄氏度。接着，玛莎到达了蒙大拿州的比尤特城，在那里，她每星期至少发表一次演讲。玛莎继续穿过海伦娜和华盛顿州斯波坎市，抵达了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最后在西雅图市结束了为期两周的横跨美国之旅。玛莎自东向西闯出了一条道路，她在十九个城市做过演讲，向各种男子和女子俱乐部、见神论者、二十世纪俱乐部，以及无数的教堂和学校发表了演说。报纸刊登了每次演讲的内容，还附上了阿博都-巴哈、玛莎或者灵曦堂模型的照片。玛莎的宣传工作做得格外到位，她在美国北部每个城市的演讲都非常成功，可见她在阿克伦市的努力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鲁哈尼·拉蒂默（Rouhanieh Latimer，即J．W．夫人）陪同玛莎从波特兰市来到了西雅图市，然后与她住了两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玛莎完成了她的旅行计划，发表了十四次演讲。玛莎向全国传导委员会致信说："在西雅图的日子如同天堂一般。他们做事'轰轰烈烈'，并且具有很强的创造力。"[5]

由于生病的原因，玛莎未能去温哥华，但是她还是委托一些巴哈伊向温哥华灵理会写信，用通信的方式代替了温哥华之 160
旅。与玛莎在一起的时间里，拉蒂默夫人感觉到：

这些朋友们从玛莎那里获得了某种东西，某种永恒的东西。她的传导旅行必将引发巨大的灵性复苏……她牺牲自我的生活以及坚持不懈服务圣道的努力，都让我们认识到奉献的真正含义。这并非通过她说的，而是通过她做的……在西雅图市，有色人种获得了最大的觉醒。我们渴望路易斯 · 格雷戈里尽快回到这座海滨城市……他帮助上帝福佑的玛莎在这里打开了传导之门，这里的人们从玛莎身上看到了谦逊和爱……玛莎的演讲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波特兰和西雅图，人们听过玛莎的演讲后，会一次又一次地再来……愿大家为玛莎的健康祈祷，让她有力量完成阿博都-巴哈的愿望……我们应该感激，在上帝的所有世界里，有玛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6]

玛莎托乔治 • 拉蒂默预订一张去日本横滨的船票，要七十美元的三等舱，不要二百一十美元的头等舱，因为玛莎想的是怎样才能省钱，而不是怎样最舒服。这样的话，她就可以省下一笔钱，用来印制世界语版的蓝色小册子。但是，承蒙罗伊 • 威廉及其母亲的好意，玛莎还是坐上了头等舱，这有点出乎玛莎的意料。

1923 年 3 月 22 日，玛莎从西雅图市出发，乘坐加贺丸号轮船驶往日本横滨，在这些日本乘客中，她是唯一的一位美国乘客。玛莎每次航行似乎总是遇上糟糕的天气。春季的暴风雨格外暴躁，雨水、冰雹、强风和巨浪不停地袭击着轮船。玛莎不禁想起了 1919 年的南美之旅，当时同样也遭受了暴风骤雨的袭击。在这次为期三周的日本航行中，只有一天见到了阳光。

大海上风浪凶猛，玛莎在床上躺了四天，同头痛、寒冷和高烧做着抗争。不过，她趁此机会休息了一段时间，她说：“罗伊说过，上帝必须打断一些人的腿，才可以逼迫他们停下来休息。
161 而大海则更加彻底。如果乘客胆敢不在床上待着，它会毫不犹豫地将半个图书馆砸向他们。当然，它也会当着他们的面毫不

留情地将满桌的餐盘砸得粉碎。”[7]

在餐厅，船长让玛莎坐在自己身边，慢慢地教她一些日语词汇。不用说，玛莎将那些日语的蓝色小册子（这是罗伊·威廉的一番心意）发给了身边的人。很快，大家的问题就来了：“阿博都-巴哈是谁？巴哈欧拉是谁？”[8]玛莎掌握的五十几个单词远不够用，交流受到了限制。只有船长会说英语，他和玛莎说了许多话。玛莎送给了船长一本《神圣哲学》，船长也一直在读这本书。

由于海浪狂暴，幻灯片演讲的时间一拖再拖。不过，最后还是等到了一个机会。4 月 7 日，所有乘客和全体船员，“除了驾驶台的那名男子和熟睡的婴儿们”，都观看了玛莎的幻灯片展。

> 技术人员安装好了幻灯机，然后开始播放幻灯片。船长和我站在台上。他已经仔细阅读了那本蓝色小册子，并且读完了大部分的《神圣哲学》。首先，他向大家介绍了巴哈伊信仰，然后我一边说，他一边给我翻译。这次演讲持续了一个小时，每个人看到幻灯片后都止不住地欢呼。三等舱里有三十个可爱的男孩和女孩，我敢肯定，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阿博都-巴哈是谁。到场的观众超过了一百人……
>
> 我发现这些幻灯片在外国非常实用。东方人喜欢看图片，通过这些图片，他们就可以了解阿博都-巴哈和巴哈欧拉的生活。我庆幸自己带了它们。[9]

天气又变了，天空中下起了寒冷的冻雨，狂风肆虐不止。猛烈的暴风雨扯掉了玛莎舱位旁边的栏杆，撞开了舷窗，海水涌了进来，浸湿了玛莎和她的行李。这真叫人头疼，凌晨两点，玛莎爬起床，披着湿漉漉的衣服，坐在音乐厅里，她的外套和其他东西则放在散热器上烘干。有人给玛莎送来了一壶茶，由于轮船摇晃，那个人简直是转着圈穿过音乐厅的。玛莎不失幽默地说：“我们就像在拍电影。”[10]

旅途舒适与否抛开不说，玛莎心里非常感激船长和全体船 *162*

员的高效工作。此外，她还学会了使用筷子，日语也有了进步，尽管进步不大，这些也让她非常开心。船舱的一个男孩夸奖玛莎说：“每一天，每一刻，您的日语都在进步。”虽然玛莎的日语词汇量有限，但是笨拙的语言却拉近了她跟大家的距离。“大家都笑话我的日语，”她自己也承认，“我也笑话自己，但是我认识了许多朋友。”[11]

玛莎的精神感染了船长，船长非常地愉快。因此，他在高级船员餐厅为玛莎准备了一次特别的日本餐，叫做“火锅”，餐桌上摆放着一个小炉子，还有一些肉和蔬菜。许多高级船员也参加了此次宴会。

最近这段时间，她一直在休息，在巴哈伊著作中进行灵性之旅，为接下来的工作做好准备。她梦见了父亲，一个小孩带着他进入了下一个世界，在那里，他的妻子和朋友都在等候他。

看着这个寒冷的季节和猛烈的暴风雨，玛莎格外感激威廉一家人给她订了一等舱，要是在三等舱，根本就没有暖气。然而，即使在一等舱，玛莎也穿着两件毛衣和一件冬季外套，这样她才能坐下来写东西。

1923 年 4 月 10 日早晨，加贺丸号轮船驶入横滨港。轮船在“不太平”的太平洋上航行了将近三个星期。玛莎用稍有进步的日语与船上的朋友道别，然后高兴地踏上了这片东方土壤。

第十七章　重回日本

在经历了寒冷阴沉的可怕天气以及剧烈的海上颠簸之后，玛莎终于踏上了坚实的日本土地。4 月的日本美如天堂一般，这是樱花盛开的季节，鲜艳芬芳的樱花让玛莎陶醉在诗意般的氛围里。玛莎这样比喻樱花：“乳白色的樱花随风飞舞，犹如大队人马从遥远的国度赶来，在地上留下了一串串银色的足迹。”[1]

在横滨港口，有两张笑盈盈的脸正等待着从西雅图而来的玛莎，她们就是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和艾达·芬奇（Ida Finch）。玛莎的日本之旅让她们兴奋不已，她们向玛莎表示了最热情的欢迎。整理好行李后，三位朋友向东京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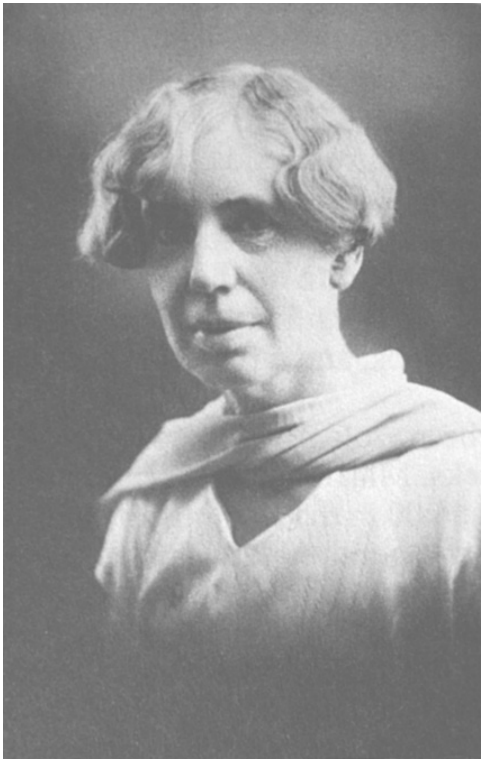
自六年前玛莎首次来到日本后，阿格尼丝在这里又认识了许多朋友，因此拥有很广的人际关系。她学过布莱叶盲文，同盲人一起工作；她精通世界语，因此可以创造很多机会；她与大学的联系也很多。她为玛莎在许多团体和俱乐部安排了演讲，满满的日程安排正等待着玛莎。

虽然在海上颠簸了将近三个星期，但是玛莎没有时间停下来休息。晚上六点玛莎抵达东京，紧接着当晚七点，她在早稻田大学为两百名学生发表了在日本的首次演讲。就这样，在东京的十天里，玛莎不断向学校、俱乐部、见神论者和世界语学者发表演讲，然后去往京都。她在演讲中讲述了新天启和巴哈欧拉信仰的原则。玛莎喜欢这种节奏和工作，她称自己为“在日本嬉戏的巴哈伊”！[2]

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玛莎为一大群东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发表了一次演讲，这也是玛莎此次日本之旅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中国留学生的才智和热情令玛莎格外震惊。他们支持团结

运动，抵制战争，他们代表着“中华复兴”的力量。一名来自中国武昌和杭州的留学生对玛莎尤为感兴趣，他担任玛莎的翻译，并且为玛莎写了一些介绍信，把她推荐给武昌和杭州的朋友。他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几乎参加了玛莎在东京的所有演讲。“玛莎是一位无私奉献的人，”阿格尼丝说，“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会给那里的人们带去确认。”[3]

165 然而，玛莎很快发现，樱花之中也有蓟草。东京警方怀疑玛莎是一名“红色分子”或者共产党员，甚至跟踪了她一星期。所有与玛莎有过接触的人都受到了询问。事情的起因是玛莎向一群横滨的世界语学者做了一次演讲，她在演讲中提到巴哈伊运动正在向俄国传播。一家保守的日本报纸发表了一个骇人听



玛莎·鲁特（1923年于日本）。

闻的标题和报道，揭露玛莎的“共产党阴谋”，说玛莎女士正在传播“某种信条，该信条实质上与共产主义无异，它违反了日本政府的政策”。一家通讯社调查了这篇报道，最后确认玛莎是伊莱休·鲁特的一位亲戚，并详细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 今天，警方走访了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女士在东京的家。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女士是夏威夷著名传教士和商人家族的一名亲戚，她负责招待玛莎。警方还详细询问了家中的佣人……
>
> 自从亚历山大女士招待过俄国诗人爱罗先珂（Eroshenko）之后，她就受到了警方的怀疑。警方怀疑巴哈伊运动是一场苏联阴谋，爱罗先珂因此遭到指控，在一年前被驱逐出日本。
>
> 玛莎女士……今天向美国大使馆申请保护。玛莎表示，她无意冒犯日本官员，她希望向他们解释巴哈伊信仰为什么不会威胁到日本的政治和宗教。[4]

以上段落摘自匹兹堡的一篇新闻报道，该报道采用的是双栏标题，题为《匹兹堡女士遭东京警方跟踪，疑其为“红色分子”》。文章还附上了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其中提到了玛莎、巴哈伊信仰和苏联宣传。

这次警方跟踪事件打乱了玛莎的计划。然而幸运的是，十天之后，玛莎获许离开了东京。她对这件事情看得很开，不过她不喜欢日本报纸关于巴哈伊信仰的那些负面标题。她觉得，任何日本政府不理解的新思想都会被划为危险思想。随着越来越多日本中立的报纸伸出援手，并发表文章解释巴哈伊信仰，巴哈伊信仰才最终获得了正面的报道。 *166*

在日本，还有其他一些人对巴哈伊信仰持友好态度，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大隈伯爵就是其中之一，玛莎曾在 1915 年采访过他。他告诉玛莎：“当今，日本青年最需要的就是纯洁的基督或佛陀教义，而不是基督教徒或佛教徒的那些信条。巴哈伊

运动可能会提供这些。我会读你送给我的书。”当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再次拜访大隈伯爵时，他已经读完了那本书，并且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复：“我很高兴你们来到我们的国家传播这些崇高的原则。”[5]

玛莎和朋友们离开了东京，向京都和神户出发。所到之处，她都向一大群世界语学者发表演讲。玛莎还顺道去了一趟绫部市，随后三人向大阪出发，带玛莎去海港。1923 年 4 月 25 日，玛莎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她的另外一个梦想即将实现。

第十八章　中国

167

中国！中国！到中国去！巴哈欧拉的圣道一定要传到中国。去中国传导的圣洁巴哈伊在哪里？中国具有最大的潜能。中国人的心灵最纯朴，最爱追求真理。向中国人传导，自己先要具备他们的精神，学习他们的经书，了解他们的习俗，从他们的角度、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交谈。传导者必须时刻惦记中国人的精神福祉，不得有任何私念。在中国，一个人可以传导很多人，可以培养出具有神圣品格的杰出人士，而他们可以成为照亮人类世界的明灯。我真切地说，中国人不爱任何形式的欺诈和伪善，易为崇高理想所激励。

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将亲自到中国去。中国是未来的国家，我希望适当的教师能够受鼓舞而到那广大的国家，建立上帝王国的基础，促进神圣文明的本质，并高举巴哈欧拉圣道的旗帜去邀请人们参加上帝的圣宴。[1]

在这段话中，阿博都-巴哈向所有人提出了一个挑战，这个挑战一直以来指引着玛莎的生活。数年前，玛莎去中国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在当时，她将这段话印制了八千份，然后寄送给全世界的朋友。她希望在某个地方，某个人能够响应教长的号召。然而最终玛莎却成了那位“圣洁巴哈伊”，她在中国居住下来。任何与中国及其民众、风俗和文化有关的东西，玛莎都会认真阅读和研究。现在，她已经准备好跟他们一起生活，向他们学习，让他们看到即将来临的灵性曙光。这是她在中国 168
生活的开始。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切进展都很顺利。在开往北京的

火车上，玛莎打听到一所语言学校，她可以在那里入学。在学校，玛莎听说了一位英国医生，这位妇女开了一家客栈或者说小旅馆，现在正需要一名女店主。玛莎拜访了这位妇女，最终应聘成功。作为回报，这位妇女给玛莎提供了一间舒适的房间，以及膳食和洗衣服务。每次吃饭，玛莎坐在桌子的上座，与客人们聊天，这些客人都来自欧洲。玛莎负责向他们收取房租，然后将房租交给那位英国医生。这栋房子名叫“平安房”，果然名副其实。许多年后，玛莎回忆道：

> “那是一栋漂亮的房子，中间有一块庭院……
>
> “伙食由中国人负责，房子也是中国人打理。做饭的地点在房子的前面，我们的房间正对着院子，院子格外漂亮。有时候月光好，我们就在院子里吃饭。”[2]

玛莎的时间并不是全部花在社交礼仪上。来到中国不到三个星期，她就开始辅导一个小男孩，每星期三次课；她会见了最大穆斯林清真寺的大祭司，向他讲述了巴哈欧拉；她在燕京大学女子学院教过两次课，并受邀在那里发表了一次演讲，内容关于世界和平以及中华女子应该如何促进世界和平。她给美国的朋友写信说：“回家后，我把这次演讲整理成一篇文章，寄给了九家报社和记者站……《中华正报》给我打电话，索要我的照片，还派了一个男孩来取。所以，我觉得报社还是会用上一些东西的。”[3]

玛莎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语言，汉语教学的方法也让她感到十分新奇。在一次报纸采访中，玛莎解释说：“我们坐下来，然后老师指着我们三个人，嘴里不停地念着一些词语，直到最后我才明白，原来他在说‘你’、‘我’、‘他’。老师就是这样教我学汉语的。”[4]

玛莎还去一些中国人的家中做客。除了玛莎，这些人的家
169 中还有其他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客人。其中有一位客人是一名艺

术家，他的作品至今仍在北京博物馆展出。有一位中国妇女，她是一位画家，不太懂英语，但是她在年内要去纽约，所以特别想学英语。因此，她准备给玛莎提供一间厢房，并负责膳食，玛莎则给她上英语课。这位妇女还负责为玛莎寻找其他一些学生。

在平安房，所有的客人都是欧洲人，可是玛莎特别想同中国人住在一起，因此，她对这位妇女提出的条件非常动心。她准备让艾达·芬奇（仍与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在日本）来北京，接手女店主的工作，自己则搬出城外，开始新的安排。

玛莎在乡下找了一位汉语老师，每个星期给她上一次语言课。玛莎发现学习汉语并不容易：

> 汉语非常难学，要会“唱”五种不同的声调——“无师自通”是不可取的，有一位好老师至关重要。如果我能正确使用普通话，那么我走到哪里都会受人尊重。虽然不同城市之间语言存在差异，但是我总是能够应付过来……不同省份的人们可以相互交流——只是一些词语发音不同而已。[5]

如果需要支付汉语学习费，玛莎非常愿意掏钱，此外，她还可以辅导中国人英语作为交换。

在玛莎看来，北京是中国文明的中心，拥有三千学生的国立北京大学则是北京的伟大中心。玛莎申请在该校教授英文课程，因为他们从哈佛聘请的那位教师似乎不能来了。可惜，那位教师最终还是来了，玛莎非常失望，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然而，中国是一片神奇的国土。玛莎收到了一封厚厚的信件，信中有一封邀请函，邀请玛莎为一家中英报业联盟写文章，同时还负责世界语的文章。玛莎接受了邀请。

玛莎在中国期间，正值中国政治局势混乱不堪之际，不管 *170*
是国民政府还是地方省份，局势错综复杂。1912 年 2 月 12 日，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从此，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状态，全

国范围战争不断，人民饱受战争之苦，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28年。

1920年，为了遵守《凡尔赛和约》，中国试图将民族主义与日益强盛的共产主义相结合。三年之后，即1923年6月，当时玛莎刚到中国不久，中国共产党在俄国共产主义的帮助下，顶着沉重的压力，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外，中国的部分地区已被日本占领。各种力量相互作用，导致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分裂。

玛莎牢牢坚持不干预政治的巴哈伊原则，回避了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免有损巴哈伊信仰的名声；她还拒绝了报业联盟老板让她写政治新闻的要求。随着压力的增加，玛莎写了一封辞职信。不过，在上交新闻原稿的时候，玛莎忘了将这封信附上。她祈求阿博都-巴哈“指引我”。她给朋友写信说：

> 祂确实指引了我。今天上午我收到了一封令人愉悦的来信，信中说，报业联盟从编辑那里获悉，他们对我的新闻报道非常满意，数家报纸在头版刊登了我的文章——这些肯定都是“新闻”。（我从来没有用过自己的名字，只用报业联盟的名字。鉴于中国的政治情况，我很高兴这样做了。）报业联盟老板还告诉我，远东铁路局局长已经同意给我签发10月去奉天的通行证。10月刚好是收获玉米的季节，那将是最有意思的写作时间。阿博都-巴哈把我的旅行安排在了一个凉爽的季节！[6]

玛莎想尽一切办法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有关巴哈伊信仰的文章。后来，她找到了一个新方法：

> 昨天，我在新闻稿件里另附了一份稿子，差不多是一
> 171 个关于世界正义院的专栏，署名是巴哈欧拉。这份稿子发送到了中国和菲律宾所有的中英文报纸。我准备给你发送今晚的《华北正报》，上面刊登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耗

费了我整个夏天的心血。其他文章可能会陆续发表……[7]

较之于英文版报纸，玛莎向中文版报纸投稿时，都会提前两个小时将文稿发给编辑。这样的话就有足够的翻译时间。

玛莎的生活依然很充实。她向一些英语团体发表了演讲，并且拜访了许多社会名流，向他们讲述巴哈伊信仰，黎元洪总统的顾问就是其中的一位。玛莎采访了俄国、美国和中国的一些企业领导，然后将这些新闻报道发给报业联盟。她还抽时间学习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但是，由于要完成新闻工作任务，她不能每天坚持学习汉语，因此汉语学习也受到了影响。玛莎的汉语教师（玛莎称呼他为“最亲爱的”）崇奉儒学，心灵纯美——“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纯美的心灵”。然而，玛莎很无奈：“我想学汉语，但是没时间学。我就随随便便地听老师说汉语。可能他喜欢的是那种好学的学生！不管怎样，我们见面就是为了向他传播天启，他手上有那本蓝色小册子。”[8]

虽然日程安排得满满的，玛莎还是抽时间给美国的朋友写信，她还将这些信件的副本发给守基·阿芬第。玛莎鼓励这些朋友来北京，为他们介绍工作，并告诉他们北京城和北京人是多么美：

> 这里洋溢着幸福，这里充满着美丽。我真希望将北京城的无限魅力、古老神奇、精美艺术和如画风景带给你们！中国的生活无比惬意，没有比在中国生活一辈子更美好的事情了。我喜欢中国……你会发现，中国人的心灵格外纯美。我在这里无比快乐。[9]

172

玛莎还告诉他们该如何为可能的旅行做好准备，去培育她已经种下的种子。她希望在离开北京去中国其他地方之前，能够在北京留下一个巴哈伊社团核心。她已经爱上了中国和中国人，她希望中国人能够接触到巴哈伊天启。

尽管玛莎的生活繁忙，她还是想念朋友们。每当她疲惫的

时候，她能感觉到他们的灵魂就在自己身边，支持着她。她给朋友们写信说：“我爱中国，我也爱你们。如果没有你们的爱、祈祷、信件和灵魂，我就无法感受到中国的这般亲切。”[10]

疾病犹如一个丑恶的幽灵，不停地困扰玛莎，试图吞噬她的积极性和进取心。玛莎非常担心，万一她的身体垮了，就没人在中国传播巴哈伊信仰了。玛莎一度觉得“是圣灵的力量让我保持如此的工作状态”。玛莎经常痛苦难耐，但是她写道：“痛苦让我知道，圣灵是推动每一个人前进的唯一力量。”[11]

尽管如此，玛莎继续坚持家庭教师的工作。一位朋友在自己的电影屏幕上免费为玛莎做了一则广告，帮她寻找学生。玛莎最喜欢的学生当属一个九岁的小男孩。

> “他的父母是富人，我必须去他的家里上课。我一进门，就有一个佣人给我端来一个脸盆，里面有一条热水浸湿后拧干的毛巾。毛巾非常热，洗完后根本不用擦干手。
>
> “接着，孩子的母亲带着孩子出来迎接我，这位母亲完全不会说英语，那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小学生。首先，我和孩子吃了些蛋糕和糖果，喝了点茶，然后我们就开始学习了。
> 173 第一堂课的内容是关于猫和狗，我说完单词后，我们就一起扮演猫和狗。我们上一会儿课再做一会儿运动，放松头脑。接着又开始上课。他们每个月都会请我去餐馆吃一次饭。离开北京之前，我办了一次茶会，孩子的父母都参加了，他们还带了两名佣人。我请了四名佣人，他们都站在客人的后面，孩子父母带来的佣人则站在我的身后。”[12]

男孩非常喜欢这位美国教师，他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叫玛莎为“Loot 小姐”（中国人很容易将 Root 念成 Loot，译注）。当他得知玛莎将要离开时，他格外伤心：“他从未想过我会离开，他不肯吃东西……眼泪顺着脸蛋流下来，就是不肯擦掉。我花了近一个小时才让他平静下来。”[13]

孩子们都很喜欢玛莎，他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她的爱和纯洁

的心灵，他们知道玛莎没有丝毫的不良用心。在中国生活期间，她还为孩子们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故事，另外一篇文章是告诉孩子们如何演讲、把握气息以及背记巴哈伊著作。这两篇文章均刊登在了巴哈伊儿童期刊《天国儿童杂志》上。[14]

不仅如此，大人们也深受玛莎吸引。玛莎经常拜访那些对巴哈伊信仰持友好态度的社会名流，与他们结为朋友。这些人经常邀请玛莎到家中吃饭，而玛莎也会借机向其他客人传播巴哈伊信仰。反过来，玛莎也常常邀请中国朋友跟她一起吃饭。玛莎曾经拜访过清华大学校长 Y．S．曹（曹云祥，译注）及其夫人。曹博士 1911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妻子生于瑞典，是美国人，两人在伦敦结婚，当时曹博士正好在伦敦出差。曹博士及其夫人胸襟开阔，思想开明，玛莎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由于这段友谊，两人后来成为了巴哈伊，并且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公开支持巴哈伊信仰。曹博士在清华大学安排了一场讲座，并通过社会关系邀请了许多人进行一次灵性探寻之旅。

玛莎不断地播撒种子，创造传导机会，想尽办法弄到宣传册，她还不停地写作和学习。她暂时不旅行，直到学好了汉语。 *174*
初秋时节，她开始在一所世界语学校担任助教。

1923 年 9 月 1 日，一场强烈的地震袭击了日本，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三分之二的东京被掩埋，上千人丧生，百万人无家可归。早在 8 月 19 日，艾达 • 芬奇离开玛莎回到了日本。地震发生时，她正跟阿格尼丝 • 亚历山大说话：

>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房子开始剧烈晃动。亚历山大小姐逃到了大街上，我没来得及逃出去。震动停止后，我也到大街上，身上没有受任何伤。我们一起念诵祈求佑护的祷文，由于震动间歇性地出现，我们在大街上等了大半个下午。那天下午以及接下来的几天，震动持续发生着。房子……已经损坏了，必须重新修整才能居住。我跳进前院的小花园，看见身边的土地开始裂开，房子的正面朝我

> 倒下来。我不停地念着至大圣名，在祂的爱里，我感到无比安全。[15]

艾达当时正在东京准备回家事宜。她本打算去邻近的地区拜访一位朋友，但是直觉告诉她赶紧回家。半个小时后，她准备去的那个地方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那里的居民全部遇难。

连续几天，阿格尼丝和艾达努力地清理屋子，由于害怕余震和可能发生的火灾，两人只好裹着衣服睡觉。无数受伤的幸存者神情恍惚，如潮水般涌现在她们面前，令人难以置信。阿格尼丝回忆起那四天：

> “地震和大火发生后，无数的人群穿过房前那条宽阔的大道，下面那个着火的地区不停地有人过来，不停地过来……几乎找不到什么吃的……食物是从外省调过来的……自来水停了，大火无法扑灭。火车、电车、煤气、电灯和电话，一切陷入瘫痪……在一个善良学生朋友的帮
> 175 助下，我找到了美国大使馆，然而大使馆只剩下了几根柱子。整个东京，唯一留下来的只有新帝国饭店 [该大楼由美国设计师弗兰克 · 劳埃德 · 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可承受剧烈地震]。9 月 10 日，芬奇夫人登上了美国政府派来的轮船，离开东京，前往西雅图。”[16]

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次灾难中，没有一个巴哈伊受伤。某些神奇的因素要么让他们远离受灾区域，要么保护他们在灾难中幸免于难。

地震后的东京满目疮痍，阿格尼丝 • 亚历山大的房子也摇摇欲坠，不再适合居住。于是，她想起玛莎曾向她栩栩如生地描写过北京和北京人。她决定去中国同玛莎待一段时间，然后回夏威夷。10 月中旬，这两位巴哈伊先驱再一次共同工作。阿格尼丝与那些曾在日本留学过的人士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其中一部分人现在在中国各地的学校当教师或行政官员，还有许多

人是世界语学者。

第一个为巴哈伊信仰提供讲坛的人是一位鲍先生（音译），在日本的时候，他和《广东时报》的编辑曾拜访过阿格尼丝。他现在在北京工作，担任冯将军（音译）的秘书。冯将军开办了一所学校，专供军官的子女上学。鲍先生很高兴在北京遇到了这位从东京过来的美国朋友，他安排玛莎•鲁特和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在这所军官子女学校做演讲。能够将这些和平的灵性天启传递给这些军官子女，玛莎和阿格尼丝格外欣慰。许多年后，她们写道："这样，他们就成为了巴哈欧拉天启的火炬手，将天启传递给冯将军的一万名士兵。"[17]

一个朋友接着一个朋友，他们像连锁反应一样地传播着巴哈伊信仰。玛莎还跟 P．W．陈先生（音译）见了面，陈先生深受玛莎演讲的鼓舞。阿格尼丝这样描述他：

> 从玛莎见到了 P．W．陈先生的那天起，他就成为了我们的忠诚朋友，经常帮助我们。1920 年在上海的时候，他看到了鲍先生从日本带来的那些巴哈伊书籍，在鲍先生的邀请下，他翻译了其中的部分内容，然后发给了上海的一家报社。他是北平（北京）一所中学的教师。在他的帮助下，*176*
> 我和玛莎受邀向许多人发表了一场巴哈伊演讲。他还把我们介绍给了邓宸铭（音译）先生，邓宸铭后来成为了圣道的一位热情朋友。[18]

邓宸铭开始深入研究巴哈伊信仰，他觉得有必要把这些原则灌输给世界，他还寻找促进这种信仰的方法。他会在玛莎离开中国之前找到传播巴哈伊信仰的方法。

11 月中旬，玛莎已经准备好了去北京以外的城市旅行。她跟阿格尼丝制订好了此次旅行的计划，在她们计划访问的这些城市中，其中三个城市居住着阿格尼丝的东京朋友，而在其他三个城市里，北京的朋友为她们开具了介绍信，可以帮她们打通关系，让她们在学校演讲。邓宸铭迫不及待地想深入学习巴

哈伊信仰，希望尽全力帮助这两位美国女士，因此他随同玛莎参加了此次传导旅行。

演讲时间不可能总跟旅行计划一致。他们在天津住了一晚上，第二天，玛莎在那里有两个演讲安排。由于第二个演讲推迟到了晚上，他们只好半夜乘火车赶往济南府（现在的青城）。火车上有一节女士专用车厢。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亲切和蔼的玛莎·鲁特和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居然吓着别人了。车厢里的那些东方妇女可能没有见过外国人，因此见到这两位外国人非常害怕。邓宸铭向那些妇女解释说，她们是中国人的朋友，不会伤害任何人，这才消除了大家的恐惧。抵达济南府之后，玛莎和阿格尼丝找到了一位世界语学者朋友，这位朋友为她们在山东基督教学院安排了一次演讲。演讲时，这位朋友负责将演讲内容翻译成中文。

芝罘（现在的烟台）也是此次旅行的目的地之一，这里是中国思想家和道德家孔子的故乡，孔子的智慧至今浸润着整个东方。在她们去芝罘之前，玛莎和玛丽·亚历山大（阿格尼丝的妹妹，她只参加了部分旅行）抽出一天时间去了一趟圣山（泰山，译注）。

向芝罘的学生们演讲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里至今生活
177 着孔子的后代，大约是第七十六代后人。有一个五岁的孔子后代在他母亲和佣人的陪同下来看望玛莎。玛莎从来不忘随身带着纪念品，她送给这个男孩一把小折刀。罗伊·威廉觉得这把小折刀迟早会派上用场，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把小折刀竟然会辗转到地球的另一面，到达孔子后代的手中。

并不是每个朋友所在的城市都交通便利。徐州就是一个交通不便的城市。阿格尼丝叙述了那段经历（这段文字几年后才得以发表）：

> 去南京的路上，我和玛莎中途在徐州下了车。钱用和小姐 [（1897—1990），曾任宋美龄的私人秘书，译注] 住

> 在徐州，她是我在日本认识的一位朋友……她现在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她邀请我们在徐州稍作停留，然后向她的学生们讲述巴哈伊圣道……那天清早特别冷，我们的火车抵达了徐州。正当我和玛莎走下火车的时候，有两名美国男士正准备登上火车，他们问我们去哪里。从他们那里我们得知，徐州离火车站非常远，他们是坐人力车过来的，建议我们也坐人力车。他们还向我们推荐了一户人家，那户人家房子里的火生得特别热。我们当时一定是受到了上帝之手的眷顾。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美国人，在标准石油公司工作，他非常好客。我们告诉他我们要去一所学校，他立刻答应带我们去。徐州离我们有几英里路，到达之后，他还向美国教会医院询问学校的具体地址。学校离医院不远，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在这所遥远的学校，我们向那里的孩子们传递了神圣佳音。接着，钱小姐和其他几位教师为我们举行了一场聚会，大家一直待到晚上。然后，我们回到了亲切的房东家中，第二天一大早起程赶往南京……[19]

南京城位于长江之畔，学校众多。一位东京的朋友再次为玛莎她们在各种教育学校安排了演讲，学校的英语教师则负责翻译巴哈欧拉天启。玛莎她们在苏州和上海的几所学校也采取 *178*
了同样的方法。上海是此次旅行的终点站，阿格尼丝及其妹妹准备从这里出发，乘船前往夏威夷。一路上，几百本蓝色小册子全部分发完毕，现在，这些宣传册已经成为了中国巴哈伊书籍的一部分。

抵达上海之后，玛莎病了几天，只好停下来休息。12 月底，玛莎送别了阿格尼丝及其妹妹，并祝她们一路顺风。从此，玛莎开始了在上海两个半月的生活。玛莎身体太过虚弱，无法与学校和社团联络，她就拿出全部的时间撰写有关巴哈伊信仰的文章。1 月的第二个星期，她觉得身体已经好转，于是拿着这些文章去见报纸编辑，结果令她异常吃惊：

> 今天，九家报纸刊登了这些巴哈伊文章。除了上海，还没有哪座城市能让我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来到上海后，我病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能跟人见面或做演讲，但是可以写文章。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有这么多文章的原因。不过，这些文章却为我带来了许多演讲机会，所以实际上效果是一样的。啊，我的每一步都得到了阿博都-巴哈的福佑！今天，我心存无比的感激。我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出去购买所有这些报纸（有些报纸一份卖二十美分）……[20]

孔子学会和见神论者联系了玛莎，邀请她做一次公众演讲。很快，世界语学者安排好了演讲事宜，并从数个城市带来了许多追随者。讲座内容提前一天交给翻译，然后译成中文。玛莎的汉语已经进步很多，足以应付日常事务，但是每次演讲还是会邀请一名翻译，避免出现哪怕细小的语音语调问题，从而歪曲了演讲的内容。

179 在宣传巴哈伊信仰的过程中，玛莎发现威尔梅特灵曦堂模型的照片所到之处，总能激起当地人的极大兴趣。在上海，一位著名的建筑师联系了《上海时报》的老板（玛莎和老板结为了朋友），进一步询问灵曦堂的信息，此外，他还开始关注玛莎。当他了解了巴哈伊信仰和灵曦堂模型之后，他深深地折服于这座建筑的原创性，它代表着美和团结。

玛莎的健康正在逐渐好转，不用说，她又继续开始了宣传的工作。她给朋友写信说：

> 我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完成。每天，我躺下休息两个小时，等恢复体力后投身到最重要的工作中——我在上海已经完成了这项任务，我的力量也恢复了。阿博都-巴哈知道我倾尽了全力。今年面临的考验是让天启传遍中国，只要圣灵能够进入中国，身体健康并不重要，做了多少工作也不重要……

玛莎还补充道：“罗伊，我觉得我在上海已经走完了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两英里艰难路’。”[21]

许多报纸编辑和玛莎结为朋友，玛莎还受邀为《上海时报》撰写文章。玛莎高兴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于是，她再一次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了上海的一部分。她的文章也成为联系上海人的有用工具。玛莎的演讲安排一直满满的，通过这些演讲，她的朋友圈子日益扩大。

按照计划，玛莎在中国北方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她觉得应该深入中国的内陆。跟往常一样，她选择了 2 月——一年之中最冷的时节——开始她的十九天之旅。三等车厢寒冷阴暗，玛莎挑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既不温暖也不舒适。她的身体正处在恢复期，但她也只能勉为其难。

当时中国正爆发内战，因此原定的许多目的地只好取消。尽管如此，玛莎还是去了许多市镇，其中包括武昌和杭州，那里是在日本遇见的那名翻译的故乡。这次旅行中，玛莎边走边看，*180*
辽阔的中国令她无比震惊诧异。“中国简直没有尽头！”她发现，“出了长沙，西边就是四川省，那里的人口比整个美国还多！”中国的人口数量超出了玛莎的想象：“假如奥地利、匈牙利、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日本、墨西哥和西班牙的人口全部消失……中国的人口可以将这些国家填满，并且剩余的人口还跟美国一样多。”[22]

在广袤的中国内陆，玛莎只是零零星星去过一些地方，只传播了少量的巴哈欧拉教义。中国人的虚心、谦卑与温和深深地打动着玛莎，玛莎对中国人的爱也由此加深。“承蒙上帝的恩惠和慷慨，我有幸能在中国做点事情。如果你们来到中国，我相信没有人会不喜欢中国人。”[23]

虽然此次旅行是一场非凡的壮举，但是它同样也是一场艰苦劳顿的旅途，玛莎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的身体再次垮下来，她不得不同自己脆弱的身体抗争。她痛恨身体虚弱，讨厌停下来休息。玛莎向朋友们汇报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朋友们

劝玛莎减少一些活动，不过玛莎的话语中透着一种坚持。

> 假如你们经历这些旅行，你们的身体也会像我一样糟糕。我没有钱坐头等舱，没有钱住蒸气供暖的昂贵外国宾馆。我想尽一切办法节省钱，因为我还有很远的地方要去。我们在气候最恶劣的季节去了中国中部，没有人会因为天气而退缩。只要能在身体健康的时候播撒神圣文明的种子，偶尔生病大家也在所不惜。[24]

尽管玛莎的健康不佳，然而在离开上海之前，她还是坚持在一些学校和俱乐部做了十天密集的演讲。

变化无常的身体状况令玛莎非常绝望。但当玛莎收到阿博
181 都-巴哈妹妹巴希叶·哈努姆（巴哈伊称其为“至大圣叶”）的来信时，她低落的情绪立刻高涨起来。这是一封简单的信函，托海法的一名访者用英语代写，尽管如此，玛莎喜悦的心情还是冲上了云霄。在遥远的中国内陆，玛莎收到了从神殿传来的爱、鼓励和祈祷佳音，为玛莎的健康祈祷，也为玛莎在中国的工作祈祷。这封信函的到来，把一切阴暗都化作了喜悦。

离开上海之前，玛莎还完成了另外一项任务：将“大本”和“小本”这两本蓝册子翻译成俄文，为将来去广袤的俄罗斯旅行做好准备。在结束最后一些琐事之后，她收拾好行李，于1924 年 3 月 27 日乘船沿中国东海岸驶往香港。在那里，她将挑战新的目标。

第十九章　香港

182

香港是一座繁华喧嚣、活力无限的城市。它是英属殖民地，拥有大量的英语人口，位于中国东南部的珠江口岸，台湾海峡和中国南海的交汇处。这座城市就像它的背景一样有趣，是世界上最生气勃勃和丰富多彩的地区之一。

香港的喧嚣和躁动并没有阻碍玛莎追寻她的唯一目标——传播巴哈欧拉天启。1924 年 4 月初玛莎抵达香港后，她拜访了许多编辑、大学校长和图书馆管理员，向他们讲述了巴哈伊信仰，并留下了许多巴哈伊书籍。在此之前，她已经走访了十九个重要的中国城市并做了演讲。来到香港时，她已经取得了无数的成就。

演讲邀请源源不断地涌来，玛莎不停地撰写文章、发表演说。巴哈伊信仰传遍了香港地区，所有人都认识了玛莎这位巴哈伊。她与所有见过面的人结为了朋友，温暖了他们的心灵。玛莎及其工作太出色了，因此《香港电讯报》为她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篇社论，高度赞扬了玛莎和巴哈伊信仰。文章说：“相比之下，赞美这种播撒美好种子的行为，是一件更容易的事情。不管有多少种子落在了贫瘠的石板上，但总有一些会掉在肥沃的土壤里，然后生根发芽。”[1]

玛莎在香港大学做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演讲，一家著名早报用罕见的篇幅报道了此次演讲。此外，这篇报道还提到了印度著名的诗人、教育家兼人文学家拉宾德拉纳特 • 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玛莎记得，泰戈尔先生来到香港的第一天就问了她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巴哈伊圣道发 183
展得怎样？”[2] 在这座多元文化、世界性的东方城市，这篇报道

的作用不容小觑。

玛莎从香港出发，去广州做了一次短暂旅行，那里的局势动荡不安。至少有一个人被玛莎的演讲深深打动，他给玛莎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告诉玛莎自己所发生的变化："以前我读到过巴哈伊运动，但是，直到我看到了你的无私、慈爱和纯洁，我才开始理解巴哈伊原则的真正含义。"[3] 从此，他开始认真学习巴哈伊信仰。

玛莎的演讲丝毫没有学究气，她说话简洁、直接、朴实，内容的重点放在巴哈伊信仰的某个方面，包括巴哈伊信仰的原则和中心人物的生平。每次演讲，玛莎直白的语言也变得生动起来，而且闪烁着灵性的光辉。玛莎带来的启示，加之她的动机如此纯洁，因此不论在哪里，她总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玛莎的演讲没有任何自我成分，她只想告诉人们人类一体的教义，以及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同样，她的演讲中也没有任何敌对或毒辣的语言，只有爱——深深的、无处不在的爱。无论玛莎走到哪里，人们都能感受到这种爱。

玛莎的活动并不仅限于播撒天启种子，她还参与了中国的社区活动，努力换一种方式丰富人们的生活。她喜欢和学生们一起工作，欣赏他们的才智、风度，特别是踏实的为人。在一篇报纸文章中，玛莎讲述了一个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学生的谦卑作风：

> "一名学生在社团音乐会上演奏笛子。他没有面朝观众，相反，他走到舞台的一个阴暗角落，然后站在那里，脸朝着墙。优美的笛声从角落流出，却不见任何人影。中国人的天性就是没有自我。"[4]

在香港，玛莎发起了一个公共问题社团，这可能源于她的职业兴趣；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她还发起了一个音乐社团，主要关注西方古典音乐。参加这么多的业余活动，玛莎的时间和精力从何而来，至今仍是个谜。

184

按照计划，玛莎将于 5 月底在香港发表五次演讲。而在此之前，玛莎乘坐着一艘货轮，沿着中国海域经过四天的航行，抵达了越南西贡市和柬埔寨。那是一艘干净漂亮的洛雷斯坦号小轮船，很明显，她是轮船上，或者说至少是包舱里的唯一乘客。天公作美，海面十分平静，一切都很顺利。玛莎尽情沉醉在这种氛围之中，阅读、休息、结识朋友，在这艘货轮兼游艇的游廊上与高级船员一起吃饭。这是一段令人愉快的旅程。

玛莎在法属印度支那的西贡地区和一个田园般的地方总共生活了一个星期，那里交通十分便利，简直就像穿行在“一个无比纯洁与柔和的氛围中”，极大地满足了玛莎的审美感官。[5] 她继续向柬埔寨出发。在柬埔寨，独具特色的文化、无与伦比的建筑、神奇的古迹、慈爱温和的人们，无不深深地吸引着玛莎，玛莎也深爱着这里的人们。玛莎尝试了各种交通工具，包括人力车和大象，还迷上了舢板。

当然，玛莎也找到了当地的报纸，包括那些法语报纸。她跟印度支那唯一的一位女性编辑成为了朋友，这位编辑是一位活力充沛的法国妇女，发表了一系列玛莎的文章，并附有图片。汉语和安南语（现越南语）报纸也同样欢迎玛莎的文章，并且刊载了部分文章。然而，要发表演讲必须征得总督的许可。玛莎在巴哈伊杂志《西方之星》中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

> 在拜访了总督，并呈递了相关证明（包括特别为他写的一份演讲内容稿）之后，总督致电当地最大学校的校长，允许我发表演讲。学生们来自不同的宗教背景，但是演讲者与学生们之间却存在着某种真正的灵性纽带，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朋友！[6]

玛莎能够感觉到自己跟东南亚人之间的强烈共鸣，她依依 *185*
不舍地离开了他们，然后返回香港。在船上（同一艘洛雷斯坦号轮船），船长开玩笑说，他担心这么多货物，再加上这么多乘客，大家很有可能会葬身鱼腹。“你看，巴哈伊的东西已经

进入了我们血脉”，他坦白地说，“我们无法将它们排出血管，我们就像兄弟一样亲！”[7] 有些乘客携带了食物和饭盒聚在轮船的下甲板上。不过很快，每个人都开始阅读巴哈伊册子。

5 月底，玛莎回到香港，结束了演讲和工作，至此，她已经完成了目标。在中国的一年多时间里，她给中国人带来了最伟大的礼物——巴哈欧拉天启。在她离开中国之前，邓宸铭创办了一所巴哈伊大学。虽然学校遵循着以往的办学模式，但是每天都会举办世界语讲座，学校里弥漫着一种宽容的精神，学校的根基就是人类宗教团结。

凭借着玛莎的演讲和文章，巴哈伊信仰传遍了上百万中国人，他们此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巴哈伊信仰。更多的人在发往菲律宾的中文报纸上读到了巴哈伊信仰。虽然玛莎将要离开，但是她的内心满载着中国人的爱。现在，玛莎已经整理好包裹，清点完行李，准备向澳大利亚出发。

第二十章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岛

186

1924 年 5 月，玛莎离开了热如火炉的西贡，“犹如印度最热的季节”，也离开了温暖舒适的香港，乘船前往澳大利亚，“一路向南”。当北半球还享受着夏日的阳光之时，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已经进入了寒冷的冬季。[1] 虽然海面不如加贺丸号之旅那般险恶，但这次二十八天的航程也历经了不少暴风雨，绝大部分时间里，玛莎病得相当厉害。轮船顺着澳大利亚的海岸线航行，最后在东南角的墨尔本抵岸。

记得玛莎初到中国，孤身一人，没人知没人晓，没有人迎接，也没有商量的伙伴。而在墨尔本，待遇截然相反，玛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收到了大量的花束、果篮以及各种礼物。 这一切令玛莎无比感动。在墨尔本及周边地区，巴哈伊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当地却弥漫着爱和热情，玛莎的疲倦一扫而光，重新焕发了活力。玛莎对这些巴哈伊充满着感激之情。玛莎在中国的工作，以及此前代表巴哈伊信仰的传导旅行，这些巴哈伊对此均有所了解。他们此次的盛大欢迎就是为了感谢玛莎过往的辛苦，并且期望她继续在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上传播巴哈伊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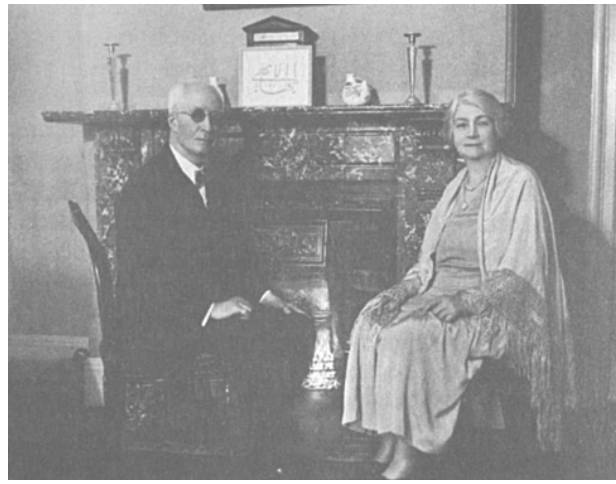
克莱拉（Clara）和海德 • 邓恩（Hyde Dunn）给玛莎写了一封信，并且在信中附上了一张火车票，邀请玛莎去珀斯与他们会面，珀斯位于澳大利亚的西端。后来，他们又陪同玛莎回到了澳大利亚的东部地区。

玛莎休息了两天，整理了自己的物品，把那些不需要的东西变卖，换做旅费。接着，她又踏上了旅途。她坐上了一辆从东向西的火车，穿越了整个澳大利亚，到达了印度洋海岸的珀斯。 187
在那里，玛莎再次感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忱和感激之情，她收

1924 年，玛莎·鲁特在西澳大利亚州港口城市珀斯。当时，她在海德和克莱拉·邓恩夫妇家做客。

到了无数的花束和礼物，其中有一件礼物尤其特别，它是一根项链，上面还刻有玛莎的名字。玛莎在致朋友的信中回忆道："在墨尔本，我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比如念珠、项链、衣物等。来到这里后，我居然收到了一条精美的项链！他们给予我金钱资助，这真是帮我了一个大忙，这样我在澳大利亚的开销就不会那么紧张了。"[2] 他们的热情欢迎令玛莎深受感动。当然，这些人当中也包括邓恩一家。

据玛莎描述，克莱拉和海德·邓恩"这两名巴哈伊头发呈灰色，非常漂亮，年轻的脸庞看起来格外甜美……充满着阳光和爱……"[3] 1920 年，克莱拉和海德·邓恩响应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书简集》的号召，来到了澳大利亚。当时他们并不年轻，但是他们放弃了一切，乘船来到澳大利亚，手头几乎没有任何钱。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生意上获得成功，成为了爱和团



海德和克莱拉·邓恩夫妇响应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书简集》的号召，离开加利福尼亚州，把巴哈伊信仰带到了澳大利亚。该照片拍摄于克莱拉和玛莎·鲁特剪短发之前。

结的楷模。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播撒人类一体的种子。他们身上蕴藏着一种能量，但凡见过他们的人，都视他们为强大的榜样。在他们的努力下，巴哈伊信仰开始在那里传播，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一直保持着适度、持续的增长。他们借一次度假的机会，将巴哈欧拉天启带到了新西兰，并在那里建立了巴哈伊社团的核心。

玛莎与邓恩一家生活在一起，他们为玛莎提供一切支持。克莱拉为玛莎按摩背部，缓解不断困扰玛莎背部的疼痛；从墨尔本赶过来的埃菲•贝克（Effie Baker）也全力帮助玛莎恢复身体。

然而，玛莎的目标从未动摇过。玛莎不断接受记者的采访，她的传导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澳大利亚拥有大量形形色色的俱乐部和社团，所有这些地方均见证过玛莎的演讲。玛莎在珀斯度过了整个 7 月，在此期间发表了三十八次演讲。其 *189*
中有一次演讲尤其值得一提。那次演讲在文学院举行，需要入场费，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伟大复兴》。[4] 台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以及各国国旗。珀斯的中国人全部到场。美国领

事和玛莎同坐在讲台上，市长则向听众介绍了玛莎。

这时，一种新的传导方式出现了。西澳大利亚无线电广播邀请玛莎通过无线电广播发表一次巴哈伊信仰演讲。1924 年 7 月 28 日，玛莎完成了她的首次无线电广播演讲。这种传导方式大获成功。在珀斯，巴哈伊社团的数量已经从两个增加到了三十六个，这里的巴哈伊也获得了一种新的传导方式。于是，邓恩一家、玛莎以及埃菲·贝克（玛莎称之为“可爱的玩具制造商”）离开珀斯，回到了澳大利亚东部。[5] 海德·邓恩总能把传导和出差结合起来。

玛莎和埃菲在阿德莱德与邓恩一家分别后，继续前往墨尔本。到达墨尔本后，玛莎在那里发表了二十五次演讲。这些演讲取得了不俗的反响，玛莎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在演讲前或演讲后，总有人招待玛莎；玛莎经常作为贵宾参加茶会；她还经常举办家庭招待会，让大家一起讨论巴哈伊信仰；官员欢迎玛莎；一名仰慕者印刷了五千册巴哈伊册子赠送给玛莎。

在墨尔本，玛莎在结束了一场对世界语学者的演讲后，再次受邀做一次广播演讲。玛莎在广播中的声音特别动听，清晰、有力、圆润，她的声音里透着一种活力。这种新兴的传播媒介仍处于发展初期，但是玛莎兴奋地看到，它对巴哈伊天启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玛莎说：“巴哈欧拉关于世界通用语的话语传到了三千英里以外的地方。海上的轮船通过无线电表达了对巴哈欧拉话语的赞同，昆士兰也从遥远的北部发来了贺电。”[6]

玛莎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发表了一次演讲，数个月后，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玛莎女士发表广播演讲》。文章记录了一名听众的反应：

> 星期四晚上，我坐在马尔文镇家中的餐厅里，听着无线电广播。广播中那位女士的声音非常清晰，仿佛她就坐在我的身旁。这位女士就是玛莎·L. 鲁特，是一位美国记

190

玛莎·鲁特（前排右），1924 年第一次去澳大利亚，与墨尔本的巴哈伊在一起。

者和旅行家……我们当时本想收听音乐节目，但是我们突然听到了这种优美、迷人的声音。这位嘉宾的语调和风格如此动人，大家都舍不得换台，一直听到了最后。

“创造世界和平同爆发世界战争一样容易”，这是广播里传来的第一句话，“我们必须在所有公立学校传播世界和平的思想”。玛莎女士接着发出倡议，呼吁全世界最好的语言学家组成一个委员会，如果没有一种世界通用语，那么世界和平就永远不能实现。[7]

接着，广播总结了玛莎所提出的原则，报道了她所演讲过的俱乐部和社团，并向她的工作致以谢意。在玛莎眼里，这项现代技术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玛莎将会充分利用这项现代技术。

虽然有朋友们的爱相随，且公众也接受和崇拜玛莎，但是 7 月和 8 月在珀斯和墨尔本的时候，由于演讲安排过于紧张，玛莎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于是，她取消了接下来的演讲安排，因为“身体已经无法承受了”，然后于 9 月 4 日提前数个星期 *191*
乘船离开了澳大利亚。由于天气变化无常，加之缺少休息，她再次患上了流感：“在墨尔本……我一直坚持着，没有耽误一

次演讲，我的心非常痛，后颈的疼痛也从未消停过。”[8] 从那时起，颈部疼痛困扰了玛莎的余生，只有少数时候稍微好点。

虽然这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玛莎极不情愿地离开了澳大利亚，因为她已经离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岛这么近了，她渴望去那里一趟。这个想法一直压在玛莎心头。还有一件事情压着玛莎，那就是无法与在中国新交的朋友们联络，她心里非常自责，怪自己没有把事情做好。玛莎一方面急着服务，另一方面身体需要休息，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于是，玛莎致电巴希叶·哈努姆寻求指引，巴希叶·哈努姆在守基·阿芬第离开期间负责管理巴哈伊世界中心的教务工作。巴希叶·哈努姆回电：“如你所愿。”这样，玛莎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玛莎谈到了当时的感受：

> 我已经来到了世界的尽头，我不能就此放弃，放弃在悉尼——这座重要的首都城市，以及新西兰传播巴哈伊信仰……因此，我决定挺身向前。从那一刻起，我感觉到阿博都-巴哈赐予了我巨大的力量和爱，祂还赐予我旅途的经费、船用毛毯和羊毛衫。

玛莎不断念诵医治祷文，她说：“我要么回去‘静养’，然后死去；要么矢志不渝地前往新西兰，待身体恢复后传播巴哈伊信仰。”[9] 最后，玛莎终于克服了身体的疾病。9 月中旬，玛莎和埃菲乘船从悉尼出发，驶往新西兰，“那里是我的理想天堂。”她们在奥克兰待了十二天，满满安排了十二天的演讲，此外，她们还在惠灵顿待了两天。[10]

当地工人组织的力量非常强大，且十分活跃。玛莎的许多
192 演讲都是以巴哈欧拉关于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关于工人和管理的教义为基础。玛莎的听众数量通常为四百到五百人，有时候更多。玛莎写道：

> ……发表了一场题为《经济问题的新阶段》的演讲……

玛莎·鲁特（右），1924 年在奥克兰。左边是玛格丽特·斯蒂文森，新西兰的第一位巴哈伊。

> 听众非常多，包括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成员、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这足以说明巴哈伊圣道的普世性。观众的反应特别热烈，他们邀请玛莎再次回来演讲；此外，玛莎还收到妇女劳动组织的演讲邀请。[11]

在奥克兰，玛莎在海滨剧院向工党发表了演讲，有两千名听众到场。除此之外，玛莎还同工党的领袖喝了茶。在惠灵顿，玛莎分别向工党的男性和女性成员发表了演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报纸也详细报道了此事。

玛莎向各种教会、男子俱乐部、女子俱乐部、世界语学者、 *193*
见神论者、教师组织、唯灵论者和扶轮社均做过演讲，而前文提到的演讲只是这其中的一小部分。在惠灵顿，玛莎在一天内做了五场重要演讲，创当天次数之最。玛莎走到哪里，媒体如

影随形，他们将玛莎·鲁特视作名人进行报道。报纸上出现了附有图片的长篇报道，以及关于玛莎生活和巴哈伊信仰的简介。玛莎还接受了几家杂志的采访。

在新西兰的两个星期，玛莎没有一刻闲暇，她忙着传播信仰、交换介绍信、为信仰结识朋友。10 月初，玛莎和埃菲离开了天堂般的新西兰，准备回悉尼。玛莎后来回忆起这次海上航行，她开玩笑说："如果我是一架日晷仪，只能在阳光下计算出时间，那么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塔斯曼海上，我肯定会失灵，因为在那里，特别是春分和秋分时节，天气的糟糕程度堪比地狱——那里简直是炼狱，而它的两头却是天堂。"[12]

10 月 7 日，玛莎和埃菲回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港口之一——悉尼。玛莎再次下榻在救世军宾馆，"简单却很干净"。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回来的消息，然后休息了两天。[13] 在这里，她找到了一个写作的机会，这样也缓解了心头一项沉重的负担。玛莎不停地在不同国家旅行，这已经成为了她的生活方式，因此，不告诉任何人她来到了某座城市也就变成了她的一个习惯。此外，由于太多的工作亟待完成，玛莎需要独处的时间；而有的时候则是因为健康的原因。

在澳大利亚的悉尼，玛莎见过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从高级官员（他们几乎都是贵族或贵妇人）到平民阶层。朋友们收到了玛莎的来信，信中记录了玛莎的一次访问：

> 我在阿斯特茶室向英语联合会发表了我的首次演讲，到场的客人有两百人。此次演讲的贵宾包括基思·史密斯
> *194* （Keith Smith，首位驾驶飞机从伦敦抵达澳大利亚的飞行员）、史密斯夫人和我……星期日下午，我在中央公园向工党发表了一次户外演讲。我站在一辆大卡车上，向听众大声"喊"——听众特别多，至少有一千人。同一天晚上，我在新思想中心做了一次演讲，礼堂内座无虚席。[14]

你很难想象玛莎——这位尊贵的女士、文学俱乐部和上流

社会论坛的演讲者——高高站在卡车之上，向聚集在公园的上千澳大利亚人大声宣说。正是这种超然的态度，让玛莎放下了自我形象，从而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玛莎在悉尼待了九天，每天至少发表两次演讲。心理学学会、新文明中心、妇女和平与自由联合会，这些都是玛莎的演讲对象。玛莎每到一处，都会向当地的中国人发表演讲，她似乎对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感情。还在澳大利亚的时候，玛莎就得知，邓宸铭在中国举办了考试，为他新开办的巴哈欧拉大学招收学生。他已经找到了一种将巴哈伊教义融入中国文化的途径。

玛莎在塔斯马尼亚岛的霍巴特和朗塞斯顿进行了九天紧张的传导工作，此外还在墨尔本待了四天。结束之后，玛莎乘船前往阿德莱德，去那里与邓恩一家短暂团聚。阿德莱德是玛莎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站，接下来，她将进行南非之旅。由于旅行安排已定，玛莎没有时间休息，也没有修改计划的余地；她的所有能力已经发挥到了极限。在 1924 年 6 月至 11 月的这五个月里，玛莎完成了非凡的拓荒工作，后人难以企及。当地人送给玛莎一些羊毛衫和上千件有用的物品以示感谢。这些巴哈伊知道玛莎在旅行中不断需要花销，因此赠给了玛莎一些钱财。他们也清楚，玛莎的毕生使命是让世界更美好，她用有限的能力努力实现着这个使命。她从来不在自己身上花钱，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他们也想替玛莎分担工作，不管力量多么渺小。

玛莎说，她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取得的成功全部归功于邓 *195*
恩一家的无私奉献，他们为玛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在生活中，他们是团结的楷模，在传导的道路上向人们传播着美和活力。玛莎对他们的工作赞美不已，感激不尽。

196

第二十一章　南非

玛莎在墨尔本登上了巴尔拉纳德号轮船，轮船上有三等舱和一等舱。1924 年 11 月 13 日，轮船驶离阿德莱德，向目的地南非开普敦出发。此时的玛莎身心俱疲，身体状况极为不佳。直到轮船航行至澳大利亚大海湾（那是一片动荡的海域）的时候，玛莎精神和身体才恢复过来。

在阿德莱德，邓恩一家给玛莎送了一些茶叶、橘子、巧克力和薄脆饼干；埃菲·贝克为玛莎做了几件夏季衣物，因为南非那边天气比较热；雀巢牛奶巧克力公司的一名领导送给玛莎一大盒巧克力，让她与船上的孩子们分享；还有其他一些朋友送给玛莎数不清的礼物，以示他们的感激之情，并祝玛莎一路顺风。

三个星期的航程给玛莎提供了一个休息和恢复的机会。航行初期，玛莎病得非常厉害，感冒和疲倦一齐袭来，限制了玛莎在船上的活动。然而，玛莎在船上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事务长让玛莎搬出与别人合住的舱室，免费给她换了一间套房，里面有四间房间，玛莎独自享受着那种尊贵的待遇。事务长还送给玛莎许多篮水果，并且尽力满足玛莎的食物需求，只要她的胃能够承受。乘务员也“非常宠爱我”。[1] 玛莎很快消除了身体的不适，与乘客们分享自己数不清的礼物。除了礼物之外，玛莎还跟他们分享巴哈伊信仰，她在轮船上发表了两次演讲，几乎所有乘客都参加了。轮船上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这是玛莎感觉最惬意的一次海上旅行。

轮船在南非的德班港停留了三天，玛莎趁着这个机会在德班市发表了几场演讲，并为下次来访建立了联系。她于星期二

中午抵达德班港，在德班市市长的介绍和安排下，她于星期三 197
发表了三场演讲。跟以前一样，媒体的反应很热烈，他们期待着玛莎再次来访。虽然南非热气逼人，但是玛莎还是非常喜欢这里，“因为它沐浴在阳光里”。[2]

从德班到开普敦是最后一段航程，这里是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交汇处，海面波浪掀天，无比狂暴。玛莎只好走出舱室，带着船用毛毯来到船外躺下，这样可以缓解晕船。由于海浪凶险，玛莎也只好减少演讲的次数，尽管如此，乘客们还是对巴哈伊信仰和玛莎的传导使命有了一定的了解。

12 月 8 日，巴尔拉纳德号轮船驶进了开普敦港。迎接玛莎的是一位名叫范妮 • 克诺布洛赫（Fanny Knobloch）的女士，她正在南非拓荒，克诺布洛赫三姐妹都是虔诚的巴哈伊。[3]

范妮和玛莎两位拓荒者在一起工作非常顺利。范妮的家在坎伯威尔路上，那里是一个信息和计划的发布中心。在范妮的陪同下，玛莎再次开始了讲座、招待会、广播演讲等熟悉的工作。

范妮给姐妹们写信，称玛莎为优秀的演讲者：

> 她站起来，穿着一身白色衣服，好像一位精灵从阳光里走出来，随时可能消失在我们眼前……她向听众陈述巴哈伊教义，她的演讲真是太精彩了！毫无疑问，她的心中肯定装着荣耀上帝的灵。
>
> 我们都能……感受到祂的存在，我们的喜悦无以言表。[4]

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样，玛莎在开普敦同样受到了名人般的待遇。市长和社会名流向听众介绍玛莎，并邀请玛莎到各自家中做客。原开普敦市市长非常敬佩玛莎，并且崇拜巴哈伊信仰，他竭尽全力帮助玛莎在南非过得舒心如意。他还把玛莎的火车票从三等车厢换成了一等车厢。玛莎后来回忆说，她“坐在一间小包厢里在南非穿行！能够这样惬意地休息，真是太幸运了。”[5]

范妮惊讶地发现，玛莎需要处理的信件简直堆成了小山，

198

1924 年 12 月，范妮·克诺布洛赫和玛莎·鲁特在南非开普敦。玛莎在澳大利亚剪了短发。

即使在旅行的途中：“玛莎需要一名打字员才能处理完这些书信。但是我们请不起打字员，我们只好自己‘不停地做，不停地做……’”[6]

在开普敦的一个月里，玛莎充分展示了美国人在工作中所爆发出的能量。即便没有空调，酷热难耐，玛莎仍然发表了三十场演讲，其中四场是广播演讲。除此之外，她还参加了各种小型聚会、个人见面会和招待会。玛莎在范妮翻耕好的土地上撒下了信仰的种子，等待着后人的培育。

1925 年 1 月 10 日，玛莎开始了为期两天的旅行，最后抵达了德兰士瓦省。她计划首先访问南非的一些主要城市，即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和德兰士瓦省的比勒陀利亚，然后返回德班，最后从德班乘船前往英国。她曾考虑过去海法，但是需要额外花费二百三十美元，加之巴哈伊不允许在圣地传导，因此出于
199 经济考虑，她只好放弃了这个奢侈的打算。玛莎已经买好了去英国的船票，然而，奇迹却出现了，她因此改变了去英国的计划。

一位美国人像阿拉丁神灯一样冒出来，帮她实现了去海法的念想。在开往德兰士瓦省的火车上，玛莎坐在小包间里，她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就在不远处。

首先到达的是约翰内斯堡。在这里，玛莎和巴哈伊天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其程度绝对超乎了玛莎的想象。每一扇大门都向玛莎敞开，同样，她也在这里发表了四次广播演讲。她说："澳大利亚和南非的人都说，上帝赐予了祂的仆人一副优美嗓音，她的声音在广播中清澈悦耳。这是传播巴哈伊圣道的一种绝妙方式。"[7]

然而，约翰内斯堡的海拔较高，这是玛莎必须考虑到的因素。心脏就像一支气压计，玛莎的心脏有点承受不了了。她发现自己的呼吸有点困难，"每天除了两次演讲之外什么也做不了"。[8]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累过。她推辞了许多宴会邀请，但是，各种活动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

无论玛莎走到哪里，总有红地毯为她铺开，总有许多朋友和行政官员迎接她、招待她、帮助她。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玛莎写道："许多广播员、见神论者、唯灵论者、世界语学者、女子俱乐部和一些教会帮我在各座城市做宣传，为我开具介绍信，或者亲自提前向下一座城市拍发电报。"[9]在每一座城市，玛莎的每一次演讲都有中国人的帮助。在约翰内斯堡，玛莎向数百东方人发表了演讲，中国领事馆还特意为玛莎举办了一场欢迎会。

玛莎抵达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市后，还没等放下行李，市长夫人就前来拜访玛莎。她带着玛莎走访了各家俱乐部，为玛莎在俱乐部安排演讲。在比勒陀利亚市的五天里，有一位世界语学者（此人与柴门霍夫家族很熟）开车载着玛莎参加所有的活动。还有一位巴哈伊从东德兰士瓦省专程来到比勒陀利亚市帮助玛莎，在这个没有巴哈伊的城市，这位巴哈伊真的帮了玛莎大忙。

玛莎的南非之旅已经接近尾声，她回到了德班。在那里，

玛莎的日程排满了预先安排的演讲，由于轮船出发时间推迟，玛莎又增加了一些演讲。托朋友的关系，玛莎在那里发表了数次广播演讲。南非人的热情好客和亲切友好深深地感动着玛莎。她说：“他们是最美的人。南非的阳光明媚，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10] 阿博都-巴哈的这位使者再一次滋润了世界的一个角落，她正在逐渐实现教长的愿望。

第二十二章　通往巴勒斯坦之路

201

1925 年 2 月的第一个星期，玛莎乘坐兰斯特芬号轮船从德班出发，顺着非洲东海岸向北行驶，穿过红海后抵达目的地——埃及塞得港。玛莎乘坐的是三等舱。在这趟旅行中，玛莎将这艘轮船当成了一个传导的场所。一路上，玛莎访问了八个非洲沿海城市，并向这些城市的图书馆赠送了一些书籍。在桑给巴尔岛，玛莎还送给苏丹一些巴哈伊册子。

在途中，玛莎除了晕船还患上了疟疾，忽寒忽热，头痛难耐。然而，她的身体还是恢复了，与其他乘客一起享受友谊带来的快乐。一等舱有几个人听说过玛莎的工作，他们特地去三等舱看望玛莎，并竭尽全力帮助玛莎。罗斯-英尼斯（Rose-Innes）夫人及其丈夫詹姆斯 • 罗斯-英尼斯（James Rose-Innes）准将给予了玛莎特别的帮助，他们都是开普敦市长的朋友，市长被玛莎的精神深深感动。

出于某种原因，玛莎觉得在兰斯特芬号轮船上发表演讲需要更大的勇气。但是，开普敦的朋友们给予了玛莎强力的支持，船长也欣然同意了玛莎的请求。于是，轮船顺着红海航行，玛莎则在船上向乘客们发表演讲。

> 数百人观看了演讲……我们顺着红海向北航行，轮船的一侧是麦加圣地，另一侧是摩西圣地，北端是上帝所有先知和信使的圣地，即巴勒斯坦——新允诺之地！我给他们讲述了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故事。甲板上的高级船员来自喀土穆 [红海西部的一座城市，作者注]，他们听说 202
> 过阿博都-巴哈和黑德 · 阿里（Hader Ali）囚禁在喀土穆地

> 牢的故事。太阳渐渐落山，余辉撒在了众人身上，此时演讲也结束了。五百名听众沉寂片刻之后，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1]

玛莎善于结交朋友，这给她的旅行带来了许多帮助。学习世界语之余，玛莎就“休息自己的头脑”。有人送给玛莎一块白色耐洗缎，她用这块布料做了一条裙子。[2] 一位头等舱的朋友替玛莎裁好了布料，并粗略地缝了起来，玛莎则完成了最后的修饰。这条裙子是为玛莎演讲准备的，她演讲时穿的衣服总是白色的。还有一些朋友邀请玛莎到他们在苏格兰、英格兰以及世界各地的家中做客。

一个月的海上航行之后，兰斯特芬号轮船终于看到了塞得港。玛莎最美好的梦想即将实现。她向亲爱的朋友们坦言：

> 你永远不会了解去海法和阿卡意味着什么。我恪守着斋戒的规矩，祈祷此行不负我愿。一切已经整理完毕，一切都是光鲜亮丽……十年前的这个月，我使出浑身解数，却无法通过塞得港到达海法。现在，阿博都-巴哈、我的母亲和父亲都已升入光明天国，作为一名朝圣者，我觉得去那里就如同“回家”一般。[3]

此时，玛莎难抑心中的喜悦，她终于可以见到阿博都-巴哈的家人，他们都是巴孛和巴哈欧拉的后人，其中包括阿博都-巴哈的妹妹巴希叶•哈努姆（至大圣叶）、女儿和外孙守基•阿芬第。守基•阿芬第是一位天资聪慧，充满灵性的年轻人，他从英国牛津大学学成归来后，已经有能力指导和掌管巴哈伊世界的教务。

守基•阿芬第肩负着如此艰巨的任务，加之外祖父阿博都-
203 巴哈离世的切肤之痛，他的内心格外沉重。守基•阿芬第从小在外祖父关爱下成长，他与外祖父之间有着一种神秘且牢不可破的关系。他比所有人都清楚，外祖父的这笔遗产多么巨大。

早在进入牛津大学之前的两年，守基•阿芬第就开始担任阿博都-巴哈的秘书，负责起草和翻译一些信件，他非常清楚全世界巴哈伊社团之所需。守基•阿芬第长期受到灵性熏陶，具有超然的态度，身上完全没有自我。当这项艰巨的任务突然落在他的肩上，他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日子也非常难过。

在守基•阿芬第管理教务之初，处境艰难。然而，至大圣叶帮助守基•阿芬第管理教务，直到他有能力承担巴哈伊圣道圣护的工作。至大圣叶是一位温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她一直在幕后支持着守基•阿芬第，她极具灵性天赋，天资聪慧，做事稳重。正是她带领着初期的巴哈伊信仰度过了重重难关。

至大圣叶一生遭遇了长达四十多年的监禁和贫困生活，遭受了各种残酷的虐待。1853 年，至大圣叶还是一个小孩，她便遭到驱逐，随着巴哈欧拉及其家人从德黑兰流放到巴格达。时值寒冬季节，他们一行人被迫穿过冰雪覆盖的山脉，一路上，他们缺衣少食，条件极为恶劣。1863 年，他们再次遭到放逐，这一次是距离家乡更远的土耳其城市阿德里安堡。1868 年，他们从阿德里安堡流放到监狱之城阿卡，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流放。在阿卡，监狱里的恶臭几乎令至大圣叶窒息。很明显，当局者就是要置他们于死地。巴希叶•哈努姆说，她目睹了大量巴哈伊受尽折磨，最后殉道而死。然而，她挺了过来。现在，七十多岁的她已然成为了世界巴哈伊社团的领导者，她就像辅佐父亲和哥哥一样，辅佐着守基•阿芬第，直到他可以胜任自己的工作。

终于，守基•阿芬第——阿博都-巴哈所称的“无价的珍珠”——肩负起了巴哈伊信仰圣护的重任。虽然守基•阿芬第不能企及巴孛和巴哈欧拉那样的神圣地位，也无法比肩阿博都-巴哈的特殊地位，但是，他的地位确实是独特而崇高的。在《阿 *204*
博都-巴哈遗嘱》中，阿博都-巴哈称他为“极界双树上最受福佑和神圣的树枝”，将“庇荫全人类”；同时，他还是“上帝的表征、上帝钦选的树枝、上帝圣道的守护者”，所有巴哈伊

都要面向他。此外，阿博都-巴哈还赋予他巴哈伊圣作的阐释权，并且将发展全世界巴哈伊数量，以及建立巴哈欧拉命定的神圣世界秩序的任务交付于他。[4] 所有这一切都是年轻的守基·阿芬第在世俗世界中的一份巨大灵性遗产。

守基·阿芬第担任圣护的日子充满了坎坷。许多忠诚的东西方巴哈伊给守基·阿芬第写信，以此表明自己的爱、忠心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有些人却心怀不良企图，他们意欲篡权夺位，不惜嫉恨、仇视守基·阿芬第，对他恶行相向。守基·阿芬第很难找到值得信任的人来帮助巴哈伊圣道。当时的世界很少有人认识到巴哈伊天启是通往世界团结与和平的必由之路，不仅如此，只有少量信徒在传播巴哈伊信仰。一些灵性受到鼓舞的巴哈伊要么离开故乡，前往遥远的国度定居，要么服务当地社区，发表演讲，竭尽全力传播巴哈伊信仰。然而，同巴哈伊圣道艰巨的任务相比，所有这一切努力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正当此时，玛莎·鲁特出现了。

玛莎不仅旅行传导，还不断发表文章。她就像一家公关公司，不管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总是围绕着巴哈伊信仰运转。在阿博都-巴哈的指引下，玛莎将目光投向了全世界。当七十七岁的阿博都-巴哈离世时，巴哈伊信仰的领导权转交给了年仅二十四岁的继承人。玛莎即刻承认了领袖的权威，毫不犹豫地服从了这位年轻的领袖。

在巴哈伊世界中心，关于玛莎传导旅行的剪报和报道纷至沓来，内容包括演讲、招待会、采访和旅行计划等。从这些剪
205 报和报道中，守基·阿芬第了解到，玛莎并不是偶尔发表演讲，而是连续发表演讲；她的听众并不是屈指可数，而是成百，有时甚至上千；报纸刊登的不仅仅是演讲的通告，而且包括演讲的内容摘要、评论，以及威尔梅特灵曦堂模型、阿博都-巴哈和演讲者的照片。玛莎的演讲内容丰富，无所不包，比如巴哈伊信仰的原则及其如何应对现代社会的问题，以及社会的发展状况（包括使用无线电广播传播圣道）。

关于玛莎的报道传遍了美国的各个城市，此外还包括横滨、东京、京都、北京、广东、上海、香港、西贡、柬埔寨、珀斯、阿德莱德、墨尔本、悉尼、奥克兰、惠灵顿、霍巴特、开普敦、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德班。这些报道见证了玛莎的虔诚之心，她的目标只有一个——到世界各国旅行传导、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向更多的人传播巴哈伊信仰和普世和平的天启。

对于身处困境的圣护来说，玛莎的出现犹如黑暗世界里的一把火炬、一盏明灯，她就像另外一位圣女贞德。虽然玛莎和圣护的工作方式不一样，但是面对阿博都-巴哈所提出的任务时，玛莎的虔诚度绝不亚于圣护。守基·阿芬第在信中毫不保留地流露出自己的喜悦、兴奋和感激之情，他为这位巴哈伊先驱不断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震惊。1923 年 12 月，守基·阿芬第给身在北京的玛莎写了一封信，高度赞扬了玛莎无与伦比的服务，这是圣护关于玛莎工作的最早回信。1924 年，守基·阿芬第再次致信正在上海的玛莎：

> 挚爱的巴哈伊姐妹：
>
> 你的来信满载着爱与服务的芬芳，滋润了我们的灵魂，鼓舞了我们精神。我们渴望更多的来信。你将永远受到阿博都-巴哈精神的指引、鼓舞和支持。自信且无畏地前进吧，将巴哈欧拉的神圣天启传播到更广更远的地方去。我将为你祈祷，并赐予你无尽的爱与敬意。我将全心全意、始终不渝地支持你。
>
> 守基[5]

由于玛莎四处旅行，因此通信地址成了一个问题。为了避 *206*
免混乱，玛莎一旦抵达某个国家，她就以美国驻该国的领事馆作为通信地址，并交给领事馆一点钱，以补充邮费。这样，邮件无法发送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尽管如此，在玛莎的旅行早期，圣护的一位秘书致信玛莎：“你为圣道服务而不停奔波，四海皆有你的踪迹，以致我们很难在地图上确定你的落脚处。”守

基•阿芬第在该信中补充道：

最珍爱的姐妹：

我每时每刻都在期盼你的来信，我知道你为圣道付出了卓越的服务，同时得知你的健康状况令人堪忧。我从心底为你祈祷，我向你保证，我会将你永远铭记于心……你会受到祂圣翼的保护，祂将指引你走向成功。你的工作非常完美，你的努力无人可比，你的成就显著卓越，因此，无需我再多言。祈祷你达成心中的愿望。[6]

玛莎心中的愿望就是到达阿卡和海法，与巴希叶•哈努姆见面，与守基•阿芬第交谈。而这个愿望即将实现，守基•阿芬第的祈祷也应验了。

兰斯特芬号轮船提前抵达了塞得港。晚上十点，玛莎整理好行李，离船上岸。在上岸之前，玛莎还向乘客们发表了一场演讲，并将那些蓝色小册子送给大家。此时，玛莎的心中正在愉悦地歌唱。那一天是 1925 年 3 月 8 日，玛莎到达了埃及，海法和阿卡已经近在咫尺。

玛莎在埃及停留了数日，处理了一些琐事，然后才再次登船穿过海湾。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赶来的朋友（包括埃菲•贝克）和从美国来的科琳娜•特鲁也加入了此次朝圣之旅。3 月 13 日，一行人终于抵达了期盼已久的巴哈伊圣地，并在西方朝圣者之家安顿下来。[7]

第二十三章　灵性中心海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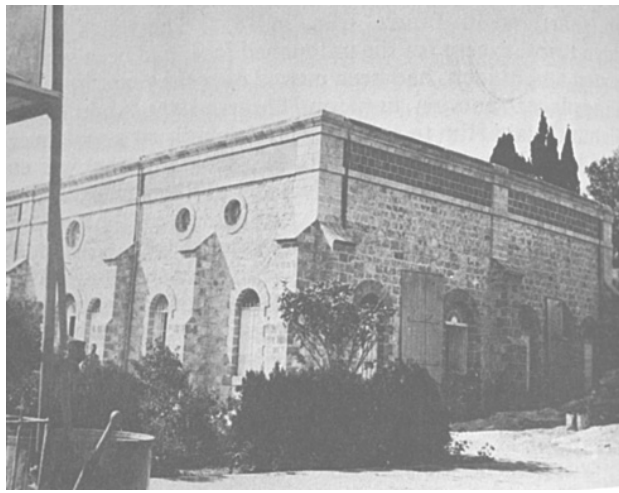
玛莎终于到达了圣地，古往今来，恐怕没有任何游客如玛莎这般了解圣地的历史和意义。在海法，圣山卡尔迈勒山便屹立于此，它被称为“上帝的圣山和葡萄园”，不仅如此，以赛亚（Isaiah）还誉其为“主之圣山，全人类心之所向”。此外，这里还是伊利亚（Elijah）的古老故乡。[1] 巴哈欧拉在《卡尔迈勒书简》中大力赞扬了此山。这里安葬着巴孛的神圣遗体，祂于 1850 年在伊朗的大不里士殉道。当时，巴孛的遗体布满弹孔，唯有面部毫无损伤。有人将祂的遗体偷偷地解救出来，然后藏匿起来。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遗体的藏匿地点几经辗转，直到 1909 年 3 月 21 日，沉痛的阿博都-巴哈才将巴孛的遗体安葬在巴哈欧拉指定的一座陵殿中。同样，在这座陵殿的另外一个墓室里，安葬着阿博都-巴哈，祂是玛莎的导师，祂给世界带来了爱、喜悦和智慧。

露西·威尔逊写道，玛莎跟教长似乎格外亲近，甚至教长离世后她也能与教长交流，那种交流的情景也出现在父亲的弥留之夜，当时玛莎似乎知道父亲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此外，跟教长交流之后，玛莎总能清楚地知道该去何方，该做何事，以及该如何行动。现在，玛莎来到了教长的王国——祂的家乡、陵殿以及土地。

通往陵殿和周边地区的路况十分糟糕，然而，在守基·阿芬第的领导下，这一切将会大为改观。玛莎描述了第二天与其他一些人经过那座美丽的西方朝圣者之家（哈里·兰德尔夫妇赞助兴建了这座房子）的情形：“顺着石板路向上爬，爬到顶处站着休息，然后回望这条道路，犹如一条狭长的丝带一直延

伸到蓝色的地中海，宛如上天赐予白色小城阿卡的一件礼物。”玛莎依然清楚记得初到巴孛陵殿时的情景：

> 接待员是一名举止庄重的波斯巴哈伊，他把我们带到一张长椅前。他脱下自己的鞋子，我们也照着做。接着，他将我们领到门前，然后引进巴孛的墓室。墓室内的地上铺着深红色的地毯，非常柔软。在陵殿的入口处，他毕恭毕敬地跪拜在那里，我们朝圣者也逐个跟着跪拜，将前额贴在门槛处，口中念诵着无比感激的祷文。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神圣巴孛（祂在大不里士遭到枪决）宣布全人类应
> 209 诺者到来的画面。巴孛的珍贵遗体在藏匿多年之后才秘密地带到圣山——驱逐者的故乡，这期间经历了多少困难和多大危险！如今，上百万人在巴孛陵殿跪拜和祈祷，他们将成为巴哈伊圣道的信使，其中有些人还会像巴孛一样为传播这些教义而殉道。[2]



巴孛陵殿，巴哈伊信仰先知和先驱位于巴勒斯坦海法市的安息地。此图为 1925 年玛莎第一次拜访海法时陵殿的外观，当时陵殿的上层建筑和圆顶还未加盖。阿博都–巴哈的遗体安放在陵殿中一个单独的房间里。

玛莎这位来自地球另一端的朝圣者，正在畅饮着这场灵性之旅的精华。

然而，当朝圣者步入隔壁一间墓室时，玛莎收获的是一次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 接着进入了陵殿的另外一间墓室，所有朝圣者俯首跪拜在阿博都-巴哈墓室的门槛处。然而，我看见阿博都-巴哈就站在朝圣者身边，并且听见祂说："要幸福！要幸福！要幸福！"祂还说："你们随时可以通过'呀巴哈乌-拉卜哈'与我交流。"我再一次听到祂说："记住，我永远与你们同在，无论生或死，我伴随你们直到最后！"[3]

除了玛莎之外，是否有其他人听到了阿博都-巴哈的话语，我们不得而知。玛莎与教长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特殊的交流渠道。玛莎对此的反应也很特别：

> 在阿博都-巴哈陵殿门槛处祈祷的时候，圣灵的圣美拂去了我心头的尘埃。巴孛、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站在一起，回应守基·阿芬第和巴哈伊朋友的诉求，并指导巴哈伊世界的工作。那是一个值得回忆的时刻，整个世界的未来也逐渐清晰起来。上天众灵之主正在指引我们，一切都会顺利成功。[4]

没有记载显示玛莎去过阿卡城外的巴吉大厦，也就是巴哈欧拉的陵殿。鉴于玛莎的灵性能力和真挚感情，我们很容易想象，此次圣地之旅必然给她带来巨大的喜悦，并且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使命。

在海法的宝贵日子里，玛莎与守基·阿芬第之间有过几次特别见面。有一次，守基·阿芬第邀请玛莎去陵殿，与他一同祈祷。 *210*
还有几次，他们就玛莎的工作、圣护的目标以及巴哈伊教义进行交流——他们都在一起。然而，玛莎看到守基·阿芬第的工

作那么忙，经常连吃饭都顾不上，她的内心十分沉重。工作过多、时间过少、缺少帮手是常见的事情。有一位医生，名叫约翰·埃斯尔蒙特（John Esslemont），这位拥有着聪慧头脑和高贵灵魂的苏格兰人倾其所有帮助守基·阿芬第。他专程从英国赶来帮助圣护，担任圣护的秘书，协助他写作和翻译。然而，这位医生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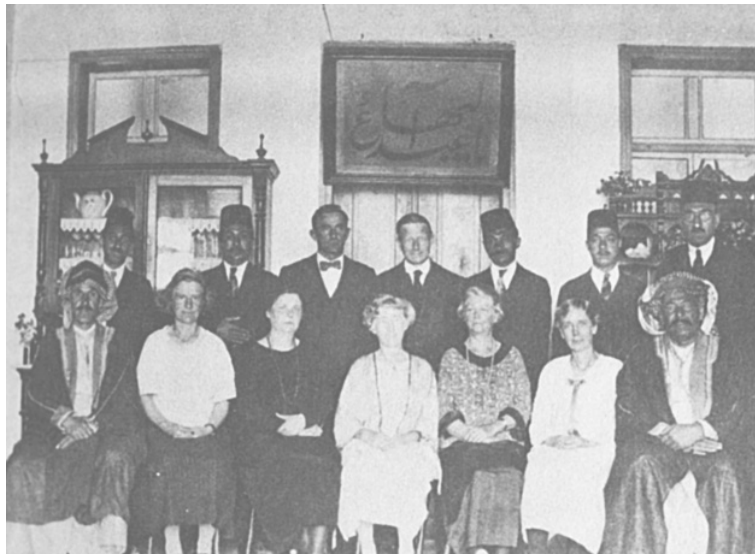
> 埃斯尔蒙特医生给予了圣护极大的帮助。但是，医生受到了重病的困扰。他上个星期刚出院，每天只能稍稍行走。后来他病情复发，现在正卧病在床。医生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是他对圣道如此重要，他要负责写作，他懂波斯语，他还要帮助圣护翻译。因此，让我们共同为他祈祷，希望他更长久地为圣道服务。[5]

虽然无法给圣护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但是玛莎认为，大家至少应该对圣护表现出爱和支持。她写信给朋友："祈祷结束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给圣护写一封信函，以此表达我们的爱和感激之情，并劝促他在天热季节多休息。我们以此谨记阿博都-巴哈之言。"玛莎这样描述圣护：

> 他的灵性如此优秀！每次跟他在一起，我都无比幸福！他的喜悦和爱感染了每一个人。他似乎无所不知，总能抓住问题的根源，并想出相应的策略。他的翻译非常出色，但是，全世界的事情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他只能口授信稿，只是偶尔亲手附上几行文字……他几乎没有时间处理其他接踵而至的重大问题。他收到世界各地的询问信函，数量之多你根本无法想象。他希望大家给他写信，他也很高兴听到圣道的消息，但是，回信太费神思，近乎折磨……[6]

玛莎在这样纯洁的氛围中生活了一个多月，重新恢复了体力，并获得灵性给养。在这次神圣的朝圣之旅中，与巴希叶·哈努姆接触的那段时光令玛莎收获颇丰。巴希叶·哈努姆与玛莎

211



玛莎·鲁特（前排右二）1925 年春天第一次去巴哈伊信仰的世界中心朝圣，在巴勒斯坦海法市跟一些巴哈伊在一起。

分享了巴哈伊信仰的历史、流放的岁月、阿卡监狱的艰难日子，以及父亲巴哈欧拉的回忆——祂难以言说的苦难、神圣的毅力和勇气。此外，巴希叶•哈努姆向玛莎讲述了阿博都-巴哈的故事，包括祂所做的牺牲，祂的宽容和无私，祂对贫苦民众的同情之心，以及这些贫苦民众对祂的回应。

巴希叶•哈努姆还讲到，阿博都-巴哈三年的欧洲和美国访问归来后，去了阿卡十五天，访问了那里的朋友和贫苦民众。那里的人们兴奋难抑，奔走相告阿博都-巴哈归来的消息。他们蜂拥而至阿博都-巴哈的房子，互相庆贺。他们说：“您去哪儿了？您为什么离开我们，让我们失去一位朋友和兄弟？您知道吗？您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一切！”祂从欧洲给所有人带回来了礼物，还给阿卡的那些穷困老人带回来了一些暖和的外衣。“这 *212*
就是阿博都-巴哈的为人，”玛莎接着巴希叶•哈努姆的话说：

如果祂有两件斗篷，祂一定会把最好、最暖和的那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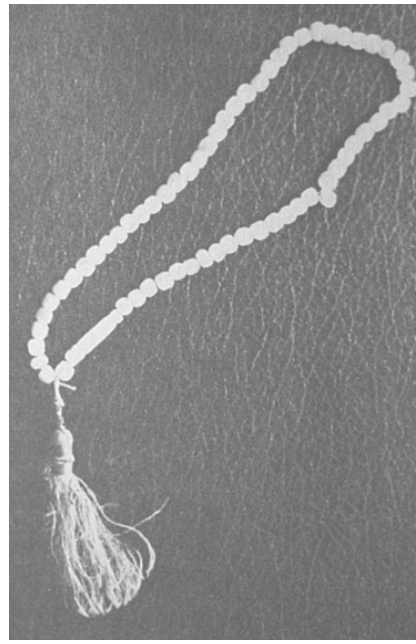
至大圣叶，巴哈欧拉之女巴希叶·哈努姆。

送给最需要的人。然而，妻子总是希望英俊的丈夫穿得暖和、漂亮一点，但是妻子的愿望每次都落空了。祂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这给富人树立了榜样，也让穷人看着舒服。[7]

巴希叶·哈努姆的魅力让玛莎震惊，她的仁爱令玛莎感动。玛莎终于知道巴希叶·哈努姆为什么能够克服各种困苦，心中毫无哀怨和怒气，全然浸润在爱意之中。玛莎在文章中写道：

不管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她对你的照顾简直无微
213 不至。她在潜移默化中给你的生活注入了喜悦和勇气。你突然间觉得，她赠予了你一件无价的礼物，即如何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过上天国般生活的能力。[8]

三位医生均建议巴希叶·哈努姆卧床休养，但是她不顾医生的建议，坚持接见这些朝圣者，尤其是玛莎。玛莎传播巴哈



至大圣叶送给玛莎·鲁特的念珠。

欧拉天启的事迹让巴希叶·哈努姆对玛莎充满期盼和尊敬，她每天都在为玛莎祈祷。玛莎在文章中提到，巴希叶·哈努姆送给了她一件特别的礼物，并记得，“她将一个小的金戒指戴在我们的手指上，戒指上镶嵌有一块光亮的红宝石，色泽非常柔和，宝石上面还刻有‘上帝荣耀’的字样。”[9]

让玛莎感触最深的当属巴希叶·哈努姆身上的一些品质，这些品质让巴希叶·哈努姆的形象更加光辉伟岸。玛莎特别提到了巴希叶·哈努姆在海法面对各种困难时的毅力和镇定，以及无尽的怜悯之心、爱和喜悦：“她的名字真是太贴切了！在波斯文里，巴希叶就是‘充满光亮’的意思。”[10]

阿博都-巴哈之女鲁哈·哈努姆的家离阿博都-巴哈的家不 *214*
远，在她的家里，玛莎听到了更多关于阿博都-巴哈家族的故事。鲁哈·哈努姆讲到，在战争期间，政府无视穷人的疾苦，但是，父亲却教他们灌溉，并且种植了大量的小扁豆、小麦、谷物、

豆类和大麦来救济这些穷人。此外，她还提到了教长的无私和乐善好施。一位朋友送给教长一张毛皮，让祂做一件暖和的大衣。教长却将这张毛皮剪开，做了二十顶帽子送给镇上的老人。[11] 这些故事更加丰富了玛莎对教长的记忆。

埃斯尔蒙特医生因肺结核卧病在床，但是，这位杰出的医学家和语言学家还是热烈欢迎玛莎的到访。他们在这段珍贵的时间里共同学习世界语，埃斯尔蒙特医生可谓世界语大师。后来，玛莎还致信埃斯尔蒙特医生，鼓励他教阿博都-巴哈最小的女儿世界语。埃斯尔蒙特医生回复道:“若穆纳瓦尔•哈努姆（Monaver Khanum）愿意，我很乐意教她世界语……我希望穆纳瓦尔这位学生也能像你一样优秀。我为你感到自豪。”[12]

在海法，玛莎和埃斯尔蒙特医生之间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埃斯尔蒙特医生出版的新书《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玛莎发现，这本书是一个极佳的传导工具，是对“大本”和“小本”的有力补充，它包含了巴哈伊信仰的详细历史，总结并解释了巴哈伊信仰的原则和教义。[13] 1921 年阿博都-巴哈离世之前，祂阅读了此书的前三章半，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这本书大获成功，这也让玛莎更加坚信，埃斯尔蒙特医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他做任何事情都讲求效率……”玛莎数年后写道，“在我们的世界语创作中，他总是字斟句酌，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讨论十几个词语的意思，并从不同词典中查出它们的准确含义，然后从中选出最能表达出思想精髓的那个词语。”[14]

玛莎离开海法数月后，埃斯尔蒙特医生写信答谢玛莎对自己身体的挂念，并力劝她多休息，行程不要太繁重。“我希望你到达布达佩斯后休息几天”，1925 年 10 月 21 日埃斯尔蒙特医生给玛莎写信说，“但是，埃菲 • 贝克向我说起你在悉尼时的作息安排，所以我怀疑你并不会休息的”。[15] 1925 年 11 月 22 日，埃斯尔蒙特医生去世，然而，他在语言上力求完美为玛莎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也是玛莎所追求的目标；此外，他撰写的那本关于巴哈伊信仰的书籍将会一直帮助玛莎的传导工作。

215

约翰·E. 埃斯尔蒙特医生，世界语学者和《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的作者，该书是第一本全面阐述巴哈伊信仰的书籍。

在访问圣地的巴哈伊居民之余，玛莎还有机会同守基·阿芬第参加各种聚会和会议。守基·阿芬第强调，玛莎必须集中全部精力，传播巴哈伊信仰，就像鼓励威廉·莎士比亚要集中精力创作一样。他找到了阿博都-巴哈的一些圣作，与玛莎一起分享，这些圣作中包含了对伊朗未来的预言。他强调了世界语的使用，并督促玛莎公开宣传巴哈伊在伊朗所遭受的迫害，这场迫害也为 20 世纪 80 年代再次发生的那场宗教清洗活动埋下了伏笔。此外，守基·阿芬第还开辟了一片新的尝试空间，这项努力提升了巴哈伊信仰的地位，并在世界事务中占据了中心 *216*
位置。在居住于伦敦和印度的 J. 斯坦纳德（J. Stannard）夫人的帮助下，玛莎将在瑞士的日内瓦成立巴哈伊国际宗教局。虽然这项工作有其他巴哈伊能人贤士的群策群力，但是对于自己分内的工作，玛莎毫不推脱。这项工作也打乱了玛莎的原定计

划，她只好推迟英国之旅，而是先去瑞士。这是玛莎作为守基•阿芬第特使的第一项任务。

玛莎回忆起在海法的最后日子，她说：“此次海法和阿卡之旅中的所有美好事件犹如抹大拉的玛丽亚涂在耶稣身上的玫瑰精油的香味。时至今日，我们每天都能闻到那种不可思议的芳香！”[16] 然而，这场特别的灵性之旅已经接近尾声，随着玛莎离开这片灵性摇篮，返回埃及，海法和圣地也融入了玛莎人生经历的宝库之中。玛莎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重新恢复了体力，并且感到了福佑的降临。

在塞得港，玛莎找了一家名叫“海港旅馆”的小旅馆住了下来。在那里，她可以亲自做饭，还能够接待来访的朋友。在这些访客当中，有一位名叫西格弗里德•朔普夫洛赫尔（Siegfried Schopflocher），她去过中国和澳大利亚。得知自己之前播撒的种子已经有人浇水灌溉，玛莎心中无比喜悦。同样，她也听到了关于哈里•兰德尔、罗伊•威廉和其他朋友的最新消息。

在塞得港的最后四天，玛莎过得非常开心，她住在阿博都-巴哈小女儿穆纳瓦尔及其丈夫艾哈迈德•亚兹迪（Ahmad Yazdi）的家中。主客对彼此的生活相互尊重，其乐融融。此次经历，玛莎和女主人皆收获颇丰，后者也希望比肩玛莎，为圣道服务，但是，穆纳瓦尔的工作重心跟玛莎不一样。

离开塞得港之前，玛莎收到了埃斯尔蒙特医生的来信，信中重述了玛莎在日内瓦的工作计划。此外，守基•阿芬第也在信中附上了一些话，这让玛莎欣喜万分。这段话写在信末的空白处，这样可以节省空间，这也是圣护的一个习惯。这段话说：

217

亲爱及珍爱的玛莎：

你的到访犹如芬芳扑面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愈发感受到你对圣道的爱与忠诚所迸发的力量。我的家人深爱着你，我的心与你如此之近，因此，我谨代表我及家人再次向你致以最深的感激，感谢你的杰出努力和卓越贡献。我们为你的健康、幸福、成功和灵性成就而祈祷。无

论你身处何地，都与我们同在。[17]

1925 年 5 月 5 日，玛莎登上了联合城堡号轮船，从埃及出发，驶向地中海。这样，玛莎离开东方世界，前往西方世界。朔普夫洛赫尔夫人的轮船当日稍后起航，在玛莎离开之前，她来到玛莎的船上，送给玛莎一盒巧克力，还有一个漂亮的信封，里面装着二十英镑（稍不足一百美元），她希望这笔钱能够让玛莎的生活更加“轻松惬意”。玛莎致信威廉一家说：

> 这笔钱给我梦寐以求的宣传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帮助，最能让我“轻松惬意”的事情莫过于传播圣道。我会慎重地使用这笔资金，把每一分钱用途都写信告诉朔普夫洛赫尔夫人。工作太多了，每一件事情都要花钱。[18]

这位朋友还替玛莎带回了一些礼物，其中包括一些香水和一条白色的羊毛披肩，准备送给罗伊的母亲；一些埃及风格的垫子套，玛莎觉得特别适合西恩格尔伍德市木屋的壁龛；此外，还有几件具有中东特色的纪念品。在玛莎的头脑中，朋友总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若有工作需要，玛莎首先就会想到他们。她格外地想念这些朋友。

轮船载着玛莎驶向瑞士，而她也正在为此次欧洲的首项任务做准备。她盼望这趟海上旅行赶紧结束。玛莎乘坐的客舱简约、整洁、干净，但遗憾的是，客舱刚好在隆隆作响的螺旋桨旁边。“我乘坐的是三等舱”，她告诉露西·威尔逊，“但是不管是 *218*
三等舱还是一等舱，我总是盼望着下船，只要下船我就高兴。我喜欢乘坐火车，不喜欢坐船”。[19] 然而，玛莎的绝大多数旅行路线都要经过海洋。

很快，轮船即将抵达意大利的热那亚港，玛莎准备从那里乘坐火车前往日内瓦。在写信和安排个人事务的时候，玛莎总有一种宁静和充实的感觉，这些感觉就是源自于她的圣地经历以及结交的友谊。这次朝圣之旅实现了玛莎的所有愿望，尽管

多年以后她已经记不清这次旅行了。与此同时，玛莎对日内瓦的工作充满着期待，这是守基·阿芬第特别指派给她的任务。

第二十四章　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

追求时髦并非玛莎的风格，她也不是时尚的先锋。然而，这并不是说玛莎不关注时尚，她确实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讲究着装，只是她的审美与其他人迥然不同。

有时候玛莎需要频繁出入公共场合，因此，一些品味高雅且财力雄厚的朋友就从自己的衣橱里挑选一些质量上乘的衣物送给玛莎，偶尔还包括一些女用内衣、针织袜、手套、围巾和帽子。这样，玛莎就不用在衣物上花费大量钱财了。

有些妇女对时尚有着直觉，三两件衣服，再加上一些配饰，她们就能够搭配得格外好看；但是，玛莎没有这种能力。她总是衣着刷洗、补缀和熨烫得非常得当。玛莎的身上找不到时尚的踪影，她的穿着总显得老旧和古怪。

假如玛莎收到一件漂亮的外套，她会把它剪短或者加长，然后配上一条腰带或者领结，最后把这件简单漂亮的外套弄得面目全非。不过，每一件衣服，玛莎都格外珍惜：

> 每当我需要衣服的时候，它们就仿佛从天而降，我只能感谢上帝——在衣服上省下的钱可以让我更好地服务圣道。穆纳瓦尔·亚兹迪送给我一件哔叽连衣裙，穿起来特别漂亮……另外，新西兰奥克兰的艾米·史蒂文森还送给我一件深褐色的天鹅绒连衣裙……我们把它剪短了，我准备给 220
> 它配上一条花边，这条花边是我在亚特兰大市的时候帕森斯夫人送给我的……凯瑟琳·诺斯（Katherine Nourse）还送给我一顶小帽子，专门搭配这件连衣裙。[1]

玛莎具有一种独特的判断能力，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她

总能搭配得十分得体。当时的时尚并不像现在这样天马行空，但是，玛莎的品味却是稀奇古怪。在当时，只有礼服才使用昂贵的布料，有些样式的，也只有礼服使用。某个冬季下午，为了准备在贝尔格莱德神学会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讲，玛莎特意穿了一件天鹅绒长裙，这是一次成功的选择。为了显得庄重，玛莎还戴了一顶棕色的草帽。这就是玛莎的风格，如此与众不同。然而，观众介意这种穿着吗？似乎没有。刚上演讲台，观众一片震惊，而等到玛莎开始演讲时，观众就很快忘记了玛莎的穿着。她还经常再次受邀回来演讲。

在梅·麦克斯韦尔的家乡蒙特利尔市，玛莎受邀向一群年轻时尚的女大学生发表演讲，于是，玛莎在连衣裙外面套了一件适合正式晚会穿的白色天鹅绒夹克。巴希叶·温克勒（Bahiyyih Winckler）记得当时的一幕：

> 当时，我跟玛莎一起在楼上，她正在为演讲选服装，她挑了一件白色的天鹅绒夹克穿上……于是我说："玛莎，别穿那件，现在是中午，那件是晚上穿的！"她说："不，不，巴希叶，我就要穿这件。"真的，她的那身打扮看上去很奇怪。在我看来，她的穿着根本不适合大白天。我心想："天哪，她穿着这身衣服去见那群时髦的年轻人！当他们看到一位弱小的女人在大白天穿着一件白色的天鹅绒夹克时，他们一定会笑话她的。"噢，当时我脑子里全是这些愚蠢的想法。
>
> 麦克斯韦尔的家中有一道长长的楼梯，玛莎走下楼梯，进入客厅。客厅里等着一大群年轻人……我看不到玛莎，
> 221 但是我能看到客厅……里面全是学生的面孔……待大家打量玛莎一番后，玛莎开始了演讲。玛莎的演讲十分简单，在我看来，这是她一贯的风格；……我心想："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玛莎为什么不直陈要点，让演讲听起来更加学术一点？"然而玛莎并没有这样做，她坚持自己的简单风格。

那一天，玛莎吸引了所有的学生。随着玛莎演讲时间越来越长，大家愈发感受到来自玛莎精神的那种爱与力量。

演讲的时候，玛莎完全变了一个人，她变成了一个传播信仰的人。学生们深深地陶醉在玛莎演讲之中，他们完全不顾玛莎是否戴了围巾，衣服是黑还是白——他们根本不在乎玛莎穿什么。我想，假如玛莎穿着一件泳衣，这些学生也会觉得无所谓。他们爱玛莎，他们专心致志地听着玛莎的演讲。他们能够感觉到玛莎，并且从玛莎朴实的演讲中获取信息。[2]

在致阿格尼丝·帕森斯的一封信中，玛莎首次提到了服饰。当时阿格尼丝·帕森斯送给玛莎一条白色的饰带做礼物。“今天早上，我把饰带跟连衣裙搭配了一下，”玛莎给阿格尼丝·帕森斯写信说，“它非常漂亮，我把它扎成一个披肩，垂下来就像一件背心，格外精美。我准备只在感受到‘神召’的时候才戴它，或许今晚在亚特兰大演讲时我会戴着它。”[3]

剑桥斯普林斯的一些传统居民显然不太适应玛莎独具一格的服装。露西·威尔逊在回忆朋友玛莎的美好生活时说：“当时有人直接向我提出质疑说，‘你不觉得鲁特小姐的穿着很古怪吗？’我只能回答说，‘如果我能拥有她一半的闪耀灵性，外表对我来说并不重要。’”[4]

在露西·威尔逊患上关节炎，行动不便的那些年里，她为玛莎织了许多毛衣，这些毛衣无不流露出露西对玛莎的爱。玛莎在前往日本的船上写信给露西·威尔逊：

我非常喜欢你给我织的这件毛衣……这种颜色太适合我了，我再也不想穿其他颜色的衣服了。我在这件毛衣上 222
配了漂亮的白色袖口和一个衣领……还有一个黑色的薄绸蝴蝶结……我还扎了一条黑漆皮腰带，搭上一件黑缎裙，看起来十分漂亮……我真希望你一直在我身边，为我的着装拿主意，你的选择总不会错的。[5]

此外，阿格尼丝·亚历山大也说过一个故事。阿格尼丝·亚历山大送给玛莎一些漂亮的白色布料，准备为玛莎做一件连衣裙，让玛莎穿着出入公共场合。玛莎希望做一件短裙，但是，阿格尼丝（她可能也不太懂时尚）告诉玛莎短裙已经不流行了。玛莎说在欧洲人们都穿短裙，而阿格尼丝肯定地说，短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最后玛莎说："好啦，我想要一件短裙。"[6] 这样，这块布料做成了一件短裙。玛莎的身上具有一种坚定的意志，它帮助玛莎度过了大风大浪；然而，在一些细微事物的选择面前，这种意志也同样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玛莎剪裁衣服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己之需。她曾经有一件白色的衬裙，她觉得可以把它裁成一件新衣服，于是，

> 我拿起那件裙子，将宽大的褶边剪下一部分，把这块布料做成一件婴儿装，送给一位亲爱的年轻妈妈，我觉得她将来会成为一名可爱的巴哈伊。这样，小西蒙（Simeon）就有一件新衣服了，而我衬裙的褶边依然还在。[7]

玛莎关注时尚潮流，如果她发现某些有用的时尚元素，她也会欣然采用。20 世纪 20 年代正值爵士乐时代，当时女性的头发留得很短，短发潮流风靡一时。玛莎到达澳大利亚珀斯后，她跟克莱拉·邓恩决定紧跟时尚潮流，于是，两人都把头发剪短了，此举对于这两位年纪稍长的女性来说需要极大的勇气。玛莎从珀斯写信，将这件事告诉了朋友们：

> 如果告诉你们，我和克莱拉把头发剪短了，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她的头发很漂亮。我的头发稍卷，很蓬松，和以前一样好看。我喜欢短发，清洗方便，也容易保持光亮，
> 223 确实很省心。这是一个新时代，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等你们见到我的时候再来"拨弄"我的头发吧。你们要相信，短发的潮流已经到来了。[8]

1924 年 10 月 14 日，玛莎 · 鲁特于澳大利亚悉尼，新剪的短发。她称这张照片为自己的“迷人”照。

这次发型的改变不仅是一次视觉上的成功，同时也极大方便了玛莎的旅行。玛莎摘去了头上的装饰辫子，取而代之的是一款时髦的发型。

头发剪短后，玛莎拍了一些照片，但是，这些照片跟巴哈伊世界所熟悉的那些照片一点儿也不像。玛莎称这些照片为“迷人照”。她给哈里 • 兰德尔写信，信中附上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看起来不像我，不过它们确实很漂亮，你说是吗？”[9]

由于玛莎频繁出现在公共场合，媒体经常为她拍照；此外还有一些个人，他们想保留玛莎来访的记忆。然而，有一次的拍照经历却让玛莎感到有些遗憾。她提醒朋友们说，她的侄女会将一张照片转交给他们，这张照片是尊敬的开普敦前市长寄来的。她说那一次：

224 市长在最后一天给我打电话，说他派了一辆车在上午十一点的时候来接我和范妮，邀请我们一起拍个集体照。那天天气出奇的热，我的包裹已经放在火车上了，加之我旅行随身携带的衣服不如范妮的凉快，因此我就穿着一件范妮的连衣裙。汽车提前一个半小时就到达了，当时我还刚开始卷我的头发（我喜欢把头发弄卷，令我自豪的是，我总能把它卷得恰到好处），但是，那天我实在太累了，也顾不上这么多了，于是抓起帽子戴上，跑下楼梯，我不想让下面的人久等——我想我们应该要去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摄影室里吹着风，我们的头发很难定住。大家先拍了一张集体照，接着，弗雷德里克爵士邀请一名男士为我单独拍一张照片，这样可以在南非留下一张我的照片。摄影师觉得我坐着拍照时太紧张了，于是给我抓拍了一张——就在一分钟前，我在拍集体照的时候动了一下，结果浪费了一张底片。我的头发十分糟糕，衣服也不是我的。如果你们把照片中的我剪到只剩一个小头，这样看起来才更像我。我真后悔没有花时间做卷发，没有穿上自己旅行的衣服！当时真应该让他们多等一会儿……

玛莎在最后的时候高兴地说：“但是，圣道的工作没有出现任何差错。”[10]

梅贺朗吉兹·芒斯夫（Meherangiz Munsiff）是一名巴哈伊，1938 年她与玛莎在印度见过面，当时玛莎拍正式照的时候，她就跟玛莎在一起。她记得那天是在孟买，“玛莎戴着一根琥珀项链，一身淡褐色的纯丝绸连衣裙格外华丽优雅。”她说，“我还帮她梳头发……她非常注重外表整洁，还教我挫平指甲，在她眼中，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11]

玛莎强烈地意识到，巴哈伊传导者应该“衣着整齐讲究”，[12]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在服饰上花很多钱。玛莎在塞得港拜访穆纳瓦尔·哈努姆的时候，她不仅看到了后者身上的卓越灵性（后者也同样看到了玛莎的杰出灵性），而且她发现，衣服很少也

能生活得非常好。手上衣服的多少不要紧，关键是要善于利用。 225

要想打造一身漂亮的着装，则离不开一件关键的饰物——这是一个帽子的时代。在当时，只有在最随意的场合下，女士才不戴帽子。这些女帽的装饰十分隆重，装饰物包括羽毛、大羽、鸟类饰品、丝带和花。虽然爵士乐时代讲究简单，但是许多年长的妇女还是喜欢以前的装饰。玛莎的绝大多数帽子都是别人赠送的，有意思的是，有时候为了找到合适的帽子，经常借来借去，帽子上的饰物也时而添加时而摘除。玛莎在致艾拉·库珀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这个过程：

> 艾拉，我把你帽子上的羽饰取走了，装在了我的小帽子上，我在苏黎世和斯图加特要戴这顶帽子。这样，我就可以将那顶大一点的帽子压平放在行李箱里——我不想多带一个帽箱去斯图加特，其他人带的东西都非常少……这样放在行李箱里，它就不会被压坏……我准备在布达佩斯和伦敦的时候戴你的帽子。你的帽子很漂亮，但是我打算将帽顶改小……这顶帽子真是非常漂亮，我要多戴戴它。（我可不会在火车上戴它，而是将它当做一顶礼帽。）[13]

在寒冷的冬季，时尚总是杳无踪迹。玛莎在布达佩斯待了一段时间，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服装：“我的身上只剩下一双长筒袜、一件衬衫和一件毛衣……天气暖和时，我全身的重量只有一百磅，而当我穿上全部的羊毛衣物时，全身的重量竟然达到了一百五十二磅。我买了一双胶套鞋……和一件羊毛内衣，我已经没有多余的衣服可穿了……”[14]

在国外旅行时，会遇到各种货币兑换的问题。玛莎主要使用美国旅行支票；但有些地方不收这种支票，这时候就可以使用很受欢迎的美元。玛莎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白色的亚麻布小包，这是罗伊·威廉送给她的。小包形状如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些美元，以备不时之需。玛莎遇到很多次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烦，都是这些美元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问题。这个小包不禁让人想起

玛莎小时候脖子上挂着的那个红色法兰绒小包，里面装着 [祛风镇痛的] 阿魏胶。

226 最开始的时候，玛莎不愿意朋友们送她衣服，但是她还是妥协了，因为她必须注意自己的形象，此外，她还有其他源源不断的开销。在一段短时期内，玛莎在旅行和书籍（她将这些书籍赠送给了自己遇到的人）上的花费就达一千多美元。这份花销耗费了很大一部分本已有限的资金，然而，在 1924 年和 1925 年，这笔花销却具有很大的价值和重要性。

虽然资金有限，玛莎从不逃避自己的债务。罗伊·威廉是一位百万富翁，他经常帮助玛莎，满足她的经济需要。玛莎坚持要他接受经济补偿，她还委托表哥西德尼·哈特负责还款事宜。有一次，玛莎向罗伊偿还了九十美元，罗伊拒绝收下，于是西德尼将此事告诉了玛莎。玛莎坚持说：

> 我的表哥西德尼刚刚写信告诉我那九十美元的事情……我希望你收下这笔钱，我会从日内瓦给你和西德尼写信的……如果你不收下这笔钱，我以后再也无颜向你写信请求帮助了。我知道你帮了我许多忙，我不希望你“破产”，整天为钱的事情发愁。守基向我说到了你送的那些灯……还有土地……罗伊，你是一名优秀的巴哈伊，我希望你用钱要谨慎，千万不要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我不想你在经济上受困……你的所作所为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使我能够顺利地大步前进。此次海法和阿卡之旅，以及同穆纳瓦尔·哈努姆）一起生活的四天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15]

玛莎的愿望不仅仅是向世界传播巴哈伊信仰，她还要紧紧地追随阿博都-巴哈的脚步——像祂一样简单、节俭地生活；尽量不求助于人，除非万不得已；努力促进灵性的成长；将爱撒满世界；超然的人生；慷慨宽容；爱众人。她准备走访阿博都-巴哈去过的每一个城市，此外，还包括阿博都-巴哈想去但没去成的城市，完成教长的未竟之志。在布达佩斯的时候，玛莎原

打算住在教长曾下榻过的酒店，无奈房价过高，只好放弃。 227

虽然玛莎生活超然，但是在旅行中，她的行李简直堆积如山。她的行李箱和手提箱里面装载着她的阁楼、地下室、办公室和图书馆。这些箱子里就装着一个家，它们还经常兼作临时家具。每一个箱子里面装着不同的物品，有的是厨房用品，有的是写作材料，有些是季节性衣物，有些是巴哈伊书籍，而每一个箱子都以原产地加以识别，比如纽约的黑箱子、塞得港的稻草箱子，以及孟买的黄箱子。每次到达或者离开某个地方时，玛莎都会清点每一个箱子。玛莎在整理行李之前会列出数张清单，待整理完毕后按清单逐一核查。玛莎的行李箱极富传奇色彩，尽管里面装的全是世俗的物品。

玛莎每次拜访他人，不管对方是国王还是仆人，儿童还是老人，她都会带上一件礼物，虽然礼物微不足道，却表达了玛莎的一番爱意。除了这些物质礼物之外，她还带来了灵性礼物，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她认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权获得这份礼物，而她就是那位信使。

228

第二十五章　瑞士及周边邻国

日内瓦是全世界和平的希望、正义的希望，及全民教育希望的中心。它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国际联盟的根据地。许多国际会议在日内瓦湖举行，与会者在此共商大计，最后将会议成果带向世界各地。

1925 年 5 月中旬，玛莎从热那亚出发，穿过意大利和法国，翻过瑞士阿尔卑斯山，预计在午夜时分抵达日内瓦。在海关的时候，出了一点状况，结果第二天白天才赶到日内瓦。她的行李是影响行程的一个重要原因：

> 我乘坐的是三等车，要想一路上不转车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一共换了六趟汽车，在莫达讷，我误了火车——这里是一座边境城市，旅客数量巨大，检查行李非常耗时。误了火车之后，我只好在车站从凌晨两点一直等到凌晨五点，然后白天乘火车穿过美丽的瑞士。海关检查员恰好来自布鲁克林！他给我安排了一等候车室，并且非常周到地照顾我。[1]

玛莎找到了一个住处，每月五十四美元，包括膳宿费，她还可以在那里洗衣服、熨衣服。房子虽小，但是这并不会消减玛莎的热情，她喜欢偶尔享受一下家庭生活。由于没有床架，整个床看起来就像一张矮沙发。她把行李堆在窗户旁边，搭建了一个窗台，上面盖着一张粗糙的埃及手织棉布，“很缓和，亮黄色”，
229 几美分一码买的。窗座上还放着几个枕头和几张桌板。[2] 在埃及的时候，当地的巴哈伊送给玛莎一个铜咖啡壶和六副杯碟；澳大利亚的巴哈伊送给她一个茶壶。房子里还有一套甲醇燃气设

备，据玛莎说，这套设备特别适合烹饪。这样，玛莎就可以在房子里接待客人了。房子很小，九个人坐在一起就能把房间塞满。阿博都-巴哈也有一间“比鲁尼”，或称外堂，专门用来招待客人，客人可以在那里喝茶，主客一起谈论巴哈伊信仰。而这间房子就是玛莎的“比鲁尼”。

玛莎的房间离居住在市中心的世界语学者很近，可以省下不少车费。从房间望去，远处就是罗纳河和一座小公园，公园里的树木披上了绿色，洋溢着浓浓的春意，再远处就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顶了。“每次举目远眺，我的心情都格外愉悦”，玛莎写道，“这间漂亮的房子非常适合祈祷，在这里，我感觉离上帝更近了”。[3]

瑞士人素质极高，从他们身上似乎可以看到当年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的影子，这一点深深地吸引着玛莎。玛莎在记录中提到，红十字会将在瑞士启动，“日内瓦是一座学术气息很浓的城市，不大，特别干净。我非常喜欢这种城市。”[4] 在经历了中东城市的混乱生活之后，这种反差让玛莎甚是欣喜。

短短几天时间内，玛莎就联系了许多朋友和一些世界语学者，她还同凯瑟琳·诺斯夫人去了一趟洛桑。凯瑟琳·诺斯夫人是一名巴哈伊，跟年轻的儿子菲利普和女儿凯瑟琳一起居住在瑞士。玛莎打算在日内瓦及其周边郊区居住五个月，然后去伦敦四个月，最后去往欧洲其他地区。

在日内瓦，当时军事大会正在召开，国际劳工大会也即将举行。玛莎以前曾向一些劳工组织发表过演讲，并有剪报记录，再加上玛莎同尤金·德布斯之间的友情，这些都为玛莎和劳工党之间搭起了联络的桥梁。世界语大会将在 8 月份举行，国际联盟将于 9 月份加入此次大会。玛莎觉得，“我们此行的背后必然有着某种神秘的伟大意义”。[5]

玛莎到达巴哈伊国际宗教局不久后，J. 斯坦纳德夫人抵达日内瓦。活动组织者在日内瓦租了一些房间，其中包括一个可容纳六十人的巴哈伊会堂，会堂的大门通往斯坦纳德夫人的办 230

玛莎·鲁特（后排左二）与巴哈伊在瑞士日内瓦的巴哈伊国际宗教局。

公室，这间办公室可以再容纳四十人。会堂的里端有一间小房间，玛莎决定以每月九美元的价格租下来。她这样做出于两个原因：其一，可以为此次活动增加收入；其二，可以在自己工作的同时，为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及接待访客。玛莎为这个决定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她本可以在自己安静的房子里写作，不受外界干扰，可以完成更多自己的工作，但是她没有这样做。“我把圣道放在了第一位，我不在乎工作的难易，我只在乎能否吸引人们的灵魂。”[6]

玛莎来到日内瓦后不久，她便开始重新学习世界语。她犹豫着，是应该把所有时间花在传播巴哈伊信仰上，还是腾出一部分时间学习世界语？她觉得，如果掌握了世界语这门强有力的语言工具，她就能跟全欧洲的人顺利交流，这样就能够一举

两得了。她希望等到 8 月世界语大会召开之时，她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世界语。

瑞士人热衷步行，在瑞士的第一个星期，一些世界语学者 231
就邀请玛莎一起攀登勃朗峰。玛莎发现，这将是一次耗时十小时的远足，于是婉言谢绝了。“我的心脏有问题，不敢试。”[7] 6 月，玛莎再次受到世界语学者的邀请，这次是登萨雷布山。这对玛莎的体力是一次考验，如果坚持不了的话，她就中途返回。在致罗伊 • 威廉的信中，玛莎不无遗憾地写道：“真希望你能一同前往。你可以坐在云雾缭绕的山顶，享用我的全部午餐。”[8]

早在 6 月份的时候，玛莎就开始为即将举行的世界语大会的两次巴哈伊会议做好准备。大会全程使用世界语，包括陈述、提问和讨论。守基 • 阿芬第要求联合国的朱莉娅 • 卡尔弗（Julia Culver）协助玛莎，共同准备世界语大会。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大会流程成功完成。

此次大会为第十七届全球世界语大会，共有八百多名代表参加，玛莎 • 鲁特和朱莉娅 • 卡尔弗代表巴哈伊信仰出席大会。数千名世界语学者坐满了维多利亚会堂。两次巴哈伊会议在乔治斯 • 法沃大道十九号世界语国际事务局举行，与会者数量众多，分别来自二十五个国家。

此次大会标志着巴哈伊信仰与世界语的首次公开融合，大会的报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以下是大会报告的摘录：

> 玛莎 · 鲁特女士演讲的题目是《何为巴哈伊运动》，她讲述了巴哈伊信仰的原则和历史，以及它在过去八十年中的传播状况。另外一位发言人是日内瓦大学的查尔斯 · 鲍德温教授，他著有《当代研究》和其他几本闻名于世的书籍，他演讲的题目是《巴哈伊运动与世界语》。这些演讲内容将会印刷发行。接下来是公开讨论，玛莎回答了大家的提问。彼得格勒的彼得 · 斯托扬（国际世界语委员会成员）阐述了科学与宗教和谐发展的原则，并以此引发大家的讨论。 232

> 有一位代表讲述了自己在巴黎采访阿博都-巴哈的故事。每次提问，总会有两到三个人同时站起来……巴哈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机会，与世界各地的思想家共聚一堂。在这两场巴哈伊集会中，所有与会者使用的都是同一种语言，每个国家的代表都能清晰地表述各自的想法。[9]

宏大的世界语会堂内悬挂着阿博都-巴哈和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博士的照片，照片周围点缀着白花、瑞士紫罗兰和绿色树枝（绿色是世界语标志的颜色）。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玛莎认识了莉迪娅·柴门霍夫，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玛莎写道：

> 世界语创始人L. L. 柴门霍夫博士的两个女儿出席了第二次巴哈伊会议，她们分别是来自波兰华沙的索菲亚·柴门霍夫博士和莉迪娅·柴门霍夫女士。索菲亚·柴门霍夫博士朗读了父亲为1911年7月26日至29日在伦敦举行的全球种族大会写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世界需要一个普世宗教。柴门霍夫博士还在文中提到了阿博都-巴哈，以及自己在伦敦所接受的一个采访，柴门霍夫博士在采访中给出了自己对于巴哈伊运动的看法。玛莎女士认认真真地听着文章中的每一个字。俄罗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奥曼斯基夫人向世界语学者们传递了阿博都-巴哈的话语……来自斯图加特的阿尔德贝特·摩诃契莱格（Adelbert Muhlschlegel）博士是一位优秀的巴哈伊兼世界语学者，他发表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内容是关于巴哈欧拉要求建立世界辅助语的教义……许多代表纷纷表示，他们回去要向家乡的团体发表演讲，将自己所学的东西传递给他们。鲁特女士收到了许多邀请，希望她到英国、德国、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发表世界语演说。

报告的末尾说：“欧洲最著名和平社团的主席，同时也是一位

出色的世界语学者，此人一语总结了整次大会，她在公开讨论会上说，‘让我们齐心协力，让所有的巴哈伊变成世界语学者，让所有的世界语学者变成巴哈伊！’”[10] 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让玛莎内心愉悦了。此次大会中的巴哈伊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 *233*
功。

还有一件事情令玛莎格外高兴，那就是艾拉·库珀也参加了此次大会。玛莎为她安排了一场演讲，在演讲过程中，艾拉的美貌、才智和气质令在场观众无不倾倒。玛莎后来跟她说：“你在日内瓦向世界语学者发表演讲的那天晚上，真希望你的丈夫也在场，让他看看你是多么地漂亮迷人，你的演讲太有激情了！所有的观众都很开心。”[11]

艾拉·古德尔·库珀，海伦·古德尔之女，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和奥克兰地区最早的巴哈伊之一。她是玛莎的朋友和知己。

玛莎的所作所为，艾拉·库珀都看在眼里，她知道玛莎从未停歇过，由于工作繁重以及缺少休息，玛莎的身体也在付出
234 代价。她找到玛莎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她采取了唯一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劝说玛莎。她对玛莎说，如果她的健康受到损害，如果她带累、带疼坚持演讲，那么，她实际上是在伤害，而不是在帮助巴哈伊信仰。在艾拉温柔的劝说下，玛莎答应休息一段时间；不仅如此，玛莎休息期间的开销也由艾拉承担。

对此，玛莎极为感动，她也愿意听从艾拉的劝告。她给艾拉写信说：

> 我喜欢你，而且仰慕你的优秀品质。谢谢你的忠言劝告。你劝说我休息，真是太感激你了，我确实需要休息，谢谢你的提醒！如果我不能去布达佩斯，我就先休息两个星期，但是我极其渴望去布达佩斯教长曾经住过的那家酒店休息。艾拉，亲吻你！谢谢你！[12]

就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玛莎正在床上同病痛作斗争——癌症的疼痛复发，身体无比虚弱，这些都是玛莎不休息的后果。纵然如此，玛莎还在准备当晚的演讲，而且为演讲配了一名瑞士语翻译。

由于生病的原因，玛莎向苏黎世的巴哈伊和世界语学者拍发电报，将访问推迟了一个星期。玛莎在致艾拉的那封信中补充道："我不能去了。等我燃起灵性之火，心怀饱满热情的时候再去。我祈祷上帝赐予我力量，让我精神抖擞地去。他们（世界语学者）发布了一则通告，10 月 31 日将在公共礼堂举办一场大型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巴哈伊运动'。我准备用世界语演讲，大会主席负责翻译成德语。"[13]

日内瓦的行程已经接近尾声。由于玛莎的精力都投入在欧洲其他地区，她只好再次推迟英国之行。

预定于苏黎世的那场演讲沉重地压在玛莎的心头。她的身体依然虚弱，但是她必须要去，她不想错过这次机会。玛莎

收拾好行李，离开生活了六个月的日内瓦，起身前往苏黎世。1925 年 10 月底，玛莎抵达苏黎世。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玛莎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只有在准备演讲的时候才起床，这显然不是玛莎的一贯作风。有一次，玛莎花了三个小时同卡尔·约斯特（Karl Yost）先生一起查阅演讲稿，以保证对方的德语翻译 *235*
不出纰漏。卡尔·约斯特先生也负责安排演讲事宜，帮助玛莎分担一些必不可少的琐事。这次演讲取得了巨大成功，礼堂座无虚席，还有许多人站着。玛莎觉得自己的世界语说得很好，从未有过的好。接着，星期天又举办了一场后续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许多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他们是“难得的优秀听众”，大家都很感谢玛莎的演讲。[14]

说到健康问题，玛莎一再告诉朱莉娅·卡尔弗：“巴哈欧拉会帮助我的。你看着吧，我不会影响到圣道。我每时每刻都在祈祷，我不会妨碍圣道的。”[15] 玛莎的职责和命运似乎不仅仅是执行任务，而且还要克服重重困难。在苏黎世的时候，玛莎就意识到，她有可能再也回不到家乡了。她让朱莉娅将她留在日内瓦的那包行李包裹更紧一些。从玛莎致朱莉娅的一封信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玛莎的慷慨大方，以及她对家人的深深眷念之情。玛莎解释说：“我没有什么东西是新的，除了这块手表。我花了三美元买了这块手表，除此之外，我没有花钱买过任何东西。我的亲戚给我寄了四美元，我非常感谢他们。我可能没法回美国，我送给他们这些东西，以此表达我对他们的爱意，并希望他们能够爱圣道。”她还嘱咐朱莉娅不要向他们提起自己的健康问题，她说：“我会好起来的。”[16]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玛莎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她带着行李，穿行于德国、奥地利、荷兰以及巴尔干半岛的数个国家。玛莎在各个国家和各种聚会上结识了许多朋友，因此，她每到一处，就联络当地的朋友。

玛莎从南部的日内瓦出发，到达北部的苏黎世，然后离开瑞士进入德国。在德国，玛莎走访了斯图加特、美因河畔法兰

克福和卡尔斯鲁厄等地。她还向西去了奥地利的维也纳传导了一个月。在那里，玛莎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演讲，她也经常在白天发表演讲。玛莎每到一处，总能受到一些知识分子、银行家、商人和许多友好团体的热情接待，他们都邀请玛莎做演讲。对于玛莎来说，与那些知道阿博都-巴哈的人见面，在教长发表过
236 演讲的地方做演讲，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

在奥地利，玛莎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她获许采访了奥地利总统的母亲玛丽安娜·海尼施（Marianne Hainisch）。玛丽安娜·海尼施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女人，她积极拥护人权，致力于提高妇女地位，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想法。她最早从女诗人塔希丽的诗歌中认识了巴哈伊信仰。[塔希丽亦即古拉图 - 艾因（Qurratu'l-Ayn），她是一位巴哈伊殉道者，也是首位摘去面纱的波斯妇女。] 这是一次难忘的见面，《巴哈伊世界》刊登了一篇文章，记载了此次见面的全部精彩内容。[17]

此外，玛莎在维也纳遇见了弗朗茨·波林格尔（Franz Pollinger），他是玛莎见过的最无私、谦虚、宽厚和谦卑的人。在他自己缺少食物的情况下，还送给玛莎一些三明治，玛莎拒不收下这些生活必需品，但是他坚持让玛莎收下。玛莎不停地向世界宣扬巴哈欧拉，她无论去哪里，弗朗茨·波林格尔都为她带路，一路上陪同她，保护她。玛莎写道：“就算公主也享受不到这般周到的照顾。”[18]

玛莎觉得自己是蒙福之人——蒙熟人的福，蒙朋友的福。后来，玛莎在回忆起维也纳这段时光时说：“在维也纳进行巴哈伊工作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虽然前景不尽如人意，但是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好事降临，因此，我每到一个城市都在期待奇迹的发生。”[19]

每到一处，玛莎的停留时间都很短。在这些旅行传导过程中，玛莎总能感受到灵性的波涛在体内翻滚。

一旦我抵达某座城市开始工作后，我甚至没有闲暇给

> 亲友寄明信片。做任何事情都能感觉到圣灵之风拂面，这样，我忘却了物质上的困难。阿博都-巴哈和巴哈欧拉会帮助我……这座城市的人们会帮助我，或者说他们在帮助自己，我只需祈祷，听从指引，然后行动即可。这是一段幸福的时光。[20]

玛莎的工作在所有城市都进行得很顺利，这对玛莎来说似乎是一个奇迹。每到一处，当地的世界语学者便为玛莎提供演讲平台，女子俱乐部热情欢迎玛莎，许多大学教授也开始研究巴哈伊教义，甚至还有一位教授在维也纳科学俱乐部发表了一次演讲。 *237*

临近圣诞时，玛莎抵达匈牙利布达佩斯。到达之后才发现，阿博都-巴哈居住过的那家宾馆价格太高，玛莎根本负担不起，她只好另寻住处。刚到这里，玛莎就遇到了一堆小麻烦，她只能破费应付：她磕掉了一小块门牙，需要昂贵的牙医费；脚夫搬运行李的时候把一个行李箱的拉手弄断了；熨斗坏掉了；最令她苦恼的是，所有目的国护照签证的费用加起来高达两百美元。此外，匈牙利的通货膨胀也让她焦头烂额：

> 布达佩斯的物价太可怕了。一根香蕉居然卖到三万克朗（我一根都没敢买），修熨斗要花六万克朗。当时，一美元相当于七万克朗。物价如此飞涨，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去了六家宾馆看房，找了其中最便宜的一家宾馆，然后在这家宾馆挑了一间最便宜的房间住下。即便如此，这里的费用还是要比维也纳高出三倍……[21]

此外，除了房费之外，还要交七种不同的税费，真是叫人烦心。

在这种地方居然能够一切顺利，玛莎感到十分庆幸。她的饮食依然很简单，只是“一些苹果、面包加黄油，然后少许奶酪或者无花果”，而且，都是在自己的房间吃。[22]

圣诞节是一个特殊的节日，玛莎非常珍惜那段难忘的时光。

1925 年的圣诞节，玛莎没有人陪，她只身一人在布达佩斯，面对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和人们。跟平时一样，玛莎照常开始祈祷和工作。到达布达佩斯的第一个星期，玛莎准备完成写作任务，然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巴哈伊工作。虽然布达佩斯的麻烦不断，但是玛莎觉得，相比起接下来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其他几个巴尔干岛小国，这里已经相当不错了。

238 由于之前那家宾馆存在一些问题，玛莎决定退房离开。没想到这一走，却实现了玛莎的一个愿望，她终于住进阿博都-巴哈住过的那家宾馆了。玛莎回忆说：

> 我在之前那家宾馆住了一个多星期……但是那家宾馆实在太糟糕了……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我知道我必须离开。在我离开之前，我为他们祈祷了一整夜——我不能不祈祷就离开这片地狱……我找了九家宾馆，最后选择了阿博都-巴哈住过的那家。宾馆的那名男子在我跟他说了阿博都-巴哈的故事后给了我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于是我在这家梦寐以求的宾馆住了九天。圣道传播的范围真广！在布达佩斯，我似乎不存在，那里只有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23]

更换住处之后，玛莎告别了那场黑暗的经历，踏上了灵性的旅途。布达佩斯也点亮了接下来的城市之旅。

> 演讲所到之处皆座无虚席，许多人只能站着，人们还登门拜访，兴致甚浓。最后一天，从上午十一点到晚上十一点，访客络绎不绝。（我提前说过那天我在宾馆。）我顾不上吃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屋里同时有九名客人。许多人邀请我去他们家中做客，我只去过两次，我不能多去，因为宾馆每天都有访客。[24]

1926 年 1 月中旬，玛莎乘坐着寒冷而拥挤的火车穿过匈牙利，抵达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此次行程很短暂，只待了两个晚上，因为玛莎得知，未经牧师允许，这里禁止传导，而当

时牧师正在度假，两周后才回来。但是，玛莎并没有荒废此行，她开始着手准备接下来的工作。他向国家图书馆赠送了一本巴哈伊书籍，会见了当地最大报纸的主编，这位编辑对巴哈伊信仰非常感兴趣，并采用了一篇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玛莎还会见了一些世界语学者、美国牧师和三家女子俱乐部的主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玛莎还受邀向基督教青年会发表一场关于巴哈伊原则的演讲。

玛莎带着全部行李，冒着 1 月的严寒登上了火车。火车穿 *239*
过喀尔巴阡山脉，沿着多瑙河行驶，最后停在了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在那里，玛莎将书写一段波澜壮阔的巴哈伊历史，将世人的眼光都吸引到巴哈欧拉信仰上去。

240

第二十六章　王室成员

罗马尼亚是一个君主制国家，由费迪南德一世（Ferninand）国王和玛丽（Marie）王后统治。费迪南德于 1914 年即位，1922 年加冕为大罗马尼亚国王。他是一位公正英明的统治者，颁布了许多改革措施。尽管如此，在 20 世纪 20 年代，罗马尼亚的政局依然动荡不堪。玛丽王后是英国王室的女儿，她优雅迷人，天资聪慧，极具戏剧和艺术天分。玛丽王后致力于改善罗马尼亚人民的生活状况，提升全民教育水平，主张发挥人的自身价值，她是王室的宝贵财富。玛丽王后及其丈夫深受罗马尼亚人民的拥戴。

玛丽王后是英国维多利亚（Victoria）女王的孙女，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Czar Alexader Ⅱ）的外孙女。两位君王都收到了巴哈欧拉的来信，他们都没有背离巴哈欧拉。[1]

玛莎认为，她应该把巴哈欧拉天启传递给王后，然而她却被告知，王后此时正沉浸在悲痛之中，不接见任何人。1 月 26 日，玛莎从布加勒斯特给守基 • 阿芬第写信：

> 在布加勒斯特，我每日每夜都在演讲，事情的进展令人惊奇……我的体力已经恢复，可以应付日常工作，但没有余暇的精力写信了——我已经尽力了。实际上我也没做什么，都是别人在安排和准备，他们只是找我帮忙。神奇的是，大家所有的努力都蒙受着阿博都–巴哈的福佑。

玛莎联络了布加勒斯特的所有朋友，也得到了他们的回复。然而，玛莎并不满足于此。同样在上面那封信中，玛莎告诉守基 • 阿
241 芬第：

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第一位承认并宣扬巴哈伊信仰的王室首领。玛莎·鲁特觐见过她八次。

采访完罗马尼亚王后之后，我准备尽快离开这里，有可能是2月1日、2日，或者3日。王后已经答应接见我，但是她这几天患上了流感。如果能够见到王后，我肯定会很开心；如果见不到的话，我就让宫廷侍女把我的信息和一些巴哈伊书籍传达和转交给王后。[2]

虽然玛莎身体虚弱，但是她的决心不可动摇。在一封信中，玛莎无意中提到了几件事情，这些事情却促成了玛莎与玛丽王后的会面。

那名美国牧师说我不能觐见罗马尼亚玛丽王后。不过，我给王后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一张阿博都-巴哈的照片和一本埃斯尔蒙特医生的书。第二天，我收到王宫来信，王 *242*
后邀请我次日中午与她会面。除了拜访至大圣叶之外，此

行拜访玛丽王后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我送给王后一张至大圣名的照片和一本《七谷经》，此外还有两本世界语书籍、一枚世界语徽章、一小瓶香水、一小盒糖果、一束白丁香和一份爱丁堡教育大会报告（玛丽王后结婚之前是爱丁堡公主）。她让我给她讲巴哈伊运动，并说自己已经阅读了我送给她的那本书，她对书中的巴哈伊原则很感兴趣。（她将维也纳的一位密友的地址告诉了我，我准备去拜访她的这位密友。）她问了我许多问题。我非常喜欢她，而她贵为王后，却比平常人更加亲和。我也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次访问非常开心，王后极其和蔼迷人。我们谈话的时候，她的手里一直拿着至大圣名和守基·阿芬第（可能是阿博都-巴哈，作者注）的照片。我觉得我可以与她保持通信，送给她一些书，或者告知她一些巴哈伊消息。[3]

1926 年 1 月 30 日，玛莎在布加勒斯特城外的肯楚塞尼宫觐见了玛丽王后。宫殿的大门为玛莎敞开了，侍女带着玛莎走上

肯楚塞尼宫，位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玛莎在此第一次觐见玛丽王后。

一道螺旋梯，然后进入王后的客厅。见到王后殿下后，王后的美貌和气质令玛莎格外震惊：

> 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快速上前迎接，满脸微笑地欢迎我。她真是太美了，宛若鲜花！她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晨礼服，一双金色的低跟鞋，配着一双长筒袜……一对庄重的蓝眼睛里闪烁着灵性的光芒，我从那里看到了智慧、同情和爱！[4]

问候完毕，玛丽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认为，这些教义是当今世界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5] 她熬夜阅读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一直到凌晨三点，然后第二天就向玛莎发出了邀请。

她们的交谈中有不少私语，也包含许多关于全球事务、世风人心、宗教与偏见，以及世界语与教育的内容。这次会面非 *243*
常成功，也标志着两人友谊的开端。这段友谊一直持续到 1938 年王后去世，虽然短暂，却弥足珍贵。

玛莎会见玛丽王后一事，当地的巴哈伊甚为兴奋。有一位北美巴哈伊富人，此人游历丰富，她讲述了玛莎在觐见王后的二十四小时前做过的一些准备。

玛莎从自己微薄的津贴中拿出一笔钱，为王后购买了一些礼物。那盒糖果是小块的巧克力，外面用箔纸包着；香水是小瓶的，品质也不高。这位有钱的朋友得知，玛莎准备雇一辆四轮马车去王宫，大约三十分钟的车程，可是她却没有返程的费用。于是这位朋友决定帮助玛莎，她为玛莎安排了一辆马车，负责来回接送。然而，玛莎拒绝了这位朋友的好意。朋友替玛莎买了一瓶昂贵的香水，玛莎也同样拒绝了。玛莎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用自己的钱办事。

这位朋友在说到玛莎拒绝了她的帮助时，连她自己都感到 *244*
惊讶，她还幽默地讲述了玛莎购买便宜香水的故事——在巴黎，大街上的人都抹这种香水！且不说香水是否难闻，玛丽王后非常喜欢这件礼物。回来的时候，玛莎也不需要四轮马车了，因

为王后派了一辆皇家马车送她回来。这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剑桥斯普林斯的谦虚、平常和朴素的妇女，为玛丽王后的思想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为了这次见面，玛莎在服装上下了很大功夫。当然，她只能充分利用已有的衣物。她给露西·威尔逊写信说，她把 1921 年巴哈伊全国大会上穿过的那件白色连衣长裙洗干净，然后熨平整。她在给艾拉·库珀的信中说道：

> 艾拉，我拜访王后的时候戴的是你的帽子（还有在世界语晚会上穿的那件白色连衣裙）。我已经把你的帽子放回原处——在冬天，我有时候会把帽顶摘下来，然后套在我的那顶小帽子上。不过，我已经把它恢复原样，以后就按这种样子戴。[6]

玛莎拜见罗马尼亚王后的消息轰动了整个剑桥斯普林斯。《企业》杂志的社论版花了四分之三的版面报道此事。文章开篇写道："玛莎·L. 鲁特是剑桥斯普林斯最杰出的人物。你可能不同意她，但是你必须尊敬她。她会引起你的兴趣的。最近，她拜访了玛丽王后，以下是关于她对此事的讲述。"接下来，此文详细记录了玛莎觐见王后的过程，文章分为三栏，几乎占据了整个版面。后来，露西·威尔逊将此文交给了巴哈伊杂志《西方之星》的编辑，该杂志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7] 玛莎从未强求剑桥斯普林斯人们公正对待和认可她，不过，这些事情却为玛莎赢得人们的好感。

玛丽王后是一位极具天分的作家，巴哈伊信仰能够得到王后的承认，也就等于获得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玛丽王后每天早上抽出两个小时写作，她的作品形式多样，有散文、论文、半虚构短篇小说、传记、自传、史书和短剧等。玛丽王后广泛且独特的阅历，她与罗马尼亚人们的交流，以及她与欧洲王室的关系，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读者，为读者带去浪漫的遐想。

245

玛丽王后还写了一些文章，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两百多家报

纸同时发表。她在这些文章中就巴哈伊信仰首次发表公开声明，呼吁读者思考这些教导人们爱、团结与和平的教义。1926年5月，王后发表第一份公开声明，紧接着她又发表了一些声明。这些声明被翻译成了各国语言，分别在中国、日本和澳大拉西亚等地发表。第一份声明的摘录如下：

> 前些天，一位女士送给我一本圣书，我之所以称它为圣书，是因为书中充满着慈爱、善良、力量和美感，这是一本荣耀的圣书……
>
> 这些文章竭力呼吁和平，它带领我们走进了新的知识领域，它的观念超越了所有宗教仪式与教条之间的分歧……它教导人们，所有的仇恨、阴谋、猜疑、恶语，甚至偏激的爱国主义，都排除在上帝的重要律法之外；各种宗教教义只是表面上的东西，而满怀神圣之爱的心灵是不分你我或种族的。
>
> 这是一个伟大的天启，巴哈欧拉和祂的儿子阿博都-巴哈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天启。祂们并没有急于大肆宣扬自己的信仰，因为祂们知道，永恒真理的种子还刚种下，它们以后一定会生根发芽，广布四海的……
>
> 我向所有人推荐这本书。如果你们发现巴哈欧拉或者阿博都-巴哈这些名字，不要视而不见，要找到祂们的圣书，这些荣耀的圣书可以为世界带来和平，创造仁爱。书中的话语和教诲滋润了我的心田，同样，也让它们滋润你们的心田吧。
>
> 你可能整天忙碌，无暇顾及宗教，或者你已经有了心仪的宗教，但是，这些温和慈爱的智者们的教义可与任何宗教媲美，而任何宗教却无法超越它。
>
> 寻找祂们的圣作吧，做一个更加幸福的人。
>
> 罗马尼亚玛丽王后[8]

当时的巴哈伊信仰正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数先驱已

经或者正在殉道，世界对这个宗教也是鲜有耳闻，这位君主对
246 巴哈伊信仰的公开赞辞无疑是巴哈伊心灵的一份慰藉；而当时的守基·阿芬第正经受着圣护制所带来的考验和磨难，他在努力为巴哈伊信仰争取世界宗教的地位，因此，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份难以想象的喜悦。

玛莎给王后殿下写了一封感谢函，王后殿下亲切地回复了：

> 我已经顺利收到你的书籍和信件。今天终于得知你的地址，以后可以发函致谢。巴哈欧拉纯美的真理时刻伴随着我，给予我帮助和鼓励。我之所以写那些文章（向报业联盟写的那些文章），是因为我的内心充满了对天启的感激之情，因此有感而发。若你觉得有用，我心中无比喜悦。我觉得这些文章可以将真理带给人们，而我正好拥有大量的读者。阿博都-巴哈的书籍也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女儿伊莱亚娜……[9]

玛莎在附函中提到，王后殿下在伯恩赛德公司订购了一大批巴哈伊书籍；几天之后，十六岁的伊莱亚娜（Ileana）公主殿下也同样邮购了一大批书籍。

玛莎于 1926 年 1 月 28 日写给玛丽王后的信函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也让玛莎谦虚满怀，感激满心。

第二十七章　坚持

247

三年（1923—1926）艰苦卓绝的传导旅行之后，玛丽王后之访无疑大涨了玛莎的士气，玛莎这位身体虚弱但灵魂坚强的女子终于获得了一位最崇高的欧洲王室成员的支持与理解。

玛莎多次收到王后侍女的邀请，她们都是有贵族头衔的上流社会成员。不过，她婉拒了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的邀请，放弃了在卡罗尔基金会大学向四百名贵宾演讲的机会，因为她已经制订好了接下来的访问计划，她不能在这里多停留一个星期。玛莎率真地建议玛丽王后，让她亲自发表一场关于巴哈伊教义的演讲，虽然王后最终没有采纳玛莎的建议，但是玛莎理解王后的做法，她说，“我知道不能仓促行事，这才是明智之举。那里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臣民的思想远不及王后开明”。[1]

1926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玛莎前往保加利亚首府索非亚，在那里住了十二天。只要她醒着，她就跟大学生们待在一起，仿佛她跟大学生更容易交流；除此之外，她还用世界语发表演讲。数名编辑采用了一些巴哈伊文章，这种启蒙意识出现的信号令玛莎深感欣慰。她给时年三十二岁的鲍里斯二世（Boris Ⅱ）国王送了一本书和一封信，同样还送了一本书给国王的妹妹。但是，玛莎并没有收到罗马尼亚王室那般激动人心的回复。

玛莎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她推迟了君士坦丁堡和希腊之行。“我的体力和财力都不够，恐有不妥。”她在信中跟守基•阿芬第和罗伊•威廉解释道。[2] 她打算经布达佩斯返回维也纳，她收到了那里的三个演讲邀请，她还答应了奥波尼（Apponyi）伯 248
爵的约见，奥波尼伯爵是一位匈牙利贵族。

紧凑的日程，刺骨的寒冷，加之长途火车奔波劳累，玛莎

的身体有点吃不消。抵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时，玛莎已经筋疲力竭，她取消了所有的预约会面。这座城市没有人知道她的到来，这也为玛莎赢得了休息的时间，她提前给维也纳写信，联系了那里的教授，让他们做好演讲安排。

2 月 18 日，玛莎离开布达佩斯，到达奥地利的维也纳，然后直接去宾馆的床上休息，这一次她同样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的到来。由于疾病缠身，玛莎的身体虚弱不堪。此外，许多信件仍未处理，世界语大会的工作还未开始，这些事情令玛莎心急如焚。“我现在正在恢复力气准备‘充分休息’，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她在信中向艾拉·库珀风趣地写道，“我现在正在床上给你写这封信。艾拉，我知道我会好起来的，然后将巴哈伊天启传播到每一个国家……”即便这个时候，玛莎的幽默仍丝毫不减：“艾拉，这个冬天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最成功的工作。巴哈欧拉的心果然没有失灵……”她还补充道：“我已经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和一切。我每天都会犯错误。”[3]

这封信没有发送出去。玛莎孤身一人在维也纳这座陌生的外国城市，没有人知道她的存在；她的身体非常虚弱，却没有请医生，日夜漫长，她只能躺在床上煎熬，祈祷上天赐予她力量。“亲爱的艾拉，”几天后她继续在那封信中写道，“今天是第四天，我还没有把这封信发出去，我现在仍然卧病在床。我不知道如果我好不起来该怎么办，我想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这里的朋友们还不知道我来了。”[4]

由于身体虚弱不堪，玛莎不能随意活动，她的心里十分难过。不过，她的体力逐渐开始恢复。她联系了那些教授，又重新点燃了他们的兴趣。此外，她不顾身体仍处在恢复期，接着去了柏林。她打算尽快联系德国和荷兰的一些人士，邀请他们参加 8 月召开的全球世界语大会的巴哈伊会议，可能有两到三次。

另外，玛莎还“精心准备了两篇文章”，希望在全体大
249 会上宣读。这两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普世宗教与人类主义》（homaranismo，即人类主义，它是由柴门霍夫博士创造的伦理学）

和《全民教育的新召唤》。虽然玛莎已经在日内瓦获得了世界语的资格证书，但是她在一封信中向守基·阿芬第透露，她担心世界语水平有限："我给每一座城市的世界语学者都做过演讲，但是我对自己的世界语水平不是很满意。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成为伟大的世界语学者，熟练地掌握世界语，这种语言能力是巴哈伊圣道的宝贵财富。"[5]

玛莎在日内瓦会见了柴门霍夫博士的两个女儿，其中一个"颇显伤感"。通过此次见面，玛莎决意将巴哈欧拉天启更加深入地带进她们的生活。[6]除此之外，玛莎还决定将华沙纳入自己的行程。玛莎似乎总能心想事成，正巧4月18日柴门霍夫博士（1917年逝世）纪念馆在华沙揭幕。她向华沙拍发了一封电报，在揭幕式上预约了一个席位。

柏林方面的安排也已经基本确定。玛莎将代表守基·阿芬

莉迪娅·柴门霍夫，世界语创造者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教授之女，她是玛莎的朋友和同事。玛莎认为此人才智过人，巴哈伊圣作翻译出色。

250 第和巴哈伊信仰出席。此外，她还准备跟随莉迪娅·柴门霍夫（颇显伤感的那一个）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密集世界语学习。4月11日，玛莎抵达华沙的宾馆，随后受邀同柴门霍夫一家住在一起，这种安排给玛莎带来了诸多方便：

> 小女儿莉迪娅年约二十五岁，她现在正在学习英语，整天都待在家里，她可以帮我学习世界语，而我刚好可以教她英语。他们住在一套公寓房里，公寓在第五层，没有电梯，我和她同住一个房间。家里有两姐妹，一个哥哥及其妻儿，大家都住在一起，一家人十分和睦友爱……这样可以将世界语和巴哈伊运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应该付给他们膳宿费，并且要尽量多给一些，因为他们的父亲为了创造世界语已经付出了自己的全部，而且他们的工作也非常不容易……我觉得世界语和巴哈伊运动的紧密结合正好符合了阿博都-巴哈和柴门霍夫博士的愿望。[7]

玛莎随身只携带了一只手提箱和一台打字机，其他物品全部放在宾馆。她打算将全部时间用来学习世界语，另外，公寓的五层楼梯也让她望而却步，不想外出活动。

纪念馆揭幕式在华沙希伯来公墓举行，来自波兰和其他国家的朋友参加了此次活动。这座纪念馆凝结了全世界世界语学者的心血。玛莎带了一些白玫瑰，就像阿博都-巴哈花园里的那种玫瑰，她赞扬了柴门霍夫博士的伟大，并代表巴哈伊世界向柴门霍夫博士表达了爱与尊敬。他不仅创造了世界语，为世界带来了团结与和平，他还是一位诗人和人道主义者。这是一次庄严感人的纪念活动。

当时，世界语学习是玛莎的重中之重，她本来也有机会继续深造。但是，她必须暂时搁置语言学习，重新开始传导旅行。玛莎的下一个目标是伦敦。出发后，她途经捷克斯洛伐克，玛莎非常敬佩这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力。

玛莎提前给马萨里克（Masaryk）总统写了信，并送去一些

1926 年，玛莎 · 鲁特第一次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

书籍。5 月初，玛莎抵达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她给王宫打了电话，不巧的是，总统及其女儿正好出城，不过总统已经派车去接玛莎到王宫。在王宫里，玛莎对总统的秘书和图书馆馆长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采访。绝大部分时间，玛莎都在痛诉巴哈伊在伊朗遭受的迫害，并竭力寻求政府的支持以阻止这类暴行。

在布拉格的八天时间里，玛莎发表了大量的演讲，并计划让世界语学者出版捷克语版本的“小本”。有一位名叫乌克 • 埃希特纳（Vuk Echtner）的年轻人听了玛莎的演讲后，深深地迷上了巴哈伊信仰，他把一些巴哈伊著作翻译成了捷克语，并成为了该国最早的一批巴哈伊。

在玛莎看来，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们的灵性意识居欧洲之首，她强烈希望某位巴哈伊传导者能够来这两个国家。一年之后，玛莎的这个愿望就实现了，一位名叫路易丝 • 格雷

252 戈里（Louise Gregory）的英国巴哈伊来到了这里，她是美国人路易斯·G．格雷戈里之妻。紧接着，这里又来了一位虔诚的加拿大巴哈伊玛丽昂·杰克（Marion Jack）。

玛莎在布拉格还实现了另外一个目标，即采访已故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伯爵的秘书。这位秘书名叫瓦连京·布尔加科夫（Valentin Bulgakov），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避难者，他畅谈了巴哈伊信仰，并描述了列夫·托尔斯泰对巴哈伊教义的赞赏之情，认为它们是通往世界和平的道路。列夫·托尔斯泰在他最后的作品中写道："我们穷尽一生，欲解开宇宙的奥秘；然而，那位身陷巴勒斯坦阿卡监狱的土耳其囚徒巴哈欧拉，祂已经找到了这把钥匙！"[8]

此时的玛莎精神振奋，她接着前往德国的德累斯顿，去那里会见当地的巴哈伊。在去海牙之前，玛莎准备在德累斯顿发表数场演讲，然而不幸的是，疾病再次袭身，她只好躺在床上，取消了所有的演讲和会面。她一边恢复身体，一边修整自己的物品。"所有的东西都穿破或者用坏了。"[9]尽管卧病在床，她还是给荷兰的王后寄了一份"致海牙书简"和一本埃斯尔蒙特医生的《巴哈欧拉与新纪元》。

玛莎顾不上疾病，准备继续前进。伦敦已经近在咫尺了，她的心态依然很乐观：

> 若无上帝圣恩，我不可能踏上伦敦之旅。到达伦敦后，我感到无比愉悦。曾经多少次，我望而却步，但是，我站起来了，勇往直前，并且以一个健康的身躯迎接这项挑战……我觉得我的祈祷全部神奇地应验了。[10]

这些祈祷通常是玛莎最好的良药。

1926年上半年是一段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期，也是玛莎饱受病痛折磨的一段时期。虽然病痛的侵袭愈加严重，但是，玛莎不停地向上帝祈祷，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她已经将目光锁定在了不列颠群岛，那片祖先生活过的土地。

第二十八章　不列颠群岛

253

1926 年 6 月初，玛莎抵达英国。刚开始的时候，她客居在安妮（Annie）和哈里·罗默（Harry Romer）的家中，后两位以前是纽约的巴哈伊。罗默先生由美联社派驻在英国，于是，他和妻子在伦敦的郊区定居了下来，他们可以尽享甜美的乡村空气。在那里，玛莎·鲁特和安妮·罗默一起去曼彻斯特和伯恩茅斯游玩、会见朋友、发表演说和开展玛莎的工作。

那些首次看到玛莎日常工作的人，无不为她的活动之频繁、成功之迅速而感到惊讶。玛莎做的不仅仅是整天发表演讲，她还向报社和社会人士发出了两百封信函，寻求他们的支持，抵制波斯的屠杀暴行。在玛莎离开英国之前的数月里，这些信函赢得了大量的积极回应。她还把迫害的真实史料寄给欧洲的一些统治者，他们都与玛莎讨论过巴哈伊信仰。有一位日内瓦的王室成员阿尔法（Arfa）王子，他把玛莎一篇关于迫害的文章发给了德黑兰，随后，这篇文章出现在七十五家波斯报纸上。玛莎还亲自联络了英国的美联社、路透社和《伦敦每日邮报》，让英国的媒体全面了解了此次暴行。居住在巴黎的芒福特·米尔斯也专程赶到伦敦，为玛莎出谋划策，并给予她精神鼓励。

除了让全世界人关注巴哈伊在伊朗遭受的苦难之外，玛莎还需要处理各种信件，为 7 月 31 日至 8 月 7 日在爱丁堡举行的 254
世界语大会做好充分准备。朱莉娅·卡尔弗本来打算去伦敦协助筹备此次大会，却因为生病，只好取消了行程。

也许是英国朋友的提醒，也许是朱莉娅知道玛莎的需求，她送给玛莎一些钱，帮她找了一个文秘助手。这个文秘助手就是平科特（Pincott）小姐，她是一个细心而高效的人，每天工

作数个小时，帮助玛莎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克劳迪娅·科尔斯之前是华盛顿特区的一名巴哈伊，后来定居伦敦，她写信给朱莉娅说：

> 你的帮助真是喜从天降！现在，没有什么比一名专业的速记员和打字员对玛莎更有帮助。
>
> 我会竭尽全力协助玛莎在爱丁堡和这里的工作，帮助她尽可能完成更多的事情……
>
> 当我告诉她你给她找了一名速记员时，她看起来格外高兴，这真是帮了她的大忙……
>
> ……你的这份恩情犹如雪中送炭。

克劳迪娅·科尔斯还在信中提到了玛莎衣物破旧一事："我还没有跟你说玛莎衣服的事情，如果你要来的话，可以给她买一套衣服，或者卡莎连衣裙，她可以在演讲和以后穿……等你来了，一切都会好的……"[1]

玛莎不敢浪费任何光阴，她把最后的精力投入到了世界语大会的筹备工作之中。朱莉娅·卡尔弗虽然不能到场帮忙，但是她和玛莎共同承担了各种费用，包括大会流程、幻灯片和杂项费用。在伦敦朋友的提醒下，她还送给玛莎一件漂亮的外套和一件女衬衫，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人们所称的"紧身胸衣"。

爱丁堡世界语大会上齐聚了全世界勇于探索、充满活力的人士，这里汇集了各种运动：宗教运动、政治运动和人道主义运动。在这里，玛莎进一步深化了同安德烈奥·切（Andreo Che）神父之间的友谊，后者是一位罗马尼亚的天主教神父，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演说家和世界语教师。玛莎希望美国的学术团体能够邀请安德烈奥·切神父去美国这个多语言的国家演讲，从而充分展示世界语这门辅助语的优势。安德烈奥·切神父最终成为了巴哈伊信仰的一位重要朋友。

255

巴哈伊在本次大会上获得了两次会议机会，两次会议均在苏格兰自由教会教堂举行，阿博都-巴哈曾于1913年在此做过

演讲。玛莎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力求完美，她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精心安排，终于使这两次会议能够顺利召开。第一次会议由伊曼纽尔·奥尔斯梵格（Immanuel Olsvanger）博士主持。伊曼纽尔·奥尔斯梵格博士是一位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成员，同时也是一位世界闻名的伟大世界语学者。玛莎演讲的主题是“普世宗教的积极力量”，并回答了一些提问。[2] 随后进行了一场关于阿卡和海法的幻灯片展示，以及一场音乐节目。玛莎主持了第二次会议，她根据欧内斯特·A．罗杰斯（Ernest A. Rogers）教授的重要演讲专门设置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节目。欧内斯特·A．罗杰斯是加利福尼亚州洛斯加托斯市蒙特祖玛大学的校长。曾于 1911 年在家中款待过阿博都-巴哈的布洛姆菲尔德夫人也从伦敦赶了过来，协助巴哈伊会议和爱丁堡大会。在这八天时间里，布洛姆菲尔德夫人为大会提供了各种帮助。

几乎所有国家均派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尤其令玛莎高兴的是，莉迪娅和索菲亚·柴门霍夫博士也出席了会议。不过，本来成功与和谐的一周却出现了一个不愉快的小插曲，有两个人在会上抨击了巴哈伊信仰。尽管玛莎对此表示“遭人批评总是不可避免的”，[3] 但这次事件还是让人不舒服。幸好，有人自告奋勇提出，自己愿意将巴哈伊著作译成世界语布莱叶盲文，也算消弭了这等不快。

大会最后一天的下午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比赛，九名参赛选手从大会代表和与会嘉宾中选出，玛莎入选。按照规定，每位选手从一顶帽子中抽取一个主题，一个小时之后，选手就该主题用世界语进行即兴演讲。通过这次比赛，玛莎的语言技能获得了长足进步。

令人兴奋的是，大会期间并不只有工作，玛莎还参加了各 *256*
种娱乐活动：市长举办的舞会、乘船游览克莱德河湾（大西洋和克莱德河交汇处的深水湾）和比特狭海峡。她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与身边的人分享巴哈伊信仰。还有一件令玛莎高兴的事情，她收到了举世闻名的瑞士科学家奥古斯特·福雷尔（Auguste

Forel）（他是巴哈伊原则的忠实拥护者）的贺电，贺电写道："巴哈欧拉普世宗教永存！全球辅助语世界语永存！"[4]

大会工作结束后，玛莎返回了英格兰。在英格兰，玛莎受邀与朋友索恩伯勒-克罗珀（Thornburgh-Cropper）夫人（早期的伦敦巴哈伊）一同居住，玛莎谢绝了朋友的好意，她觉得同那些还不知道巴哈伊信仰的人居住在一起更有意义。于是，她和两位灵性意识颇高的朋友一起住在一家公寓，这两人都对巴哈伊信仰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公寓比较贵，她选择了屋顶的一个单间。房东知道玛莎生活节俭，因此让她自己开个房价。不过玛莎觉得该花钱的地方还是要花，不能因为生活拮据就白吃白住，她坚持付给了房东相应的房费。

很快，玛莎如一阵风似的开始了密集的传导之旅。守基·阿芬第致电巴黎的芒福特·米尔斯，令其协助玛莎在伦敦及其周边地区的会面和演讲。但是，玛莎不会坐等帮助，她已经迅速开始工作了，每天日夜都在演讲。等到芒福特·米尔斯抵达伦敦后，玛莎与其并肩作战，两人的灵性愉悦融合。最有意思的是，她们收到了唯灵论教会的邀请，而该教会的会长正好是亚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爵士。她们接受了此次邀请，在星期日早上主持了一次主日礼拜。接着，她们去了守基·阿芬第就读过的牛津大学，并在曼彻斯特学院发表了两次演讲，还向该学院的图书馆捐赠了一些书籍。

其他一些巴哈伊朋友也携手玛莎和芒福特，和她们一起发表了大量的巴哈伊演讲，这些朋友包括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前教士乔治·汤曾德、巴黎的劳拉和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巴尼（Hippolyte Dreyfus-Barney），这些人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巴
257 哈伊教义。她们拜访了R．A．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他是剑桥大学的一位东方学者。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内容都是关于波斯的巴哈伊信仰、巴哈伊历史、巴哈伊所遭受的苦难与压迫，以及通过哪些政治和宗教力量来制止这种暴行。她们还向国家联盟宗教与民族委员会和全国妇女委员会发表了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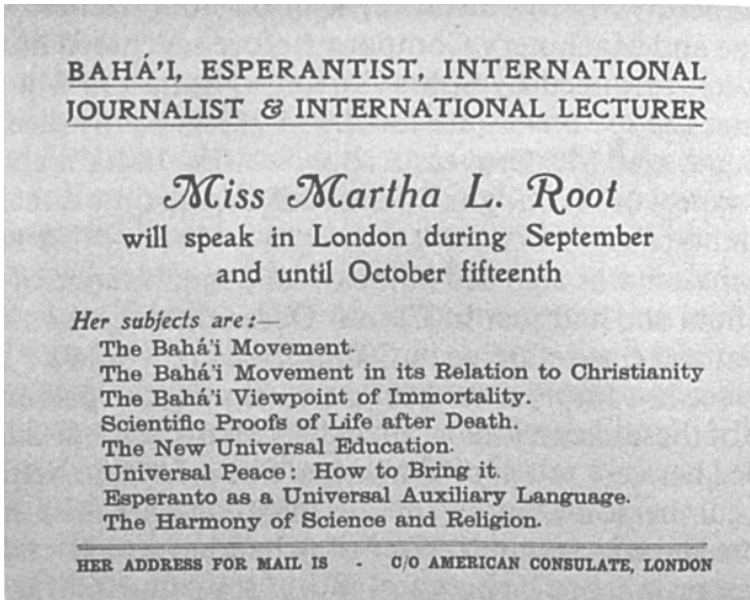
受伯明翰世界语学者的邀请，她们离开了伦敦及其郊区，来到了伯明翰这座工业城市，这座城市就像英国的“匹兹堡”。玛莎客居在埃斯尔蒙特医生的贵格会教徒朋友家中。

芒福特·米尔斯返回了伦敦，但是玛莎继续前往曼彻斯特，在那里待了整整八天。玛莎就像一位导游，贯穿了整个传导旅行，而其他人来来去去，仅作短暂的陪同，这些人包括蒙特利尔市的朔普夫洛赫尔夫人，前往布达佩斯和维也纳途中的路易丝·格雷戈里，伦敦的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和达尔西·特恩布尔（Dulcie Turnbull），塞得港的艾哈默德·亚兹迪。

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也协助玛莎发表了大量的巴哈伊演讲。比如，约翰·克雷文（John Craven）为玛莎安排了一场午间演讲，听众是自动行式铸排机公司的一千七百名员工。[5] 演讲完毕后，约翰·克雷文为演讲嘉宾们准备了一场午宴，随后在这些嘉宾的建议下，他带领巴哈伊们参观了自动行式铸排机的生产车间。守基·阿芬第也曾经参观过一次自动行式铸排机的生产车间。

曼彻斯特住着一位玛莎在中国认识的老朋友。在中国的时候，每当有外国轮船靠岸，玛莎偶尔也会去码头观望，看看乘客中有没有熟悉的面孔。有一次，她看到了一位个子高高的老头从船上下来，此人长得极像自己的父亲。她主动上前，帮助他完成了一些登岸琐事，并向他推荐了自己所住的那家宾馆。后来，他们成为了好朋友，他让玛莎答应，如果去曼彻斯特，一定要去他的家里做客。

玛莎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住在这位朋友家中。管家是一个年纪稍长的妇女，脸色阴沉冷峻。她的主人是一位受人尊崇的 *258*
市参议员，经常戴着一根红色领带，人们都称他为“海燕”。[6] 玛莎在朋友家住得很好，只是有一件事情令玛莎不快，那就是管家开始公然嫉妒玛莎。这个管家认定，玛莎这个中年妇女意图跟市参议员相好。玛莎觉得此事非常可笑，但也让她心生不安。玛莎本可以和巴哈伊朋友住在一起，他们也欢迎她同住，


BAHÁ'I, ESPERANTIST, INTERNATIONAL
JOURNALIST & INTERNATIONAL LECTURER

Miss Martha L. Root
will speak in London during September
and until October fifteenth

Her subjects are:—
The Bahá'i Movement.
The Bahá'i Movement in its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
The Bahá'i Viewpoint of Immortality.
Scientific Proofs of Life after Death.
The New Universal Education.
Universal Peace: How to Bring it.
Esperanto as a Universal Auxiliary Language.
The Harmony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HER ADDRESS FOR MAIL IS - C/O AMERICAN CONSULATE, LONDON

玛莎 1926 年在伦敦时印制的卡片。她将这些卡片发给了各种团体、俱乐部和论坛，以此获得他们的演讲邀请。

可是玛莎希望扩大自己的社交圈，为巴哈伊信仰争取更多的朋友。虽然此间发生了诸多不快，玛莎最终还是成功了，“海燕”成为了巴哈伊的忠实朋友。

英国诸郡之行结束后，玛莎回到了伦敦，她希望自己的传导能够改变部分伦敦人的心灵。为了避免错过任何机会，玛莎向一些可能的会议场所发送了一份通知单，声称自己愿意接受演讲邀请，并列举了八个演讲主题供组织方挑选。

虽然伦敦的气候寒冷潮湿，且伞不离身，但是，玛莎的健
259 康状况比起在欧洲大陆时要好多了，她非常喜欢伦敦这里。她觉得能够向英国人传播巴哈伊教义真是非常幸运。不过，英国人对巴哈伊信仰的反响远不如其他地方那般热烈。玛莎对此解释说：“英国人比较保守，他们不会轻易接受这些教义。而一旦他们接受，他们就会成为伟大的巴哈伊。”她还自我鼓励说：

“我不会灰心丧气的。”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玛莎写道：“一旦英国人接受了巴哈伊信仰，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坚持不懈地快速传播给中国和其他地方，就像他们传播基督教一样。”[7]

10 月，英国广播公司邀请玛莎讲述她对英国各个自治领的印象，后来玛莎在伦敦访问这些自治领长官时，公司播出了此次谈话。英国的自治领遍布世界各地，而玛莎几乎去过了所有的自治领，她十分了解各地人们及其生活习惯，因此她在谈起各地不同文化时显得游刃有余。在英国，她一如既往地展示着自己的卓越口才。

行程安排之余，玛莎还抽时间制定了一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旅行计划，并研究它们的历史、文化和当前的政治局势。玛莎坦诚地说：“当我们到达下一个世界时，我会无比幸福。那里没有地域限制，大家永远在一起工作。”[8]

玛莎清楚地知道人类通过划分地域而取得支配权和控制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这种政治疆域给玛莎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并不能阻挡玛莎，相反，她会迎难而上，接受挑战。

260

第二十九章 伊比利亚半岛和斯图加特

五个月之后，玛莎离开了不列颠群岛这片熟悉的土地，她要踏上新的土地，面对新的习俗和语言。她致电守基•阿芬第说："至爱，是否坚持原定计划，11 月末从葡萄牙开始？请批复。"这份电报的字里行间流露着玛莎对圣护的爱慕之情。圣护的回复同样感人至深："听从神圣指引。至爱。"[1]

玛莎决定在 1926 年 10 月末离开不列颠群岛，前往伊比利亚半岛，走访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这次旅行却在玛莎的传导历程上留下了空白的一页，究其原因，大概是半岛上的宗教色彩过于浓重，玛莎寻求不到演讲机会。

在马德里，玛莎致信阿方索十三世（Alphonso XIII）国王，并造访了王宫。玛莎在王宫会见了国王的秘书，也算收获了不小的成功，她送给秘书一封信和一本《巴哈欧拉与新纪元》。令玛莎欣喜的是，秘书答应回去后将礼物转交给国王。玛莎还拜访了军事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o）将军，同样，玛莎见到的还是秘书，她送给秘书一本《文明的神圣力量》。联想到随后发生的事情颠覆了该王朝，此书的选择也非常有意思。玛莎对此次传导旅行并不抱多大的期望："他们笃信天主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还是要在这里传播巴哈欧拉天启，这里的人们非常礼貌。"[2]

12 月，玛莎回到了朋友的身边。朱莉娅•卡尔弗邀请玛莎住在德国斯图加特的公寓里，与她共度圣诞节。同住的还有爱蒙吉恩•霍格（Emogene Hoagg），此人居住在意大利。那是一
261 段平和、宁静和愉悦的时光。公寓"宽敞漂亮"，坐落在市区的一座山顶上。玛莎在圣诞节那天写了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当

时的场景：

> 我睡在书房，从窗外望去，斯图加特一览无余。我的心灵四处搜寻着，那些美丽的巴哈伊在哪儿呢？去年的时候，他们对我如此亲切热情，我将永远铭记于心。爱蒙吉恩……弹着肖邦的曲子，犹如天籁之声，她的笑声也是如此悦耳。[3]

朱莉娅之前因病没能参加爱丁堡大会，自那次生病以后，她放弃了丰盛诱人的欧洲菜肴，成为了一名最早的天然食品拥护者。在公寓里，朱莉娅不需要佣人的帮忙，自己为玛莎准备了许多新鲜的蔬菜、沙拉和水果大餐，此外还有一些美味的羹汤。这一次，玛莎终于在节日里吃到面包、无花果和苹果以外的食物了。

在斯图加特，玛莎还做了一次体检："朱莉娅带我们去看她的医生。经过一种新的电子仪器的检测后，医生告诉了我们各自的病情，并给出了相应的治疗方法。医生建议我尽量多卧床休息，不要见任何人。"[4] 这是一个不可行的治疗方案。后来，有一名斯图加特的巴哈伊来访，朱莉娅坚持不让玛莎接见，但终于还是耐不过玛莎的软磨硬泡。玛莎不能视朋友而不见。

在这座山顶公寓里，玛莎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昨晚我看到了一个幻景，发现巴哈伊圣道已经取得了卓越的进步，简直超乎了我的想象！这个梦给了我前进的巨大勇气。"也许是朱莉娅母爱般的关怀感动了玛莎，玛莎在梦中还见到了自己的母亲。母亲离她很近，"母亲说她和父亲在为大家祈祷，母亲还说她在为我的毅力、忠诚、智慧和能力而祈祷。"[7]

玛莎曾经答应过艾拉·库珀，自己要好好休息，休息期间的费用由艾拉承担。而居住在朱莉娅公寓的这段时间，玛莎只能算得上勉强履行了这个诺言。玛莎每次写信都会做出休息的承诺，但每次也会附上暂时不能休息的原因，比如，"等我到 262
了那里把工作搁下再说"，或者：

> 我还没有停下来休息，我不能把钱浪费在休息上面，巴尔干半岛之行的开销很大，我怕应付不过来——虽然我知道，如果我停下来休息一阵子，我就能更好地工作。这就是我的想法，阿博都-巴哈知道我已经竭尽全力了。[6]

这样，玛莎休息的承诺一拖再拖。她以为，等她到了贝尔法斯特、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或者华沙，她就可以停下来休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她在这些地方都没有休息。玛莎只有在身体支撑不住的情况下才会停下来休息。在斯图加特的这个圣诞节，玛莎已经觉得够放纵自己了。

第三十章 德国及其北部国家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即 1927 年 1 月至 6 月，玛莎准备游历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她制定好了 1927 年的旅行路线，整个行程看起来颇有专业和平大使的味道。她打算在柏林待到 1 月 25 日：

> 然后在罗斯托克演讲两天，什未林演讲两天，在汉堡待到 2 月 7 日。接着，去布鲁塞尔参加一场旨在消除种族歧视的国际大会，并在比利时发表一些演讲。再从比利时直接去哥本哈根，乔安娜·索伦森（Johanna Sorensen）女士已经在那里做好了演讲安排。3 月 7 日离开哥本哈根，前往挪威和瑞典。[1]

玛莎在旅行途中得知，在 4 月 18 日和 19 日复活节期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将举行一次旨在促进全世界所有学校和平教育的世界语和平大会。玛莎意识到，此次大会的意义非凡，她必须参加，因此，她将布拉格也纳入了自己的行程。这样的话，她打算从哥本哈根出发，在波兰的但泽（现称格但斯克）稍作停留，同时为 7 月在那里举行的全球世界语大会做好安排，然后前往布拉格参加和平大会，设法拜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马萨里克，并深化与总统之间的友谊，同时在那里发表一些演讲。按照玛莎的计划，“接着，我准备再次北上，穿过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然后到达芬兰的赫尔辛基，此地距彼得格勒仅四个小时的路程。”[2] 这就是玛莎的宏伟计划，除非她遇到了更加重要的传导机会，或者得到守基·阿芬第的指示，或者

获得上帝的指引，否则她绝对不会更改既定的计划。她在生活
264 的方方面面都谨遵巴哈欧拉的教诲，只有一件事情除外，那就是适度原则。她无休无止地为巴哈伊信仰而工作，其程度已经严重违背了适度原则。

安妮·罗默的丈夫已由美联社从伦敦调至柏林，而安妮也已经开始了联络工作，为玛莎争取演讲机会。罗默夫妇找了一间宽敞的公寓，安妮入乡随俗，在家里准备了一些茶点，这样玛莎就可以在家里招待朋友。[3]

罗默夫妇的一番好意玛莎心领了，但是她还是决定自己单独住，这样她可以在演讲和联络朋友之余写点东西。即使工作了一天，或者演讲了一晚上，玛莎也不忍参加社交活动放纵一下。曾有一次，玛莎积压了大量未及回复的信件，她写道："以后要单独住一个房间，就像在中国那样。我在中国的收获最大，就是因为我不停地写作和演讲……没有闲聊的机会。"[4] 安妮·罗默建议玛莎暂且搁置写作，等到了柏林后她帮玛莎写。在一座城市里，住着玛莎亲密的朋友，他们知道玛莎的需求和行程，并且有时间、精力和热情协助玛莎的工作，这对于玛莎来说是一件少见的幸事。

去柏林的途中，玛莎在格拉和莱比锡城做了停留，那里住着一些巴哈伊。在这两座城市里，到处可以看到巴哈伊与世界语携手的情景，比如世界语学者组织的演讲将巴哈伊信仰和世界语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巴哈伊也越来越关注世界语。正是在莱比锡城迪特尔勒（Dietterle）博士（德意志共和国世界语研究院院长）的强烈建议下，玛莎出席了布拉格的和平大会，在会上为自己争取了一席之地，并就巴哈伊信仰的和平原则发表了演讲。迪特尔勒博士在一次大型的世界语学者集会上亲自引荐了玛莎，他高度赞扬了巴哈伊原则和巴哈伊世界语杂志《新纪元》。

1927 年 1 月的第一个星期，玛莎抵达了柏林。在柏林的第
265 一个晚上，她向夏洛滕堡世界语学会（该市十三个世界语社团

之一）发表了一场演讲。此次演讲大受欢迎，其他世界语社团也加入进来，共同组织了第二场演讲。两次演讲内容都是关于巴哈伊信仰，许多听众还向玛莎索要巴哈伊书籍。在玛莎看来，世界语仍然是一个传播巴哈伊信仰的强大工具。

除了常见的演讲形式外，玛莎还遇到了一种不同的形式，即联席会议。此次会议用英语发言，由三个柏林和平社团组织。玛莎的名字列在发言人名单上，同席发言的还有一位中国人、一位印度人和一位美国黑人教授。五百名听众认真聆听着这四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发言人，而每一位发言人都受到同一个目标的鼓舞，那就是世界和平。

由于玛莎在世界语方面的出色工作，柏林最著名的报纸《柏林日报》（这家报纸对世界语这种新兴语言很感兴趣）刊登了一篇关于玛莎的访谈录，其中提到了世界语和巴哈伊信仰。

在同柏林巴哈伊见面的时候，玛莎用手摇留声机为他们播放了一段阿博都-巴哈用波斯语吟诵赞美诗的录音。这段录音是斯图加特的赫里格尔（Herrigel）夫妇送给玛莎的圣诞节礼物。她希望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美的声音，让大家感受到声音中蕴含的纯美和愉悦。

关于玛莎在柏林最后两次演讲的宣传铺天盖地袭来，她将与赫里格尔先生同台演讲。无论在哪里，玛莎的演讲通常能够收到大家的积极回应，有些是因为演讲的内容，有些是因为玛莎的精神，有些是因为玛莎身上所流露出来的爱，然而，这一次在柏林，玛莎却听到了敌对的声音。玛莎的演讲两次被打断，一些玛莎所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大喊“打倒宗教”，并试图破坏会场。玛莎还遭到了人身威胁，处境十分危险。这件事情搅得玛莎心烦意乱，令人害怕。“但是巴哈欧拉保护了我”，玛莎给艾拉·库珀写信说，“最好还是别说这些事了，我不想再提”。[5] 1927 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将阿道夫·希特勒推上了首领的宝座，他试图消除宗教的影响，因此，演讲时朝玛莎大声叫嚷的人应该不是布尔什维克成员，而是纳粹党人。

尽管如此，玛莎依然很开心。有哈里和安妮·罗默在柏林陪着她，玛莎觉得无比幸福，她说："跟安妮在柏林的这两个
266 星期，我简直过着天堂般的生活。"[6]此外，罗默夫妇也在玛莎和都市生活之间起到了缓冲的作用。安妮说："令人奇怪的是，像她这样一个游历世界的人，居然害怕在大城市里穿行。"[7]

然而，当玛莎孤身一人前往北部国家时，罗默夫妇这把保护伞、这块缓冲垫也就随之消失了。她悲伤地说："离开亲爱的安妮·罗默，我真的很伤心！她有着母亲一般的眼睛，她就像一位天使。在这里，我们日日夜夜共同工作，非常开心。"[8]

玛莎将瓦尔内明德也纳入了自己的行程，放在罗斯托克和什未林两地之间，然后按照原计划去汉堡。不管地方大或小、不论大型集会还是私人聚会，玛莎都会前去发表演讲，内容多是关于巴哈欧拉天启这条和平之道，以及世界语这种和平语言，因此，玛莎的演讲日程总是满满的。

2 月 28 日，玛莎抵达哥本哈根，在那里受到了乔安娜·索伦森的迎接。乔安娜·索伦森是一名美丽年轻的巴哈伊，忠于巴哈伊信仰，她的居住地附近没有其他巴哈伊，因此对她来说，玛莎来到这座斯堪的纳维亚城市无疑是一件最好的礼物。乔安娜根据玛莎的建议和指示，已经做好了演讲安排。

为了充分利用公众演讲之前的那段时间，玛莎和性格内敛的乔安娜走访了当地三家最大的报社，向报社编辑们讲解了巴哈伊信仰，并送给他们一幅阿博都-巴哈的照片，以及一些英语和丹麦语版本的巴哈伊书籍，这些书籍的翻译都是出自乔安娜之手，翻译得非常出色。接着，玛莎向丹麦的国王、王后及王子写了一封信，随三本巴哈伊书籍一起交给了王宫。不过这些王室成员当时不在王宫。到哥本哈根还不到数小时，玛莎就开始传播巴哈伊天启，响应神召了。她的行动很快有了收获。数家丹麦语报纸刊登了三篇优秀的巴哈伊文章，为玛莎接下来在当地居民中的演讲做好了铺垫。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多信奉基督教，以新教徒为主。为了顺

应当地人们的宗教情感，玛莎于 3 月 1 日发表了首场名为《巴哈伊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的演讲，[9] 哥本哈根大学比较宗教学 267
教授的儿子担任此次演讲的翻译。

由此，玛莎代表巴哈伊信仰发起了一场传导运动。在哥本哈根及其周边地区的一个星期里，玛莎不停地用英语和世界语发表演说、接待访客、讲解巴哈欧拉天启和传播巴哈伊信仰。世界语学者不断为玛莎的巴哈伊工作提供援助与支持；每到一座城市，当地的世界语学者就会帮助玛莎宣传演讲、发送邀请函，并亲自出席各种演讲。随着旅行的继续，玛莎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愈加浓烈；同样，玛莎在他们之间的知名度也与日俱增。除了实用物品之外，他们还送给玛莎一些可供赏玩的礼物，比如他们在哥本哈根送给玛莎一大束粉红色的丹麦郁金香。

在旅途中，经常会发生一些偶然或者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也为玛莎的旅途生活平添了几分新奇与刺激。在哥本哈根，玛莎在一本电话簿上查找罗伊·威廉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的名字在丹麦太常见了，许多人都姓“史密斯”。于是玛莎挑了一个号码，拨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一名男子，该男子是斯堪的纳维亚真空油公司的负责人，他很高兴与玛莎通话。“不到十分钟，他就开车过来，他说自己并不知道谁是威廉先生，不过他对灵性问题十分感兴趣，如果需要帮忙，他愿意倾尽全力。”[10] 很快，他在埃尔西诺（赫尔辛格的旧称）的国际人民学院为玛莎安排了一次演讲。（这里是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故事的发生地。）他和妻子开车送玛莎到埃尔西诺，一起在宾馆吃了顿饭，然后参加了玛莎的演讲；演讲结束后，夫妇两人开车载玛莎回他们乡下的房子，请她吃了一些茶点。

经过询问这个新朋友得知，玛莎要找的人，也就是威廉先生的朋友，居然是他的弟弟、弟媳和妹妹。他们也打算陪同玛莎去埃尔西诺，于是这就变成了一件家庭事务。星期天，玛莎受邀去这位长兄家里赴宴，并在主人的书房里翻阅了一些珍贵的宗教书籍。据玛莎回忆：“此人彬彬有礼，待客热情，乐于

268 帮助陌生人，因此他才有幸听到了巴哈欧拉。他说他正在等待一位世界传导者或先知，不过他一直以为他要等的人将出自丹麦。”[11] 此人的仁爱和慷慨令玛莎甚为感动。玛莎还从朋友口中得知，此人变卖了父亲留给他的遗产，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孤儿院，还有一座老年管家和女仆收养所。这次偶然的电话居然给玛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回报。

玛莎四处旅行，广交朋友，而这些朋友之间也经常相互认识，这样可以帮助玛莎缓解许多紧张场面。在丹麦，有几个玛莎朋友的朋友就住在这里。在埃尔西诺，玛莎遇到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从杰西·雷维尔（Jessie Revell）那里听说了巴哈伊信仰，而杰西·雷维尔恰好是玛莎在费城的老朋友。有一位美国妇女认识鲁哈尼·拉蒂默（四年前玛莎乘坐加贺丸号轮船去日本的时候，鲁哈尼·拉蒂默为玛莎送行）。丹麦全国妇女委员会主席曾在自己的演讲中介绍过玛莎，她同时也是丹麦政府驻日内瓦国际联盟的候补代表，她与玛莎正是在日内瓦认识的，她也渴望更多地了解巴哈伊信仰。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丹麦妇女，她曾在德黑兰住过一段时间，认识苏珊·穆迪（Susan Moody）博士、伊丽莎白·斯图尔特（Elizabeth Stewart）、克洛克（Clock）博士和莉莲·卡佩斯（Lillian Kappes）。这四位巴哈伊正在伊朗最艰苦的地方坚守着自己的职责，他们的精神与成就让这名妇女无比钦佩。玛莎拿出了最近一期的巴哈伊杂志《西方之星》，上面正好有他们的照片，以及关于他们工作的文章。这样，玛莎和这个妇女之间搭起了一座信任和友谊的桥梁，这也是一次团结的经历。

玛莎踏上了从哥本哈根到布拉格的漫长回程，此行如此舟车劳顿，就是为了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和平大会。她在但泽稍作停留，为 7 月份即将在那里举行的全球世界语大会做好安排。接着，她从但泽前往柏林，为她在布拉格的演讲做好准备。她相信，她肯定能在此次布拉格大会获得至少两次演讲机会。

演讲采用的是世界语，玛莎对演讲稿字斟句酌，力求完美。

她准备在演讲中引用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关于世界和平、儿童教育，以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的论述。哈里和安妮·罗默全 *269*
力帮助玛莎，演讲稿一再修改、润色。玛莎心里清楚，她的下一个任务就是背记这些演讲稿。玛莎随身携带着演讲稿，随时背记，以确保演讲万无一失。

在柏林的时候玛莎就被告知，她不能在布拉格的和平大会发表演讲，只有那些在学校有过和平教学实际经验的人才有资格。尽管如此，玛莎还是在 4 月 17 日来到布拉格，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式。玛莎坚信，虽然有人否定她的资格，但她还是要为自己争取机会。她热情而虔诚地祈祷着。玛莎后来得知，有一名演讲者摔坏了腿，不能参加演讲。玛莎回忆说："我立刻找到了大会主席，我告诉他，我已经准备好了一篇演讲，并且我还会用世界语演讲！他听了之后感激万分。当天已经安排不了演讲了，主席于是把我的演讲放在了第二天晚上。布拉格的机会大门向我敞开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12] 要对玛莎的计划设置障碍，一般是难以实现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玛莎继续得到贵人相助。她遇见了外交部长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s）博士，就是他宣布了和平大会的开幕。爱德华·贝奈斯博士邀请玛莎到王宫，他们在那里聊了很多，从中玛莎得知，爱德华·贝奈斯博士一直在阅读玛莎上次送给他的那些巴哈伊书籍。

在布拉格，玛莎还遇见了乌克·埃希特纳。玛莎把巴哈欧拉信仰首次带到捷克斯洛伐克，这位年轻人就吸取了巴哈伊的教义，并通过巴哈伊书籍丰富了自己的思想。乌克·埃希特纳会说五种语言，现在，他正在利用自己的语言天赋翻译巴哈伊著作。他不分日夜地帮助玛莎，在玛莎演讲的那天晚上，他提前一个小时到场，然后在会堂跑上跑下，向与会者分发巴哈伊资料，与他们讨论巴哈伊信仰。在玛莎演讲之前，听众基本上都阅读过了玛莎的演讲材料，对玛莎的演讲内容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玛莎称这位二十一岁的年轻人为"布拉格最优秀的世界

语学者”。[13]

此次布拉格和平大会本不在玛莎的原定计划之列，因此，玛莎的开销严重超支。她现在要原路返回，也就意味着她必须
270 付出双倍的交通费、膳宿费和其他费用。不过，玛莎用才智和机灵解决了这个问题：她卖了一件礼物。

在汉堡，玛莎收到了伦敦的来信，信中说伊朗马什哈德的巴哈伊正准备给她寄一份巴哈欧拉书简，此外还有一绺巴哈欧拉的头发和一张漂亮的波斯祈祷跪毯。这张跪毯外观精美，手感柔和。得知这个消息后，玛莎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与谦恭之情，她向马什哈德的巴哈伊写了一封信：

> 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内心的喜悦，马什哈德灵理会的这封信给我带来了渴望已久的幸福与确认，它给我注入了新的前进动力。能够收到巴哈欧拉的书简和祂的头发，我真的无法言语自己的感激之情；我相信，这份书简将会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影响巴哈伊圣道在欧洲的传播。衷心地感谢你们！[14]

玛莎向哈里·兰德尔寄了一份致波斯巴哈伊信函的副本，她还在信纸的顶部和侧边写下了自己收到这些礼物后的感受：

> 马什哈德的朋友准备送给我一绺巴哈欧拉的头发、一份巴哈欧拉的书简和一张呼罗珊跪毯。这些礼物太好了，我感受到了他们浓烈的爱！我虽然受之有愧，不过心中还是感激万分！这些礼物应该送给玛丽王后殿下——即便我心中万般不舍。当然，我只是暂且保管，我知道留下它们大有用处，也许巴哈欧拉希望将它们送给玛丽王后。[15]

在这封信寄出去之前，这些礼物的归属问题已经确定。玛
271 莎在这封信上再次附了一句话：“我准备在 3 月 15 日将巴哈欧拉的神圣头发与书简等珍贵礼物赠予玛丽王后。我已于 3 月 13 日写信告诉王后此事。”[16] 这份无比珍贵的礼物还没等到达玛莎

的手上就转送给王后了，即便如此，玛莎觉得让王后拥有这份礼物或许更能影响巴哈伊圣道的历史。

还有一件礼物是一张漂亮的呼罗珊祈祷跪毯。玛莎两个月后写道：

> 我多么希望你能看到那张外观精美、手感柔和的跪毯。我在布拉格的时候收到了这份礼物，只有巴哈伊才能明白我为什么会卖掉这张珍贵的跪毯换钱花。它就像巴哈欧拉赐予我的神圣确认，承蒙巴哈欧拉的福佑，我才得以从哥本哈根赶往布拉格，在那场重要的和平大会上响应神的号召。（虽然开销很大，但是结局是成功的。）

玛莎还给波斯的巴哈伊写了一段长长的文字，她在该段的末尾写道：“承蒙各位的期望与厚爱，我将努力成为一名更好、更优秀、更崇高的巴哈伊。这张跪毯也是我的灵性之毯，它是我灵性的眷念和享受，我会永远记住这份礼物。”[17]

在去布拉格传播巴哈欧拉和平教义的道路上，玛莎虽然遇到了种种阻碍，但是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同时也得到了无数帮助，为传导铺平了道路。玛莎二者都经历了，她坚定地克服了前者，很好地利用了后者。

第三十一章　向北出发

布拉格的成功让玛莎士气大振，再加上身体恢复，玛莎继续向北出发，前往波罗的海国家。在一些世界语学者的邀请下，玛莎于 1927 年 4 月的第三个星期在德国的斯德丁（现波兰的什切青）发表了一场演讲。演讲结束后，大批观众离场，但是仍有四十五名听众不舍离去，大家留下来一起讨论巴哈伊信仰，直至午夜时分。

第二天早晨，玛莎向北开始了漫长了波罗的海国家之旅。她的出行信息多是用英语以外的外文写成，因此，立陶宛的考纳斯（Kaunas, Lithuania）拼写为“Kovno, Litva”（俄语拼法）；爱沙尼亚的塔林（Tallin, Estonia）拼写为“Reval”（德语拼法）；赫尔辛基拼写为“Helsingfors”（瑞典语拼法）；布拉格拼写为“Praha”（捷克语拼法）。

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国在 1918 年之前一直归属于俄罗斯。20 世纪 20 年代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是一段短暂的独立期，因为它们很快将被纳入苏联的统治之下。玛莎知道，这些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斗争，她感慨它们居然敢于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一名拉脱维亚人告诉玛莎，拉脱维亚处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欧洲的“交汇处”，而玛莎认为“壁垒”这个词更贴切。[1]

第一站在考纳斯停留，玛莎收获甚微，因为当时正值立陶宛的假期，演讲通知需要提前很久宣布，再加上立陶宛处于军事统治之下。不过，玛莎还是见到了外交部部长，托他将一些书籍转交给总统。她还走访了立陶宛大学，见到了一名年轻的教授，此人毕业于芝加哥大学。

玛莎总是提前给世界语学者写信通告自己的行程，以方便他们安排演讲。在绝大多数国家，他们可以很自由地为玛莎安 273
排演讲；而在考纳斯，他们只能去宾馆拜访玛莎。

玛莎为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和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世界语学者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见面环境。当火车抵达里加时，大批世界语学者聚集在火车站迎接玛莎，大家手举着象征希望的绿色世界语旗帜。报社的摄影师也在等着为玛莎拍照；一些记者亲临玛莎的宾馆采访，采访报道很快出现在四家报纸上，该文章分别使用了三种语言，即拉脱维亚语、德语和俄语。世界语学者为玛莎在盎格鲁—拉脱维亚俱乐部安排了一场演讲；此外，他们还在总统府安排了一场演讲，外交部部长出席了此次演讲，并当场将那些巴哈伊书籍转交给了总统。拉脱维亚国务卿还答应代玛莎向当地的一所大学捐赠两本书。

二十五名朋友半夜陪同玛莎到火车站，为她送行。初到波罗的海国家，玛莎没有半个亲朋好友；而离开时，她就像一位灵性的花衣魔笛手，人们纷纷跟随着她的爱之歌。这些世界语学者为玛莎在火车上找了一个极为舒适的座位，对此，玛莎非常感动，她说：

> 一个世界语男孩离开演讲厅，提前两个小时去了火车站。他在火车上找了一个最好的位置，然后坐在那里为我占座。我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直到我走上拥挤的火车，才发现那个小英雄正坐在那里，于是，我们大家一致为他叫好。现在你应该不奇怪，我为何如此喜爱这些世界语学者，为何如此感激他们了。他们的大恩小惠为我打开了欧洲之门。

如果没有那个男孩，玛莎就坐不上这么好的位置。她乘坐的是三等车厢，火车破旧不堪，它以前是西伯利亚铁路上的火车。火车只能给每位乘客提供乘坐空间，毫无舒适可言。玛莎写道：“车厢顶部悬挂着厚重的木板，如果能把这些木板固定住，就

可以供所有乘客当卧铺。”虽然火车的条件比较原始和艰苦，
274 但是在玛莎看来，“这是穷人能够乘坐得起的最好车厢了。”[2]

这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旅程，玛莎在硬木板上坐了整整一天一夜，铁轨凹凸不平，地势高低起伏，火车格外颠簸。尽管如此，玛莎在火车上还是感受到了家的氛围，缓解了旅途的艰辛。“母亲的羊毛披肩在哪儿都能当一个软坐垫。”[3] 她看着身边的那些穷人，他们的眼睛里没有高傲，也没有阶级意识，有的全是爱。玛莎心想，如果此刻阿博都-巴哈在场，祂会多么仁爱地对待这些乘客啊！玛莎坐在这些人中间，虽然火车的条件很恶劣，但是大家都在彼此传递着爱。

1927 年 5 月初，玛莎抵达爱沙尼亚的塔林。四名世界语学者在宾馆采访了玛莎，玛莎全程用世界语接受采访。现在，玛莎使用世界语已经得心应手，这项交流工具也为玛莎在国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关于这份采访报道，其中两人用爱沙尼亚语写成，一人用德语，还有一人用俄语。这四名采访者都是诗歌或者短篇小说的写作高手，他们仔细对比各自的文章，尽量让每篇文章都各不相同，各有特色。他们的这种独特性和创造性令玛莎这位专业人士也不禁赞叹。

此外，报纸的效率也令玛莎惊叹。当另外一名记者到宾馆采访玛莎时（这一次用英语接受采访），玛莎写道：

>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采访结束五小时后，报纸居然已经开始发售。这是波罗的海国家出现的最好的文章之一，他“抓住”了巴哈伊教义。后来他再次过来了，他对巴哈伊圣道格外感兴趣，于是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他此前从未听说过巴哈伊圣道，直到他来宾馆采访我那天。[4]

玛莎抵达里加后，拉脱维亚外交部部长派了一辆汽车和一名秘书带着玛莎四处观看，就像拉脱维亚，甚至军事统治之下的立陶宛的其他那些部长们所做的那样。作为回报，玛莎也从一本书的封面上找到了一些巴哈欧拉的圣言作为礼物，赠送给

部长们。玛莎也将同样的礼物送给了当地的美国领事馆。

世界语学者再次为玛莎在里加安排了一场大型的公众演讲。这些世界语学者就像玛莎的大家庭，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巴哈伊无异。现在是一年之中天气温和的季节，玛莎应该继续她的旅 *275*
行了，她准备穿越波罗的海抵达芬兰。临行之际，这些世界语学者向玛莎赠送了许多鲜花和书籍，为她送行。

自 1923 年 3 月玛莎离开西雅图前往横滨，至今已四年有余。她的下一站将是芬兰、瑞典和挪威，然后于 7 月底去波兰的但泽参加世界语大会。艾拉•库珀、莉娜•李（Lena Lee）和鲁哈尼•拉蒂默等人送给了玛莎一些衣物，这样，玛莎的衣柜又丰富起来了，这些衣物足以应付接下来繁忙的几个月。这些衣物包括女用内衣、睡衣、衬裙，此外还有一些暖和的衣服，因为这些北欧国家的天气较冷。这些衣服有些是在日内瓦收到的，有些是在伦敦，更多的是在柏林。玛莎感觉好长一段时间都不用为穿衣服而发愁，也不用花钱买衣服，可以把省下的钱花在签证、车船费和膳宿费上。

玛莎发现，生活在赫尔辛基（芬兰最南部城市）的芬兰人非常开放、热情，没有偏见且渴望真理。她在 1927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到达芬兰，并在那里待了两周。在第一周，玛莎埋头写作，然后在第二周告知世界语学者她的到来。很快，他们为玛莎安排好了演讲。第一场演讲是在一座公园里，场下有四百多名听众，玛莎描述说，这些听众“非常配合，他们很安静，很有秩序”。[5] 此外，玛莎一如既往地拜访了一些编辑、政府官员以及芬兰总统，走访了一些图书馆与和平社团，并向他们赠送了巴哈伊书籍。

离开芬兰之前，玛莎还向北去了一趟图尔库，这里是芬兰的第二大城市，以及大学和学术的中心地。由于在此只停留六个小时，玛莎没有时间发表演讲。不过，她在火车上认识了两位教授，他们都是世界语学者，两人向大学的人们介绍了玛莎，并帮助玛莎向图书馆捐赠了一些巴哈伊书籍。

在芬兰的时候，玛莎明显感受到了印刷文章具有比较持久的特点，哪怕是流通时间较短的报纸文章。一年多以前，她曾向维也纳的一家报纸发表过一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多次重印，
276 在芬兰以及其他玛莎去过的地方流传。玛莎的两名图尔库陪同之前从未听说过巴哈伊信仰，直到后来在一家芬兰的报纸上读到玛莎的文章。现在，他们又陪在玛莎的身边，耳濡目染，从而愈发迫切地渴望了解巴哈伊信仰，也开始关注巴哈伊的消息和进展了。

玛莎从图尔库乘船穿过波罗的海，抵达瑞典东海岸的斯德哥尔摩。她在瑞典的第一场演讲是在一所私立学校，王太子及其儿子均出席了演讲。这一回，印刷文字的生命力又一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有一位听众是教授，他在哥德堡的一家报纸上阅读过玛莎的文章；玛莎后来得知，这位教授向她索要过一些巴哈伊书籍，并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这本书列入了他的大学演讲清单中。

刚到瑞典不久，玛莎便向瑞典的王室成员即维多利亚女王和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ph）王太子赠送了一些书籍。女王的侍女和王太子的男爵分别代表主人向玛莎表达了谢意。这两名仆人就像文学品尝师，先等他们阅读完毕后，再将这些书籍呈递给自己的主人。不过，这些灵性思想在王室家族引起的轰动远不及此前的布加勒斯特。

旅行的具体细节和城市的选择全部交给世界语学者决定，他们负责去火车站迎接玛莎，然后带着她四处旅行，其中包括乌普萨拉市的一家大学俱乐部。居住在乌普萨拉市的一位瑞典大主教也接受了玛莎的拜访，两人畅聊甚久。临走前，玛莎送给他两本重要的巴哈伊书籍，即巴哈欧拉的《笃信经》和埃斯尔蒙特医生的《巴哈欧拉与新纪元》。[6]

许多社团组织在这些北欧城市为玛莎提供了演讲平台，其中包括见神论者组织和那些日益壮大的和平社团。在斯德哥尔摩，所有和平组织的主席一齐去宾馆拜访玛莎，大家在一起整

夜畅聊，探讨巴哈伊原则对世界和平的促进作用，收获颇丰。这些人都是和平的使者，他们向玛莎开具了其他北欧国家和平 277
社团的介绍信，然后陪同玛莎访问了斯德哥尔摩的市长林德哈根（Lindhagen）先生。于是，市长先生成为了玛莎的挚友，并参加了但泽世界语大会的巴哈伊会议。后来，他还成为了玛莎联络纽约詹姆斯敦瑞典籍市长的中间纽带。玛莎的朋友已经广布四海，这为她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团结天启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瑞典全国世界语大会是玛莎瑞典之行的重头戏。她在一座大型的剧院里发表了一场名为《巴哈伊运动与世界语》的演讲，台下观众如云，演讲经广播直接播出。[7] 这是玛莎首次同时面对广播和观众发表演讲，她以前都是在一间录音室里发表广播演讲，因此，这一次也令她大长见识。玛莎为媒体精心准备了一份演讲稿，六家报纸刊登了演讲的摘要。最后，通过现场观众、无线电广播和报纸，成千上万人分享了玛莎的演讲。

由于频繁的使用，玛莎的世界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她此前于 1925 年在日内瓦参加了世界语初级考试；现在，她已经准备好参加世界语高级考试了，该考试每年在瑞典世界语大会上举办一次。玛莎和四名瑞典男士参加了考试，她通过了写作、答辩和翻译测试，并于 1927 年 6 月 6 日获得了世界语资格证书。此外，还有一项口语考试，旨在测试应试者的发音和语法。玛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每一项考试。

在斯德哥尔摩，玛莎拜访了一位 H．蒂兰德（H. Thilander）先生，此人虽然耳聋目瞎，腿脚残废，但是能力出众，异于常人，可谓身残志坚。他负责出版了五家举世闻名的盲人杂志。他曾经阅读过玛莎的一篇文章，从此渴望进一步了解巴哈伊信仰。与玛莎见面后不久，他遂将“大本”译成了布莱叶盲文，并将 278
七百份作为增刊附在他的月刊杂志上。他不断努力，将更多的巴哈伊书籍传递给了盲人，而其中的费用多由玛莎的美国朋友承担。

1927 年 6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玛莎穿过瑞典，前往挪威奥

斯陆。在奥斯陆，玛莎收获了一次重要的传导经历：

> 我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关于世界语和巴哈欧拉和平计划的广播演讲，该演讲在全欧洲范围内播出。我提前向五十个城市（包括各国首都）的世界语学者写了信，让他们在报纸上刊登演讲的消息。奥斯陆的世界语学者热情友善，工作效率极高。（斯德哥尔摩的世界语学者中有些人还是教育学家、编辑和国会议员。）他们对我的帮助之大，我无以言表。我对他们感激不尽。[8]

尽管行程紧凑，玛莎还是抽时间看望了阿道夫·达尔（Adolph Dahl）夫妇在挪威的亲戚，他们两人在匹兹堡的时候是一对热心虔诚的巴哈伊工作者。

玛莎从奥斯陆出发，首先乘坐火车，然后经过三个小时的汽车抵达瑞典西南部城市乌德瓦拉。乌德瓦拉是一座边境城市，有两名瑞典巴哈伊未能借玛莎在瑞典之机与她相见，也没有取得挪威的签证，因此他们带了一名纽约布鲁克林的巴哈伊（此人也同样生活在瑞典）与玛莎在此见面。当时正好发生月食，天气阴沉；此外，乡下经常受到暴雨的侵袭，其实玛莎在挪威的每一天天气都是如此。尽管如此，玛莎回忆说：

> 那一天，我们四位巴哈伊无比高兴，那是我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埃里克松（Erickson）夫人在这座边境小城里找了一栋房子，我们在房子楼上的小屋里举行了五小时的聚会，真希望你们当时也在场。我们还自带了午餐，那真是一场天国般的盛宴啊！[9]

对于这些瑞典巴哈伊来说，这次聚会最令人难忘之处，莫过于鲁德（Rudd）夫人（来自瑞典博维肯的一名巴哈伊）为大家翻
279 译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其中的一些部分。

在一处著名的滑雪胜地发表完演讲后，玛莎参加了在挪威

西南部城市沃斯举办的挪威年度和平大会。她于 7 月 3 日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向与会者散发了一些巴哈伊资料，并结识了某些和平拥护者和编辑，他们在各自的刊物上刊登了关于巴哈伊和平计划的文章。虽然沃斯之旅路途遥远且开销巨大，但是此行取得了积极的反响，也算物有所值，不虚此行。

玛莎北欧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卑尔根，这里是挪威最大的港口城市。她将这里最后的两天时间全部花在媒体身上，与报社记者见面，“通过卑尔根电台发表演讲”，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10]

1927 年 7 月 8 日，玛莎乘船离开卑尔根，顺着北海向南驶往荷兰的鹿特丹。接着，她打算乘坐火车前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参加那里于 7 月 17 日举行的第七届全球社团联合大会。在预订前往鹿特丹的船票时，玛莎为了省钱选择了三等舱。三等舱的舱室就像一个集体宿舍，乘客毫无隐私可言，且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必须窝在这个小舱里，非常不舒服。然而就在此时，玛莎再次得到了意外的帮助：

> 汽轮公司的董事长听过我的广播演讲，他对和平非常感兴趣，于是邀请我在汽轮局见面。他替我换了船票，亲自在船上挑选了一间最好的舱室，并告诉船长将此舱室留给我一人用。我给他写了一封感谢函，并附上一本《弘扬世界和平》。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见面，因为我为了这次额外的国际大会已经省之又省了。自五年前我乘船离开美国，我再也没有坐过头等舱。[11]

玛莎无私地传播着巴哈欧拉天启，同时也受到了别人的友好对待。1927 年春季和初夏，玛莎在北部国家的旅行再次让她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玛莎发现，除了巴哈伊，世界语学者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可以为她提供演讲平台。接下来，玛莎将会在布鲁塞尔和其他地方发表更多的演讲。

280

第三十二章　1927 年夏天

旅行的开销很大，尤其在挪威和瑞典。挪威的和平大会虽然收获颇丰，但是，花费超出了预算；瑞典乌德瓦拉边境大会的开支也在预算之外。玛莎从自己的存款中额外支取了七十五美元，可是钱很快花完了，于是，她再次写信取钱。然而，罗伊•威廉寄的支票未能及时到达，而但泽的大会又需要花钱，情急之下，玛莎找到了朱莉娅•卡尔弗，请求她的帮助。朱莉娅•卡尔弗慷慨解囊，她承担了玛莎在此次大会的两次巴哈伊会议上全部开销的一半。

去但泽之前，玛莎去了一趟布鲁塞尔，参加了那里举行的全球社团联合大会。7 月中旬的布鲁塞尔酷热难耐，远没有北欧国家那般凉爽；再加之此前在瑞典和挪威过度劳累，玛莎不幸病倒了，只好停下来休息几天。这样，玛莎不得不放弃期望已久的安特卫普之行，不过这也给她腾出了时间来写信，并且为即将在但泽举行的大会做足了准备。

全球社团联合大会在布鲁塞尔的世界宫举行，玛莎代表守基•阿芬第向与会者致以了问候，并就巴哈伊信仰的原则发表了演讲。大会主持保罗•奥特莱（Paul Otlet）将玛莎的演讲翻译成了流利的法语，他本人也发表了演讲，谈到了如果这些巴哈伊原则得以遵守和实践，其对文明的影响该如何。此外，此次大会还在世界宫开设了一块巴哈伊永久展区。“谁会挺身而出呢？”玛莎问道，“我相信，只要有人开了头，所有的国家都会有所表示，他们就会送一些书籍、杂志和图片过来”。[1]

现在是时候前往但泽了，去参加 1927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281 3 日在那里举行的第十九届全球世界语大会。为了安排和准备此

1927 年 7 月 31 日，第十九届全球世界语大会在波兰的但泽（现称格但斯克）举行。玛莎·鲁特（站立，穿白色衣服）代表巴哈伊信仰种植了一棵橡树，纪念全球世界语大会举办二十五周年。

次大会，玛莎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当玛莎得知大会准备种植一棵二十五周年纪念树，以纪念世界语大会举办二十五年的历史，她立即致信海法，请求寄送一些巴哈欧拉、巴孛和阿博都-巴哈陵殿的土壤；此外，她还致信罗伊·威廉，让他同样寄送一些新泽西州西恩格尔伍德市的土壤，因为阿博都-巴哈曾于 1912 年在那里发表过演讲。

随着世界语在全球范围的广泛传播，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全球世界语大会。这是玛莎第三次参加全球世界语大会，也是巴哈伊信仰第三次正式出席该大会。在开幕会议上，玛莎代表守基·阿芬第向大会致以了问候。同样，此次大会将举办两次巴哈伊会议，其中第一场巴哈伊会议是本次大会的重头戏，德国世界语学会主席恩斯特·克利姆克（Ernst Kliemke）博士在 *282*
会议上发表了演讲。玛莎主持了第一场会议，她的心情格外愉悦，因为，克利姆克博士不久前刚成为一名巴哈伊。玛莎在第二场

巴哈伊会议上做了主要演讲，演讲题目是《巴哈伊关于死后来生的科学证据》。[2]

纪念树的种植仪式在两场巴哈伊会议期间举行，玛莎向仪式献上了从巴勒斯坦海法和新泽西州西恩格尔伍德市带来的土壤，她也因此获得了一次额外的演讲机会，向数百名听众讲述巴哈伊信仰。大会将一棵橡树种植在了一片新广场上，并将该广场命名为世界语广场。全世界汇集而来的土壤象征着普世精神，它生出并养育了这株橡树。

参加这种大会的乐趣之一就是认识全世界的新朋友，并与旅行途中结识的老朋友重逢叙旧。玛莎越来越看重这些区域和国际性的集会，不管是和平集会、世界语集会、教育集会还是宗教集会。许多与会者在会上听到巴哈伊教义之后，似乎对它们格外感兴趣，特别是那些年轻人。

由于大会结束后玛莎还有大量的写作任务，于是，她接受了朱莉娅·卡尔弗的邀请，前往日内瓦拜访她。朱莉娅·卡尔弗在日内瓦的公寓很小，不过她每天都在巴哈伊宗教局上班，因此玛莎可以获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

全球世界语大会一结束，玛莎立刻乘坐火车离开了但泽。途中陪伴玛莎的还有旧金山的露西·马歇尔（她一直是玛莎的好朋友）和西雅图的约翰·库珀（John Cooper）。玛莎中途在柏林停留了一天，参加了当地举办的一次会议，并且拜访了一些巴哈伊，其中有一位巴哈伊名叫巴迪乌拉·马哈茂德扎德，此人是一名灵性极高的波斯人，当时居住在俄罗斯。他在其他几位朋友的协助下，本想帮助玛莎办理一张俄罗斯的签证，这也是玛莎但泽之行结束后想去的地方，然而遗憾的是，签证最终还是没有办成。在绝大多数地方，玛莎传播巴哈伊信仰的宣传本来有助于她传导，可是在俄罗斯它却成了玛莎的绊脚石，因为在俄罗斯，谴责宗教的呼声愈发高涨，而探索灵性的氛围已然降至冰点。巴哈伊正开始遭到迫害，位于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的第一座巴哈伊灵曦堂也很快被苏联人占领了。

283

日内瓦是一个世界中心，这里拥有三百多个国际社团。在这里，玛莎看到了向全世界游客传播巴哈伊信仰的机会。此外，

她还很高兴遇到了许多美国来的巴哈伊。8 月的主要任务是写作，玛莎需要一个清净的写作环境。她在布鲁塞尔的时候便给朱莉娅写信说：

> 如果我在大会结束后立即过来，公寓里是否只有你我二人？你觉得我在那里能完成大量的写作工作吗？我能否每个星期闭门写作几天？用餐我可以自己照顾，不劳你费心。我必须在 8 月份完成写作任务。不过，我们也可以偶尔举行聚会，约朋友见面。[3]

玛莎计划等到 9 月份的时候，集中精力发表一些巴哈伊信仰的演讲，因为在 9 月份，不仅国际联盟，许多其他国家组织都处在开会期。此外，玛莎希望芒福特 • 米尔斯和德雷富斯 – 巴尼夫妇也能受邀发表演讲。

与朱莉娅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里，玛莎不仅写一些与当下活动有关的文章或记录，她还在为将来的冰岛之旅做准备。她向冰岛的十九个地方（收件人姓名和寄送地址全部保存在玛莎的地址簿里）寄送了一些巴哈伊书籍，开始在这些地方播撒圣道的种子。

玛莎的行李物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巴哈伊书籍。她在许多国家旅行，途中向各国人散发了数百本书籍。由于刚到一个地方，新书补给不能保证到达，或者停留时间过短，书籍来不及收取，玛莎只好随身携带着大量书籍。等到在某个地方长时间生活时，再补充新的书籍。

守基 • 阿芬第看到了玛莎的卓越贡献，他向全世界的巴哈伊写了一封信，该信后来刊登在 1929 年 4 月刊的《巴哈伊通讯》 *284*
上。信末尾写道：

> 如此热切的服务，如此珍贵的灵魂，我呼吁所有的巴

> 哈伊和巴哈伊灵理会要竭尽所能帮助玛莎。无论她在哪里，但凡有需要，大家须快速及时、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要以玛莎的高标准服务为榜样，从内心深处为玛莎无止无尽的崇高服务而祈祷。[4]

守基·阿芬第的呼吁得到了积极响应。不管玛莎在哪里，只要她需要书籍，就会有成箱成箱的书籍送到她手里。

玛莎在日内瓦一直待到9月中旬，并参加了国际联盟的集会。完成写作任务后，她还为自己和来访的巴哈伊准备了一些演讲和讲座。她时常也会照顾朱莉娅，并在巴哈伊国际宗教局帮助朱莉娅接待访客，分发巴哈伊信仰的材料。

全世界的人都在盼望着巴哈欧拉天启，因此，玛莎必须再次出发了。

第三十三章　回到巴尔干半岛

1927年9月19日，玛莎离开日内瓦，她穿过瑞士和意大利，前往巴尔干半岛，准备在那里待数月。她中途在亚得里亚海附近的的里雅斯特（意大利东北部港市）稍作停留，然后继续前往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最后抵达罗马尼亚。她打算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待两个星期，同时与玛丽王后进行第二次会面。布加勒斯特被誉为“巴尔干半岛上的巴黎”，玛莎如是描述该城：

> 无比迷人，如此与众不同……胜利大道是布加勒斯特最著名的大街，它就像一幅优美的画面，展示着罗马尼亚人的高贵生活。街上经常拥挤不堪，因此人们不禁惊奇，这些如潮般的汽车和马车是如何穿过这条狭窄道路的……玛莎喜欢乘车穿过这条大道，然后抵达自己的小宾馆。[1]

在布加勒斯特，玛莎发表了一些演讲，给报纸撰写了一些文章；不过，她的主要目的是拜访玛丽王后。10月9日，玛莎再次收到了王后的邀请，当时除了王室成员之外，王后没有其他的访客。罗马尼亚国王费迪南德于1927年7月20日去世，王后那个时候还处在服丧期。

当时，玛丽王后正住在锡纳亚的佩雷修夏宫，这座夏宫建在喀尔巴阡山上，玛莎必须乘坐四个小时的快速直达火车才能到达。玛莎随身只带了两件行李，一件装着王后的礼物和为此次特别访问而准备的白色连衣裙；另一件装满了个人用品和换洗的衣物。那一天下着倾盆大雨，玛莎赶到了火车站。突然，

一个小偷从玛莎手中夺下一件行李箱就跑，幸好抢走的是那件
286 不太重要的行李箱。玛莎心想：“如果我追上去，我可能抓不到他，反而耽误了火车，这样一来就会错过拜访玛丽王后的机会。所以，我就不要那件行李箱了！”[2]

玛莎冒着暴雨抵达了锡纳亚，令她高兴的是，第二天早晨的天气晴朗明亮。这是一座漂亮的休闲胜地，这里的 10 月充满着活力。“一栋栋别墅镶嵌在山腰上，犹如一颗颗宝石沉醉在浓浓的秋意里。”[3]

玛莎没有遵循惯例，而是选择了步行至宫殿，“漂亮的车道优雅地向上延伸，行走在这样的大道上，可以尽享其中的乐趣。壮观雄伟的山脉……上面点缀着一座 17 世纪精巧别致的小教堂，犹如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不过，玛莎选择步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她介绍说（她用第三人称称谓自己）：

> 她的内心深处也渴望步行前往，怀着一颗谦卑之心拜见王后殿下，王后殿下是第一个公开发表本周期巴哈欧拉伟大原则的王室成员……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巴哈欧拉教义将会得到全世界人民的遵循和理解，而作为首位书写和阐述巴哈欧拉永久和平普世原则之力量的王后，罗马尼亚玛丽王后殿下的芳名将永世流传。[4]

山中的空气格外清新，10 月的天气也十分晴朗，玛莎的诗意油然而起，她用文字记下了彼时的山冈、修道院和教堂，这里是王室成员进行礼拜的场所。玛莎穿过一座白色的庭院，她心里暗忖，信徒安德鲁将“基督福音”带到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这里。穿过教堂，沿着一座巨大的公园向上走，两侧是许多古老且精心养护的树木。这里有两座宫殿，大的叫佩雷士宫殿，另外一座叫佩雷修宫殿，后者就是王后的住宅，由卡罗尔（Carol）国王为费迪南德国王、玛丽王后及其子女修建。“玛莎步行穿过宏伟壮丽的佩雷士宫殿，在这里，国王躺在王后的怀抱里，勇敢地进入了天国……”[5]

较小的佩雷修宫殿坐落在一座台阶式花园的中央，玛莎平 *287*
生从未见过如此壮丽的宫殿。一走进宫殿，

> 一排侍女正站在大厅里恭迎客人，这些漂亮的女子正是两年前在肯楚塞尼宫迎接她的侍女，只不过现在她们穿的是黑色衣服……其中一名侍女解释说，伊莱亚娜公主殿下仍在教堂，公主留话说，待她回来后再接客……在另外一名侍女的带领下，玛莎顺着一段宽敞的圆形楼梯上楼，这里是王后的客厅。[6]

刚到王后面前，玛莎再一次震惊于王后华美的服饰和惊艳的美貌。“但是”，玛莎说，“最令人沉醉和难忘的还是王后眼睛里的光芒和脸上温柔的笑容。”[7]

玛丽王后与玛莎谈起了1926年10月王后的美国之行，那次旅行备受媒体的关注，王后本人也受到了热情的迎接。巴哈伊阅读了玛丽王后在多家报纸同时发表的那些文章，他们虽然没有公开地欢迎王后，却在背后默默地感激王后的到来。玛丽王后希望通过玛莎对他们致以谢意：

> “美国的全体巴哈伊朋友，无论经过哪座城市，都为我献上鲜花。我的内心无比感动！不管我抵达何地，总有人在我的桌上摆放一束鲜花，而送花者却从来不留姓名，只留下每一座城市巴哈伊的爱，这些爱直接触动了我的心！没有人能够感受到这些花束对于我的意义！”

玛丽王后发表文章传播巴哈伊信仰，对此她告诉玛莎：“我俯首认识到，我也仅仅是一条传导渠道，同时，我很高兴认识到这一点。”[8]

玛莎将波斯马什哈德巴哈伊送的礼物保存了数月之久，就 *288*
是为了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将它赠与玛丽王后。玛莎在巴哈伊杂志《西方之星》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张跪毯让人过目难忘，上面题有一段巴哈欧拉的祷文，幸运的是，跪毯的中间

部分装饰着一绺巴哈欧拉的头发，闪亮发光。她……准备为这张跪毯特别制作一个框子，然后在跪毯的椭圆形图案区放一张阿博都-巴哈的小照片……”[9]

玛丽王后具有深厚的艺术审美能力，这不仅是一种天赋，而且得益于后天的熏陶，她十分欣赏这件珍贵的礼物。她这样评价跪毯上的金色文字：“其品位居东方之最，如此精美之物实属罕见！”[10]

自玛莎第一次访问以来，伊莱亚娜公主一直在研习巴哈伊书籍。公主从教堂回来后，立刻邀请玛莎到自己的房间，她的房间位于宫殿的第三层。公主在房间里问玛莎：“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巴哈伊？”[11] 玛莎发现，这是一位漂亮、庄重和甜美的公主。跟玛丽王后一样，伊莱亚娜公主也非常喜欢花，房间里的花盆和花瓶里插满了上百朵粉红色的玫瑰。此外，公主的房间里还摆满了许多灵性内容的照片（其中就有一张阿博都-巴哈的照片），以及大量巴哈伊书籍，几乎包罗了全部英文版的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著作。她告诉玛莎，她给自己的朋友赠送许多巴哈伊书籍。公主深深地被巴哈伊天启之美所触动，主动要求将那本蓝色的小册子翻译成罗马尼亚语。

当时，各种政治力量暗流涌动，正是在它们的作用下，二十年后的罗马尼亚从一个君主制国家变成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这些力量正在瓦解王室家族，而王室家族的道德形象对于罗马尼亚这个天主教和东正教社会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此时，报纸上充斥着各种流言蜚语，有一家报纸说伊莱亚娜公主跟一名海军军官私奔了，并且还捏造了私奔的日期，而那一天
289 公主正好跟玛莎在一起。玛莎给艾拉·库珀写信说：“可怜的罗马尼亚陷入了如此混乱的境地，王后的日子很艰难。但是，她从不对政治发表任何言论。”[12]

虽然玛莎在锡纳亚之行伊始便遭到了偷窃，但是她跟玛丽王后和公主的见面还是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经过此次拜访，玛莎对王后的爱与崇敬之情愈发强烈，而王后对玛莎亦是如此。

罗马尼亚的伊莱亚娜公主，玛丽王后之女，她将一些巴哈伊著作翻译成了罗马尼亚语。

玛莎满心感激地说：“她对我太好了，她亲了我两次，并且拥抱了我。此次锡纳亚之行真是太美妙了！”[13]

回到布加勒斯特之后，玛莎印刷了两千册法文版的蓝色小册子，绝大部分已经在演讲时分发出去。看到巴尔干半岛的人们生活在极度动荡之中，玛莎心急如焚，她还计划印刷其他语言版本的册子，即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和希腊语。“这里的局势极度恶劣，十分动荡，巴尔干半岛现在就是一座火药库，只要一根火柴就能引爆整个欧洲。”各种政治力量风起云涌，政府改头换面只是时间问题。玛莎觉得，这些巴哈伊教义是“这 *290*
些可怜的巴尔干民众的唯一希望”。[14]

然而，被战火吞噬的不仅仅是巴尔干半岛，战火还在向欧洲蔓延。玛莎已经觉察到了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激烈动荡，

她担心自己深陷战争而无法脱身，于是，她将自己的担忧告诉了圣护。守基·阿芬第心里明白，战争的炮火和灾难终会席卷欧洲和亚洲，然而，现在还不到战争爆发的时候，接下来几年将是一个过渡期，暂时不会有危险。圣护安慰玛莎：

> 亲爱的玛莎，关于欧洲恐或突然爆发战争一事，切勿有丝毫担忧恐惧……
>
> 战争爆发还很遥远，眼下并无战争危险。如若你在欧洲遭遇艰难险阻，你大可放心，阿博都-巴哈的家族会张开双手迎接你；如果欧洲战争果真爆发，卡尔迈勒山将是你的庇护所。请勿烦恼，现在一定要心宁气定，集中精力与智慧，坚持完成那份崇高而艰巨的任务。巴哈欧拉关注着你，天国众灵佑护着你，你是圣道的英雄和先驱。[15]

玛莎对守基·阿芬第的话深信不疑，她终于放下心来。此外，她还十分感激海法朋友对她安危的挂念，再加上卡尔迈勒山这座庇护所，玛莎就更加放心了。此时，玛莎发现前方的路途要比想象中遥远，但是她也看到了宝贵的休息时间，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恢复体能，以便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她打算回到保加利亚，她自己也渴望回去。那里有着肥沃的土壤，她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出发了。

第三十四章　保加利亚和君士坦丁堡

在前往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她打算在那里待三个星期）的途中，玛莎于 1927 年 10 月 17 日在多瑙河畔的边境城市鲁塞停留了两天。鲁塞是保加利亚的第四大城市，这里的世界语学者为玛莎在一座剧院里安排了一场演讲，五百名听众到场。除了惯常的交流方式之外，玛莎还将精力集中在教育机构，与各机构的负责人会面。

巴哈伊信仰点燃听众中的年轻人，这是常有的事情，这一次也不例外。有一位年轻人深受巴哈伊信仰鼓舞，主动提出为巴哈伊信仰服务，并希望获得信仰的任何消息。这位年轻人恐怕再也找不到比玛莎更优秀的人选来满足自己的灵性渴求，滋养内心的新花园。而玛莎也是一位出色的牵线人，她在致朋友及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会竭尽全力为不同国家的年轻人搭建沟通的桥梁，我希望我的到来只是灵性活动的开端，而要将这些灵性活动开展得更深更远，则必须依靠这些年轻人！”[1]

10 月 19 日，玛莎抵达索非亚，当地人的直率热情令玛莎无比愉悦。当时正在召开为期三天的全国妇女大会，玛莎用世界语在大会上做了演讲，此次演讲成为了打开索非亚机会大门的关键。此后，玛莎的演讲邀请排满了白天和晚上的日程，她还接受了采访，认识了许多朋友，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她告诉艾拉·库珀：“他们对我的爱之深，帮助之大，简直让我吃惊。”他们的助人之心令人敬佩：

> 有一家报纸欲将一篇名为《何为巴哈伊运动》的保加利亚语文章刊登在增刊上。我花二十美元印刷了一万册。（册

子太贵了，我只好将文章的所有内容压缩成一页。）然而，
292 他们免费为我另外印刷了三千五百册，并出资计划在下周发行一期巴哈伊专刊。[2]

玛莎身上具有一种品质，它可以促使别人帮助她，而且这种品质从未消失过。许多人愿意帮助玛莎消除困难，为她的工作铺平道路，并且竭尽所能帮助她，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对她的热情也愈加高涨。对于他们的帮助，玛莎也欣然接受。

玛莎将一些巴哈伊文章交给了报纸编辑，并建议他们阅读一些巴哈伊书籍。玛莎离开后，这些文章很快就会发表。在北欧、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等国家，编辑们似乎对巴哈伊文章非常感兴趣，这里同样也不例外，这让玛莎由衷地高兴。保加利亚最好的一家日报的编辑曾两次担任国家教育部部长，他采用过玛莎的一篇文章，并承诺以后刊登更多。

但凡有任何演讲机会，玛莎就会出城前往。有一次，玛莎在萨莫科夫的一所美国学校获得了一次演讲机会，四百名听众到场。玛莎还在那里接受了校长夫人的宴请。

在弗拉察（距索非亚四个小时火车车程），世界语学者为玛莎安排了一场演讲，该演讲内容见诸报端后，竟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响。在当今这个交流与交通方式纷繁多样的年代，我们很难感受当时保加利亚人渴望异国之人演讲的迫切之情，很难想象他们为了了解巴哈伊信仰需要克服多少不便。玛莎写道：“这是第一次由一位美国人（或者英语国家的人）在这座城市发表公众演讲；这也是第一次由异国的世界语学者在此发表的世界语演讲。”[3] 五百名听众出席了演讲，其中包括市长和其他官员。最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邻镇的许多世界语学者竟然冒着暴风雨赶了二十五英里的路，就是为了听到玛莎的演讲。

保加利亚仅有两所大学，分别是自由大学和索非亚大学，玛莎在这两所大学均发表了演讲。在索非亚，玛莎还获得了各

种其他形式的演讲平台，例如红十字会护士培训学校、旅行者 293
俱乐部、素食餐厅等。玛莎经常在素食餐厅吃午饭，这样既可以跟朋友们分享时光，又可以改掉在卧室吃饭的习惯。这里许多人有兴趣更加深入地了解巴哈伊信仰，而这家餐厅也成为了他们的聚会场所。玛莎还希望在这里举办研习班。

国王鲍里斯二世及其妹妹姚黛丝（Eudoxie）公主经信使再次收到了玛莎赠送的书籍。作为国王，鲍里斯二世信奉东正教，而妹妹姚黛丝公主却是一名天主教徒，其信仰有悖于王室成员的责任。保加利亚王室成员对巴哈欧拉天启反应平淡，这让玛莎十分失望，但这个结果也在她的意料之中。

玛莎觉得可以将保加利亚列为传导重地，因为这里的人们思想开放，对圣道的反响积极。如果集中精力传导，巴哈伊信仰必将传遍整个国家。因此，玛莎走街串巷，不漏过任何地方，向巴尔干半岛上的这些人们传播着巴哈伊教义。“一切进展得很顺利”，玛莎写道，“只是每天的工作繁琐复杂，耗尽精力，我甚至没有时间寄明信片”。[4]

玛莎心中还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印刷一些阿尔巴尼亚语、希腊语和塞尔维亚语的巴哈伊材料，因为这些是玛莎将来传导旅行的目的国家。玛莎解释说：“这样，我觉得我已经倾尽全力帮助巴尔干半岛的人们了。”玛莎认为，“世界大战日益逼近……或者有可能在五年内爆发，在此极端动荡之际，”他们唯一能够寻求指引与慰藉的就是巴哈伊信仰。[5] 玛莎给阿格尼丝·帕森斯写信，告诉她当时严峻的政治局势，并在心中表达了自己在保加利亚发展巴哈伊信仰的坚定决心：

> 我目睹着索非亚遭受苦难，我向巴哈欧拉祈祷，希望二十五年后的索非亚也能像纽约一样，紧紧抓住巴哈伊教义。
>
> 我看到他们的灵魂正在苏醒，我看到巴哈欧拉的道路正在铺开。我们不能气馁，应该勇于承担身体带来的疼痛。

身体的疼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巴哈欧拉说过，“引导别
294 人认识上帝律法、帮助他人进入永生的灵魂是幸福的。在上帝的眼中，没有比这更崇高的行为了。上帝的圣灵将赐福于你！”[6]

11 月 19 日，玛莎抵达保加利亚的第二大城市，即位于马里查河畔的普罗夫迪夫。此时，天气正在转冷。玛莎提前将自己的行程告诉了当地的世界语学者，因此，玛莎抵达之后不久，他们便携手艺术与记者俱乐部，共同为玛莎安排了一场演讲。令玛莎高兴的是，她在这里遇见了一些伦敦的朋友，他们正在巴尔干半岛进行世界语讲座。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邀请玛莎去他们的房间，请她吃上一顿热腾腾的晚饭。在此访问期间，他们给玛莎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在普罗夫迪夫城外二十英里的斯塔尼马卡（现在的阿塞诺夫格勒镇），玛莎跟一些世界语学者共同参加了一场大会；大会结束后，世界语社团为玛莎安排了一场公众演讲。玛莎同她的伦敦朋友以及另外三位世界语学者一同乘马车出城。这次短途旅行非常轻松愉快，不过，玛莎的行程紧凑，几乎无暇玩乐。

虽然演讲任务繁重，旅途艰辛，玛莎仍然热爱自己的工作。离开保加利亚后，她决定顺便造访一下土耳其著名城市君士坦丁堡（现称伊斯坦布尔），这个决定让玛莎格外兴奋。她只申请了一周的签证，因此她知道，此行在那里发表演讲不太可能，不过她还是希望能在那里稍作停留。玛莎写道：“我准备前往希腊，顺路去君士坦丁堡不算太远，此外，我还能途经阿德里安堡。这些城市都是巴哈欧拉放逐过的地方，想到这里我就兴奋。不仅如此，我还可以拜访君士坦丁堡的朋友。”[7]

巴哈欧拉的部分流放生涯就在这里度过，祂的许多圣作也在这里写成。随着玛莎离这些城市越来越近，她的内心不禁涌起一股灵性与宁静之泉。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玛莎的思绪如潮：

为了给我们带来这些教义，巴哈欧拉经受了多大的苦难！我看到了人类的新纪元！我看到了新的神圣文明将再 *295*
次给人类带来伟大的进步。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新纪元，知道这个新纪元，并且能够为圣道服务，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我们应该不畏困难与病痛，勇往直前，因为生活从来不容易。不管是对巴哈欧拉及其家人、早期信徒，或者今天的你们，生活都是艰难的。“人无不遭受困难，振作起来！”只有经受过苦难的人的眼睛才能熠熠生辉，然后你们可以从他们的生活和行动中看到真理之光！“当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候，他们就像一段美妙的旋律一般渐行渐远。”这就是你们——阅读此爱之信的人——的生活方式。[8]

不用说，阅读过此信的朋友都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玛莎的崇高品格，他们也必定深受其崇高品格的感染。从此，他们也许会更加珍惜自己作为西方早期巴哈伊的这个独特地位。玛莎也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在灵性的阶梯上更上一层。

玛莎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了 1927 年最后的日子。过去的十二个月里一切顺利，生病的日子不多，有大量的时间和机会传播巴哈伊信仰。虽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是她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只是照常努力着，向着更大的成绩出发。

正如玛莎所料，君士坦丁堡没有公众演讲的机会。不过，她走访了罗伯特大学，并且安排了译者将一本巴哈伊书籍翻译成亚美尼亚语。玛莎打算回来的时候再次走访君士坦丁堡。12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玛莎离开了这座土耳其城市，轮船穿越爱琴海向西南方向行驶，目的地是雅典。那里是希腊神话的故乡、昔日黄金时代希腊辉煌艺术与建筑的摇篮。

296

第三十五章　希腊、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

1928年新年伊始，玛莎在雅典向六百多名听众发表了演讲。当地报纸对玛莎此行做了有效且有力的宣传报道。一家报纸连续刊登了三篇文章，深入探析巴哈伊信仰的原则与历史，以及巴哈伊信仰与基督教的关系。这些系列文章写的太好了，玛莎购买了许多报纸，然后将这些报纸分发出去，这样就可以省下许多巴哈伊册子，以备今后不时之需。

在雅典的时候，玛莎还报名就读于海伦娜世界语学院，继续学习世界语。课程结束后，玛莎参加了考试，获得了教授世界语的资格证书。现在，玛莎已经能够出色流利地使用世界语了。

玛莎顺着希腊向北出发。1月10日，她在萨洛尼卡（今称塞萨洛尼基）稍作停留，并在一所大学发表了演讲，她的演讲题目《巴哈欧拉全民教育原则》正好契合大学这个环境。[1]数日后，玛莎乘坐火车三等车厢继续向北，目的地是南斯拉夫（今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此行有望在社交圈和学者圈中有所收获。

南斯拉夫的玛丽·米尼翁（Marie Mignon）王后新添了一名男婴（1928年1月19日），这位王后的母亲，即罗马尼亚玛丽王后准备携伊莱亚娜公主于1月前往贝尔格莱德看望这名外孙。当玛丽王后得知玛莎到时候也在首都贝尔格莱德，她非常兴奋。1月18日，玛莎抵达贝尔格莱德，并于21日受邀去王宫赴茶宴。此次拜访玛丽王后和伊莱亚娜公主的经历让人难忘。王后说的
297 一些话令玛莎尤为感动：“巴哈伊思想具有强大的力量，它必将积燃成炬，照亮全人类探寻真理之路。这是我们的最终理想。”[2]

此外，年仅四岁的南斯拉夫王太子彼特（Peter）也参加了此次下午茶宴，茶宴还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副小杯碟。王太子的

到来给茶宴增添了几分乐趣。

玛莎后续又拜访了几次该王室家族，每次访问都充满温情，令人难忘。有一次最难忘的下午茶，当时王室家族的一些小孩和公主们请求玛莎给他们讲讲巴哈伊信仰，以及巴哈欧拉后人在巴勒斯坦的故事。玛莎对孩子们极具亲和力，从来不会敷衍小孩，她总是用孩子们的方式跟他们交流。

1928 年 2 月 1 日，玛莎拜访了保罗（Paul）王子殿下和奥尔加（Olga）王妃殿下。其间，奥尔加王妃听闻伊莱亚娜公主已经将一些巴哈伊著作翻译成了罗马尼亚语，于是她建议自己的丈夫保罗王子帮助玛莎，也将一些巴哈伊著作翻译成塞尔维亚语。保罗王子曾在国外留学，他觉得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波格丹•波波维茨（Bogdan Popovitch）教授（保罗王子曾经师从于他）是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于是王子走到书桌前，给玛莎写了一封波格丹•波波维茨教授的介绍信。据保罗王子所说，波格丹•波波维茨教授是塞尔维亚最伟大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塞尔维亚语大师。

数日后，玛莎去大学拜访了波格丹 • 波波维茨教授，两人在教授的书房里见了面。玛莎发现教授对此项任务格外热心：“我很高兴能够翻译这本册子，原因有三。其一，我为巴哈伊而翻译，巴哈伊信仰的原则太了不起了；其二，我为保罗王子而翻译，我非常爱他；其三，我为你这位美国人而翻译，你是如此亲切热情地对待我们！”教授的慷慨应允，他的渊博学识，他的精彩翻译，无不令贝尔格莱德的人们交口称赞。人们都说：“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他实在是太忙了！”[3]

跟许多人一样，波波维茨教授格外敬佩玛莎的崇高精神和纯洁动机。玛莎离开贝尔格莱德的前一天，他已经生病两个星期，但是他毫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专程来到宾馆为玛莎送行。他给玛莎带了“一束芬芳异常的长柄红玫瑰和一盒糖果”。他帮助玛莎出色地完成了翻译，却没有收一分钱。对此，玛莎感动地说：“他真是太好了！”[4]

298

贝尔格莱德的另外一位著名学者施太奇（Staitch）教授则出色地将那本小册子翻译成了克罗地亚语。他是波波维茨教授的朋友，两人同时也是奥古斯特·福雷尔博士的朋友。这样，玛莎不断扩大着自己的朋友圈。

在萨格勒布（该地属于克罗地亚语使用区，今克罗地亚首都），这些克罗地亚语译本很快派上了用场。萨格勒布位于南斯拉夫的西北部，玛莎在这里发表了五场公众演讲，得到了当地人们的积极响应，然而反响最强烈的当属向两千人的克罗地亚妇女协会发表的那场演讲。此外，她还会见了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斯蒂芬·劳迪奇（Stephen Radich）；数个星期后，斯蒂芬·劳迪奇在国会遭到刺杀。玛莎对巴尔干半岛的担忧从未消除。

3 月中旬，玛莎抵达布拉格，她感觉到此行有异于以往。这一次总统托马斯·加里戈·马萨里克没有出国，这可是个好兆头。玛莎刚放下行李，就迫不及待地约好了与总统于 1928 年 3 月 20 日会面。

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经常被人们称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乔治·华盛顿”。他是一个深谋远虑同时脚踏实地的人，他在政府工作却总喜欢避开政治。他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写道：

> “是谁拯救了人类？不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煽动家。在那个政局崩溃、社会动荡的年代，基督选择了远离政治，祂的行为是多么崇高啊！祂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各种政治和社会因素煽动民众，争得他们的支持。然而，祂希望人们能够完善品格，陶冶性情，祂希望人们真正变好，因为只有这样，人们的灵魂才能得到满足。”[5]

总统具有如此的信念，难怪他对玛莎这般惺惺相惜。玛莎上一次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马萨里克总统通过秘书向玛莎致以了正式问候，并吩咐外交部长爱德华·贝奈斯在城堡款

待玛莎。现在，在这座丰富多彩的巴尔干半岛城市，玛莎终于有幸在这座伟大的城堡——捷克斯洛伐克的“白宫”——见到总统本人了。

在总统秘书瓦西尔·K．斯卡拉奇（Vasil K. Skrach）先生的陪同下，玛莎来到了总统的书房。在那里，迎接玛莎的是一位高大伟岸的人，他就是托马斯·马萨里克总统。两人共同探讨了和平以及通往和平之路的问题。在谈到国际联盟的时候，总统告诉玛莎，“国际联盟必须取得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仅凭外交官一己之力是无法实现和平的。”在回答玛莎关于促进世界和平的最佳之道这个问题时，他说：“坚持你现在所做的工作。向世界传播这些人道教义，不要依赖这些外交官……把这些教义带给外交官、和平社团、大学、学校和教堂，还要写一些关于这些教义的文章。要靠全世界的人们实现世界和平。”[6]

此行的收获正如玛莎所愿。在一封写于4月13日致守基·阿芬第和罗伊·威廉的信中，玛莎写道：

> 马萨里克总统……待我非常好，并且竭尽所能帮助我的工作。此次拜访他的消息刊登在了所有报纸上，从城堡还发出了一篇关于巴哈伊圣道的报道和一幅阿博都-巴哈的照片，这样可以为报纸提供好的素材。
>
> 这里有一家非常有名的俱乐部，叫总统俱乐部，它经常以总统的名义欢迎外国的宾客。这家俱乐部为我举办了一场宴会，送给我一张俱乐部会员卡，邀请我观看了一场戏剧，还在星期一的时候带我乘车出游了一整天。而我则向他们讲述了巴哈伊信仰，并向他们的图书馆赠送了两本书……[7]

与玛莎会面之后，马萨里克总统还向玛莎发出了参观国会大厦的邀请，他当时正准备在这里举办一场和平庆典。不仅如此，玛莎还为路易丝·格雷戈里争取到了参观邀请，后者即将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前往索非亚。在过去的几天里，玛莎向布拉格

所有的亲朋好友介绍了路易丝，这样的话，如果路易丝将来回到布拉格传导，事情就会方便很多。

300 玛莎确信马萨里克总统“确实深爱着我们的圣道”，这是总统“一番好意”和“默默无闻的善行接踵而至”的唯一解释。[8]

此外，玛莎还收到了总统女儿爱丽丝·马萨里克（Alice Masaryk）博士的邀请，再次参观了城堡。爱丽丝·马萨里克博士是一位投身于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的女性。她派车将玛莎接到城堡，并热情地迎接了玛莎，此次见面同样收获颇丰。玛莎希望爱丽丝·马萨里克博士能像父亲一样，也去阅读玛莎送给总统的那些巴哈伊书籍。

玛莎·鲁特给马萨里克总统及其身边的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同样也友好相待，给玛莎提供了许多实惠。玛莎非常

路易丝·马修·格雷戈里，圣辅路易斯·G. 格雷戈里之妻，1929 年于保加利亚的索非亚。格雷戈里夫人（朋友们称呼她为路易丝）多年在欧洲传播巴哈伊信仰，她是那些为玛莎播下的种子浇水的人物之一。

兴奋，她说：

> 简直太棒了！外交部长和俱乐部给了我一张通行证，可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十二座城市、避暑山庄、著名温泉浴场和工业中心。我准备以这些为素材写一篇文章。我4月15日出发，通行证的有效期为两个星期。他们已经为我安排好了行程。 *301*

对于玛莎来说，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门已经为她打开，现在她正在一扇扇通过。玛莎唯一觉得美中不足的是："我感觉就像一名游客！"不过她补充道："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可以跟人们打交道，把我们的圣道传遍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切都是巴哈欧拉的功劳！"[9]

如此广泛的旅行，其花销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不过玛莎相信："我的经济能力足够支撑宾馆住宿费用（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换宾馆），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太可惜了。再说，我要让马萨里克总统和贝奈斯先生看到，我要竭尽全力将圣道带到他们的国家——他们也在倾其所能帮助我。"[10]

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那就是玛莎的身体。由于繁重的传导工作，她的体能日益耗损。"感觉自己算不上一名好巴哈伊，"她自责道，"今晚太累了，勉强写了这封信，希望这次捷克斯洛伐克之行能够得到一些休息。欧洲的争斗、苦难和动荡让我身心俱疲。"[11]

旅行出发之前，玛莎抽时间寄出了一百多封信件，为接下来的三场世界语大会做好准备。在朱莉娅·卡尔弗的资助下，玛莎找了一名世界语秘书当助手。在布拉格的时候，某男子因反对服兵役而被判刑，玛莎亲自为该男子说情。她向马萨里克总统陈述了该男子的情况，很明显，这一招奏效了。她说："他的刑期被无限期推延，甚至很有可能不用服刑。我不知道我向总统求情是否起了作用，但是，最终结果是该男子没有被关进

监狱。”[12]

布拉格在玛莎的心中永远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玛莎写
302 信告诉罗伊·威廉：“布拉格之行是一件了不起的重要事件，它是巴哈欧拉赐予我的确认和恩惠。我在这里得到了所有人的帮助，我也很满意自己的工作成果。我又获得了新的勇气……这里的一切犹如奇迹一般。”捷克斯洛伐克积极热情的氛围，人们的友善仁爱，这一切都让玛莎的心中充满了幸福和感激。在信的结尾，玛莎还特意提到了哈里·兰德尔，后者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玛莎向他送去了爱与赞美：“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玛莎最后在信纸四周的空白处写道：“罗伊，你待我太好了，我对你感激不尽，只有巴哈欧拉知道我对你的感激之情有多深！愿巴哈欧拉永远保佑你！”[13]

4 月 13 日，玛莎在布拉格发表了最后一场演讲，接下来，她开始准备为期十二天的捷克斯洛伐克西部之旅。不过在此之前，玛莎先要去一趟布拉格东南部的布尔诺，此地属于捷克斯洛伐克中部地区。布尔诺是一座摩拉维亚人居住的工业城市，当地的四家社团邀请玛莎前去演讲。玛莎乐意至极，因为布尔诺城在巴哈伊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这里是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位巴哈伊米洛什·武尔姆（Milosh Wurm）的故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武尔姆先生最早出版了一本捷克语的巴哈伊书籍，而玛莎最近也在布拉格印刷了一批捷克语的巴哈伊册子，因此在这里分发再合适不过了。此外，玛莎还费尽心思找到了武尔姆先生的母亲，她是一位伟大的和平工作者，经常在欧洲演讲。

布尔诺之行结束后，玛莎于 4 月 15 日开始了为期十二天的捷克斯洛伐克之旅。虽然此行让玛莎大开眼界，一路上乐趣横生，然而玛莎几乎没有时间休息，每天晚上她都要拖着全部行李奔走于不同的宾馆。尽管如此，玛莎却欣赏到了许多高山名川的秀丽美景，亲身体验了各种温泉胜地和疗养所，这些地方的名字都极具浪漫色彩，比如高塔特拉山、法朗曾斯巴德、皮斯塔尼、

马林巴德和卡尔斯巴德。尽管此次巴尔干半岛旅行匆忙，但是，玛莎还是抽空向身边这些彩虹追寻者们发表了两次演讲。

玛莎感觉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心与灵魂已经同巴哈伊教义 *303*
紧紧相依，而这其中就有她的功劳，想到这里，她感到无比欣慰。接下来，她将把目光转向欧洲其他地区。

304

第三十六章　1928 年夏天

4 月底，玛莎抵达德国的德累斯顿，继续巴哈伊传导工作。她找到一栋小房子，在里面租了一间房间住下。这栋房子非常小，房子内“禁止喝酒”，房间“尚且令人满意，价格很便宜”。[1] 在这里，玛莎完成了积压已久的文章和信函写作。在德累斯顿，玛莎没有浪费一寸光阴，她每天晚上发表演讲，后来在莱比锡和格拉亦是如此。5 月份，玛莎前往柏林，在那里发表了一个月的演讲。

1928 年的夏天，正值各种国际性、全国性和地区性会议召开的高峰期。守基 • 阿芬第料到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届时将会出席这些会议，于是，他要求玛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些会议当中。从 5 月份开始直至 9 月底，玛莎一直奔波于各种会议。她首先参加的是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国世界语大会，此次大会安排了几场巴哈伊特别会议，广播电台还播放了玛莎的一篇演讲。数日后，玛莎离开法兰克福前往布鲁塞尔，出席了在那里举行的几场大会。玛莎在泰尔明斯 • 诺德酒店找了一间小房间住下，但凡与大会议程、资料印刷和朋友住宿相关的事宜，她均周密妥当地安排好了。从 7 月 30 日至 8 月 2 日，玛莎在波莫纳酒店住了四天，协助巴哈伊筹备在海牙举办的宗教大会。每到一座城市，玛莎还会专程拜访罗伊 • 威廉和其他一些朋友们的朋友，在这些人当中，有些是夏天来此旅游的，有些是当地的居民。这个夏天，玛莎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玛莎此前曾多次前往安特卫普联系印刷商，为各种大会印刷材料。8 月 3 日，玛莎再次来到安特卫普，在那里住了一小段时间，参加当地举行的第二十届全球世界语大会。自 1925 年巴

哈伊首次参加每年一度的全球世界语大会以来，玛莎的传导旅行就围绕着全球世界语大会而展开；上一年的世界语大会结束 *305*
后，玛莎就马上开始准备下一年的世界语大会。玛莎向来不会受到负面人物和事件的影响，然而这一次有所不同。1928 年，玛莎感受到了不平之气，她对本年度世界语大会的期望也大打折扣。她致函露西 • 马歇尔（后者参加过在但泽举行的世界语大会）：“但泽大会结束的六个月后，日内瓦的世界语办事处寄给我一张十五美元的账单，让我支付巴哈伊特别会议的会堂使用费。这让我很受伤，想想我为但泽大会帮了多大的忙，我写文章报道这次大会，每一次电台演说都宣传这次大会。”尽管心中不悦，玛莎积极务实的一面很快占了上风：“然而生命短暂，我无暇同他们纠缠，于是毫不犹豫地支付了这笔费用，因为我们的巴哈伊圣道需要这些世界语组织，这些世界语组织也同样需要我们的巴哈伊圣道。”[2]

1928 年 8 月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举行的第二十届全球世界语大会上的两场巴哈伊世界语会议之一。玛莎 · 鲁特（第二排中间站立）在一场会议上发表了演讲，担任大会荣誉主席的莉迪娅 · 柴门霍夫（前排，上身穿白色衣服）在另一场会议上发表了演讲。

玛莎知道世界语事务局资金紧张，不过玛莎仍然觉得他们
306 不应该向她索要费用。她告诉安特卫普的大会组织者，她不会支付大会期间的房间费，因为所有的特别团体，包括巴哈伊信仰都应该获得一间免费的房间。玛莎感觉到了大会对巴哈伊信仰的歧视，于是她明确向大会组织者表明，希望他们给予巴哈伊“与其他特别团体同样的权利与机会”。[3] 虽然世界语大会得到了玛莎的十五美元费用，然而它损失的却远大于此，因为这件事情损害或者说至少降低了玛莎对世界语大会的热情，而玛莎这位世界巡游者正是世界语的最重要传播人。在以往，玛莎每年都会提前赶到年度世界语大会的举办地，协助筹备大会，然而这一年她没有这样做。

此次安特卫普大会还对巴哈伊信仰的传播提出了其他的考验。有一名负责大会筹备工作的妇女对巴哈伊信仰格外不友好，她同意玛莎向会议桌上散发巴哈伊资料，不过她却警告玛莎“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宣传”。[4]

玛莎本来已经受邀代表巴哈伊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言，不过在经过祈祷和慎重考虑之后，她决定将这个机会让给来自伊朗雷什特的H．S．穆罕默德·鲁哈尼（H. S. Muhammad Rawhani）先生。玛莎致信大会主席，向他解释了如此安排的意图，并向大会捐赠了五美元。面对这些不友好的对待，玛莎并没有以怨相报，而是以爱报之。她致信罗伊·威廉：“要报之以爱，以更多的爱相待。”[5]

虽然玛莎在大会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她依然成功地安排了两场巴哈伊会议。许多人出席了这两场会议，会议进展得非常顺利。莉迪娅·柴门霍夫在其中的一场会议上发表了演讲，玛莎则在另外一场会议上发表了演讲。此外，莉迪娅·柴门霍夫还担任了两场会议的荣誉主席。

玛莎匆匆去了一趟布鲁塞尔，参加当地举行的一场世界语会议。随后，她抵达瑞士，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三个月，即从8月中旬一直到10月份。玛莎在勒洛克勒的宗教大会上发表

了一场演讲，并于 9 月 23 日至 24 日在伯尔尼举行的瑞士世界语大会上发表了演讲。此外，她还参加了全球宗教和平大会的筹备会议，并且出席了国际联盟的集会。10 月份，玛莎在洛桑、勒洛克勒、拉绍德封、纳沙泰尔和莫尔日等地发表了演讲，拜访了阿姆里斯维尔地区唯一的一位巴哈伊。她还前往苏黎世走 *307*
访了当地大学和神学院的一些教授，并在这里为今后安排了几场演讲。

通过这些会议，玛莎欣喜地发现，人们对巴哈伊信仰的热情日渐高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探讨巴哈伊教义。但是这个夏天，最令玛莎难忘的是她在瑞士的伊沃南拜访了奥古斯特•福雷尔博士。玛莎曾在早前的文章中提到，奥古斯特•福雷尔博士对欧洲以及其他大洲的科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本人及其观念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崇敬和拥护。玛莎致信罗伊•威廉，描述了两人见面时的情景：

> 奥古斯特·福雷尔博士不会说英语，不过她的女儿和外孙从加拿大赶来陪他住了两年。因此，女儿可以担当他的翻译……我非常喜欢他……能够遇见他，我感到荣幸之极。我希望你也能与他见面，你肯定也会喜欢他的。（当你看到他遭遇了那么深重的苦难，却依然如此勇敢、优秀和坚强，我相信你一定会暗自流泪的。）[6]

此外，这个夏天还有一件令玛莎愉快的事情，那就是和美国来的老朋友见面，这些人都是来欧洲参加各种会议的。“见到家乡来的朋友实在太高兴了”，她告诉罗伊，“就像做梦一样，让人不敢想象！我的心里无比欣慰！”[7]

玛莎心里欣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她的身体已经好转了。在安特卫普的那些日子，虽然有些艰苦，有的时候身心疲惫，而且夏天酷热难耐，不过，玛莎的身体状况还算稳定。她 9 月份写信告诉罗伊，她已经“感觉好多了”。[8] 玛莎觉得身体好转主要还是得益于朱莉娅•卡尔弗给她推荐的水果餐，朱莉娅•卡

尔弗一直负责玛莎的身体健康，保证玛莎身体状况的稳定。然而，要想坚持吃到水果餐，玛莎的活动范围就会受到限制。遗憾的是，她很快将重新住进救济院和经济型旅馆，只能随便吃点东西，或者用她那个可拆卸的小炉子做点食物。

第三十七章　德国的大学

从 1928 年 11 月至 1929 年 6 月，玛莎将在德国（在此期间可能有一两次德国境外的旅行）生活七个月。此次德国之行她做了双重计划。首先，她将再次造访德国所有的巴哈伊中心，再次访问德国的所有大学（只有两所除外）。她准备向这些大学的教授讲述巴哈伊信仰，为以后重回大学发表演讲打好基础。其次，世界语学者将会给她安排好演讲日程，届时将有四十个城市的巴哈伊信仰追随者听到她的演讲。

这一次，玛莎几乎走遍了德国的每一座大城市。每到一处，玛莎总能得到朋友相助。这些朋友当中，有些是在欧洲参加各种会议时认识的，还有一些是通过介绍信认识的。守基·阿芬第鼓励玛莎，要集中全部精力在德国传播巴哈伊信仰，玛莎也确实走访了大量的德国城市，从 1928 年最后六个星期她所走访的城市便可见一斑：斯图加特、埃斯林根、海尔布隆、卡尔斯鲁厄、祖文豪森、格平根、盖斯林根、图宾根、慕尼黑，以及萨克森区的十二座城市，每到一座城市。当地的世界语协会都会为玛莎安排好演讲。

一路上，玛莎结识了大量的朋友。不管是国家图书馆还是市立图书馆的馆长和馆员，他们总是不嫌麻烦地帮助玛莎。在慕尼黑，美国总领事的妻子邀请玛莎到家中做客，共同探讨巴哈伊教义。甚至有一位圣公会的教区长也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玛莎安排演讲，这位教区长曾在波士顿听过阿博都-巴哈的演讲。“他只觉得巴哈伊运动非常好，”玛莎如此说道，“他为我在美国图书馆的茶会上安排了一次演讲，这座坐落在慕尼黑的图书馆特别像一家美国俱乐部……他将在圣坛礼拜日的时候宣布

309 演讲的消息。”[1]

尽管大家热情友好相助，然而，一路上不停奔波确实非常辛苦。每到一处新的地点，玛莎必须找到既便宜又像样的住处、卖食物的店铺、准备访问的大楼、住所以及联系人的位置，还要制定好在该城的出行计划（玛莎通常选用有轨电车和火车作为交通工具）。不仅如此，玛莎有时还要赶早班火车，如果赶上晚间旅行，经常要坐一整晚的长途汽车。虽然困难重重，玛莎却很少向别人诉苦，哪怕是最亲密的朋友。

玛莎前往德国的各所大学，拜访了许多宗教比较学教授，以及教授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东方学者。在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都去过伊朗，听说过巴哈伊信仰，并且渴望更加深入地了解巴哈伊信仰。他们去过巴勒斯坦，拜访过巴哈伊陵殿和花园。他们赞扬巴哈伊教义，崇敬信仰的中心人物。虽然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巴哈伊文献，但是玛莎还是为他们补充了一些书籍，他们也非常渴望研读这些书籍，并将它们放进了各自大学的图书馆。他们还向图书馆引进了其他语言的巴哈伊书籍，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都能了解巴哈伊教义。

11 月底，玛莎在慕尼黑度过了感恩节。感恩节是美国人的节日，这个节日对玛莎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她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说，她将“去当地一家大酒店参加一场感恩节晚宴，宴会邀请了一百名宾客……正是在感恩节这一天，我亲爱的母亲升往了上帝天国。今天早上，我格外想念母亲，于是我祈祷母亲在圣美的天国过得幸福，愿我们能够在那里团聚”。她还写道：“我准备在圣诞节和元旦节的时候早起，为你们每一个人祈祷……今年我的身体格外地好，我又重新获得了勇气。我的工作一如既往地开心。请勿挂念。”[2]

柏林大学图书馆东方分馆是国家大图书馆的组成部分，这里是最让玛莎难以忘怀的地方，她在这里收获了一些珍贵的友谊。图书馆馆长魏尔（Weil）教授曾去过海法，参观了阿博都-巴哈的花园。另外一位新朋友米特沃奇（Mittwoch）教授是东

方分馆的主任兼阿拉伯语教授，他非常热心地为玛莎安排了一场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演讲。

有一次，玛莎正在图书馆主馆的一间小藏书室里翻阅图书 *310*
目录卡，就在此时，一段新的友谊即将产生。“突然，”玛莎给朋友写信说，“弗朗茨·巴宾格尔（Franz Babinger）教授走了过来，他是一位伊斯兰文学教授，馆长向他介绍了我。你想啊，在这座四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我竟然遇到了唯一一位写过巴哈伊圣道的人。真是太有意思了！”[3]

巴宾格尔教授在第二版《伊斯兰教讲稿》的第二册中发表了一篇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共计十五页篇幅。现在，他正在准备出版第三册。巴宾格尔教授此前从未听说过《巴哈伊世界》或者《巴哈欧拉与新纪元》，于是玛莎送给了他这些书籍。这件事情算得上柏林之行最难忘的一个片段，她写道：

> 对我来说，能够遇见巴宾格尔教授是上帝对我的最好确认。去大学的那一天我正好染上了流感，非常严重。当时我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发了，可是身体特别难受，只好又躺回了床上。不过我还是决定试一试，于是我就圣诞节余下的钱打了一辆出租车（不是很贵）。当时的气温远远低于冰点，而我必须在早上八点的时候赶到大学。要知道，昨晚我从北柏林演讲回去后已经凌晨一点了，我只能熬夜坐在床上休息。

在玛莎看来，成功的喜悦总能让她忘却身体的痛苦：“从大学回来之后……我准备好了晚餐，但是我实在太累了，根本顾不上吃饭就上床睡觉了。不过没有关系，毕竟，我见到巴宾格尔教授了！我见到米特沃奇教授了！我还见到其他一些人了！”[4]

巴宾格尔教授和玛莎发现彼此拥有许多共同兴趣，这让两人格外高兴。他们决定继续加深彼此的友谊：

> 我邀请巴宾格尔教授出来喝茶，但他没空过来，他有课。

他邀请我第二天去喝茶，我也没空去，我有演讲安排。第二天，我接着邀请他过来喝茶，并且约了三名巴哈伊跟他见面。我准备了一些三明治和上好的茶，穿上那件最漂亮的白色连衣裙。可是，他却一直没有出现！后来我在电话里与他道别，问他为什么不来喝茶，他却反问我："你今
311 天为什么不来喝茶？我们一直在等你过来，一直等到了六点钟！"原来我们彼此都误会了……[5]

很快，玛莎就要前往波兰。不过在起程前，她还有时间拜访一下巴宾格尔教授。玛莎记下了两人见面时的情景，感觉就像一场浪漫的邂逅：

他来了，我们没有功夫喝茶了！我已经穿戴整齐，正准备去赶火车，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彼此说了一些知心的话。我跑上楼去，打开我的包裹，从里面拿出几本巴哈伊书籍送给他……我还把自己的《巴哈欧拉与新纪元》和其他几本书籍送给了他。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正值年轻，看上去就像三十几岁的样子……别人送给了我一盒糖果，我把这盒糖果和书打包在一起，全部送给了他。[6]

在玛莎送给巴宾格尔教授的那些赠品中，有一些翻译成阿尔巴尼亚语的巴哈伊小册子。这些小册子都是玛莎早期努力的结果。玛莎得知，巴宾格尔教授准备 3 月份的时候前往阿尔巴尼亚，并且会将这些册子带到那里去，这个消息让玛莎格外兴奋。

两人会面结束后，玛莎决定推迟三四天再出发。想想当时的情景可真有意思，玛莎觉得"太可笑和滑稽了"，她"折腾了一晚上整理行李"，结果因为推迟出发又将所有的东西拿出来。不过，她感觉自己可以趁此机会安静安静，做点事情。于是，她去火车站把票退了，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写东西，也就是回邮件，为接下来的会议做好准备。她每天只抽出一个半小时接待访客。她感叹道："工作堆积得都像一座小山了，如果我不

赶紧完成这些文字工作，圣道就会受到影响了。”[7]

在玛莎2月份前往布雷斯劳（现今弗罗茨瓦夫）发表演说之前，她梦寐以求的柏林大学演讲终于获批，时间定于1929年2月28日，演讲还邀请到了柏林东方学会的成员。布雷斯劳之行正值冬天，寒气逼人，感觉身处北极区一般。玛莎的经济型房间几乎没有暖气，她只能在房子里裹着层层的衣服，包括裹腿，*312*
并且穿上了厚厚的雪地靴。一天到晚她只能借助热腾腾的茶水取暖。

从布雷斯劳到华沙，玛莎乘坐的是二等车厢。当时火车上煤出现了短缺，此时的温度已经是零下47华氏度（相当于零下8.3摄氏度，译注），三等车厢压根儿没有暖气。“我打开小提箱”，玛莎在信中告诉朱莉娅·卡尔弗，“把里面全部的衣物拿出来穿上！火车晚点了六个小时，车厢里太冷了，我们只好下车，在车站里找到一小堆火取暖……”[8]

2月份，玛莎在华沙待了两个星期。玛莎此行非常成功，和往常一样，她演讲时，听众蜂拥而至。玛莎和莉迪娅·柴门霍夫一起用世界语翻译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一书。她们打算将译稿交给著名的世界语学者帕斯特罗·安德烈奥·切（Pastro Andreo Che）神父和全球世界语学会主席普里瓦（Privat）博士审阅，征求他们的意见，以保证译文的质量。宾馆有暖气，非常舒服。莉迪娅每天早上和下午都会过来一起翻译，然后晚上回家，在家里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好准备。莉迪娅是一名虔诚的巴哈伊，她拥有法学学位，同时还是一名出色的语言学家，她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所学之长传播巴哈伊信仰。

在返回柏林的途中，玛莎在布雷斯劳稍作停留，在当地的一所大学再次发表了一场演讲。接着，玛莎回到柏林，开始为2月28日柏林大学的演讲做准备。玛莎清楚这场演讲的重要性，这所大学的名气可以帮助她进入其他大学，否则她很难争取到其他大学的回应。不过，玛莎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恩斯特·克利姆克博士是一位巴哈伊，同时也是德国世界语学会的主席。

他本来用德文准备了一份玛莎演讲的概要，可是他突发疾病，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去世了。这则突如其来的噩耗令玛莎无比震惊，恩斯特·克利姆克博士的去世对于玛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经恩斯特·克利姆克博士妻子的允许，玛莎准备在其葬礼上发表演讲。她已经准备好了一篇演讲辞，不过由于传统宗教信仰的缘故，克利姆克博士的家人拒绝了玛莎的演讲。这件事情也更加加重了玛莎的失落情绪。

313 在去参加克利姆克博士葬礼的路上，玛莎去了一趟美国领事馆，取回了她的邮件。邮件中有一封美国的来信，此信再次给玛莎带来了一个噩耗，玛莎感觉整个世界都要崩溃了。哈里·兰德尔去世了，死于动脉硬化。听到这个消息后，玛莎的世界静止了，她感到一阵眩晕和恍惚，她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然后瞬间破碎。

丧友之痛给玛莎的柏林大学演讲蒙上了一层阴影，她致信朱莉娅："柏林大学的演讲太重要了！你知道，许多事情已经成空，我的心脏几乎承受不了了。我向巴哈欧拉发出呼喊，恳求祂的帮助。幸运的是，我的恳求居然应验了！"[9]

玛莎完全被击溃了，她感到六神无主，一切都依靠灵性力量支撑着。不过，她依然坚持着演讲计划。2 月 28 日，正当玛莎准备去演讲的时候，她看到了一幅幻景：

> 哈里正站在巴哈欧拉的身旁，很安静，他看上去那么高贵优雅，脸上洋溢着甜蜜的笑容。他没有跟我说话，不过巴哈欧拉开口了，祂告诉我哈里已经跟祂在一起了。祂对我说，祂——巴哈欧拉——会帮助我；哈里也会帮助我；天国的所有天使都会各尽其能帮助我；玛莎也要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件事情给了我勇气，让我重新恢复了体力。我决定振作起来，好好完成任务。虽然我的内心依然十分伤痛，但是我获得了灵性的力量。[10]

玛莎按计划顺利完成了演讲，演讲大获成功，"一切进展

得如此顺利……这是我在欧洲做过的最了不起的事情——效果太好了！”确实，这场演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玛莎写道：

> 一家重要报纸撰文报道了此次演讲。那位阿拉伯语教授主动提出写一份德文的演讲概要，他的讲话非常优美。后来，他邀请我到他的家里做客，他告诉我，他打算明年选一本巴哈欧拉的圣作，作为学生的学习教材。国家图书馆（该图书馆仅次于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请我带一些巴哈伊书籍到图书馆，他们准备研习两天。现在，他们正准备订购各种语言的巴哈伊书籍各一本……
>
> 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的事情。[11]

演讲的成功大大缓解了玛莎因哈里·兰德尔去世而遭受的巨大悲痛。 *314*

玛莎毫不松懈地继续着大学之行。她先是去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然后走访了海德堡、达姆施塔特、弗赖堡、马尔堡、克罗伊茨纳赫、维尔茨堡、波恩、格平根、吉森和明斯特等地的大学。不仅如此，她又在自己的行程上添加了哈雷、基尔、罗斯托克、格赖夫斯瓦尔德，以及汉堡的东方学院等地。每到一处，玛莎便会送一些巴哈伊书籍给当地的图书馆，然后与大学的教授见面，并且经常登门做客。此外，她还抽时间为 3 月 31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国世界语大会做好了准备。

在大多数去过的地方，玛莎都会安排一场小型的巴哈伊书籍展览会，她就像一座移动的图书馆，只不过她还会发表演讲。玛莎在每一座大学的演讲题目都是《巴哈伊运动》。然而，有一次在一所天主教大学，为了保护一名感兴趣的英语教授免受非议，玛莎便将演讲题目改成了《新国际主义》，演讲内容保持不变。[12] 此外，她还经常在演讲中提到世界语、柴门霍夫博士和巴哈伊世界语文献等内容。

大学之行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有上百封邮件要写，还要乘火车或者有轨电车长途旅行。旅行途中，车上经常没有座位，

玛莎只能站着。德国的冬季和春季又湿又冷，玛莎却要背着几捆重重的书。玛莎很少提起这些艰辛的体力活，不过她写信给朱莉娅说："噢，太辛苦了，真的难以想象，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就拿这两次旅行来说吧，我向每所大学寄了不下十封信才把事情办好。这些大学之门向我打开，完全是巴哈欧拉赐予我的奇迹。"[13]

工作上取得的丰硕成果让玛莎的心暖暖的，然而，其他的一些事情却让她的心格外冰凉。她的房间住得很不舒服，里面温度非常低，寒冷难耐，冻得她"全身不停打颤"。她告诉朱莉娅："我全身战颤发抖，牙齿一直在打颤，我只能窝在床上取暖。我烧了一些非常热的水喝。我把被罩里填满羽绒，用被子将自己卷成一个球，以免被窝里的热气流失……"7 月份玛莎就要起程前往日内瓦，她希望，"在日内瓦，我的房间最好有个煤气炉。愿上帝保佑！"[14]

315 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工作任务繁重，旅行疲惫，心力交瘁。不仅如此，她还要支付高昂的旅行费用，而她身上的钱已经不多，翘首以盼的援助却迟迟未到，眼看就要影响到大会的准备工作。什么都要花钱，玛莎已经开始吃老本。玛莎说："我不停地念诵《艾哈迈德书简》，'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我想起了福煦将军的话，他说，'我的中央指挥部已经被摧毁，我的右翼已经失陷，但是这是我反击的绝好机会！'"玛莎另外补充道："福煦将军还说过，'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被打败了，那么他也就被打败了。'"[15]

大学之行结束后，玛莎只剩下十美元现金。她打算卖掉一部分东西换些钱，熬过眼下的经济危机，然后等着家里寄钱过来。而正在这时，她在钱包的里层发现了一张二十美元的旅行支票，那是她一年前夹在里面的，以备不时之需。"这是上帝给我的最好确认。"玛莎说。[16] 很快，玛莎收到了罗伊·威廉及时寄来的一百美元汇票。不知什么缘故，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玛莎总能化险为夷，有惊无险地度过。

6 月份，大学演讲日程结束了。在德国的这七个月里，玛莎顺利地完成了预期的任务。此时的玛莎感受到了一份巨大的成就感，看到巴哈伊思想正在这些知识的殿堂生根发芽，她的心里别提有多幸福了。玛莎在这里收获了丰硕的果实，然而，她已经准备好离开这里，到新的地方去传播圣道。

316

第三十八章　巴尔干半岛陌生的一面

1929年夏天，玛莎从柏林出发，最先去了几个熟悉的城市，其中包括日内瓦，过去四个夏天她几乎都在这里度过；还有布达佩斯，她将再一次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世界语大会。从德国南行，途径苏黎世大学的时候，玛莎在那里发表了一场演讲，然后继续前往日内瓦。整个7月玛莎都是在日内瓦这座湖边城市度过，她还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全球教育大会。

8月1日，玛莎离开日内瓦，前往维也纳，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世界语博物馆开幕式。世界语博物馆属于奥地利国家大图书馆的一部分。在展厅里，玛莎发现了一些世界语的巴哈伊文献，其中有一份文献引起了她的极大兴趣，那就是“第一份世界语宣传册《何为巴哈伊运动》”。这份册子是玛莎于1925年在埃斯尔蒙特医生的帮助下翻译而成的，她一直等到“埃斯尔蒙特医生和日内瓦国际世界语委员会在电报中予以肯定”之后才将译文发表。[1] 在维也纳，玛莎拜见了奥地利共和国总统，并送给了总统阁下一些巴哈伊书籍。后来，两人均在博物馆开幕式的接待会上发表了讲话。

对于玛莎来说，夏天意味着参加各种大会。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玛莎来到布达佩斯，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世界语大会。大会照常安排了一场巴哈伊会议，在策划这场巴哈伊会议的过程中，组织者遇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筹备初期很多事情都无法确定，即便如此，会议最终还是取得了圆满成功。他们办妥了所有事情，付清了全部费用，并且邀请了一批新的与会者，代替那些已经过世或者中途退出的成员。当时，匈牙利新闻记者俱乐部负责招待外国记者，他们“特许”玛莎就巴哈伊信仰发表一篇演讲；

后来，该俱乐部的主席还专程前往宾馆拜访玛莎。[2] 玛莎还认识 317
了作家俱乐部的秘书，两人成为了好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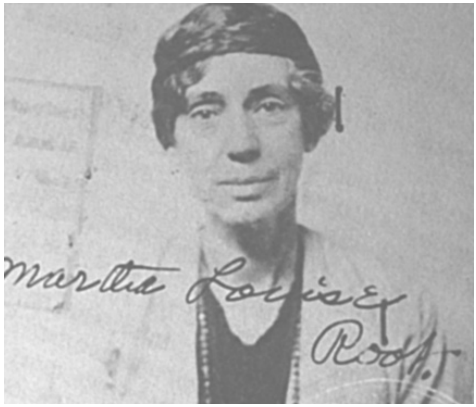
8 月份的最后几个星期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同往常一样，玛莎和朋友们分享着自己的经历。但是很快，她将抛开这熟悉的一切，重新踏上旅程，独自一人进入一片陌生的地区。玛莎遵照守基 • 阿芬第的嘱咐，早在数月前就已经开始准备“重游东方的漫长之旅”，按照计划，她将前往阿尔巴尼亚、土耳其、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印度、缅甸、中国和日本等国。东方之旅的准备工作在柏林的时候便已就绪，这项艰巨的任务连玛莎本人都感到震惊，她说：“像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的签证只能在德国办理，我必须要办理十五个国家的签证。若是不需要签证该有多好啊！”[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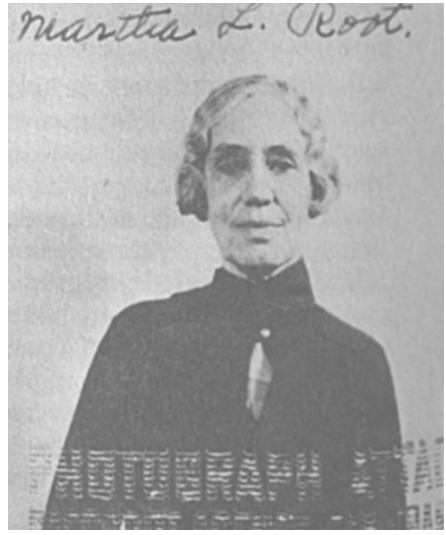
玛莎常年旅途奔波，眼下又面临着新的旅行计划，因此，玛莎在一封致朱莉娅•卡尔弗的信中流露出了一丝伤感之情：“如果我回到欧洲，我或许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些工作，然后在每个地方定居一年，这样也能为圣道帮上一点忙。”她在信末补充道：“我一切都听从祂的安排。”[4] 然而，玛莎的使命不是轻松自在地坐在火炉旁，也不是安安静静躺在海边，听着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哪怕是在某个地方平静地生活一年也只能奢望遥远的将来。她注定要不停奔波，四处传导，去爱所有的人，去忍受巨大的苦难。

8 月的第三个星期，玛莎起程前往阿尔巴尼亚。然而，整个旅程并不是从一个地方上车，然后从另一个地方下车这么简单。玛莎乘船顺着亚得里亚海向南行驶，最后抵达南斯拉夫的杜布罗夫尼克，这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玛莎在那里待了五天，收获颇丰。她通过报纸将巴哈伊天启带到了这个国家遥远的角落。

玛莎告别了同行的游客，只身前往阿尔巴尼亚。由于阿尔巴尼亚没有铁路，玛莎只好乘坐火车从都拉佐（现在的都拉斯）出发，最后到达位于山区的首都地拉那。汽车可以容纳六名乘客，

318





玛莎·鲁特护照上的照片（顺时针方向，从左开始分别为1915年、1922年、1928年和1932年、1937年护照上使用的照片）。

不过一旦等到三四名乘客，汽车就出发了，而这几名乘客必须支付六个座位的票钱。

为了更好地了解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家，玛莎每天早上四 *319*
点或者四点半就起床，然后开始学习这个国家的历史、政府和国民性。不仅如此，玛莎还研究了阿尔巴尼亚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地理位置、语言、宗教，以及国王陛下的教育背景和世界观。

美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明确告诉玛莎，她要想见到国王陛下几乎不可能。于是，玛莎给国王陛下写了一封信，并在信中转达了守基•阿芬第的问候。玛莎在信中附上了一篇德文的巴哈伊文章，因为她知道国王陛下会说德语。

玛莎两次拜访了阿尔巴尼亚首相，这位首相会说法语，极富个人魅力，为人和善。玛莎的文章也出现在了当地的报纸上，并获得了良好的评价。她还数次参观了当地的图书馆，向图书馆赠送了一些巴哈伊书籍。经过这些事情之后，玛莎相信，“所有的地拉那人都知道我是一名巴哈伊了。”[5]

信念和坚持又一次给玛莎带来了成功，她终于获得了觐见国王陛下的机会。玛莎的生命充满了传奇色彩，她的故事有着托尔金式的奇幻，而接下来这些王室听众将成为玛莎充满传奇色彩生命的一部小插曲：

> 9月1日是星期日，在首相的邀请下，我在地拉那的王宫与我的听众见了面，其中包括阿尔巴尼亚国王陛下索古（Zog）。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纪念国王陛下即位两周年。我能够受邀参加即说明国王陛下对巴哈伊圣道持友好的态度——你很难想象此次邀请的意义有多么重大。这次邀请的宾客非常少，除了各国公使馆人员之外，几乎没有邀请外国人士。首相通知我十点钟的时候去大法官法院。在那里，我看到了十九名女士，都是国王的亲戚……我走进大厅，这位代总统向在场的女士介绍了我是一名巴哈伊。在翻译的帮助下，我也向这些女士们做了一次简短的发言。

我们开心地交流了一个小时，然后乘坐一辆大汽车去了王宫（步行约需四分钟）。我没有汽车，也不需要，因为她们邀请我与她们同坐一辆汽车。[6]

玛莎回忆起与索古国王见面时的情景：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难忘的时刻。当时他站在客厅里，
320 穿着一身军装，内阁大臣们站在他的身旁，围成一个半圆。大臣们全部穿着黑色正式晚礼服。我和他握了手，然后我用阿尔巴尼亚语向他宣誓“Besa-besen”，也就是“我向您表达忠诚”的意思。[7]

玛莎认为就真理和忠诚宣誓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她就像一位小姑娘一样，总是怀着一颗真挚的心在宣誓。每当此时，玛莎仿佛又看到了小时候“在胸口画十字，至死不渝”的场景。当有人对玛莎说“Besa-besen”的时候，她确实相信这句话的内容：“如果某位阿尔巴尼亚人对你说这句话，那么他肯定是一位真诚的朋友，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他们向我发出了邀请，足以看出他们的‘忠诚’之意……”[8]

玛莎拜访完国王陛下后，由护卫护送至国王陛下母亲的王宫。在那里，玛莎见到了国王的五位姐姐和妹妹。随后，她又在另外一间客厅会见了王太后。“两名男孩正在伺候王太后，他们是王太后的孙子，两人均身穿一袭军装。”玛莎记得当时王太后“穿着一身黑色衣服，看起来非常和蔼慈祥，就像圣母玛利亚一样”。[9]

当时天气干燥，酷热难耐，到处都是白色尘土，玛莎不得不经常更换衣服。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没来阿尔巴尼亚之前，就连想想都让玛莎害怕，而来的时候玛莎也确实心存担忧。不过，现在玛莎却期盼着哪天能够重回阿尔巴尼亚，再次看看这里的苦行僧，把巴哈伊天启传递给每一位阿

尔巴尼亚人。

与此同时，玛莎也为这些新结识的巴尔干朋友深感担忧，因为，“阿尔巴尼亚处在巴尔干半岛最危险的位置，如果阿尔巴尼亚发生战火，则必将蔓延至整个欧洲。”玛莎知道，阿尔巴尼亚的地理位置非常关键，特别容易引发商业和政治纷争。玛莎实话告诉罗伊•威廉：“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局势非常严峻。我给你透露一个消息，只有你我知道，那就是国王从不敢外出，他的生命受到严密保护……”[10] 玛莎向君士坦丁大帝和圣哲罗姆这两位阿尔巴尼亚先人祈求帮助，同时呼吁身边的朋友为这个深陷苦难的国家祈祷。在阿尔巴尼亚，玛莎可能会需要一些巴哈伊书籍，如果果真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她希望会有巴哈伊能够快速地寄书过来。事实上，玛莎也的确遇到了这种情况，她在离开阿尔巴尼亚的前几天向一些巴哈伊发出了这样的请求。

在过去的四年里，玛莎穿越了整个欧洲大陆，她充分利用 *321*
世界语这门工具，吸引了至少一位王室成员，这位王室成员最终成为了巴哈欧拉信仰的忠实拥护者。不管是在日内瓦、布拉格或者布达佩斯，每当面对不断紧张的政治局势时，她带来的启示总能彰显出强大的团结力量。然而，巴哈伊天启不仅仅属于西方，它同时还属于东方。于是，玛莎带上签证和护照，离开了这块广阔的基督教文化区，朝着弥漫着东方思想的土地进发。东边的穆斯林对玛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22 第三十九章　土耳其和罗马尼亚的巴尔奇克

1929 年 9 月的第一个星期，玛莎乘船从阿尔巴尼亚出发，抵达意大利的布林迪西，她打算继续乘船进入土耳其。夏末是乘船旅行的绝好季节，轮船将顺着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环绕爱琴海上的希腊岛屿驶入马尔马拉海。当玛莎得知轮船从布林迪西起航的时间推迟了三个小时，她打开自己的行李包，取出打字机和纸张，抓紧时间给朋友写信，告诉他们自己在阿尔巴尼亚的旅行见闻。对于玛莎来说，任何时间都是宝贵的。

9 月中旬，玛莎重新回到君士坦丁堡，这里曾是帝制时代土耳其政府所在地。[1] 君士坦丁堡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故都，曾经是一个权力中心。在帝国最鼎盛的时期，它的疆域扩展到了欧洲、亚洲和非洲，其中包括土耳其、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巴勒斯坦、阿拉伯、埃及、巴巴里诸国（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巴尔干半岛各国，以及俄罗斯和匈牙利的部分领土。正如巴哈欧拉所预言的那样，战争的火焰和历史的洪流肢解了这个昔日的帝国，让它重新回到了之前的分裂状态。

古城中的清真寺和尖塔让玛莎不禁想起了巴哈欧拉的流放和囚禁生活。罗伊 • 威廉寄给玛莎一袋茶，玛莎在信中回复说：“我想起了巴哈欧拉及其家人在这里的囚禁生活，他们一定没有什么可吃的，我真希望祂能喝到罗伊的茶！”玛莎感激罗伊送的这些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它们给玛莎带来了为数不多的舒适和享受。正是这些茶叶帮助玛莎熬过了布雷斯劳和法兰克福的零下严寒，以及阿尔巴尼亚和君士坦丁堡的极端酷热。此外，在这里买东西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玛莎告诉罗伊：“我

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些茶叶我该怎么办。虽然我不会抱怨，
我希望做一名优秀的斗士，但是有时我看到不管是商店还是其 323
他地方卖的食物真的是太脏了，简直让人恶心，我只好买一些外面有包裹的食物，比如说鸡蛋、苹果或者甜瓜，然后在吃的时候沏上一杯上好的茶水。”[2]

虽然土耳其已经于 1924 年成为一个共和国国家，但是现在要想在这里发表公众演讲还不太可能。在土耳其新首都安卡拉，玛莎会见了外交部长托伊菲克·鲁什迪·贝（Teufik Rushdi Bey）。在玛莎的印象中，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此外，玛莎还与教育部和新闻界的领导进行了会谈。尽管巴哈伊活动在土耳其受到严格限制，人们在宗教问题上必须格外谨慎，他们还是就宗教问题进行了探讨。很显然，他们并不认为玛莎是一个危险分子，他们还邀请玛莎作为特别嘉宾参加 10 月 29 日举行的国庆大典。不过遗憾的是，由于行程安排的原因，玛莎不能回来参加此次庆典活动。

离开安卡拉的时候，“一名美国大使馆的男青年”主动提出送玛莎上火车。玛莎在安卡拉住进宾馆的第一天，就是这名男子带玛莎出去吃晚饭的。玛莎不愿接受男子的盛情，因为她乘坐的是三等车厢。“我独自一人赶往火车站，”玛莎回忆说，“但是，美国大使馆三名好心的年轻人，其中，有两名是土耳其人，一名是美国人，他们登上火车，来到三等车厢看望我，火车启动后，他们站在火车站向我挥手道别，直到看不见火车为止！”[3]

玛莎调整了行程，准备去一趟罗马尼亚，去那里拜访玛丽王后和伊莱亚娜公主。玛莎乘船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沿着黑海经过十八个小时的航程后，轮船抵达了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在那里，玛莎被护送至位于巴尔奇克的王后宫殿。宫殿修建在一座悬崖的边上，一级一级的阶梯花园一直延伸到黑海的海滩上。这座宫殿在土耳其语中叫做“Tenha-Yuva”，亦即“孤巢”之意。[4]玛莎来访的消息很快在这座与世隔绝的宫殿中宣传开来，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玛莎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她在文

章中以第三人称称谓自己）：

> 汽车停在王宫大门前，她独自坐在车上。有人正将她的名片呈递至远处的宫殿。
>
> *324* 突然间，她远远地看见悬崖的右侧走出一名号手，开始吹奏欢迎曲。远处的山崖回荡着这段绝美的声音。[5]

宫殿里还有其他几位客人。晚宴结束后，所有客人都离开了，只有一个人留在了宫殿的客房里，这个人就是玛莎。玛莎被邀请到王后的内殿，然后与玛丽王后和伊莱亚娜公主单独叙聊了一段时间。谈话期间，玛丽王后和伊莱亚娜公主坐在一张沙发床上，王后对坐在身旁的女儿大加赞扬：“每当我需要出席重要场合时，我就交给伊莱亚娜公主处理，她的外交礼节和策略很得体。我非常相信她，她能做得和我一样好。她年轻，精力充沛，这是她的优势。”[6]

玛丽王后送给玛莎一些签名照，并表达了自己对巴哈伊圣道以及玛莎这位圣道使者的爱。无论王后身处何处，她的身上总是闪耀着灵性和外表的美，玛莎带着这种美好的印象离开了王宫。

由于玛莎决定绕开大多数西方人经常行走的路线，此外她还要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难题，于是她在 9 月份从君士坦丁堡写信给罗伊·威廉：

> 我希望一直都不需要向你发电报请求汇钱，不过确实需要的话，我会发电报给你，然后写信给我表哥，让他把钱寄给你。我的表哥没有电报挂号，再说从那座小镇寄钱也不方便（这里的人都知道你所在的那家国民城市银行）。如果我遇到一些料想不到的紧急情况、疾病或者其他事情，我相信你会帮我这个忙的……（我在电报中就不跟你详说细节了，只告诉你汇款的数额，我相信你能够理解。不过，我还是希望不必麻烦你。）[7]

不到一个月，罗伊就收到了玛莎从土耳其贝伊奥卢发来的电报，电报写道：“一百美元。玛莎。爱。”罗伊照吩咐而行。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0月15日，他收到第二封电报，电报中写道：“汇一百美元到此。玛莎。”由于玛莎的计划有变，她的行程比原计划落后了两个星期，然而罗伊却没有意识到此事，他根本不知道玛莎当时正在土耳其一个偏僻的地方，那里甚至在地 325
图上都找不到，而玛莎却在那里苦苦地等着汇款，她只有等到汇款后才能继续前行。罗伊将第一笔汇款寄到了海法，以为玛莎会在那里收到汇款。当他意识到这个错误的时候，他又向贝伊奥卢汇了一百五十美元。一个月以后，玛莎还没有收到汇款，她再次发电报：“从君士坦丁堡发了两次电报，未收到任何汇款。没有听说过贝伊奥卢。请汇一百美元至美国驻塞得港领事。”[8]

玛莎的花销远远大于预期，同时她还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在布林迪西，玛莎刚把眼镜摘下来，就被一个小偷偷

“孤巢”，王室家族隐居的宫殿，位于罗马尼亚的黑海之滨巴尔奇克。1929年秋天，玛莎在此拜访了玛丽王后。

走了。玛莎发现了小偷，不过她正赶着登船，只好放弃眼镜。眼镜就相当于玛莎的“眼睛”，她只好再配一副。在君士坦丁堡，她的牙齿疼痛难忍，于是去看了牙科医生。由于旅行范围太广，即便她每次都乘坐三等车厢，她的资金仍在不断消耗。

326 玛莎还遇到了签证的麻烦。在土耳其，哪怕是在不同城市旅行都需要签证。“去安卡拉需要一份特殊的签证和印章”，玛莎说，“我都办理齐全了，但是没人跟我说离开安卡拉也需要办理一份。不管是在那家土耳其小旅馆，或者大使馆，或者报社，或者火车站，都没有人跟我说过”。[9]

回到君士坦丁堡之后，玛莎向警察报告了回城之事，不过那些警察非常难缠，“他们让我交五美元的罚金，理由居然是我离开安卡拉时没有向警察报告！”君士坦丁堡有一位年轻的土耳其巴哈伊，他就是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而丢了职位。这位年轻人努力帮玛莎说话，最终还是无济于事。玛莎说：“在土耳其，我每时每刻都在祈祷，必须要格外小心谨慎。”[10]

11 月中旬，玛莎终于拿到了贝伊奥卢的汇款。罗伊想用这笔钱资助玛莎的旅行费用，但是玛莎坚持让表哥西德尼·哈特把钱还给罗伊，其中还包括罗伊的电报费和百分之六的利息。她希望他们不要见怪，只要按照她说的做就行了。最后事情遵照玛莎的意思办了。她给罗伊和表哥写信说：“这就是生活，我必须靠我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我去世的时候，我也不至于连累大家……我祈祷上帝降恩惠于你们……”[11]

不久前，玛莎收到了一封朋友的来信，信中的内容让玛莎非常不快，从此她更加坚定，一定要保持经济独立。这个女性朋友家底丰厚，玛莎第一次去罗马尼亚拜访玛丽王后的时候，就是她为玛莎提供了经济援助。在致罗伊的一封信中，玛莎提到了这个朋友所做的热心事情，并赞扬了她的一些优秀品质。不过，玛莎在信中补充道：

> 她写信告诉我，她听说有人替我支付了所有的费用，

所以我现在一切都很好。她寄给我四十美元，以示对我的爱。她还对我提出了含蓄的批评，说我旅行的时候应该节俭些……罗伊你知道，没有人替我支付旅行的费用。你帮 327
助过我，朱莉娅也帮助我完成了那些世界语工作，她对我真是太好了，但是旅行费用没有人比我出得多。有时候两三个朋友送给我一件小礼物，有时候很久都没有人送我什么东西，除了你给我的那些珍贵礼物。[12]

为了回应这封信中的质疑，玛莎清点了这位朋友送给她的所有礼物，记录下每一件礼物的用途。据玛莎回忆，有一次她和这位朋友乘坐同一艘轮船去葡萄牙，玛莎答应让朋友支付船费，但是玛莎坚持乘坐三等舱，而这个朋友则选择了头等舱。在日内瓦的时候，玛莎用这个朋友送的二十美元支付了在巴哈伊国际宗教局的办公室租借费。玛莎说："我所收到的任何礼物，都花在了旅行或者圣道上。没有人给我钱买食物吃，我也没有花别人的一分钱给自己买衣服或者私人物品。"[13]

旅行越来越多地消耗着玛莎的资金，即便她每次都乘坐三等车厢。她告诉罗伊："比如说，从开罗到耶路撒冷……一等车厢的票价是二十五美元……三等车厢也差不多要十美元。我乘坐的是三等车厢，但是我经常要在许多地方下车停留，因此我带着我的全部行李转车又需要两美元。在耶路撒冷打车去火车站或者宾馆每趟需要一美元……耶路撒冷宾馆的房费每晚需要一美元五十美分，或者两美元。到处都要花钱，一直都是这样。"漫长的旅行还在前方，因此节俭显得尤为重要。玛莎尤其看重此次旅行："毫无疑问，这项巴哈伊工作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我们必须付出我们的全部，同时也要以一种明智的方式付出。"[14]

10 月 31 日，玛莎乘坐火车离开君士坦丁堡，最后到达阿达纳。火车在路上行驶了五天，玛莎乘坐的是三等车厢，那是一节妇女专用车厢。玛莎乘船从阿达纳出发，轮船经过罗得岛、

塞浦路斯、亚历山大勒塔和贝鲁特等地。11 月的第二个星期，轮船在埃及的塞得港靠岸。

这是玛莎第三次造访埃及这个地中海国家。她在埃及待了三个星期，每天都勤勤恳恳地做着巴哈伊工作。不管在什么地
328 方，玛莎都抱着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并不是只在靠近圣地时才这么做。她提前写信做好了一些安排，照常联络了一些朋友。她还组织了一个世界语社团，接受了知识分子、商界人士和媒体朋友的款待。玛莎写了一篇长文，并附上了阿博都-巴哈和罗马尼亚王室成员的照片。等玛莎到达海法的时候，她就会看到这篇文章出现在报纸上。

在开罗，有一件事情不得不提，那就是 11 月 14 日，玛莎在马尼亚宫觐见了国王福阿德（Fuad）的侄子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殿下。王子殿下是一位作家兼哲学家，不仅仪表堂堂，而且才华横溢，玛莎称他为“法老和埃及总督神奇土地上最伟大的王子之一”。[15] 王子殿下最吸引人之处在于他知道且热爱阿博都-巴哈。此外，他还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接见了霍达•沙拉奥维（Hoda Charaouwi）夫人。沙拉奥维夫人是一位为人称道的人物，她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巨额财富，用来帮助提升妇女的地位。

开罗有一位名叫巴希亚•法拉吉朱拉 [Bahia Faraj'u'llah，即后来的罗伯特•久利克（Robert Gulick）夫人] 的年轻妇女，她见证了玛莎与王子殿下和沙拉奥维夫人的两次会面。玛莎在征得巴希亚父母及学校校长的同意之后，邀请巴希亚担任自己的翻译。巴希亚以前多次在巴哈伊活动中见过玛莎女士，当她接到玛莎的邀请时，她受宠若惊，只是担心自己的英语不能胜任翻译工作。她真的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有幸担当如此重任。

她们首先去了王子殿下的宫殿，然后约见了沙拉奥维夫人。巴希亚发现玛莎是一位谦卑朴素的女性，她的衣着非常简朴。虽然玛莎的外表没有过人之处，但是无论她走到哪里，总能吸引人们的目光。还有一件事情让巴希亚记忆深刻，那就是玛莎

无论走到哪里，她都随身带着一小篮子食物，她很少进饭馆，这样可以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工作上。[16]

有一位名叫阿齐兹·亚兹迪的巴哈伊也同样见证了玛莎的埃及之行，阿齐兹·亚兹迪现在在海法的巴哈伊世界中心工作。他回忆道：

> 当时我还很年轻，我在埃及的塞得港遇见了她，她正准备去圣地。她向我介绍了世界语，并且给我上了第一节 *329*
> 世界语课。她帮助我在埃及组织了第一个世界语学习小组。此次埃及之行她准备去拜见埃及国王福阿德的侄子穆罕默德·阿里王子殿下……她乘坐的是三等车厢（座位是木椅子……）
>
> 她抵达开罗时，穆罕默德·阿里王子殿下的迎接人员早已在火车站等候了。他们先是找了一遍头等车厢，玛莎不在；接着他们又去二等车厢，还是没有。最后，他们看到一名老年妇女从三等车厢的方向走了过来，那个人就是玛莎·鲁特。即便如此，王子殿下还是给予了玛莎崇高的敬意和尊重。[17]

11 月底，玛莎离开开罗，踏上了前往耶路撒冷的旅途。她中途在伊斯梅利亚做了停留，并于当天下午发表了一场演讲。她还在坎塔拉稍作停留，向当地的巴哈伊发表了一场演说，演说从晚上十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半夜，然后玛莎登上火车离开了。玛莎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她把每一分钟都用在了传导上。

玛莎向巴勒斯坦的一名高级专员写信，请求一次采访机会，并告诉他自己是一名巴哈伊。抵达耶路撒冷之后，玛莎受到了总督的接见。随后，玛莎采访了耶路撒冷市的大穆夫提，以及大清真寺的一些主管。与在其他地方一样，玛莎这位善良的巴哈伊信仰使者在巴勒斯坦同样收获了应有的报偿。在巴勒斯坦这片多宗教的土地上，玛莎的传导之旅在这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在，她又将踏上旅途，朝着海法和巴哈伊世界中心出发。

330

第四十章　重访海法——发现大马士革

1929 年 11 月 25 日晚上八点，玛莎第二次来到海法，再次拜访了这里的巴哈伊圣殿。她在卡尔迈勒山上度过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最后一段时间，这里安息着她最挚爱的人，她将在这里让自己的精神重新复苏。这是玛莎最放松的一刻。

抵达海法后不久，玛莎应邀参加了阿博都-巴哈的妻子穆尼丽·哈努姆举办的一次见面会，见面会上还有另外几名女士。一个十四岁的女孩用英语（在这里，许多波斯巴哈伊都在努力学习英语）向玛莎念了一段欢迎辞，玛莎也表示，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对得起这段演讲辞。由于旅途劳累，玛莎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不过，她的心中“有太多的话想说”。[1]

就在玛莎到来的那天早上，守基·阿芬第返回了海法。他派人请玛莎过来。问候过后，他说：“玛莎，永远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我希望你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2] 玛莎回忆说：“我和他聊了一些‘见闻’，聊得非常开心……他的圣歌唱得太好听了，陵殿里犹如天堂一般……”她写信告诉罗伊：“啊，我终于亲眼看到他了！他是我心中完美的圣护，我真的无法形容这份美妙的感觉。”[3]

玛莎来到海法不到数天，守基·阿芬第就生病了。他由于咽喉感染，发起了高烧，最后不得不进行手术。玛莎原计划只在海法待九天，不过圣护传话给她，希望她“不要急着走，跟我们多待一段时间”。[4]

玛莎住在西方朝圣者之家，这是一栋新建不久的房子，专
331 门用来接待来海法的朝圣者。这座房子由哈里·兰德尔捐赠，早在 1925 年玛莎首次来到海法的时候，这座房子还没有完全投

入使用。在这座房子里，玛莎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许多深爱之人的身影，她给罗伊写信，在信中回忆起了许多过往的人和物：

> 我想起了阿博都-巴哈以及祂的离世，想起了我的父母，还想起了你的父亲（威廉先生）。现在，我住在哈里捐赠的这座朝圣者之家里。在我住的那间房子里，我看到了桌上铺着母亲的桌布，黄油盘里放着一把黄油刀，茶盘上垫着一张母亲手绣的盘布，还有一些银器。你可以想象我心中的感激之情……[5]

还有一名西方巴哈伊也在卡尔迈勒这座上帝圣山上留下了自己的礼物。“这里就是我们的家，”玛莎在信中继续写道，“如果教长的家都算不上我们的家，那么哪里才是我们的家！我看到了这里的一切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我看到了你负责的照明系统，我还看到了你拍的那张‘门’的照片，它已经被放大了，正好装饰在现在这间房间里”。[6]

和过去一样，玛莎每次拜访至大圣叶巴希叶·哈努姆，她的美丽与纯洁总是让玛莎铭记于心，并且总能给玛莎带去精神力量。巴希叶·哈努姆已经八十二岁高龄，由于染上了肺炎只能卧病在床，已经两个月不能行走了。尽管如此，她的身上依然时时闪耀着优秀的灵性品质。玛莎回忆说：“她坐在床上接待我们，她的穿着非常好看……简直就是美丽之极，典雅之至。”至大圣叶告诉玛莎，她会为玛莎祈祷，愿她在圣道服务上取得成功。玛莎请求道：“请为我的无私和转瞬即逝而祈祷，祈祷上帝赐予我一份爱，我将把这份爱传递给我遇见的每一个人。”[7]

告别之际，至大圣叶送给玛莎一枚“精致的红色巴哈伊戒指”，以示对玛莎的爱与敬意。在场有一名巴哈伊，此人反对玛莎将一些珍贵礼物转赠他人，他问巴希叶·哈努姆：“玛莎会不会一直珍藏这枚戒指？……”巴希叶·哈努姆回答道：“我认为她不会。我知道，假如她把这件礼物赠给别人，那么她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因为这件礼物对她来说非常珍贵。如果她

觉得哪里用得上这枚戒指，并且对服务圣道大有帮助，这样的话，将这枚戒指送给别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8]

玛莎非常清楚守基·阿芬第的工作量之大，她想协助圣护
332 做一些文字工作，不过圣护过于病重，根本不能工作。圣护托人转告玛莎，让她好好休息；他还对人说：“不要给玛莎任何事情做，她必须休息。”[9]

尽管如此，玛莎还是迫不及待地想为巴哈伊朋友们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也让玛莎在海法之旅中收获了一次“伟大而神圣的经历”。[10] 罗伊·威廉曾经送过玛莎一包茶叶，这样她在一些偏远国家旅行时可以泡一杯茶，补充体能。玛莎打算将这些茶拿出来，举办一场茶会。这是一次快乐的茶会。来自卡尔迈勒山圣殿的四名园丁作为贵宾受邀参加了此次茶会，另外，茶会还邀请了二十名住在东方朝圣者之家的客人。后来，玛莎又为居住在巴哈欧拉巴吉陵殿附近的巴哈伊举办了一次茶会，还邀请了阿卡和附近两个村镇的一些客人。玛莎告诉罗伊，大家对这些茶叶赞不绝口。

由于守基·阿芬第重病在身，玛莎没有机会与圣护相聚。不过，玛莎决定继续自己的计划，离开海法，前往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接下来的这场旅行也是一次尝试；如果旅行安全的话，守基·阿芬第就会交付玛莎一项任务。圣护清楚接下来这场旅行的危险性，他也为玛莎的安全而祈祷。

直到玛莎临走的三天之前，守基·阿芬第和玛莎两人才有机会再次相见。尽管圣护极力挽留，玛莎还是决定离开，因为她的行程已经严重落后于原定计划，她心里清楚，如果再耽搁的话，天气又将成为一个大问题。1929 年圣诞节那天，玛莎离开了圣地，离开了那块滋养她的灵性土壤，朝着东方出发了。

玛莎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是穆斯林文化的大本营，即便在这里，玛莎依然找到了当地报纸，向他们投递了一些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她还在宾馆里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送给记者们一些巴哈伊书籍和一张阿博都-

巴哈的照片。这些文章刊登在了报纸上，等她到达德黑兰的时候，那里会有几份载有自己文章的报纸等着她。

玛莎在海法的时候认识了Y．A．拉法特先生，他在大马士革一直陪着玛莎，担当玛莎的翻译。玛莎开始向下一个目的地 *333*
出发，她准备穿越广袤的沙漠到达巴格达。同行的除了拉法特先生之外，还有一名来自设拉子的波斯妇女。在大马士革，他们与一家旅游公司协商，准备加入一队汽车车队穿越沙漠。拉法特先生回忆起那次旅行：

> 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辆可容纳七名乘客的汽车里，两名司机坐在前排……地面上没有一段铺好的路，路上也没有路标，司机只能顺着前面车辆留下的轨迹行驶。汽车从大清早出发，一直开到半夜，中间没有休息。我们到达了一个地方，英国人在那里挖了一口井，还建了一家小旅馆和一座小型汽车站。车队在那里停了下来，我们终于可以吃东西并且休息了几个小时。早上五点，我们再次出发，汽车一路狂奔，下午两点，我们到达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的边境。[11]

玛莎觉得这是“最轻松的一次旅行”，[12] 许多人却认为这次旅行格外艰苦，因为他们没有像玛莎一样有过连续数天奔波、乘坐三等车厢、坐硬木板椅子、只能吃到随身打包的食物的经历。

在卡尔迈勒山的一个月时间里，玛莎拜访了那里的圣殿，重新恢复了精神。她获得了足够的力量来应付接下来数个星期的旅行。玛莎对新环境和异域文化已经不再感到陌生，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她将发现更多的惊奇，收获更丰富的经历。玛莎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拥抱这些新鲜事物了。

334

第四十一章　伊拉克和伊朗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交界处，有两辆汽车在等候着玛莎，他们是巴格达巴哈伊灵理会的成员。他们护送玛莎进入巴格达（这座城市的古代名字叫做“和平之城”），然后将玛莎带到一家宾馆休息。那一天大约是 1930 年的元旦。[1] 尽管当时的巴格达仍然排斥巴哈伊信仰，玛莎还是同拉法特先生一起找到了报社，交给他们几篇早已准备好的巴哈伊信仰文章。后来这些文章同玛莎到来的消息一起刊登在报纸上。

早在数年前，政府已经没收了巴哈欧拉 1853 年至 1863 年在巴格达流放期间所居住的房子。巴哈伊一直将此处视为圣地，然而在当时，这些房子只对穆斯林开放。当时的神职人员和宗教教师在伊拉克仍然拥有强大的支配力量，他们对巴哈伊信仰发出的新鲜声音充满歧视，他们的目光也格外短浅。

1930 年 1 月 2 日，玛莎获得了一次觐见伊拉克国王费萨尔（Faisal）的机会。玛莎精心打扮了一番，准备面见国王。她的装束简朴而优雅，身穿一袭白色长袍，配上白色的手套、鞋子和头饰。她在底格里斯河畔的一座花园里觐见了国王陛下。这位俊美、颇具学者风度的君王给玛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王十年前在巴勒斯坦见过阿博都-巴哈，并高度赞扬了阿博都-巴哈的人道主义精神，值得一提的是，国王本人也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在谈到巴哈欧拉房子这个棘手的问题时，国王说：“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要让正义得到伸张。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委员会，专门调查此事。至于现在的情况，完全是一个误会。”[2] 或许玛莎有些天真，但是她确实相信国王的话。此外，玛莎还要争取任何可能的机会。她还找到了大英帝国驻伊拉克高级专

员和巴格达总督。虽然 1929 年末国际联盟支持巴哈伊收回巴哈 *335*
欧拉的房子，但是指令却迟迟未下，房子的所有权仍旧掌握在穆斯林手中。早在政府没收这些房子多年以前，巴哈欧拉就曾经写道：

> 上帝之房啊，如果你的神圣被异教徒亵渎，切勿悲伤。上帝已经在创生世界中用祂的怀念之珠装饰了你。此种装饰，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无法亵渎。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上帝的眼睛一直都注视着你。[3]
>
> 待时机成熟之时，上帝将用真理的力量，在所有世人面前赞美你。祂会让你成为上帝天国的旗帜，周围围绕着无数虔诚的信徒。[4]

巴哈欧拉所有的这些房子玛莎都不能进入，她只能参观里兹万花园。在巴哈欧拉被流放到君士坦丁堡前不久，祂在里兹万花园宣布，祂是上帝派遣的信使。从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达城，巴哈欧拉的著作不断流出，其中包括《隐言经》、《圣航者书简》、《笃信经》等，祂在书中揭示了以往天启的全部奥秘，解释了灵性真理的显露过程。[5] 玛莎完全沉醉在这种绝美的灵性氛围之中，感受着回荡在巴哈欧拉住所的那份伟大与庄严。

玛莎从巴格达向南出发，抵达巴士拉。巴士拉位于底格里斯河的入海口，紧邻伊朗的阿巴丹，后者是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的所在地。早在石油成为现代生活的命脉之前，这些石油公司就已经开始雇佣一些家庭教师和翻译。玛莎访问巴士拉之际，时任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教育主管的是一位名叫齐克鲁拉·哈德姆（Dhikru'llah Khadem）的巴哈伊。哈德姆先生回忆说，玛莎的到来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其中，有一人尤其突出。

> 他是一名年纪特别大的老人，八十到八十五岁左右。这名老人从来不出门，人们很少看到他，都叫他“老鸟”。 *336*
> 他居住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巴士拉。有一天，他居然出现了，

> 还说有一位名叫“玛莎”的女士正在宾馆里向人们讲述一些关于巴哈伊的东西。
>
> 人们太痴迷于玛莎了，他们在宾馆外面一直等到玛莎出来，这些人大约有一百人的样子，然后，他们就在大街上跟着玛莎走。
>
> 这名从不出门的“老鸟”因为玛莎的到来终于出门了。他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一些情况。他非常喜欢玛莎。[6]

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甚至登上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的公报栏。

1月9日，巴格达灵理会租了一辆新车，载着玛莎从巴格达到达伊朗的边境。海关官员热情礼貌地接待了玛莎，并邀请玛莎喝茶。不过，他们还是彻底检查了一遍玛莎的箱子和物品。他们告诉玛莎，她必须焚毁所有巴哈伊书籍。玛莎回答道：“我知道，我什么巴哈伊书籍也没带。”后来，为了缓和这些海关官员对巴哈伊的紧张情绪，玛莎给他们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们的以礼相待，不过，她在信末补充道：

> “巴哈欧拉的教义并不反对伊斯兰教。如果你们阅读这些书籍，你们会发现，巴哈欧拉在书中谈到了穆罕默德的地位，人们也可以通过巴哈欧拉知道穆罕默德的地位……基督教不相信穆罕默德，你们允许他们的书籍流入境内……巴哈欧拉圣道承认穆罕默德的地位……你们却不允许巴哈伊书籍进入境内。”[7]

虽然玛莎是一位虔诚的巴哈伊，但是她不想成为一位殉道者。她希望穷其一生服务圣道，传播巴哈欧拉天启，而不是中途殉道，留下未竟的事业。然而几十年以来，就在她身处的这片土地上，成千上万的巴哈伊在此遭到宗教狂热分子的压迫和屠杀。因此，在此殉道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她写道：

> 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在那里得到了一次必要

的教训。守基·阿芬第告诉过我，不论去哪里，都不能只有自己一个人。但是那一天，凑巧大家都离开了汽车，只 337
剩下我一个人待在车内。这时候，有一大群年轻人走过来，大约一百来人的样子，他们说："你出来。"我说我不想出去，但是他们说："你必须出来，我们是军队的。"与此同时，他们还派人一个一个地询问我。那里的人们都知道我是一名巴哈伊传导者，我心说："巴哈欧拉，我必须学着成为一名殉道者。"但是，在枪口顶着我的脑袋的时候，我绝对不能如实地说"我期望成为一名殉道者"。于是，我慢慢地从车里出来，他们把车里翻了个遍，到处寻找鸦片。[8]

后来，玛莎在伊朗的边境经历了一件天方夜谭般神奇的事情。玛莎准备去一条湍急河流的下游拜访一名医生。正当她朝河边走的时候，一队士兵跟了上来，他们将玛莎交给一个小男孩，并交给小男孩一小瓶白色粉末状的东西。玛莎心想，这下完了，自己要么被淹死，要么被毒死，要么被射死。玛莎被带到了好几个地方，遭到了数次盘问，她所说的一切都做了笔录。最后，警察告诉她："再等几个小时。"玛莎抗议说："我不想再等了。"她还说："'我要退回边境，等一切妥当后再进入波斯。'于是我吩咐汽车司机往回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警察局长告诉我'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往前走了……"[9]

1930 年 1 月，玛莎终于踏上了波斯的土地。

玛莎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玛莎在巴哈伊杂志《西方之星》上记录下了自己对波斯的印象，她这样向读者写道：

波斯，你是巴哈欧拉的国度，巴孛生活和殉道的土地，阿博都-巴哈幼年的故乡。古拉图-艾因（塔希丽）等十八位"生命字母"（巴孛最早的一批追随者）曾在你漫长的沙漠之路上穿行。成千上万名忠诚的追随者用纯洁的血液将这片土地染上了迷人的芬芳。啊，亲爱的读者们！让我们满怀

无比崇敬之情，来到巴哈伊信仰的这片神圣发源地朝圣吧！[10]

守基·阿芬第希望玛莎无论在伊朗什么地方，都只跟灵理
338 会的人打交道。在玛莎随身携带的证件里面，夹着一封圣护用波斯文写的信，该信向巴哈伊发出通告：

> 所有传导者的领袖、尊贵的玛莎·鲁特女士到来了……在波斯这片神圣土地上，所有上帝的所爱者、万慈者的仆人均有责任和义务诚心诚意地接待玛莎这位崇高的灵魂，你们要热情待客，要向她致以无比尊重和友爱之情……（圣护呼吁他们）要在语言和行动上帮助玛莎这位全能上帝的钦选者、巴哈圣道之名的传导者筹备盛宴，装点集会。她是一名非同寻常的信仰者，她凭借着惊人的力量和无与伦比的勇气与执著，在世界上最崇高的地方发出了“呀巴哈乌-拉卜哈”的呼喊，她将巴哈欧拉圣道的神圣之名传到了大量极具影响力人物的耳中，其中包括许多王子、大臣、饱学之士和王室成员。她让这些世界伟人们看到了各自土地上的那些蒙冤者和劳动人们的卓越和优秀之处。她理应得到丰厚的爱与友情，再多的荣耀与赞美也不为过。[11]

玛莎进入波斯的时候，这里和 1844 年巴哈伊信仰诞生之时并无多大变化。变化之风尚未吹进这片古老的文化之地，这里的人们依旧沿袭着远古的劳作方式，只有极少部分人能够接受教育。人们顽固地死守着宗教信条和仪式，宗教盲从和狂热氛围甚浓，妇女在非家族成员面前必须戴上方头巾或面纱。因此，圣护嘱咐玛莎要谨慎行事，“入乡随俗，以防不测”。圣护不希望看到玛莎陷入不利境地，进而引发“骚乱和对抗”，最终点燃巴哈伊信仰敌人的仇恨情绪。[12]

玛莎到来的消息犹如燎原之火迅速传播开来，她的行程也神奇般地传到了人们的耳中。尽管守基·阿芬第希望大家保持

低调，但是玛莎还是受到了数百人的迎接，其中包括许多巴哈伊。迎接队伍排起了数英里的长队，大家彻夜排队就是为了一睹玛莎的风采。在某些地方，暴露自己的巴哈伊身份是一件很危险 *339* 的事情，然而，玛莎却能够通过他们的一些举动将他们识别出来。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欢迎仪式则更加公开。有一次，汽车在行驶途中遇到了一群身着淡雅服装的人们，他们示意汽车停下来，随后他们吹奏起古老的波斯乐器，人群开始舞动起来，齐声欢唱一曲春天之歌。那真是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

从巴格达到德黑兰路途有五百英里之遥，并且大部分路段是崎岖难行的山路。旅行队穿越扎格罗斯山脉的时候，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山路经常遇堵，每次必须耗费数小时才能清理出一段道路。玛莎的旅行队至少有两次是在“咖啡店”过的夜。“咖啡店”是一种简陋的房子，室内是泥地面。每逢赶驴的人涌进这间屋子，他们抖落身上正在融化的雪，屋子里就留下一层淤泥地面，足有数英寸深。[13] 店内腾出了一间库房，为了尊重客人的隐私，库房的入口处还悬挂了一床被子。玛莎睡在一张桌子上，身上盖满了外套御寒取暖。

有一次也是在这种地方，晚上的时候炭盆里生了一堆火。由于屋子的窗户封得严严实实的，客人们差点窒息而死。多亏玛莎在半夜里发出了虚弱的叫声，吵醒了身边的同伴，这名同伴才赶紧打开了一扇窗户。

玛莎的旅行队在加斯里赫-西拉恩和克尔曼沙阿停留过后，接着穿过冰雪覆盖的山口进入哈马丹。二十辆满载巴哈伊的汽车将玛莎迎接进城。一名从克尔曼沙阿同行而来的人说：“就连皇帝和国王都享受不到二十辆汽车迎接的待遇。”[14] 玛莎在哈马丹待了三天，在这里发表了公众演讲，并与当地的巴哈伊见了面。在哈马丹，巴哈伊的数量相当多。虽然哈马丹的宗教氛围较之其他地方更加自由，但是无论玛莎走到哪里，当局还是会采取措施保护玛莎。

抵达加兹温的时候，迎接玛莎的是一列由四十五辆汽车组

成的汽车护送队伍，有些人甚至从九十英里之外驾车赶来，他们穿越了危险重生、冰雪覆盖的道路，就是为了能够见上玛莎一面。加兹温是塔希丽的故乡，后者是巴孛最早的十八位门徒之一。塔希丽是第一位抛弃面纱的波斯妇女，也是第一位拥护
340 男女平等的巴哈伊妇女。1852 年塔希丽在德黑兰殉难——她送给逮捕自己的人一根白丝巾，最后她被人用这根白丝巾勒死。塔希丽的临终遗言是：“你们可以现在杀了我，但是你们阻挡不了妇女的解放。”[15]

从来没有任何西方人去过塔希丽的家，玛莎找到了宾馆的老板，这位老板认识塔希丽的一个侄子，在老板的帮助下， 玛莎最终争取到了一次拜访塔希丽故居的机会。但是，加兹温的巴哈伊明白，这里的人们对巴哈伊信仰怀着强烈的敌对情绪，他们说：“您不能去……您绝对不能去古拉图-艾因的故居。”

玛莎也意识到了此事的危险性，特别是她的到来已经引起

玛莎·鲁特与哈马丹的巴哈伊灵理会成员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在一起。时值 1930 年，玛莎正在伊朗进行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旅行。

了一些人的注意。在玛莎房间对面的宾馆大厅里，有五名士兵不分昼夜地监视着玛莎的房门。玛莎向一名巴哈伊问道：“这些人为什么一直监视我？”对方回答道：“波斯的每一个人都在监视您。”[16]

尽管如此，玛莎还是去拜访了塔希丽的故居。那是一座漂亮且古老的住宅，塔希丽从小在那里长大，不过，现在这座房子照料得已经不如以前那般好了。玛莎走进塔希丽曾经用来学 *341*
习的那间小房间，然后跪下身来，俯首贴在地板上祈祷。当时许多塔希丽的亲戚都看到了这一幕——一位来自地球另一面的西方妇女向一位殉道者致以灵性的敬意，只是玛莎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些亲戚们理解玛莎的举动，于是他们就走开了。

不过，有一名亲戚走上前来，他告诉玛莎自己并不反对塔希丽，他觉得作为塔希丽家族的一员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他邀请玛莎到宾馆，然后向玛莎哭诉：“二十年来，我一直想成为一名巴哈伊，但是我总是没有勇气。”不过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要做出改变，他打算去海法，当面对圣护说。他向玛莎讲述了大量关于塔希丽这位早期巴哈伊女英雄的故事，后来玛莎将这些故事收录在一本名叫《纯洁者塔希丽——伊朗最伟大的妇女》的书中。[17]

当玛莎离开加兹温准备前往德黑兰的时候，塔希丽家族的这名亲戚和巴哈伊手拉手站在一起。他们的上空出现了一道鲜亮的彩虹，这道光线柔和的弧形就象征着世界和灵性的团结。然而，当玛莎发现宾馆的那五名士兵一直尾随她出镇，她心中原本的愉悦不禁减了几分。“这些人一直盯着我，这可不好受。”玛莎后来说。[18] 现在，德黑兰已经近在眼前。几十年来，德黑兰一直拒绝接受巴哈伊天启，也因此一直笼罩在黑暗之中。如今，玛莎不顾个人安危，决意要将天启带到这里。

342

第四十二章　波斯的中心

守基•阿芬第告诫过玛莎，在德黑兰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因为那里的人们心存偏见，且无法无天。当玛莎得知只有五名灵理会成员来加兹温护送自己去首都德黑兰时，玛莎终于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不过，很快她就发现，当她到达德黑兰的时候，迎接她的依然是一大群巴哈伊。

玛莎一行人刚进城的那天，正值 2 月中旬，天气特别寒冷。玛莎入住那家宾馆的老板是一名巴哈伊，他让玛莎坐进自己的汽车内。“当我们到达城门的时候”，玛莎在记录中写道，“那种场面真是太罕见了，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汽车，如果他们知道有一位巴哈伊将要进城，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我们必须等拿到通行证之后才能进入德黑兰……”[1] 巴哈伊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措施，他们还找了四名巴哈伊警察保护玛莎的车辆入城。

这里就是德黑兰，巴哈欧拉出生的地方，祂长大的城市，祂的父亲曾是这里的朝廷大臣。巴哈欧拉第一次身陷囹圄就是关押在这里的西亚查尔监狱，也叫“黑坑”，当时巴哈欧拉的手脚全部带上了镣铐。而正是在这座恐怖的监狱里，巴哈欧拉接受了自己使命。如今，玛莎距离这些神圣的地方只有咫尺之遥，她的内心充满了敬畏之情。

玛莎住在宾馆里，她的房间非常雅致，法式房门，推开门就是一座院子。玛莎意识到她的房间太显眼，外人太容易出入，这样很危险，于是，她要求换一间不起眼但更安全的房间。那些巴哈伊非常爽快地回答说：“告诉她，这家宾馆就像她自己的衣服一样属于她。”[2] 为了玛莎的安全起见，外人若想拜访玛莎，

343

伊朗德黑兰街景，自 1844 年巴哈伊信仰诞生到 1930 年玛莎·鲁特来访，这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必须首先经过店主三兄弟其中一人的接待。哪怕是玛莎的理发师都要请一位信得过的人。

谣言传播起来肆无忌惮，而集市是传播谣言的最好土壤。早在玛莎到来之前，一家报纸就刊文报道，说有一位妇女很快就要来到伊朗，她是“阿博都-巴哈的女儿，不过她穿的却是美国人的衣服，她说着一口英语，就是为了蒙骗这里的人们”，文章还猜疑“她欲对国王图谋不轨”。[3]

玛莎受邀参加了在宾馆举办的宴会，约两百名宾客参加了此次宴会。宴会结束后，玛莎很快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公众演讲和新闻工作当中了。玛莎采访了许多政府和政府部门的首脑，其中包括军事财政部部长，然后她将这些文章发往华盛顿和开罗。不仅如此，这些文章还被送到了美国的多家报社。玛莎在文章中描绘了一个积极的波斯政府形象，她希望借此帮助美国和波斯建立起良好的国家关系。玛莎在采访中问这些首脑们，美国能够提供怎样的帮助？他们回答说，他们迫切希望美国的 344

教育家和演说家能够将他们的思想带到这里，最好是他们亲自来到伊朗传授思想。

玛莎向政府官员解释说，她的这次伊朗之行只是一次尝试，如果她在这里一切平安的话，其他的人也会跟着过来，他们会带来新的思想，同时也会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就这样，通过这种巧妙的方式，在这片热情但又充满偏见和仇恨的国土上，玛莎的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

在德黑兰的时候，玛莎希望能够争取到一次觐见沙阿礼萨·汗·巴列维（Riza Khan Pahlavi）的机会。她会见并采访了王室大臣泰穆尔塔什（Teymurtash）先生，她希望这位大臣能够帮忙安排一场国王的采访。玛莎在一封信中向这位大臣提出了这个请求，不仅如此，信中还阐述了巴哈伊信仰和平与团结的本质，并重申了巴哈伊承认先知穆罕默德。如果沙阿愿意，玛莎可以送给他一些巴哈伊书籍以供阅读，希望能够消除沙阿心中的担忧和恐惧。遗憾的是，觐见沙阿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虽然玛莎未能亲自觐见沙阿，但是她还是通过其他方法将自己的好意传递给了这位君王。“还有另外一个单独的信封，里面没有任何文字，”玛莎写信告诉泰穆尔塔什先生，“我在里面装了一个小型的盒式项链坠，它给我带来快乐，保护我远离伤害，我最亲爱的，我托你将这件礼物转交给沙阿。此外……我还在信封里放了一本小的世界语—波斯语词典……”跟这些礼物一起的还有“一枚星形的世界语小徽章，献给王太子殿下”。[4] 有鉴于巴哈伊信仰在伊朗的历史，以及当权者对巴哈伊的残忍迫害，玛莎的勇气和纯洁的信任不禁令人敬佩，而正是这些勇气和信任激励着玛莎不断努力。

玛莎谨记守基·阿芬第的告诫，除了演讲和讲座之外从不出门。如果确实需要出门，她不会独自一人出去；乘车的时候她也总是紧闭车门。威胁信不断来袭，玛莎承认，“身边确实有敌人，但是巴哈欧拉会保护我，我不需要理睬这些信件”。[5]

在拜访德黑兰以及其他地方的巴哈伊的过程中，玛莎发现

345

玛莎·鲁特（前排中间）与一些巴哈伊妇女，1930年于伊朗德黑兰。大多数妇女已经摘掉了面纱。

这些巴哈伊都知道芝加哥附近正在修建一座灵曦堂。他们还知
346 道现在正需要资金以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有一名妇女依然记得玛莎来到她家那天的情形。尽管当时这名妇女还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她坐在玛莎的腿上，看着玛莎，她仿佛受到了某种力量的鼓舞，于是她从耳朵上摘下那对金币做的小耳环，交给玛莎作为修建灵曦堂的资金。[6]

在德黑兰的数个星期里，玛莎经常去看望苏珊·B．穆迪医生，她是一位从美国来的内科医生和教师，已经在伊朗工作数年。玛莎在德黑兰期间，穆迪医生正好身患严重的肺炎，身体还处于恢复之中，玛莎经常过来看望和照料她。玛莎绞尽脑汁要给这位病人带去一些快乐，于是，玛莎为她做了一件蓝色丝袍，穆迪医生看到这种颜色一定会喜欢的。

伊朗的北部有一座名叫大不里士的城市，是巴孛殉难的地方。4 月的第一个星期，玛莎前往此处朝圣，她看到了巴孛曾经囚禁过的监狱。她的思绪回到了 1850 年 7 月 9 日那一天，巴孛挺身赴义的一幕浮现在了她的眼前。就是在这座监狱里，当时巴孛正在向秘书口授指示，突然一名守卫打断了他们的交谈，准备将祂带到行刑场。巴孛告诉守卫，现在还不是时候。“除非我对他说完我想要说的一切，否则任何世俗力量都无法使我沉默。即便全世界都武装起来反对我，也不可能阻止我说完我想说的话。”[7] 但是这名手持武器的守卫不听巴孛的话。巴孛被带出监狱，然后带到城市的广场，准备跟祂一同殉难的还有一位门徒。两人被捆绑起来，悬挂在一栋建筑的长钉上。

一个名叫萨姆·汗（Sam Khan）的行刑队队长奉命处决巴孛，但是他不愿执行这项卑鄙可耻的任务。巴孛说：“你尊令而行吧。如果你是真心实意的，那么全能者一定会解除你的烦恼。”[8]

行刑队排成三行，每行二百五十人，三行队列轮流射击。行刑场上弥漫着七百五十支枪发出的黑色硝烟，待硝烟散尽后，只见那位门徒毫发无伤地站在那里，子弹只打断了悬挂他们的
347 绳索，而巴孛却不见了。人们无比惊讶和迷惑，四处寻找巴孛，

最后发现祂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囚室中，继续对秘书口述旨意。当时有一万名观刑者站在兵营里和屋顶上，其中还有一些欧洲新闻记者，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这桩离奇的事件。

接着，巴孛告诉这些守卫：“我对赛义德·侯赛因（Siyyid Husayn）的话已经说完了……现在你们可以接着做你们想做的事了。”[9] 萨姆·汗拒绝命令自己的手下开枪，于是另一支行刑队被派来继续执行处决。巴孛和祂的那位门徒再次被悬挂起来，令下枪响，七百五十支枪同时射击，巴孛和那位门徒的身体被打得稀烂。然而，巴孛的脸庞却完好无损——没有一颗子弹毁坏了祂那圣美的脸庞。

不久之后，暴风雨和地震袭击了那片土地，那里还爆发了饥荒和瘟疫；当时执行处决任务的那支行刑队在三年之内全部暴死。

现在，玛莎这位来自西方的巴哈伊来到了巴哈伊心目中的圣城大不里士。在这里，玛莎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警察局长邀请玛莎参加一场在花园举行的露天聚会，同时出席的还有陆军总司令。大家坐在曾经关押巴孛的那座囚室的窗下，玛莎不禁感叹历史的发展是多么神奇，灵性的团结力量是多么巨大。陆军总司令和警察局长两人都希望阅读一些巴哈伊圣作，于是，玛莎列了一份书单，请求美国和加拿大的总灵理会将这些书籍邮寄给他们。诞生于他们国土的巴哈欧拉天启圣作很快就会从美国到达两人的手中。

玛莎刚到达大不里士，她就收到了锡山村巴哈伊的来信，他们邀请玛莎到他们的村子里走一趟。但是他们被告知，此事几乎不可能，因为暴风雪堵住了道路。不过，这点困难吓不倒村民们，上百名男村民自告奋勇，清理出一条数英里长的通道。玛莎顺着通道进村了。玛莎感受过太多波斯巴哈伊的深切情谊，尽管如此，这些朴素农民的爱还是让玛莎甚为感动。

此外，玛莎在往南去库姆、卡尚、伊斯法罕和亚兹德等地 *348*
的途中，她同样感受到了波斯巴哈伊潮水般的热忱和友爱。在

卡尚，玛莎收到了一份礼物，那是一张祈祷用的跪毯。跪毯的中心绣着“至大圣名”的巴哈伊标志，图案的周围绣着一首巴哈欧拉的诗。有一名年轻的男子“染上了流感，眼睛疼痛难忍。他听说玛莎……能够通过祈祷治愈疾病，于是他……请求玛莎为他祈祷”。玛莎答应了这名男子的请求，在那张新跪毯上为他祈祷。“第二天早上，他的鼻子通了，眼睛也立刻明亮起来了。”[10] 后来，玛莎托一名官员将这张跪毯转交给了日本天皇，天皇将其珍藏于皇宫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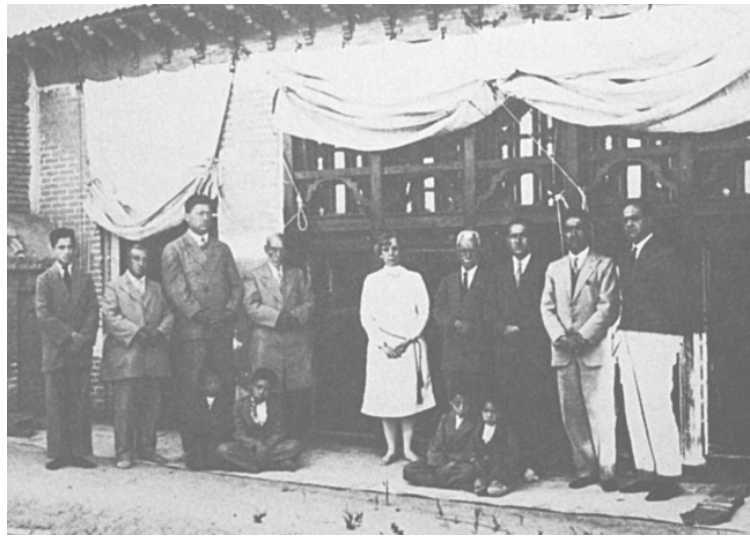
4 月底，玛莎抵达巴孛的出生地设拉子。1930 年 5 月 4 日，玛莎来到了巴孛的那座房子。当年，就在这座房子二层的一间房间里，巴孛首次对穆拉•侯赛因（Mulla Husayn）宣布了其使命。据一名随同玛莎的人描述：“当她第一眼看到这座房子的时候，她双膝跪下，哭泣不止。‘想想看’，她哽咽道，‘如此伟大的启示竟然来自于这座小房子！’”[11]

在这座夜莺与玫瑰之城，玛莎受到了王室成员般的待遇，当地官员为玛莎举行了一场公开的欢迎仪式。随后，玛莎在那些漂亮的公园里发表了数次演讲，居民们蜂拥而至。

只有那些穆斯林毛拉，或者宗教教师心中甚为不悦。自巴孛和巴哈欧拉的时代起，他们就对巴哈伊心存强烈的偏见。设拉子最重要的一位毛拉曾两次在清真寺的布道仪式上向玛莎进行说教。不过，玛莎写道：

> 在设拉子，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在巴孛的房子里看到了一幅幻景，巴哈欧拉告诉我，祂会保护我……我在街道上行走，我去拜访巴孛和守基·阿芬第祖父辈的房子，我每天都在设拉子发表演讲，每次演讲都有大量穆斯林参加。有一次在设拉子的一座花园里举办了一场集会，总共有一千一百名男士到场。[12]

一直以来，玛莎坚信巴哈欧拉会保护她。波斯波利斯位于
349 设拉子东北三十英里处，那里是伊朗古都的遗址。去那里的时候，



玛莎·鲁特在巴孛故居，1930 年 5 月 4 日于伊朗设拉子。

玛莎突然看见一群游牧民骑着马向她飞奔而来，气势汹汹，玛莎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这些人似乎要故意将玛莎撞倒。不过，玛莎突然发现，原来马背上这些人是一群年轻的巴哈伊。当他们从玛莎身边飞奔而过的时候，他们从马背上俯身拾起地上的鹅卵石，年轻的巴哈伊们想用这种高调的方式来迎接玛莎的到来。我们可以想象玛莎当时的愉悦之情——同时，玛莎也松了一口气。

布什尔是玛莎伊朗之行的最后一座城市。来到伊朗四个月后，春天来了。当时正值 5 月，通往布什尔的道路泥泞不堪，几乎无法通行。一位先行上路的朋友写信回来告诉玛莎，提醒她一定要将水煮沸了再喝；此外，还要小心苍蝇和蚊子，最好带上蚊帐。不过，这位朋友特别警告玛莎两项危险——道路状况和穆斯林毛拉。他建议玛莎最好乘坐飞机前往布什尔。

为了避免种种担忧，玛莎决定乘坐飞机。这是她第一次乘坐飞机旅行，心里格外高兴。“在布什尔，我的到来在穆斯林毛拉之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玛莎写信告诉威廉一家，“不过，

350 他们都被我耍了。他们坐着汽车找过我两遍，但是我却坐飞机从天而降（这个选择真是太明智了）。”[13]

玛莎被直接带到布什尔唯一一位女性巴哈伊的家中。为了确保玛莎的安全，[14] 那边专门派了一名“厨师”和一名“管家”协助玛莎。那座房子里举办了许多活动，其中包括晚宴、午宴和茶会。玛莎在每一次活动中都发表了演讲，听众不仅包括巴哈伊，还有巴哈伊信仰的朋友以及研究巴哈伊教义的朋友。

一名陆军少校邀请玛莎参观了布什尔的一些医院。让玛莎吃惊的是，这些医院的大部分员工都是巴哈伊。随后，他们受邀与省长共享晚宴。数个星期后，玛莎回忆起这次旅行，并表达了当时的喜悦之情：“啊，这趟布什尔之行真的太棒了，真高兴见到这些宽容和善的巴哈伊，并且向他们介绍圣道在西方的情况。不仅如此，我还向他们的朋友们介绍了圣道。之前很少有人去过布什尔，因为那里的气候太糟糕了，很容易患上热病。”[15]

在玛莎准备前往印度之前，她开始回忆自己跟历史上那些殉道者的家人见面的情景；她看到，由于不久前一位巴哈伊的殉道，某个村庄全部村民的灵性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现在，她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巴哈欧拉、巴孛、阿博都-巴哈，以及巴哈伊信仰追随者曾经所面临的危险。她意识到危险将一直存在，并且知道自己现在就生活在危险之中。为了逃避监视者的耳目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玛莎在凌晨三点就赶往港口，登上轮船。虽然晚上酷热难耐，不过为了安全起见，玛莎一整晚都紧闭门窗。第二天，玛莎离开了巴哈伊信仰的诞生地，轮船顺着波斯湾向南驶向孟买。

玛莎终于实现了访问伊朗这个梦寐以求的愿望。伊朗是一片充满强烈反差的土地：高尚的灵性与野蛮的暴行之间的反差；落后的生活水平与精美的艺术之间的反差；原始的建筑方式与宏伟壮观的建筑之间的反差。当她离开伊朗的时候，她满怀感激地回忆起此行的经历：

玛莎·鲁特(后排中间站立)1930年于伊朗设拉子,她以贵宾身份参加了里兹万节第十二天的庆祝活动。

波斯，巴哈欧拉的福佑之地，在那里的四个月里，我仿佛度过了一生的时间……现在，我每一天都会停下来数次，感谢巴哈欧拉赐予我这次波斯之旅……我感谢祂的慷慨与恩惠，我这位仆人才能安然无恙地来到波斯。在波斯的时候，我的心里忐忑不安，不得不说，有时候我还是有点害怕的。[16]

352 据玛莎的同行Y．A．拉法特先生描述："她以令人震惊的仁慈和友善对待伊朗的人们……她拜访了殉道者和受迫害者的家属。她的内心无比感动，并向这些家属表示深深的同情……她善良、温柔、平和。"他还说："我对她表示无比崇敬，她称得上一位圣人……"[17]

从德黑兰灵理会致美国的一封信中，玛莎·鲁特对波斯信徒的影响可见一斑：

"我们挚爱的灵性姐妹玛莎·鲁特女士来到了波斯，她再次向公众展示了圣道的荣耀和上帝之言的力量。正如历史证明的那样，人们总是怀着敌对和仇恨的情绪对待外国人，认为他们是自己宗教的反对势力。然而，感谢巴哈欧拉的教义，当他们看到这位美国来的姐妹，他们居然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为玛莎举办的见面会上洋溢着爱的精神；热心的朋友迫不及待地与她相见；所有人满怀虔诚和热情聆听着她带来的甜美而愉悦的信息。我们多么希望美国的兄弟姐妹们能够目睹这一切……我们见证了听众们的强烈热情与情感，玛莎女士的那些来自神圣之源的言语对听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凡听过这些言语的人们，无不流下了喜悦的泪水，他们从巴哈欧拉那里认识到了真爱和上帝唯一，他们因此而感到无比欣喜。

"德黑兰的巴哈伊将玛莎视为一位纯洁的天使和一位真正的巴哈伊，她'具备了人类的一切美德'。她赢得了所有朋友的心……"[18]

第四十三章　1930 年，印度和缅甸

5 月到 8 月并不是印度最迷人的季节。5 月的第三个星期，玛莎抵达孟买，时值印度一年中最热的季节；而等到玛莎离开印度之时，正好是南亚季风席卷印度次大陆的时候。此外，印度的局势正如天气一般火热。当时的印度正在经历一场由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全国上下陷入一片混乱。玛莎做出了一项明智之举，她告诉每一个人，她去印度不谈政治，只谈巴哈伊信仰。

1930 年 4 月 6 日，甘地结束了为期三周的阿拉伯海长途之旅。在海边，他俯身抓起一把食盐，以此宣告打破英国的盐税法，从此拉开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序幕。站在甘地身边的是一位名叫萨罗吉尼・奈杜（Sarojini Naidu）的印度诗人，她也是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甘地任命她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领导权的接班人。虽然圣雄甘地被囚禁在监狱中，但是此次运动却照常进行着。

5 月 15 日，奈杜夫人按照甘地的嘱托，带领两千五百名志愿者向孟买以北一百五十英里处的达拉沙那制盐厂出发。这原本只是一场和平抗议，结果却在历史上留下了血淋淋的一页。奈杜夫人于次日被捕。然而那些志愿者遵循甘地的意愿，没有采取任何抵抗措施，结果遭到政府势力无情地殴打。冲突中死亡人数急剧攀升，不过，此次事件也改变了印度人们的态度，他们从一个从属的民族变成了一个自主的民族。

达拉沙那事件发生后的数天，玛莎赶到了孟买。尽管当时的气温已经超过了 100 华氏度（相当于 37.8 摄氏度，译注），但是玛莎分秒必争，她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写稿、讲座和采访。

6月初，玛莎前往浦那拜访老朋友科斯洛夫一家。十五年前玛莎首次来到印度的时候，科斯洛夫一家人给玛莎提供了巨大的帮
354 助。玛莎下榻的国家大饭店就属于科斯洛夫一家。他们一家人的身上具有一种宝贵的品质，这种品质让玛莎深深感动。玛莎将一套刚刚收到的巴哈伊书籍送给了他们；随后，她自己又邮购了一套。

浦那以北三英里处有一座耶拉夫达监狱，这里曾是阿迦·汗的宫殿。在这座监狱里，关押着圣雄甘地——印度人们的精神领袖，以及萨罗吉尼·奈杜。玛莎探访了这座监狱，并且随身携带了一些巴哈伊书籍。遗憾的是，监狱不允许玛莎探望甘地。然而，监狱长同意将一本书转交给甘地，然后将另外一本书交给监狱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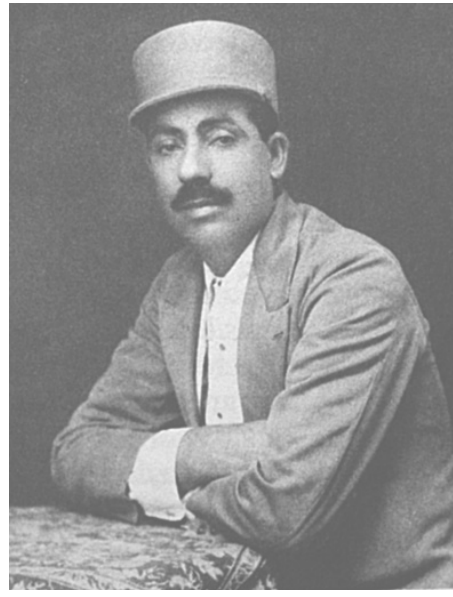
后来，在奈杜夫人的丈夫奈杜医生及其女儿（一家杂志的编辑）的陪同下，玛莎获准看望萨罗吉尼·奈杜。当玛莎得知奈杜夫人喜欢读书，她一下送给奈杜夫人九本巴哈伊书籍，另外还有一些塔希丽的诗歌和一些特殊的礼物。玛莎的探访受到了奈杜夫人的热烈欢迎。奈杜夫人成了巴哈伊信仰的忠实拥护者。

虽然印度人们的游行示威总体来说比较平和，然而平和之下却暗藏汹涌。玛莎担心这种非暴力的方式最终会衍生出暴力行为。不幸的是，她的担心是对的。6月份，玛莎在拉合尔经历了一场暴乱。当时她正准备离开基督教青年会的招待所，一群疯狂的暴徒正好经过招待所，于是一名同伴催促玛莎赶紧返回招待所。“他们无比仇视英国人”，玛莎对朋友们说，“他们会把我当成英国人，然后冲着我来……我觉得我应该抓紧时间，说不定哪一天厄运降临，我就不能发表任何公众演讲了”。[1] 由于官方已经发出禁令，6月份任何人不得在德里发表演讲，于是玛莎重新安排了旅行计划，准备以后再来这里发表演讲。不过，这里的局面并未好转，一直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之中。

玛莎离开了孟买，前往印度中南部德干高原的海得拉巴。

在这里，玛莎受到了国宾级的待遇，享受了高规格的膳宿条件。之后，玛莎从海得拉巴出发，前往苏拉特。在苏拉特，玛莎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其中包括各种早餐聚会、茶会、晚宴、小型集会和公众演讲。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 109 华氏度（相当于 42.8 摄氏度，译注）的高温下进行。玛莎的身体难以适应这种 *355*
不堪忍受的高温环境，结果她病了几天。碰巧的是，当时奈杜医生正好在附近访问，于是他送给玛莎一些药物，消除她不断呕吐的症状。随着身体的逐渐好转，玛莎重新开始了她的行程。她乘坐火车，经过两天的旅行，穿越了辛德沙漠，当时有些地区的温度高达 125 华氏度（相当于 51.7 摄氏度，译注）。这一次，她提高了车厢的舒适级别，乘坐的是二等车厢，而非以往的三等车厢，这样可以减少身体健康所承受的危险。

巴哈伊为了确保玛莎旅途有个伴，派遣卡拉奇市的伊斯凡



伊斯凡迪亚尔·巴赫蒂亚里，一位虔诚的巴哈伊。1930 年和 1937 ～ 1938 年，他陪同玛莎在印度和缅甸旅行。他将这张照片送给了玛莎·鲁特女士——“我的灵性母亲”。

迪亚尔·巴赫蒂亚里（Isfandiar Bakhtiari）先生陪同玛莎从卡拉奇市前往拉合尔市。在拉合尔市，政治动荡格外明显。尽管如此，玛莎发现拉合尔市的人们拥有巨大的灵性潜能。玛莎的一篇演讲受到了最高法院一位法官的举荐，后者是拉合尔市的一位著名人士。

356 6月的拉合尔市酷热难耐，玛莎必须使出全部精力与酷热作斗争，最终她坚持下来了。除此之外，她还会见了一些无神论者，他们希望询问玛莎一些宗教问题，此外还有一些见神论者。印度教改良派组织梵社是玛莎最崇敬的宗教组织之一。她发现梵社是一个开放且灵性极高的宗教组织。在印度旅行期间，梵社负责安排玛莎的演讲，并招待玛莎，就像世界语学者在其他国家帮助玛莎那样。

普里塔姆·辛格（Pritam Singh）是拉合尔市的一位杂志编辑，同时也是一位巴哈伊。他负责安排了玛莎在拉合尔市的大部分演讲和采访。他和巴赫蒂亚里先生一道，陪同玛莎抵达西姆拉。西姆拉是印度政府的一座夏都，也是一处著名的疗养胜地。也许是由于海拔、多雾或者多雨的原因，玛莎很不适应那里的环境，她的身体有点吃不消。于是，她只好雇佣人力车赴约，而见面的地点通常在三到五英里之外。

玛莎印度之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在6月末受到了帕蒂亚拉邦王公的邀请，到西姆拉山的查利宫殿做客。喜马拉雅山上道路陡峭难行，危险丛生，玛莎乘坐汽车，花了整整六个小时才走完五十英里的路。玛莎被安置在宫殿的客房里，那是一个四居室的套房。宫殿客房的四周是广阔的田地。王公爱好体育，在玛莎会见王公之前，她跟其他一些宾客还进行了一场板球比赛。在玛莎看来，王公的身上集合了贵族的所有高贵品质，他对玛莎的工作也非常感兴趣。离开之际，玛莎送给王公一块来自“巴哈欧拉土地”的丝帕。“这是巴哈伊历史上重要的一页”玛莎写道。玛莎很高兴能够获得这次机会。[2]

玛莎从西姆拉山出发，依次抵达了德里、勒克瑙、贝拿勒

斯、巴特那、博尔布尔和加尔各答等地。从 7 月 3 日到 22 日的这十九天里，玛莎的日程被旅行和演讲安排得满满的。梵社和见神论者负责安排玛莎的演讲，他们甚至在德里安排了一场演讲。演讲的宣传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尤其是在加尔各答。

玛莎分别在德里和勒克瑙待了数天。7 月的第二个星期，玛莎抵达贝拿勒斯（现在的瓦拉纳西）。贝拿勒斯这座古老的城市位于神圣的恒河河畔，这里是印度教的中心地区。朝圣者从 *357*
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他们在恒河河边的台阶上洁身沐浴，这些台阶象征着纯洁与救赎。贝拿勒斯拥有一千五百座寺庙，再加上无数学者不断涌向印度教大学，这里便成为了圣洁与学识的交汇处。与绝大多数大学一样，这里被纠察队员包围着，他们躺在地上，形成了一张人毯。若有人想进入大学，则必须从他们的身上踏过。这些人希望迫使教授和学生们放弃学术追求，加入到解放印度的运动中去。因此，玛莎预先安排好的演讲计划只好取消，不过，她向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发表了演说。

贝拿勒斯同样也是见神论学会在印度的总部。在这里，玛莎向四百名学生发表了演讲，并且这些见神论者答应在学校的期刊《见神论评论》上发表一篇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

正如玛莎的一贯作风，她提前致信尊贵的贝拿勒斯王公，请求一次拜见机会。她对此次会面没报多大希望，因为王公信奉正教，而玛莎又是一位西方人。然而，当玛莎得知王公答应接见她，玛莎的心中又惊又喜。在约定的那一天，王公派了一辆车去接玛莎。不过由于疾病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出于担忧，王公没有出现。他的儿子，一位年轻的王公亲切地迎接了玛莎。玛莎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是一种胜利。

在巴特那短暂停留之后，玛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森蒂尼盖登，这里是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所创立的印度国际大学的所在地。泰戈尔（诗人、音乐家、艺术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演说家）当时正在欧洲，不过玛莎依然受到了大学的热烈欢迎，并且在那里发表了两场演讲。这所大学给玛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向图书馆捐赠了一些书籍。这所大学现在设有五个其

他宗教研究的教授职位，因此玛莎希望某位巴哈伊慈善家将来能够为巴哈伊研究提供一个教授职位。

加尔各答是玛莎印度之旅的最后一站。她在那里发表了数次演讲，她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热情招待。7 月 2 日，她获得了一次拜见马尤尔巴尼王公殿下的机会，后者是一位目光远大的人物。玛莎十分看重这次会面，为了见到王公殿下，她甚至推迟了登船日期。

1930 年 7 月 21 日晚上，玛莎在加尔各答的一座佛寺里发表了她在印度的最后一次演讲。梵社和见神论者为这次演讲做了
358 出色的宣传，不过寺庙位于“大学纠察队活动广场的中心”，因此吓退了不少听众。然而，仍然有一百五十名听众勇敢地来到了演讲现场。“在这块风暴中心发表演讲，这可能正是巴哈欧拉之所愿”，玛莎写道，“在外面的广场上，警察在汽车上架起了枪，此外还有数百名纠察队员；然而在大厅内，我们却在谈论着巴哈欧拉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3]

等到玛莎离开的时候，印度开始了季风季节。虽然降雨让空气稍稍凉快，但是气温依然炎热。不过，玛莎坦言：“相较于冷，我更能承受热。”[4] 在刚刚经历零下严寒的考验之后，玛莎觉得印度的炎热倒算不上什么。

7 月 22 日，玛莎离开了加尔各答，沿着数年前的路径折返。现在，她踏上了返程之旅。她首先去了一趟缅甸，在曼德勒、昆千贡（巴哈伊村）和仰光等地做了短暂停留。在这些缅甸人聚居区，玛莎受到了达官贵人般的待遇。她在那些地方多次发表演讲，而演讲的组织工作多是由见神论者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团体负责。玛莎在仰光的一所大学里发表了四次演讲，并且在那里接受了采访，她的文章也在大学进行了发表。缅甸人拥有崇高的灵性，他们深受玛莎的喜爱。

1930 年 8 月 7 日，玛莎乘船离开了仰光，轮船驶经孟加拉湾抵达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玛莎在新加坡待了五天。接着，轮船向北驶入中国南海。8 月 22 日，玛莎抵达香港，重新回到那片她热爱的土地。

第四十四章　重返远东地区和夏威夷

359

1930 年 8 月，玛莎抵达香港。此情此景此声恰似六年之前，深深地吸引着玛莎。不过，最吸引玛莎的依然是中国的人们。相较于 1923 年至 1924 年的中国旅居生活，第二次的中国之旅将会别有一番风味，且持续的时间为两个月，而不是十二个月。虽然玛莎发表了数次演讲，不过她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写稿上，她给报社写了各种不同的文章。玛莎对印刷文字充满着崇敬之情，她相信印刷文字所蕴含的力量。这些印刷文字一旦出现，它们会继续朝着更远的地区和国家传播，它们的影响范围可以波及遥远的国度。

早在 1924 年，玛莎怀着极度的热情，在极短的时间里在香港发表了三十篇文章，她的努力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和积极的反响。而这一次她在广州所取得的成就可以与之媲美。在玛莎的努力下，广州所有的报纸均刊登了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故事。其中，玛莎最满意的成就是，她在 1930 年 9 月 23 日《广州每日新闻》的特刊上发表了一篇横贯两版的文章。这篇文章还附载了一张阿博都-巴哈的照片，以及三篇玛莎在广州电台发表的广播稿：《新全民教育》、《世界语——一种全球辅助语》和《何为巴哈伊运动》。[1] 在此之前的 1909 年 9 月 26 日，玛莎在《匹兹堡邮报》上第一次发表过一篇横贯两版的文章，此事距今已有二十一年。

玛莎此次重返中国，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亲眼目睹了她首次来到中国时所播撒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在她第一次访问过的那些城市，大量中国学者开始追随巴哈伊信仰。一些广州的

SONETTO DI PRIMAVERA
VITA SOCIALE
The North China Standard
The
Hongkong Telegr

玛莎·鲁特的科罗拉打字机，这是她世界之旅随身必带之物。1937 年逃离上海的时候，除了一个箱子，她只许另带这台打字机。她用这台打字机写出了无数篇文章，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许多国家的报纸上发表。

巴哈伊还翻译了玛莎的演讲稿，打印出来送给新闻媒体。这些
362 新的巴哈伊正好应验了阿博都-巴哈的预言，即一些学识渊博的中国巴哈伊将会把巴哈伊信仰传递给中国大众。最让玛莎惊喜的是，清华大学前校长曹云祥博士主动提出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翻译成中文。

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奉守基·阿芬第的指示，依依不舍地离开夏威夷（她在夏威夷生活了四年），重新回到了日本。她和乌斯库利（Ouskouli）先生及其两个女儿、苏莱曼尼（Sulaymani）先生、陶蒂（Touty）先生，以及曹云祥博士夫妇等人一道在上海会见了玛莎。那是一段灵性振奋的时期，“大家共同为巴哈欧拉服务，一起度过了十天天国般的快乐日子”。[2] 许多哲学和人文团体发出了演讲邀请，他们也应邀发表了演讲。他们还找到了一些房子，供小型研讨小组使用。在波斯和中国朋友的帮助下畅谈灵性，这是玛莎最喜欢的活动。上海的报社非常配合，他们的报纸刊登了大量巴哈伊文章。除了中国，玛莎从未在任何地方发现巴哈伊信仰能够在报纸上获得如此巨大的版面。

10 月 6 日，玛莎在南京做了短暂停留。其间，她在国立中央大学向两千名听众发表了演讲，这是中国听众人数最多的一次演讲。玛莎演讲的题目是《新时代的国际教育》。[3] 场下听众多为男性，也有少部分女性到场。当这些女性听众得知，巴哈伊信仰将女性置于崇高的地位，不只在教育方面，而是包括生活的所有方面，她们无不感到欢欣鼓舞。

有时候，中国的政治局势阻碍了玛莎的传导机会。在上海和南京，由于时局动荡，当地的广播电台被迫关闭。1930 年，国共两党爆发战争，这场战争最终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玛莎希望通过传播巴哈伊信仰来避免这场灾难，或者至少为中国人的未来打开一扇希望的窗口。玛莎已经竭尽所能。

10 月 22 日，玛莎乘船前往日本，准备在那里待两个月。等结束日本之行，玛莎就可以回家了。东京似乎一直都不是玛莎
363 的福地：第一次访问东京，她丢了全部行李；第二次访问东京，

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左）和玛莎·鲁特在日本，大约在1930年。玛莎认为此行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将守基·阿芬第的信息带给了日本天皇。

她被当做“红色分子”遭到跟踪；而第三次，她又将遭遇许多困难。

在东京与阿格尼丝·亚历山大会合之后，玛莎立即开始在大学、高中和其他一些地方安排演讲。玛莎之所以选择这些地方，是因为她能够在这里接触到那些富有探索精神的年轻人。玛莎的文章不断在报纸上出现，她还不断向俱乐部和宗教团体发表演讲。玛莎在日本最成功的事情之一就是遇到了野间（Noma）先生，后者被誉为“日本杂志之王”，他同时是日本著名报纸《和气新闻》的发行人。[4] 报社于12月20日为巴哈伊信仰举办了一场会议；除玛莎之外，会议还邀请了另外三位杰出的演讲嘉宾。与会人数超过了两千人，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大会结束后，后

续的反响依然很强烈。

364 在阿格尼丝·亚历山大看来，玛莎日本之行的最大成就就是在东京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一篇演讲。[5] 这篇演讲在全日本范围内播送，演讲稿也刊登在《日本时报》的头版。另外还有十五家报纸也刊登了玛莎的这篇演讲稿。由于玛莎发表巴哈伊信仰的演讲从不收取任何报酬，电台为了表示感谢，赠送给玛莎一卷精致的七色丝绸。

除了演讲和电台广播之外，玛莎还有一个更加远大的目标，那就是接触日本皇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挡玛莎前进的步伐，然而，这一点却让阿格尼丝·亚历山大感到些许悲伤和尴尬。11 月 9 日，玛莎收到了守基·阿芬第发来的电报——可能是玛莎建议的，守基·阿芬第在电报中向这位古老王朝的君王致以了美好的祝愿。

然而，获许接近裕仁天皇陛下身边的亲信绝非易事。跟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那样友好地答应玛莎的请求不同，玛莎在日本遇到了重重阻碍，她的请求也遭到了断然回绝。玛莎以一名巴哈伊而非记者的身份请求美国大使开具一封介绍信，但是遭到了拒绝。他们告诉玛莎，必须通过外交部才能开具介绍信。然而，外交部也明确回绝了玛莎的请求。一次次的拒绝，玛莎只好无功而返，她的内心焦急如焚。无奈之下，玛莎只能求助于一位位高权重的朋友。阪谷男爵担任日本国际联盟社团的主席，他曾经担任过财政部部长，是日本上议院的一名成员。他向皇宫内务大臣和外交大臣的私人秘书分别写了一封介绍信。遗憾的是，玛莎依然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玛莎犹如当代的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她的战斗才刚刚打响。她坚信自己正在履行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使命。玛莎找到了自己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之一 R. 增岛博士，他是一名重要的律师，此前帮助过玛莎将七本巴哈伊书籍托皇宫内务大臣转交给日本天皇。然而神奇的是，这一次玛莎没有遭到拒绝。

R．增岛博士及其秘书Y．相马（Soma，音译）先生为 365
我安排了一次同皇宫内务大臣非正式谈话的机会……因此我们一行三人于1930年12月9日上午十一点到达了皇宫办事处。皇宫办事处位于护城河和城墙之内的御花园。正当我们穿过这些城门的时候，电话里就已经通知了我们到来的消息。

我们递交了两组门禁卡，一次是在城门处，另一次是在皇宫办事处。早在11月9日的时候，我收到了守基·阿芬第的电报，12月9日，我将这封电报转交给皇宫内务大臣。一个月后，这封电报终于成功送出。[6]

玛莎向天皇陛下赠送了一些珍贵的礼物，其中包括一些巴哈伊著作（但凡著作中涉及到日本的地方，玛莎均在文中标注出来），以及一张她在伊朗卡尚收到的精美祈祷跪毯。除此之外，玛莎还送给天皇陛下一枚巴哈伊戒指，上面镶着一块鲜红色的宝石。这枚戒指最早是由阿博都-巴哈赠送给缅甸的赛义德·穆斯塔法·鲁米；结婚那天，穆斯塔法将此戒指转送给自己的妻子；其妻觉得这枚戒指应该戴在玛莎的指上，为玛莎的手指增色。还有一件无价的礼物是一幅绘画，画中一只凤凰用爪子牢牢抓住巴哈欧拉的一份书简；整幅绘画色彩斑斓，而实际上，它是一份用波斯文写成的手稿。这幅作品出自阿里·穆罕默德·瓦尔加之手，此人是一位巴哈伊殉道者。玛莎知道凤凰是天皇最喜爱的图案之一。所有这些礼物的外面均用洁白的富士绸包裹。

玛莎的举动得到了皇宫内务大臣的赞许。她在笔记中写道：

皇宫内务大臣阁下突然告诉我："今后你不需要通过中间人联系我，你可以直接给我写信，送任何东西给我都可以。我会认真阅读你的信件，然后酌情呈递皇室。"这让我异常兴奋，同时也备受鼓舞。我觉得此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7]

玛莎终于在日本收到了回报。对于玛莎来说，这是她最伟大的成就。

366 1930 年 12 月 30 日，玛莎正在等待登船离开横滨。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双目失明的巴哈伊赶来了，他的名字叫鸟居次郎。他只身一人从京都赶过来，只求在玛莎离开之前见上她一面。此人后来给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写信说：

> “海岸的波涛声让我想起了正在海上的鲁特女士。这是我第一次见她，也是最后一次见她。尽管如此，我却在她的身上闻到了阿卜哈的芬芳，找到了爱与宁静。不能与她相处更久，是我最大的遗憾。不过，我感谢上帝，祂赐予了我那段难忘的时光。从那天起，一切在我眼前变得明晰起来。阿博都–巴哈指引我到达了轮船，我的心中没有丝毫担忧。现在，我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相信祂，祂会指引你。’”[8]

事实上，鸟居先生后来又同玛莎见了一次面。

1931 年 1 月 8 日，太洋丸号轮船抵达火奴鲁鲁。玛莎准备在那里待九天，客居在凯瑟琳·鲍德温家中，后者是一位亲切的巴哈伊以及阿格尼丝·亚历山大的姻亲。

然而，玛莎并没有停下来休息。除了在各种俱乐部、午宴、茶会、晚宴和学校发表的小型演讲之外，玛莎至少每一天都要发表一次大型演讲。演讲的宣传工作从未停下来，且做得非常出色。考虑到那些不能亲自前来的人们，玛莎特别发表了四次广播演讲。玛莎还抽空跟老朋友科尔（Coll）先生叙叙旧，后者是《火奴鲁鲁广告人报》的编辑，玛莎在匹兹堡一家报社工作的时候两人认识的。

玛莎的到来犹如给火奴鲁鲁的巴哈伊社团注入了一剂兴奋剂。因为玛莎，许多人开始对巴哈伊信仰产生兴趣。玛莎将巴哈伊信仰带到了公众瞩目的中心，她给人们带来了一种震撼的体验。

玛莎离开故土已有八年之久，夏威夷是她回家之前的最后一站。在过去的八年里，她辛劳的足迹踏遍了所有大洲。在这一段时间里，她很少休息，几乎每一秒都在传播巴哈欧拉的和平天启。她总共发表了上百场演讲，听众数量达到数千人，其 *367*
中包括统治者和农民、饱学之士和普通民众；她历经过严寒，也饱尝过酷暑；她忍受过原始的境遇，也享受过奢华的生活。通过玛莎的爱，所有的这一切编织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宏伟图案。玛莎登上轮船，安放好行李，轮船徐徐地驶出了火奴鲁鲁海港。夏威夷已经渐行渐远，旧金山隐隐出现在前方。

第四十五章　回到故土

在驶往旧金山的途中，龙田丸号轮船上下左右颠簸得非常厉害。玛莎准备给美国和加拿大的总灵理会以及国家传导委员会写一封信，但是她发现打字太难了。正如玛莎在信中所说的那样：“请允许我解释，这艘船简直就在做‘每日健身操’。打字机一会儿倒向左边，一会儿倒向右边。我只能停下来，一手按住打字机，一手抓住我的座椅。我必须瞅准机会按键，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1] 她的幽默依然未减。

玛莎认为首先要跟国家传导委员会进行协商，确定美国这边的情况，否则很难完成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守基·阿芬第希望玛莎将精力集中在大学圈子里，但是她根据国家传导委员会的建议，另外还做了一些活动安排。很明显，玛莎·鲁特此次回家并不是来休息的。美国仅仅是玛莎又一个活动场所，只是这个场所对于玛莎来说倍感亲切，且她的朋友和家人都生活在这里。回到家乡给玛莎提供了一次与老朋友叙旧的机会，但是回来绝不是为了休养。

1931 年 1 月 22 日星期四，玛莎乘船抵达旧金山。第二天，玛莎在伯克利联邦俱乐部发表了回美国后的首次演讲。玛莎已经有八年没有看到这片故土了，然而，玛莎没有拿出一天时间来休息或者怀旧。她的工作很快摆上了日程，她开始在旧金山、盖瑟维尔、洛杉矶、帕萨迪纳、弗雷斯诺等地进行广播演讲、讲座和聚会。一路上，玛莎在各所学院和大学发表演讲，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那是玛莎尤其满意的一次演讲。在斯坦福大学，玛莎还采访了荣誉退休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1912 年，阿博都-巴哈在那里发表的演讲给这位校长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瓦勒拉·艾伦（Valera Allen）是一位巴哈伊传导者，她在 *369*
斯威士兰传导了将近三十年。玛莎向旧金山的巴哈伊发表演讲时，她就在听众之列。她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

> 人们常说鲁特女士的外表非常平凡。然而，一旦她开始讲话，她就会燃烧起来，化为一束灵感的火焰，人们对玛莎之前的那种认识也会随之消失。就我而言，那天晚上我牢牢地坐在椅子上，沉醉在她的声音和言语之中……她讲述了自己的旅行经历，以及所到之处听众那种惊人的接受能力……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听过她的演讲，上至总统和王室成员，下至卑微的村民，她还在印度、缅甸和南非等地的大型集会上发表过演讲。她绝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对于我这个新巴哈伊来说，我的心情更加兴奋，甚至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去拓荒。
>
> 她似乎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聚会结束后，大家都围在她的身边询问各种问题，并且听取她的意见。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于是远远地站在人群的后面。不过，她发现了我，她走下讲台，穿过人群来到我的身边。她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亲吻了我的脸颊，接着转身回到了讲台原处。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喜悦之情，这种感觉我永生难忘。[2]

在加利福尼亚州与朋友相处的三个星期很快过去了。玛莎乘坐火车沿着太平洋海岸线向美国的西北部出发，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2 月 13 日，玛莎来到俄勒冈州尤金市探亲。玛莎的二哥克劳德于 1925 年从剑桥斯普林斯举家迁往密歇根州；后来，一家人继续向西进入俄勒冈州。克劳德做房地产生意，但是他似乎摸不到成功的门路，一些十拿九稳的生意也经常打水漂。玛莎偶尔也会从自己有限的存款中挤出一小部分资助他。虽然他并不知道玛莎为他所做的牺牲，但是不管怎么说，克劳

德是家庭中的一员，并且他对自己的妹妹非常友好和慈爱。克劳德有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儿，名叫安娜。安娜天资聪慧、善解人意，且性格柔和。和父亲不同的是，安娜似乎能够理解玛莎姑姑所做的非凡工作。

370 玛莎无论身处哪个大洲，她的心中永远挂念着家人。这一次来到尤金探亲，是一次增进家人感情的好时机。玛莎一年到头都会给自己的家人寄送卡片和礼物，特别是在家人生日和过节的时候。虽然玛莎在俄勒冈州与家人温馨团聚，但是她依然没有放下自己的工作。在克劳德家的十天里，玛莎参加了各种巴哈伊活动，其中包括在尤金市的俄勒冈大学发表了一场演讲。俄勒冈大学虽小，却拥有着世界的眼光。

2 月 23 日，玛莎向北进入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她和一些巴哈伊朋友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她的日程满是演讲安排。从 3 月 11 日到 23 日的十多天里，玛莎在丹佛以及科罗拉多州其他城市的学院、大学和俱乐部发表了数次演讲，上百名听众聆听了巴哈欧拉天启。

玛莎若要去某个地方，她会沿途停下来，一路发表演讲过去，这是玛莎的一贯作风。她就像时钟上的指针，在到达某个数字之前，她会沿途一走一停；直到走到那个数字，然后进行下一轮的工作。玛莎的时钟告诉她，往东回家的时候到了。1931 年 3 月 26 日，在玛莎乘船离开西雅图前往日本的八年之后，玛莎•鲁特重新回到了剑桥斯普林斯，她准备在家乡待十天。

大哥克拉伦斯及其妻子唐娜（Donna）邀请玛莎到家里做客。大哥克拉伦斯是父亲的遗嘱执行人。这些探访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理解和爱，而这种理解和爱正是联结玛莎与世界和周围人群的纽带。虽然玛莎无家可归，犹如一位吟游诗人，在全世界传播巴哈伊信仰，然而，她却对家人充满着非凡的爱与关怀。玛莎为他们祈祷，为他们哭泣，努力让他们理解她和她的生活。玛莎的爱感动了他们的生活，但是他们却从未理解玛莎的良苦用心。

在克拉伦斯家中，其女儿露丝跟玛莎最亲。露丝是一个温柔而单纯的人，她对玛莎姑姑报以深深的爱，只是她不能理解姑姑的使命，即便玛莎错误地认为侄女离拥抱信仰只有一步之遥。露丝嫁给了罗伊·坎菲尔德（Roy Canfield），后者在露丝父亲的商店里工作，后来改行做起了货车运输的生意。虽然玛 371
莎在国际上享有声誉，但是，罗伊·坎菲尔德还是因为玛莎这位巴哈伊妇女而感到难堪，他非常仇视玛莎的思想观念。玛莎寄给露丝的许多信件和礼物必须首先送到露西的手中，然后由露西担当密使转交给露丝。露西是玛莎的老朋友，她爱玛莎，理解玛莎的工作。玛莎回来后，露西陪同玛莎一起整理了旅行见闻，为玛莎在剑桥斯普林斯的日子增添了无数乐趣。

整座小镇都在期盼着玛莎这位载誉而归的女儿。居民们迎接和问候玛莎，他们还发现了玛莎十年间的巨大变化。小镇还特意为玛莎举办了一场公众宴会。一位名叫洛根（Logan）博士的年长亲友主持了宴会，并向大家介绍了玛莎这位镇上最出名的人物。众人济济一堂，倾听玛莎的演讲。当地报纸的大标题写道："文静、谦和、文雅的世界旅行者在扶轮社用强有力的语言呼吁世界和平。"[3] 在家乡短暂的停留期间，玛莎还发表了其他一些演讲，参加了其他的一些社交聚会。但凡玛莎的朋友和熟人，哪怕对玛莎的经历只有略微的了解，无不为玛莎的谦卑而感到震惊。

总的来说，玛莎此次回家心情格外愉快，不过事情也出现了苦恼的一面。玛莎颈部的疼痛又犯了，剧烈的疼痛直逼头部。这种疼痛感一直持续到了 4 月中旬。上一次玛莎遭受如此剧烈的疼痛还要追溯到 1924 年在澳大利亚的时候。玛莎不停地祈祷，并寄希望于十年前阿博都-巴哈写给阿格尼丝·帕森斯的一段话："我希望借助圣灵的力量治愈玛莎的病痛。"[4]

尽管疼痛侵袭，玛莎并没有在剑桥斯普林斯停留太久。很快，玛莎便起身前往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从 4 月 9 日至 12 日的四天时间里，玛莎在这所大学发表了四场演讲。此外，

她还向许多团体和中学发表了演讲。

从4月13日到5月4日，玛莎在芝加哥每天发表数次演讲，她甚至在巴哈伊全国大会召开的那一个星期发表了广播演讲。玛莎还与其他四位拥护不同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的人士共同参
372 加了一项活动。出于不同宗教间的情谊，大约有两千人到达了活动的举办地，即位于芝加哥郊区的巴哈伊灵曦堂；由于场地容量有限，另外还有两千五百人只好谢绝入内。她在美国的西北大学发表了许多次演讲，并在各种教堂、学校和俱乐部发表了演讲。这是一趟紧凑的行程，玛莎在一封信中向帕森斯夫人透露："我昨天中午赶到芝加哥。下午一点，我离开宾馆去一座大型教堂发表演讲。我准备明天早上六点四十五分离开宾馆，赶在中午之前在西北大学完成三场演讲。我的行李都还没来得及打开……"[5]

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巴哈伊齐聚在全国大会上，玛莎再次感觉自己投入到了巴哈伊大家庭的怀抱之中。鉴于玛莎身体弱小且疾病缠身，人们很难想象玛莎工作总量之巨，以及她每天所做的牺牲；然而，所有人都知道玛莎为圣道所做的卓著贡献和玛莎的特殊地位。路易斯·G. 格雷戈里向大会做了报告。为了使报告客观公正，不牵涉个人感情，他在报告中几乎略去了所有的人名，并避免发表个人言论。

> 但是对于玛莎这位卓越的人物，我必须破一次例。玛莎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传导教师，她的朴素、超然、虔诚、自我牺牲和孜孜不倦的付出，犹如一块磁石牢牢地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们。大会赋予了她自由发言的权利，但是她从不擅用此权利，除非大会点名让她发言。每次她发言，都有无数热切的耳朵和心灵全神贯注地享用着她的言语。她对教义的深刻理解，以及她的虔诚、谦卑、自始自终的善良、英勇无畏和爱让她成为了上帝的迹象。"她像一只小鸟，飞越了世界。"她总是张开双翼，永远唱着阿卜哈天国的颂歌。她是如此的优秀！[6]

对于玛莎来说，全国大会就是一场爱与友谊的盛宴，所有忠于巴哈欧拉及其和平教义的人们的一场聚会。

除了全国大会之外，玛莎还有其他工作要做。玛莎拜访完芝加哥市市长后，离开芝加哥前往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在那里进行为期六天（5 月 5 日至 11 日）的演讲。随后，玛莎返回宾夕法尼亚州，在联盟学院和阿勒格尼学院发表了演讲。 373
此后，玛莎将精力集中在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本身就是世界的缩影。在这里，玛莎跟许多人士进行了交流，其中包括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中国历史讲师及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文学分馆馆长亚瑟·赫梅尔（Arthur Hummel）教授、宗教研究所教授罗伯特·休姆（Robert Hume）博士等人。不仅如此，她还向这些教授的班级发表了演讲，她的演讲引发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和热烈反响。

玛莎离开了纽约州北部地区，离开了大学的学术大厅，来到了日内瓦，会见了国家传导委员会。玛莎将与国家传导委员会一起共同制订一项传导计划，以便于玛莎充分利用在瑞士的这段时间走访瑞士东部的大学区域。抵达湖泊和葡萄园环绕的日内瓦后不久，玛莎再次遭遇疾病的侵袭，耽误了四天的时间。在玛丽·科利森（Mary Collison，一位居住在日内瓦的巴哈伊朋友）的悉心照料下，玛莎的病情逐渐好转。正如玛莎的一贯作风，她很快又继续她的工作了。

由总灵理会任命的国家传导委员会认识到，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巴哈伊传导工作。这种认识也构成了国家传导委员会所有指示的基础。然而，国家传导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为玛莎制订出一套固定的传导计划。玛莎的到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她的传导活动也得到了各地灵理会的大力支持。国家传导委员会支持玛莎在大学以及任何地方发表演讲。

玛莎准备在西恩格尔伍德市与罗伊·威廉和威廉老太太团聚，两人犹如兄长和母亲般爱着玛莎。这是玛莎一生中最重要的探访之一，为此，她专门在日程表上腾出了至少两个星期的

时间。不管玛莎身处世界的任何角落，她都会向他们发出亲切的问候，向他们透露自己鲜为人知的生活经历，为他们的幸福祈祷，为威廉老太太的健康祈祷，同时还祈求上帝赐予罗伊财富，因为哪里有需要，罗伊就会把自己的钱财捐给哪里。玛莎一直盼望有朝一日他们能够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她曾无数次写信至
374 深夜，通过书信向他们表达问候。她怀念罗伊的笑容和他那简单干脆的幽默，她还怀念威廉老太太的智慧。

尽管旅途劳顿，玛莎还是从世界各地搜集各种石头，定期邮寄给罗伊。罗伊用这些石头来装点西恩格尔伍德市常青屋和缅因州夏令学校的人行道和墙壁。在这些石头当中，有些甚至来自于耶路撒冷的哭墙和东京的御花园。待玛莎安全通过伊拉克和伊朗之后，她已经搜集全了所有巴哈伊陵殿和圣地的石头。玛莎向罗伊及其母亲寄送了大量她在全世界旅行途中收到的礼物；而对于一些贵重的礼物，玛莎不相信邮递，便自己亲自带回美国，比如一副送给罗伊的刻字银袖扣。

现在，时隔差不多九年之后，玛莎又能再次握住威廉老太太的手，与这位堪比母亲的老人分享过去的经历，并给这位患病在身的老人带去一些安慰。6 月 12 日，玛莎在常青屋与总灵理会见了面，然后继续住在那里，准备在 6 月 27 日的纪念宴会上发表演讲，该宴会每年召开，旨在纪念 1912 年阿博都-巴哈的到访。

詹姆斯·莫顿（James Morton）曾于 1931 年在纪念宴会上见过玛莎，他如此写到自己的感受：“6 月份在西恩格尔伍德市举行的那些聚会越来越鼓舞人心，其中似乎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牢牢地吸引着我们。我们的玛莎自那伟大的世界之旅归来之后，她的身上就散发出一种美妙的光芒！我此前还从未见过如此情景。”[7]

玛莎收到了朋友们的许多做客邀请，请她或短暂探访，或长期居住。不过玛莎很少接受，除非受邀地点刚好处在传导路线上。其中的一份邀请来自阿格尼丝·帕森斯，后者希望以位

于新罕布什尔州都柏林的避暑别墅来打动玛莎，让她停下匆忙的传导脚步，稍作休息。玛莎接受了帕森斯夫人的邀请，原因在于都柏林离缅因州的埃利奥特镇不远，而玛莎正好打算赶在 7 月 5 日之前到达位于格林埃克的巴哈伊夏令学校。帕森斯夫人催促道：

> 来都柏林吧，彻底地休息一下，你不用见任何人，进出开车，安安静静地生活一段时间。如果你需要演讲，我会想办法送你回格林埃克。我相信守基 · 阿芬第也希望你 *375*
> 来都柏林，哪怕只是几天的时间。这里离格林埃克只有九十英里。你知道这里是一处绝佳的朝圣之地。你可以在这里得到休息，哪怕是短暂的休息。等你来到都柏林，我

1931 年 6 月 12 日，玛莎 · 鲁特（中间坐着）与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的六位成员，以及威廉夫人和伯莎 · 赫克洛茨在新泽西州西恩格尔伍德市常青屋。顺时针方向从下往上分别是：罗伊 · 威廉、J. O. 威廉夫人、玛莎 · 鲁特、伯莎 · 赫克洛茨、艾尔弗雷德 · 伦特、西格弗里德 · 朔普夫洛赫尔、卡尔 · 舍弗勒、路易斯 · G. 格雷戈里、霍勒斯 · 霍利。

> 们可以一起享受数小时真真正正、毫无外界干扰的宁静时光。[8]

1912年阿博都-巴哈来到都柏林，这里的美和神奇给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祂看到了绵延不尽的绿山和广阔的草地，这里的田野和草地与中东荒凉干燥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玛莎走访了昔日阿博都-巴哈到过的地方，她的使命感再次得到了加强。玛莎参加了基恩附近一座广播电台的一个广播节目，她还在都柏林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讲，帕森斯夫人在对外发出的邀请函中宣传了此次演讲。

回到格林埃克是玛莎的一大乐事。对此她写道：

376

> 这里充满一种神圣的精神，所有慕名而来的人都沉醉于此。他们渴望获得这种精神，但是，他们发现自己的能力是多么有限。在羞愧和悲痛之中，他们将目光转向了阿博都-巴哈，祈求祂赐予他们力量，为他们披上受苦的华服，帮助他们超脱自我。许多旅行者聚集在这些门前，他们被牺牲之炬牢牢地吸引着。所有人借助上帝之火点燃了手中的蜡烛。[9]

整整两个星期，玛莎在格林埃克不停发表演讲，她完全沉浸在那种充满活力的灵性氛围之中。她走访了多所当地的学校和大学，然后，她随几位朋友到了威廉一家在缅因州拉弗尔开设的夏令学校。对于玛莎来说，这是一次短暂的休息时机，不过，她可不想养成这种休息的习惯。很快，她制订出了秋季的工作计划，而等到9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她的计划已经全面展开了。

玛莎在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之间奔走，其自如程度犹如从一间屋子走到另外一间屋子。玛莎在纽约市区的演讲和广播讲话安排由玛丽昂·利特（Marion Little）负责。玛丽昂·利特是一位居住在纽约的巴哈伊朋友，与玛莎的关系甚密。利特在工作期间得到了纽约灵理会的大力支持。不过，玛

莎还是希望自己亲力亲为，她更喜欢自己负责联络工作。她还随身携带了一些介绍信、证件和履历信。玛莎打印了一份多功能、折叠式的文件，文件上印有全世界名人的感谢信和推荐信。这份文件清楚明了，让人过目不忘。

1931 年，西恩格尔伍德市的常青屋已经成为了一处巴哈伊活动中心，许多尊贵的访客在那里举办了大量的聚会、招待会和演讲。当玛莎得知增岛博士——正是在这位果敢的朋友的帮助下，玛莎才有幸接触到日本皇室——正在纽约地区，她便为增岛博士在常青屋安排了一场演讲，时间定在 10 月 2 日。为了拉近东西方之间的距离，玛莎坚持不懈地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此事就是其中之一。

10 月份，玛莎在纽约发表了数次广播演讲，在哥伦比亚大 *377*
学发表了数次演讲，并两次出现在亨特学院。她还向世界语学者和房地产协会发表了演讲，并在纽约州怀特普莱恩斯市就国际经济进行了演讲。在玛莎下榻的阿勒顿酒店的房间里，玛莎利用空余的时间做好在华盛顿特区的演讲安排，并制订好了回匹兹堡团聚的计划。那里是玛莎更加熟悉的地方。

玛莎回到了匹兹堡这座她生活过的城市。在那里，她发表了广播演讲，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并向大大小小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多丽丝（Doris）和威拉德 • 麦凯（Willard McKay）两人是玛莎的朋友，他们当时生活在匹兹堡。玛莎在匹兹堡逗留期间接触了许多人，麦凯夫人清楚地记得玛莎那深入人心的感染力：

> 我和另外一名巴哈伊朋友一起去火车站接玛莎……玛莎张开双臂向我们飞奔过来——结果站台上有一块地方是湿的，她一头栽了上去！她的外套都浸湿了，只好先去洗衣店弄干再出去。不过这场意外也算得上一件“趣事”吧。
>
> 第二天下午，这些匹兹堡的朋友们聚集在一起，然后一道前往爱丽丝 • 帕克的公寓看望玛莎。每当玛莎开始讲话，房间里就会立刻安静下来，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

她用生动有趣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经历，以及祈祷的力量是如何帮助她打开机会之门的。她说：“每次我到达一座新的城市传播巴哈伊信仰，我都会念诵十遍《艾哈迈德书简》。”和玛莎在一起，我们感到格外轻松自在且欢笑不断，我们的祈祷也更加诚挚。我们还一起把下一周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由于玛莎丰富的旅行经历，她也算得上一位名人……因此，我们在安排集会和进行宣传的时候就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我们所有的人都尽量与她待在一起。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参加了所有的活动。我记得随玛莎参加过一次午宴，午宴由玛莎的几位记者老同事举办，地点在新闻记者俱乐部的餐厅里……他们的谈话风趣机智，逻辑缜密，思想前卫！我们的小玛莎真不愧是一位名人，她在这些人中就像一位女王。

378 玛莎参加了两场黑人集会，其中一场在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举行。我坐在教堂后排的座椅上，听着玛莎在讲坛上讲话。我和她之间是一片黑压压的脑袋。玛莎站在讲坛上，她的身上似乎有一种磁力，吸引着我穿过过道，靠近她的身边，哪怕我需要爬着过去。

在卡内基图书馆演讲大厅举行的那场集会是唯一一场称得上“正式”的集会。集会向大学所有的人发出了邀请。当时，玛莎穿着一件长连衣裙，并且特意做了一个发型，手里拿着一束长茎玫瑰花。她就像一位国王派来的使臣，用一种高贵、优雅和自信的方式宣说着巴哈欧拉的启示！

……她那瘦弱的身体、不施粉黛的朴素脸庞、剪得很短的头发、整洁且不花哨的着装、简单的低跟鞋，以及平静而不高傲的声音，这一切却是如此意想不到地充满力量和吸引人心。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政府首脑、王室成员、大学校长，他们都认真地倾听着玛莎的讲话，并且为她提供在大型集会发表演讲的机会。人们总是禁不住想，这位身材弱小的女士为何拥有如此的魅力？她到底是谁？她拥

有何等的灵性，居然让他们放下了自己的防备？

回想起玛莎的演讲，麦凯夫人觉得，“玛莎在匹兹堡各种集会上发表的那些演讲有一个最不寻常的特点，那就是主题格外简单……她的所有演讲归结起来就是传递普世之爱及其来源。我似乎不止一次地说过，玛莎的演讲本质上是一种灵性的交流。”[10]

10 月底，玛莎在费城待了一段时日，之后起身前往华盛顿特区。在费城，玛莎就世界和平发表了广播演讲，并在斯沃斯莫尔学院、哈弗福德学院、坦普尔大学，以及其他一些院校进行了讲座。这一切令玛莎非常愉快。“这里发生的一切就像一连串奇迹。圣灵的力量就在这里！我和雷维尔一家在一起，他们是一群珍贵的朋友。我们所有人都在非常努力地工作。”[11]

一方面，玛莎要保证在华盛顿与阿格尼丝·帕森斯同住期间完成演讲任务；另一方面，她必须确保有一段安静的时间，用来写文章和向守基·阿芬第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她给帕森斯夫人写信说：“我觉得在华盛顿，有时候我可以把自己关在 *379*
房间里写作。你会看到，我一定能行的。你对我太贴心、太友好了……你让我的精神得到了休息，我感到特别幸福。”玛莎期待在首都华盛顿能够找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传导机会。她认为，“可以在华盛顿打开一些伟大的机会大门——我指的是那里的外交圈。如果我们能够拜访并与其中的部分大使进行交流，这将对他们各自所属的国家大有帮助。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尝试了。”[12]

如其所言，玛莎确实付诸了行动。1931 年 11 月 2 日，玛莎抵达华盛顿。在那里的五个星期里，玛莎进入了那些国际代表的世界。而玛莎的介绍信、阿格尼丝·帕森斯的外交关系，以及两人的精神力量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玛莎的文件中有一封来自守基·阿芬第的电报，电报写道：

> 谨代表全世界巴哈欧拉追随者对胡佛总统致以他们最诚挚的祈祷，总统为促进国际友谊与和平事业不遗余力（巴

哈欧拉追随者近一百年来同样对此坚持不懈），愿总统在该事业上取得成功。

海法[13]

但凡有机会促成一件大事件，比如会见美国总统，玛莎经常会建议守基·阿芬第发送一封问候电报。这样，这封电报就可以作为玛莎争取见面机会的一个理由。据后来的一封信函显示，玛莎·鲁特和阿格尼丝·帕森斯确实跟胡佛总统及其夫人就巴哈伊信仰进行了交流。[14]

1931 年，美国的经济大萧条越陷越深，证券市场已于两年前即 1929 年 10 月崩盘，经济复苏的前景愈发渺茫。在这种情况下，玛莎就巴哈欧拉关于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发表了演讲，一些人认真听取了玛莎的演讲。然而，传统势力，特别是政府势力太强大了；社会上流行的还是老一套的做法，人们苦不堪言。

华盛顿和巴尔的摩是学院和大学的聚集地。玛莎谨记守基·阿芬第的指示，在这里的许多学院和大学发表了演讲，其
380 中包括霍华德大学。玛莎一直希望同路易斯·格雷戈里一起做一次大学巡访，可惜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于是，她请求威拉德·麦凯代替她去。麦凯先生是一位高高的白人，格雷戈里先生是一位高高的黑人，两人在 1931 年 12 月开始了所谓的自由之行，他们在十八天内走遍了亚拉巴马州、田纳西州和俄亥俄州。每到一站，他们都会向众人展示巴哈欧拉教义的力量，将种族团结带到美国。[15]

为了表示对玛莎的尊敬，华盛顿特区的巴哈伊特意为玛莎准备了一场宴会，差不多有一百人参加了此次宴会。带着宴会这份珍贵的记忆，玛莎向北朝剑桥斯普林斯出发，准备跟亲友共度圣诞节。途中玛莎在匹兹堡停留了一站，在那里发表了几次讲座和广播演讲。多丽丝·麦凯参加了玛莎在匹兹堡这座文化和工业城市的所有演讲，她后来向朋友透露说：“我看到的比我听到了东西还要多。她就像一盏精致的瓷器，里面燃烧着

一束明亮的火苗。她没有自己的特征，你找不到她，你在她身上只能看到祂。人们重新欣赏到了那曾经消失了的音乐……她确然是西方世界的传导者。”[16]

圣诞节那一个星期，剑桥斯普林斯再次盛情款待了玛莎这位世界旅行者。大家慕名而至巴特利特酒店的大堂，亲眼目睹玛莎接受赞美，并倾听玛莎讲述环球之旅的经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天气非常寒冷，但是玛莎的活动并没有停滞或减少。她的行程一如既往的紧凑，其中包括参加在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举行全国学生大会，以及 1932 年 1 月第一周在波士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发表数场演讲。洛娜•塔斯克是多丽丝•麦凯的一位好友，她在波士顿听过了玛莎的演讲，她回忆说：

> “我坐在听众席间，看着玛莎。我看到一束火焰在她身体里燃烧，如此清晰明亮，且不随风而动。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有某种东西正在融化……我看了看身边的人，他们的脸上都焕发着光芒。于是我让自己沉醉在当下这种灵性氛围当中，那是一种温和、喜悦、轻松、充满光亮的氛围。我仿佛看见教长就站在我们中间；从祂那里，我们 *381*
> 所有人都获得了生命。我禁不住哭泣起来，感觉自己终于回家了。”[17]

从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市回来之后，玛莎继续前往蒙特利尔市，到萨瑟兰和梅•麦克斯韦尔家做客。阿博都-巴哈曾于 1912 年到过这对夫妇的家中。玛莎此行发生了一些令人难忘且振奋人心的事情。玛莎特别希望在蒙特利尔市就巴哈伊信仰发表一次广播演讲。然而她被告知，在这座法国人居住的天主教城市就其他宗教发表广播演讲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玛莎决心已定，负面的情绪只能更加激励她。一次电话给玛莎带来了一线微弱的希望，有人愿意跟她联系。巴希叶•兰德尔•温克勒（Bahiyyih Randall Winckler）在蒙特利尔市和玛莎相处了很长时间，据她描述：

> 我们走出门外，发现走廊的凹壁内有一瓶花。玛莎走近花瓶，伸手拔出两支郁金香……我说：“玛莎，你要那些干嘛？”她回答道：“哦，我也不知道，我就拿一些。”我们坐上汽车开往广播电台，然后乘坐电梯上楼，一路上玛莎手里一直拿着这两支郁金香……我们走出电梯，来到一间接待室。我们向接待人员说明了来意。这时，经理办公室的门打开了，经理朝门外面望去，看到了玛莎，他说：“进来，快进来。”玛莎走进办公室，同时将那两支郁金香送给了他。经理说：“你怎么知道的？今天是荷兰的一个特殊节日，没有什么比这两支郁金香更好的礼物了！”

这位广播电台的经理来自荷兰。他将郁金香插入桌上的一个花瓶中，然后问道：“现在，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巴希叶·温克勒发现，“玛莎已经直接打动了那个男人的内心……当她走进经理的办公室时，她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拿那两枝郁金香了……”[18]

玛莎发表了广播演讲，她在演讲中引用了一些著名人士关于巴哈伊信仰的言论。这些言论是玛莎多年苦心搜集的成果。玛莎的嗓音圆润，非常适合广播，人们对她的声音赞叹有加。
382 通过无线电波，玛莎让这座法语城市对巴哈伊信仰有了最初的认识，她的内心格外高兴。

在麦克斯韦尔的家中，玛莎送给巴希叶·温克勒一份礼物，礼物用一张白色的纸巾包裹着。当巴希叶·温克勒发现那是一根巴哈欧拉曾经戴过的细绳，她大吃一惊。她强烈推辞，坚决不肯收下，她认为这份礼物太过珍贵，平常人收受不起。不过，玛莎也同样坚持让她收下，她希望以此向哈里·兰德尔一家表示敬重。这份神圣的礼物几个月来没有人打开过，它太珍贵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处理。不过，正如玛莎预测的那样，它确实帮助许多人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1952 年，巴希叶·温克勒将这份礼物的故事告诉了守基·阿芬第，守基·阿芬第也大为

吃惊。巴希叶•温克勒用一张精美的丝巾包裹着这根神圣的细绳，将它带到了海法。现在，它被珍藏在国际文物馆内。

玛莎在美国的最后四天是在纽约市及其周边地区度过的。1月19日，玛莎在纽约市发表了一场演讲。随后，她向北出发，准备去波基普西市的瓦瑟学院发表演讲。1月21日，玛莎返回新泽西州的西恩格尔伍德市，在那里发表了最后一场演讲。第二天晚上，玛莎在纽约市登上了离开美国的轮船。在这些讲座和广播演讲之余，玛莎必须收拾行李，不能闲下来，她要为下一个大洲的旅行做好准备。

1932年1月23日黎明时分，此时距玛莎登陆旧金山已有十二个月，玛莎乘坐的欧罗巴号汽轮驶进了大西洋，目的地是法国的瑟堡。玛莎•鲁特已经超额完成了守基•阿芬第的指示。离开美国的时候，玛莎收到了罗伊•威廉寄来的信函，信中的智慧和幽默无处不在：

> 亲爱的玛莎，你走了……我们希望你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不过你非常清楚，舍不得蜂巢的蜜蜂采不了蜜！我们很高兴能够助你尽快回归工作——在上帝的照顾下。
>
> ……工作安排切勿过紧，节奏不要过快。过度劳累将会适得其反，影响效率，而鉴于圣道工作者的数量甚少，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一直以来，“威廉一家”犹如一口泉眼，巴哈欧拉不断往里注入泉水，注入的量等于甚至大于流出的量……请随时与我联系，告知我你接下来的经济需求，比如说接下来六十到九十天的经济需求。

383

罗伊心里非常清楚，玛莎要在颠簸的海上旅行中保持健康谈何容易。他半开玩笑地建议玛莎：“古老的西班牙药方最管用，就是在一棵松树的树荫下躺着，头朝北。”[19] 玛莎需要的正是这些小小的感动，她带着这些感动上路了。玛莎并不一定会听从罗伊的建议，比如关于她的行程安排，以及减轻她经济压力等方面的建议，但是，能够拥有这些朋友，她感到无比幸福。

384

第四十六章　改变节奏

1932 年 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欧罗巴号汽轮在法国靠岸。上岸后，玛莎立即赶往日内瓦，那里将举行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裁军会议。此次裁军会议于 1932 年 2 月召开，一直持续到 1934 年 6 月。与会者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大会旨在制止日益膨胀的军备生产，这种大会在历史上还属于第一次。玛莎和芒福特·米尔斯参加了大会大部分的前期会议。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日内瓦成为了玛莎的活动地。在这里，她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跟世界各国的代表们重温旧友谊，培养新感情。芒福特·米尔斯全程陪着玛莎，这样玛莎就可以分享他的朋友圈。玛莎送给每一位朋友一些巴哈伊书籍，其中包括守基·阿芬第最新发表的《新世界秩序之目标》。[1]

5 月的第一个星期，玛莎将日内瓦的工作交给了其他人，然后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她准备安排人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翻译成捷克语。守基·阿芬第希望玛莎在捷克斯洛伐克定居下来，继续进行几年前的工作，并在那里成立一个灵理会，因此，在接下来的十八个月里，布拉格将成为玛莎的活动基地。对于玛莎来说，这是一次尝试。尽管她会遵从守基·阿芬第的意愿行事，但是她并不清楚结局会如何，她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在布拉格启动翻译工作之后，玛莎于 5 月 14 日起身前往波兰跟莉迪娅·柴门霍夫共事。在前往华沙的途中，玛莎顺便拜访了摩拉维亚地区的奥洛莫乌次市，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捷克全球世界语大会。此次大会对于捷克人来说是一件特别的事件，
385 因为他们要为柴门霍夫博士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柴门霍夫

博士的雕像矗立在一座大公园的入口处，碑身上刻着致力于世界和平的组织的名称。当玛莎发现雕刻师在碑身的中间留有一块空白，“就在中间留有一行空白，”她便说服有关方面在空白处再添一组名字。此时距大会开幕仅有数个小时了，雕刻师立即行动，在空白处添加了“巴哈伊运动——巴勒斯坦海法”等字样。玛莎的心中异常兴奋。“您能想象这意味着什么！”她致信守基·阿芬第，“那座纪念碑将会在那里屹立百年，每一位去公园的人都会询问或者探寻什么是巴哈伊运动。”[2]

在结束了世界语学者在克尔诺夫安排的一次传导活动之后，玛莎于 5 月 18 日抵达华沙。由于莉迪娅·柴门霍夫正准备离开波兰，因此玛莎希望在她离开之前与她共同工作一段时间。这些年来，玛莎对莉迪娅的聪颖和灵性的敬佩与日俱增，她觉得莉迪娅是一位天生的翻译家，是欧洲最伟大的灵魂之一。

柴门霍夫家族在医学界和知识分子圈中享有盛誉。莉迪娅的哥哥和姐姐，以及许多姑姑和叔叔都是医生。莉迪娅的家人以及许多朋友均反对她与巴哈伊的联系。她若想投身到其他的追求，便会遭到强大的阻力。莉迪娅将《君往何处》（1859 年波兰作家显克维支所作，描写罗马暴君尼禄时代的历史小说，译注）译成了世界语，这件事让家人非常高兴；不过，她继续进行巴哈伊工作和巴哈伊著作的翻译，这一点令其家人大为不悦。

在华沙期间，玛莎和莉迪娅走访了该市的图书馆和大学。玛莎为莉迪娅的朋友们准备了一次茶会，她说：“所有的茶水都是我自己泡制的。”不过，她发现这些朋友在灵性事物上缺乏兴趣，这种状况在波兰似乎普遍存在。[3] 虽然波兰人恪守传统的礼拜仪式，但是他们对任何新信仰，哪怕是新教，都持怀疑的态度。

在波兰东南部的时候，玛莎拜见了卢布林大学的校长，在那段日子里，玛莎收获颇丰。校长是一位牧师，曾于 1914 年跟阿 *386*
博都-巴哈见过面。他精通数门古代和现代语言。原定的见面时间是一小时，但是他们一直谈到傍晚才散。牧师用自己的私人

马车（“两匹飞奔的骏马拉着马车”）将玛莎送回了火车站。[4]

6月初，玛莎回到了布拉格。在那里，玛莎得到了帕芙拉·莫德拉（Pavla Moudra）的翻译服务，后者是捷克最好的译者之一，并且是巴哈伊信仰的一位朋友。总统马萨里克的秘书（此人后来成为了玛莎的挚友，为玛莎的工作提供了许多建议）批准了玛莎的译者人选；此外，总统本人也同意在埃斯尔蒙特医生《巴哈欧拉与新纪元》一书序言的前面就巴哈伊教义的价值写一段话。玛莎认为，总统此举当属巴哈伊信仰的胜利，因为捷克人深爱自己的总统，总统是他们的骄傲，在他们看来，总统的这番话如同给巴哈伊信仰这件陌生的事物贴上了认可的标签。

虽然玛莎已经不再参与筹划世界语大会，但是她的热情依然不减。1932年7月底，玛莎穿越欧洲来到巴黎，参加7月30日至8月8日在那里举行的年度全球世界语大会。返回布拉格的途中，玛莎顺便去伊莱亚娜的家中拜访了玛丽王后和伊莱亚娜公主。伊莱亚娜公主现在是奥地利安东大公夫人，她的家位于维也纳城外的默德林市。玛丽和伊莱亚娜一直同玛莎保持着联络，向她说明她们的最新情况。和她们在一起的还有南斯拉夫玛丽王后，她是罗马尼亚玛丽王后另外一个女儿。玛莎穿着艾拉·库珀送给她的衣服，非常漂亮，尤其适合此次皇室之行。离别的时候，伊莱亚娜拿着玛莎的外套，一直送玛莎到大门口。玛莎想让艾拉知道，伊莱亚娜对那件艾拉送给玛莎的外套赞赏有加。

1932年7月，至大圣叶巴希叶·哈努姆的离世给这个夏天带来了一串悲伤的音符。我们悲伤，因为一位尊贵的人离我们而去；同时，我们喜悦，因为八十五岁高龄的至大圣叶终于脱离了让她几乎受苦一生的尘世。她在这个世界的时日已经足够了，她看到了巴哈欧拉的教义开始在全世界生根发芽；她看到了守基·阿芬第已经成为了一名坚强、慈悲、充满灵性的巴哈伊信仰圣护；她看到了玛莎将巴哈欧拉的天启几乎传遍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巴希叶·哈努姆的去世几乎摧毁了守基·阿芬第。在他的 387
眼中，巴希叶·哈努姆是一位灵性导师，她亲历了巴哈欧拉和巴哈伊信仰诞生的时代，见证了巴哈伊信仰早期所遭受的苦难和迫害。巴希叶·哈努姆是一位敏锐和智慧的人物，她的身上包含着一位完美巴哈伊的全部品质，她将仁爱、宽容与力量、尊贵结合在了一起。她的去世对守基·阿芬第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守基·阿芬第赞颂她，并号召巴哈伊世界缅怀这位灵性妇女，因为她将近一个世纪的生涯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无数荣耀。

玛莎继续向守基·阿芬第详细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她还在报告中以剪报的形式附上传导所到之处发表的报纸和杂志文章。玛莎的通信均得到了圣护秘书的信函回复，并附有守基·阿芬第的亲笔留言。繁重的工作和悲伤的心情折磨着圣护，正当此时，他收到了玛莎的工作报告，这份工作报告让他振作了起来。他从报告中清楚得知，巴哈伊信仰每天都在传播。巴希叶·哈努姆去世后，圣护写信给玛莎：

> 我迫不及待地亲自向你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你为传播我们深爱的信仰所付出的卓著努力。我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数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无法自拔。你的安慰和同情之言我无比珍视，它们在我的心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它们来自一位给至大圣叶带来真正欣慰的人。你为全世界上帝的追随者树立了一个永不磨灭的榜样，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你的爱和感激之情。[5]

过去的一个夏天，玛莎的工作节奏慢了下来，8 月份在布拉格也相对清闲。但是，难以忍受的疼痛再次袭来，且愈发严重。她向艾拉·库珀倾吐说：“我身上的疼痛怎么也去不了，我按摩疼痛处，用水浸泡，还做体操运动！现在，我正在火车站旁边的一座小公园里写这封信……”[6] 玛莎没有去看医生，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对付疼痛，她把秋季和冬季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新完成的翻译材料为研习班的开设提供了基础，她的世界语工 388

作也在进行之中，此外，还有一些面向外交圈和数个社团的传导机会。

秋季的首场大型演讲在布拉格老城区的新夏洛特•马萨里克礼堂举行。为了节省出租车费，玛莎决定步行去礼堂。然而，这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

> 道路非常狭窄，且高低不平，路上满是鹅卵石，黑乎乎的看不清路，我重重地摔了一跤。我伸出手臂保护我的脸，侧身摔在了地上，不过还是磕到了头。我摔在地上，那一刻我似乎看到了来世！这一跤摔得太疼了，我说："噢，上帝呀！我这可怎么演讲！您必须帮助我，我已经竭尽全力了！"

玛莎从地上爬起来，继续往前走。赶到礼堂时，她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休息、清洗血迹和整理头发。尽管受伤了，那天晚上她还是很愉快。她说："我相信，如果没有发生这次意外，我的演讲不会这么好，因为我看到了我们的时间多么短暂，我看到了上帝来帮助我……我的侧身摔得很疼，头部划伤了，全身都擦伤了。不过今天感觉非常好，我知道，这也会过去。"[7]

随着玛莎不断增加讲座和广播演讲，以及继续为报纸和期刊撰写文章，她的工作节奏开始紧凑起来。玛莎住在一家女子俱乐部，里面住着七十位女孩和妇女，她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俱乐部里住着一位加拿大歌剧演员，她后来成为了玛莎的密友。俱乐部里没有多少暖气，不过考虑到当时的世界经济景象，玛莎仍然庆幸自己的头上仍有一片屋顶。

为了取暖，玛莎在房间里穿着一件帕森斯夫人赠送的外套，并在外套上扎了一根皮腰带，看起来非常时髦。她继续省钱不买衣服，只买了一顶"两美元的夏天遮阳小草帽"，炎炎夏日过去很久了，她还戴着那顶帽子。[8]玛莎开始在自己的衣物上施
389 展想象力，她告诉艾拉•库珀，她把那条蓝白花裙染成了褐色。那些穿坏了的裙子腰身以上的部分，缝缝补补修改一番后可以

倒过来当做裙腰。玛莎发现这些衣服穿起来特别漂亮。

这些年来，玛莎一直四处旅行，因此，如果只在一处地方停留，她就会觉得很受约束。她向守基·阿芬第转告了这种不自在，圣护的秘书回复说："守基·阿芬第不希望限制你的行动，特别像你这种多年来周游世界的人。"[9]

1933 年 1 月底，玛莎已经准备好离开布拉格了。现在，对巴哈伊文献优秀翻译的需求愈发强烈，玛莎遵循守基·阿芬第的愿望，趁着自己还在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时候，进一步推进了翻译工作。帕芙拉·莫德拉夫人已经完成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的捷克语译本，然后开始了《笃信经》的翻译；另外一位朋友萨默-巴捷克（Sommer-Batek）博士自愿提出翻译《隐言经》。离开布拉格之前，玛莎找人为这些翻译写了序言。玛莎意识到，由于世界经济正处在低迷状态，她的储蓄和去海法的资金有限，这些翻译不能很快出版。不过，"等我后面的人有能力出版的时候……这些翻译已经准备妥当了！"想到这些，玛莎的心至少获得了些许安慰。[10]

在去匈牙利的途中，玛莎在维也纳停留了一个星期。令她高兴的是，她在那里遇见了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霍华德·卡朋特（Howard Carpenter）博士和玛尔齐耶·卡朋特（Marzieh Carpenter）。此外还有玛莎四年前认识的一位灵性崇高且无私的朋友弗朗茨·波林格尔，此人如此热爱新天启，他甚至将巴哈伊教义贴在了自己简陋住宅的门上。很快，卡朋特夫妇、玛莎和弗朗茨开始共同工作。这一星期是典型的玛莎式工作周，他们向大学、见神论者、女性和平与自由团体、贵格派教会和学生论坛发表了许多演讲。广播节目、午宴和茶会构成了这一周的主要活动。这是典型的玛莎式日程安排，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样的安排却让他们有些吃不消。

卡朋特夫妇陪同玛莎到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匈牙利杰 *390*
尔市，他们拜访了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此人是一名巴哈伊学者，已经病得十分严重。他的匈牙利语翻译《巴哈

欧拉与新纪元》是他最后的一本译著，已经接近完成了。

2 月的第二个星期，玛莎和卡朋特夫妇抵达布达佩斯。在那里，玛莎为别人提供了一次少见的服务：玛莎在宾馆遇见了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准备参加一次重要的约会，需要熨平自己的裤子。玛莎赶在自己的约会之前，找到了一个熨斗，帮他熨平了裤子。

玛莎有一个特点，她可以给别人信心，特别是在演讲的时候。玛尔齐耶·卡朋特是一位年轻且没有什么经验的演讲者，然而她现在却跟玛莎这位经验丰富的演讲家站在了同一个讲台上。她们两人一起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发表了大量的演讲，引起了广泛的公众注意，并且有文章和图片报道了这些事件。

2 月的第三个星期，她们到达了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玛莎找到了波格丹·波波维茨教授（两人相识于 1928 年），邀请他为《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的塞尔维亚语译本做序言。这项翻译工作是由一位名叫德拉加·伊里奇（Draga Ilich）的巴哈伊妇女完成的，她的身体有一部分瘫痪了。虽然伊里奇夫人行动不便，但是她还是特别希望和玛莎·鲁特站在一起拍张照片。准备照相的时候，伊里奇夫人很难保持平衡；她紧紧地抓住玛莎，结果两人却向后摔倒了。“多亏巴哈欧拉的恩惠”，她们都没有受伤。恢复镇定后，她们面露平静和安宁，然后照了一张相。[11]

离开贝尔格莱德之前，玛莎再次受到了保罗王子和奥尔加王妃的邀请，参加了一次茶会。时隔五年，玛莎再次见到了这对王室夫妇。和其他聚会一样，这一次同样令人兴奋和愉悦。

在南斯拉夫待了整整七天之后，玛莎离开南斯拉夫前往布
391 达佩斯度过了接下来的三个月，即从 3 月到 5 月。在那里，玛莎扩宽了她的演讲区域，她还负责乔治·斯坦纳《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译本的发行工作，并邀请了一位名叫拉斯特姆·范贝利（Rustum Vambery）的匈牙利学者为该书作序。随着夏季临近，玛莎返回南斯拉夫参加了一场世界语大会，并且再次受到了奥尔加王妃殿下的邀请，当时奥尔加王妃殿下正在款待她的两个

玛莎·鲁特（左）与德拉加·伊里奇，1933 年于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伊里奇夫人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译成了塞尔维亚语。

妹妹——希腊的伊丽莎白公主和玛丽娜公主。玛莎总能不断受到邀请。

现在这种旅行生活正是玛莎喜欢的。在等待书籍翻译和发行的过程中，她从一个国家走到另外一个国家，不停地演讲和采访，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留下巴哈伊书籍。玛莎在阿尔巴尼亚停留了五天，她曾于 1929 年来过这里。她非常高兴，她在这里发现了一名巴哈伊雷福 • 查帕里（Refo Chapary）。这名巴哈伊离开纽约，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工作和传导。

1933 年 7 月 14 至 18 日，玛莎参加了在保加利亚举行的全球世界语大会。闲暇之余，玛莎和一些世界语学者一起进入罗马尼亚，顺着多瑙河游览了一番。8 月初回贝尔格莱德之前，玛 *392*
莎去了一趟希腊，安排好了埃斯尔蒙特医生一本书的希腊语翻译工作。

由于玛莎的先见之明和坚持不懈，巴哈伊书籍的翻译工作在所有巴尔干国家全面展开。她觉得，现在是时候实现自己另

玛莎·鲁特，1933 年 7 月 12 日于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

外一个梦寐以求的目标了。

第四十七章　阿德里安堡——神秘的土地 *393*

一直以来，玛莎强烈渴望造访阿德里安堡（现今的埃迪尔内），这里是 1863 年至 1868 年巴哈欧拉的流放地。正是在这座城市，祂向全世界的许多领导人公开宣告了祂的使命，并告诫他们要以正义和公平统治国家。阿德里安堡曾是奥斯曼帝国的繁荣之都，自这里，伊斯兰之光照亮了整个西方。现在，它已经感受到了告诫之言的作用：

> “这一天正在来临……这片神秘的土地（阿德里安堡）及其周边地区都将被改变。它们将会挣脱国王的手，暴动将会发生，人们的痛哭之声将会出现，祸乱的迹象将会随处可见，骚乱将会四处蔓延。这一切，皆起因于压迫者手中的俘虏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万事的走向将会被改变，万物将会无比悲痛，甚至连荒山上的沙粒都会哀鸣，山坡上的树木都会哭泣，鲜血将从一切事物中流淌而出。那时，你将会看到人们生活在极度悲痛之中。”[1]

自巴哈欧拉定居阿德里安堡之后数年，这座城市沦为了三场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牺牲品。城市居民大批死亡，人口从繁荣时期的二十万人降到了衰败时期的四万人。

玛莎将目光投向了这座古老的都城。此次旅行玛莎还未出欧洲东南部。现在，玛莎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了这里，守基・阿芬第也视这次旅行为一次发现巴哈伊历史的机会。此前还从未 *394*
有过巴哈伊来到阿德里安堡，确认巴哈欧拉流放期间曾居住过的地方。与玛莎同行的是一位居住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加拿大人，她的名字叫做玛丽昂・杰克。玛丽昂继续在索非亚进

玛丽昂·杰克，一位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多年的巴哈伊信仰拓荒者。此照片于1933年拍摄于德国埃斯林根的巴哈伊夏令学校。1933年10月，她陪同玛莎抵达阿德里安堡。

行着玛莎曾经发起的工作。当年玛丽昂在巴黎学习美术的时候第一次听说了巴哈伊信仰，现在，她可以利用所学之长，用素描和拍照的方式将阿德里安堡的房屋记录下来。玛莎则给这些图配上文字。

1933年10月17日临近午夜，她们抵达了阿德里安堡，住进了这座城市唯一的一家酒店，即欧洲酒店。城市的交通工具是马车，路面上铺满了鹅卵石。与非常西化的君士坦丁堡不同，这座城市依然保留着鲜明的土耳其风格。

玛莎开始小心翼翼地结识当地的朋友，这是获取当地居民接受的第一步。接着，她找到了一名翻译，循着一些微弱的线索找到了巴哈欧拉曾经的居所。三个星期快结束时，玛莎已经成功找出了巴哈欧拉曾经居住过的所有房屋。还有一些人至今仍然活着，他们记得跟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见面时的情景，记得祂们的仁慈和慷慨。玛莎在别人的指引下见到了这些人。其中一个人说："啊，我们从这位伟大巴哈伊的手中得到了多

395

少葡萄！祂总是给我们许多葡萄！”[2]

巴哈欧拉居住在阿德里安堡的时候，祂经常去穆拉迪耶清真寺祈祷，因此，玛莎也非常想去那里。一位名叫穆斯塔法的土耳其马车夫用马车载着玛莎前往那座清真寺。一场倾盆大雨过后，道路上冲刷得干干净净，露出了一片洁白的鹅卵石。玛莎在《巴哈伊世界》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 我们在山脚下告别了穆斯塔法，沿着一条陡峭的小山路往上走。山路的两侧有一些小店和一座磨坊，磨坊里有一匹马在拉着转轮磨橄榄油。穆拉迪耶清真寺坐落在山顶，正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一名宣礼员走出那座高耸壮丽的宣礼塔的矮墙……开始召唤礼拜。[3]

玛莎走进那座安静的建筑，里面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位看门人。最令玛莎惊叹的是清真寺内精美的波斯瓷砖，这些瓷砖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强烈地吸引着世界各地艺术家前来学习和研究。在这座漂亮的小清真寺内，玛莎陷入了沉思：

> 我似乎忽略了外界的一切，心中只有一种念想——这里曾是祂祈祷过的地方。在这里，上帝向祂说话了，就如同上帝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那样！让我惊叹的是，在巴哈欧拉的流放生涯中，祂的居住地点似乎总是离这些清真寺——尘世中神圣的象征——很近。祂在这些壮观的建筑里祈祷的时候，上帝肯定向祂吐露了应该如何复苏这个已经死亡的世界……
>
> 在这座难忘的清真寺里，我俯首跪在地毯上。我不禁感叹，为了进入我们的西方世界，巴哈欧拉走了多远的距离！阿德里安堡在地理上是距我们西方世界最近的路径。 *396*
> 然而，当我们怀着默默的爱向祂的存在叩首时，我们所有的思维都进入了一种潜意识状态。祂就在那座清真寺里！倾听的人再次听到，祂的教义和原则本身蕴含着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可以将尘世变成天堂。这一刻是神圣的，这一刻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4]

差不多二十多年以后，也就是1952年，巴希叶·温克勒在守基·阿芬第的要求下来到了阿德里安堡，她是继玛莎之后第二位造访这座城市的西方女性巴哈伊。在穆拉迪耶清真寺，巴希叶·温克勒遇到了一位看门人，此人就是玛莎造访期间的那位看门人。看门人记得玛莎，他回忆说：

“她来到这里后，整天跪在地上祈祷。晚上的时候，我必须关闭清真寺，于是我就提醒她该离开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充满虔诚、崇敬和奉献精神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了不起的妇女……她完全沉浸在祈祷之中……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过去了，她几乎没有移动过，她似乎已经脱离了自己的身体。”[5]

在阿德里安堡，还有另外一些人同样清楚地记得玛莎，他们是酒店人员、翻译和市长。这些人找到了巴希叶·温克勒，各自表达了对玛莎的敬意，因为他们从未忘记过玛莎。他们喜爱玛莎，在谈起玛莎的时候，他们的兴奋和喜悦之情总是溢于言表。虽然玛莎只跟他们一起生活了短暂的时间，但是玛莎却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有两座巴哈欧拉的住宅，玛莎耗费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确定它们的位置。数天后，她又找到了两座故宅，它们全部沦为了废墟。她还找到了一家旅店，这里是巴哈欧拉在这座城市的第一处住所。巴哈欧拉有一处住宅离苏丹萨利姆清真寺很近，那是一座雄伟的建筑，巴哈欧拉有时候在里面祈祷。祂有可能就是在这座住宅中遭到同父异母兄弟在食物中下毒。从此，巴
397 哈欧拉的手不停地颤抖，直到离世。那只颤抖的手总是让人们想起那次丑陋的行径。玛丽昂·杰克用照相和素描的方式记录下了所有住宅的信息。那些波斯人围在玛丽昂的身边，当他们

土耳其阿德里安堡的省长和市长与玛莎·鲁特（前排左三）和玛丽昂·杰克（前排最右）在一起。

看到玛丽昂用线条在纸上画出了房屋的形状时，他们禁不住赞叹道："太棒了！太棒了！"[6]

尽管寻找巴哈欧拉的故宅是玛莎的重中之重，但是玛莎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巴哈伊信仰亲善大使的角色。她联络了省长、市长和警察局局长，并给当地报纸撰写了一些文章。有一期报纸在头版上刊登了玛莎撰写的《纽约人眼中的阿德里安堡》。当地官员对玛莎所进行的工作非常感兴趣，他们承诺会协助调查巴哈欧拉及其家人和追随者在阿德里安堡生活的那段历史。他们答应将调查结果告知玛莎。

巴哈欧拉曾经说过，祂在阿德里安堡的每一块石头下都播撒了一粒种子。[7] 玛莎是第一位访问这座城市的巴哈伊，她是第 *398*
一位翻开这些石头，给这些种子带来阳光的人；她是第一个发现这些种子，并刺激它们生长的人。

阿德里安堡之行是玛莎生活的顶峰。在阿德里安堡，巴哈欧拉再次被流放到了阿卡。现在，玛莎已经触摸到了巴哈欧拉

将近四十年流放生涯所到过全部国家的土壤。身处巴哈欧拉住宅、旅店和清真寺附近，在祂行走过的地方行走，在祂祈祷过的地方祈祷，玛莎重新获得了强大的灵性活力。现在，她已经理清了自己的工作头绪。1933 年 11 月 6 日，玛莎离开阿德里安堡返回欧洲，她准备在那里继续传播和平天启。

第四十八章　欧洲的新努力与新胜利

守基·阿芬第非常满意玛莎 1933 年阿德里安堡之行所取得的成果，她重新发现了那段历史。离开阿德里安堡之后，玛莎于 11 月初返回了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准备跟玛丽昂·杰克在那里共同工作一个月。她们两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每人一间房间。每天晚上，她们都会邀请一些朋友到玛丽昂那件稍大的房间里。玛莎带上自己的桌子、椅子和两个杯子，她们给客人提供茶水和蛋糕，大家在一起谈论巴哈伊信仰。玛莎白天写作和安排公众演讲，这些比玛丽昂房间里的小型聚会更有影响力。她每一分钟都在工作，非常劳累。不过，她和玛丽昂还是担当起了一个小组的核心成员。在一年时间内，玛丽昂还帮忙在索非亚成立了一个巴哈伊灵理会，这是巴尔干半岛上的第一个灵理会。她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随着欧洲经济萧条愈发严重，祈求帮助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由于美元贬值，它的流通范围和数量均不如以前。阿格尼丝·帕森斯送给玛莎一笔钱，希望她作个人之用。这笔钱来得再及时不过了。玛莎在一封信中向帕森斯夫人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她坦言："你无法想象你的帮助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目前是我最困难的时期……只要我还行，我就会坚决地走下去。现在，我的开销已经不能再省了。"[1]

对阿格尼丝·帕森斯来说，那是一封美好的信件。玛莎在信件中回顾了她们在华盛顿的那段充实而繁忙的日子，那段日子简直如天国一般快乐；她还赞扬了帕森斯夫人卓越的种族亲善工作。玛莎写道："当我发现我们所有人的时间是多么短暂时，我就会经常给你们所有人写信，告诉你们我多么地爱你们……

400 和我们所有的朋友……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我们在尘世的这些短暂日子。”[2] 这是玛莎写给阿格尼丝·帕森斯的最后一封信。1934 年 1 月 19 日，帕森斯夫人在穿过华盛顿的一条街时被一辆汽车撞了，并于四天后去世。

在帕森斯夫人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露西·威尔逊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帮助她从事巴哈伊工作。玛莎非常感激露西这位镇定且富有同情心的人的出现。尽管如此，帕森斯夫人的去世还是令玛莎大为震惊：“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的心脏病再次发作了，就像上次哈里去世时那样。不过我转念一想，‘啊，努尔（帕森斯夫人的称号，即灯的意思，译注）现在跟阿博都-巴哈在一起了！’”[3] 但是，玛莎依然因这位美丽的灵魂、高尚的同伴和虔诚的巴哈伊信仰辛劳者的离去而感到无比悲伤。她不禁思量，到底谁可以代替帕森斯夫人的位置？

1933 年 12 月中旬，玛莎前往罗马尼亚处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的翻译和发行工作，她在那里花费了数个星期的时间。在玛莎正准备离开罗马尼亚的时候，玛丽王后刚好从奥地利回来，于是她于 1934 年 2 月 16 日再次邀请玛莎至肯楚塞尼宫。玛丽王后得知埃斯尔蒙特医生的书已经在布加勒斯特发行，她非常高兴。罗马尼亚人们可以阅读母语译本了。

此次觐见，玛丽王后准许玛莎讲述她六年前，即 1928 年送给玛莎那件礼物的去向。“你总是送礼物给别人，”王后说，“现在我准备送给你一件礼物。”女王在玛莎简单的连衣裙上别了一枚精美的胸针，“胸针上有两只金银锻造的小翅膀，翅膀上镶有一些钻石粒，一颗大珍珠将两只翅膀连接起来。”[4] 玛丽王后送给玛莎的这件饰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是玛丽王后的王室亲戚多年前送给她的。

玛莎不能自己留着这件伟大的礼物。她将这件精美的珠宝卖给了一位虔诚的巴哈伊，以此为威尔梅特灵曦堂募集资金。后来这件珠宝珍藏在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的文物馆。这是文物馆收到的第一件王室礼物，这其中有玛莎·鲁特的功劳。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罗马尼亚语译本的发行，以及演讲和写作工作结束后，玛莎紧接着前往贝尔格莱德查看翻译工作 401
的进展情况。玛莎每隔一天便去拜访德拉加·伊里奇（后者完成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塞尔维亚语的翻译），两人在一起共同翻译巴哈欧拉的《隐言经》。

虽然玛莎的健康状况还算良好，但是她在贝尔格莱德短暂的逗留期间遭受了身体疼痛的侵袭。她头部和颈背的疼痛不断加剧，偶尔还伴有胃部不适。玛莎将这些疼痛归结于在阿德里安堡所遭受尸毒的后续反应，然而实际上，这是她不断恶化的癌症的另外一种症状。在贝尔格莱德，玛莎找不到药膏来缓解身体的疼痛。玛莎向露西·威尔逊讲述了自己身体的不适：

> 我早上五点就起床了，我准备用复写纸打印一份信件，记录此次罗马尼亚玛丽王后之访……这里非常冷，我的房间已经将近一个星期没有暖气。我的头痛得厉害（天气太冷，冻感冒了），我喝了一杯菜茶，然后就上床睡觉。早上八点，我试着起来工作，喝了一杯黑咖啡，不过疼痛很严重，根本没法工作。[5]

然而，玛莎并没有放慢脚步。《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的希腊语翻译工作已经展开，3 月的第三个星期，玛莎前往雅典查看翻译的进展情况，同时安排该书的发行工作。希腊语译本的译者是狄奥尼西奥斯·德瓦里斯（Dionysios Devaris），他是一家雅典报纸的优秀编辑。玛莎早先造访希腊的时候，狄奥尼西奥斯就被巴哈伊教义深深地迷住了，他后来就巴哈伊教义写了一系列文章。狄奥尼西奥斯和玛莎一起游览了阿雷奥帕古斯山（战神山），一位路过的摄影师帮他们以雅典卫城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玛莎强烈地感觉到，历史正在重复上演；在这座阿雷奥帕古斯山上，圣徒保罗向雅典居民传播了基督的启示，结果有一个人，也就是丢尼修大法官成为了一名基督徒。数个世纪后，所有的希腊人都开始追随基督的教义。玛莎觉得，圣徒保罗的

奇迹可以重演。

402 在希腊的六个星期里，玛莎安排妥当了翻译事宜，并就巴哈伊信仰发表了几场演讲，之后离开了希腊。她首先向北进入奥地利，然后前往立陶宛的考纳斯参加全国世界语大会。她重新联络了七年前在那里结识的老朋友，不仅如此，她还认识了一批新朋友。在那里，她继续发表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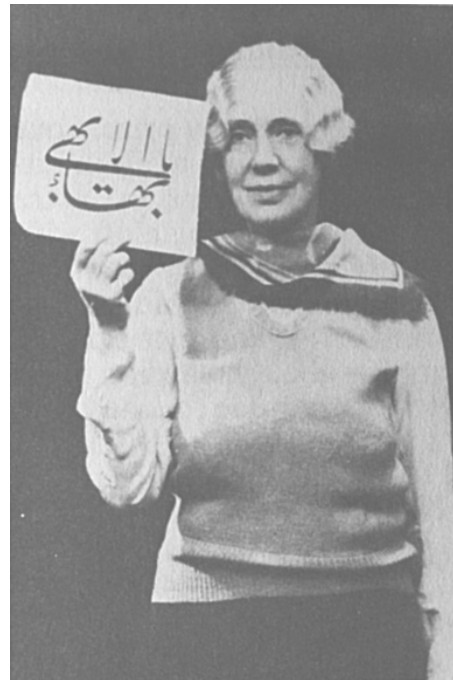
在玛莎看来，这些世界语学者的精神依旧振奋人心，他们沉醉在交流思想的快乐之中，这也是他们聚会的一部分。7 月底，玛莎和莉迪娅·柴门霍夫一起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了第二十六届全球世界语大会。莉迪娅鼓舞人心的演说深深地感动了玛莎，玛莎对其演说的深刻和睿智之处深表钦佩。

在斯德哥尔摩，玛莎利用日程安排上的空闲时间给好友们写信，告诉他们自己最新的行程安排，并且回复家乡的消息，感谢他们送给自己的衣服，这些衣服为玛莎省了一大笔钱。最让玛莎欣喜和兴奋的是，宾夕法尼亚州尤宁城的露西·伯特·斯

玛莎·鲁特与狄奥尼西奥斯·德瓦里斯，1934 年 4 月 15 日于雅典卫城。后者是一名来自雅典的编辑，他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译成了希腊语。

蒂夫成为了一名巴哈伊。玛莎还写信安慰正饱受关节炎折磨的 403
露西·威尔逊，并告诉她如何应付身体不适：

> 有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到达了忍耐的极限，这个时候巴哈欧拉就会赐福于我们，如此荣耀，超乎我们的想象。感谢上帝，圣灵的气息不是来源于我们的躯体，而是来自巴哈欧拉的恩惠……
>
> 我走出斯德哥尔摩火车站的大门，又累又困，而且还病了，简直心灰意冷，不知道去哪儿住。但是，巴哈欧拉帮助了我，终于安顿下来……祂帮助我开始了工作。[6]



1934 年 8 月 24 日，玛莎·鲁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也就是 7 月底第二十六届全球世界语大会结束之后。她穿着一件露西·威尔逊为她织的毛线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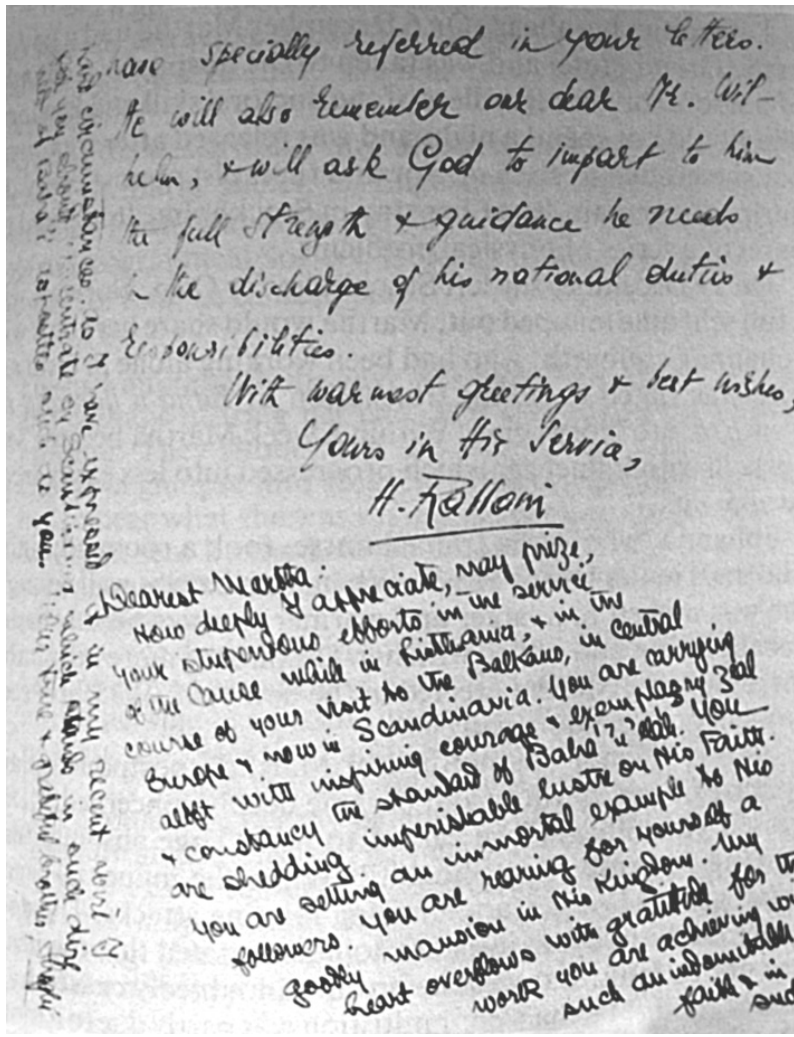
玛莎向海法的守基·阿芬第汇报了过去几个月的所有活动。
404 1934 年 9 月 9 日，守基·阿芬第的秘书寄给玛莎一封信，确认已经收到她之前的几封信件，此外，守基·阿芬第还在信末附上了一段充满感激之情的话语：

> 我深深地感激，何止如此，还要赞美你在立陶宛、巴尔干半岛、中欧，以及现在的斯堪的纳维亚为圣道而付出的卓著努力。你用振奋人心的勇气、洋溢的热情和坚持不懈，高举巴哈欧拉的圣旗。你向祂的信仰散发出永不磨灭的光辉，你给祂的追随者树立了一个不朽的榜样，你正在为自己在祂的天国中建造一栋壮丽的宅邸。你凭借着坚强不屈的精神，在艰难的环境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此，我的心中充满感激之情……我觉得你应该将精力集中在斯堪的纳维亚，那里迫切地需要你这样的巴哈伊传导者。
>
> 你真诚和感激的兄弟
> 守基

在这封信中，守基·阿芬第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译本所卖的三英镑退给了玛莎。他在附言中写道：“从今往后，我希望各种《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译本所卖的钱均由你支配，你可以自己花，也可以用在你所热爱的传导工作上。”[7] 守基·阿芬第浓浓的爱意和感激之情抚慰着玛莎的心灵，激励她完成工作计划。

10 月，一场暴乱袭击了南斯拉夫的王室家族，国王亚历山大，亦即罗马尼亚玛丽王后之女的丈夫遇刺身亡。保罗王子殿下（他给予了玛莎大量的帮助）成为摄政王，辅佐年幼的王太子彼得。玛莎曾与王太子彼得一起喝过茶。现在，这种动荡的世界局势已经影响到了自己身边的圈子。不过，她还是感激能有机会将巴哈伊教义带到巴尔干半岛。

玛莎在斯德哥尔摩一直待到 1934 年 12 月中旬，她在那里
405 工作、写作和结识朋友。她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瑞典的教育体


have specially referred in your letter.
He will also remember our dear Mr. Wil-
helm, & will ask God to impart to him
the full strength & guidance he needs
in the discharge of his national duties &
responsibilities.
With warmest greetings & best wishes,
Yours in His Service,
H. Fallows
Dearest Martha:
How deeply I appreciate, my prize,
your stupendous efforts in the service
of the Cause while in Lithuania, & in the
course of your visit to the Balkans, in Central
Europe & now in Scandinavia. You are carrying
about with inspiring courage & unflagging zeal
& constancy the standard of Baha'u'llah. You
are shedding imperishable lustre on His Faith.
You are setting an immortal example to His
followers. You are rearing for yourself a
goodly mansion in His Kingdom. My
heart overflows with gratitude for the
work you are achieving with
such an indomitable
faith & in such

守基·阿芬第在1934年9月9日致玛莎的一封代授函中的附言。他称赞玛莎在巴尔干半岛、中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工作为巴哈伊信仰洒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

406 系，并撰写了一些与教育有关的文章。瑞典的王室家族还未回国，不过，他们承诺将来为玛莎提供一次觐见的机会。

接下来，许多困难正等待着玛莎。12 月 6 日，玛莎在一家大酒店摔了一跤，摔得非常严重，然后被送往了医院。尽管医生医术高超，待人和蔼，但是对于玛莎来说，医院却是一个恐怖的地方。哪怕就待一晚，她都不愿意。经过治疗后，她出院了。不过，在斯德哥尔摩剩下的时间里，她几乎每一天都要去看医生和理疗师。这只是接下来一连串身体疾病的开始。

12 月 19 日，玛莎离开斯德哥尔摩，起程前往挪威的奥斯陆，她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在奥斯陆，玛莎将与乔安娜·舒巴斯一起工作。乔安娜·舒巴斯独自一人在奥斯陆工作，她被预定为《巴哈欧拉与新纪元》挪威语译本的翻译人员。不到一个星期，玛莎染上了严重的流感，病得非常厉害。此后，她的这种小病痛就很难治愈了。

乔安娜是一位专业护士，她在玛莎入住的医院酒店房间隔壁订了一间房。玛莎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后，她换了一间更宽敞、更暖和的房间。乔安娜在玛莎的房间里支了一张帆布床，跟她住在一起。虽然生活条件已经更加舒适，玛莎还是在重病之中在这座斯堪的纳维亚城市度过了 1935 年的新年。

守基·阿芬第得知玛莎因病推迟了计划后，心中非常挂念。他致电玛莎：“你的疾病让我挂念，切记休息。热诚祈祷……守基。”[8] 玛莎的流感刚刚开始好转，她又出现了晕厥的现象。在乔安娜的一再坚持下，玛莎终于答应看医生。医生说玛莎的心脏没有毛病；毫无疑问，她的昏厥现象是由于食物缺乏所致。玛莎营养不良的部分原因是经济紧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身体系统对食物的吸收能力下降。

“以前我只有过一次如此病重的情形，”玛莎写信告诉艾拉·库珀，“那就是我二十四岁时的那次意外（1896 年的自行车事故）……”玛莎非常庆幸有一位护士在自己需要的时候守候在身边。“多亏她无微不至的照顾才挽救了我的生命……多少次

她在夜里抱着我的头，握着我的手，为我念诵九遍医治祷文和 *407*
呀巴哈乌-拉卜哈！多少次她抚摸着我，让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这位上天赐予的护士还有一种迷人的品质，“特别幽默”，玛莎非常开心，因为，“她让我开怀大笑，她就像母亲一样温柔”。[9]

就在玛莎患病非常难受的那几个星期里，她得知理查德·圣巴布·贝克（Richard St. Barbe Baker）（一位对巴哈伊信仰非常感兴趣的英国人）正在奥斯陆向挪威皇家地理协会发表演讲。这位英国人听闻了玛莎的工作，因此玛莎向他发出邀请时，他立刻就过来了。

> 我第一眼看到她时，她的身体极其虚弱，似乎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不过，她的眼睛告诉我，我的第一印象是错的。她的眼睛里闪耀着光芒，似乎她提前看到了上帝的荣光，也就是对天国圣所的一瞥。我俯身将耳朵凑到她的床边，听她在说些什么。她告诉我，她是由亲爱的圣护派遣而来的，负责将巴哈伊信息和巴哈欧拉启示带给斯堪的纳维亚的两位国王……
>
> 她的声音逐渐减弱，最后听不见了。她闭上了眼睛，只剩下嘴唇在动，她正在祈祷。我静静地站在那里，真诚地为她祈祷，希望她毫无痛苦地进入阿卜哈天国……她劳累的身体正安静地躺在床上……我真希望用我的生命与她互换，我真希望将我的一身活力转移给她。我深深的巴哈伊之爱围绕在这位虚弱的圣道服务者身边。
>
> 时间一秒一秒地走着，我的心里非常紧张……我等待着生命的复苏。大约几秒钟之后，她叹了一口气，接着开始呼吸了。她的眼睛睁开了，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茫然的眼神，好像她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

玛莎念诵了一段祷文，她说话“毫不费力”。她请求圣巴布·贝克先生以守基·阿芬第特使的身份立即前往瑞典，向瑞典国王呈上《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的瑞典语译本。[10]

圣巴布·贝克先生毫不迟疑地赶往了斯德哥尔摩，拜访了
408 首相办公室。在那里，他以英国森林保护员的身份介绍了自己，因为他曾在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红木森林工作过。他还介绍说，他是受挪威皇家地理协会和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来挪威发表演讲的。

> 我问首相我能否觐见国王陛下……我在奥斯陆接受一位病危女士的托付，向国王陛下转达巴哈伊圣道圣护守基·阿芬第的信息。首相说这件事情很简单，因为他正好七分钟后觐见国王陛下。
>
> “你步行前往官殿，会迎面遇见国王陛下和王室家族。介绍你自己，然后随他们返回这里。”[11]

一切按计划进行。圣巴布·贝克先生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并向瑞典国王陛下呈上了那本书。

> 国王陛下托我向玛莎转达了一份信息，还向守基·阿芬第转达了一份友好的信息。他明确地告诉我，他会满怀兴趣地阅读这本书。国王陛下对将来的战争威胁深感忧虑。他也赞同人类应该作为一家人，共同走向未来。[12]

圣巴布·贝克先生乘坐下一辆火车返回了奥斯陆。回去后，他发现玛莎正坐在床上，她已经度过了重病危机。“我不需要向她汇报所发生的一切”，他写道，“因为她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我的行程，她知道我得到了首相的帮助，完成了圣护托付给我们的任务”。[13]

这件事情对理查德·圣巴布·贝克的人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经过九年的信仰学习，他于 1935 年 2 月的第一个星期在伦敦成为了一名巴哈伊。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玛莎，他写道：“你知道吗？你是一个能带给别人莫大鼓舞的人，特别是像我
409 这样的年轻信徒。”他列举了这些年来影响他做这个决定的一

些人，然后写道：“最后，但也很重要的是，与你在奥斯陆的友谊坚定了我的信念……”[14]

这是一段相对较长的康复期，不过到 4 月份的时候，玛莎觉得自己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于是，她发表了一场临时讲座和一次重要的广播演讲，这次广播演讲在全欧洲范围内播送。“我的灵魂需要学习新的知识”，她在谈到自己的疾病时说，“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些，因为它们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15]《巴哈欧拉与新纪元》已经在挪威出版，几家书店的橱窗里均有展示。出版商向挪威的各家报纸赠送了这本书，该书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玛莎和乔安娜 • 舒巴斯也向美国的三十家挪威报纸赠送了该书。那是一段鼓舞人心的时刻。

然而喜讯之余，还发生了一件悲伤的事情：T．T．鲁特的大儿子去世了。玛莎从剑桥斯普林斯收到消息，说大哥克拉伦斯因哮喘和肺炎于 4 月 17 日去世。她请求守基 • 阿芬第在海法的陵殿里为哥哥特别祈祷，她还给家里寄了一笔钱，以作买花之用。玛莎在致家里的一封电报中写道：“与你们同悲。祈祷、爱与勇气。亲爱的克拉伦斯与基督、父亲和母亲相聚了。他会在天堂迎接我们。玛莎。”[16]

生活依然继续，玛莎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1935 年 5 月 9 日，玛莎获准觐见挪威的哈肯国王陛下。这位国王充满人道主义的回答和洞见，以及出众的灵性推动力给玛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这种灵性推动力塑造了他的世界观。跟所有君主一样，他代表着自己国家的国教，因此，在谈论巴哈伊信仰的时候他必须格外谨慎。不过，他对自己所认识的巴哈伊信仰表示认同，并深受巴哈伊社会教义的吸引。玛莎觐见这位非同寻常君主之后的感觉，有如冬季过后登上奥斯陆的山巅：太阳终于破云而出，普照大地。

410

第四十九章　加快步伐

虽然玛莎更加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过，传导依然是她心中的头等大事。她的行程已经缩减，但是毕竟不是那种坐在家里不需要动的生活。1935 年 6 月，玛莎抵达丹麦的哥本哈根。乔安娜 • 舒巴斯陪伴了玛莎九天时间，然后将玛莎交给自己的老朋友乔安娜 • 索伦森。玛莎和乔安娜之前一起工作过，现在，她们两人又在丹麦进行了一个月的巴哈伊活动。7 月 7 日，玛莎乘船穿越挪威海，抵达冰岛西海岸的雷克雅未克。

几年前，玛莎用巴哈伊书籍在这里播撒了种子；最近，她又给这里带来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的挪威语译本。玛莎对冰岛深怀钦佩之情，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宣布中立的国家。主张和平是他们的生活之道，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普及教育且没有贫穷的国家。

玛莎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感到这样舒心了。这里的工作进展良好，报纸宣传非常出色，报纸上刊登了大量的文章、采访录和图片。这里还有神奇的交流工具——无线电广播，玛莎发表了两次广播演讲。她带一些书去了麻风病人隔离区，并在图书馆和博物馆参观了数个小时，冰岛最伟大的雕刻家埃纳尔 • 琼森（Einar Jonsson）的作品所散发出的灵性让玛莎深为感动。无论走到哪里，玛莎总能感受到人们的友善与热情，他们睿智明理且重视教育。此外，她还看到了见神论者的许多伟大的活动。1935 年 7 月 14 日，冰岛报纸首次报道了巴哈伊信仰。这是充满馈赠的一个月。

8 月份，玛莎乘船返回挪威。在卑尔根短暂的几天时间里，
411 玛莎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在 1927 年听过玛莎的广播演讲后研

1935 年 8 月 19 日，玛莎·鲁特（左）与乔安娜·舒巴斯在挪威奥斯陆。后者是一名巴哈伊，她在玛莎重病期间照顾玛莎。

究了巴哈伊信仰，并最终成为了一名巴哈伊。在这件事情的激励下，玛莎于 8 月 13 日再次发表了一次演讲，然后起程前往斯德哥尔摩，接着乘船向芬兰出发。

在所有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国家，玛莎感受到了一种活力和正直。玛莎几个月后写道：“我告诉你，北欧的巴哈伊文化就像一朵迟开的玫瑰，一旦绽放，它一定是无比饱满、芬芳和绚烂的！北欧的这些花儿拥有它们独特的勃勃生机！”[1] 玛莎认为，如果巴哈欧拉的世界和平教义能够在斯堪的纳维亚生根发芽，那么这片区域将有望成立一个全球国家联盟，将全世界的国家团结起来。玛莎的这个想法超前了数年，因为在 1945 年，一个名叫联合国的组织出现了，它的第一位秘书长特吕弗格·赖伊（Trygve Lie）就是来自挪威的奥斯陆。

412 玛莎自赫尔辛基给守基•阿芬第和罗伊•威廉写了一封信，向他们描述了下一年的欧洲工作计划。这是一项任务艰巨的计划。接下来，她遵照守基•阿芬第的意愿返回了美国，并接受威廉一家的邀请，在缅因州的疗养所休养了一段时间。玛莎提议说："我或许可以穿越美洲大陆，走遍我们的国家，与不同的灵理会共同工作，然后去日本和中国。我希望'穿着鞋子死在路上'，竭尽全力为巴哈欧拉服务。"[2]

玛莎觉得自己不能停下旅行脚步的一个原因是，她在世界各地发表的文章鼓励着其他巴哈伊"尽一份力量促进巴哈伊工作在当地的开展"。此外，她在奥斯陆患上的严重疾病也让她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非常有限：

> 我知道，骏马（人的身体）正在逐年衰老，但是骑手（人的灵魂）却受到了钦选者和蒙福天使等上天众灵的佑护。我会竭尽所能服务圣道。我最亲爱的圣护和朋友罗伊，我恳请你们为我祈求指引和忠告。[3]

玛莎按照原定计划行动起来了，原定计划只有一两处改动。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玛莎辗转从欧洲北部到达了欧洲南部。在芬兰待了两个月后，玛莎于 10 月末离开了那里。接着，她按照跟 1927 年波罗的海国家旅行相反的路线，第三次走访了爱沙尼亚的塔林、拉脱维亚的里加、立陶宛的考纳斯等地。在每一座城市，公众的反响超乎了玛莎的想象，她与一些作家和教育家的交流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巴哈伊信仰的消息传到一些学者的耳中，巴哈伊信仰也找到了一条进入他们书本和讲座的渠道。玛莎坚信，在她访问过后，人们的热情将继续存在。不过她写道："如果佛陀有一百个帮手，那么巴哈伊传导者也需要一百个帮手，不仅如此，他还需要一百个心灵——我的意思是说，巴哈伊传导者必须启发其他一百个人，让他们愿意帮助那些他们知道的人。"[4]

玛莎乘坐火车向南出发，抵达中欧和巴尔干半岛，去那里

巩固之前的工作。1935 年 11 月底，她返回了布拉格。每次来到 413
布拉格这座城市，玛莎都要向马萨里克总统表示敬意。八十五岁高龄的总统不管是领导才能还是浓厚的学术兴趣均从未减弱。他最近写了一本关于宗教的书；由于他对巴哈伊信仰的兴趣依然浓烈，他希望阅读所有的巴哈伊书籍。赠送这些巴哈伊书籍的时候，玛莎还随书附送了一束玫瑰（这是他最喜欢的花）——九朵黄玫瑰加上一册《巴哈伊世界》；在总统已故妻子生日那天，玛莎送给他一束红玫瑰和白玫瑰，并附上一本《巴哈欧拉圣作选粹》。[5] 这些礼物花费了一到两美元，这对玛莎来说是一笔奢侈的开销。

布拉格作家协会的主席负责翻译了《笃信经》。当时玛莎的资金非常紧张，不过，这难不倒足智多谋的玛莎。玛莎有一件非常漂亮的皮大衣，这是别人送给她的礼物，她只穿过一次。她用这件皮大衣支付了翻译费。译者将这件皮大衣卖给了一名出版商，这名出版商是买给他二十四岁的女儿的；玛莎向他女儿保证，这件皮大衣一定会给她带来福佑。

1935 年圣诞节期间，玛莎再次回到了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她准备在那里待三个星期。她和德拉加 • 伊里奇一起度过了圣诞节，并且拜访了奥尔加王妃，后者的丈夫保罗王子现在是一位摄政王。接着，玛莎向南抵达了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同玛丽昂 • 杰克一起工作了两个星期。之后，她登上开往布加勒斯特的火车，在那里第八次觐见玛丽王后。

1936 年 2 月抵达雅典时，玛莎就感觉到自己开始力不从心。她在床上写作、休息，度过了绝大部分时间，并且试图觐见希腊乔治二世国王，可惜未能成功。她在床上阅读《巴哈欧拉圣作选粹》，这本书是巴哈欧拉著作的选集，由守基 • 阿芬第不久前翻译完毕。这本书讲述了灵性的历史、过去与现在、人类的命运，以及尘世生活的指导。玛莎向朋友写道：“这些文字是快乐和慰藉之源，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命、死亡和来世。”[6]

阅读这些书籍给玛莎带去了特别的慰藉，因为当时年仅

二十九岁的霍华德·卡朋特在加利福尼亚州去世，玛莎正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玛莎珍惜1933年在维也纳和巴尔干半岛跟
414 玛尔齐耶和霍华德一起工作的那段时光，他们的精神和灵性火花强烈地激励着玛莎。玛莎向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朋友艾拉·贝利寄了一笔钱，后者用这笔钱买了一株黄玫瑰树，种在了霍华德的墓地，以此寄托玛莎的哀思。

虽然玛莎在希腊的时间短暂，她还是拜见了雅典市长和一些外交官员。2月底，玛莎收到了守基·阿芬第的来电，电报中写道："建议8月访美。若方便则8月前先访北欧……"[7]

玛莎对守基·阿芬第的指示言听计从，于是，她将斯堪的纳维亚纳入了自己的行程之中。玛莎起程了，她在欧洲东部的国家之间穿梭往来，然后回到了贝尔格莱德，接着到达维也纳。3月21日，玛莎和弗朗茨·波林格尔和其他一些奥地利巴哈伊一起度过了诺鲁孜节（巴哈伊新年），并且受到了伊莱亚娜公主，即现在的安东大公夫人的邀请。之后，玛莎起程返回了布拉格。

上次玛莎拜访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爱德华·贝奈斯已经继承了托马斯·马萨里克的总统之位。1926年，玛莎在爱德华·贝奈斯的邀请下去王宫做客；1927年，玛莎与他共同参加了一项和平教育活动；在1932年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期间，玛莎与他喝过一次长达两小时的茶，当时他们一起讨论了巴哈伊信仰及其对世界的意义。现在，也就是1936年4月22日，玛莎再次会见了这位教育家、和平工作者和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这是一次精彩的采访，这次采访让玛莎见识到了这位马萨里克追随者非同寻常的思想，他的方法将给这个世界带来繁荣与安宁。自1911年7月在伦敦的首届种族亲善大会上第一次接触到巴哈伊信仰起，贝奈斯博士就成为了巴哈伊信仰的崇拜者。他曾说："和平是由人建立的，正如战争是由人造成的一样。我认为，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总是应该为战争负责。一定数量的统治者可以挑起战争，也可以建立和平。"[8]

在1936年，这是一个及时的警告。当时的世界正处在变化之中，它的面目变得越来越丑陋。人类的灵性本质逐渐失去主

导地位，黑暗势力正在浮现。玛莎感觉到，战争的手指正在进 415
入德国，并且伸向了巴尔干半岛。现在，这些手指正在转变为侵略、威胁和迫害之手臂；最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吞噬欧洲，席卷全球，它将长成一具毁灭之躯体。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欧洲的巴哈伊将遭遇更多的信仰反对势力。有一位居住在布达佩斯的巴哈伊名叫 J．鲁-安吉兹·博尔斯（J. Ruh-Angiz Bolles），此人写信告诉玛莎，巴哈伊遭到了天主教新闻舆论和警察的骚扰，他们指责这些巴哈伊为共产主义者。博尔斯夫人在信中说，布达佩斯灵理会秘书有四个早晨遭到了当局的盘问，他们试图用《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的一个译本作为证据，不过，他们未能如愿，这位秘书挺过来了。[9] 1933 年，纳粹控制了欧洲其他一些地方。1936 年，纳粹关闭了位于德国埃斯林根的首座欧洲巴哈伊夏令学校。1937 年，德国总灵理会遭到解散，一切巴哈伊活动被禁止。1938 年 3 月，禁令扩展到奥地利。

1938 年，希特勒的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被迫辞职，他领导着捷克流亡政府在伦敦避难，直至 1945 年。二战结束后，他重新回到布拉格，继续担任总统一职。世界范围内的连年战乱给地区、民众和人的精神造成了毁灭性破坏。

1936 年的夏天正在临近，玛莎要将巴哈欧拉教义传遍欧洲的坚定信念驱使她向北出发。玛莎打包了十七件行李，这些行李就像一堆孩子将她团团围住，她还带上了一根手杖，现在这根手杖已经成为了她的必需品。就这样，玛莎遵照守基·阿芬第数月前的建议，朝着斯堪的纳维亚出发了。6 月的第一个星期，玛莎重新回到了赫尔辛基，她在那里一直待到 7 月 12 日。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短暂停留之后，玛莎于 1936 年 7 月 18 日在卑尔根登上卑尔根海湾号轮船前往纽约。

玛莎离开家乡已经四年多了。在这四年里，玛莎历经了生活的起起伏伏，但是她始终坚持传播巴哈伊信仰。虽然她的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她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她知道，时间正在飞快流逝。

第五十章　云雀回乡

“挚爱且坚忍不拔的玛莎正乘坐卑尔根海湾号轮船前往纽约”，守基·阿芬第 1936 年 7 月致电美国和加拿大总灵理会的巴哈伊，“信徒宜热情迎接这位挚爱的巴哈欧拉优秀仆人。”[1] 7 月 27 日，玛莎的朋友自发地来到码头迎接她，其中包括罗伊·威廉、芒福特·米尔斯、玛丽昂·利特、米尔德丽德（Mildred）和拉菲·莫塔海德（Rafi Mottahedeh）夫妇，以及其他一些人。玛莎的十七件行李中，只有两件行李装的是私人物品。这些行李随玛莎一起搬进了位于东二十八号大街的乔治王子酒店，此处离莫塔海德的办公室和他精美的瓷器陈列室不远。

回家之前，玛莎在纽约待了一段时间，她在那里休息、写作和处理一些事物。每天，莫塔海德的公司会派一名秘书来到宾馆，帮助玛莎授写一些感谢信和通告信，这些信函将寄给世界各地的朋友。

剑桥斯普林斯正盼望着玛莎的回归。小镇的居民已经从报纸上得知玛莎抵达美国的消息，他们期望玛莎发表公众演讲，讲述她最新的旅行经历。不过这一次，玛莎并没有这么做。8 月的第二个星期，玛莎抵达家乡。在家中的那段时间里，玛莎停下来休息了，她和自己的家人，以及从纽约附近詹姆斯敦来访的露西·威尔逊和多丽丝·麦凯度过了一段时光。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玛莎和多丽丝陪同家人一起去一座浸信会教堂参加礼拜，二十年前，玛莎正是在这里遭到了人们的责骂。晚上的时候，玛莎邀请了一些朋友和邻居参加一场社交聚会，大家共同交流经验。遗憾的是，玛莎病倒了，于是，她请求多丽丝代替她出席。

玛莎脱离了险情。第二天早上，玛莎带着多丽丝游览了一 *417*
些儿时的景点，并向她介绍了一些老朋友和熟悉的地方。多丽丝回忆道：“在去她哥哥杂货店的路上，她又发病了。她靠在一棵树上休息了几分钟，等她恢复体力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她又变回了原来那个快乐、热情和坚定的玛莎！”[2]

玛莎的疾病很少有人提起，因为它就是那么回事。她的朋友知道她在奥斯陆长期患病，她此行回家重在休息。三位总灵理会的成员（罗伊·威廉、芒福特·米尔斯和霍勒斯·霍利）遵照守基·阿芬第的愿望，负责监督玛莎的健康和活动，保证玛莎不参加传导旅行，直至身体完全康复。

玛莎·鲁特与赫什马特·阿莱，1936 年 8 月于缅因州埃利奥特市格林埃克夏令学校。玛莎去世之后，居住在德黑兰的阿莱先生怀着崇敬的心情接受了一把属于玛莎的汤匙。

418 玛莎不能错过在格林埃克举办的巴哈伊夏令学校，从 8 月 15 日至 18 日的三天时间里，她在那块无与伦比的地方呼吸着灵性的芬芳。她重逢了一些老朋友，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还发表了一场演讲。之后，玛莎向北出发，前往威廉一家在缅因州拉弗尔开设的夏令学校。

罗伊·威廉喜欢亲近乡村生活。他称新泽西州西恩格尔伍德市的那座房产为“常青屋”，称缅因州的那座夏令学校为“常青学校”。常青学校位于缅因州的山区，是一座漂亮的休闲胜地，就像一座瑞士别墅，罗伊心想，如果守基·阿芬第来美国，这里是一处绝佳的居住之所。常青学校不仅是一座远离尘世喧嚣的宁静家园，它还是一座小型的农场，里面种有五百棵枫树，可以生产枫糖浆，此外还有十九只山羊，一年四季产奶，春季还会产崽。常青学校的运作方式让罗伊引以为豪，他坚信山羊奶有益身体健康。

8 月 18 日，玛莎到达常青学校，她在这片宁静的地方待了两个月。这里地处新英格兰地区，夏季的空气格外清新。在威廉一家的悉心照料下，以及来自厨房和山羊的那些食物的调理下，玛莎的身体恢复到了相对良好的状态。这是一段隐居的生活，没有报纸或会议，没有约会或采访。这是一次久违的休息机会。现在有人亲自照料玛莎，关心她的身体，在这些人的强烈坚持下，玛莎终于停下来休息了。

一切访客都被威廉一家婉言谢绝了；只有一两位最亲密的朋友还是在玛莎的一再坚持下允许与她见面，其中包括巴希叶·温克勒 [当时姓林德斯特伦（Lindstrom）] 及其丈夫。这两位访客被告知，玛莎患病在身，身体疲惫，只能简短探访。他们走上楼梯，看到玛莎正坐在一张大床上，她那瘦小的身体在那张宽敞的大床上看上去那么不显眼。

看到玛莎如此憔悴的身体，巴希叶非常担忧。她问玛莎为什么不去看医生。玛莎回答说：“巴希叶，我不能。如果我去了……他们就会告诉我必须做什么，他们就会说，我不能再去

419

巴希叶·兰德尔·温克勒，哈里·兰德尔之女。
跟其父亲一样，她也是玛莎的密友。

旅行，不能去做所有我想做的事情了。我不想听到那些话，我应该坚持前进，直到无力行走为止。”[3] 玛莎知道她正在跟时间赛跑。

当被问到她为何终身未婚时，玛莎并没有提起青春年华时发生的那次意外，她将关注点放在了后来的这些年。她说，如果她结婚了，她就无法完成她的工作——演讲、写作和旅行。婚姻会分散她的注意力。

到了 10 月中旬，玛莎的身体更加强壮了，她通过了医生的体检（这是她参加全国大会的前提条件），已经可以应付有限的演讲安排了。在地区传导委员会的帮助下，她制订出了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旅行计划。不过，她的身体依旧虚弱，对她来说，这样的一项旅行计划依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以下是玛莎一周

420

的工作情况，摘自她的工作手册，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工作节奏：

10 月 25 日：“南希·鲍迪奇夫人家中演讲。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市。”

10 月 27 日：“波士顿演讲。”

10 月 29 日：“哈罗德·鲍曼夫妇家中两次聚会。新罕布什尔州萨蒙瀑布地区。”

10 月 30 日：“格林埃克、格林利夫家中演讲。”

10 月 31 日：“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发表演讲。”

11 月 2 日：“到达纽约。”

11 月 3 日：“到达罗伊家中。与霍勒斯和芒福特讨论。”

11 月 4 日：“参加宴会，发表演讲。新泽西州西恩格尔伍德市。”[4]

11 月 10 日，玛莎返回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向罗伯特·休姆教授的学生进行了一堂讲座。四天后，玛莎来到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在那里，她腾出了至少一天时间用来读书和散步。

在三位顾问的指导下，玛莎又制订了一个演讲计划，这一次她的目的地是纽约、费城、华盛顿、巴尔的摩、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和尤宁城。在尤宁城，玛莎重逢了老朋友，特别是跟露西·伯特·斯蒂夫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后者对玛莎的灵性高度和谦卑精神大为赞叹。

返回纽约后（纽约已经成为玛莎在美国活动的中转站），玛莎于 12 月初在东二十二号大街的一次聚会上发表了演讲。有一位妇女参加了那次聚会，她深受玛莎的鼓舞：“她的相貌平平，是的，不过衣着朴素雅致，漂亮得体。她的头发短而柔顺，梳得很直。她的言谈中透露出一股自信，同时还有一份真正的谦卑，这二者让她成为了一名强大的演说家。”[5]

当时，玛莎的衣物由玛丽昂·利特和卢利·马修斯（Loulie Mathews）负责打理，这两位女士在服装方面具有很高的品味，并且买得起上好的衣服。然而，不管衣服是贵还是便宜，玛莎

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熨得非常平整，尽管她经常 421
带着自己的行李四处奔走。

12 月的第二个星期，卢利·马修斯开车去纽约看望玛莎。马修斯夫人及其丈夫正计划去南美传导旅行，她觉得，“获得玛莎的建议是此次旅行价值大小的关键所在”。

> 到达纽约后，我开车去华盛顿酒店找玛莎。我在一间小卧室找到了她。那根本算不上一间房间，它只是一个隔间。玛莎的周围堆满了旅行袋和一捆捆包裹，她正在为接下来的欧洲之行做准备。她是那么地镇定与平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叶小舟，而她犹如一艘大邮轮。我什么时候也能像她一样镇定呢？

玛莎很高兴得知他们即将开始的南美之行。玛莎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告诉了他们一些通讯地址，并送给他们一份礼物，是一封来自阿博都-巴哈的信函。马修斯夫人回忆说：“她挽着我的胳膊，送我到电梯旁。她提醒我，每一分钟都属于上帝，而不是每隔一分钟才属于上帝。”[6]

1936 年 12 月 12 日，玛莎在纽约巴哈伊中心向巴哈伊发表了演说，她在演说中表达了能跟他们聚在一起的愉悦之情。“我想起了云雀是如何直冲云霄，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歌唱。能跟朋友们，你们这些灵性的云雀一起工作简直太美妙了……如果我们是一块非常光滑的表面，那么我们就能像一面镜子一样接收光线。如果我们一起工作，我们就能将这个世界变成一座玫瑰园。”[7]

玛莎在剑桥斯普林斯和亲友们一起度过了圣诞节，不过她格外思念远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露西·威尔逊。在家里的那一个星期，玛莎没有发表任何公众演讲，也没有写作，她把全部的时间用来和家人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她渴望家人理解她所做的工作，理解她的选择。她希望帮助他们看到巴哈伊启示的伟大之处。

422 1937 年 1 月初，玛莎乘坐短途火车从剑桥斯普林斯抵达纽约詹姆斯敦。她需要单独的工作时间。玛莎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招待所找了一间最便宜的房间办理好住宿登记，她没有告诉麦凯一家或者其他朋友她的到来，她在招待所住了下来，然后开始写作。她有一百多封信正等待处理，几乎所有信件的问题都需要回答。她还希望撰写一篇广播演讲稿，内容关于她在五大洲发表广播演讲的经历。

玛莎百忙之中抽时间找了一名按摩师，按摩师帮助她暂时缓解了头部和颈背部那挥之不去的疼痛。数天后，玛莎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这时，她给麦凯一家打电话。多丽丝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她还带来了一篮子水果，可以改善一下玛莎圆面包就茶的饮食生活。在那几天时间里，多丽丝帮助玛莎处理信件，记录玛莎的口述，还带她走出房间。她们沿着小镇短距离散步，在麦凯家中一起吃饭。

1 月 17 日，玛莎在詹姆斯敦广播电台就世界语对全人类的好处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讲。玛莎还拜访了卡尔松市长，这是一次久违的拜访。这位瑞典籍的社会主义者在詹姆斯敦担任了多年的市长，他还是斯德哥尔摩市长林德哈根先生的老朋友，后者是一位热心的世界语学者，1927 年玛莎与他首次见面。玛莎的手上有一本书，受斯德哥尔摩市长林德哈根先生之托转交给卡尔松市长。玛莎安排了与卡尔松市长的见面时间，然后带着多丽丝·麦凯拜访了市长。多丽丝见证了玛莎拜访市长时的风度和技巧：

> 玛莎谈到了斯德哥尔摩的美丽，以及她见到那位友好市长（他把一本书托付给了玛莎）的喜悦之情。接下来就是一个意料之中的问题：她为什么去斯德哥尔摩？玛莎向他讲述了她为巴哈伊信仰所做的旅行，提到了她的旅行范围，以及旅行途中所遇到的人。玛莎的讲述非常精彩。市长向玛莎询问了一些与信仰有关的问题，不过，我们现在

已经占用市长太多的时间了。于是，玛莎送给市长一些精心挑选的书籍。离开时，我们看到市长的脸上露出了喜悦之色。玛莎本能地知道，她不能将这位老先生变成一位巴哈伊，但是她却将他变成了自己的朋友。[8]

玛莎詹姆斯敦之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多萝西·比彻·贝克也来到了这座小镇。多萝西·比彻·贝克是一位精力充沛且观察敏锐的女士，她后来成为了一位具有丰富旅行经历的著名巴哈伊传导者，以及美国和加拿大总灵理会的成员之一。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招待所吃午饭的时候，多丽丝将她介绍给了玛莎。“多萝西完全遵从玛莎……”多丽丝写道，“似乎对她的地位表示绝对的敬意……”[9] *423*

1937 年 1 月 19 日，玛莎离开詹姆斯敦前往布法罗城。布法罗城位于加拿大边境，天气寒冷。玛莎打算在那里跟一位名叫弗朗西丝·埃斯蒂的巴哈伊待一两天，发表一些演讲，然后起程前往罗切斯特和锡拉丘兹。到达布法罗城时，玛莎发烧高达 102 华氏度（相当于 38.9 摄氏度，译注），只好卧床休息。这一次她患上了流感，几乎不能呼吸。如果埃斯蒂（Esty）夫人没有及时找来专业的医生和护士，玛莎就有可能性命难保。玛莎的医生医术高明，护士也格外殷勤，她称这名护士为“佩里”，波斯语中是“天使”的意思。虽然重病在身，玛莎周围却萦绕着爱的关怀，她住在一栋宽敞、管理有序的房子里，她所在的客房面朝一座公园。玛莎给露西·威尔逊（同样也是埃斯蒂夫人的密友）写信说：“这一次我感受到太多的关爱了，我虽然生病了，却感觉身处天堂一般……”[10]

2 月的第一个星期，玛莎已经从床上起来了，不过她仍需要一名护士照看。在玛莎的康复期间，芒福特·米尔斯来布法罗城待了两天。他在一次午宴上发表了演讲，演讲结束后，他劝告玛莎：“现在，不要再为这次新英格兰之行而感到内疚了，玛莎，不要想着你必须工作，不要改变你的主意，不要冬天待

在这里，去加利福尼亚州吧！”[11] 玛莎心里有一份自己的时间表，现在离她去加利福尼亚州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

玛莎正在努力恢复体力，而正在此时，罗伊·威廉的母亲突然中风，四天后便去世了。就在罗伊的母亲中风之前，玛莎躺在床上看到了一幅幻景：跟她有着深厚交情的威廉老太太来跟她道别。当这个噩耗传来时，玛莎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不过，她的心替罗伊感到无比悲痛。玛莎觉得，罗伊是全美国最受人爱戴的巴哈伊。

424 除了因威廉老太太的去世而悲痛之外，罗切斯特和锡拉丘兹的演讲取消这件事也让玛莎格外失望。玛莎在布法罗城给负责安排锡拉丘兹之行的明妮·塞茨写信说：“亲爱的姐妹，尽管疾病非常痛苦，但是它却教会了我一些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耐心，不要去抱怨，而是要看到，哪怕是疾病本身，如果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也是一种靠近祂的方式。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种内在的恩赐，这是一种为祂的圣道而做出的内在服务。”她还写道：“我还有另外没有生病的一面，请你忘了我的疾病，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12]

2 月的第三个星期，玛莎感觉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可以返回詹姆斯敦了。她在詹姆斯敦酒店找了一间房间住了下来，之前住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招待所的时候，那栋楼里没有电梯，因此她很容易累。玛莎热忱地祈祷，盼望着罗伊、芒福特和霍勒斯三位委员会委员批准她继续旅行。对于她来说，这段等待时间极其煎熬。幸运的是，多丽丝·麦凯在她的身边，她给玛莎带去了安慰。她写道：“有一天，我发现玛莎正在悲伤地哭泣。她翘首盼望着总灵理会的来信，然而那封信却迟迟未到，她还没有获得传导的许可。后来，当那封信终于到来的时候，玛莎犹如一只挣脱笼子的鸟儿飞了起来。”[13]

那封信批准了玛莎去西海岸旅行。玛莎没有耽搁一分钟，她于 1937 年 2 月 24 日离开了詹姆斯敦。多丽丝·麦凯在火车站送别玛莎的时候，她靠在玛莎的肩膀上哭了起来。她感觉到，

玛莎此去将是久别。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想知道，我与玛莎此生还能否重逢。”[14] 玛莎回了一趟家跟亲戚和朋友们道别，这是她最后一次回剑桥斯普林斯。

虽然传导委员会批准了玛莎这次横跨美国的旅行，但是他们削减了大量的活动计划，只保留一些安全和轻松的工作。在俄亥俄州莱马市，玛莎在多萝西和弗兰克·贝克夫妇的家中住了几天。在那里，她只向巴哈伊发表演讲；那些巴哈伊们从周边的克利夫兰、托莱多、辛辛那提和哥伦布等地蜂拥而至。演讲的那一天，玛莎在床上一直躺到下午两点；四个小时后，聚会结束了，玛莎又回到了楼上。然而她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聚会。在莱马市的时候，玛莎本来已经安排好了一次广播演讲，

425

多萝西·比彻·贝克，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成员。她跟玛莎两人去世后均被授予了圣辅的称号。1937 年，她第一次见到玛莎，她“完全遵从玛莎……似乎对她的地位表示绝对的敬意……”

但是她接到传导委员会的通知，不允许她发表任何公众演讲，她只好取消了此次广播演讲。她担心这次广播演讲会被人视为一场公众演讲，此外，她绝对服从传导委员会的指示。

1937 年 3 月 9 日，多萝西·贝克将玛莎送上了前往芝加哥的火车。庄重、优雅和自信的多萝西，她被玛莎的纯洁、热情洋溢的爱和谦虚所深深感动。她给玛莎写信说：

> 我刚送你上火车回来，我真想张开双臂再拥抱你一次。我走进客厅，却看不到你那亲切的身影和充满鼓励的微笑，这一切看起来那样地不真实。你现在必须走了，向全世界发出你那充满鼓励的微笑，我也非常希望你走。只是现在
> 426 给你写信的是那个有点思乡之情的多萝西，而不是那个热爱巴哈欧拉圣道胜过自己的多萝西……我甚至冲那位可怜的小搬运工发了火，不是吗？我希望他知道，那只是我的思念之情在作祟。我会向巴哈欧拉祈祷，祈求巴哈欧拉赐予他特别的祝福，同时也让我代替他为其他人提供更多的服务。亲爱的搬运工，亲爱的世界，我还需要怎样的学习才能爱你们全部？就像玛莎那样。
>
> 与世界上最伟大的巴哈伊传导者道别本不应该如此难过。通常来说，与伟人们道别不会很痛苦；他们的伟大会给人一种压力。而与你在一起，你就是那位玛莎，那位亲切、无私、天使般的玛莎。在至爱者的孩子面前，你表现得如此谦卑，以致那些不明事理的人觉得你在欺骗他们，而那些单纯的人却因而感到自豪。[15]

约翰·米尔特是玛莎的一个特别的朋友，他在芝加哥的火车站迎接了玛莎。最早的时候是玛莎把他送进了大学，后来在匹兹堡的时候，玛莎把他培养成了一名记者；现在，他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一名编辑。玛莎将他视为自己的儿子，或者说小兄弟——玛莎亲切地称他为“强尼宝贝”，约翰也将玛莎视为自己的母亲和导师。在芝加哥，他为玛莎安排好了宾馆

房间、出租车和行李方面的事宜，只要时间允许，他每天都邀请玛莎一起吃中饭和晚饭。

传导委员会知道玛莎喜欢将她的日程安排得过紧，于是他们希望玛莎路上不要停留，直接去西海岸。不过，要想完成此次西部旅行计划，芝加哥这一站是必须要停留的。守基·阿芬第此前强烈要求玛莎在美国东部的时候要彻底停下来休息，为接下来具有历史意义的横跨美国之旅做好准备，而玛莎则希望沿途顺路访问各个城市。不过，罗伊、霍勒斯和芒福特给出了明确的指示：这项计划不允许，她必须一路休息过去，即使到了加利福尼亚州也不允许发表公众演讲。玛莎的一生都在不停地服务，现在只有总灵理会才能延缓她的脚步。玛莎渴望去传导，不过，她还是服从了指示，没有采取行动。她给传导委员会写信：

> 我可能数次环游世界，可能再次来到芝加哥，而另一方面，我也有可能再也回不到这座城市了……
>
> ……如果你们认为我心里不愿意服从，那样我会很伤心的，我正在努力地服从你们的指示。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感谢你们对我的爱，以及对我健康的关心。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的健康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急切地想在我能做事情的时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很有可能我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再次穿越亲爱的美国大陆。[16]

4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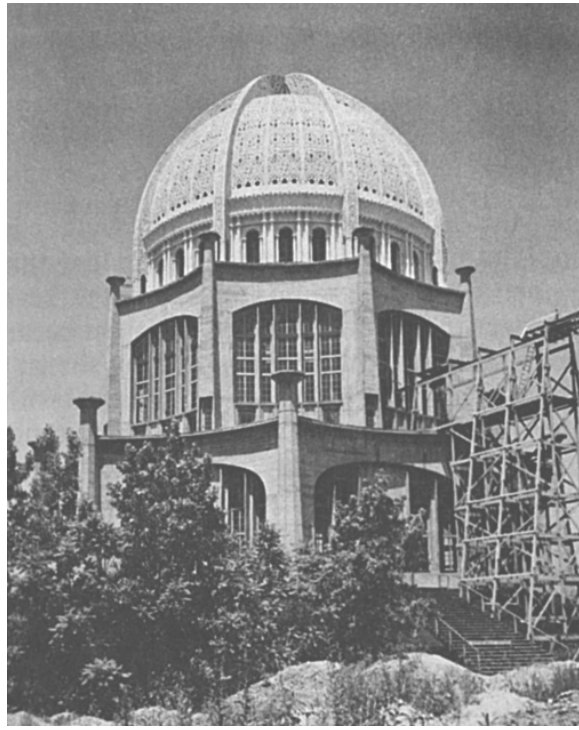
玛莎就像一只被束缚了双翼的鸟儿，但是，她没有丝毫的抱怨。让玛莎高兴的是，她发现安吉拉·摩根（Angela Morgan，一位诗人）也住在芝加哥的同一家酒店里。多年前玛莎在伦敦的时候，安吉拉的母亲生病了，后来就去世了。当时玛莎放下繁忙的工作，天天陪着安吉拉的母亲，后来又陪着安吉拉，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玛莎安慰她，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安宁和慰藉。安吉拉·摩根永远不会忘记这段经历，她对玛莎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

安吉拉、门罗·约阿斯（Monroe Ioas）和莎拉·沃尔拉斯（Sarah

Walrath）带领玛莎参观了威尔梅特灵曦堂，这是一次珍贵的经历。当时灵曦堂还在建造当中，不过，自玛莎 1931 年那次参观以来，工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灵曦堂的圆顶已经修建完毕，现在正在进行装饰工作。这次参观勾起了玛莎关于 1920 年创意委员会的回忆，她的心中充满了兴奋和感动：

> 这是我见过的最具灵性之美的建筑。我会在这个世界以及上帝的所有世界铭记这座建筑。我从没想过它竟会如此美妙，如此漂亮。尽管它只有部分修建完毕，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化为现实”，它依然令人赞叹不已。我们首先开车经过它，然后开回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两次欣赏如此美景。我们走进灵曦堂内部，爱德·施特鲁文（Ed Struven）先生向我们精彩地讲解了灵曦堂的情况，我内心的眼睛欣赏到了太多的东西……最后，我们爬上楼，我在圆顶下面跪下来，开始祈祷。仆人跪在地上，接受上帝的赐福，这种平静和神圣犹如在阿卡一般。我非常地满足，因为我有幸来到这座神圣的地方，目睹了它的辉煌，了解了它的故事，感受到了巴哈欧拉的存在。我了解了很多事情，看到铜门上的绘画精美绝伦，还有玫瑰花，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漂亮，那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美。我想起了布儒瓦（Bourgeois）先生数年前曾在西英格尔伍德市工作，全家人靠妻子卖冰
> 428 激凌为生。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现在，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历经千辛万苦，然而有一天，我们的后来者就有可能看到这些“玫瑰”和“挥之不去的美”，于是他们就会赞叹不已，他们就会受到这些人类之“门”（这些人类的灵魂）的鼓舞，而后者正是我们谦卑地传播巴哈伊信仰的对象。[17]

多年以来，玛莎一直带着这张灵曦堂模型的照片环游世界；现在，这个模型终于成为了现实建筑。这座灵曦堂的建造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它代表着精神战胜了经济困难和纷争，其次它



巴哈伊灵曦堂，位于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市，正在进行装修。外观跟玛莎 1937 年初次见到时差不多。

是巴哈伊信仰发展的一个实实在在可见的标志。

玛莎在芝加哥还收获了另外一次难忘的经历——一场巴哈伊专门为她举办的欢迎会。这场欢迎会上聚集了大量的新老朋 *429*
友，其中一些是在玛莎信仰的早期认识的，当时玛莎还在探寻巴哈伊信仰，并逐渐开始信奉巴哈伊信仰。整个大厅宾朋满座。玛莎特别感动，她写道：“真的是一件‘大事’。真高兴能够再次见到他们，我真没想到还能再次回到芝加哥。”[18]

玛莎应邀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撰写了一篇文章，她还找了一些世界语学者，为莉迪娅·柴门霍夫可能进行的美国之行提供帮助。之后，她由于身体的原因，便赶在全国大会召开之前离开了芝加哥。玛莎带着门罗·约阿斯送的一篮水果和莎

拉·沃尔拉斯送的一盒精美的午餐登上了前往芝加哥的旅游火车，这两位朋友知道，玛莎总是疏于照顾自己。火车上有一位年轻的妇女生病了（这名妇女患有肺病，当时她正前往气候干燥的亚利桑那州），正如预料的那样，玛莎照顾这位妇女，和她一起分享了一些物质和灵性的恩惠。

1937 年 3 月 17 日，玛莎在帕萨迪纳市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招待所的十五号房间住了下来。那里的环境非常安静，正好适合漫长的旅行结束后恢复体力。待休息完毕后，玛莎跟露西·威尔逊和另外一位巴哈伊老朋友阿梅莉亚·柯林斯通了电话。[19]

玛莎确定了登船日期，并制订了在东方的工作计划。她向传导委员会询问了计划的可行性：

> 我在日本只能待两至三个星期。日本的费用很高，我不能在那里待得太久。我希望在中国长住一段时间，因此我必须通过教英语课赚一些钱。我打算在冬季到来之前抵达中国，我准备买一张从旧金山到香港的船票，中途在日本的横滨停留（从此处乘坐电气火车距东京一小时车程，停留多久不定），以及中国的上海停留。[20]

考虑到玛莎的健康状况不稳定，朋友们都恳求玛莎不要再次开始这样的长途旅行。玛莎的使命感激励着她前行，不过，怀疑也随之而来，动摇了她本已明确的决定。罗伊给她写信说：

> 你信中有一句话我表示怀疑。你说：“不管怎样，巴哈欧拉都会和我在一起。”不，玛莎，巴哈欧拉确实会和
> 430 我们在一起，但是前提是我们自己必须小心谨慎、聪明理智。如果我们过度相信那句话，一旦事情出现差错，我们就不能怪巴哈欧拉了。我心里非常清楚，在过去的两年里，有大量的麻烦我是可以……避免的。“我现在必须更加明智。”[21]

米莉·柯林斯知道玛莎的性格和虔诚，她鼓励玛莎坚持自

己的计划。玛莎从她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和智慧。同样，在米莉的丈夫的心脏病晚期，米莉不分昼夜地守候着，这个时候，玛莎给米莉带来了力量和鼓励。

一些喜讯的到来让玛莎格外兴奋：莉迪娅·柴门霍夫确定要来美国了。玛莎给一些重要的巴哈伊和世界语学者写信，鼓励他们向莉迪娅·柴门霍夫致以最诚挚的爱与友谊，以此来弥补她不能迎接莉迪娅·柴门霍夫，并与其共度一些时日的遗憾。还有一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那就是守基·阿芬第与玛丽·麦克斯韦尔（Mary Maxwell）宣布结婚了，后者是蒙特利尔市梅和萨瑟兰（Sutherland）夫妇的女儿。自玛丽进入巴哈伊信仰以来，玛莎就和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此，玛丽·麦克斯韦尔被正式称作鲁希叶·拉巴尼（Ruhiyyih Rabbani），不过，巴哈伊都称她为鲁希叶·哈努姆（Ruhiyyih Khanum）。玛莎写道："我想起我们的圣护和玛丽，我向他们致以永远的忠诚。"[22]

玛莎到来的消息传到了巴哈伊那里，他们邀请玛莎发表演讲，玛莎非常乐意地接受了邀请，但是为了遵从传导委员会的指示，所有的听众必须是巴哈伊。巴哈伊们从数英里之外赶过来聆听玛莎的演讲。有一位在场的巴哈伊回忆起了那天晚上的情景：

> 我记得这位相貌平平、身体瘦小、头发灰白的妇女走了进来，然后被介绍给听众。我心想：如此相貌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是那位伟大的玛莎·鲁特呢！接着，她开始演讲。她犹如一团燃烧的火焰，点燃了在场所有的巴哈伊。那是一次永生难忘的经历。有人给玛莎献上了一大束红玫瑰，而等她离开演讲大厅的时候，一支玫瑰都没有剩下了，因为所有人都跑到她的身边，与她近距离接触，他们感谢玛莎，并且每人拿了一支玫瑰留作纪念（简直就像一件圣物），我也拿了一支。
>
> 后来，她在宾馆的小房间里接待了我。她有一件装衣

物的大箱子……箱子里一大半装的都是巴哈伊书籍和小册子。[23]

4月中旬，玛莎登上了去往旧金山的火车。露西·马歇尔邀请玛莎同她一起住，她给露西·马歇尔写信说："我还是去基督教女青年会招待所住比较好，因为我不喜欢待在别人家里，与家里其他人保持不一样的生活习惯。如果我的演讲过多，我就累了。有时候我会在白天的时候躺下来睡三到四个小时。我不是很容易就能放松下来。"[24]

克劳德·鲁特的女儿安妮当时正在圣何塞师范学校，安妮已经结束了七年的教师生活，并且离开了自己不忠的丈夫。4月17日，玛莎去了一趟圣何塞，在那里一起庆祝了安妮的生日。此次来访之后，安妮对姑姑玛莎生活的意义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对巴哈伊信仰有了更深的了解。玛莎离开后的几个月里，安妮对巴哈伊信仰的兴趣依然在不断增加。

与芝加哥之行一样，玛莎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令人沮丧之事。她向艾拉·库珀倾诉：

我就希望在登船之前跟巴哈伊们聚会一次……但是我不能。我必须遵守传导委员会的要求，充分地休息。啊，最亲爱的艾拉，只有你才能理解我的内心是多么地痛苦，我不能跟所有的朋友见面，不能跟他们一起工作。有时候我想，来到一座城市却不能拜访朋友们，还不如不来这座城市。[25]

为了消除心中的沮丧之情，玛莎向北出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和拉蒂默一家住了五天，然后前往尤金市，同克劳德夫妇住了五天。这些旅行跟之前大不一样，玛莎到达目的地后，她很快放下行李，然后开始发表演讲。她确实向波特兰地区的巴哈伊发表了演讲，那里的巴哈伊再次远道赶来，聆听玛莎的演讲。其他的演讲就不允许了。传导委员会强制玛莎保持体力，

虽然玛莎有些失落，她还是顺从了。

轮船起航的日期已经确定，是 5 月 20 日，于是玛莎返回了 *432*
旧金山，为接下来的旅行做好准备。一些巴哈伊跟玛莎一起度过了她在美国的最后几天，他们还记录下了这段经历，其中乔伊斯 • 达尔写道：

> 我和另外两名年轻女子 [默特尔 · 道奇（Myrtle Dodge）和伊迪丝 · 克拉克（Edith Clark）] 共同受邀……她给我们带来了灵性粮食，她的这个举动意味深长，她希望我们这些年轻女士凝聚成一个团体……她举了一个例子，说一棵树可以开出许多花，而我们就是那些花朵。我们要相互联系，编织团结之纽带，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传播圣言。[26]

此外，玛莎还要求这些“花朵”为即将在圣何塞市一位巴哈伊家中举行的集会祈祷，希望集会取得成功。聚会前的一个星期，她们每天念诵九遍《艾哈迈德书简》。据乔伊斯 • 达尔记录，后来这次集会取得了成功。

玛丽昂 • 霍利（Marion Holley）（她的母亲是一名巴哈伊）曾于 1931 年见过玛莎。当时她刚刚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她深受大学教师的不可知论的影响。玛莎在玛丽昂 • 霍利位于维塞利亚的家中住了几天，由玛丽昂担当她的私人司机。玛丽昂发现玛莎“非常害怕车子开得很快；实际上我开得非常小心，非常慢，她和我一起坐在前排，可是即便如此，她仍然十分害怕……当我读到玛莎骑骡子穿越安第斯山脉时……我觉得这需要巨大的勇气。”[27] 玛莎在费雷斯诺州立学院向学生们发表了一场演讲，当时玛丽昂觉得玛莎的方式过于简单，没能吸引那些习惯了高谈阔论的听众的注意力。

然而，当 1937 年第二次见到玛莎时，玛丽昂已经成为了一名积极活跃的巴哈伊。5 月 17 日，玛莎在一次大型集会上发表了演讲。玛丽昂回忆说：

> 集会结束后，我和她一起走在街上，我发现她的身上除了那种无比温柔的品质之外，她还具有一种明显的品质，那就是她完全信仰巴哈欧拉。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完
> 433 全忽视了这些灵性品质，因为我当时只顾看她才智如何。我一直心怀感激，因为我还能拥有与她最后的这次短暂相逢。[28]

玛莎临行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正如十四年前她乘船离开西雅图时那样，她整理好了所有的物品，准备将它们带到东方和更远的世界去。这些年来，玛莎历尽了沧桑，疾病在她的身上留下了明显的伤痕。

现在，玛莎离自己六十五岁的生日还有三个月。然而，她的头发已经变白；虽然那双明亮的蓝绿色眼睛依然深奥，充满智慧，但是它们已经架起了一副眼镜。她那五英尺三英寸的身躯已经萎缩；她的脸上布满了痛苦刻下的痕迹。不过，她内在的灵性却愈发显露出来，这让她的言谈举止中呈现出一种超凡的温柔。她的步伐虽不如以前迅捷，却依旧坚实，她内心的火焰和使命感一如既往地炙热燃烧。

露西·马歇尔帮助玛莎打包了行李，她见证了玛莎离别的那一刻：

> 玛莎的钱包里装着一张环游世界的二等船票，她将经过日本、中国、马尼拉、新加坡、加尔各答、科伦坡、塞得港、意大利、法国和伦敦，最后返回纽约，并且她享有途中随时下船的待遇……十七件行李重新打包了一遍，大部分行李都是书籍、册子、薄棉布包裹的手稿、广播演讲稿、那些收到巴哈欧拉书简的统治者的照片，以及一些旅行途中必需的衣物。玛莎提到了一个小皮箱，她说："这就是我的厨具，因为我经常自己准备食物。这是布洛姆菲尔德夫人送给我的。"她还说起了一个大箱子："这是罗伊·威廉为我做的，非常管用，可以装很多东西。"每一件行李

箱的背后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管理这些行李的的确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29]

除此之外，玛莎还有六大包书和册子。所有这些行李已经送到码头，玛莎也已经准备好了。她的朋友们纷纷赶到船上， 434
祝她一路平安，大家在一起度过了最后宝贵的几分钟。露西·马歇尔这样描述最后道别的时刻：

5月20日到了，龙田丸号轮船已经准备就绪，玛莎就像一位真正的女王一样向每一位朋友庄重地道别。玛莎接受了一家重要报纸记者的照相和采访，她向这名记者传播了巴哈伊天启，并送给他一支含苞待放的玫瑰。人们看着玛莎及其随行人员在轮船附近不停地走动，他们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灵性震撼，于是他们禁不住地想，这位玛莎到底是谁。开船的时间快到了，玛莎送给每个人一支玫瑰，在每个人的额头上涂抹了香水，轻声说了一句“呀巴哈乌-拉卜哈”，然后跟大家亲吻道别。我们站在码头，大约五十个人的样子，大家一齐挥动着手里的玫瑰。玛莎站在轮船的一侧，她也举起了手中的花束，她的身上披着一条青绿色的披巾，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呀巴哈乌-拉卜哈”。

玛莎蒙受了如此巨大的福佑，她的身体已经恢复了，现在她身着服务之盔甲，眼睛熠熠生辉，心中充满着爱，她英勇地出发了。但是她并不是孤身一人，陪伴她的是一群钦选的天使，是圣护和朋友们的祈祷。在她最难受的时候，她听到了来自东方的召唤，于是，她迫不及待地赶往那里，给那里带去至上良药。[30]

乔伊斯·达尔写道，“离别的时刻充满着悲伤”。许多巴哈伊“有一种预感”，这将是玛莎“最后一次离开美国”。不过，在那个场合人们不应该悲伤，相反，“她像一位‘女王’

一样离开了……她将那里变成了一个灵性的场合，这种灵性将持久地影响着人们。她对信仰的无私奉献就是突破前方道路上障碍的力量。”[31] 另外一位送别玛莎的人略带幽默地回忆说：“玛莎一走到轮船的护栏前我们就看到她了，她正在跟身旁的一位日本妇女聊天，大家都说，看，她正在向那位妇女传播信仰呢！”[32]

轮船起锚了，龙田丸号轮船驶离了码头。嘹亮的汽笛声似乎在胜利地宣告轮船已经挣脱了码头的束缚，它现在满载着珍贵的货物，朝着开阔的海域驶去。玛莎向逐渐消失的旧金山挥了挥那条青绿色的披巾，然后将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东方
435 的神秘。在玛莎看来，一次离开必然伴随着一次回来，这是一个循环。

第四部分　锦上添花

第五十一章　人与自然之灾难

439

龙田丸号轮船在夏季海洋上行驶着。1937 年 5 月 25 日，轮船在夏威夷停留了数个小时，玛莎的朋友在码头迎接她，并送给她一些传统的夏威夷花环。玛莎在码头接受了采访，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无论她身处何方。玛莎没有耽误任何时间，她立刻拜访了大学的一名中国教授，然后到凯瑟琳·鲍德温家中做客，同一些巴哈伊在一起度过了剩下的时间。玛莎把三位传导委员会委员留在了大洋的彼岸，现在，她可以更加自由地制定出一些符合她工作规律的日程安排；不过，她还是会顾及三位委员的担忧，因此，她会明智地安排她的活动，以此保持体力。

玛莎的身体完全沉醉在夏威夷群岛的美景之中，她感觉到这些群岛蕴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她在一封致朋友的信中说：

> 夏威夷群岛在世界新秩序的剧本中扮演着一个独特的角色。它位于东方和西方的交汇处，那里的居民同时代表着东方和西方，那里的巴哈伊可以成为一股促进太平洋地区国际共识与和平的强大力量。[1]

玛莎回到船上，轮船继续驶向横滨。在船上，玛莎获准发表了一篇名为《何为巴哈伊运动》的演讲。这篇演讲遭到了三名美国传教士的激烈批评，他们坚称，只有基督教徒才能获得救赎。然而，他们的这些言论只会让大多数在东方宗教背景下

成长起来的乘客更加相信巴哈伊启示。在船长（玛莎的这篇演讲便是由船长宣布并介绍给乘客）的邀请下，玛莎写了一些关于此次演讲和巴哈伊信仰的文章。玛莎油印了这篇文章。玛莎
440 甚至还没有踏上日本的土地，船上的记者们就迫不及待地想更多地了解巴哈伊信仰，不过玛莎已经将文章油印好了，准备送给那些正在等待的记者们。

玛莎抵达了横滨，这也是她第四次来到日本。这一次，阿格尼丝·亚历山大没有在码头迎接玛莎，阿格尼丝已经前往海法朝圣，朝圣结束后准备从海法返回夏威夷。守基·阿芬第看到世界局势正处在危险之中，因此阿格尼丝返回日本的计划也被无限期推迟。玛莎不能跟老朋友一起高唱灵性欢歌了。

在日本的三个星期里，玛莎完成了大量惊人的工作，其中包括各种聚会、演讲和采访，所有这些都产生了令人满意的宣传效果。人们向她发出邀请，过去几次日本之行培养的人际关系也开始凸显价值。亚瑟·加雷尔斯是美国大使馆总领事，他和玛莎的友谊可以追溯到 1915 年在埃及的时候，当年正是在他的帮助下，玛莎才得以将一笔财物转交给了阿博都-巴哈。这一次在日本，他邀请玛莎到家中做客，并款待了玛莎，此外，他还邀请玛莎就巴哈伊信仰发表演讲。玛莎沿着东京、京都、大阪、奈良和神户旅行。一路上，她不停地向世界语学者发表演讲，并且尽量拜访日本的每一位巴哈伊。

玛莎身上具有一种优秀的品质，深深地吸引着异国他乡的人们，那就是她思想的开放与包容。无论走到哪里，玛莎都会尽力与其他宗教和运动的领袖们见面，她不会因为他们持有不同的信仰而避而远之。玛莎倾听这些人讲述他们的信念和原则，她和他们分享自己的观点，然后相互交换一些小册子。当时，日本发生了几种不同的社会运动，玛莎鼓励这些运动的领袖们使用世界语，以获得更广泛的交流效果。反过来，他们也不再将玛莎视为威胁，他们总是亲切地想念玛莎。

鸟居先生是一名双目失明的巴哈伊，他曾在 1930 年的时候

见过玛莎，当时他以为那将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玛莎，没想到这一次他又有机会见到玛莎了。鸟居先生和自己的妻子一起款待了玛莎，并且尽量陪在玛莎身边，与玛莎一起分享教义，感受玛莎的爱。离别的时刻到了，他和妻子去码头送别玛莎，他们一直虔诚地等到轮船起锚才离开，而当时码头上聚集着许多记者和摄影师，他们想对玛莎进行最后的采访和拍照，这对夫妇却完全没有受到他们的干扰。6 月 26 日，玛莎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动乱纷争却格外美丽的国家，然后乘船驶向中国。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最后一位访问日本的巴哈伊。

上海越来越近了，玛莎又一次回家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准备和这些东方人生活在一起，她期待着收获丰硕的果实。玛莎在上海租界找到了住处，接着，她开始分发一些巴哈伊书籍。

441

玛莎·鲁特（前排左一）1937 年 6 月最后一次访问日本。跟她一起的是鸟居次郎先生，这名双目失明的巴哈伊在 1930 年见过玛莎，以及（后排站立，从右至左）鸟居次郎夫人、妹妹和鸟居次郎先生。玛莎手里拿着一幅鸟居先生儿子的照片。

她拜访了一些巴哈伊，并且安排好了演说和广播演讲的日期。不过她感觉到了空气中正弥漫着一些不安定的因素。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已经极端紧张。自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以来，两国之间的海域就没有平静过。日本是一个小岛国，而广袤的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因此，日本的领导人对中国怀有觊觎之心。日本领导人的选择很明确——发动战争，将中国纳入自己的宗主权统治之下，然后将目光投向世界。现在，玛莎的处境非常危险。

当时的上海犹如一个熔炉般酷热难耐，不过，上海租界还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不会遭受日本的轰炸。玛莎继续开始她的工作。她向图书馆赠送了一些中文和英文版的巴哈伊书籍，并附上了一些说明信。玛莎曾经在南开大学发表过演讲，并且认识该大学的校长，当她得知这所大学遭到轰炸时，她便向这所大学邮寄了一些书籍。如履薄冰的中日合约终究还是破灭了：

> 8月8日，我正准备将一大批书籍和说明信寄出去（我的直觉提醒我，必须赶紧把这些东西寄出去），我发现街

442

玛莎·鲁特，1937年7月1日于上海。之后玛莎于8月底被迫离开上海。

> 上挤满了大约五千中国人，他们或用手抱着或用人力车拉着家什往上海租界逃。我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害怕卷进这些混乱的人群中。[2]

在一些波斯朋友和一个来自租界的“一号男孩”的帮助下，玛莎终于成功地将那些书送到了邮局。第二天，交通的拥挤状况稍有缓解，一名波斯司机开着一辆满载货物的汽车带着玛莎去各家基督教女青年会招待所安排演讲，就像在别的地方时那样。不过，大多数招待所都在忙着保护自己的人，无暇安排其他事情。

玛莎与人见面总喜欢带一份礼物，尽管礼物微不足道；这 *443*
份礼物象征着爱，象征着一座沟通不同个人、不同文化的桥梁，它也非常适合拜访这种场合。当时，一些中国的妇女正在用绷带为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包扎伤口，于是，玛莎就送给她们一些礼物，其中，“一块母亲早年前送给我的手绣毛巾；……我想让母亲为服务中国贡献一份力量，我感觉到母亲正在天国为我们所有人祈祷。”[3] 不过，由于某种原因，这份礼物不是特别适合这种场合。

8 月 10 日，玛莎和巴哈伊见了面，她们一起阅读了巴哈欧拉圣作，并且念诵了一篇祈求护佑的祷文。她将那次聚会比作“最后的晚餐”。第二天，袭击开始了：

> 8 月 14 日，日本空袭了上海租界！呼呼的飞机声，隆隆的炮声越来越大……就在我们头顶上，接着是……一阵沉寂，然后恐惧和震惊袭来，房屋开始倒塌，炸弹发出恐怖的爆炸声，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我住在五层，楼房的最顶层，我感觉房子就要塌了。我居住的地方距炮弹轰炸点只有一条半街道，离遭到炮弹袭击的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只有两条街的距离，我正在经受着死亡的考验。我祈祷着：“啊，上帝，我的庇护者！”我低头心想，也许下一个炮弹就会落在我身上。这简直就是世界末日！那一刻，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我一生的画面！不过，飞机越飞越高，越飞越远，轰炸终于停止了。[4]

玛莎向美国领事馆打了电话，但是他们的大楼并不比玛莎的房子更安全。玛莎意识到，一座美国领事馆确实很难装下四千美国国民。更重要的是，玛莎心里清楚，面对这些拥挤的人群和轰炸过的废墟，她已经无力应付。在这种动荡的局势下，要想进一步开展巴哈伊工作已经不可能，于是她准备乘飞机离开。玛莎的许多行李都还没有打开，她只需将剩下的物品打包在一起：

444 十二件行李摆放得井井有条，每件行李的物品都记录在一张表格上。我把一号男孩和一个小工叫了过来，让他们快速地将……桌子、抽屉和衣橱内的东西堆在行李包上面，然后锁好并捆绑好每一件行李，最后将它们堆在大厅里。所有的书籍也已经捆扎好了。庆幸的是，我还能够继续工作，我会努力忘掉这一切的。

玛莎刚刚打包完毕，飞机又来了：

我们匆忙跑进房子中心的大厅，大约有二十余人，然后顺着一条狭窄的楼梯到达电梯口——电梯只能上到第四层。我们在楼下一直待到天黑。我低头坐在那里，不停地祈祷，每一次爆炸过后我都担心自己能不能躲过下一次爆炸。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紧张的人们，这种紧张对人们的身体产生了影响，它能够冲击、拉拽并毁灭人的机体……大约晚上七点的时候，空袭停止了，租界外面机关枪的扫射声却依然持续着。8 月 15 日，星期天，我裹着衣服睡了一觉，我的外套和手提包就挂在床边的椅子上。空袭在六点钟的时候就开始了，据早报报道，昨天租界内共有……一千二百余人死于炮弹袭击。[5]

所有的聚会被迫取消。英国轮船公司答应为玛莎预留一张 8 月 25 日到香港的船票，美国领事馆催促玛莎赶紧去取船票。玛莎只能联系上一部分巴哈伊，其中包括乌斯库利先生，他的办公室位于光陆大戏院的大楼里，离玛莎的住所很近。乌斯库利先生来看玛莎，玛莎让他打包了四十包书，每包装有六本小书，她准备将这些书带到香港。然而，正当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电话无法使用了。玛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巴哈伊著作中的一些句子："我已获知你的渴求，我将一直与你同在。"虽然她怀疑为自己的生命祈祷是否合适，不过她还是祈求道："您的意志啊，您的意志啊！赐予我力量吧！但是，上帝啊，请您尽 *445*
量让困难越容易越好！"[6]

8 月 16 日大清早，炮弹再一次密集轰炸了上海。玛莎抱病来到了底楼的电话处，她打电话给英国轮船公司，花了数个小时想要确认去香港的船票。所有的电话线路都占线，等到终于打通了，她得到的答复却令人有些失望，"政府要求这艘轮船只能运载英国公民，因此我们不能给你船票。"[7]

玛莎没有气馁，她给一家美国轮船公司，也就是多拉尔轮船公司打了电话，预订了一张杰弗逊总统号轮船的船票，轮船次日出发。不幸的是，这艘轮船的目的地是马尼拉，不是香港，但是玛莎已经别无选择，她只好乘坐这艘轮船。玛莎在电话中答应轮船公司自己会尽早去售票处取票，之后她返回了自己的房间。房间里并不舒服，外面的轰炸更加猛烈了，她感到一阵阵的恶心。同屋的一位房客建议她去医院，那里比较安全，不过她回答说："不，……这里就像我的家，如果我躲不过这一关，我愿意死在这里。"[8]

电话再次恢复使用了，玛莎给美国领事馆打了电话，请他们转告多拉尔轮船公司，说她身患重病，不能准时拿钱去取票。玛莎恳请他们一定要在订票名单上保留她的名字。最终，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玛莎却被告知，她只能随身携带一件行李箱。乌斯库利先生答应替玛莎携带剩下的行李，但是他不能保证这

些行李的安全。幸运的是，当他们得知玛莎是一位记者后，他们允许玛莎携带一台打字机。

玛莎出发的前一个晚上，飞机不停地投掷炸弹，一直持续到午夜时分。玛莎和其他人一起挤在楼下，他们唱着一些大家喜爱的歌曲。玛莎描述说："爆炸越可怕，响声越强烈，他们的歌声就越大，他们的座右铭是'苦中作乐'。虽然没有什么人为他们祈祷，但是他们依然非常勇敢、非常友好。在这一阵阵的爆炸声中，人们与死神一次次擦肩而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够保持不慌不乱。"[9]

446 第二天早上，满怀恐惧的玛莎打开她的行李包，她惊讶地看到，有一小包东西掉在了她的手上，小包上面写着"呀巴哈乌-拉卜哈！巴哈欧拉头上的一缕头发。"突然，她的脑海中闪过《笃信经》中的一段文字："祂的一缕头发价值胜过天与地。"对于玛莎来说，这一小包头发是巴哈欧拉对她"安全的承诺"，[10]或许她终究不会死在上海。

玛莎准备好出发了，在她出发之前，她找到了"一号男孩和小工"，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这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帮了她很大的忙。"无论在任何种族、任何国家，他们的服务和高尚品格都堪称卓越。"玛莎抱着这两个孩子，送给他们一小笔钱（这笔钱是她离开旧金山时别人送给她的礼物），并告诉他们要将这笔钱攒起来，等没有食物的时候再拿出来买饭吃。玛莎非常不舍地离开了他们，她就像"一位母亲一样真诚地对待他们"。[11]她希望他们不要挨饿，也不要遭到炮弹的袭击。这样，他们分别了。

玛莎最后一次给轮船公司打了电话，确认她的船票，不过她却被告知，她今天不能走，除非她昨天已经去售票处取票了。玛莎有点恐慌了，她回答道："我必须走，我已经带着行李包过来了，我的名字就在你们的登记簿上！"乌斯库利先生已经在等候玛莎了，他们赶紧跳上一辆人力车，飞快地赶往轮船售票处。玛莎随身携带的物品只有一些巴哈伊书籍、一份关于塔

希丽书籍的手稿，以及一些换洗的衣物。她记录道：“我坐着人力车在街上飞奔……我的行李包和打字机放在我的腿上。我心里想着，现在我也是一位难民了……在大街上逃跑，四处寻找避难所！”[12]

玛莎赶到售票处时，那里已经有五百位美国公民在买票。玛莎将护照和船票钱递给办事员，她想知道这位办事员还会不会给她船票。这位办事员微笑着说：“我会给您一张船票的。”玛莎终于松了一口气。乌斯库利先生帮助玛莎上了勤务船，她 *447*
将乘坐这艘小船登上停锚的大轮船。她写道：

> 勤务船上挤满了人！没有鲜花，也没有歌声。丈夫们举起帽子，努力向妻子和孩子们发出勇敢的微笑，我们匆匆地走进船舱里面，然后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这艘小船载有一百五十名儿童，其中七十五名不到六岁。突然……我们听到了飞机的声音。（当时有一个约定，在妇女和小孩疏散期间，不允许发生空战。）我们蹲在地上，场面一片混乱，接着我们听到了两阵爆炸声，不过我们的小船继续前行。狙击兵两次在小船上空射击，幸运的是，我们都没有受伤。
>
> 接着，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危险。我们从船舱里上到甲板上……准备登上杰弗逊总统号轮船，这艘大轮船两小时后出海。不过，当时风浪过大，小船颠簸得非常厉害，船上的人接二连三地摔倒。海军士兵大声叫喊，让大家重新回到船舱内。这似乎不可能，但是，在这些士兵的帮助下，我们返回了船舱。海水从一个舷窗灌了进来，一位强壮的美国水手使劲推上了舷窗门，不过他无法将舷窗门固定住，于是他使出全身力气顶住舷窗门……小船左摇右晃，就像在翻跟斗一样。小孩恐惧地尖叫着，妇女开始晕倒，许多人出现了严重的晕船状况。小船最终成功地靠近了杰弗逊总统号轮船，然后紧靠着轮船抛下了船锚。[13]

玛莎登上轮船，在一间原为音乐室的房间里坐了下来，房间里还有一群中国人，他们正等着将勤务船开回上海。她向坐在身边的一位男士讲起了巴哈伊信仰，她发现这位男士原来是一名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的记者。“我非常了解巴哈伊信仰”，他说，他的话让玛莎格外吃惊，“我认识您，您就是玛莎·鲁特女士，1931 年的时候，您在安阿伯市的密歇根大学向我们发表了一场关于巴哈伊教义的演讲。”[14] 他们就此聊了很多。

查票的时候，玛莎拿出了自己的船票，不过事务长发现，玛莎上错了轮船。玛莎购买的是麦金利总统号轮船的船票，而
448 她现在登的是杰弗逊总统号。乘务员当然不会将玛莎半途放在大海里，事务长安慰玛莎说，他和全体乘务员非常高兴她的到来。

这艘轮船原本只能容纳七十五名乘客，可现在它却运载了七百名乘客。船上任何可能的地方都打上了简易的床铺。玛莎环视了一周：“这里就像一间漂亮的美国女士的闺房！这么多的漂亮女孩和年轻妇女，她们身着各种时髦的短裤、宽松裤和薄睡衣……手指甲和脚趾甲涂抹得格外好看。”船上有一名妇女记得玛莎 1930 年去过新加坡。那名妇女说：“我们一直记得您，您离开的时候，跟每个人都握了手……您是一名巴哈伊。”[15]

轮船上的难民收到了一封来自马尼拉的欢迎电报，马尼拉这块土地上没有空袭，也没有机关枪。玛莎顾不上用餐，便第一批上了岸，她想尽快将上海经历的报告邮寄出去。岸上挤满了军人和童子军，乐队奏起了一曲热烈激昂的欢迎曲。此外，难民委员会也在协助旅客寻找落脚处。玛莎接受了一名报纸记者的采访，第二天报纸的大标题写道：“据一位巴哈伊演讲者描述，战争简直就像地狱。”[16]

有一位古尔利（Gourlie）先生正在岸上等待协助玛莎。当时他们正走在海关那条长长的中央通道上，准备去取玛莎的行李箱，突然间玛莎惊恐起来：

> 我们走在这座高大的钢筋水泥建筑里，突然间，地面

开始剧烈地晃动，似乎就要冲着我们的脸扑上来！我们头上钢筋和铁条的吱吱作响声让我以为飞机正在空袭马尼拉，炸弹正在摧毁我们脚下的大地！

……我们使劲往前跑，可是离出口还是很远。人们开始互相踩踏、冲撞和拥挤！接着，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官员们大声喊道："站住！不要拥挤！"古尔利先生对我说："镇定！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回答说："是的，我很镇定，我不害怕！"不过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拥挤的人群会挤碎我们，大地会吞噬我们，整座大楼会塌向我们！"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死期了。然而，地面突然停止了上下晃动，接着……所有的灯重新亮了起来，我们看见一些警官站在 *449*
那里，手里拿着警棍，正在指挥大家不要拥挤。[17]

玛莎逃过了所有的劫难。她在上海的空袭中死里逃生，接着又在菲律宾的马尼拉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剧烈地震。她非常庆幸自己在两场灾难中均毫发无伤。不过令她烦恼的是，她在上海丢失了许多文件，这些文件是她一生的工作成果，其中包括一本信息量丰富的地址簿，上面记载着世界各地的联系方式，这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迄今为止，玛莎的旅途还算不上一个宁静舒适的康复之旅。不过玛莎却觉得非常幸福，她收到了一封来自守基·阿芬第的电报："热忱为你以及上海的朋友祈祷。爱。守基。"[18] 这封电报太珍贵了，她不能独自享有，于是，她通过一家业余电台将这份讯息发给了上海的巴哈伊。

尽管马尼拉郊区的居住条件更加优越，玛莎还是挑了一家广东人开的小旅馆住下。在中国的时候玛莎没有机会教他们，不过，她准备在马尼拉完成这项任务。旅店里非常吵闹，很难静下来写作，但是她还是非常喜欢这家小旅馆和经营这家旅馆的中国人。她向一些美国旅客介绍了这家旅馆，在她离开之前，这家旅馆几乎都是客满，饭店里也每天挤满了客人。玛莎说："我帮助他们'美国化'这家旅馆，我们是好伙伴。"[19] 广东店主们

也礼尚往来，他们很快邀请了一些中国记者和朋友学习巴哈伊信仰。

离开上海之后，玛莎在马尼拉享受到了相对的宁静，不过大自然却没有安静过。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马尼拉大地震之后又爆发了一些小余震，不仅如此，一场台风也紧跟着袭来。正当玛莎寻找机会去新加坡和香港的时候，她得知新加坡发生了一场霍乱，香港准备接收数百名新加坡疫区的难民。玛莎询问了二十家轮船公司，最后预订了一张开往孟买的船票。玛莎推迟了接种天花和霍乱疫苗的时间，这样，身体对免疫血清的反应就不会影响到玛莎在马尼拉的工作。

450 旅行费用是玛莎最担忧的问题，特别是她决定以后不能再过那种过于艰苦的生活。她从马尼拉给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灵理会写信，请求他们能否从基斯通公司的股票中给她预支一些资金。这家归西德尼•哈特所有的立体幻灯机公司运营稳定良好，只是公司的红利不多。玛莎解释说：“我需要这笔钱，有了这笔钱我才可以乘坐二等车厢，住上舒适的英国或印度宾馆，这样，我才能保持身体健康，从而更好地为巴哈欧拉服务。我迫切希望竭尽所能地去服务，因为剩下的时间太少了。”她继续说：“我相信世界大战很快就会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另外，我的时日也不多了。”玛莎这个人总是能够保持经济独立，哪怕需要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基本的生活舒适，因此，在提出这个请求之后，她感到非常不安，她生怕总灵理会觉得她需要帮助。于是，她撤销了之前提出了请求，并且强调“这封信并不是请你们帮我处理基斯通股票。一切都是巴哈欧拉的，我知道每一位灵魂都需要解决各自的经济问题。巴哈欧拉告诉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也会这样做的，我正在努力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除祂之外我不依赖任何事物”。[20]

此外，她还向总灵理会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因为她不得不将许多巴哈伊书籍留在了上海，而这些书籍都是由灵理会提供的。“我希望你们不要后悔给了我这么多书籍，让我带到日本

和中国去，”她自责地写道，“我已经将其中的一些邮寄给了廖崇真（广东音为 Chan S. Liu，译注），如果上海还没有被夷为平地的话（上海的命运很有可能如此），中国人就会找到并珍惜这些书籍。”[21] 想到这些损失、浪费、开销，以及给人带来的不便都是自己造成的，玛莎心里非常不安，特别在跟友爱与合作的总灵理会交流的时候，这种不安的感觉更加强烈。然而，总灵理会更关心的是她的安全，而不是那些书籍，他们很感激玛莎·鲁特（她实际上已经相当于一家国家机构）还活着。

1937 年 8 月 31 日，玛莎登上了皮尔斯总统号轮船，于次日黎明离开了马尼拉。轮船驶向了孟买，她准备去那里开启新的工作篇章，播撒更多的种子，编织更多的团结与和平之丝线。

451

第五十二章　印度——不可能的任务

皮尔斯总统号轮船穿过中国南海，沿着马来西亚半岛航行，船上的玛莎借此机会恢复了自己的灵性力量，并为接下来的工作做好了准备。轮船在槟城短暂停留之后，于 1937 年 9 月中旬抵达锡兰的科伦坡（现在的斯里兰卡）。自玛莎踏上码头的那一刻起，她开始了人生中又一次宏伟和密集的传导旅行——十五个半月走遍印度、锡兰和缅甸，将巴哈欧拉的启示传递给数百万人。

玛莎在科伦坡传导和休息了一个月，然后于 10 月 15 日抵达印度的孟买。她在那里受到了上百名巴哈伊的欢迎，其中包括印度和缅甸的总灵理会，后者特意将一次半年会议安排在了玛莎的到来期间。

神秘的印度在 1937 年的时候拥有三亿五千万人口，与 1930 年玛莎到访时相比，现在的印度已经安静多了。1930 年的时候，街上到处游荡着愤怒的暴民；当时玛莎在加尔各答的一座佛寺里发表了她在印度的最后一次演讲，而佛寺外面的警车上则架着几挺机关枪。现在的印度就像一只沉静下来的老虎，它正在观察和等待，准备伺机而动。从 1934 年到 1939 年，圣雄甘地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协商，寻找印度独立的道路；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大量的种植、教育和纺织活动。遗憾的是，玛莎到来的时候正好赶上甘地生病，因此，这两位伟大的和平工作者从未谋面。

为了迎接玛莎的到来，总灵理会为她安排了一次演讲旅行，并动员印度次大陆上所有的巴哈伊尽一切努力协助她。此外，
452 他们还承担了玛莎大部分的开销，玛莎并不认为此举有损她诚

实正直的品质，她只是在遵循总灵理会的具体指令。总灵理会制订的计划只是一个框架，毫无疑问，玛莎必须自己往里添加细节内容。

玛莎在印度的伟大传导之旅可以写成一篇鸿篇巨著。她旅行的范围极广，每一天都排满工作，演讲和聚会的内容几乎超越了人类的视野。玛莎一直在勇敢地前进着，她首先是同第一个人旅行，这个人放下自己的日程安排，而之后，她又继续同另外一个人旅行。她非常重视拜访和采访东方学者，了解他们的哲学观点，同时也总能获得他们对巴哈伊信仰的好评。

玛莎在孟买开始了她的传导计划，在那里，她的演讲得到了政府官员的引荐。媒体代表出席了她的演讲，她对巴哈伊信仰的出色宣传令任何公众人物艳羡。接着，玛莎去了苏拉特和浦那。之后，她花了两天时间穿越印度次大陆到达西海岸的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玛莎乘船穿过孟加拉湾抵达缅甸的仰光。

玛莎重新回到了大踏步的工作节奏上，可能步伐不如以前那样沉稳有力，但是，她的工作安排仍然十分艰巨。在缅甸的时候，玛莎每天在仰光、曼德勒、东吁、德达伊和昆千贡发表演讲，在各地之间奔波，非常辛苦。玛莎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一些著名人士的引荐，伴随着乐队的演奏声、合唱队的吟唱声。身体弱小但精神崇高的玛莎受到了热情隆重的接待。据记载：“仰光这座拥有五十万人口的城市几乎汇集了全世界所有的文明民族，玛莎·鲁特女士在这座伟大城市的宗教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

玛莎找到了十五个孩子，组成了一个儿童班，她让这些孩子背记巴哈欧拉圣作中的一些段落。她非常喜欢孩子，有时候别人会责骂孩子，但是她对孩子却特别宽容。她似乎能够透过孩子们偶尔恼人的习惯，看到装在他们幼小身体里面的那个成熟且充满爱心的人。

在曼德勒发生了一件令玛莎格外兴奋的事情，那就是她遇见了一位老朋友——赛义德·穆斯塔法·鲁米，六十年来，他

453 一直“在缅甸有力且忠诚地传播巴哈伊信仰”。[2] 1930 年玛莎赠送给日本天皇的那颗戒石正是从他那儿得来的。赛义德·穆斯塔法即使在九十四岁高龄，依然过着积极活跃的生活。他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成就，其中包括那些出色的翻译都给玛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玛莎写道：“从早上五点到差不多午夜，他一直在忙……他走路或者乘坐有轨电车去曼德勒各地……”他送玛莎去火车站的时候，帮玛莎整理行李包，照顾她，他的眼睛里还充满了“爱的眼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玛莎这样写道：“我俯首……只祈求‘啊，巴哈欧拉，让我成为一名巴哈伊传导者吧！’”她感谢巴哈欧拉赐予她在缅甸的这些美好日子，以及在那里“遇见朋友们的巨大恩泽”。[3]

11 月 23 日，玛莎开始了为期两天的轮船旅行返回加尔各答，参加 12 月第一个星期在那里举行了第二届印度文化会议，接着参加 12 月 8 日至 11 日的第一届宗教大会。著名的诗人兼学者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将主持文化会议，而玛莎也将在会议上发表演讲。不过，由于泰戈尔生病，会议由圣雄甘地的助手萨罗吉尼·奈杜代为主持。奈杜夫人看到玛莎坐在前排，于是就邀请她上台坐在自己身边。这就是玛莎所受到了尊敬和关注。

这似乎是一个开会的季节。玛莎尽量参加各种着眼世界的会议。12 月 20 日至 22 日，她参加了在特拉凡哥尔土邦特里凡得琅市举行的第九届全印度东方会议；1937 年圣诞至 1938 年 1 月 3 日期间，她参加了在马德拉斯市阿迪亚尔镇举行的国际见神论者大会。会议期间，陪同玛莎的是一位名叫伊斯凡迪亚尔·巴赫蒂亚里的人，他是印度和缅甸巴哈伊灵理会的成员，同时也是玛莎 1930 年在印度旅行时的旅伴。玛莎估计，在这些大会上发表演讲可以创造大量传导巴哈伊信仰的机会。“召唤已经向千百人发出，报纸刊载了所有演讲的内容，并且出现了大量与印度有才之士和思想家单独交流的机会。通常，参加这些会议
454 的都是那些进步、自由，并且决心创造一个更好世界的人。”玛莎后来说道，“这一代和下一代的伟大学者要么受到启发，

玛莎·鲁特与K. M. 福斯达医生及其妻子希琳，1938年，希琳陪同玛莎在印度和锡兰旅行数个星期。

要么继续沉睡，这或许取决于我们将圣道传递给他们的方式。”[4]

在这些城市里，玛莎的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参加各种会议。她拜访了各种俱乐部、学校和一些特殊组织，她还与许多记者、学者和图书馆员保持联系。

会议结束后，玛莎又找到了两位旅伴，他们是来自阿杰梅尔市的K. M. 福斯达（F. M. Fozdar）医生及其妻子希琳（Shirin），她也在十二月举行的第一届宗教大会上发表过演讲。1月5日，他们一起乘船到锡兰的科伦坡，在印度东南端的这座岛上待了十天。这是玛莎四个月里第二次来到这里。他们在科伦坡大学、罗摩克利须那大学、女子国际俱乐部、拜火教社团和扶轮社发 *455*
表了演讲。最后一场演讲是在午宴的时候通过电台发表的，后来刊登在了科伦坡的报纸上。希琳·福斯达也发表了一次广播演讲，她在演讲中谈到了波斯诗人塔希丽，并吟唱了一首塔希丽的诗歌。

福斯达医生返回阿杰梅尔市医院工作，而希琳继续陪伴玛莎旅行，她们经由班加罗尔和迈索尔回到了马德拉斯。一路上，她们在各所大学和各家电台发表演讲。希琳“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演讲家，”玛莎写道，“当她唱塔希丽的诗歌时，大家都称她为印度的巴哈伊夜莺！”[5] 1月31日，两人抵达德干高原的海得拉巴市，她们在那里受到了国宾级别的待遇。抵达后仅一个半小时，玛莎便在那里发表了一场广播演讲。

在海得拉巴市的五天时间里，她们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之后，玛莎和希琳登上了一辆早班火车，前往浦那——一座被玛莎称作“巴哈伊天堂”的城市，“印度最闪耀的灵性之灯”。在那里，玛莎发现巴哈伊已经为她做好了周密的安排，在她所有的旅行经历中，她还从未见过比这更好的安排。玛莎回忆道：“整个停留期间的安排真是太棒了，即使纽约和德黑兰都会大声叫好！”[6] 为了表示对玛莎的敬意，巴哈伊还举办了一些茶会，分别邀请了一些律师、教育家和记者，他们还收到了玛莎关于新闻工作的演讲文稿。她发表了数场演讲，其中一场是在一座剧院，到场的听众达一千人之多。她还多次参观了浦那的一所巴哈伊学校。一名巴哈伊回忆说：“孩子们围在她的身旁，其他老人到来时他们都很害怕，但是他们却不怕她，她说话的方式拉近了与孩子们的距离……她的声音深沉圆润，似乎在抚摸着孩子们……他们感觉到了她身上的爱……”[7]

莫妮拉（Monira）和戈尔·雅甘内基[Gol Yaganegi，后来的莫妮拉·苏海里（Monira Sohaili）和戈尔·艾顿（Gol Aidun）]两姐妹清楚地记得1938年2月7日玛莎访问学校时的情景。“她的脸庞一直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莫妮拉回忆说，当时她只有六七岁的样子，“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了不起人物的模样，忘不了她那容光焕发的脸……”[8]

玛莎坐在讲堂的一端，面对着那二三十个学生。她给这些
456 孩子们带了一些礼物：她逐个叫同学的名字，送给每个同学一本祈祷书，上面还写着他们各自的名字，比如，“亲爱的莫妮

拉”。此外，还有一些充满灵性和鼓励传导巴哈伊信仰的话语。轮到姐姐戈尔领祈祷书时，这些书都已经发完了，玛莎少算了一本。不过玛莎说：“我可以把我的小钱袋送给你。”接着她拿出自己的小钱袋，送给了戈尔。有一个年纪稍微大点的女孩，大概十二岁左右，她知道玛莎的身份，当她看到玛莎·鲁特的小钱袋送给了其他孩子，立刻放声哭了起来。为了平息吵闹，戈尔被要求退还这件礼物，她只好还给了玛莎，尽管非常不情愿；数年之后，她仍然对此心存遗憾。一向有心的玛莎送给了她一幅阿博都-巴哈的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一段巴哈欧拉的话：“若一粒宝石藏于一块石头之中，哪怕这块石头置身七海之外，我也要不停搜寻那粒宝石，否则，我的搜寻之手不会停下来。”[9] 玛莎还在照片背面写了一些温暖私密的话语，以及时间和地点——1938 年 2 月 7 日，印度浦那。

雅甘内基先生（他后来成为了玛莎所下榻的国家饭店的所有者）将玛莎住过的九号房间保留了下来，专门用来接待一些特殊的巴哈伊客人。正是由于玛莎的缘故，他在自己的遗嘱中写道，将饭店的一半收入设立奖学金，资助那些贫困和失学的孩子进入潘洽格尼（位于浦那附近）的新纪元高中。[10]

2 月 9 日大清早，玛莎和希琳乘坐火车返回了孟买。在孟买，玛莎惊喜地发现，她的行李居然逃过了上海的轰炸，乌斯库利先生托一位北京来的旅客把她的行李带到了孟买。这是一次开心的团聚，她又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各种行李箱，里面装有大量的书籍和那些不可替代的地址簿。玛莎非常高兴。

玛莎还有一件兴奋的事情，那就是她的文章在报纸和杂志上得到了大量的刊载。自她 9 月份来到锡兰和印度以来，已经有两百余篇巴哈伊文章出现在了报纸和杂志上。她鼓励“所有巴哈伊传导者，如果可能的话，随身携带一台打字机，将所有的演讲摘要记录下来，然后交给报社。演讲的时候，演讲者面 457
对的只有数百人，而报刊杂志面对的却是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11] 玛莎带着打字机和行李已经做好了准备，她将再一次从

孟买踏上旅途。

玛莎演讲所到之处，不论是城市还是乡镇、剧院还是大学、学校还是礼堂，一般来说听众都很开放和热情，不过也有例外。在一座城市，一位反对巴哈伊信仰的妇女大声抗议，指责玛莎的演讲主题跟之前的宣传不符，毫无关联。玛莎从讲台上下来，走到这位妇女的面前，然后亲切地拥抱了她，接着又回到了台上。这位骚扰者非常尴尬，她没有料到这样的回应。玛莎冷静泰然地继续她的演讲，丝毫没有受到这次突发事件的影响。

1938 年 2 月 13 至 14 日，在伊斯凡迪亚尔·巴赫蒂亚里先生的再次陪同下，玛莎第二次访问了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创立的印度国际大学。她终于万分荣幸地见到了这位世界名人和诺贝尔奖诗人。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超越了印度的国境，他的观点经常左右圣雄甘地的行为。泰戈尔曾于 1912 年在芝加哥见过阿博都-巴哈，从那以后，巴哈伊教义给他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在他的大学设立“巴哈伊宗教教授“这一职位。[12]

在一种思想宽容、追求艺术的环境里，以及一种充满友善和崇高灵性的氛围中，玛莎向全体学生和教授发表了演讲。在这些学生和教授当中，有许多人是印度教改良派组织梵社的成员，梵社的创始人是泰戈尔的祖父，该运动的宗旨是将印度教和基督教结合在一起。这所学校囊括了各种宗教背景的人物，其中包括印度教信徒、伊斯兰教信徒、锡克教信徒、基督教信徒、佛教信徒，以及其他一些东方宗教信徒。亚历克斯·阿伦森（Alex Aronson）教授是一位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他在剑桥大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然后在泰戈尔的大学教书，他在印度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后来写道：“多年以来，我一直是这所大学里唯一一位‘白人’（也就是欧洲人）教师，已经完全适应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当他听到玛莎的演讲时，他的心中有些不安：

458 我的心里有一股强烈的抵触情绪，不是抗议巴哈伊信仰（当时我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而是抗议“白人”文化价值观的入侵，我认为这种文化价值观在印度没有立足之

地。我觉得印度人可以很好地处理好自己的事情，特别是在精神方面。当时在我看来，西方（当然包括美国）全部具有纳粹、反灵性、反知识和反道德的倾向。

玛莎演讲的时候，阿伦森先生当众站了起来，公然抨击称，“西方对某些问题没有发言权，但是他们却无理干涉。”他后来意识到，自己在抨击巴哈伊信仰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它的教义。不过他记得，“玛莎·鲁特非常镇定地面对我的指责”。[13]

争论向来不是玛莎的做法。当别人发出一些不友善的言论时，玛莎总是置之不理，而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他们表达自己的爱。如此一来，却愈发显露了对方品格的缺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别人坦诚相待时，玛莎也拒绝接受不同的观点；相反，她鼓励这种举动。然而，当玛莎受到无理的敌意和对抗时，她不会反驳，也不会争论。

3 月初，玛莎独自一人前往苏拉特，去那里完成一些写作。她住在 N．R．瓦基勒（N. R. Vakil）的家中，后者是第一位成为巴哈伊的印度人。玛莎经常走出家门，坐在一处水边写作；就是在那里，玛莎完成了《纯洁者塔希丽》一书的最后部分。这本书讲述的是塔希丽的故事，她是巴孛最早的追随者之一，第一位承认祂地位的女性。多年以后，莫妮拉和多萝西·贝克来到玛莎住过的这栋房子，看到了那一片湖泊。莫妮拉回忆说：“多萝西·贝克停在了房子的门口，她没有进去。所有人都站在那里，猜测她为什么突然停下来。她陷入了沉思，她的眼睛似乎看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接着，她走进房子，坐下来告诉大家，‘你们知道吗，玛莎·鲁特女士曾经住在这里。’”[14]

3 月 15 日，玛莎返回孟买，继续开始繁忙的演讲和广播演讲工作。玛莎找了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协助她在孟买的工作，这 459
个女孩名叫梅贺朗吉兹（现在的芒斯夫），出身于一个充满灵性的巴哈伊家庭中。与玛莎·鲁特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极大地丰富了她的人生。据她描述，玛莎“瘦小虚弱，蓝色的眼睛炯

炯有神，白色的头发剪得特别短”。她回忆说，玛莎住在“阿拉伯海海边一家著名的西式饭店里”，房间既宽敞又舒服，她和玛莎单独在那里待了许多个小时。她看到玛莎全神贯注地沉浸在祈祷之中：

> 她穿着典型的东方服装，跪在一张小垫子上。她用自己柔和的声音念诵了许多祷文，有些看着祈祷书，有些靠心中背记。她坐在自己安静的祈祷室里，从她的祈祷和紧闭双眼的脸庞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从中流露出的那份真诚，我不禁想到，她或许能够跟……巴哈欧拉和全能者产生某种直接联系。

梅贺朗吉兹发现，玛莎一直遭受着背痛的折磨，但是她从来不对别人提起，以免引起他们“不必要的关注”。玛莎经常用热水瓶来缓解自己的疼痛，不过她“很少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或者在意个人的舒适”，“不管什么情况……她只在乎坚定不移地服务圣道……”[15]

梅贺朗吉兹看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这让她更加确信，玛莎跟上天众灵具有某种直接的联系：

> 一位孟买的重要人物……主持了一场公共会议，玛莎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讲。会议结束后，他称自己身患癌症的母亲正处在弥留之际，便匆匆回家了。玛莎安慰他……并且告诉他，她那天晚上会为他母亲的健康祈祷。第二天，这位先生联系了当地的一名巴哈伊，说自己的母亲居然奇
> 460 迹般地好转了。然而，他并不为此感到高兴……因为那名妇女是他的后妈，非常有钱，如果后妈去世了，他就能继承一小笔遗产。他非常尊敬地向玛莎暗示，不需劳烦她再为自己的母亲祈祷。我记得亲爱的玛莎听到这件事情时的反应，“噢，天哪！”当时她那甜美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迷人的微笑。多年的旅途劳顿已经在她的脸上留下了岁月的沧桑。

还有一次，有人建议玛莎不要去北边的一座小镇，因为那个时节那里“出奇的热”。不过她决意要去，还带上了梅贺朗吉兹。“一段劳累的长途火车旅行”之后，她们抵达的目的地，正如之前预料的那样，那里“酷热难耐”，“特别干燥”。然而，第二天早上，村民惊喜地发现：

> 昨晚一场小雨意想不到地降临了，早上四处吹拂着清凉的微风，一些茉莉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当地的居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天气变化，但是我们巴哈伊知道，那是上天对一位特殊人物的到来所表达的谢意！[16]

玛莎后来告诉梅贺朗吉兹这个年轻的小同伴，她祈祷后者也成为一名巴哈伊传导者，游遍全世界。梅贺朗吉兹觉得自己的经济情况有限，出不了印度。然而事情却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梅贺朗吉兹在 1980 年写道：“过去三十年……我有幸游历了全世界一百一十个国家和重要岛屿……”[17] 她觉得玛莎不仅为自己定下了基调和树立了榜样，还从某种程度上安排好了接下来的全部细节。

玛莎在孟买待了将近三个星期，即从 3 月 15 日至 4 月 5 日。之后，她在阿杰梅尔市希琳·福斯达的家里待了一个星期。在福斯达的家中，她抽时间为 4 月 18 日在印多尔举行的全体宗教联合大会做好演讲准备，她的演讲题目为《巴哈伊信仰能为贫困做些什么》。[18] 这篇演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玛莎印刷了七千份文稿四处散发，合众社也向全印度各家报社发送了两百份文稿。直到 7 月份，这篇文章还出现在了《仰光时报》上，占据了四栏的篇幅。玛莎估计这篇演讲出现在了三十万份报纸上。 461

共有一千五百名学者和宗教领袖出席了全体宗教联合大会，其中一名与会者在发言中称，世界需要一个“普世宗教”，并解释了这种宗教应该给人们带来怎样的教育。这时，一位著名的印度教授站起来说：“这次大会上我们一直听人说到巴哈伊

1938 年 3 月 21 日，玛莎·鲁特于印度孟买。欢迎她的儿童为她戴上了一顶花环，并且专门为她准备了一场露天游行。玛莎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因此，当她看到自己的身旁天使围绕，她感到非常紧张。

462 信仰，它就是一个普世宗教，它囊括了你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并且更多。我们已经有了现成的巴哈伊信仰，为什么不把它当做一个普世宗教？”[19] 这就是玛莎工作的成果。

4 月 25 日，玛莎·鲁特和希琳·福斯达抵达卡拉奇市，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印度和缅甸巴哈伊全国大会。据玛莎描述，大会和公开会议在那座城市引起了轰动；她写道：“所有人都在谈论巴哈伊信仰。”[20] 拜访朋友、传导和参加庆典是那一周的主要活动。

玛莎继续在卡拉奇市待了三个月，她准备在那里完成一个个人目标——出版那本关于塔希丽的书，自 1930 年起，她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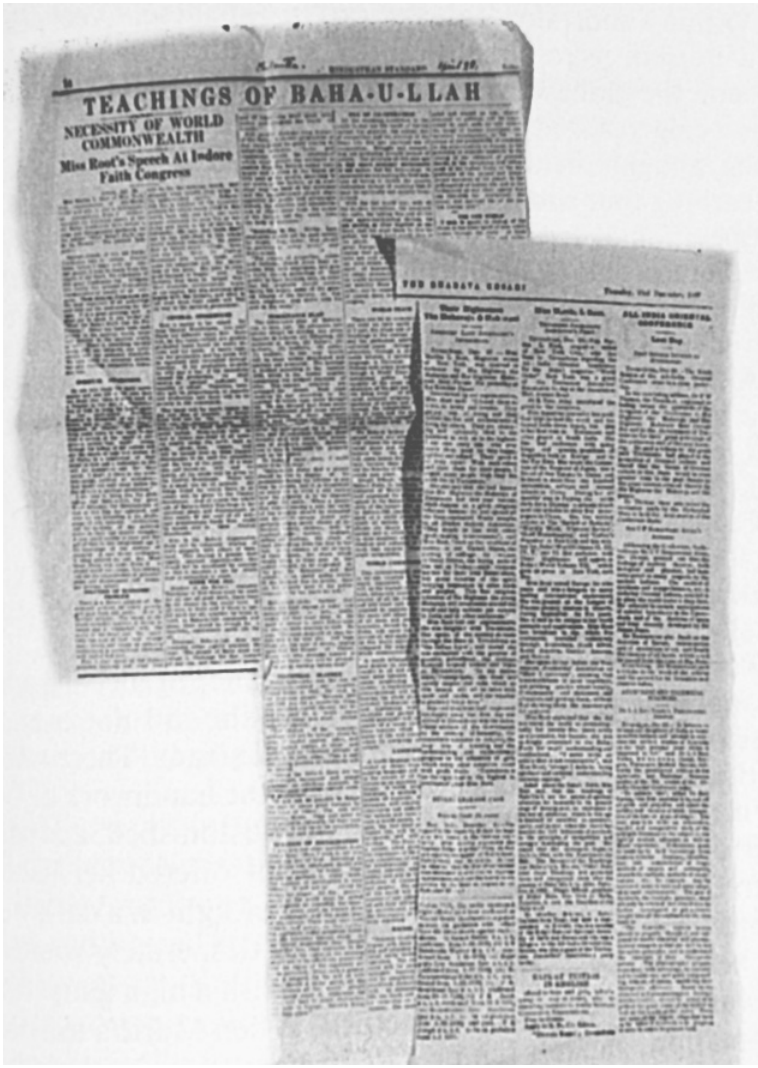
空就着手写这本书。这位巴孛早期追随者和一流诗人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玛莎。塔希丽具有非凡的灵性高度，她是一位垂名青史的妇女和殉道者，她的作品已经走出伊朗，走进了欧洲。她的独特与神秘驱使着玛莎写作，她说："我的灵魂渴望了解她！"[21]

玛莎在伊朗的加兹温从塔希丽的亲戚和当地居民那里搜集了一些史料，她还拜访了塔希丽故居，彼时彼地的心境，这一切都是一位作家无法忽视的话题。对玛莎来说尤其如此，她的生活跟塔希丽非常相似，特别是身负一种使命感。玛莎写道："没有哪位男人或女人，在还没有为人类和下一代做出贡献之前就死去。"随着玛莎不断深入地了解塔希丽的生活，她开始发现自己能力上的不足。她写道："我有时候问自己，是不是塔希丽太伟大了，以至于她毫不犹豫地说，'上帝啊，我愿意奉献我的生命，为人类建立这个信仰。'还是说她也同样需要万能上帝的培养，最后才愿意舍身殉道，为这个新生的普世天启服务？"[22]

1938 年，由玛莎写作的《纯洁者塔希丽——伊朗最伟大的女性》在卡拉奇市完成印刷，一共三千本。很快，一千本书籍通过邮件寄往了世界各地。玛莎感受到了印刷文字的力量："一位传导者只能传导数百人、数千人或者数万人；但是一本书却 *464*
可以传导数百年，传导数百万人，甚至包括那些未出生的。"[23]

很快，该书的日语、捷克语、乌尔都语和波斯语的翻译已在进行之中，全世界书迷的信也不断寄往正在印度的玛莎。她的愿望——"让巴孛、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守基·阿芬第和塔希丽在这本书中一起进行一场世界传导之旅！"——也在逐步实现。玛莎还鼓励世界各地的朋友合作起来，"在女子俱乐部、大学、高中和电台……"就塔希丽发表讲演。直到多年后的今天，这位波斯诗人才获得如此广泛的关注。[24]

虽然出版工作占据了玛莎在卡拉奇市的大部分时间，但是她并没有放弃传导，她每个星期都要发表数场讲座和演讲。她


TEACHINGS OF BAHA-U-LLAH
NECESSITY OF WORLD COMMONWEALTH
Miss Root's Speech At Indore Faith Congress

关于1937年12月在特拉凡哥尔土邦特里凡得琅市举行的第九届全印度东方会议和1938年4月在印多尔举行的全体宗教联合大会的报道。在这两次大会上，玛莎通过语言和文字与成百上千的人群进行了交流。

再次遇见了灵修圣人 T．L．瓦斯瓦尼（T. L. Vaswani），他们在 1930 年第一次见面。这位圣人、先知和教育家被称为印度四大伟人之一，他曾经见过阿博都-巴哈。他为玛莎在信德省的海得拉巴市安排了十二场系列讲座，并且亲自主持了大多数讲座。

玛莎清楚会见学者、贵族和思想领袖的重要性，但是她也不会忽视那些社会低层民众或者知识分子。玛莎的眼中没有阶层划分，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创造物。当玛莎向印度种姓制度中最底层的人伸出双手的时候，他们感到格外震惊，有时候他们还觉得尴尬。尽管如此，玛莎的举动在他们饱受排斥的黑暗世界中投下了一束光亮。卡拉奇市有一名男子无比渴望听到玛莎的演讲，可惜的是，他由于生病发高烧去不了。玛莎得知这个情况后，她顾不上参加演讲结束后的聚会，立刻赶往了那个人住的地方。这名男子的住处连房间都称不上，充其量只是一间简陋肮脏的小茅房，隐藏在他工作的餐馆的背后。这间闷热、不通风的小茅房只能容下一张小床，里面充斥着大街上的喧嚣嘈杂之声。玛莎坐在他的身边，握着他的手，为他念诵了一段医治祷文。他永远不会忘记玛莎的友善，他也想不到玛莎这位走遍半个印度的人居然会来看望他，完全不在乎如此恶劣的环境。

出版工作结束后，玛莎于 1938 年 8 月 4 日离开了卡拉奇市， *465*
和伊斯凡迪亚尔·巴赫蒂亚里先生一起踏上了前往印度北部的漫长旅途。自玛莎来到印度的十个月里，她已经散发了大量的小册子；现在，她随身携带了一万份标题为“普世宗教”的英语小册子，[25] 这些册子和其他一些小册子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散发完毕。

拉合尔是一座炎热的城市，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中心。当时那里的大学正处在假期，没有什么公众演讲机会，于是，玛莎和伊斯凡迪亚尔先生在 8 月 8 日起身前往克什米尔地区和喜马拉雅山脉。他们乘坐的是一种人货两用汽车，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交通工具了，不过，他们更担心的是即将到来的雨季：

> 暴风雨冲毁了山路，下午和晚上的时候，三十辆货车（包括我们的货车）被迫停在了路上。第二天，我们徒步走过塌方的山路，终于在雨中重新踏上了前往斯利那加的路途。斯利那加是克什米尔邦的夏都，它被誉为“北部明珠”。这里的海拔非常高，我的心脏有些受不了，不过，巴哈欧拉帮助了我。克什米尔邦是印度最大的地区，“绽放在雄伟的喜马拉雅山之巅”，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些非常好的传导机会。[26]

其中一个机会就是 8 月 19 日在克利须那诞辰庆典上发表演讲，这是一次官方活动，共有四千人参加。在斯利那加的最后一天，玛莎拿着扩音器在克什米尔展览广场向同样数量的一大群听众发表了一次演讲。除去这些难得的机会，他们整个旅途非常艰辛，对身体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于患病和饱受疼痛的玛莎来说，更是苦上加苦。

8 月 29 日，一名来自拉合尔的巴哈伊编辑在拉瓦尔品第加入了玛莎和伊斯凡迪亚尔·巴赫蒂亚里。于是，他们三人踏上了前往印度西北部边境省份的旅途，因为在那些地方，人们对巴哈伊信仰几乎一无所知。在白沙瓦（此地距孟买差不多一千六百英里）短暂停留之后，他们终于抵达了古吉拉特。他们发现那里的安排非常原始，但是很有效。玛莎写道：“传单
466 在演讲前六个小时才印刷出来，但是很快，一些男子敲着鼓穿过街道，后面跟着分发传单的人。演讲在市政厅举行，市长主持了演讲，约有五百人到场。正如之前一贯的做法，我们将小册子分发了出去，然后把一些书籍送给了图书馆。”正当玛莎准备离开这座小镇时，发生了一件令她内心震动的事情：“一名老年男子听完演讲后非常感动，他得知巴哈欧拉历经了万般磨难才将祂的启示传递给世界，于是，他在火车站铺了一张床供我们其中一人休息，他一直陪着我们到凌晨四点火车出发。”[27]

玛莎一行三人在查谟、锡亚尔科特、古吉兰瓦拉和拉合尔

印度第一所巴哈伊夏令学校，于1938年9月19～30日创办于西姆拉。来自美国的玛莎·鲁特（中间座位），来自伊朗和缅甸的巴哈伊，以及印度所有灵理会成员加入了此次夏令学校。

等地均作了停留，玛莎在每一处停留地都发表了演讲。她继续前往西姆拉，1938 年 9 月 19 日至 30 日，那里创办了印度首座巴哈伊夏令学校。守基·阿芬第致电当地的巴哈伊，他在电报中确信这所学校会成功，因为玛莎·鲁特届时会到场。跟 1930 年一样，西姆拉的高海拔让玛莎的心脏非常难受。为了能让玛莎舒服一些，夏令学校的地点选在了玛莎入住的那家小型的帝国酒店。最初三天的聚会在玛莎的房间里举办，该房间比昔日宗教团体所办招待所的房间要大。在玛莎看来：

> 这是所有巴哈伊生命中一段快乐、活跃和兴奋的灵性经历，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同时聚集在一起。他们表示，今后巴哈伊夏令学校无论在印度什么地方举办，他们都会参加。巴哈伊夏令学校还唤醒了巴哈伊青少年，解答了许多困惑他们年轻心灵的问题，并且告诉他们巴哈伊青少年应当如何应对当今的世界巨变。[28]

对于玛莎来说，参加夏令学校是一段安静的时间，一段休养的时间，一段恢复体力，为接下来几个月做准备的时间。自 10 月 5 日起，玛莎在拉合尔开始了她在印度北部进行的大学之旅，这是一项常人几乎无法忍受的旅行计划。这是一次对忍耐力和体能的考验，需要旅行者和演讲者具有强健的身体。然而，
468 玛莎最终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她没有丝毫抱怨，哪怕她的疼痛逐渐加重，身体抵抗力不断下降，她也没有提过自己的身体状况。

玛莎在拉合尔的几所大学发表了数场演讲。接着，她在阿姆利则、贾朗达尔、卢迪亚纳、伯蒂亚拉、德里、阿里格尔、阿格拉、兰布尔、勒克瑙、坎普尔、安拉阿巴德、贝拿勒斯、巴特那和加尔各答等地几乎整天在发表演讲——包括早上、中午、下午和晚上。从印度的西北到东南，到处布满了她的足迹。大多数演讲都有数百人到场。她还会见了许多权贵和教授，觐见了印度王子，并且抽时间接见了一些拜访者。玛莎的表现可

玛莎·鲁特（中间，戴着帽子）与一群巴哈伊在一起，1938 年于印度加尔各答。这是她最后一次去印度次大陆。

谓完美，不过，她在 1938 年 12 月致露西·威尔逊的一封信中说："我还是原来的玛莎，只是生活给予了我太多的馈赠。"[29]

玛莎再次从加尔各答出发，穿越印度次大陆，于 12 月 16 日抵达孟买。她准备在那里度过自己在印度的最后两个星期，她要利用这段时间发表演讲，为巴哈伊工作在印度的完美谢幕做最后的努力。离别的时刻到了，她要跟自己的印度朋友说再 *470* 见了，其中包括总灵理会的成员们，后者在 12 月 26 日赶到孟买，准备为玛莎举办了一场聚会，特意向这位忠诚的传导教师道别。在次年 4 月召开的巴哈伊全国大会上，他们在大会报告上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对玛莎的敬仰之情："本年度最杰出的事迹……是我们亲爱的玛莎·L．鲁特女士的传导活动。从孟买到曼德勒，从斯利那加到科伦坡，到处都有这位巴哈欧拉优秀仆人的足迹……玛莎·鲁特女士为我们打开了整个印度的大门……"[30]

守基·阿芬第继续为玛莎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而感到欣喜，

1938 年 12 月 27 日，孟买的巴哈伊聚集在一起，与亲爱的玛莎·鲁特（第二排中间座位）道别。玛莎在印度次大陆结束了为期十五个月的旅行，这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旅行。

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整个印度对你充满了赞美和敬佩之情。你在那片土地上所取得的成就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非常了不起。”[31]

玛莎参加了 12 月 27 日专门为她举办了那场送别会，她对即将分别的那些朋友说道：

> 上帝赐予了我们在一起工作十五个半月的殊荣。我们如此幸福是因为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发现人们被新的伟大的巴哈伊教义所深深吸引……
>
> 我想不出哪个国家能像印度一样让我如此渴望在这里工作十几个月，传播巴哈欧拉的神圣教义。印度是一个神秘国家，数百年来一直受到许多文化宗教的强烈影响。六千年来，印度一直在做准备，今天，它已经可以充分理解巴哈欧拉关于新世界秩序、普世宗教、宇宙意识、人类一体的启示了。印度对灵性的召唤特别敏感，它向来将……永恒价值置于崇高的位置……

玛莎最后说：“如果我先于你们去往天国，我会祈求巴哈欧拉，让我为你们祈祷，帮助你们。当你们来到阿卜哈天国的港口时，我也会去那里迎接你们，正如我抵达美丽的孟买港口时，你们去迎接我一样！”[32]

十五个月前，玛莎来到了印度；十五个月后，也就是 1938 年 12 月 29 日，玛莎乘船离开了孟买港，朝着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出发。她准备从那里乘船去夏威夷，接着去旧金山。玛莎在印度北部度过了自己六十六岁的生日，当时正值雨季；而她之前一个生日是在上海度过的，正好赶在空袭之前，然而，在这其中的一年里，玛莎过得并不安宁。 *471*

现在，玛莎已经登上了另外一艘远洋轮船，踏上了漫长的回家之路。

472

第五十三章　澳大拉西亚——结束工作

玛莎在斯特拉海德号轮船上休息和思考。她回想起不到两年前，也就是1937年5月离开旧金山后发生了多少事情！然而，她脑子里想的不是那些空袭、地震、台风、滑坡和雨季，也不是那些轮船、火车、有轨电车和货车的画面，虽然这些交通工具载着玛莎走遍了印度。对于玛莎来说，真正的奇迹是她完成了难以置信的传导工作，其中，包括各种会议和聚会、大学讲座，以及在印度和缅甸对巴哈伊信仰的出色宣传。玛莎觉得这是她做得最好的一次工作。

她想到了1938年7月玛丽王后的去世，当她看到玛丽王后在下一个世界获得了接受，她欣慰地笑了。她还想到了莉迪娅•柴门霍夫的美国之行，后者的温柔和聪慧深深地影响着那些巴哈伊和世界语学者。*这些思绪让玛莎忘却了自己急剧恶化的身体。她一直在忍受着极端的疼痛，但是只有客舱的乘务员知道这件事情。她背部的病情（她婉称为腰痛）已经严重到无法弯腰打开行李箱的程度了。1939年1月1日，轮船在锡兰中途停留的时候，玛莎破例没有上岸，而是在船上接见了记者，并接受了采访。

尽管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加之战争的丑恶嘴脸紧紧
473 地盯着这个世界，玛莎还是期待再次开始一次完整的传导旅行，去往澳大利亚的珀斯、阿德莱德、墨尔本和悉尼，塔斯马尼亚

---

*1938年11月28日，莉迪娅·柴门霍夫回到华沙的家中，当时波兰的局势正在急剧恶化。柴门霍夫家族的成员被关进了集中营。哥哥亚当于1942年被枪杀。姐姐索菲亚于1944年被枪杀，数天后，莉迪娅被关进了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最后死于毒气室中。

的霍巴特和朗塞斯顿，以及新西兰的奥克兰等地。她希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灵理会批准她的计划，并像印度那样做好周密的传导安排。她要求把自己安排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招待所或者一些小型宾馆，而不是一些私人朋友的家中。玛莎解释说："这样我可以将全部精力集中在讲座上……你们知道，我喜欢跟朋友们待在一起。但是，我有几次病得非常厉害，就是因为忙着联络朋友和发表演讲，没有时间休息。"[1]

1 月份正值澳大利亚的夏季。当玛莎抵达澳大利亚西海岸珀斯时，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无数信件和电报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1939 年 1 月 10 日，玛莎发表了上岸以来的第一次演讲，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她每天都发表演讲。此外，她还发表了两次广播演讲。玛莎开创了一种喝茶交流的方式，她每到一座城市，就请朋友们帮忙准备一个茶会，邀请一些新闻人士和电台台长过来。凡是见过玛莎的人，都能感觉到她的体力正在日渐衰退，然而，玛莎给他们带来的那种强烈和热情洋溢的精神弥补了她身体的虚弱。

斯特拉海登号轮船载着玛莎航行了四天，最后从珀斯抵达了阿德莱德。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玛莎没有花钱去享受豪华客舱。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疼痛并没有赶走她的幽默，她开玩笑说："这艘轮船非常不错……最上面的舱位位于 A 层甲板，我住在 G 层甲板，所以你看，我做什么事情都很'深入'！空气非常慷慨的从上面灌下来，这里还是很好的。"[2]

玛莎乘坐的是二等客舱，因此，她跟另外几名乘客共住一个房间。她的后背比离开孟买时稍好一些，不过还是灼热疼痛，并且依然够不着行李箱。为了打印一些必需的信件，她只好把打字机放在梳妆台上，一边忍受着疼痛，一边站着把传导安排和旅行计划敲打出来。"即便我什么都不做，我的后背也不会好起来，"她给朋友们写信说，"我感谢上帝让我工作更久一些。我工作的时候非常快乐，因为我看到自己的工作可以帮助无数 474
人。如果谨慎地使用我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就可以完成许多工

1939 年 2 月，玛莎·鲁特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灵理会的成员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玛莎的右侧是斯坦利·博尔顿医生，他是一名脊椎按摩师，他帮助玛莎暂时缓解了不断加剧的疼痛。

作。”[3]

1 月 28 日，玛莎抵达阿德莱德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一两场演讲过后，所有的安排均被取消，玛莎被迫停下来休息。有人找到了斯坦利 • 博尔顿（Stanley Bolton）医生，他是悉尼的一位巴哈伊和脊椎按摩师，他非常乐意地重新安排了自己的日程。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玛莎居然同意了治疗。她向朋友们透露：“我非常害怕医生，真的，非常害怕，他们几乎每次都让我把所有的工作都停下来。”然而事到如今，玛莎也意识到必须采取医疗手段。关于博尔顿医生，她这样写道：“我不应该害怕他……他是一位亲爱的兄弟，他自己掏钱穿行一千二百英里，就是为了帮助我这位素未谋面的巴哈伊！”[4]

475 博尔顿医生带来了一张专业按摩台，一台 X 光机，还有他

那高超的医术，他准备用这些东西来缓解玛莎的疼痛。治疗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疼痛缓解了很多，我的呼吸也顺畅多了……你不觉得这是巴哈欧拉降赐的奇迹？祂让医生帮助我，这样我就能够完成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的重要旅行。”[5]

玛莎这位急需照顾的病人的工作态度让博尔顿医生格外震惊。她在一份报告中写道：“灵性方面一切都好。他一来，我们就开始采访。我在电话中跟记者通话，他负责记录采访内容……”[6] 结果，报纸很快将采访内容传递给了五十万读者。后来，玛莎为悉尼的二十六场讲座做好了日程安排，这样她就可以托博尔顿医生把这份日程安排带过去。当两人得知，他们 5 月份从澳大利亚去美国乘坐的是同一艘轮船时，他们异常兴奋。玛莎觉得——她一直觉得，总有一双翅膀在保护着她。

所有的巴哈伊都在祈祷玛莎康复。她刚能下地行走，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她的传导计划，她在阿德莱德市最大的一家电台发表了一次广播演讲，演讲题目是《塔希丽——伊朗最伟大的女性》。大量听众收听了这次广播。电台台长非常满意这样的收听结果，他告诉玛莎：“这是一次完美的广播！”玛莎也对这次广播演讲怀有一份特别的感情。“也许我能写得更好，不过，这一篇非常激动人心、扣人心弦，我自己都感动了，就好像塔希丽本人在向当今这个世界演说。”[7]

在塔斯马尼亚的霍巴特和朗塞斯顿，玛莎继续着她的传导步伐，在那里的一个星期里，她发表了超过了十六场的演讲，完成了全部的任务。在墨尔本度过了类似的一个星期之后，她在 3 月初前往了悉尼。在悉尼这座闪亮的城市里，玛莎没有吝惜半分自己的精力，她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里，她总共发表了四十场演讲，此外还有数场广播演讲。尽管悉尼是博尔顿医生的故乡，但是他或者任何人都无法停止玛莎的步伐，只要她觉得哪怕还有一个人没有感受到和平天启。 *476*
就连玛莎自己都承认，她“在悉尼的工作有些过多了”。她说：“一切都非常好，但是，我以后不能再这样过分了……”[8]

在悉尼的时候，玛莎的心脏病轻微地发作了，因此，从悉尼到新西兰的四天航程里，玛莎被迫躺在船上的卧铺休息，她只在吃午饭的时候走出房间。夏洛特·莫菲特（Charlotte Moffitt）和玛莎同时在悉尼上船，她和玛莎一起在轮船上待了两个星期。在那种情况下，这位妇女的出现对玛莎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慰藉。

与在澳大利亚一样，玛莎在新西兰也感受到了人们的热情友好。在这片田园般的土地上，玛莎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能明显地感觉到那里巴哈伊的喜悦之情。4 月 26 日，玛莎在奥克兰港口的码头受到了许多朋友和记者的热烈欢迎，她还为迎接的人群写好了讲稿；接着她被带到了斯通赫斯特酒店。玛莎的房间位于一层，非常漂亮，还有一座壁炉。到了房间后，玛莎立刻躺在了床上，第一天她一边躺在床上休息，一边问候来访的客人。故友重逢，玛莎感到非常愉快；在这些访客中，有一些人是 1925 年跟她一起在海法的朋友，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情。

由于天气较冷，壁炉里的火必须一天到晚烧着。此外，玛莎坐在窗户外的花园里，阳光倾泻下来，也能给她带来一些温暖。一位朋友回忆起她住在酒店里的那段日子：

> 酒店管理人员和员工非常喜欢我们的玛莎。他们极其乐意伺候她。一位女经理……自己掏钱请玛莎喝下午茶，她说“我来请客”！于是玛莎订了下午茶。待玛莎离开酒店后，我们去结账，却被告知不用付送餐费和房间服务费，理由是玛莎正在生病，她需要这样的服务，再加上她又是这么可爱的一个人。[9]

新西兰的巴哈伊把玛莎为期一个月的旅行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从 4 月 27 日起，她每天要在俱乐部、教堂、社团和人民大学等地方发表两场演讲。玛莎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于是她向上帝祈求神圣援助，之后她又重新获得了勇气，继续
477 努力工作。“她的灵魂和精神有一股强烈的信念……支撑着她

玛莎·鲁特（前排左二）与新西兰奥克兰的巴哈伊，1939 年春天。这是玛莎最后的照片之一。

的身体前进，”一位朋友如此说道，“她身体的遮布已经磨损得非常薄了，她的精神已经从身体里面透了出来……”[10]

这篇题目为《巴哈伊关于死后来生的科学证据》的演讲是玛莎最后几场公共演讲之一，演讲地点在巴哈伊礼堂，当时会场听众济济一堂。据玛莎说，许多人赶到了现场，因为他们失去了亲爱的亲戚或朋友，他们希望“找到真理和慰藉”。玛莎认为这次演讲鼓舞了许多人。她坦言：“我可能再也无法发表那样的演讲，不过我确实非常兴奋。这些教义和证据都是最好的灵性保障。我认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场演讲。”[11]

离开奥克兰的前一天，玛莎在一座中国教堂发表了一场演讲。她非常高兴跟这些到场的东方人一起交流。聚会结束后，她与听众逐一握手，回答他们的问题，并且还说了几句中文，尽量向他们展示最健康的自己。

第二天早上，即 1939 年 5 月 29 日，马里波萨号轮船驶进了奥克兰港口，这艘轮船从悉尼出发前往旧金山，中途在此停留。船上还有斯坦利·博尔顿和玛丽埃特·博尔顿医生夫妇，二人 478

都是脊椎按摩师，他们将陪伴玛莎回到美国故土。玛莎在码头与他们相见了。在会见了媒体记者之后，她在巴哈伊礼堂度过了最后一天，跟所有的奥克兰朋友道别。临行前的几个小时，有人用留声机记录下了玛莎念诵祷文和《艾哈迈德书简》的声音。她在录音的末尾说了一句告别的话，“呀巴哈乌-拉卜哈，永远的呀巴哈乌-拉卜哈。”她的语速非常平稳，声音非常洪亮。这句告别的话被记录了下来，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纪念。

在博尔顿夫妇和几位密友的陪同下，玛莎登上了马里波萨号轮船。这艘轮船原定下午五点出发，但是它晚了五个小时才起锚，这样一来，玛莎又能跟朋友们多分享一些快乐时光。博尔顿夫妇乘坐的是一等舱，玛莎乘坐的是二等舱，他们之间隔着几层甲板，住宿条件和舒适程度也是天壤之别。玛莎和其他四位乘客共住一间房间。后来，一位护士朋友随玛莎一起去她的客舱，帮玛莎脱衣服。这位护士说：“我必须把她抱起来，然后放到床上去，她太累了！”[12]

晚上十点，马里波萨号轮船驶离奥克兰港，融进了夜色里，它的目的地是旧金山。轮船中途将在斐济岛的苏瓦市、萨摩亚群岛、火奴鲁鲁等地停留。玛莎特别希望上岸，在每个停留处待几个小时。不过，她的身体越来越糟，腿上、后背和颈部的疼痛不断加剧。

轮船停靠在了苏瓦市，玛莎可不会错过这个传导机会。她整理了一下着装。她写道：“我穿上一件红裙子，披上一件上衣，戴上一顶帽子，然后在乘务员的帮助下走上楼梯……”在轮船上，她跟一位海关官员交流了一番，然后送给他一些巴哈伊小册子。她本来没打算上岸，但是九点钟的时候，一些朋友的亲戚开车过来等候玛莎下船。真可谓本性难改，玛莎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坐车去苏瓦市拜访了一名报纸编辑，并且参观了一座图书馆和一所学校。“我们过得非常愉快”，玛莎给新西兰的朋友回信说，“但是哎呀，我必须用两只手握住我的脖子，两次下车的时候，我的腿疼得非常厉害……”[13]

食物和休息都无法减轻玛莎身体的疼痛。斯坦利·博尔顿 *479*
和玛丽埃特·博尔顿每日的护理也缓解不了她的疼痛。玛莎热切地祈祷，希望能为巴哈欧拉服务更长的时间，但是疼痛却包围着她，挥之不去。

480

第五十四章　云雀飞向天国

轮船将在火奴鲁鲁停靠数小时。按照玛莎的建议，火奴鲁鲁巴哈伊总灵理会为她制订了一项完整的传导计划。早在轮船靠岸之前，双方已经通过电报制订好了计划：玛莎准备上岸之后立即接见记者，接受他们的采访；上午十点半，她将发表一场广播演讲；中午，她将与二十名宾客参加鲍德温家中举办的午宴；下午两点参加一场公众聚会。

1939 年 6 月 7 日早晨，许多朋友在码头迎接玛莎。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然而玛莎却迟迟没有出现，巴哈伊有点着急了。直到一个半小时之后，轮船才抵达港口，他们也看到了玛莎的身影。玛莎几乎不能行走，她必须依靠两位朋友搀扶着。亨丽埃特·弗洛姆（她在鲍德温家中做了二十年女家庭教师）代表凯瑟琳·鲍德温来到码头迎接玛莎，另外还有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跟着她，准备载玛莎回去。亨丽埃特两天前刚收到玛莎的消息，“没有想到什么严重的事情……”[1] 因此，当她看到玛莎的健康恶化到如此程度，她特别难过。

朋友们到了的时候，玛莎还穿着一件睡袍，所以最开始她不愿意下船，不过朋友们劝告她，上岸住在凉爽舒适的房间比跟另外四个人待在闷热的客舱里要好一些。最终，玛莎同意上岸了。朋友们帮玛莎穿上了衣服，然后把她送进汽车里。亨丽埃特·弗洛姆给玛莎的亲戚写信说：

> 我们一路上小心翼翼地开车回家。我竭力扶住她的肩膀，以此缓解汽车颠簸给她头部和颈部带来的巨大疼痛。
481 回家后，我们马上把她放在了床上，尽量让她舒服一些，

> 不过，由于疼痛难忍，她根本无法照顾自己，甚至连一杯水都拿不住。[2]

于是，之前所有的计划只好重新安排，玛丽埃特代替玛莎发表了广播演讲。玛丽埃特觉得玛莎现在的身体情况不允许她继续旅行，但是，鲍德温夫妇现在还在华盛顿，因此不好做决定；此外，玛丽埃特不想在玛莎咨询医生之前做出任何安排。不过，当玛莎决定不回船上，并托人把行李搬上岸的时候，所有问题都没有了，玛丽埃特也松了一口气。一些行李从船上搬上了岸，还有一些行李继续运回旧金山，由露西·马歇尔负责接收。

待午宴结束，客人离开后，玛莎被人从侧屋移到了主屋。在这里，亨丽埃特和伊丽莎白·尤泰·穆特尔（Elizabeth Utie Muther，一位年长且体贴的朋友）负责晚上照顾玛莎。当时玛莎发起了高烧，但是她却不愿意看医生。“他发现玛莎已经病得相当厉害了，”亨丽埃特报告说，“体检结果非常糟糕，他建议马上将玛莎送往医院……你们可能都知道，玛莎非常讨厌医生和医院，而她现在正遭受着病痛的折磨，因此，我不忍心做出有违她意愿之事”。[3]

玛莎以为自己只是一些小病小痛，可能是坐骨神经痛或者关节炎之类的，没有什么严重的。虽然玛莎拒绝再去看医生，但是她还是接受了亨丽埃特和尤泰的定期治疗。她们“采用了烘焙灯、电热垫、泻盐浴、镇痛膏按摩等治疗方法，同时让她安静地休息”，以此减轻玛莎的疼痛。登岸两天后，玛莎觉得身体开始好转，她口授了一封信，向罗伊·威廉和其他一些朋友透露了自己所遭受的折磨：

> 在船上的时候，我病得非常厉害，特别是最后那天……颈部疼得我叫出声来，肌肉灼热难忍。我以为活不成了。我找到了这些朋友，他们为我安排好了一切……头一天晚上，他们给我找了一位医生。疼痛太厉害了，我几乎无法吞咽任何东西，也无法把头抬起来……我遭受了许多痛苦，

482 现在稍微好些了，可以吞咽东西，恶心的症状已经消失，那条每天都很疼的腿，可能是坐骨神经痛之类的，也好多了。我的颈部也稍微好些了，不过哎呀，还是疼得难受！尤泰为我祈祷（所有的信徒都为我祈祷），她说她知道巴哈已经听到了他们的祈祷……我好多了，甚至可以自己把头抬起来了，尽管十分困难……跟他们在一起非常幸福。[4]

玛莎继续制订一些工作计划，不过，现在这些计划附加了一些限制条件。她还策划着前往旧金山、俄勒冈州、新奥尔良，以及南美等地的传导旅行，完成守基·阿芬第的心愿。不过她知道，她已经无法参加在加利福尼亚州盖瑟维尔举办的巴哈伊夏令学校了，她相信守基·阿芬第能够理解。她不想让守基·阿芬第知道她的病情，准备等身体好些的时候再给他写信。她曾一度以为自己过几天就会好起来，然后订票继续返回旧金山。

日子一天天过去，亨丽埃特愈发认识到玛莎病情的严重性，她觉得有必要咨询专业医生。由于鲍德温的家庭医生尼尔斯·拉尔森（Nils Larsen，皇后医院的院长）出门在外，亨丽埃特建议玛莎咨询其助手莫利纽克斯（Molyneux）医生。玛莎再次勉强同意，但是，她拒绝直接跟医生讨论病情。因此，医生和病人之间必须依靠亨丽埃特或者凯瑟琳·鲍德温交流病情和治疗方案。玛莎似乎害怕听到一个可怕的疾病名称或者诊断报告，因为这样有可能结束她的希望。数个星期后，亨丽埃特写道："一直以来，玛莎从来没有提到自己疾病的真正性质。她似乎不敢提，不过，从她的话语中我隐约感觉到，她潜意识里……从 1912 年起就开始害怕和担心这种病。"最终，莫利纽克斯医生"通过一些手段和耐心"完全赢得了玛莎的信任，数天后终于说服她照 X 光。[5] 检查结果显示，玛莎一直在遭受癌症的无情侵袭。癌症源于 1912 年她胸部的两块肿块。拉尔森医生在检查报告中写道：

鲁特女士的胸部肿块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在过去的六

个多月里，她的骨头疼痛不断加剧，特别是颈部，后来疼 *483*
痛逐渐蔓延至腿部。慢慢地，她丧失了行走或者行动的能力。由于疼痛过于剧烈，唯一能够镇痛的就是吗啡。

经过检查得知，鲁特女士的胸部长有典型的肿瘤。X光照片发现，病人的颈椎和盆骨多处区域已经变薄，这是癌细胞扩散的典型特征。

诊断结果：胸部肿瘤，已经扩散至骨头，无法医治。

治疗方法：……尽量让病人舒服。[6]

这份医疗报告解开了多年以来玛莎的疾病之谜。玛莎丧失行动能力是由于癌细胞扩散，她的骨头薄如纸片的缘故；同样，由癌症引发的骨头损伤是她剧烈疼痛的根源。

在清楚了玛莎疾病的根源和后期状况之后，拉尔森医生给病人皮下注射吗啡以缓解疼痛，刚开始的时候注射小剂量。跟以前一样，玛莎最开始的时候拒绝了；不过，医生“耐心地、一步一步地开导她，直到赢得她的完全信任……”[7]两三天之后，她同意接受药物治疗。这两名医生就像玛莎眼中的天使，他们的温柔和关爱极大地缓解了玛莎的病情；不仅如此，还有两名全职护士专门照顾玛莎，玛莎觉得这两名护士也是上天的惠赐。

当时，鲍德温一家正住在他们位于毛伊岛上的避暑别墅里，凯瑟琳一边要照顾自己的家人，一边又想和玛莎在一起，简直分身乏术。不过她来回奔波，两边都照顾得很好；当她不在的时候，她就通过电话跟双方保持密切联系。

玛莎周围的环境就好像为她通往天堂乐园做铺垫。那里气候格外怡人，房间外面是一片绿地，绿地上点缀着一些开满花朵的灌木、鳄梨树和芒果树。这是她最喜欢的景象，而她躺在床上就能看到这一切。几个星期过去了，玛莎的状况越来越糟糕。除了那两位护士之外，又找了一位护士，全天二十四小时照看 *484*
玛莎；此外，随着疼痛越来越剧烈，吗啡的剂量也不断增加。

尽管玛莎的精神已经错乱，并且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但是，

她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她坚持用手头的现金和价值五百美元未兑现的多国支票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她口授了一封信寄给西德尼·哈特，要求他按照约定寄更多的钱过来；她向巴哈伊朋友发送了一些关于传导机会的信息；她还口述了自己的遗嘱，主要是用个人财物（她的书籍、衣物和纪念品）支付医疗费用的事宜。

1939 年 8 月 10 日是玛莎六十七岁生日。那一天，许多信件、电报、鲜花和礼物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人每天给她念一些朋友发来的信息。她还收到了一个生日蛋糕，虽然没法吃到，不过，她却很高兴地吹灭了九根点燃的蜡烛。借此机会，火奴鲁鲁总灵理会以玛莎的名义向当地的图书馆捐赠了一些巴哈伊书籍。他们还定期在玛莎的房间里放置一些鲜花。

玛莎意识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不过，她的忠诚依然如故。“不管她是清醒还是在做梦，”亨丽埃特发现，“玛莎一直在进行着她的传导使命。有时候她在向一个人传导，有时候她在向一群人传导……”[8] 玛莎经常活在灵性的世界里，而当她回到真实的世界时，她总是感到非常吃惊。她的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守基·阿芬第的名字，就像在应答连祷一样。她的身体上方似乎汇聚着一股灵性能量；人们在房间之外也能感受到她的存在，一股爱的芬芳似乎远远地散发到身体之外的地方。

玛莎的到来让凯瑟琳·鲍德温非常感动，她觉得玛莎住在她的家中是她的巨大荣幸：

> 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不仅因为我个人对她的爱，还因为她确然属于巴哈伊世界……我们竭尽所能帮助这位美丽的灵魂。作为本时代最杰出的传导者，她的名字将会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我经常在想，我们在夏威夷怎么能够如此蒙受福佑，让我们拥有如此荣幸照料我们亲爱的玛莎，跟她一起度过她最后的患病阶段！有时候，

我几乎都不敢想这个问题。[9]

玛莎祈求巴哈欧拉握住她的手，赐予她力量，帮助她忍受痛苦。有一篇祷文对玛莎来说特别有意义，亨丽埃特把手放在玛莎额头上，越来越频繁地给她念诵这篇祷文："让我在祢那甘甜的永恒之河中畅饮吧，我的上帝啊……把我带到祢那仁慈的天国吧，我的救生者啊……"这些优美的话语围绕着她，进入了她的意识，给她带来了安宁与舒适。

玛莎的生命正在逐渐消逝，她已经很难跟别人交流了；她本来打算就一些实际问题咨询守基·阿芬第的意见，可惜现在已经晚了。她说："我还没有准备好，这场严重的疾病就提前三个月出现了……当然，亲爱的亲友们，我也有可能好起来，给你们一个惊喜，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10] 然而，在亨丽埃特的帮助下，玛莎向亲戚和朋友们发出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字字句句都流露出她那无尽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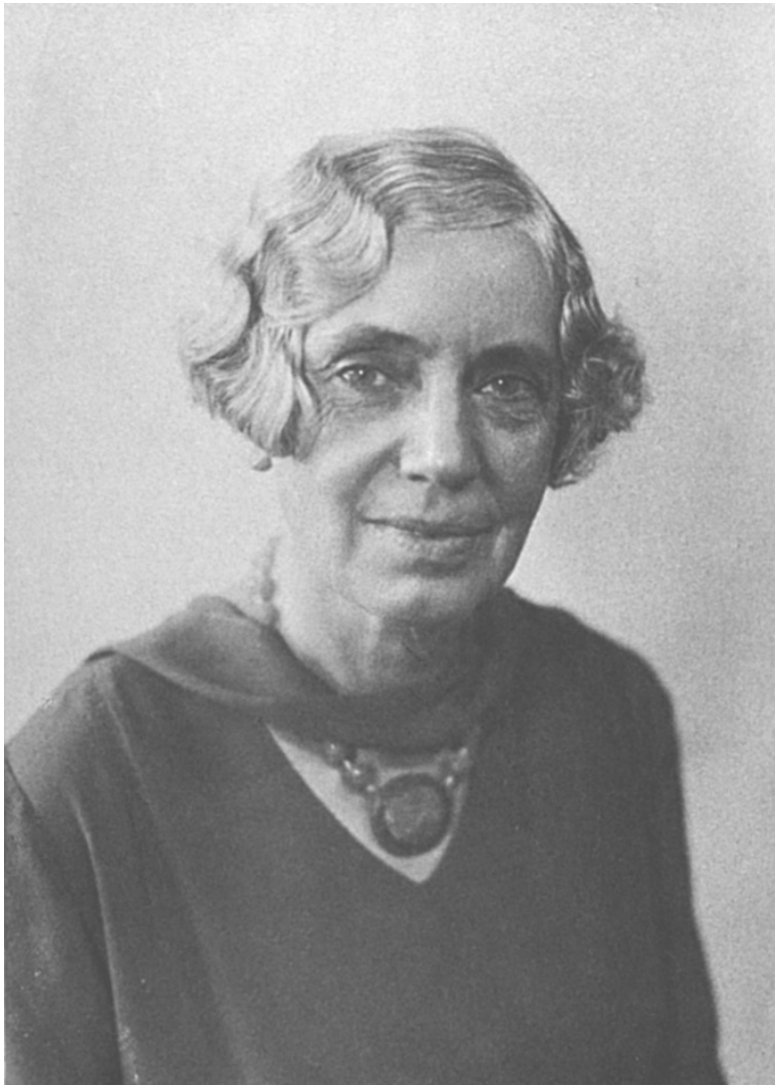
> 我离永恒之洋的海岸已经如此近了……
>
> 我感谢你们每一个人，感谢你们的帮助，感谢你们的爱。今晚夜已深，我不打算给你们讲述死后来生的荣耀生活。我们所有人应该手挽手，一起迈步向前。通过神秘的上帝，巴哈伊将会共同磋商，相互理解。我想对你们说，我心中最爱的人们，我很高兴经历这种极端的痛苦，因为既然它出现，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必然有其目的。如果我们彼此的爱加深了，如果这位仆人能够为主亲眼见证，如果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夏威夷群岛的联系……加强了，那么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一切都非常成功！[11]

凯瑟琳·鲍德温和亨丽埃特·弗洛姆坐在玛莎的床边，玛莎在喜悦与爱的包围中闭上了眼睛，她的脸上露出了幸福而安详的笑容。1939 年 9 月 28 日那个安静的下午，玛莎失去了意识，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一次温和且安静的离开。 *486*

玛莎踏上了新的旅程；虽然这段新旅程的路线没有标识，但是她的灵性已经多次勘探了这条路径。她不再需要她那二十三件行李，也不需要她那二十本地址簿、可携式厨具、书籍和手稿。她不再需要签证，甚至不再需要尘世的躯体。玛莎毫不费力地开始了这段新的旅程。这是她所有旅行中最激动人心的一次，而踏上这段旅行的只有她那慈爱和光辉的灵性。

玛莎·路易丝·鲁特

阿博都-巴哈建议玛莎，“到世界各地传导……如狮子般吼出上帝天国的召唤”。祂还补充说，她将见证“卓越的成就”，并且“得到上帝的无上确认”。玛莎去世之后，守基·阿芬第拍发电报：“当代的信徒视其为巴哈欧拉信仰在形成时期所结出的首个最美好的果实。”



圣辅玛莎·路易丝·鲁特（1872年8月10日—1939年9月28日）。“后世将确认她为首屈一指的圣辅，她是阿博都-巴哈的意志在巴哈伊信仰首个一百年里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圣辅。”——守基·阿芬第。

第五十五章　尾声

491

夏威夷犹如太平洋上一颗闪耀的珍珠，置于东西方之间，它给玛莎最后一个家带来了无限的美。在努乌阿努公墓一个安静的角落，玛莎长眠于一棵花旗木下，那里是一处简单而美丽的安息之所。

玛莎觉得自己在夏威夷停下脚步必然有其原因，只不过现在还无法知晓，有待以后发现。现在回想起来，玛莎关于夏威夷的最后一次论述具有重大的意义，她指出夏威夷群岛“在世界新秩序的剧本中扮演着一个独特的角色”，并指出“那里的巴哈伊可以成为一股促进太平洋地区国际共识与和平的强大力量”。[1]

数年前，一位亲戚为玛莎一连串的长途旅行而感到格外震惊，于是此人问玛莎最后想安息何地。在所有知道的地方中，玛莎选择了火奴鲁鲁。是什么指引着她的尘世旅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她那钢铁般的意志，还是她那因无与伦比的服务而蒙受的神圣恩惠？毫无疑问，在夏威夷离世也意味着她的全部生命得到了确认：玛莎奔走于东方和西方、南半球和北半球、陌生和熟悉的世界之间，她将整个世界变成了自己的家。这里的居民展现着上帝赐予其创造物的多样性和美。不管是北欧人还是黑皮肤的人，他们都是玛莎的家人，玛莎渴望用自己的爱和巴哈欧拉的启示为他们服务。她的生命是世界团结的象征。

虽然守基·阿芬第已经意识到玛莎的身体日渐虚弱，但是他没有想到玛莎竟然会离世。就在不久前，她还从印度发回了报告，讲述了自己历经严寒酷暑、雨季和滑坡，坚韧不拔，最后取得了卓著的成绩。而在印度之行之前，她还逃过了上海的

492

轰炸和马尼拉的地震。这些灾难都没有停止玛莎的脚步，甚至丝毫没有放慢她的脚步。尽管她的精神紧张，有时候身体疼痛难忍，但是她依然继续前行。玛莎似乎永远不休不止。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身体正在急剧恶化。因此，当玛莎的死讯传来时，守基·阿芬第感到无比震惊。

守基·阿芬第用波斯文向伊朗巴哈伊（他们对玛莎的爱深似海）发送了一封电报：

> “至纯之叶、杰出的传导教师、超然的象征、爱与友善的火炬、勇敢与忠诚的典范、巴哈子民的慰藉玛莎·鲁特，已经升往永恒居所的顶峰。上天众灵欢呼迎接她：‘啊，欢迎你！你是所有传导者（包括男性和女性）之荣耀！太出色了！太出色了！你为上帝天国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你到达了这个荣耀、高贵、崇高和难以企及的地位，你应该蒙受千倍的福佑！’通知所有需要通知的朋友，要求各省举办为期两周的特别聚会，以纪念她的崇高地位。”[2]

罗伊·威廉是第一位将巴哈伊信仰介绍给玛莎的人。守基·阿芬第的秘书代他向罗伊写了一封信，信中称玛莎的去世“不仅是美国，而是整个巴哈伊世界传导力量自阿博都-巴哈离世以来所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这是一个“沉痛的消息”和“巨大的打击”，不过圣护希望，玛莎这些年来的不断努力，“能够一直鼓舞现在和将来的巴哈伊传导者。玛莎的身上体现了巴哈伊传导者的所有优秀品质，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很少有巴哈伊传导者能够企及”。[3]

从这番感人的赞美中，我们可以看出守基·阿芬第对这位世界使者、辛勤的工作者、世界共识与和平的宣传者的无比思念之情。只有少数的巴哈伊终其一生为信仰服务，完全不顾个
493 人的需求和舒适，不管是醒着还是睡着，心里想的都是上帝圣道，而玛莎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谁会去印度和美国发表无数的讲演和广播演讲？谁会为中国、南美和澳大利亚的报纸撰写数

百篇文章？谁会联系曹云祥博士、爱德华·贝奈斯博士或者伊莱亚娜公主？谁会请求守基·阿芬第向裕仁天皇、哈肯国王或者世界语大会发送信息？谁会找到像狄奥尼西奥斯·德瓦里斯、德拉加·伊里奇这样优秀的译者？谁会去爱沙尼亚、巴西、南非和冰岛传导？

玛莎逝世一个星期后，守基·阿芬第向美国巴哈伊社团发送了一份电报，正式宣布玛莎的死讯。电报全文如下：

> 巴哈伊世界无数仰慕者沉痛缅怀玛莎英雄的一生。上天众灵热烈欢迎玛莎成为巴哈伊不朽人士之一。后世将确认她为首屈一指的圣辅，她是阿博都-巴哈的意志在巴哈伊信仰首个一百年里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圣辅。当代信徒视其为巴哈欧拉信仰在形成时期所结出的首个最美好的果实。建议在灵曦堂举办相应的纪念活动……她的行动为美国巴哈伊社团增添了不灭的光辉。建议与总灵理会分担纪念碑的建造费用。纪念碑坐落在一处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它是东西方的交汇处，而玛莎正好为东西方付出了全部力量和巨大能量。[4]

在这封电报中，守基·阿芬第对玛莎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此外，他还授予玛莎一个珍贵的头衔——“上帝之道的圣辅”。圣辅这个崇高的身份只有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以及后来的守基·阿芬第有资格授予，获得这个荣誉也意味着玛莎进入了巴哈伊历史上最博学者之列，后者的职责是捍卫巴哈伊信仰，启发和鼓舞巴哈伊的传导工作。玛莎这一荣耀具有双重意义，因为守基·阿芬第说过，后世将确认她为“首屈一指的圣辅”，她是阿博都-巴哈的意志在巴哈伊信仰首个一百年里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圣辅。自玛莎去世为止，只有极少数人获得了圣辅这个称号。他们都是品格纯洁、灵性积极的人，他们 494
超脱了尘世的享受，致力于传播巴哈伊教义。玛莎就是这样的人，其他的圣辅也是这样。

这份荣耀是守基·阿芬第向这位不屈不挠的巴哈伊传导者最后致以的崇敬。早在两年前，报道称守基·阿芬第在海法向一群朝圣者讲述了玛莎的珍贵品质：有些人怀有信仰，也愿意为圣道献出生命，但是他们具有一些道德弱点。守基·阿芬第说，那些黎明破晓者，那些信仰的早期捍卫者，“他们是英雄，但不是圣徒。而玛莎既是英雄，也是圣徒”。[5]

当人们知道玛莎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并且她长期忍受着灼热疼痛的消息之后，大家对她多年来的工作赞美不断。有一位老朋友给凯瑟琳·鲍德温写信：

> 现在你知道，玛莎就是一个奇迹，这么多年来她到处旅行，为上帝圣道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如果有人活着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圣灵的力量，那个人就是玛莎……玛莎的成就已经获得了巴哈欧拉的确认，我们不需要向每个人提起此事，因为这就是历史事实。
>
> ……想想她留下的纪录吧，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奇迹，我这样认为。这些年来，她一直身患疾病，但是她的壮举却令我们身后的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惊叹。[6]

多年之后，另外一位老朋友罗伊·威廉为玛莎这位终生的同事和忠诚的朋友亲笔写下了赞美之辞。他写道：“玛莎是独一无二的，她似乎生来就为了完成她那特殊的工作。我怀疑，除她之外，还有没有第二个人能将巴哈伊信仰带给成千上万的人们，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有时候我想，我生来就是为了帮助玛莎开启工作的。”[7]

一旦工作开始，玛莎就永远不会停下来。从年轻时起，她就开始独自享受冒险的乐趣。而当她成为了一名巴哈伊之后，
495 她的冒险就增加了一种使命感。阿博都-巴哈在《神圣计划书简集》中的指示——“哪怕徒步而行，哪怕再大的艰难险阻，我都渴望我能去到这些地方，能在城镇、乡村、山岭、沙漠和海洋高声呼喊‘呀巴哈乌-拉卜哈（万荣者之荣耀啊）’，传扬神

圣的教义”——是驱使玛莎工作的动力。[8] 她将这些话语当做自己的忠实伴侣，并且从中获得力量，克服了重重困难。

日常生活本身非常繁琐和辛苦：每隔几天，玛莎就必须找一个小水槽洗衣服，然后晾干、修补和熨平，经常干到深夜。她自己负责全部的出行和住宿安排，写了无数的信件，确认了无数的约会，除此之外，还坚持承担所有开销。生病的时候，她自己支付护士和医生的费用；按照她的遗愿，葬礼的费用也由她自己承担。只有墓地才算得上一份礼物，这是凯瑟琳·鲍德温对玛莎这位挚友最后的关爱。

在那个年代，女士出门必须要有护送或陪同，但是玛莎单身一名女子却走遍了世界。尽管有可能遭到侮辱，甚至危险，但是玛莎依然从西方走到了东方，穿越了每一个大洲，从现代文化走进了古代文化，当她走进那些陌生的街道、出租公寓、报社和客厅时，身边没有人保护她。

无论走到哪里，不管是救济所还是皇家酒店，玛莎到处结识朋友。她不断地与人保持联系，不论是国家元首、媒体记者、教育家、人道主义者、图书馆馆长，还是任何愿意倾听传导的人。在结束了漫长而劳累且经常生着病的一天后，她就会回到某座陌生城市的一间狭小住处，一直写作至深夜。她经常早上五六点钟起床，继续完成前一天晚上的文章、采访和书信，工作量非常大。

玛莎在世界各地旅行，她总是保持着一种谦卑的姿态，人们总能清楚地感觉到她的爱。她改变了无数不同人们的生活，这仅仅是因为她走向了他们。尽管许多人已经记不清她的脸庞或者轮廓，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玛莎那无形的本质。半个世 *496*
纪之前，伊莱亚娜遇见玛莎的时候还是一位公主，她写道：

> 我还清楚地记得她，不过……我现在还真的没法说出她的样子。
>
> 我的脑海里只保留了一个大概的印象，她是一位非常

> 迷人的妇女，身材瘦小，头发有些发灰。她的心中燃烧着一束炽热的火焰，正是这种对信仰的无比虔诚让她不再拘束，敢于从人群中站出来……每个人都禁不住喜欢她。[9]

在自己的身体完全垮下，逐渐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玛莎拿出了最后一丝气力，在东半球这个占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地方传播巴哈欧拉的教义。只有俄罗斯她从未涉足，尽管她经常在其边境旅行，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她在一本笔记本中祈求道："上帝啊，让我去俄罗斯吧！"[10]

不过，许多玛莎未曾到过的世界也听到了她的声音。最后两年的传导旅行只是她早年旅行的一个相同版本，也是她不朽功绩的压顶石。最终，这个瘦小脆弱的身体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这依然是一项伟大的壮举。虽然她终于屈服了，开始了自己久违的长眠，但是她的精神将通过那些由她点燃的人们，继续在世间流传。

玛莎的传奇将一直继续。

注释

注 释

499

第一部分　开端

第一章　开端

1. 来自鲁特家族的族谱和露丝·鲁特的私函。巴希叶·温克勒拜访剑桥斯普林斯时曾查阅该族谱。

2. 同上。

3. 玛莎·L. 鲁特：《剑桥斯普林斯人们喝什么》，摘自《匹兹堡生活索引》，1902-2-8。

4. 同上。

5. 骑士酒店遭遇火灾后，在剑桥斯普林斯另选址重建，原址后来成为联盟学院所在地。

6. 作者对乔治娅·金的采访录，1980 年 10 月，宾夕法尼亚州剑桥斯普林斯。

第二章　成长和学习

1. 玛莎·L. 鲁特：《迷人的父亲大人》，摘自《剑桥斯普林斯企业—新闻》，1922-11-7。

2. 同上。

3. 同上。

4. 巴希叶·温克勒致作者的音频，日期不详，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5. 同上。

6. 鲁特：《迷人的父亲大人》。

第三章　事业

1. 1937 年的一篇报纸文章称布特家族是玛莎的表亲，但未找到确凿证据。

2. 巴希叶·温克勒致作者的音频，日期不详，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3. 摘自《剑桥斯普林斯企业》，1900-2-13。

500

4. 玛莎·鲁特：《匹兹堡的浪漫》，摘自《匹兹堡快报》，1900-5-6。

5. 摘自《剑桥斯普林斯企业》，1900-5-6。

6. 摘自《匹兹堡新闻》，1901-1-27。

7. 玛莎·L. 鲁特：《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摘自《匹兹堡生活索引》，1901-8-3。

8. 玛莎·L. 鲁特：《纽约市至布法罗城汽车耐力测试》，摘自《匹兹堡生活索引》，1901-9-14。

9. 玛莎·L. 鲁特：《荷兰邮轮离境见闻录》，摘自《匹兹堡生活索引》，1902-4-19。

10. 同上。

11. 玛莎·L. 鲁特：《法国汽车》，摘自《匹兹堡生活索引》，1902-4-19。

12. 同上。

13. 玛莎·L. 鲁特：《伯格汽车凡尔赛之旅》，摘自《匹兹堡生活索引》，1902-5-17。

14. 同上。

15. 玛莎·L. 鲁特：《剑桥斯普林斯汽车往返之旅》，摘自《匹兹堡生活索引》，1902-9-6。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1906 年在剑桥斯普林斯，汽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六英里，匹兹堡为每小时八英里。

20. 九年后，巴哈伊信仰先知和创始人之子阿博都-巴哈，正是乘坐 S.S. 塞德里克号轮船前往美国。

第四章　意外事故

1.《关于城市改善》，摘自《剑桥斯普林斯企业》，1904-3-18。

第二部分　搜寻丝线

第五章　改变

1. 威廉致巴希叶·温克勒的信函，1946 年 10 月 10 日。这封信是应巴希叶·温克勒的请求而写，通过一名早期巴哈伊阿格尼丝·亚历山大转交给她。

501 2. 鲁特致穆纳瓦尔（阿博都-巴哈的小女儿）、苏珊·I. 穆迪博士、

伊迪丝·兰德曼、米尔扎·穆罕默德、米尔扎·瓦利奥拉、海伦·古多尔、艾拉·古多尔·库珀、罗伊·威廉、卢阿·格青杰、霍华德·施特鲁文夫妇、加特鲁德·布依凯玛、艾伯特·豪尔、哈伦·奥伯夫妇和乔治·拉蒂默等人的信函，1912 年 9 月 30 日，收于《艾拉· 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3. 亚瑟·阿格纽，一份无标题备忘录，收于《亚瑟·S. 阿格纽个人备忘录（1901—1922）》，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4. 玛莎· L. 鲁特：《“巴孛”与新波斯宗教运动》，摘自《匹兹堡邮报》，1909-9-26。

5. 同上。

6. 巴哈欧拉写道：“所有圣书和经卷皆预言了一个至大启示的降临。无人可充分讲述其中的经文——这些预言了此至高恩惠和伟大馈赠的经文。”[守基·阿芬第《神临记》（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4 年），第 100 页。]

7. 鲁特：《“巴孛”与新波斯宗教运动》。

8. 爱德华· G. 布朗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一名东方学家，他是唯一一位拜见过巴哈欧拉的西方人。他在译作《旅者札记：巴孛轶事》的“译序”中描述了此次见面的情景。[阿博都–巴哈《旅者札记：巴孛轶事》，爱德华· G. 布朗译（纽约：巴哈伊出版公司，1930 年），第 39~41 页。]

9. 鲁特致古多尔的信函，1909 年 9 月 19 日，收于《海伦·S. 古多尔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在巴哈伊信仰进入美国初期，assemblage 这个单词仅指某个地方的巴哈伊小组，而在今天，它是指由九名经选举产生的巴哈伊所组成的机构。

10. 艾伦· L. 沃德：《二百三十九天：阿博都–巴哈美国之行》（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9 年），第 16 页。

11.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阿博都–巴哈 1912 年访美国和加拿大谈话录》，霍华德·麦克纳特编，第 2 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2 年），第 172 页。

12. 摘自《纽约晚邮报》，1912-4-13。关于阿博都–巴哈北美之行，可另参阅 H.M. 鲍尤兹的《阿博都–巴哈：巴哈欧拉圣约中心》（伦敦：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71 年）和沃德的《二百三十九天》。

13. 玛莎· L. 鲁特：《波斯的白玫瑰》，摘自《巴哈伊杂志》，1932-11-23，第 255~259 页。整篇文章分为四期发表，首期为 6 月刊，接着 9、10 和 11 月发表剩余部分。

14.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 469 页。

15. 玛莎·L. 鲁特和罗伊·C. 威廉：《吉普赛四人汽车游》，摘自《柯利尔》，1914-1-10，第 41~44 页。

第六章　转变之风

1. 威廉致鲁特的信函，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2. 玛莎·L. 鲁特的护照，1915 年 1 月 18 日，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

3. 1923 年玛莎启程前往中国时，她将这些幻灯片交给了朋友们。

4. 鲁特致匿名“朋友们”的信函，1915 年 3 月 25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5. 同上。

6. 《女记者亲见犹太人逃离土耳其》，摘自《（火奴鲁鲁）太平洋商业广告人》，1915-8-14。

7. 玛莎·L. 鲁特：《犹太人从巴勒斯坦到埃及大逃亡》，摘自《美国评论之评论》，1915-6，第 710~711 页。

8. 阿博都–巴哈致鲁特的信函，1915 年 4 月 20、21 日，收于《阿博都–巴哈书简集》，以色列海法市巴哈伊国际文物馆。（这些书简仍未出现已认可的译本，因此，原英文译本不可视为权威版本。）

9. 科索洛夫致作者的信函，1981 年 2 月，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0. 鲁特致威廉的信函，1915 年 5 月 29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1. 同上。

12. 《曼德勒深闺十二日》，摘自《纽约太阳晚报》，1920-8-2。

13. 鲁特致威廉的信函，1915 年 5 月 29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

14. 《曼德勒深闺十二日》，摘自《纽约太阳晚报》，1920-8-2。

15. 鲁特致威廉的信函，1915 年 5 月 29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

16. 同上。

17. 玛莎·L. 鲁特：《日本和天皇加冕礼系列之大隈首相采访录》，摘自《美国评论之评论》，1915-11，第 594 页。

第七章　家乡的新挑战

1.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巴哈伊朋友们”的信函，1916 年 4 月 18 日，

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2. 摘自《匹兹堡星期日邮报》，日期不详。后以《一名妇女辞去杂志社工作》为题重新发表于《剑桥斯普林斯企业》，1916-12-15。

3. 作者对乔治娅·金的采访录，1980年，宾夕法尼亚州剑桥斯普林斯。 503

4. 巴希叶·温克勒致作者的音频，日期不详，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5. 多丽丝·麦凯致作者的信函，1980年8月5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6. 温克勒致作者的信函，日期不详，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7. 玛莎·L. 鲁特：《全国大会芳香弥漫》，摘自《西方之星》，1917-8-20 (8)，第106~111页。这些书简写于1916年，但直到1919年在纽约市麦卡尔平酒店举办的年度全国大会上公开发布。此次大会进一步明确了阿博都–巴哈提到的五大地理区域，并诵读了其他九篇书简。

8. 在1974年圣路易斯举办的首届巴哈伊五年计划全国大会上，为了“传扬玛莎·鲁特的拓荒精神”，向与会青年发放了这些册子的复印本。

9. 卢利·阿尔比·马修斯：《并非每片海皆隐藏珍珠》（新罕布什尔州米尔福德：卡比尼特出版社，1951年），第7~8页。巴希叶·兰德尔·温克勒后来搬到南非德兰士瓦省，成为一名巴哈伊传导者。

10. 温克勒致作者的信函，日期不详，来自作者的私函。

11. 哈里·兰德尔去世后，露丝·兰德尔和布朗主教结婚。

12.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1917年10月29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阿博都–巴哈访美期间与大多数巴哈伊见了面。

13. 豪尔致鲁特的信函，1916年7月15日，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4. 安妮·埃尔斯沃思是亨利·L. 埃尔斯沃思（首席法官奥利弗·埃尔斯沃思之子）的女儿。她是美国首位专利局长以及电报发明者塞缪尔·F. B. 莫尔斯的校友。自1838年起，两人便开始向国会申请拨款，以资助建设华盛顿至巴尔的摩的实验线路。然而，这笔拨款一直未获通过，直到1843—1844年国会最后五分钟才获批准。第二天早上，年届七十岁的安妮·埃尔斯沃思将这个消息转达了莫尔斯教授。莫尔斯教授许诺称，让安妮·埃尔斯沃思发送第一封电报。安妮的母亲建议选一首圣诗，即“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1900年1月21日，安妮·埃尔斯沃思在纽约去世。这位女性开创了通讯的新纪元，此事极具象征意义。

15. 鲁特致穆纳瓦尔·哈努姆、苏珊·I. 穆迪教授、伊迪丝·兰德曼、米尔扎·穆罕默德、米尔扎·瓦利奥拉、海伦·古多尔、艾拉·古多尔·库珀、

罗伊·威廉、卢阿·格青杰、霍华德·施特鲁文夫妇、加特鲁德·布依凯玛、艾伯特·豪尔、哈伦·奥伯夫妇和乔治·拉蒂默等人的信函，1912 年 9 月 30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504 16. 温克勒致作者的信函，日期不详，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7. 巴哈欧拉：《海卡尔书简（圣殿书简）》（芝加哥：贝海伊斯供给与出版委员会，1900 年）。

18.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1918 年 4 月 10 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第八章　南美洲

1. 阿博都–巴哈致鲁特的信函，1919 年 1 月 10 日，来自伊曼纽尔·赖默的私人文献。（玛莎·鲁特决定南美之行时，这份书简还没有已认可的英语译本，因此，原英语译本不可视为权威版本。）

2. 玛莎·L. 鲁特：《第八届年度纪念宴会》。摘自《西方之星》，1919-7-13(10)，第 134~135 页。

3. 玛莎·L. 鲁特的《巴哈伊南美朝圣记》，来自伊曼纽尔·赖默的私人文献。该报道部分内容得到发表，详见玛莎·L. 鲁特的《巴哈伊南美朝圣记》，摘自《西方之星》，1920-7-13(11)，第 107~111、113~118 页。

4. 同上。

5.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阿博都–巴哈 1911 年巴黎谈话录》，第 11 版（伦敦：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69 年），第 15 页。

6. 鲁特的《巴哈伊南美朝圣记》。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阿博都–巴哈致鲁特的信函，1919 年 1 月 10 日，来自伊曼纽尔·赖默的私人文献。

11. 该书简全文参见本书第十八章开章段落。

12. 阿博都–巴哈：《致西方世界的神圣计划书简》，摘自《西方之星》，1919-12-12(10)，第 282 页。

13. 鲁特的《巴哈伊南美朝圣记》。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卢阿·杰青格是一名美国早期巴哈伊，偶尔担任阿博都-巴哈的特使。她在印度和埃及传播巴哈伊信仰，1916 年在亚历山大市去世。

18. 鲁特的《巴哈伊南美朝圣记》。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同上。

24. 另外一条街以“威尔逊总统”命名。巴西还有一座小镇以“伊莱休·鲁特”命名。 505

25. 鲁特的《巴哈伊南美朝圣记》。

26. 同上。

27. 同上。一位美国的铁路公司总裁曾说，这段短短的铁路可能是世界上造价最昂贵的路段，它的壮丽无可超越，除非在铁轨上铺满钻石。

28. 鲁特的《巴哈伊南美朝圣记》。

29. 同上。

30. 同上。

第九章　山的另一侧

1. 玛莎·L. 鲁特的《巴哈伊南美朝圣记》，来自伊曼纽尔·赖默的私人文献。

2. 同上。

3. 同上。

4. 《玛莎·鲁特女士将于今晨就巴哈伊信仰发表演讲》，摘自《奥斯汀（德克萨斯州）政治家报》，1921-11-6。

5. 鲁特的《巴哈伊南美朝圣记》。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鲁特的《巴哈伊南美朝圣记》。

12. 同上。

13. 阿博都-巴哈致鲁特的信函，1920 年 1 月 27 日，收于《阿博都-

巴哈书简集》，以色列海法市巴哈伊国际文物馆。（这份书简仍未出现已认可的译本，因此，原英文译本不可视为权威版本。）玛莎·鲁特致阿博都-巴哈的信函分别为1911年7月14日；8月21日；9月11、12、14和30日；10月20日；11月3日。

第十章　重返故乡

1.《首位在商会发表演讲的女性》，摘自《剑桥斯普林斯企业》，1919-12-12。

506 2. 同上。

第十一章　短途旅行

1. 玛莎·鲁特：《新事业的追随者》，摘自《国家传导委员会公报》，1920-8-28(2)。该文收于《艾尔弗雷德·E. 伦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2. 同上。

3. 同上，第1页。

4. 同上，第3页。

5. 同上。

6. 巴希叶·温克勒致作者的音频，日期不详，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第十二章　迷茫与确认

1. 阿博都-巴哈，转引自玛丽亚姆·黑尼的《阿格尼丝·帕森斯夫人》，载于《巴哈伊世界：国际事件双年鉴（1932—1934，卷5）》，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编（纽约：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36年），第413页。

2.“巴哈欧拉……教导我们，不管是宗教、种族、国家或政治偏见，都会破坏人类发展的基石……都会损害人类的幸福和安宁。只有消除这些偏见，才能实现人类世界的进步……”[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阿博都-巴哈1912年访美国和加拿大谈话录》，霍华德·麦克纳特编，第2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2年），第181页。]

3.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1920年10月1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4. 同上。

5. 鲁特致帕森斯的电报，1920年10月11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6.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日期不详，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

献集》。

7. 麦克斯韦尔致鲁特的信函（转引自哈里·兰德尔手上的副本，日期不详），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8.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日期不详，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9. 梅·麦克斯韦尔：（无标题），摘自《国家传导委员会公报》，1920-11-15(3)。收于《艾尔弗雷德· E. 伦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0. 同上，第 5 页。

11.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1920 年 11 月 30 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12.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兄弟姐妹”的信函，1920 年 12 月 6 日，收于《艾尔弗雷德· E. 伦特文献集》。关于信中提到“这座城市不需要太阳……”，请参阅《圣经·启示录》21：23。

13. 鲁特致匿名“创意委员会成员”的信函，1920 年 12 月 7 日，收于《艾尔弗雷德· E. 伦特文献集》。 *507*

14.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1921 年 1 月 13 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15.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1 年 2 月 25 日，收于《艾尔弗雷德· E. 伦特文献集》。

16.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1921 年 1 月 13 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1921 年 1 月 15 日，利奥诺·霍尔萨普尔·阿姆斯特朗前往南非为巴哈伊信仰服务，直到 1980 年去世。

17.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日期不详，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18. 尤金·德布斯因间谍罪被捕入狱。1921 年末，哈丁总统将其特赦。他于 1926 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西奥多·德布斯每两三个星期与玛莎通信一次，他说他是唯一一个能将剪报送到其兄弟手上的人。

19.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1921 年 4 月 5 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20. 同上。

21. 露西·威尔逊，摘自伊丽莎白·霍珀撰写的一份无标题备忘录，1945 年 9 月 5 日，夏威夷火奴鲁鲁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22.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1921 年 5 月 1 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23. 鲁特致阿格尼丝·帕森斯和哈里·兰德尔的信函，1921 年 5 月 5 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24. 关于此次种族亲善大会，可参阅路易斯· G. 格雷戈里《有色和白色人种亲善大会》，摘自《西方之星》，1921-6-24(12)，第 115~124 页。另可参阅盖尔·莫里森《推动世界前进：路易斯· G. 格雷戈里与美国种族团结进步》（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2 年），第 138~143 页。

25. 齐亚·M. 巴格达迪：《美国团结白色和有色人种的时候已到》，摘自《西方之星》，1921-6-24(12)，第 120 页。巴格达迪所记载之言乃是朝圣者的回忆，并非阿博都-巴哈的原话。然而，守基·阿芬第在《信仰堡垒：致美国的信息（1947—1957）》（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65 年）第 126 页中提到阿博都-巴哈曾说过类似的话语。

26.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1925 年 5 月 25 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第十三章　创造机会

1. 虽然有许多证据显示玛莎·鲁特当时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巴哈伊信仰的书籍，但是并没有找到此书出版的记载。

2. 鲁特·致匿名收信人的信函（副本），1921 年 8 月 21 日，收于《艾拉· 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1 年 8 月 19 日，收于《玛莎· 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508 3. 考尔斯致鲁特的信函，1921 年 9 月 7 日，收于《玛莎· L. 鲁特文献集》。

4. 鲁特致阿格尼丝·帕森斯、丽西亚·C. 弗莱明、W.H. 兰德尔等人的信函，1921 年 9 月 19 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5.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1921 年 10 月 4 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6. 同上。

7. 同上。

第十四章　墨西哥和危地马拉

1. 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书简集：阿博都-巴哈致北美巴哈伊书简》，修订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7 年），第 32 页。

2. 玛莎· L. 鲁特的《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传导之旅》，1921 年 11 月 7 日，来自巴希叶 · 温克勒私人文献。玛莎总是先向典狱长写信，告知她的拜访计划，然后向德布斯先生寄送剪报。她的这种方法在这里总能奏效，而其他人却往往以失败告终。

3. 鲁特：《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传导之旅》。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鲁特致国家传导委员会的信函，《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一个月朝圣备忘录》，日期不详，来自巴希叶 · 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玛莎 ·鲁特艰辛南部之旅再次归来》，摘自《剑桥斯普林斯企业》，1921-12-23。

14. 鲁特致国家传导委员会的信函，《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一个月朝圣备忘录》。

15. 同上。

第十五章　考验与重大转变

1. 芒福特 · 米尔斯，转引自路易斯· G. 格雷戈里《巴哈伊传导大会和第十四届全国大会》，载于《西方之星》，1922-5-17(13)，第 68 页。

2. 巴哈欧拉，转引自路易斯· G. 格雷戈里《巴哈伊传导大会和第十四届全国大会》，载于《西方之星》，1922-5-17(13)，第 74 页。（该书简仍未出现已认可的译本，因此，原英语译本不可视为权威版本。） *509*

3. 鲁特致兰德尔的信函，1922 年 4 月 29 日，来自巴希叶 · 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4. 同上。

5. 玛莎 · 鲁特：《巴哈伊的幸福观》，摘自《罗伊克罗夫特杂志》，1922-6。后来重新发表于《西方之星》，1922-8(13)，第 101 页。

6. 鲁特致匿名“巴哈伊灵曦堂联合会成员”的信函，1922 年 5 月 30 日，收于《艾拉 · 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7. 同上。

8. 参阅巴哈欧拉《隐言经》，守基·阿芬第译（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39 年）。

9. 鲁特致匿名“巴哈伊灵曦堂联合会成员”的信函，1922 年 5 月 30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

10. 鲁特致库珀的信函，1922 年 5 月 30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海伦·古多尔于 1922 年 2 月 19 日去世。

11. 摘自《剑桥斯普林斯企业—新闻》，1922-7-25。

12. 鲁特致伦特的信函，1922 年 10 月 14 日，收于《艾尔弗雷德·E. 伦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3. 露西·威尔逊，摘自伊丽莎白·霍珀撰写的一份无标题备忘录，1945 年 9 月 5 日，收于夏威夷火奴鲁鲁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4. 同上。

15. 玛莎·鲁特：《迷人的父亲大人》，摘自《剑桥斯普林斯企业—新闻》，1922-11-7。

16. 鲁特致伦特的信函，1922 年 10 月 14 日，收于《艾尔弗雷德·E. 伦特文献集》。

17. 鲁特致哈里·兰德尔、艾尔弗雷德·伦特、罗伊·威廉、芒福特·米尔斯、艾拉·库珀等人的信函，1922 年 11 月 21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

18. 鲁特致哈里·兰德尔、艾尔弗雷德·伦特、罗伊·威廉、芒福特·米尔斯、艾拉·库珀等人的信函，1922 年 11 月 18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

19. 同上。安德鲁是基督的十二位门徒之一，他远赴四方传播基督的教义。

20. 鲁特致兰德尔等人的信函，1922 年 11 月 21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

21. 巴希叶·温克勒致作者的音频，日期不详，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22. 同上。

第三部分　编织宏图

第十六章　开始旅行

1. 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书简集：阿博都-巴哈致北美巴哈伊书简》，修订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7 年）第 39 页。

510 2. 鲁特致艾拉·库珀、弗雷德里克·德伊夫林的信函，1923 年 1 月

2 日，收于《艾拉 · 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现在已经知道，有七封阿博都–巴哈致玛莎 · 鲁特的书简，它们的日期分别为 1914 年 11 月 4 日、1915 年 4 月 20 日、1915 年 4 月 21 日、1919 年 1 月 10 日、1919 年 7 月 20 日、1920 年 1 月 27 日、1920 年 3 月 28 日。

3. 鲁特致库珀、德伊夫林的信函，收于《艾拉 · G. 库珀文献集》。

4. 同上。

5. 《西方之声》，摘自《全国传导委员会公报》，1923-4-9。该文后收于《艾尔弗雷德 · E. 伦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6. 同上。

7. 鲁特致匿名亲友们的信函，《加贺丸轮船航行记》，1923 年 3 月 29 日、4 月 3 日、4 月 9 日，收于《艾拉 · G. 库珀文献集》。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第十七章　重回日本

1. 玛莎 · L. 鲁特：《巴哈伊云雀在日本》，1923 年 4 月 10~25 日，来自巴希叶 · 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2. 同上。

3. 同上；阿格尼丝 · 鲍德温 · 亚历山大：《巴哈伊信仰在日本的历史（1914—1938）》（东京：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7 年），第 46 页。

4. 《匹兹堡女士被疑红色分子遭东京警方跟踪》，摘自《匹兹堡公报》，1923-4-21。

5. 鲁特：《巴哈伊云雀在日本》。

第十八章　中国

1. 阿博都–巴哈：《中国是未来的国家》。（转引自米尔扎 · 艾哈迈德 · 苏赫拉布，1917 年 4 月 3 日条目。）后来重新发表于《西方之星》，1917-4-28(8)，第 37 页。（由于缺少相关文献或已认可的译本，因此，不可将该段文字视为权威版本，而仅是朝圣者的回忆录。）

2. 《中国谋生记》，摘自《阿德莱德（澳大利亚）邮报》，1939-2-25。

3. 鲁特致阿格尼丝·帕森斯、罗伊·威廉、哈里·兰德尔的信函，1923年5月20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4. 《中国谋生记》，摘自《阿德莱德（澳大利亚）邮报》，1939-2-25。

511 5. 鲁特致帕森斯等人的信函，1923年5月20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6. 鲁特致匿名“珍贵的朋友们”的信函，1923年6月16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中国谋生记》，摘自《阿德莱德（澳大利亚）邮报》，1939-2-25。

13. 同上。

14. 玛莎·鲁特：《听到中国的呼唤了吗》，摘自《天国儿童杂志》，1923-9(4)，第95~96页；玛莎·鲁特：《高声朗诵上帝之言的艺术》，摘自《天国儿童杂志》，1924-3(5)，第29页。

15. 艾达·A. 芬奇：《东京地震》，摘自《西方之星》，1923-11(14)，第244~245页。至大圣名，即“呼巴哈乌-拉卜哈”，它的意思是“上帝最荣耀”。人们经常在无助的情况下念诵它，祈求援助。

16. 《巴哈伊世界新闻：亚历山大女士在日本和韩国》，摘自《西方之星》，1924-1(14)，第311页。

17. 阿格尼丝·鲍德温·亚历山大：《巴哈伊信仰在日本的历史（1914—1938）》（东京：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7年）第59页。

18. 同上。

19. 同上，第60页。

20. 鲁特致罗伊·威廉和J.O. 威廉夫人、格兰特夫人的信函，1924年1月11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21. 同上。

22. 鲁特致匿名收信人的信函，1924年3月，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玛莎·L. 鲁特：《巴哈伊云雀在日本》，1923年4月10~25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23. 鲁特致匿名收信人的信函，1924 年 3 月，来自巴希叶 · 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24. 同上。

第十九章 香港

1. 来自《香港电讯报》的一篇社论，1924 年 4 月 19 日。后以《鲁特女士香港演讲获中国记者报道》为题重新发表于《剑桥斯普林斯企业》，1924-7-8。

2. 《南华早报》（英文版），1924 年 4 月 25 日。后以《鲁特女士香港演讲获中国记者报道》为题重新发表于《剑桥斯普林斯企业》，1924-7-8。 *512*

3. F.L. 福尔克致鲁特的信函，1924 年 4 月 11 日，来自巴希叶 · 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4. 《世界的道路：旅行记者见闻录》，摘自《阿德莱德（澳大利亚）事件志》，1924-11-11。

5. 玛莎 · L. 鲁特：《货船游印度支那》，摘自《西方之星》，1924-5(15)，第 40 页。

6. 同上，第 43 页。

7. 同上。

第二十章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岛

1. 玛莎 · L. 鲁特：《货船游印度支那》，摘自《西方之星》，1924-5(15)，第 42 页。

2.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朋友们”的信函，日期不详，来自巴希叶 · 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3. 玛莎 · 鲁特：《巴哈伊信息如何传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摘自《西方之星》，1925-2(15)，第 334 页。

4.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4 年 7 月 19 日，来自巴希叶 · 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5.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4 年 9 月 8 日，来自巴希叶 · 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6. 玛莎 · L. 鲁特：《玛莎 · 鲁特备忘录：澳大利亚之旅》，1924 年 9 月 9 日，收于《艾拉 · 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7. 《玛莎女士发表广播演讲》，摘自《阿德莱德（澳大利亚）星期

六日报》，1924-11-8。

8.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4 年 9 月 8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私人文献。

9. 同上。

10.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4 年 10 月 14 日，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1. 鲁特：《玛莎·鲁特备忘录：澳大利亚之旅》。

12.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4 年 10 月 14 日，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

13.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4 年 9 月 8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私人文献。

14.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4 年 10 月 14 日，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玛丽亚姆·黑尼报告称，“有五千名社会主义者”出席了这次演讲。（玛丽亚姆·黑尼《玛莎·鲁特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摘自《西方之星》，1925-3(15)，第 375 页。）

513

第二十一章　南非

1.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亲友们”的信函，1924 年 11 月 20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2.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4 年 12 月 7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献馆。

3. 范妮·克诺布洛赫的姐妹保利娜与华盛顿特区的约瑟夫·汉嫩结婚；另一个姐妹阿尔玛前往德国传播巴哈伊信仰。

4. 范妮·克诺布洛赫致保利娜·汉嫩、阿尔玛·克诺布洛赫的信函，1924 年 12 月 9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5.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5 年 2 月 3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6. 范妮·克诺布洛赫致保利娜·汉嫩、阿尔玛·克诺布洛赫的信函，1924 年 12 月 9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7.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亲友们”的信函，1925 年 2 月 2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8. 同上；鲁特致罗伊·威廉、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5 年 1 月 14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9.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亲友们”的信函，1925 年 2 月 2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10. 同上。

第二十二章 通往巴勒斯坦之路

1.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5 年 3 月 8 日，来自巴希叶 · 温克勒的私人文献。关于哈吉 · 米尔扎 · 黑德–阿里的囚禁生活，可参阅《心灵愉悦者讲故事：哈吉 · 米尔扎 · 黑德–阿里备忘录》，A.Q. 法伊兹译 / 缩写（洛杉矶：凯利马特出版社，1980 年）。

2.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5 年 3 月 6 日，来自巴希叶 · 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3. 同上。

4.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遗嘱》（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44 年），第 3、11 页。

5. 守基 · 阿芬第致鲁特的信函，1924 年 2 月 13 日，收于《玛莎 · 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6. 守基 · 阿芬第致鲁特的信函（秘书代笔），1925 年 1 月 1 日，收于《玛莎 · L. 鲁特文献集》。

7. 西方朝圣者之家后来被用作世界正义院——全世界巴哈伊社团的国际管理机构——的活动中心。

第二十三章 灵性中心海法 *514*

1. 守基 · 阿芬第：《神临记》，修订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4 年）；《圣经 · 以赛亚书》2: 2~3。

2. 玛莎 · L. 鲁特：《在巴勒斯坦海法的日子》，1925 年 3 月 14 日条目，收于《玛莎 · 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3. 同上。

4. 同上。

5. 玛莎 ·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5 年 4 月 7 日，收于《阿格尼丝 · S. 帕森斯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6. 同上。

7. 玛莎 · L. 鲁特，摘自一份拜访至大圣叶的无标题备忘录，1925 年，收于《玛莎 · L. 鲁特文献集》。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玛莎 · L. 鲁特，摘自一份拜访鲁哈 · 哈努姆的无标题备忘录，1925 年，收于《玛莎 · L. 鲁特文献集》。

12. 埃斯尔蒙特致鲁特的信函，1925 年 10 月 21 日，收于《玛莎 · L. 鲁特文献集》。

13. J.E. 埃斯尔蒙特：《巴哈欧拉与新纪元》（伦敦：乔治 · 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23 年）。1924 年 10 月，布伦塔诺出版社首次印刷美国版。[J.E. 埃斯尔蒙特：《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纽约：布伦塔诺出版社，1924 年）。] 自此，该书英文版数次重印，被译成五十八种语言出版。最新版本请参阅 J.E. 埃斯尔蒙特《巴哈欧拉与新纪元：巴哈伊信仰简介》，第 4 次修订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0 年）。

14. 玛莎 · 鲁特：《感谢信》，摘自《西方之星》，1926-2(16)，第 718 页。

15. 埃斯尔蒙特致鲁特的信函，1925 年 10 月 21 日，收于《玛莎 · L. 鲁特文献集》。

16. 鲁特，摘自一份拜访至大圣叶的无标题备忘录。

17. 守基 · 阿芬第致鲁特的信函，1925 年 4 月 27 日，收于《玛莎 · L. 鲁特文献集》。

18. 鲁特致罗伊 · 威廉和 J.O. 威廉夫人的信函，1925 年 5 月 5 日，来自巴希叶 · 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19. 鲁特致威尔逊的信函，1925 年 5 月 7 日，来自巴希叶 · 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第二十四章　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

1.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亲友”的信函，1925 年 5 月 16 日，来自巴希叶 · 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2. 温克勒致作者的音频，日期不详，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3.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1921 年 4 月 5 日，收于《阿格尼丝 · S. 帕森斯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515 4. 露西 · 威尔逊，转引自伊丽莎白 · 霍珀撰写的一份无标题备忘录，1945 年 9 月 5 日，夏威夷火奴鲁鲁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5. 鲁特致威尔逊的信函，1923 年 4 月 4 日，来自巴希叶 · 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6. 温克勒致作者的音频，日期不详，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7. 鲁特致艾拉 · 库珀的信函，1927 年 10 月 31 日，收于《艾拉 · 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8.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4 年 7 月 19 日，来自

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9. 温克勒致作者的音频，日期不详，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0.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5 年 2 月 3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11. 梅贺朗吉兹·芒斯夫，《玛莎·鲁特女士：梅贺朗吉兹·芒斯夫夫人备忘录》（副本，日期不详），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2. 鲁特致罗伊·威廉和 O.J. 威廉夫人的信函，1925 年 5 月 5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个人文献。

13. 鲁特致库珀的信函，1925 年 10 月 21 日，收于《艾拉· G. 库珀文献集》。

14. 鲁特致 O.J. 威廉夫人的信函，1925 年 12 月 24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15. 鲁特致罗伊·威廉的信函，1925 年 5 月 5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威廉家族资助购买了巴哈伊陵殿的照明灯，并购买了一些土地以保护陵殿所在区域的安全。

第二十五章　瑞士及周边邻国

1.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亲友们”的信函，1925 年 5 月 16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2. 同上。

3. 同上。

4. 鲁特致露西·威尔逊的信函，1925 年 5 月 7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5.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亲友们”的信函，1925 年 5 月 16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6. 鲁特致罗伊·威廉的信函，1925 年 6 月初，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7.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亲友们”的信函，1925 年 5 月 16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8. 鲁特致 O.J. 威廉夫人的信函，1925 年 6 月 27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9. 玛莎· L. 鲁特，摘自一份关于世界语大会的报告，附函为一封致“亲爱的朋友们”的信件，1925 年 8 月 27 日，收于夏威夷火奴鲁鲁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0. 同上。

11. 鲁特致库珀的信函，1925 年 12 月 29 日，收于《艾拉· 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2. 鲁特致库珀的信函，1925 年 10 月 21 日，收于《艾拉· G. 库珀文献集》。

13. 同上。

14. 鲁特致朱莉娅·卡尔弗的信函，1935 年 11 月 2 日，收于《朱莉娅·卡尔弗通信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5. 同上。

16. 同上。

17. 斯坦伍德·科布的《古拉图-艾恩的世界影响》，载于《巴哈伊世界：国际事件双年鉴（1926—1928，卷 2）》，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编（纽约：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28 年），第 257~262 页。

18. 玛莎· 鲁特：《服务上帝的信徒》，摘自《西方之星》，1926-3(16)，第 749 页。

19. 鲁特致 J.O. 威廉夫人的信函，1925 年 12 月 24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20. 鲁特致库珀的信函，1925 年 12 月 29 日，收于《艾拉· G. 库珀文献集》。

21. 鲁特致 J.O. 威廉夫人的信函，1925 年 12 月 24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22. 同上。

23. 鲁特致库珀的信函，1926 年 2 月 19 日，收于《艾拉· G. 库珀文献集》。

24. 同上。

第二十六章　王室成员

1. 当巴哈欧拉致函维多利亚女王，宣示祂的地位和使命时，女王没有否认巴哈欧拉的话语，她说：“如果这是上帝的意志，它自会长久永存；如果不是，亦无妨害。”[守基· 阿芬第：《允诺之日来临》，第三版（伊利诺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0 年），第 65 页] 沙皇亚历山大驻伊朗的大臣要求沙阿将巴哈欧拉从西亚查尔监狱释放，后来还派卫兵保护巴哈欧拉及其家人流放路上的安全。

2. 鲁特致守基· 阿芬第和罗伊· 威廉的信函，1926 年 1 月 26 日，收于《艾拉· 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3. 鲁特致艾拉· 库柏的信函，1926 年 1 月 19 日，收于《艾拉· G. 库

珀文献集》。《七谷经》是巴哈欧拉的神秘主义著作之一，祂在其中回答了一位穆斯林苏非提出的问题。参阅巴哈欧拉：《七谷经与四谷经》，阿里 - 库利 · 汗和玛尔齐耶 · 盖尔译，第 3 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8 年）。 517

4. 玛莎 · L. 鲁特：《罗马尼亚玛丽王后殿下》，摘自《西方之星》，1926-6(17)，第 85 页。

5. 玛莎 · L. 鲁特的《罗马尼亚玛丽王后》，载于《巴哈伊世界：国际事件双年鉴（1934—1936，卷 6）》，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编（纽约：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37 年），第 580 页。

6. 鲁特致库珀的信函，1926 年 1 月 19 日，收于《艾拉 · G. 库珀文献集》。

7. 《山沟飞出金凤凰：小城大事》，摘自《剑桥斯普林斯企业—新闻》，1926-7-6。该文另见玛莎 · L. 鲁特：《罗马尼亚玛丽王后殿下》，载于《西方之星》，1926-6(17)，第 84~87 页。

8. 摘自《多伦多每日星报》，1926-5-4。该文另见罗马尼亚玛丽王后：《罗马尼亚玛丽王后的公开信》，载于《巴哈伊世界：国际事件双年鉴（1926—1928，卷 2），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编（纽约：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28 年），第 174 页。

9. 罗马尼亚玛丽王后致鲁特的信函（副本），1926 年 6 月 8 日，收于《玛莎 · 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第二十七章 坚持

1. 鲁特致艾拉 · 库珀的信函，1926 年 2 月 19 日，收于《艾拉 · 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2. 鲁特致守基 · 阿芬第和罗伊 · 威廉的信函，1926 年 1 月 26 日，收于《艾拉 · G. 库珀文献集》。

3. 鲁特致库珀的信函，1926 年 2 月 19 日，收于《艾拉 · G. 库珀文献集》。

4. 同上。

5. 鲁特致守基 · 阿芬第、罗伊 · 威廉的信函，1926 年 1 月 26 日，收于《艾拉 · G. 库珀文献集》。

6. 鲁特致库珀的信函，1925 年 12 月 29 日，收于《艾拉 · G. 库珀文献集》。

7.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6 年 4 月 12 日，收于《艾拉 · G. 库珀文献集》。

8. 玛莎·L. 鲁特：《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与巴哈伊运动》，载于《巴哈伊世界：国际事件双年鉴（1932—1934，卷5）》，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编（纽约：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36年），第644页。

9.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副本），1926年6月15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10. 同上。

518 **第二十八章　不列颠群岛**

1. 科尔斯致卡尔弗的信函，1926年6月13日，收于《朱莉娅·卡尔弗通信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2. 玛莎·L. 鲁特：《爱丁堡全球世界语大会》，摘自《西方之星》，1926-9(17)，第183页。

3. 鲁特致艾拉·库珀的信函，1926年9月3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4. 鲁特：《爱丁堡全球世界语大会》，第184页。

5. 约翰·克雷文是露西·豪尔的舅舅，他的父亲是英国最早的巴哈伊之一。

6. 露西·豪尔，摘自关于玛莎·鲁特女士1926年访曼彻斯特的备忘录，日期不详，来自玛莎·加曼的私人文献。

7. 鲁特致库珀的信函，1926年9月3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6年6月16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

8.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6年6月16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

第二十九章　伊比利亚半岛和斯图加特

1. 鲁希叶·拉巴尼：《无价的珍珠》（伦敦：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69年），第102页。

2. 鲁特致艾拉·库珀、莉娜·[李?]的信函，1927年1月，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参阅阿博都·巴哈：《文明的神秘力量》，乔安娜·达乌德译（芝加哥：巴哈伊出版学会，1918年）；最新版本可参阅阿博都-巴哈：《神圣文明的隐秘》，玛尔齐耶·盖尔和阿里-库利·汗译，第2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0年）。

3.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6年12月25日，来自《艾

拉·G. 库珀文献集》。

4. 同上。

5. 同上。

6. 鲁特致守基·阿芬第、罗伊·威廉的信函，1926年1月26日，来自《艾拉·G. 库珀文献集》。

第三十章 德国及其北部国家

1.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7年1月，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2. 同上。

3.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7年1月22日，来自《艾拉·G. 库珀文献集》。

4. 鲁特致“亲爱的圣叶”（巴希叶·哈努姆）、鲁哈尼·拉蒂默、哈里·兰德尔、罗伊·威廉的信函（副本），1924年8月22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519

5. 鲁特致艾拉·库珀、莉娜·[李?]的信函，1927年1月23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

6.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7年1月，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

7. 安妮和哈里·罗默致匿名“亲爱的家乡朋友”的信函，1926年11月28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8. 鲁特致艾拉·库珀、莉娜·[李?]的信函，1927年1月23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

9. 鲁特致安妮·罗默的信函（副本），1927年3月，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

10. 同上。

11. 同上。

12. 鲁特致匿名“挚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7年5月13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13. 同上。

14. 鲁特致波斯马什哈德灵理会、乔治·P. 辛普森、阿斯加尔扎德先生的信函，1927年2月22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15. 同上，该副本附有玛莎致哈里·兰德尔的手迹。

16. 同上。

17.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7年5月13日，来自

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第三十一章　向北出发

1.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7 年 5 月 13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7 年 8 月 24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6. 参阅巴哈欧拉：《伊甘经（笃信经）》，守基·阿芬第译，第 2 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50 年）；J.E. 埃斯尔蒙特：《巴哈欧拉与新纪元：巴哈伊信仰简介》，第 4 次修订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0 年）。

7.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7 年 8 月 24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

520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参阅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阿博都-巴哈 1912 年访美国和加拿大谈话录》，霍华德·麦克纳特编，第 2 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2 年）。

第三十二章　1927 年夏天

1.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7 年 8 月 24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2. 鲁特致朱莉娅·卡尔弗的信函，日期不详，收于《朱莉娅·卡尔弗通信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3. 鲁特致卡尔弗的信函，1927 年 7 月 14 日，收于《朱莉娅·卡尔弗通信集》。

4. 守基·阿芬第：《守基·阿芬第的来信》，摘自《巴哈伊通讯》，1929-4(31)，第 4 页。

第三十三章　回到巴尔干半岛

1. 玛莎·L. 鲁特：《罗马尼亚玛丽王后和伊莱亚娜公主殿下》，摘

自《西方之星》，1928-3(18)，第 366 页。

2. 鲁特致艾拉·库珀的信函，1927 年 10 月 31 日，收于《艾拉· 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3. 鲁特：《罗马尼亚玛丽王后和伊莱亚娜公主殿下》，第 367 页。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第 368 页。

7. 同上。

8. 同上，第 369 页。

9. 同上，第 370 页。

10. 同上。

11. 鲁特致库珀的信函，1927 年 10 月 31 日，收于《艾拉· G. 库珀文献集》。

12. 同上。后来流传了一个伊莱亚娜公主私逃的故事，造谣者捕风捉影，随意夸大。伊莱亚娜写信告诉玛莎，这些谣传都是假的，非常可恶。数年后，伊莱亚娜公主告诉作者：“其实那次私逃再清白不过了。那天，我和表妹决定去官殿的另一侧过夜，那里的客房当时没有人住。我们觉得离开规定的卧室，溜进那些禁区，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情。当我那可怜的老保姆发现我们的床铺空空无人，她大吃一惊。但是，你 *521*
也知道，这真的只是一次纯真的探险，并不会出现什么危险。倒是策划这次冒险的过程是最有意思的。[亚历山德拉修道院院长（即伊莱亚娜公主）致作者的信函，1981 年 3 月 25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3. 鲁特致库珀的信函，1927 年 10 月 31 日，收于《艾拉· G. 库珀文献集》。

14. 同上。

15. 守基·阿芬第致鲁特的信函（副本），1927 年 9 月 11 日，收于《玛莎· 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第三十四章　保加利亚和君士坦丁堡

1.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家人和朋友”的信函（副本），1927 年 11 月 24 日，收于《艾拉· 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2. 鲁特致库珀的信函，1927 年 10 月 31 日，收于《艾拉· G. 库珀文献集》。玛莎· 鲁特所指的那期专刊即是 1927 年 12 月刊的《托尔斯泰杂志》。

3.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家人和朋友”的信函（副本），1927 年 11 月 24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

4. 鲁特致阿格尼丝·帕森斯的信函，1927 年 10 月 30 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5. 同上。

6. 同上。

7.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家人和朋友”的信函（副本），1927 年 11 月 24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

8. 同上。

第三十五章　希腊、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

1. 霍勒斯·霍利的《巴哈伊活动现状调查（1928—1930）》，载于《巴哈伊世界：国际事件双年鉴（1928—1930，卷 3）》，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编（纽约：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30 年）第 44 页。

2. 玛莎·L. 鲁特：《与王后和公主的茶会》，摘自《西方之星》，1928-9(19)，第 172 页。

3. 鲁特致罗伊·威廉和 J.O. 威廉夫人的信函，1928 年 7 月 6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4. 同上。

5. 玛莎·L. 鲁特：《布拉格与国际大会：学校能为和平做些什么》，摘自《西方之星》，1927-6(18)，第 75~76 页。

522 6. 玛莎·L. 鲁特：《托马斯·马萨里克总统》，摘自《西方之星》，1928-10(19)，第 200 页。

7. 鲁特致守基·阿芬第、罗伊·威廉的信函，1928 年 4 月 5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鲁特致罗伊·威廉、匿名“朋友们”的信函，1928 年 4 月 13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第三十六章　1928 年夏天

1. 鲁特致马歇尔的信函（副本），1928 年 4 月 29 日，收于《艾拉·

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2. 同上。

3. 同上。

4. 鲁特致罗伊·威廉和 J.O. 威廉夫人的信函，1928 年 7 月 6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5. 同上。

6.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9 年 1 月 5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7. 鲁特致罗伊·威廉的信函，1928 年 9 月 9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8. 同上。

第三十七章 德国的大学

1.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8 年 11 月 30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2. 同上。

3.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9 年 1 月 22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4. 同上。巴宾格尔教授描写巴哈伊信仰的那篇文章出现在伊格纳斯·戈尔德西赫的《伊斯兰教讲稿》（修订版）中，该文是在戈尔德西赫先生去世后增补的。

5.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9 年 1 月 22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6. 同上。

7. 同上。

8. 鲁特致卡尔弗的信函，1929 年 3 月 16 日，收于《朱莉娅·卡尔弗通信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9. 同上。 *523*

10. 鲁特致兰德尔家人的信函，1929 年 4 月 19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11. 鲁特致卡尔弗的信函，1929 年 3 月 16 日，收于《朱莉娅·卡尔弗通信集》。

12.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阿卜哈天国朋友们”的信函，1929 年 4 月 15 日，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3. 鲁特致卡尔弗的信函，1929 年 4 月 26 日，收于《朱莉娅·卡尔弗通信集》。

14. 同上。

15. 鲁特致卡尔弗的信函，1929 年 3 月 28 日，收于《朱莉娅·卡尔弗通信集》。《艾哈迈德书简》（阿拉伯文）由巴哈欧拉在 1865 年前后为艾哈迈德而作。艾哈迈德是伊朗亚兹德人士，他“被赋予了特殊的潜能，因此……[巴哈伊] 经常在艰难或烦恼的时候背诵这篇书简。”[阿迪卜·塔赫尔扎德：《巴哈欧拉天启：1863~1868 年在阿德里安堡》（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77 年），第 116 页。] 关于《艾哈迈德书简》全文，可参阅巴哈欧拉、巴孛和阿博都-巴哈：《巴哈伊祷文：巴哈欧拉、巴孛和阿博都-巴哈启示的祷文选粹》，新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2 年），第 209~213 页。

16. 鲁特致卡尔弗的信函，1929 年 4 月 16 日，收于《朱莉娅·卡尔弗通信集》。

第三十八章　巴尔干半岛陌生的一面

1.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9 年 8 月 15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2. 同上。

3. 鲁特致卡尔弗的信函，1929 年 3 月 16 日，收于《朱莉娅·卡尔弗通信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鲁特致卡尔弗的信函，1929 年 4 月 19 日，收于《朱莉娅·卡尔弗通信集》。

4. 鲁特致卡尔弗的信函，1929 年 4 月 19 日，收于《朱莉娅·卡尔弗通信集》。

5.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9 年 9 月 6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鲁特致罗伊·威廉的信函，1929 年 9 月 14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第三十九章　土耳其和罗马尼亚的巴尔奇克

1. H.M. 巴柳兹：《阿博都-巴哈：巴哈欧拉圣约中心》（伦敦：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71 年），第 16 页。

2. 鲁特致罗伊·威廉和 J.O. 威廉夫人，1929 年 9 月 14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524*

3.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9 年 10 月 16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4. 玛莎·L. 鲁特：《拜访罗马尼亚玛丽王后》，摘自《西方之星》，1930-2(20)，第 333 页。

5. 同上，第 331 页。

6. 同上，第 335 页。

7. 鲁特致罗伊·威廉和 J.O. 威廉夫人，1929 年 9 月 14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8. 鲁特致罗伊·威廉的电报，1929 年 10 月 8 日和 15 日，11 月 7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9.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29 年 10 月 16 日，来自唐纳德·金的私人文献。

10. 同上。

11. 鲁特致西德尼·哈特、罗伊·威廉的信函，1929 年 11 月 21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12. 鲁特致罗伊·威廉的信函，1929 年 11 月 21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13. 同上。

14. 同上。

15. 玛莎·L. 鲁特：《伟大的王子谈阿博都-巴哈》，摘自《西方之星》，1930-1(20)，第 301 页。

16. 久利克·致作者的音频，1980 年 11 月，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7. 阿齐兹·亚兹迪致作者的信函，1980 年 12 月 29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第四十章　重访海法——发现大马士革

1. 鲁特致罗伊·威廉和 J.O. 威廉夫人的信函，1929 年 12 月 3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巴哈伊陵殿的照明系统少不了罗伊·威廉的功劳。他挑选了一名来自犹他州的巴哈伊柯蒂斯·凯尔西负责此次工程项目。关于凯尔西先生在巴哈伊陵殿工作的介绍，请参阅内森·鲁茨坦：《他付出过爱与服务：柯蒂斯·凯尔西的故事》（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2年）。

7. 鲁特致罗伊·威廉和J.O. 威廉夫人的信函，1929年12月3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525 8. 同上。

9. 玛莎·L. 鲁特，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奇尼塔·诺尔斯家中的无题讲话，转引自费伊·斯温·马修斯撰写的备忘录，大约1931年1月，收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巴哈伊文物馆。

10. 鲁特致罗伊·威廉和J.O. 威廉夫人的信函，1929年12月3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11. 拉法特致作者，1980年12月2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2. 鲁特，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奇尼塔·诺尔斯家中的无题讲话，大约1931年1月。

第四十一章　伊拉克和伊朗

1. 玛莎·L. 鲁特：《觐见费尔萨国王记》，摘自《西方之星》，1930-3(20)，第365页。

2. Y.A. 拉法特致作者的信函，1980年12月2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玛莎·L. 鲁特，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奇尼塔·诺尔斯家中的无题讲话，转引自费伊·斯温·马修斯撰写的备忘录，大约1931年1月，收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巴哈伊文物馆。

3.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守基·阿芬第译，第2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6年），第114页。

4. 同上，第115页。

5. H.M. 巴柳兹：《巴哈欧拉：荣耀之王》（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0年）。关于这些圣作的译本，可参阅巴哈欧拉：《隐言经》，守基·阿芬第译（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39年）；巴哈欧拉、巴孛和阿博都-巴哈：《巴哈伊祷文：巴哈欧拉、巴孛和阿博都-巴哈启示的祷文选粹》，新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2年），第221~229页；巴哈欧拉：《笃信经》，守基·阿芬第译，第2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50年）。

6. 齐克鲁拉·哈德姆，摘自与作者电话交谈的内容，1980年7月4日。

7. 鲁特，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奇尼塔·诺尔斯家中的无题讲话，大约1931年1月。

8. 同上。

9. 同上。

10. 玛莎·L. 鲁特：《波斯朝圣记（一）：巴格达和克尔曼沙阿》，摘自《西方之星》，1930-7(21)，第104页。

11. 守基·阿芬第致鲁特的信函，1929年12月，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这封信函仍未出现已认可的译本，因此，原英文译本不可视为权威版本。）

12. 同上。

13. 拉法特致作者的信函，1980年11月1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4. 玛莎·L. 鲁特：《波斯朝圣记（二）：哈马丹》，摘自《西方之星》，1930-8(21)，第139页。 *526*

15. 玛莎·L. 鲁特：《纯洁者塔希丽——伊朗最伟大的妇女》（出版社不详，1938年），第ii页；最新版本可参阅玛莎·L. 鲁特：《纯洁者塔希丽》，修订版（洛杉矶：凯利马特出版社，1981年）。

16. 鲁特，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奇尼塔·诺尔斯家中的无标题讲话，大约1931年1月。

17. 同上，可参阅鲁特的《纯洁者塔希丽》。

18. 鲁特，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奇尼塔·诺尔斯家中的无标题讲话，大约1931年1月。

第四十二章 波斯的中心

1. 玛莎·L. 鲁特，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奇尼塔·诺尔斯家中的无题讲话，转引自费伊·斯温·马修斯撰写的备忘录，大约1931年1月，收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巴哈伊文物馆。

2. 同上。

3. 同上。

4. 鲁特致泰穆尔塔什的信函，1930年4月11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5. 鲁特致罗伊·威廉和J.O. 威廉夫人的信函，1930年2月22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6. 作者对巴希叶·伊马尼的采访录，缅因州埃利奥特市，1980年8月。

7. 守基·阿芬第：《神临记》，修订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

哈伊信托出版社，1974 年），第 52 页。

8. 同上。

9. 同上，第 53 页。

10. 鲁特，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奇尼塔·诺尔斯家中的无标题讲话，大约 1931 年 1 月。

11. 罗伯特·久利克致巴希叶·温克勒的信函，1952 年 4 月 16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12. 鲁特致罗伊·威廉和 J.O. 威廉夫人的信函，1930 年 5 月 20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拉法特致作者的信函，1980 年 12 月 2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信函。

18. 霍勒斯·霍利的《巴哈伊活动现状调查（1928~1930）》，载于《巴哈伊世界：国际事件双年鉴（1928—1930，卷 3）》，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编（纽约：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30 年），第 46 页。

527

第四十三章 1930 年，印度和缅甸

1.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30 年 6 月 25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2.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阿卜哈天国朋友们”的信函，1930 年 7 月 2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3.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阿卜哈天国朋友们”的信函，1930 年 7 月 21 日，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4. 鲁特致罗伊·威廉和 J.O. 威廉夫人的信函，1930 年 7 月 9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第四十四章 重返远东地区和夏威夷

1.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阿卜哈天国朋友们”的信函，1930 年 10 月 18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2. 同上。

3. 同上。

4.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37 年 7 月 6 日，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5. 阿格尼丝·鲍德温·亚历山大：《巴哈伊信仰在日本的历史（1914—1938）》（东京：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7 年），第 79 页。

6. 玛莎·L. 鲁特，摘自一份无题备忘录，1930 年，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

7. 同上。

8. 亚历山大：《巴哈伊信仰在日本的历史》，第 79 页。

第四十五章　回到故土

1. 鲁特致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全国传导委员会的信函，1931 年 1 月 20 日，收于《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事件录》，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2. 艾伦致玛莎·加曼的信函，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已获玛莎·加曼的真诚许可。

3. 《儿时伙伴盛情相迎，玛莎·鲁特颇受感动》，摘自《剑桥斯普林斯企业—新闻》，1931-4-2。

4.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1931 年 4 月 14 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5. 同上。

6. 路易斯·G. 格雷戈里：《年度全国大会》，摘自《巴哈伊新闻》，1931-5(52)，第 3 页。

7. 莫顿致 H.G. 保利的信函，1931 年 6 月 29 日，来自米丽娅姆·威纳的私人文献。 *528*

8. 帕森斯致鲁特的信函，1931 年 4 月 30 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9. 玛莎·L. 鲁特：[无标题报告]，摘自《国家传导委员会公报》，1922-8-1(2)。后收于《艾尔弗雷德·E. 伦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0. 麦凯致作者的信函，1980 年 8 月 5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1.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日期不详，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12. 同上。

13. 守基·阿芬第致鲁特的电报（副本，附有玛莎·鲁特的手迹），1931 年 11 月 14 日，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4. 玛莎·鲁特在 1932 年 11 月 10 日致阿格尼丝·帕森斯的信中写道：

“我们倾尽了全力向他们赠送这些伟大的礼物。但愿上帝与他们同在。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他和她或许还记得圣道，或许已经读过那些书。”（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1932 年 11 月 10 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15. 盖尔·莫里森：《推动世界前进：路易斯·G. 格雷戈里与美国种族团结进步》（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2 年），第 191~192 页。

16. 麦凯致洛娜·塔斯克的信函，1931 年 12 月 5 日和 16 日，来自洛娜·塔斯克的私人文献。后来，麦凯在致作者的信函中引用了该信的内容，1980 年 9 月 17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7. 摘自洛娜·塔斯克的日记，1932 年 1 月条目，来自洛娜·塔斯克的私人文献。后来，麦凯在致作者的信函中引用了该信的内容，1980 年 9 月 17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8. 温克勒致作者的音频，日期不详，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9. 罗伊·威廉致鲁特的信函，日期不详，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

第四十六章　改变节奏

1. 守基·阿芬第：《新世界秩序之目标》[（出版地不详）：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日期不详）] 新版可参阅守基·阿芬第：《新世界秩序之目标》，第 2 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1 年）。该文章同样收编在守基·阿芬第：《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书信选集》，修订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4 年）。

2. 鲁特致守基·阿芬第、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的信函，1932 年 6 月 9 日，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3. 同上。

4. 同上。

529 5. 守基·阿芬第致鲁特的信函，1932 年 1 月 15 日，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

6. 鲁特致库珀的信函，1932 年 8 月 21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7.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32 年 9 月 25 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8.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1932 年 11 月 10 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9. 守基·阿芬第致玛莎的信函(秘书代笔),1932年11月1日,收于《守基·阿芬第书信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0.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33年6月22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

11. 鲁特致露西·威尔逊的信函,1934年3月5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这张照片后来出现在玛莎·鲁特的《来自南斯拉夫的感谢信》,载于《巴哈伊杂志》,1933-10(24),第209页。

第四十七章 阿德里安堡——神秘的土地

1. 守基·阿芬第:《允诺之日来临》,第3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0年),第61页。

2. 玛莎·L. 鲁特:《阿德里安堡旅行见闻》,载于《巴哈伊世界:国际事件双年鉴(1932—1934,卷5)》,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编(纽约: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36年),第590页。

3. 同上,第584页。

4. 同上。

5. 温克勒致作者的音频,日期不详,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6. 鲁特:《阿德里安堡旅行见闻》,第593页。

7. 同上,第581页。

第四十八章 欧洲的新努力与新胜利

1. 鲁特致帕森斯的信函,1933年12月7日,收于《阿格尼丝·S. 帕森斯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2. 同上。

3. 鲁特致威尔逊的信函,1934年3月5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4. 守基·阿芬第:《神临记》,修订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4年),第394页。

5. 鲁特致威尔逊的信函,1934年3月5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6. 鲁特致威尔逊的信函,1934年7月29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7. 守基·阿芬第致鲁特的信函(秘书代笔,信末附有守基·阿芬第的手迹),1934年9月9日,收于《守基·阿芬第书信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530 8. 守基·阿芬第致鲁特的电报，1935 年 1 月 22 日，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9. 鲁特致库珀的信函，1935 年 2 月 1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0. 圣巴布·贝克致作者的信函，1981 年 2 月 18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圣巴布·贝克致鲁特的信函，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

15. 鲁特致库珀的信函，1935 年 2 月 1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

16. 鲁特致克拉伦斯·鲁特夫人的电报（副本，附有玛莎·鲁特的手迹，日期不详），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

第四十九章　加快步伐

1.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阿卜哈天国的巴哈伊兄弟姐妹们”的信函，1935 年 11 月 24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2. 鲁特致守基·阿芬第、罗伊·威廉的信函，1935 年 9 月 19 日，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3. 同上。

4.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阿卜哈天国的巴哈伊兄弟姐妹们”的信函，1935 年 11 月 24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

5. 《巴哈伊世界》是一部多卷的编年史，它记载了巴哈伊信仰从 1925 年至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情况。关于最新版《巴哈欧拉圣作选粹》，可参阅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守基·阿芬第译，第 2 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6 年）。

6. 鲁特致艾拉·库珀的信函，1936 年 2 月 23 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参阅巴哈欧拉的《巴哈欧拉圣作选粹》。

7. 守基·阿芬第致鲁特的电报，1936 年 2 月 29 日，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

8. 玛莎·L. 鲁特：《爱德华·贝奈斯总统》，载于《巴哈伊世界：国际事件双年鉴（1934—1936，卷 6）》，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编（纽约：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37 年），第 591 页。

9. 博尔斯致鲁特的信函，1937 年 2 月 14 日、5 月 9 日，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

第五十章 云雀回乡

1. 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的备忘录，1936 年 8 月 1、2 日，第 3 页，收于《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事件录》，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531*

2. 麦凯致作者的信函，1980 年 8 月 5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3. 温克勒致作者的音频，日期不详，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4. 玛莎·L. 鲁特 1936 年的工作手册，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5. 伊迪丝·卡朋特致玛莎·加曼的信函（副本），1980 年 8 月 31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6. 卢利·阿尔比·马修斯：《并非每片海皆隐藏珍珠》[（出版社不详），1963 年]，第 71~72 页。

7. 玛莎·鲁特致纽约巴哈伊的演讲《个人的责任》，1936 年 12 月 12 日，来自唐纳德·金尼的私人文献。

8. 麦凯致作者的信函，1980 年 8 月 5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9. 麦凯致作者的信函，1980 年 9 月 17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0. 鲁特致威尔逊的信函，1937 年 1 月 28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11. 鲁特致威尔逊的信函，1937 年 2 月 10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12. 鲁特致塞茨的信函，1937 年 1 月 28 日，来自弗吉尼亚·格雷格的私人文献。

13. 麦凯致作者的信函，1980 年 8 月 5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4. 麦凯致作者的信函，1980 年 9 月 17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5. 贝克致鲁特的信函，1937 年 3 月 9 日，收于《芒福特·米尔斯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6. 鲁特致罗伊·威廉的信函、霍勒斯·霍利、芒福特·米尔斯的信函，1937 年 3 月 10 日，收于《芒福特·米尔斯文献集》。

17. 鲁特致罗伊·威廉的信函、霍勒斯·霍利、芒福特·米尔斯的信函，1937 年 3 月 17 日，收于《芒福特·米尔斯文献集》。

18. 同上。

19. 阿梅莉亚·柯林斯（1873~1962）是巴哈伊信仰的一名虔诚工作

者，她被授予了圣辅的称号。巴哈欧拉陵殿前的锻铁大门即是由她资助，直到现在，这座大门仍被称作柯林斯大门。

20. 鲁特致罗伊·威廉等人的信函，1937 年 3 月 17 日，收于《芒福特·米尔斯文献集》。

21. 威廉致鲁特的信函，1937 年 3 月 17 日，收于《玛莎· L. 鲁特文献集》。

22. 鲁特致艾拉·库珀、露西·马歇尔、莉娜·李、勒罗伊·约阿斯的信函，1937 年 3 月 4 月 6 日，收于《艾拉· 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23. 弗吉尼亚·奥本松致玛莎·加曼的信函（副本，日期不详），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24. 鲁特致库珀等人的信函，1937 年 4 月 6 日，收于《艾拉· G. 库珀文献集》。

25. 同上。

26. 达尔致作者的信函，1980 年 6 月 28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27. 霍夫曼致作者的信函，1981 年 2 月 17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532 28. 同上。

29. 摘自露西·马歇尔的《再别玛莎·鲁特》，1937 年 5 月 20 日，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30. 同上。

31. 达尔致作者的信函，1980 年 6 月 28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32. 安妮塔·约阿斯·查普曼致作者的信函，1980 年 7 月 3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第四部分 锦上添花

第五十一章 人与自然之灾难

1.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阿卜哈天国朋友们”的信函，1937 年 7 月 6 日，收于《玛莎· 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该信的部分内容刊登在霍勒斯·霍利的《巴哈伊活动现状调查》，载于《巴哈伊世界：国际事件双年鉴（1936—1938，卷 7）》，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编（纽约：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39 年），第 89~93 页。

2. 玛莎· L. 鲁特的《上海战争记》，1937 年 8 月 20 日，第 1 页，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3. 同上。

4. 同上，第 2 页。

5. 同上。

6. 同上，第 3 页。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第 3~4 页。

13. 同上，第 4 页。

14. 同上。

15. 同上，第 4~5 页。

16. 玛莎· L. 鲁特的《地震后记》，日期不详，来自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17. 同上。

18. 守基·阿芬第，鲁特在致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的信函（副本）中引用了该电报的内容，1937 年 8 月 25 日、27 日和 28 日，收于《卡尔·舍夫勒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9. 鲁特致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的信函（副本），1937 年 8 月 25 日、27 日和 28 日，收于《卡尔·舍夫勒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533

20. 同上。

21. 同上。

第五十二章　印度——不可能的任务

1. 霍勒斯·霍利的《巴哈伊活动现状调查：玛莎· L. 鲁特的国际活动》，载于《巴哈伊世界：国际事件双年鉴（1936—1938，卷 7）》，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编（纽约：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39 年），第 94 页。

2. 同上，第 98 页。

3. 玛莎· L. 鲁特的《缅甸工作报告续：玛莎·鲁特女士工作简报》，日期不详，收于《玛莎· 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赛义德·穆斯塔法·鲁米二战期间在缅甸殉道，死后被追授圣辅的称号。

4. 玛莎· L. 鲁特的《印度南部传导旅行要闻》，日期不详，第 1 页，

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

5. 同上，第 5 页。

6. 同上，第 6 页。

7. 作者对莫妮拉·苏海里的采访录，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1981 年 1 月 24 日。

8. 同上。

9. 同上。

10. 对玛莎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巴哈伊，还有许多非巴哈伊许多年之后仍记得她的到访。1974 年 7 月 8 日，潘恰格尼新纪元高中的巴哈伊校长雷蒙德·约翰逊博士造访了浦那的一所学院，并受邀发表了演讲。在一道走廊内，他惊奇地发现一张玛莎·鲁特的照片悬挂在墙上。他得知，学院教职工大会每年都会在她生日那天举办纪念活动。当年玛莎送给一位著名的古鲁（印度教的宗师或领袖，译注），同时也是这所学院的创始人一些巴哈伊书籍，现在这些书籍得到了人们的充分阅读和研究。该学院的现任院长说的一段话让约翰逊博士格外震惊，他说："我们居然在巴孛殉道日前夕见面，真巧啊！"在学院附近的一处环形交叉口，矗立着一尊创始人古鲁的雕像，雕像上刻有一段巴哈欧拉的富有启迪和远见的话语。玛莎在此播撒的种子已经牢牢扎根了。（作者对简·格罗弗的采访录，缅因州埃利奥特市，1980 年 5 月 30 日。）

11. 鲁特的《印度南部传导旅行要闻》，第 3 页。

534

12. 同上。

13. 阿伦森致作者的信函，1981 年 19 月 28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4. 作者对莫妮拉·苏海里的采访录，1981 年 1 月 24 日。

15. 梅贺朗吉兹·芒斯夫的《玛莎·鲁特女士：梅贺朗吉兹·芒斯夫回忆录》（副本），日期不详，第 1~2 页，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6. 同上，第 2 页。

17. 同上，第 6 页。

18. 玛莎·L. 鲁特的《一封家书》，第 1 页，玛莎·L. 鲁特于 1938 年 8 月 1 日寄自印度的卡拉奇市，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卡拉奇市现为巴基斯坦信德省的首府，译注。）

19. 同上，第 2 页，

20. 同上。

21. 玛莎·L. 鲁特：《纯洁者塔希丽——伊朗最伟大的妇女》[（出版社不详），1938 年]，第 5 页。

22. 同上，第 3、21 页。

23. 鲁特的《一封家书》，第 3 页。

24. 同上。

25. 同上，第 4 页。

26. 玛莎· L. 鲁特的《另一封家书》，玛莎· L. 鲁特于 1938 年 10 月 2 日寄自印度的拉合尔市，收于《玛莎· L. 鲁特文献集》。（拉合尔现为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首府，译注。）

27. 同上，第 3 页。

28. 同上，第 4 页。

29. 鲁特致威尔逊的信函，1938 年 12 月 2 日，来自巴希叶· 温克勒的私人文献。关于玛莎的印度北部的旅行路线，可参阅玛莎· L. 鲁特：《致印度北部各所大学的巴哈伊启示》，载于《巴哈伊世界：国际事件双年鉴（1938—1940，卷 8）》，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编（纽约：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42 年），第 809~818 页。

30. 印度和缅甸巴哈伊总灵理会，转引自霍勒斯· 霍利：《东西方巴哈伊活动现状调查：玛莎· 鲁特印度、缅甸和澳大利亚之行——火奴鲁鲁辞世》，摘自《巴哈伊世界（卷 8）》，第 61 页。

32. 玛莎· L. 鲁特的无标题演讲，印度孟买，1938 年 12 月 27 日，收于《玛莎· L. 鲁特文献集》。

第五十三章　澳大拉西亚——结束工作

1.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38 年 8 月 1 日，来自巴希叶· 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2. 鲁特致匿名“珍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39 年 1 月 26 日，来自 *535*
巴希叶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3. 同上。

4.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39 年 2 月 3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5.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39 年 2 月 10 日，夏威夷火奴鲁鲁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6. 同行。

7.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39 年 2 月 10 日，来自巴希叶· 温克勒的私人文献。

8. 鲁特致艾拉· 库珀、露西· 马歇尔、勒罗伊· 约阿斯、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39 年 4 月 25 日和 27 日，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9. 埃塞尔·布伦德尔致奥托·斯威齐的信函，1939年11月12日，夏威夷火奴鲁鲁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0. 同上。

11. 霍勒斯·霍利：《东西方巴哈伊活动现状调查：玛莎·鲁特印度、缅甸和澳大利亚之行——火奴鲁鲁辞世》，摘自《巴哈伊世界：国际事件双年鉴（1938—1940，卷8）》，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编（纽约：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42年），第71页。

12. 布伦德尔致斯威齐的信函，1939年11月12日。

13. 鲁特致匿名"所有心爱的奥克兰天使们"的信函，1939年6月1日，夏威夷火奴鲁鲁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第五十四章　云雀飞向天国

1. 弗洛姆致西德尼·哈特、弗兰克·鲁特、克劳德·鲁特、露西·马歇尔的信函，日期不详，夏威夷火奴鲁鲁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鲁特致罗伊·威廉、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匿名"亲爱的朋友们"的信函，1939年6月9日，收于《艾拉·G. 库珀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5. 弗洛姆致哈特等人，日期不详。

6. 拉尔森致鲍德温的信函，1939年7月27日，夏威夷火奴鲁鲁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7. 弗洛姆致哈特等人，日期不详。

8. 同上。

536 9. 鲍德温致罗伊·威廉的信函，1939年7月30日，夏威夷火奴鲁鲁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10. 巴哈欧拉：《祈祷与默思》，守基·阿芬第译（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38），第258页。

11. 鲁特致西德尼·哈特、克劳德·鲁特夫妇、弗兰克·鲁特夫妇、罗伊·甘菲尔德夫妇、其他匿名亲友、罗伊·威廉、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的信函，1939年9月7日和9日，夏威夷火奴鲁鲁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第五十五章 尾声

1. 鲁特致匿名"亲爱的阿卜哈天国朋友"的信函，1937年7月6日，

收于《玛莎·L. 鲁特文献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2. 守基· 阿芬第致伊朗巴哈伊社团的电报英译文，1939 年 10 月 10 日，夏威夷火奴鲁鲁巴哈伊文物馆。（这份电报仍未出现已认可的译本，因此，原英文译本不可视为权威版本。）

3. 守基·阿芬第致威廉的信函（秘书代笔），1939 年 10 月 20 日，收于《守基·阿芬第书信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4. 守基·阿芬第致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的电报（副本），1939 年 10 月 3 日，收于《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事件录》，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5. 玛乔丽·麦考密克，圣地朝圣期间撰写的无标题备忘录，1937 年 11 月 3 日至 16 日，来自弗吉尼亚·格雷格的私人文献。（由于相关文献中并无这段话的记载，因此，不可将该段文字视为权威版本，而仅是朝圣者的回忆录。）

6. 玛丽亚姆·黑尼致鲍德温的信函，1939 年 8 月 24 日，收于夏威夷火奴鲁鲁巴哈伊国家文物馆。

7. 罗伊·威廉，摘自巴希叶致作者的音频，日期不详，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8. 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书简集：阿博都-巴哈致北美巴哈伊书简》，修订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7 年），第 39 页。

9. 亚历山德拉女修道院院长（即罗马尼亚的伊莱亚娜公主）致作者的信函，1981 年 5 月 19 日，来自作者的私人文献。

10. 鲁特，摘自一本无题笔记本，日期不详，收于《玛莎· L. 鲁特文献集》。

索引

地名索引

（以下数字代表原书页码，粗体数字表示正文中照片页码）

美　国

加利福尼亚州
  伯克利联邦俱乐部 368
  弗雷斯诺市 368
  盖瑟维尔市 368
  洛杉矶市 368
  帕洛阿尔托市斯坦福大学 368
  帕萨迪纳市 368, 429
    鲁特在～发表演讲
  旧金山市 71, 368, 431, 434
    鲁特组织一些“花朵”在～祈祷 432
    鲁特向～的巴哈伊发表演讲 369
  圣何塞市 431, 432
  维塞利亚市 432
科罗拉多州 370
  丹佛市 370
佛罗里达州
  基韦斯特市 110
佐治亚州
  亚特兰大市
    尤金·德布斯与鲁特结为朋友 128, 133, 137
    哈丁总统赦免尤金·德布斯 144
  奥古斯塔市 128
夏威夷
  鲁特离世 480-86, 491
  鲁特认为～群岛具有独特的地位 439, 471
  鲁特造访～70-71, 439
伊利诺伊州
  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 371
  芝加哥市
    阿博都-巴哈造访～51
    巴哈伊全国大会在～举行 85, 129-30, 145, 372
    在～发表广播演讲 371
    ～的巴哈伊欢迎鲁特 428-29
    鲁特采访市长 372
    鲁特造访～127, 129-30, 372, 426-29
    金博尔餐厅“圣人”与“罪人”之桌 42
    芝加哥大学 16
  埃文斯顿市
    西北大学 372
    威尔梅特市（同见总索引中“巴哈伊灵曦堂”）
    鲁特参观～巴哈伊灵曦堂 427-28, 428
肯塔基州
  路易斯维尔市 125
路易斯安那州
  新奥尔良市 142
    ～的报纸发表关于鲁特的长文 142

540 缅因州
埃利奥特市
格林埃克巴哈伊夏令学校 149, 150, 375, 376, 417, 418, 420
拉弗尔市
罗伊·威廉在～开设常青学校 376, 418
马里兰州
巴尔的摩市 379, 420
马萨诸塞州
波士顿市 116, 380-81, 420
波士顿大学 380
布鲁克莱恩市，鲁特在鲍迪奇夫人家中演讲 420
坎布里奇市，霍华德大学 380
伍斯特市 381, 420
明尼苏达州
德卢斯市 159
吉纳卜·法迪勒在～发表演讲 125
密苏里州
圣路易斯市 35, 36
吉纳卜·法迪勒在～发表演讲 125
蒙大拿州
比尤特市 159
海伦娜市 159
新罕布什尔州
都柏林市
阿博都–巴哈造访～375
鲁特在～拜访阿格尼丝·帕森斯 374-75
基恩市 375
萨蒙瀑布 420
新泽西州
亚特兰大市 420
西恩格尔伍德市 375, 382, 420
鲁特为增岛在常青屋安排演讲 376
罗伊·威廉将常青屋献给巴哈伊 149
世界各地的石头装点常青屋 374
每年在常青屋举办“团结之宴” 53, 88, 89, 374
纽约州
布法罗市 116, 159, 423
肖托夸村 116, 118
东奥罗拉市 116-17
日内瓦县 373
詹姆斯敦市 118, 422, 424
～市长 422
吉纳卜·法迪勒～传导旅行
百合山谷（唯灵论者阵营） 117-18
纽约市 382, 420
阿博都–巴哈造访～50-51
哥伦比亚大学 373, 377, 420
亨特学院 377
鲁特在～发表广播演讲 376, 377
鲁特担任创意委员会主席经常造访～126
尼亚加拉大瀑布 14
波基普西市瓦瑟学院 382
怀特普莱恩斯市 377
俄亥俄州
阿克伦市 159
辛辛那提市 125

克利夫兰市，筹备种族亲善大会 135
代顿市 125
莱马市，鲁特在贝克家中发表演讲 424
马里斯维尔县 5 7
奥伯林学院 14, 15, 15-16
托莱多市 380
厄巴纳市，斯韦登伯格大会 149
俄勒冈州
尤金市 369-70
鲁特在～看望哥哥 369-70, 431
俄勒冈大学 370
波特兰市 159, 160, 370, 431
宾夕法尼亚州
剑桥博罗镇（见剑桥斯普林斯镇）
剑桥斯普林斯镇 3, 8, 8-10, 17, 18, 111, 125, 134
联盟学院 75, 131, 372
为病重潦倒男子举办慈善活动 135-36
鲁特与～居民的关系 4, 19-20, 74-76, 136, 144, 146-49
鲁特在 1916 年母亲去世后返回～ 73, 83-84
鲁特 1936 年造访～ 416-17
鲁特 1937 年最后一次造访～ 424
南美之行让鲁特成为了～的名人 113-14
～的泉水 9
～的电话服务 21
哈里斯堡市 133
哈弗福德学院 378
米德维尔镇阿勒格尼学院 14, 131, 372
费城 378, 420
坦普尔大学 378
匹兹堡市 20-22, 21, 30-31, 420
阿博都-巴哈造访～ 51-52
安德鲁·卡内基接受阿博都-巴哈的访问 52
～的巴哈伊出现分歧 84-85
鲁特 1931 年造访～ 377-78, 380
谢菲尔德市 83, 131
斯沃斯莫尔学院 378
尤宁城 14, 17, 402, 420
田纳西州
孟菲斯市亨德森商学院 137-38
德克萨斯州
奥斯汀市 138
“蜂巢”，向牛仔们讲述巴哈伊信仰 138-39
弗吉尼亚州
彼得斯堡市 128
华盛顿州
西雅图市 159-60
斯波坎市 159
华盛顿特区 100, 128, 137, 420
宴请鲁特 380
首届种族亲善大会在～召开 132
霍华德大学 379
鲁特很有可能拜访过胡佛总统 379, 528（注释 14）
鲁特拜访和会见外交官员 379
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市 372

其他国家地名索引

阿德里安堡（参见“土耳其”）
非洲 201（同见“南非”和“桑给巴尔岛”）
阿尔巴尼亚 318-40
  都拉佐（都拉斯）318
  鲁特造访～391
    拜见阿尔巴尼亚国王 319-20
    拜见首相 319
    拜见王室 320
    担忧～的政治局势 320
  地拉那 318
阿根廷
  安第斯山脉 103-06, 105
  布宜诺斯艾利斯 100, 101-02
澳大利亚 186-91, 193-95, 473-76
  阿德莱德市 189, 194, 474-75, 474
  在～发表广播演讲 189-90, 475
  克莱拉和海德·邓恩去～拓荒 186, 187-88, 188, 189, 194-95
  墨尔本 186, 189, 190, 194, 475
  珀斯 187, 188-89, 190, 473
    在～发表广播演讲 189, 473
  鲁特举办茶会邀请报社和电台领导 473
  悉尼 191, 193-94, 223, 474, 474-75
  鲁特在～会见基斯·史密斯爵士 193
  鲁特向中国人发表演讲 194
  塔斯马尼亚岛 191
    霍巴特 194, 475
    朗塞斯顿 194, 475
奥地利 235-37, 389
  鲁特会见总统的母亲 236
  维也纳 235, 236-37, 248, 389, 414
    世界语博物馆 316
    弗朗茨·波林格尔 236, 389, 414
比利时
  安特卫普 304, 305
    全球世界语大会在～举行 304-06
  布鲁塞尔 304, 306
    世界官开设巴哈伊永久展区 280
    全球社团联合大会在～举办 279, 280
巴西
  巴伊亚州 94, 95, 96-98, 103
    阿博都-巴哈提及～93
  西亚拉（福塔莱萨）93-94
  库里蒂巴 98
  马塞约 96
  帕拉（贝伦）93
  伯南布哥（累西腓）94-95
  里约热内卢 94, 98-99
  桑托斯 99-100
  圣保罗 99
保加利亚
  布达佩斯，巴哈伊信仰遭遇反对势力 415
  全国世界语大会 1933 年在～召开 391

普罗夫迪夫 294
鲁特担忧～的政治局势 293
～的王室对巴哈伊信仰反应平平 247, 293
鲁塞 291
萨莫科夫，玛莎·鲁特受到宴请 292
索非亚 247, 291-93
～成立巴哈伊灵理会 399
～报纸报导巴哈伊信仰 291-92
鲁特向全国妇女大会发表演讲 291
鲁特与玛丽昂·杰克一起传导 413
斯塔尼马卡（阿塞诺夫格勒） 294
弗拉察，世界语学者为玛莎·鲁特安排了首场公众演讲 292
缅甸
德达伊 452
昆千贡 452
～是一个巴哈伊村 358
曼德勒 65, 358, 452-53
《纽约太阳晚报》刊载了鲁特的～之旅 64
鲁特在～欣喜见到赛义德·穆斯塔法·鲁米 452-53
仰光 66, 67, 358, 452
东吁 452
柬埔寨 184
加拿大
伦敦市 123
蒙特利尔市 123, 381-82
郁金香开路，鲁特在～发表广播演讲 381
鲁特为吉纳卜·法迪勒安排～的行程 121-24
圣约翰市 121, 123, 124
圣托马斯市 123
多伦多 159
温哥华 159-60
锡兰（斯里兰卡）
科伦坡 451, 454-55
1939 年鲁特乘坐的轮船在～短暂停留 472
智利
安第斯山脉 103-06, 105
阿里卡 107
伊基克 107
圣地亚哥 106
瓦尔帕莱索 106, 107
中国 167-74, 175-81, 182, 183, 359, 362 （同见“香港”）
阿博都-巴哈希望有人去～ 145, 167
～创办巴哈伊大学 185, 194
广东 183, 359
芝罘（烟台） 176
孔子的故乡 176-77
中国学者成为巴哈伊 359, 362
济南府（青城） 176
杭州 170
奉天 170
南京 177, 362
报纸报导巴哈伊信仰在～ 168, 170-71, 178, 179, 184, 185, 359
北京 168-74, 175
曹云祥博士夫妇 173
～的政治局势 170, 362
1937 年出现动荡 441

中国的人口数量让鲁特吃惊 180
1930 年鲁特重访～，看到了第一次旅行结出的硕果 359, 362
鲁特对～的爱 172, 180
中国人的谦卑作风 183
上海 178-81, 362, 441-48, 442
～遭炸弹袭击 441-48
南开大学遭毁 442
报纸刊登巴哈伊文章 178, 179
鲁特将书留在～450
曹云祥主动提出翻译《巴哈欧拉与新纪元》 362
苏州 178
天津 176
徐州 177
美国商人与玛莎和阿格尼丝·亚历山大结为朋友 177
武昌 179
古巴
哈瓦那 109-10
544 捷克斯洛伐克 250-52, 298-303
哈伊书籍被译成捷克语 251, 384, 386, 389, 413
布尔诺 302
鲁特拜访首位捷克巴哈伊的母亲 302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的影响 415
克尔诺夫 385
摩拉维亚地区奥洛莫乌次市，1932 年捷克全国世界语大会 384-85
布拉格 251, 252, 298-302, 413
世界语和平大会在～举行 263, 264, 268-69
1932 年鲁特在赶赴演讲的路上摔了一跤 388
鲁特采访托尔斯泰的秘书 252
鲁特会见爱德华·贝奈斯 269, 299, 414
鲁特 1932-33 年常驻～384, 386, 387-89
乌克·埃希特纳成为巴哈伊并帮助鲁特 251, 269
女子俱乐部 388
托马斯·马萨里克总统 250, 298-99
鲁特为政治犯求情 301
鲁特拜见～
鲁特会见～的女儿 300
鲁特向～赠送书籍和玫瑰 413
鲁特～之行期间呼吁关注伊朗巴哈伊所遭受的迫害 251
丹麦 265-67, 407
哥本哈根，鲁特造访 266-67, 268, 410
埃尔西诺（赫尔辛格） 267, 268
鲁特在～遇见数位朋友的朋友 268
埃及
霍达·沙拉奥维会见鲁特 328
伊斯梅利亚 329
鲁特拜见福阿德国王的侄子 328
塞得港 59, 202, 206, 216-17, 327
鲁特拜访穆纳瓦尔和艾哈迈德·亚兹迪 216, 224
鲁特造访～59-63, 327-29
英格兰
伯明翰 257
鲁特拜访剑桥大学的 R.A. 尼科

尔森 256-57
伦敦 252, 256-57, 258-59, 258
阿博都-巴哈造访～50
鲁特在～帮助安吉拉·摩根 427
鲁特拜访安妮和哈里·罗默 253
鲁特和芒福特·米尔斯在～传导 256-57
鲁特向国际联盟委员会发表演讲 257
曼彻斯特 257-58
鲁特在莱诺铸排机公司发表演讲 257
鲁特居住在“海燕”家中 257-58
牛津大学 202, 256
维多利亚女王收到巴哈欧拉信函 240
鲁特发现英国人略显保守 259
鲁特前往～的行程耽误 1998-99, 216, 234
爱沙尼亚
雷瓦尔（塔林） 272, 274, 412
斐济群岛 478
芬兰 411, 412
多年前在维也纳发表的一篇文章为鲁特打开了在～传播巴哈伊信仰的大门 275
赫尔辛基 275, 412, 415
图尔库 275-76
法国
滨海布洛涅 26
巴黎 3
阿博都-巴哈造访～50
1902 年～汽车测试 27-29
鲁特造访～26-29, 386
法属印度支那（参见“越南”）
德国 235, 260-66, 308-11
柏林 248-50, 309-11
安妮和哈里·罗默在～帮助鲁特 264, 265-66, 269
巴迪乌拉·马哈茂德扎德在～见到鲁特 282
大学图书馆馆长造访海法 309
在～遭遇人身威胁 265
鲁特在柏林大学发表演讲 312-14
鲁特造访～264-66, 282
波恩 314
达姆施塔特 314
德累斯顿 252, 304
埃斯林根 308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235, 314
世界语大会在～举行 304
弗赖堡 314
格拉 264, 304
盖斯林根 308
吉森 314
格平根 208
哥廷根 314
格赖夫斯瓦尔德 314
哈雷 314
汉堡 266
东方学院 314
海德堡 314
海尔布隆 308
卡尔斯鲁厄 235, 308
基尔 314
克罗伊茨纳赫 314

莱比锡 264, 304
马尔堡 314
慕尼黑 308
鲁特在～庆祝感恩节 309
鲁特在美国领事家中发表演讲 308
明斯特 314
巴哈伊信仰在～遭遇敌对势力 415
鲁特 1928-29 年在～的工作计划 308-09
罗斯托克 266, 314
什未林 266
斯德丁（波兰的什切青） 272
斯图加特 235, 308
鲁特在～度过圣诞节 260-62
图宾根 308
瓦尔内明德 266
维尔茨堡 314
祖文豪森 308
希腊 392
雅典 58, 296, 401, 402, 413-14
狄奥尼西奥斯·德瓦里斯与鲁特见面 401
～市长接见鲁特 414
～公主与鲁特见面 391
萨洛尼卡 296
危地马拉 141-42
总统埃雷拉接受鲁特采访前遭罢黜 141-42
香港 181-84, 185, 359
香港大学 182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询问巴哈伊信仰 182-83
匈牙利
布达佩斯 237-38, 248, 390-91
1929 年世界语大学在～举行 316
鲁特为一位男士熨裤子 390
鲁特住进阿博都-巴哈曾下榻的酒店 328
杰尔 390
玛尔齐耶·卡朋特与鲁特一起演讲 390
冰岛 410
鲁特造访～前将书籍寄望那里 283, 410
在～发表广播演讲 410
雷克雅未克 410
鲁特对～的赞美 410
印度 454
马德拉斯市阿迪亚尔镇 453
阿格拉 67, 468
阿杰梅尔 460
阿里格尔 468
安拉阿巴德 468
阿姆利则 468
班加罗尔 455
贝拿勒斯（瓦拉纳西） 356-57, 468
博尔布尔 356
孟买 63, 353, 452, 456-57, 460, 461, 469
1938 年众人道别鲁特 470
数百名巴哈伊迎接鲁特 451
鲁特为～一名男子的母亲祈祷 459-60
加尔各答 67, 356, 357-58, 452, 468
鲁特拜见马尤尔巴尼王公 357
鲁特在佛教庙宇中发表演讲

358-59
第二届印度文化会议在～举行 453
坎普尔 468
德里 67, 356, 468
甘地在～的活动 353, 354
古吉兰瓦拉 466
古吉拉特 465-66
～市长主持巴哈伊演讲 466
德干高原的海得拉巴市 354, 455
信德省海德拉巴市 464
印多尔，全体宗教联合大会举行，巴哈伊信仰大受欢迎 460-62, 463
查谟 466
贾朗达尔 468
卡拉奇 462, 464-65
关于塔希丽的书在～发表 462, 464
1938 年巴哈伊全国大会在～举行 462
鲁特看望穷困的患病男子 464
灵修圣人 T．L．瓦斯瓦尼与鲁特见面
克什米尔 465
拉合尔 354, 355-56, 465, 466, 468
勒克瑙 356, 468
卢迪亚纳 468
迈索尔 455
潘洽格尼 456
帕蒂亚拉 468
～王宫在西姆拉接见鲁特 356
巴特那 356, 357, 468
白沙瓦 465
～的政治局势 353, 451
浦那 63, 354, 452
～巴哈伊学校 455-56
鲁特称～为巴哈伊天堂 455
～的一所学院纪念鲁特 533（注释 10）
兰普尔 468
拉瓦尔品第 465
1937-38 年鲁特造访～451-52, 453-71
自认为最满意的一次工作 472
拥抱破坏会议现场的人 457
很高兴许多报纸刊登她的来访 456
称印度积极响应灵性号召 470
森蒂尼盖登 357
鲁特在印度国际大学发表演讲 357, 457-58
锡亚尔科特 466
西姆拉 356
印度首座巴哈伊夏令学院成立 466, 467
帕蒂亚拉王公接见鲁特 356
克什米尔邦斯利那加市 465
苏拉特 354-55, 452, 458
特拉凡哥尔邦特里凡得琅市 453, 463
伊朗（波斯）336-52
阿巴丹 335
～巴哈伊出迎鲁特 338-39, 349
～巴哈伊遭受迫害 44, 53-54, 215-16, 251
R.A. 尼科尔森教授呼吁关注伊朗巴哈伊遭受的迫害 257
巴哈伊殉道使数个村庄获得

灵性重生 350
全世界关注巴哈伊遭受的迫害 253
布什尔 149-50
医院员工多是巴哈伊 350
鲁特乘飞机抵达～349-50
加斯里赫 - 西拉恩 339
哈马丹 339, 340
～的宗教环境更加自由 339
鲁特遭到～官员和毛拉的骚扰 336-37, 340, 341, 348, 349-50
伊斯法罕 348
卡尚 348
～巴哈伊赠送玛莎跪毯 348, 365
克尔曼沙阿 339
马什哈德，巴哈伊赠送鲁特礼物 270-71
波斯波利斯 348-49
～的原始生活状况 338, 339, 350
加兹温，鲁特造访塔希丽的故乡 339-41
库姆 347
设拉子 348, 349, 351
～的毛拉们对鲁特不满 348
锡山村 347
苏珊 · 穆迪、伊丽莎白 · 斯图尔特、克洛克博士和莉莲 · 卡佩斯居住在～268
大不里士 207, 346-47
德黑兰 342-46, 343, 345, 352
亚兹德 348
伊拉克
巴格达 334-35
巴哈伊圣地被穆斯林占据 334-35
里兹万花园 335
巴士拉 335-36
费萨尔国王接见鲁特 334
爱尔兰 32
以色列（参见“巴勒斯坦”）
意大利
布林迪西 322
热那亚 58, 59
米兰 58
那不勒斯 59
撒丁岛 59
日本 67-70, 69, 162-66, 164, 362-66, 440 *548*
亚瑟 · 加雷尔斯在～宴请鲁特 440
绫部 166
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首次出现在～69
神户 166, 440
京都 166, 440
奈良 440
大阪 166, 440
1930年鲁特拜见皇宫内务大臣，并向天皇赠送精美礼品 364-65
鲁特报导加冕仪式 70
东京
～巴哈伊中心 68
中国学生与鲁特成为朋友 164
大隈伯爵接见鲁特 70, 166
1923 年～地震 174-75
1923 年鲁特造访～163-66
1930 年鲁特造访～362-65, 363
1937 年鲁特造访～440, 441

横滨 70, 162, 163, 440
拉脱维亚
里加 272, 273, 412
立陶宛
考纳斯 272-73, 412
世界语大会在～举行 402
马来西亚（参见“新加坡”）
美索不达米亚（参见“伊拉克”）
墨西哥 139-41
瓜达拉哈拉 140
墨西哥城 139-40
奥布雷贡总统获知巴哈伊信仰 139-40
普埃布拉 140
韦拉克鲁斯 140-41
摩拉维亚（参见“捷克斯洛伐克”）
荷兰 235
海牙 252, 304
鹿特丹，鲁特换乘头等舱 279
新西兰 188, 191-93, 476
奥克兰 191, 192, 476-78, 477
鲁特在中国教堂发表演讲 477
1939 年鲁特在～受到热烈欢迎 476
惠灵顿 191, 192, 193
挪威
卑尔根 279, 410-11
～国王接见鲁特 409
奥斯陆 278, 406, 409, 411, 415
在～发表广播演讲 278, 409
鲁特在～生病 406-09
沃斯，鲁特出席和平大会 278-79
巴勒斯坦
阿卡 39, 44, 46, 47, 59, 206
海法 39, 59, 60
国际文物馆 382, 400
鲁特造访～198-99, 202-16, 208, 211, 330-32, 333
耶路撒冷 62
～省督和大穆夫提接见鲁特 329
卡尔迈勒山 39, 49, 207
巴拿马 103, 108-09
阿博都-巴哈提及～93
～巴哈伊灵曦堂 109
～附近的麻风病人隔离区 109
波斯（参见“伊朗”）
秘鲁
利马 108
菲律宾
～报纸出现巴哈伊文章 185
马尼拉
发生地震和台风 448-49
鲁特造访～448-50
波兰
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 311-12
但泽（格但斯克） 263, 268
第十九届全球世界语大会在～举行 280-82, 281
来自海法和新泽西的土壤培育纪念树 282
卢布林大学 385-86
1932 年鲁特发现～的朋友对灵性事物缺乏兴趣 385
什切青（以前德国的斯德丁） 272
华沙 312, 385
葡萄牙 260
罗马尼亚 240-47
鲁特与安德烈奥·切神父之间的

友谊 254-55
549 巴尔奇克，玛丽王后在“孤巢”接见鲁特 323-34, 325
布加勒斯特 239, 240-47, 243, 400, 413
~的政治力量 288-89
~的玛丽王后接受巴哈伊信仰 242-46
1933 年鲁特游览多瑙河 391
锡纳亚 285-86
玛丽王后在夏宫接见鲁特 285-89
俄罗斯（同见“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位于阿什哈巴德的巴哈伊灵曦堂被当局占领 282-83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收到巴哈欧拉的书简 240, 516（注释 1）
鲁特遗憾未能造访~496
1927 年鲁特未获得前往~的签证 282
苏格兰 32
巴哈伊信仰出现在世界语大会上 255
世界语大会 253-56
塞尔维亚（参见“南斯拉夫”）
新加坡 358
女子记得鲁特的~之行 448
南非 196-200
开普敦 197-98, 198
~前市长帮助鲁特 197, 223-24
德班 196-97, 198, 199-200
范妮·克诺布洛赫前往~拓荒 197-98
约翰内斯堡 199
鲁特向~的中国人发表演讲 199
比勒陀利亚 198
市长夫人拜访鲁特 199
德兰士瓦省 198
西班牙 260
马德里 58
斯里兰卡（参见“锡兰”）
斯威士兰
瓦勒拉·艾伦前往~拓荒 369
瑞典 276-78
~主教接见鲁特 276
博维肯，一名巴哈伊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部分章节译成瑞典语 278
世界语学者帮助鲁特 276
理查德·圣巴布·贝克向~国王赠送巴哈伊书籍 408
斯德哥尔摩 276-77, 403, 404, 406, 415
一位来自~的盲人将巴哈伊著作译成布莱叶盲文 277
王太子及其儿子聆听鲁特演讲 276
鲁特拜访~市长 276-77
和平社团拜访鲁特 276
在~发表广播演讲 277
全球世界语大会在~举行 402
瑞典全球世界语大会 277
乌德瓦拉 278, 280
乌普萨拉 276
瑞士
阿姆里斯维尔 306-07
伯尔尼，世界语大会举行 306
日内瓦
裁军大会在~举行 384

巴哈伊国际宗教局在～成立 216, 229-30, 230
鲁特居住在～228-35
1927 年鲁特在～居停 283-84
550 全球教育大会在～举办 316
全球世界语大会在～举办 231-33
拉绍德封 306
洛桑 229, 306
勒洛克勒 306
莫尔日 306
纳沙泰尔 306
伊沃南，鲁特拜访奥古斯特·福雷尔 307
苏黎世 234-35, 307, 316
鲁特向世界语学者发表演讲 234
叙利亚
大马士革 332-33
坦桑尼亚（参见“桑给巴尔岛”）
土耳其 322-27
阿达纳 327
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393-98, 397
巴哈欧拉关于～的警告 393
1952 年巴希叶·温克勒造访～ 396
巴哈欧拉在～曾经居住过的房子 394-95, 396-97
穆拉迪耶清真寺 395-96
苏丹萨利姆清真寺 396
安卡拉 323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 294, 295, 322-23
～的影响力逐渐衰落 322
鲁特拜见～外交部长 323
在～遇到签证和警察刁难的麻烦 326
乌拉圭
蒙得维的亚 100-01
越南（以前的法属印度支那）
西贡 184
～市长允许鲁特举行讲座 184
南斯拉夫（塞尔维亚）
亚历山大国王遇刺 404
贝尔格莱德 238, 296-98, 392
德拉加·伊里奇翻译《巴哈欧拉与新纪元》 390, 391
保罗王子和奥尔加王妃接见鲁特 297, 390, 413
保罗王子向鲁特引荐波波维茨教授 297
罗马尼亚玛丽王后及其子女在～接见鲁特 296-97
鲁特和德拉加共同翻译《隐言经》 401
杜布罗夫尼克 318
玛尔齐耶·卡朋特与鲁特一起遍游～，发表演讲 390
萨格勒布 298
桑给巴尔岛
～苏丹受赠巴哈伊书籍 201

551

总索引

阿博都-巴哈 211-12
  安德鲁·卡内基接受～的拜访 52
  鼓励巴哈伊学习世界语 82
  离世 142-43
  对～的描述和赞美
    来自《纽约晚邮报》50-51
    来自鲁特 143
  玛莎·鲁特
    为阿博都-巴哈托运黄金 59
    阿博都-巴哈对～南美之行的答复 111-12
    与阿博都-巴哈的亲密关系 207, 209
    阿博都-巴哈鼓励～旅行和传导 87-88
    喜欢会见那些见过阿博都-巴哈的人，在祂演讲过的地方演讲 235
    赠送阿博都-巴哈的照片 97
    以阿博都-巴哈的生活为榜样 226
    对阿博都-巴哈美国之行的反应 49, 51, 52-54
    1915 年～无法拜访阿博都-巴哈
  在巴勒斯坦 46, 47
    战争期间的慈善之举 59, 60, 214
    因慈善工作获封骑士称号 60
    指示巴哈伊离开巴勒斯坦 59
    不畏海法的危险 60
  预言中国巴哈伊会将信仰带给同胞 362
  旅行范围
    美国 49-54
    新罕布什尔州都柏林 375
    埃及和欧洲 50
    匹兹堡 51-52
    西恩格尔伍德的团结之宴 53, 88, 89
  著作与书简
    邓恩一家受到～的鼓舞 187-88
    鲁特受到～的鼓舞 88, 110, 157, 167, 494-95
    《神圣计划书简集》 76-77, 88, 110, 157, 495, 503（注释 7）
  苏丹阿卜杜勒-哈米 49
阿格纽，亚瑟 42
艾顿，戈尔·雅甘内基 455-56
阿尔巴号轮船 88, 90-94, 96, 100
亚历山大，阿格尼丝 67-69, 68, 69, 82-83, 145, 158, 222, 363
  因鲁特欲联络日本皇宫内务大臣而略显尴尬 364
  精通世界语 82, 163
  经历 1923 年日本地震 174-75
  学习布莱叶盲文 163
  朝圣 440
  前往中国探访鲁特 175-78, 362
亚历山大沙皇（俄国）240, 516（注释 1）
亚历山大国王（南斯拉夫） 404

552

亚历山大，玛丽 176
阿里，阿巴斯 66
艾伦，瓦勒拉 369
联盟学院 499（注释 5）
  乔治·拉蒂默在～发表演讲 131
  鲁特在～发表演讲 372
  鲁特在～教书 75
阿里奥夫妇 26
阿方索十三世（西班牙国王） 260
奥波尼伯爵 248
阿尔法王子 253
阿姆斯特朗，利奥诺·霍尔萨普尔 127
阿伦森，亚历克斯 457-58
汽车 23-25
  很难驾驶 30-32
  戈登·贝内特国际汽车大奖赛 32
  玛莎·鲁特
    迷醉于汽车 23-24
    1902 年乘坐汽车抵达剑桥斯普林斯 30-32
  纽约市至布法罗城汽车耐力测试 24
  在巴黎 27
    车队从巴黎驶往尼斯 27
    巴黎至凡尔赛测速试验 3, 28-29

巴孛 43-44
  宣示使命 348
    与人类发送第一封电报同日 81
  鲁特拜访～的故居 348, 349
  在大不里士殉道 346-47
  ～陵殿 208
    遗骨埋葬于～49, 207
    鲁特对～的印象 208-09
巴宾格尔，弗朗茨 310-11
巴格达迪，齐亚 132-33
巴哈伊全国大会
    1909 年 49
    1910 年 49
    1917 年 76-77, 78
    1918 年 84-85
    1919 年 88
  1921 年 127
    鲁特在～发表演讲 129-30
  1922 年 145-46
    鲁特在～发表演讲 145
  1931 年 371, 372
巴哈伊信仰 42-47（同见“阿博都–巴哈”“巴孛”“巴哈伊全国大会”“巴哈伊灵曦堂”“巴哈欧拉”“巴希叶·哈努姆”“巴哈伊圣地朝圣”“守基·阿芬第”）
  缅甸巴哈伊村（昆千贡）358
  美国首次提及～46
  美国巴哈伊出现意见不合 84-85
  巴哈伊在伊朗遭受迫害 44, 53-54, 215-216, 251
    瓦尔加一家殉道 53-54
    R.A. 尼科尔森关注～256-257
    全世界关注～253
  关于～的蓝色小册子 77, 78
    布莱叶盲文版本的～277
    保加利亚文版本的～189
    中文版本的～158, 178
    捷克语版本的～251, 302
    法文版本的～289
    希腊语版本的～289
    日文版本的～161

葡萄牙文版本的～99, 100
罗马尼亚文版本的～288
俄文版本的～181
塞尔维亚文版本的～289
西班牙文版本的～99
～的发展
巴哈伊国际宗教局在瑞士成立 216
梦见圣道取得卓越进步 261
守基·阿芬第掌管教务 203-04
国际文物馆 382, 400
～遭遇敌对势力
在剑桥斯普林斯 74-75
在欧洲 415
在德国 265, 415
鲁特巧妙应对 49, 457, 458
东京警察 165-66
考尔斯牧师关于～的诗 134-35
鲁特撰写关于～的新闻样稿 80
～的教义与伊斯兰教并无冲突 336
～团结的作用 43, 71, 86, 145-46
巴哈伊灵曦堂
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 282-83
巴拿马 109
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市 51, 52, 76, 81, 89, 428
变卖玛丽王后赠送的胸针以资助建造～400
伊朗巴哈伊知道～正在修建 344-46
～的模型在中国引众人兴趣 178-79
鲁特担任穿衣委员会主席为～筹集资金 125-28
鲁特参观～427-28, 428
巴哈欧拉 44, 203, 209, 211
在阿德里安堡 393, 397-98
祂居住过的房子 394-95, 396-97
穆拉迪耶清真寺 395-96
一百周年诞辰 79
在里兹万花园宣示 335
遭受囚禁
在君士坦丁堡 322
在德黑兰 44, 342
遗物
细绳，由鲁特赠送给巴希叶·温克勒 382
一缕头发和一份书简，赠予鲁特 270-71
巴哈欧拉的著作
关于巴哈伊圣地遭他人占据的预言 335
鲁特阅读《巴哈欧拉圣作选粹》 413
《隐言经》译成塞尔维亚语 401
《笃信经》译成捷克语 413
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书简 240, 516（注释 1）
在巴格达启示多份书简 335
《七谷经》 242, 516（注释 3）
《艾哈迈德书简》 315, 377, 523（注释 15）
关于阿德里安堡的警戒 393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参见“约翰·E. 埃斯尔蒙特”）
巴希叶·哈努姆
离世 386-87
生平 203

鲁特
在澳大利亚收到巴希叶·哈努姆的电报 191
554 在上海收到巴希叶·哈努姆的电报 181
收到巴希叶·哈努姆赠送的念珠 213
拜访巴希叶·哈努姆 211-14, 212, 331
贝利, 艾拉 414
贝克, 多萝西·比彻 423, 424, 425-26, 425, 458
贝克, 埃菲 188, 189, 191, 193, 196, 206
贝克, 弗兰克 424
贝克, 理查德·圣巴布 407-09
巴赫蒂亚里, 伊斯凡迪亚 355-56, 355, 453, 457, 465
鲍德温, 凯瑟琳 366, 439
照顾患病临终期的鲁特 482, 483, 484-85, 486
为鲁特提供墓地 495
巴尔拉纳德号轮船 196-97
鲍德温, 查尔斯 231
贝德基安, 维多利亚 127
贝奈斯, 爱德华 269, 299, 414, 415
伯格, 哈特·O. 28, 29
卑尔根海湾号轮船 415, 416
伯恩哈特, 莎拉 27
贝, 托伊菲克·鲁什迪 323
大本（参见“关于巴哈伊信仰的蓝色小册子”）
伯查德, 詹姆斯 6
伯查德家族 4
布洛姆菲尔德夫人 255, 257
赠送鲁特便携式厨具 433
蓝色小册子（参见“巴哈伊信仰”）
博尔斯, J. 鲁-安吉兹 415
博尔顿, 玛丽埃特 477-79, 481
博尔顿, 斯坦利 474-75, 474
陪同鲁特到夏威夷 477-79
鲍里斯二世（保加利亚国王） 247, 293
博伊尔夫人 128
印度教改良派组织梵 356, 357, 457
布莱叶盲文
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学习 ~ 163
巴哈伊书籍译成 ~ 255, 277
布朗主教 79
布朗, 约翰 9
布依凯玛, 加特鲁德 42
布尔加科夫, 瓦连京 252
布特, 弗兰克 17
布特, 露西（参见“斯蒂夫家族”“露西·布特”）
布特, 莫尔 17-18, 39
巴特勒, 尼古拉斯·默里 373

甘菲尔德, 罗伊和露丝 370-71
露丝热情对待鲁特 76, 370
卡尔松市长 422
卡内基, 安德鲁 20, 21, 22, 52
卡朋特, 霍华德和玛尔齐耶夫妇 389-90
霍华德去世 413-14
塞德里克号轮船 32, 50, 500（注释 20）
凯尔特号轮船 54
查帕里, 伊雷福 391
沙拉奥维, 霍达 328

蔡斯，桑顿 42, 46
～的正直与诚实 47
～的朝圣经历 46-47
切，安德烈奥神父 254-55, 312
陈，P.W. 175-76
剑桥斯普林斯举办象棋锦标赛 10
钱用和 177
儿童
缅甸开办～班 452
鲁特对～的爱 173, 297, 452, 455-56
基督 43, 45, 74, 401
马萨里克总统在书中写道：～选择远离政治 298
彻奇，苏珊娜（参见“鲁特，苏珊·彻奇”）
卡拉克，伊迪丝 432
克洛克博士 268
科尔斯，克劳迪娅 85, 254
科尔先生 366
柯林斯，阿梅莉亚 429, 430, 531（注释 19）
科利森，玛丽 373
全球社团联合大会 279, 280
库克，C. 李 124
库珀，艾拉·古多尔 47, 115, 148, 225, 233-34, 233, 244, 248
赠送鲁特衣物 275, 386
库珀，约翰 282
牛仔们 138-39
克雷文，约翰 257, 518（注释 5）
卡尔弗，朱莉娅 231, 254, 282, 327
资助世界语大会的巴哈伊会议 280
为鲁特提供一名秘书 254, 301
鲁特在德国拜访～260-62

达尔，乔伊斯 432, 434
达尔，阿道夫夫妇
鲁特在挪威拜访～的亲戚 278
鲁特关于死后生命的演讲 477
德布斯，尤金 128, 133, 137, 229, 507（注释 18），508（注释 2）
获哈丁总统特赦 144
邓宸铭 176
创办巴哈伊大学 185, 194
德瓦里斯，狄奥尼西奥斯 401 402
德伊夫林，弗雷德里克 71
迪特尔勒博士 264
道奇，默特尔 432
道尔，亚瑟·柯南爵士 256
德雷富斯–巴尼，伊波利特和劳拉夫妇 256, 283
邓恩，海德和克莱拉夫妇 186, 187-88, 188, 189, 196
鲁特赞扬～194-95

埃希特纳，乌克 251, 269
伊利亚 207
埃尔斯沃思，安妮 81, 503（注释 14）
埃里克松夫人 278
爱罗先珂 165
世界语（同见“柴门霍夫 拉扎鲁·路德维克”）
巴哈伊向加拿大世界语学者发表演讲 124
世界语会议和代表大会
巴哈伊信仰出席～231-33, 255-56, 264-65, 268-69, 277,

304, 384-85
1933 年保加利亚代表大会 391
1932 年捷克会议 384-85
会议组织者与巴哈伊意见不合 305-06
苏格兰爱丁堡代表大会 253-56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代表大会 304
立陶宛考纳斯代表大会 400
布拉格和平大会 263, 264, 268-69
瑞典代表大会 277
第 17 届日内瓦全球大会 231-33
第 19 届但泽全球大会 280-82, 281
第 20 届安特卫普全球大会 304-06, 305
第 24 届巴黎全球大会 386
556 第 26 届斯德哥尔摩全球大会 402
埃斯尔蒙特医生的～非常流利 214
首本～巴哈伊信仰册子问世 316
维也纳～博物馆开幕 316
鲁特感谢世界语学者 273
鲁特～的流利程度及使用 81-83, 214, 230, 274
与莉迪娅·柴门霍夫密集学习～249, 250
通过～初级和高级考试 277
鼓励其他人使用～440
获得～教学资格证书 296
守基·阿芬第鼓励鲁特使用～215
鲁特与世界语学者工作并向他们发表演讲
在澳大利亚 189
在波罗的海国家 272-73
在巴西 98
在保加利亚 291, 292
在中国 176, 178
在捷克斯洛伐克 385
在丹麦 267
在英国 257
在芬兰 275
在德国 264-65, 308
在日本 163, 166, 440
在拉脱维亚 273
在立陶宛 272-73
在纽约市 377
在新西兰 193
在挪威 278
在波兰 272, 385
在南非 199
在瑞典 276
在瑞士 230-33, 234, 306
～的结构
“西奥”游戏学习～82
～的基本原理 82
埃斯尔蒙特，约翰·E. 210, 215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214, 241, 242, 252, 260, 276
～的译本 404, 415
中文译本 362
捷克语译本 384, 386
世界语译本 312
希腊语译本 392, 401
匈牙利语译本 390, 391
挪威语译本 406, 409, 410

罗马尼亚语译本 400
塞尔维亚语译本 390, 401
瑞典语译本 278, 407
～说世界语 214
帮助鲁特将巴哈伊册子译成世界语 316
埃斯蒂，弗朗西丝 423
姚黛丝公主（保加利亚） 247, 293
欧罗巴号汽轮 382-84

法迪勒-马赞达拉尼，吉纳卜 116-19, 121, 124, 125
费萨尔国王（伊拉克） 334
法拉吉朱拉，巴希亚（罗伯特·久利克夫人） 328
费迪南德国王（罗马尼亚） 240, 285, 286
芬奇，艾达
描述日本地震 174
赶往中国 169
从日本返回美国 175
菲廷，芭芭拉 125
福雷尔，奥古斯特
发电报祝贺世界语大会在苏格兰召开 256
鲁特拜访～307
贝尔格莱德的两名教授是～的朋友 298
福斯达，K.M. 454-55, 454
福斯达，希琳 454-55, 454, 456, 460, 462
弗洛姆，亨丽埃特 480-81, 482, 485, 486
弗罗斯特 C.P. 140
富田先生 69, 69

盖尔，玛尔齐耶（参见“卡朋特，霍华德和玛尔齐耶夫妇”）
圣雄甘地 353, 451
鲁特向～赠送巴哈伊书籍 354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影响～457
加雷尔斯，亚瑟 59, 440
乔治二世（希腊国王） 413
格青杰，卢阿 59, 95, 504（注释 17）
古多尔，艾拉（见“库珀，艾拉”）
古多尔，海伦 47-48, 71
鲁特梦见～148-49
古尔利先生 448
格雷，D.H. 9
格林埃克巴哈伊夏令学校，鲁特欣喜拜访 149, 150, 376, 417, 418
格雷戈里，路易斯 138, 160, 372, 375, 380
协助筹划种族亲善大会 128
格雷戈里，路易丝 251, 257, 300
受邀参观捷克国会大厦 299
圣护（参见“守基·阿芬第”）
久利克，罗伯特夫人（巴希亚·法拉吉朱拉） 328
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太子（瑞典） 276

哈肯国王（挪威） 409
海尼施，玛丽安娜 236
豪尔，艾伯特 80-81
哈梅克，爱德华 30
圣辅 425, 490, 493-94, 531（注释 19），533（注释 3）
黑尼，玛丽亚姆 128

汉科 D.J. 125
汉纳，埃塞尔 48
汉嫩，约瑟夫 79
哈特，南希（参见“鲁特 南希·哈特”）
哈特，西德尼 14-15, 153, 226, 450, 484
海达尔-阿里，米尔扎 145
黑兹尔，约翰大法官 24
亨德森，乔治 138
埃雷拉，卡洛斯 141-42
赫里格尔夫妇 265
印度教 357
N.R. 瓦基勒是首位成为巴哈伊的印度教教徒 458
希特勒，阿道夫 265
霍格，爱蒙吉恩 260-61
霍夫曼，玛丽昂·霍利 432-33
霍利，霍勒斯 125, 375, 417
霍利，玛丽昂（见“霍夫曼 玛丽昂·霍利”）
霍尔萨普尔，利奥诺（见“阿姆斯特朗，利奥诺·霍尔萨普尔”）
胡佛，赫伯特总统 379, 528（注释 14）
哈伯德，阿尔伯特 32
休姆，罗伯特 373, 420
赫梅尔，亚瑟 373
侯赛因，穆拉 348
侯赛因，赛义德 347

伊莱亚娜公主（罗马尼亚，后来的奥地利大公夫人）246, 288, 289, 296, 297, 323-34, 386, 414, 520（注释 12）
～对鲁特的描述 496
伊里奇，德拉加 390, 391, 401, 413
约阿斯，门罗 427, 429
以赛亚 207
伊塔布希号轮船 95-96 *558*
伊塔苏西号轮船 98

杰克，玛丽昂 252, 394, 397
陪同鲁特去阿德里安堡 394
描绘巴哈欧拉故居图 397
与鲁特在保加利亚共同工作 399, 413
贾迈勒·帕夏 60
贾瓦德，赛义德 63
鲁特采访犹太难民 61-62
吉纳卜-法迪勒（参见“法迪勒-马赞达拉尼 吉纳卜”）
琼森，埃纳尔 410
乔丹，大卫·斯塔尔 368

加贺丸号轮船 160-62
卡佩斯，莉莲 268
哈德姆，齐克鲁拉 335
汗，萨姆 346, 347
科索洛夫，梅尔万 63, 253-54
金，乔治娅 23, 499（注释 6）
金尼，卡丽·瓦法 114-15
克利姆克，恩斯特 281-82, 312
克诺布洛赫，范妮 197-98, 198

世界通用语（同见“世界语”）
沃拉普克语 81
兰斯特芬号轮船 201-02, 206
拉尔森，尼尔斯 482-83
拉蒂默，乔治 131, 158

拉蒂默 , 鲁哈尼 159, 268, 275
国际联盟 283, 284, 299, 411
  鲁特向 ~ 委员会发表演讲 257
  支持巴哈伊收回巴哈欧拉在巴格达的房子 335
李 , 莉娜 275
赖伊 , 特吕弗格 411
关于死后的生命，鲁特演讲主题 477
林德哈根市长 276-77, 422
利特 , 玛丽昂 376, 416, 420
小本（参见“巴哈伊信仰 / 关于 ~ 的蓝色小册子”）
洛根博士 152, 371
洛雷斯坦号轮船 184
伦特 , 艾尔弗雷德 · E. 125, 140, 375

麦凯，多丽丝 377-78, 380, 416, 422, 423, 424
麦凯 , 威拉德 377, 380
  与路易斯 · 格雷戈里美国南部之行 380
麦金利 , 威廉总统 24
贝拿勒斯王公 357
马尤尔巴尼王公 357-58
帕蒂亚拉邦王公 356
马哈茂德扎德 , 巴迪乌拉 282
玛丽王后（罗马尼亚） 240-47, 241
  承认巴哈伊信仰 242, 244-45
  撰写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 244-45, 286, 287
  离世 472
  丈夫去世 285, 286
  思想比许多臣民更加开明 247
  鲁特收到 ~ 赠送的礼物 400
  鲁特向 ~ 赠送礼物 241-42, 243-44
  一缕巴哈欧拉的头发和一份祂的书简 270, 288
  鲁特与 ~ 的会面和交流
    1926 年拜访玛丽王后 242-46
    1927 年在夏宫拜访玛丽王后 285-89
    1928 年在南斯拉夫拜访玛丽王后 296-97
    1929 年在“孤巢”拜访玛丽王后 323-34
    1932 年在维也纳附近拜访玛丽王后 386
    1934 年拜访玛丽王后 400
    1936 年拜访玛丽王后 413
    向剑桥斯普林斯居民讲述拜访玛丽王后的故事 244
  造访美国 287
玛丽王后（南斯拉夫） 386
马里波萨号轮船 477-81
马歇尔 , 露西 282, 431, 433, 434
马萨里克 , 爱丽丝 300
马萨里克 , 托马斯 · 加里戈总统 250, 299-300, 413
  鲁特会见 ~ 298-99
  ~ 为《巴哈欧拉与新纪元》捷克语译本题词 386
迈什里古 - 埃兹卡尔（见“巴哈伊灵曦堂”）
增岛 , R. 博士 364-65
  在常青屋发表演讲 376
马修斯 , 卢利 77-79, 420-21
麦克斯韦尔 , 玛丽（鲁希叶 · 哈努姆） 430
麦克斯韦尔 , 梅 · 鲍尔斯 121-23,

122, 220, 430
鲁特获～赞扬 124-25
1932 年鲁特拜访～381-82
麦克斯韦尔，萨瑟兰 381, 430
米尔斯，芒福特 144, 253, 283, 384, 416
建议鲁特休息 423
负责监督鲁特的健康和活动 417
与鲁特一起在英格兰工作 256-57
米尔特，约翰 426
米特沃奇教授 309
莫菲特，夏洛特 476
莫利纽克斯医生 482, 483
穆迪，苏珊 268, 246
摩根，安吉拉 427
莫顿，詹姆斯 374
摩西 201
莫塔海德，拉菲和米尔德丽德～的公司派秘书帮助鲁特书写信函 416
莫德拉，帕芙拉 386, 389
卡尔迈勒山 207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 328
摩诃契莱格·阿尔德贝特 232
穆尼丽·哈努姆 330
芒斯夫，梅贺朗吉兹 224, 459-60
穆特尔，伊丽莎白·尤泰 481, 482

奈杜医生 354 355
奈杜，萨罗吉尼 353, 354, 453
尼科尔森，R.A. 256-57
野间先生 363
诺斯，凯瑟琳 229

奥布雷贡，阿尔瓦罗总统 139-40
大隈首相 70, 166
奥尔加王妃（南斯拉夫） 297, 391, 413
奥尔斯梵格，伊曼纽尔 255
奥特莱，保罗 280
乌斯库利先生 362, 444, 446-47, 456

巴列维，礼萨·汗（伊朗沙阿）344
鲍先生 175
帕克，爱丽丝 377
帕森斯，阿格尼丝 76, 79, 80, 129, 319
阿博都-巴哈授予～“努尔”称号 129
～去世 400
协助筹备种族亲善大会 120-23, 128
玛莎·鲁特
请求帕森斯为父亲祈祷 131
收到帕森斯寄送的钱 124, 399
帕森斯强求阿博都-巴哈为～的健康祈祷 399-400
在新罕布什尔州拜访帕森斯 374-75 560
保罗王子 297, 404, 413
圣徒保罗 401
和平
1932 年日内瓦裁军大会 384
爱德华·贝奈斯关于～的言论 414
马萨里克总统关于～的论述 299
鲁特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可以引领世界走向～411
佩勒姆，加布丽埃勒 128
彼特王太子（南斯拉夫） 297, 404
巴哈伊圣地朝圣 46

阿格尼丝 · 亚历山大 440
科琳娜 · 特鲁 206
埃菲 · 贝克 206
艾拉 · 古多尔 · 库珀 47
海伦 · 古多尔 47
玛莎 · 鲁特（1927 年） 198-99, 206-16
玛莎 · 鲁特（1929 年） 330-32, 333
罗伊 · 威廉及其母亲 46-47
桑顿 · 蔡斯 46-47
平科特小姐 254
波林格尔 , 弗朗茨 236, 389, 414
波波维茨 , 波格丹 297, 298, 390
种族偏见带来的威胁 133
杰弗逊总统号轮船 445, 447-48
皮尔斯总统号轮船 450-51

拉巴尼 , 鲁希叶（玛丽 · 麦克斯韦尔） 430
种族亲善大会
第一届 120, 123, 124, 128
筹备期间出现误会 120-23
成功举办 132
筹备在克利夫兰举办～135
种族团结
鲁特在匹兹堡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就～发表演讲 377-78
在西雅图 160
威拉德 · 麦凯和路易斯 · 格雷戈里一起开始美国南部巡游 380
劳迪奇 , 斯蒂芬 298
拉法特 , Y.A. 332-33, 334, 352
兰德尔 , 哈里 · （威廉 · H.）117
去世 313
遭遇经济困难 302
玛莎 · 鲁特与～之间的友谊 76, 77-79, 118-19
鲁特赠送礼物给～的女儿以示敬意 382
向阿根廷寄送传导册子 100
与吉纳卜–法迪勒一起旅行 116-19
就世界问题的灵性解决之道发表演讲 118
捐资修建西方朝圣者之家 207, 330-31
兰德尔 , 玛格丽特（参见“温克勒 , 玛格丽特 · 巴希叶 · 兰德尔”）
兰德尔 , 露丝（哈里夫人） 77, 79
兰德尔 , 威廉（巴哈伊） 77
兰德尔 , 威廉 · 亨利（参见“兰德尔 , 哈里”）
鲁哈尼 , H.S. 穆罕默德 306
赖因克 , 安娜 138, 139
雷维尔 , 杰西 268
里维拉 , 普里莫 · 德将军 260
罗杰斯 , 欧内斯特 · A. 255
罗默 , 哈里和安妮 253, 264, 265-66, 269
罗斯福 , 西奥多总统 5, 10
鲁特 , 安娜（克劳德的女儿） 76, 152, 369, 431
鲁特 , 克拉伦斯（哥哥） 7, 14, 17
离世 409
处理父亲地产时表现出不诚实 151-53
帮忙照顾父亲 133
1931 年玛莎 · 鲁特探望～370
鲁特 , 克劳德（哥哥） 7, 14, 17

帮忙照顾父亲 133
照顾生病的玛莎·鲁特 152
鲁特在俄勒冈州看望～ 369-70, 431
鲁特，丹尼尔（伯祖父） 4, 5-6, 36
鲁特，伊莱休 5, 93, 124, 165
主持西奥多·罗斯福接任威廉·麦金利总统的就职仪式 24
鲁特，露西（姑姑） 7, 36, 120, 150
鲁特，玛莎
阿博都-巴哈和～（参见“阿博都-巴哈”）
～的祖先 4-8
～的外表 13, 58, 130, 219-25, 378, 420-21
六十四岁时 433
1932 年在布拉格时的服装 388
迷人照 223, 223
剪短发 222-23, 223
缺乏时尚洞察力 219-22
朋友赠送的大量衣物 219-20, 225-26, 275, 386, 388
灵性气质掩盖平平外表 183, 221, 328, 369, 378, 380-81, 430
演讲风格 183
公众演讲时喜欢穿白色衣服 130
年度会议中承担的巴哈伊行政职责 49, 73-74, 76, 145
巴哈伊灵曦堂创意委员会主席 125-28
种族亲善大会 120-23, 128
巴哈伊信仰
接受～ 42
在《匹兹堡邮报》上发表关于～的文章 43-45, 48
献身～ 4, 87, 293-95
首次听说～ 39-41
鼓励朋友们服务巴哈欧拉 294-95
探究～ 41-46
准备撰写关于～的小册子 134
亲戚对～的反应 49, 74-75, 76, 370-71
就如何宣传～提出建议 80
每周在皮特堡酒店举行聚会 72
巴希叶·哈努姆（参见“巴希叶·哈努姆”）
出生 7
剑桥斯普林斯
位于～的家 7-8, 8, 17, 18, 83
1904 年在～就如何改善城镇发表演讲 35-36
巴哈伊演讲在～遭反对 74-75, 147-49
父亲去世后准备离开～ 151-53
玛莎·鲁特与～居民的关系 4, 19-20, 74-76, 136, 144, 146-49
母亲去世后重返～ 73, 83-84
南美之行让鲁特在～名声大震 113-14
在～的主日学校教书 74
1936 年造访～ 416-17, 321-22
性格 34
敢于冒险 3-4, 17
一种难以言语的品质让他们愿意帮助她 97, 101, 103-04,

292, 297, 378
喜欢旅行 14, 17
思想开明 440
努力创造和平 84-86
忠诚宣誓的严肃性 320
道德标准高且受欢迎 92
喜欢读书和写作胜于家务活 14
启示和动机皆纯洁 183
浪漫依恋 19, 25, 34, 35
幽默感 146, 368
巧妙处理巴哈伊信仰遭到的反对行为 49, 454, 457
晚年变得胆小 29, 32, 432
慈善行为和礼物赠送
致剑桥斯普林斯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 83
效仿阿博都-巴哈 90, 226
为剑桥斯普林斯一位穷困潦倒的男子筹钱 135-36
赠送巴希叶·温克勒一根巴哈欧拉曾戴过的细绳 382
致阿巴斯·阿里的家人的礼物 66
致日本天皇的礼物 365
致中国妇女的礼物 443
致家乡亲人和朋友的礼物 217, 235
致巴拿马附近的麻风病人隔离区的礼物 109
一位巴哈伊不赞成向鲁特赠送某件礼物 331
致一位途经南美洲的乘客的礼物 196
致罗马尼亚玛丽王后的礼物 241-42, 243-44, 270, 288
童年 7-8, 8, 10-11
与父亲的关系 4, 11, 13, 15
尼亚加拉大瀑布之游 14
孩子们喜欢～173, 297, 452, 455-56
信函与交流 72, 73, 145
南美之行见闻录发往全世界 114-15
通讯簿失而复得 449, 456
通过美国领事馆寄送邮件 206
～数量之巨让范妮·克诺布洛赫震惊 197-98
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邮寄给数百人 48
请求巴哈伊“认领”一些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朋友做笔友 142
鼓励巴哈伊去中国 171-72
无法及时处理～191
以巴哈伊身份写下的第一封信 47-48
致亲人和朋友的最后一封信 485
使用信件和电报的频率高于电话 79-80
致信名人，询问他们对巴哈伊信仰的看法 134
为全世界的巴哈伊牵线 48, 291
朱莉娅·卡尔弗提供一名秘书 254
拉菲和米尔德丽德·莫塔海德夫妇的公司提供一名秘书 416

与南美居民的交流 111
离世 486
563 一个月前刚过生日 484
凯瑟琳·鲍德温提供墓地 495
葬礼由自己出资 495
夏威夷是一片合适的安息地 491
临终前订立遗嘱 484
关于鲁特的描述与赞美 3-4, 34
来自阿格尼丝·亚历山大 82-83
来自澳大利亚报社记者 189-90
来自阿齐兹·亚兹迪 328-29
来自《剑桥斯普林斯企业》 35
来自儿时的女性朋友 13-14
来自浦那的一所学院 533（注释 10）
来自多丽丝·麦凯 380
来自多萝西·贝克 425-26
来自范妮·克诺布洛赫 197
来自一位法国人 100
来自《香港电讯报》 182
来自罗娜·塔斯克 380-81
来自路易斯·格雷戈里 372
来自玛丽亚姆·黑尼 494, 536（注释 6）
来自玛丽昂·霍利·霍夫曼 432-33
来自梅·麦克斯韦尔 124-25
来自梅贺朗吉兹·芒斯夫 459-60
来自梅尔万·科索洛夫 63
来自印度和缅甸总灵理会 470
来自《匹兹堡星期日邮报》 73
死后被追授圣辅称号 4, 490, 493-94
来自伊莱亚娜公主 496
雅甘内基先生设立奖学金以纪念鲁特 456
来自守基·阿芬第 284, 404, 405, 470, 488, 490, 492-94
来自德黑兰灵理会 352
来自鸟居次郎 366
来自瓦勒拉·艾伦 369
来自弗吉尼亚·奥本松 430-31
来自 Y.A. 拉法特 352
教育经历
高中 14
大学 14-16, 15
工作履历（同见下面的“报刊杂志工作”）
出色的演讲家 19
尤宁城高中教师和校长 17-18
联盟学院教师 75
卡内基理工学院教师 72
中国世界语学校教师 174
世界语（参见“世界语”）
鲁特的父亲 [参见“鲁特 , 提摩太·T.（T.T.）”]
经济状况 225-26, 237, 326-27, 495
偶尔变卖随身物品换取钱财 158, 186-87, 271
传导旅行过程中非常节俭 128, 160, 226-27, 327, 328-29
旅行开销越来越大 327
经常资金不足 280, 315, 324-26, 449-50
父亲的遗产 153 553
以备不时之需的钱袋 225

来自阿格尼丝·帕森斯的资助 225
来自罗伊·威廉的资助 226, 315, 324-25
偿还罗伊·威廉的钱 226, 326
564 来自西格弗里德·朔普夫洛赫尔的资助 217
印度和缅甸总灵理会补贴传导开销 451-52
守基·阿芬第将售卖翻译书籍的收益送给鲁特 404
以皮大衣支付译者费用 413
哈里·兰德尔和~(参见“兰德尔，哈里”)
鲁特的健康
阿博都–巴哈为~提建议 53
阿博都–巴哈对~的期望 371
阿格尼丝·帕森斯请求阿博都–巴哈为~祈祷 135
约翰内斯堡的海拔影响~199
脊椎指压按摩疗法 422, 474-75
讲述如何应对身体疼痛 403, 424
旅行过程中的饮食 307, 322-23
不喜欢看医生 34, 418-19, 474
埃斯尔蒙特医生担忧~215
艾拉·库珀担忧~233-34, 261-62
斋戒 202
1928 年在瑞士~出现好转 307
朱莉娅·卡尔弗观察~307
鲁特很少在乎自己的身体 459
疟疾 201
在德国体检 261
疼痛、疾病和疲劳 90, 107, 135, 172, 178, 180-81, 191, 233-34, 248, 252, 280, 301, 325, 371, 373, 387, 401, 406-09, 410, 412, 423, 468
很少休息，除非疾病缠身 152, 160-61, 180, 261-62
1936 年休息 416-18
守基·阿芬第要求委员会观察~330
手术致使鲁特无法生育 34
喜欢温暖天气 128, 358
暮年的身体状况 480-86
在新西兰的第一天卧床不起 476
疼痛不断 472, 478-79
博尔顿医生夫妇陪鲁特前往夏威夷 477-79
莫利纽克斯医生确诊鲁特患癌症 482
希望守基·阿芬第不要知道她的病情 482
坚持自己支付医疗费用 484
利用吗啡镇痛 483
因病重新安排火奴鲁鲁的工作 480-81
临终前数日处于半清醒状态 484
在悉尼出现轻微心脏病 476
语言能力和语言学习(同见“世界语”) 565
鼓励巴哈伊学习其他语言 108
汉语 168, 169, 178
法语 98, 99

日语 162
西班牙语 108, 111, 139
在大学期间学习多种语言 15
行李 416, 433
罗伊·威廉赠送的行李包 433
随身携带大量巴哈伊书籍 283, 433, 465
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赠送的可携式厨具 433
各种书籍 128, 277
婚姻会分散～的精力 419
名字从“玛蒂”改为“玛莎” 16
报刊杂志事业 3-4, 32-34, 39, 360-61, 463（以下按时间顺序记录鲁特的工作履历）
《匹兹堡快报》 19, 20, 22, 23, 39
《匹兹堡编年电讯》社会版块编辑 20
《匹兹堡新闻》女性版块编辑 22-23
《匹兹堡生活索引》23, 29-30, 32
《匹兹堡生活索引》汽车版块编辑 23-25
《匹兹堡生活索引》海外通讯员 25-29
《匹兹堡公报》 32, 35
《匹兹堡邮报》 39
报道曼德勒闺房生活 64
日本天皇加冕仪式独家报道 70
北京报业联盟的一家中英报纸 169-71
《上海时报》 179
护照和签证 58, 137, 157-58, 294, 317, 318, 326
照片 487, 488, 489, 490
澳大利亚 187, 190, 223, 474
比利时 305
中国 442
捷克斯洛伐克 251
希腊 402
印度 454, 461, 467, 468, 469, 490
伊朗 340, 345, 349, 351
日本 69, 164, 363, 441
缅因州 417
新泽西州 375
新西兰 192, 477
挪威 411
奥伯林学院 15
巴勒斯坦 211
护照 318
波兰 281
南非 198
南美洲 105
瑞典 403
瑞士 230
土耳其 397
南斯拉夫 391, 392
广播演讲
澳大利亚 189-90, 473, 475
奥地利 389
锡兰 455
芝加哥 371
捷克斯洛伐克 388
首次～189
英国 259
德国 304
夏威夷 366
冰岛 410

印度 455
纽约州詹姆斯敦 422
日本 364
新罕布什尔州基恩 375
566 借助郁金香争取到在蒙特利尔市演讲机会 381
纽约市 376, 377
挪威 278, 279, 409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378
南非 198, 199, 200
瑞典 277
罗伊和～（参见“威廉罗伊”）
守基·阿芬第和～（参见“守基·阿芬第”）
灵性生活 127
渴望下一个世界 259
在剑桥斯普林斯遭遇反对时备感与巴哈欧拉的亲近 147-48
在灵性层面与他人交流 378
临终前 484, 485
每一分钟属于上帝 421
拜访巴哈欧拉流放过的城市，深受感动 294-95
传导旅行中祈祷和聆听指引 236
1939 年在新西兰祈祷援助 476
为眼部感染男子祈祷 348
在孟买为某男子的母亲祈祷 459-60
在阿德里安堡的清真寺祈祷 395-96
预感父亲离世 150
朝圣期间的灵性感受 208-09
灵性云雀 164, 421
经常诵读《海卡尔书简》 84-85
来到新城市诵读《艾哈迈德书简》 377
在墨西哥梦见阿博都-巴哈的确信 140-41
梦见巴哈欧拉说祂会保护她 348
梦见哈里·兰德尔和巴哈欧拉 313
梦见海伦·古多尔 149-49
梦见威廉夫人 423
梦见巴哈伊信仰取得进步以及自己的母亲 261
玛莎·鲁特造访印度北部时天气突变 460
传导旅行（参见“鲁特，玛莎的传导旅行”）
成为巴哈伊之前的旅行
高中毕业后欧洲旅行 17
十四岁时尼亚加拉大瀑布旅行 14
1902 年巴黎之旅 26-29
1902 年乘坐汽车巡游剑桥斯普林斯 30-32
1903 年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之旅 32-33
1904 年圣路易斯博览会 35, 36
1915 年在其他国家探究巴哈伊信仰 58-71, 65, 69
～的打字机 126, 128, 250, 322, 361, 368, 445, 446, 456-57, 474
鲁特，玛莎的传导旅行
告诉阿博都-巴哈想要开始传导旅行 87-88

父亲去世后可以无牵挂地旅行 150-53
注定不断四处奔波、传导、爱他人和忍受苦难 318
567 日常生活非常艰苦 495
以感谢信和推荐信作为敲门砖 376
首次尝试传导旅行遇阻 57-58
传导过程中的基本技巧 109, 159, 236, 376
在后来的一些旅行中，鲁特不提前通知朋友，而是先完成一些工作 193
旅行范围 205
守基·阿芬第拍发问候电报以促成鲁特与各种人物的会面 379
守基·阿芬第鼓励巴哈伊为～提供帮助 283-84
触碰到了巴哈欧拉流放过的所有国家的土地 398
响应《神圣计划书简集》开始传导旅行 88, 110, 157-58, 494-94
渴望传导直至生命结束 412
（以下按时间顺序列举鲁特的传导旅行）
南美洲（1919 年） 88-110, 105
阿博都-巴哈对鲁特在～所取得成就的反应 111-12
南美洲第一天的活动 93
在利马三个小时的活动 93
冬季穿越安第斯山脉 103-06
遇见一位认识阿博都-巴哈的阿拉伯人 95-96
尽管困难重重，仍前往巴伊亚州 94-98
哈瓦那 109-10
在 1921 年巴哈伊全国大会上就～传导旅行发表演讲 130
在剑桥斯普林斯就～传导旅行发表演讲 113-14
轮船上发表演讲 91, 108, 109
莉莲·维加斯帮助鲁特 95-96
会见世界语学者 98
会见见神论者 99, 101
～期间，邻居照顾鲁特的父亲 89
南美洲居民之观察 96-97
看手相结识朋友 91-92
巴拿马 108-09
传导模式 109
报纸的反响 93, 95, 96, 97, 98, 101
～传导旅行结出硕果 110-12
罢工延迟轮船起航，借机传播巴哈伊教义 90, 92
受阿博都-巴哈激励开始旅行 88, 89
天气恶劣无法前往麻风病人隔离区 109
～传导旅行见闻录发往全世界 114-15
美国和加拿大，为吉纳卜-法迪勒打前站（1920 年） 116-19, 121-25
纽约州巡游 116-19
报纸的反响 125
加拿大之旅取得成功 123-25
肖托夸村演讲 116, 118
美国南部、墨西哥和中美洲（1921 年） 137-43

568
鲁特在～时阿博都-巴哈去世 142-43
向一些牛仔传导 138-39
不顾危险 139, 140-41
德国妇女与鲁特结为朋友 141
会见尤金·德布斯 13
在墨西哥只与巴哈伊见面 140
美国北部（1923 年） 157-60
公开宣传 159
传导旅行结果 159-60
日本（1923 年） 160-66, 164
途中遭遇恶劣天气 160, 161, 162
中国留学生与鲁特结为朋友 164
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 164
向世界语学者发表演讲 166
在轮船上传导 161-62
东京警察监视鲁特和阿格尼丝·亚历山大
中国（1923—24 年） 167-74, 175-81
阿博都-巴哈关于中国的书简鼓舞鲁特 167
阿格尼丝·亚历山大赶往～与鲁特一起工作 175
华中地区 179-80
向军官子女发表演讲 175
拜访孔子故乡 176-77
邓宸铭研习和传播巴哈伊信仰 176
英语家教 169, 172-73
北京一家客栈雇鲁特当房东 168-69
中国人口数量之巨令鲁特吃惊 180
报纸的反响 170-71, 178
鲁特搬至乡下，让艾达·芬奇代为房东 169
鲁特学习中文 168, 169
鲁特辅导一些名望人士 173, 175
定居上海二个半月 178-79, 180-81
拜访北京城外村镇 176-78
香港、西贡和柬埔寨（1924 年） 182-85
《香港电讯报》赞扬鲁特 182
发起音乐和公共问题社团 183-84
报道中提到泰戈尔而引发关注 182-83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岛（1924 年） 186-96, 187, 192, 223
很难决定是否去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岛 191
墨尔本巴哈伊欢迎鲁特 186, 190
离别赠礼 196
鲁特首次发表广播演讲 189
在悉尼的一辆卡车上演讲 193-94
拜访克莱拉和海德·邓恩夫妇 187-88, 188
南非（1924—25 年） 196-200, 198
航程愉悦 196
约翰内斯堡盛大欢迎仪式 199
德班市长招待鲁特 196
向约翰内斯堡的东方学者演

讲 199
与范妮·克诺布洛赫一起工作 197-98
569 海法朝圣（1925 年） 198-99, 201-16, 208, 211
詹姆斯·罗斯-英尼斯准将及其夫人与鲁特结为朋友 201
一位美国朝圣者赠送鲁特礼物 199
轮船上演讲 201-02
拜访巴希叶·哈努姆 211-14
拜访 J.E. 埃斯尔蒙特 214
拜访守基·阿芬第 209-10
瑞士（1925 年）217-18, 228-35
协助巴哈伊国际宗教局 229-30, 230
世界语大会上宣传巴哈伊信仰 231-33
在日内瓦住所的房间里招待客人 229
鲁特学习世界语 230
欧洲和巴尔干半岛（1925—26 年） 235-52, 251
在布达佩斯时经济出现紧张 237
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时犯病 248
在玛丽王后会面与交流 240-47
拜访玛丽安娜·海尼施 236
拜访玛丽王后 241-46, 243
柴门霍夫博士纪念馆揭幕 249, 250
采访托尔斯泰的秘书 252
不列颠群岛（1926 年） 252-60, 258
爱丁堡世界语大会 253
英国人略显保守 259
鲁特参加英国广播公司节目发表演讲 259
与芒福特·米尔斯一起传导 256-57
西班牙和葡萄牙（1926 年） 260
拜见国王和将军的秘书 260
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丹麦（1926—27 年） 260-72
斯图加特度过圣诞节 260-62
哥本哈根 266-68
布拉格世界语和平大会 263, 264, 268-69
旅行路线 263
拜访爱德华·贝奈斯博士 260
拜访罗伊·威廉的朋友们 267-68
报纸的反响 264, 265
波罗的海国家（1927 年） 272-75
报社的效率 274
世界语学者提供大量帮助 273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1927 年） 275-79
旅途额外开销 280
拜访瑞典的一位主教 276
拜访斯德哥尔摩市的市长 276
恰逢月食与数位巴哈伊相聚 278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部分内容译成瑞典语 278
挪威和平大会 278
广播演讲 277, 278
鲁特通过两门世界语考试 277 570

瑞典全国世界语大会 277
荷兰、比利时、波兰、德国和瑞士（1927 年） 280-84
比利时全球社团联合大会 279, 280
前往鹿特丹时，鲁特获头等舱 279
第十九届全球世界语大会 280, 281
但泽种植纪念树，采集海法和新泽西的土壤 282
巴尔干半岛和君士坦丁堡（1927 年） 285-95
安排将巴哈伊书籍译成亚美尼亚语 295
在弗拉察的世界语演讲反响热烈 292
玛丽王后再次接见鲁特 285-89
在保加利亚受到热情欢迎 291-92
希腊、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1928 年） 296-303
蓝色小册子译成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 297-98
拜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马萨里克 300-01
拜见波波维茨教授 298
获得通行证，可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城市 300-01
玛丽王后在南斯拉夫接见鲁特 296-97
鲁特的两篇文章在雅典受欢迎 296
比利时、瑞士、德国和波兰（1928—29 年） 304-15
德国的极端寒冷 314
波兰的极端寒冷 311-12
旅行途中经济出现紧张 315
与巴宾格尔教授结下友谊 310-11
在柏林大学发表演讲 312-14
世界语学者和巴哈伊之间出现误解 305-06
在德国的工作规划 308-09, 314-15
在慕尼黑度过感恩节 309
夏季各种会议集中出现 304-05, 305, 306-07
与莉迪娅·柴门霍夫一起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译成世界语 312
巴尔干半岛（1929 年） 316-21
拜见阿尔巴尼亚国王及其家人 319-20
报纸的反响 319
在布达佩斯向匈牙利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 316
土耳其、罗马尼亚、埃及和巴勒斯坦（1929 年） 322-29
乘坐三等车厢的火车来到开罗 329
拜见耶路撒冷市的省督和大穆夫提 329
拜见土耳其的外交部长 323
拜见埃及国王的侄子 328
君士坦丁堡旅途愉悦 322
顺路拜访玛丽王后 323-34, 325
在土耳其遭遇签证难题和烦

恼 326
海法朝圣（1929 年） 330-32, 333
举办两次茶会 332
拜访巴希叶 · 哈努姆 331
拜见穆尼丽 · 哈努姆 330
拜见守基 · 阿芬第 330, 332
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1929—30 年） 332-52, 340, 343, 345, 351
巴哈伊圣地被穆斯林占据 334-35
全伊朗巴哈伊迎接鲁特 338-39, 342
大马士革至伊拉克旅行记录 333
在设拉子感觉受到保护 348
遭到伊朗官员骚扰 336-37, 340, 341
守基 · 阿芬第的信件（波斯语）带入伊朗 338
拜见伊拉克国王费萨尔 334
信件和礼物送呈伊朗的沙阿 344
伊拉克阿巴丹的人们深受鲁特吸引 335-36
为眼部感染的年轻男子祈祷 348
在德黑兰收到威胁信 344
造访巴孛的出生地 348
造访里兹万花园 335
造访设拉子的巴孛故居 348, 349
造访塔希丽故居 340-41
造访大不里士巴孛殉道地点 346-47
拜访苏珊 · 穆迪 346
印度、缅甸和新加坡（1930 年） 353-58
送书给甘地 354
改良派组织梵社帮助安排演讲 356
印度的极端炎热 354-55, 356
见神论学会印度总部 357
印度国际大学 357
在一座佛教寺庙发表演讲 357
拜访马尤尔巴尼王公 357
拜访帕蒂亚拉邦王公 356
拜访萨罗吉尼 · 奈杜 354
拜访贝拿勒斯王公之子 357
中国、日本和夏威夷（1930—31 年） 359-67, 363
阿格尼丝 · 亚历山大赴上海 362
日本盲人巴哈伊 366
曹云祥博士愿意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译成汉语 362
日本报社安排巴哈伊信仰会议 363
在国立中央大学发表演讲 362
拜见日本皇宫内务大臣，并托其转送天皇精美礼物 364-65
报纸的反响 359, 363, 366
东京发表广播演讲，传遍全日本 364
首次中国之行的结果 359, 362 572
美国和加拿大（1931-32 年） 368-83
出席巴哈伊全国大会 372
与国家传导委员会磋商传导计划 368, 373

采访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 368
与总灵理会会面 374, 375
在蒙特利尔市发表广播演讲 381
在加利福尼亚州向巴哈伊发表演讲 369
造访剑桥斯普林斯 370-71, 380
造访哥伦比亚大学 373, 377
造访格林埃克 376
造访匹兹堡 377-78, 380
造访华盛顿特区，拜访外交官，甚至可能胡佛总统 378-79, 380, 528（注释 14）
在俄勒冈州探望哥哥 369-70
拜访罗伊·威廉 373-74, 376
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和南斯拉夫（1932—33 年） 384-91, 391, 392
捷克全球世界语大会上，巴哈伊信仰刻入雕像空白处 384-85
乔治·斯坦纳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译成匈牙利语 390, 391
德拉加·伊里奇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译成塞尔维亚语 390, 401
日内瓦裁军大会 384
赶往布拉格演讲途中摔跤 388
～旅行期间至大圣叶去世 386-87
霍华德和玛尔齐耶·卡朋特夫妇随鲁特一起旅行 389-90
会见乔治·斯坦纳 390
捷克全球世界语大会 384-85
在布达佩斯为一名男子熨裤子 390
在维也纳传导一星期 389
在南斯拉夫与保罗王子和奥尔加王妃喝茶 390
安排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译成捷克语 384, 386
与莉迪娅·柴门霍夫一起工作 384-85
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1933 年） 391-92
全国世界语大会 391
阿德里安堡（1933 年） 393-98
定位巴哈欧拉曾经住过的房子 394-95, 396-97
玛丽昂·杰克陪同鲁特 394, 397
穆拉迪耶清真寺祈祷 395-96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奥地利、立陶宛、瑞典和挪威（1933—35 年） 399-409, 403, 405
觐见挪威国王 409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译成希腊语 392, 401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译成挪威语 406, 409, 410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译成罗马尼亚语 400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译成瑞典语 407
在贝尔格莱德遭遇身体疼痛 401

玛丽王后再次接见鲁特 400
理查德·圣巴布·贝克担任特使觐见瑞典国王 407-08
在挪威病情加重 406-09
守基·阿芬第赞扬鲁特的努力 404, 405
在保加利亚与玛丽昂·杰克一起传导 399
第 26 届全球世界语大会 402
与报社编辑一起游览阿雷奥帕古斯山 401, 402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罗的海国家、中欧和巴尔干半岛（1935—36 年） 410-15, 411
向马萨里克总统赠送书籍和玫瑰花 413
在埃及收到守基·阿芬第的电报 414
第八次觐见玛丽王后 413
冰岛热情欢迎鲁特 410
在挪威与巴哈伊会面 410-11
与爱德华·贝奈斯会面 414
在雅典与市长和外交团会面 414
旅行计划 412
鲁特阅读《巴哈欧拉圣作选粹》 413
在保加利亚与玛丽昂·杰克一起传导 413
用皮大衣支付译者费用 413
在南斯拉夫拜访奥尔加王妃 413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充满活力与正直 411
美国（1936—37 年） 416-35, 417
巴哈伊欢迎鲁特来纽约 416
旧金山组织“花朵” 432
总灵理会三名成员监管鲁特的健康和活动 417, 424, 426-27, 431
在布法罗城犯病 423-24
与多萝西·贝克见面 423, 424, 425-26
与纽约州詹姆斯敦市长见面 422
在罗伊·威廉位于缅因州的一处疗养所修养 418-19
在新英格兰地区传导 419-20
参观巴哈伊灵曦堂 427-28
夏威夷、日本、中国和菲律宾（1937 年） 439-50, 441, 442
通讯簿在上海遗失，但是后来找回 449, 456
轮船驶离旧金山 434-35
上海遭轰炸 442-48
上海至马尼拉的轮船人满为患 447-48 *574*
大费周章购买船票 444-46
马尼拉地震 448-49
轮船上发表演讲 439
允许从上海携带打字机 361, 446
制订～的传导计划 429-30
马尼拉遭遇台风 449
锡兰、缅甸和印度（1937—38 年） 451-71, 454, 461, 468, 469, 490
印多尔全体宗教联合大会上巴哈伊信仰获得广泛接受 461-62, 463
出席印度举行的许多会议

453, 461-62
关于塔希丽的书籍出版 458, 462, 464
遗失上海的书籍在孟买寻回 446, 450, 456
告别演讲 470
孟买数百名巴哈伊迎接鲁特 451
伊斯凡迪亚尔 · 巴赫蒂亚里陪同鲁特旅行 453, 457, 465
市长主持鲁特在古吉拉特的演讲 466
与 T. L. 瓦斯瓦尼见面 464
第九届全印度东方会议 453, 463
拉宾德拉纳特 · 泰戈尔会见鲁特 457
广播演讲 455, 458
报纸的反响 453, 456-57, 461, 463
希琳 · 福斯达与鲁特一起旅行 454-62
在克什米尔举行的克利须那诞辰庆典上演讲 465
参观印度首座巴哈伊夏令学校 466, 467
浦那之行安排妥当 455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新西兰和斐济（1939 年） 472-79, 474, 477
脊椎指压法按摩缓解疼痛 474-75
广播演讲 475
在新西兰录制祈祷的声音 478
报纸的反响 475
为报社和电台领导举办茶会 473
斐济短途旅行 478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受到热烈欢迎 473, 476
想待在宾馆充分休息 473
鲁特 , 玛莎（姑姑） 7, 76, 135, 150
鲁特 , 默茜 · 托马斯（祖母） 6-7
鲁特 , 莫顿 36
鲁特 , 南希 · 哈特（母亲） 11
离世 73, 309
结婚 7
宗教信仰 7
鲁特 , 露丝（克拉伦斯的女儿，同见“甘菲尔德 , 罗伊和露丝”）
鲁特 , 苏珊娜 · 彻奇 6
鲁特 , 西尔韦斯特（祖父） 4, 5, 6, 7
~ 的孩子 7, 36
鲁特 , 托马斯 5
鲁特 , 提摩太 · T.（父亲） 11-13, 12, 36
出生 7
离世 149-50
大儿子在处理 ~ 的地产时引发争议 151-53
儿子结婚后自己建造了一所房子 17
喜欢钓鱼 11-12, 83, 149
结婚 7
玛莎 · 鲁特 4, 11
父亲陪同 ~ 前往纽约 126
父亲在旧金山迎接 ~ 71
待在家里照顾父亲 73, 83-84, 115
为父亲离世写的赞辞 150-51

1932 年因父亲犯病而推迟旅行 130-32
父亲在匹兹堡探望～24-25
调解纷争的能力 12
对巴哈伊信仰的反应 49
支持玛莎传导 74-75, 132, 151
宗教信仰 7, 13
鲁特，威尔 36
鲁特家族 4-8
1905 年家族团聚 36
罗斯－英尼斯，詹姆斯准将夫妇 201
罗伊克罗夫特家族 146
赞助巴哈伊演讲 116-17
罗伊克罗夫特出版社 32
鲁德夫人 278
鲁哈，哈努姆 214
鲁希叶，哈努姆 430
鲁米，赛义德·穆斯塔法 65, 66, 452-53, 533（注释 3）
鲁特将～的戒石送给日本天皇 365, 453

赛义德，穆罕默德 60
圣巴布·贝克理查德 407-09
芝加哥餐馆里的“圣人”与“罪人” 42
阪谷男爵，364
施莱尔，约翰·马丁 81
朔普夫洛赫尔，西格弗里德（弗洛伦斯）夫人 257
朔普夫洛赫尔，西格弗里德（弗雷德） 216, 217, 375
舒巴斯，乔安娜 406-07, 409, 410, 411
塞茨，明妮 424
守基·阿芬第
担任巴哈伊信仰领袖 144
圣护的重担 202-04, 210
因罗马尼亚玛丽王后的文章而欣喜 246
《新世界秩序之目标》 384
1929 年生病 330
结婚 430
玛莎·鲁特
奉命去瑞士 216, 218
奉命常驻布拉格 384
～的死讯震惊守基·阿芬第 491-92
守基·阿芬第拍发问候电报，鲁特借此拜访各类名流 379
被授予圣辅称号 493-94
致～的悼辞 492-94
～对守基·阿芬第的印象 210
守基·阿芬第与～磋商 215-16
守基·阿芬第用波斯文写信，向波斯巴哈伊介绍～338
守基·阿芬第赞扬～的工作 204-05, 206, 216-17, 283-84, 387, 404, 405, 492-94
～在印度的工作受赞扬 470
意识到 1937 年的世界处在危险之中 440
参观新英格兰地区的自动行式铸排机工厂 257
巴孛陵殿 49, 207, 208-09, 208 576
普里塔姆，辛格 356, 465
斯卡拉奇，瓦西尔·K. 299
史密斯，基思爵士 193
斯诺，拉尔夫 6

苏海里 , 莫妮拉 · 雅甘内基 455-56, 458
相马 , Y. 365
萨默–巴捷克博士 389
索伦森 , 乔安娜 263, 266, 410
唯灵论者 117-18, 193, 199
  伦敦的一座教堂邀请巴哈伊演讲 256
斯坦福 , 艾拉 36
斯坦纳德 , J. 夫人 216, 229
史特丹号汽轮 25-26
斯蒂夫 , 露西 · 伯特 17, 18, 39, 51, 420
  接受巴哈伊信仰 402
斯坦纳 , 乔治 390, 391
斯特森 , 乔治夫人 36
史蒂文森 , 艾米 219
史蒂文森 , 玛格丽特 192
斯图尔特 , 伊丽莎白 268
斯托扬 , 彼得 231
斯托纳 , 威妮弗雷德 · 萨克维尔 82
斯特拉海德号轮船 472
斯特拉海登号轮船 473-74
施特鲁文 , 爱德 427
苏莱曼尼先生 362
俄亥俄州斯韦登伯格大会 149

泰戈尔 , 拉宾德拉纳特 182-83, 357, 453, 457
塔希丽 145, 236, 354, 455
  鲁特撰写关于 ~ 的书 458, 462, 464
    该书的翻译 464
  鲁特发表关于 ~ 的广播演讲 475
  鲁特感觉 ~ 通过她向这个现代社会宣说 475
  鲁特拜访 ~ 故居 339-41
  《纯洁者塔希丽——伊朗最伟大的妇女》（鲁特著） 458, 462, 464
田中女士 69
塔斯克 , 洛娜 380
龙田丸号轮船 368, 434-35, 439
泰穆尔塔什先生 344
见神论者
  协助翻译蓝色小册子 100
  巴哈伊向加拿大 ~ 发表演讲 124
  冰岛的 ~ 410
  印度国际大会 453
  玛莎 · 鲁特和 ~
    阿根廷 101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 138
    巴西 99-100
    缅甸 66, 358
    智利 106
    中国 178
    印度 356, 357
    日本 163
    墨西哥 140
    新西兰 193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276
    南非 199
    美国 138, 159
蒂兰德 , H. 277
托马斯 , 默茜（参见“鲁特 , 默茜 · 托马斯”）
索恩伯勒 - 克罗珀 , 玛丽亚姆 256
托尔斯泰 , 列夫伯爵 252
鸟居次郎 366, 440, 441
陶蒂先生 362

汤森，保罗夫妇 30
汤曾德，乔治 256
特鲁，科琳娜 85, 206
曹云祥夫妇 173, 362
特恩布尔，达尔西 257

联合国 411
瓦基勒，N.R. 458
范贝利，拉斯特姆 391
瓦尔加，阿里-穆罕默德 53, 365
瓦尔加，鲁霍拉 53
瓦尔加，瓦利奥拉 53-54
瓦斯瓦尼，T.L. 灵修圣人 464
维加斯 莉莲 95-96
维多利亚女王（英国）240, 516（注释 1）
维多利亚女王（瑞典） 276
文森特博士 118
印度国际大学 357
沃拉普克语 81
沃尔拉斯，莎拉 427, 429
华盛顿，乔治 8
魏尔教授 309
威廉，J.O. 54-55, 55
  离世 149
威廉，J.O.（劳丽）夫人 54-55, 55, 373-74, 375
  离世 423-24
  为鲁特购买头等舱船票 160
威廉，罗伊 40, 41, 55, 375
  撰写蓝色传导小册子 77, 78
  将西恩格尔伍德的常青屋赠送给巴哈伊 149
  向阿博都-巴哈赠送黄金 59
  正直的品质 47
捐助海法巴哈伊陵殿的照明系统 226, 331, 515（注释 15），524（注释 6）
玛莎·鲁特
  1932 年～前往欧洲，罗伊·威廉向她提建议 482-83
  向～介绍巴哈伊信仰 39-41, 45-46
  向～寄送日语蓝色小册子 161
  为～购买头等舱船票 160
  向～寄钱 226, 315, 324-25, 326, 383
  向～寄了几袋茶叶 322-23, 332
  对～的悼辞 494
  ～在常青屋休息两个月 418-19
  ～从全世界向罗伊寄送石头 374
  ～与罗伊·威廉及其父母去新英格兰地区旅行 55-56
  1931 年拜访罗伊·威廉 373-74, 376
  罗伊·威廉负责监督～的健康和活动 417
  罗伊·威廉评价～的第一次传导旅行计划 57-58
  ～赞扬罗伊·威廉 302
阿博都-巴哈去世后，守基·阿芬第召唤～前往海法 144
～举办团结之宴 53
  团结之宴成为年度活动 88, 89, 374
造访阿卡 46-47
威尔金森，鲁尚 77

阿方斯 , 威尔逊 114
威尔逊 , 露西 114, 130, 135-36, 150, 207, 244, 400, 416, 421, 429
犯关节炎 402-03
为玛莎 · 鲁特织毛衣 221-22
鲁特 1932 年拜访 ~ 371
温克勒 , 玛格丽特（巴希叶）兰德尔 77, 79, 118-19, 220-21, 381, 418, 419
鲁特向 ~ 赠送巴哈欧拉曾戴过的细绳 382
女性
~ 开启了通讯时代 81 503（注释 14）
日本首位 ~ 记者撰文巴哈伊信仰 69
霍达 · 沙拉奥维在埃及致力于提升 ~ 地位 328
玛丽安娜 · 海尼施努力提高 ~ 地位
鲁特向伦敦全国妇女委员会发表演讲 257
萨罗吉尼 · 奈杜 353, 354, 453
苏珊 · B. 穆迪 268, 346
塔希丽（参见“塔希丽”词条）
伊丽莎白 · 斯图尔特、克洛克博士和莉莲 · 卡佩斯的工作 268
第二次世界大战 414-15
守基 · 阿芬第意识到 1937 年世界所面临的危险 440
武尔姆 , 米洛什 302
雅甘内基先生，设立奖学金以纪念鲁特 456
雅甘内基 , 莫妮拉和戈尔 455-56
亚兹迪 , 艾哈迈德 216
与鲁特一起在英国传导 257
亚兹迪 , 阿迦 · 艾哈迈德 62
亚兹迪 , 阿齐兹 328-29
亚兹迪 , 穆纳瓦尔 214, 216, 219, 224, 226
约斯特 , 卡尔 234-35
柴门霍夫 , 亚当 472（脚注）
柴门霍夫 , 路德维克 · 拉扎鲁 81-82, 232
~ 纪念馆
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纪念馆揭幕式 384-85
柴门霍夫 , 莉迪娅 232, 249, 250, 255, 305, 306, 385
~ 接受巴哈伊信仰 312
尽管家人不悦，仍坚持巴哈伊工作 385
离世 472（脚注）
造访美国 429, 430
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译成世界语 312
柴门霍夫 , 索菲亚 232, 255
离世 472（脚注）
索古国王（阿尔巴尼亚） 319-20

译自Martha Root: Lioness at the Threshold, 美国威尔梅特巴哈伊出版社1983年版。

玛莎·鲁特 神圣殿堂前的雄狮

作者：M. R. 加里斯
译者：成群
审校：史文韬等

出版：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地址：19A, Jalan Bandar 6/1
Pusat Bandar,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电邮：bpt@bahai.org.my
网址：www.mybahaibook.org

遵行“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CC协议